王右丞集箋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乾隆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讀趙君松谷所箋註王右丞詩文二十八卷其約者不失之略其詳者不失之支析疑糾謬于後學大有裨益余嘗謂註書各有體裁郭景純註爾雅鄭康成註毛詩格應如是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皆能補原書所不載而其辭又雅馴頗見魏晉風軌郭象註莊直是借南華大旨自成一部子書酈道元註水經則又借桑欽標題自成一部山水記皆不當僅僅以註視之今觀松谷所註其考核精當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竟可自成一家詩說校長絜美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松谷天性純孝親疾嘗刲股和藥居喪柴毀骨立一時賢士大夫以狀聞于郡縣請以孝廉應選松谷以毋制未終堅謝不肯就行義卓卓著兩浙間又其志趣卓犖工書好學左圖右史朝夕不暫釋著書多種未嘗輕出示人其所輯臨民金鏡錄載予令上海時薄政一條與彭城李公柏鄉魏公治浙中蕘民事二則並大書特書于其間郭生培元間取以示余余愧謝不才得邀椽筆以此益知松谷留心世事若此行將大抒其所學以表見于世豈僅效書生輩尋章摘句擷華掞藻而已哉世之見聞者勿以餖經飣史淺視斯編更勿以雕蟲小技薄量松谷可矣慶湖李發枝拜題

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部實爲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實爲之冠右丞博學多藝雅意元譚比物儷辭該達三教是非膚核之學可以測其津岸矣吾友趙君松谷服膺是集沿波討源一字之根歷研辨不少寬假積數年註既成予間與之論右丞之出處明白其大節松谷未嘗不韙予言也右丞閨門友悌見推多士扈從不及受祿山僞署世遂以爲白圭之玷迹其服藥取痢稱瘖求免舊史已力爲湔雪而凝碧一詩秋槐野烟傷心掩泣是卽惓惓不忘君父之左證固不可與張均張垍諸人比倫矣小說鬱輪袍一事以時世考之右丞開元九年登第爾時姚崇秉國明皇方急于圖治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務收賢俊用寧軍國太平安樂之覆轍殷鑒不遠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予奪乎迨其後別墅流連焚香禪誦蕭踈高遠不干榮進而謂早歲躁于進取肯自厠于優伶之伍乎右丞一代雅人而受誣者幾千載惟予與松谷有獨知之契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卓然成一家之言予特病懶而未獲佽助滋愧矣嘗見宋槧草堂集註杜詩號稱千家其中譌舛尚未得免後人之訾摘范石湖亦囑陸放翁註蘇文忠公詩放翁謝不敢任夫以放翁之深于詩學其去文忠時風流未遠猶惄焉謙避不遑今松谷立于千載之下獨能披陳往事搜錄遺文于恒河沙中時獲鉤金螢乾蠹老曾無倦容又非有千家集註爲之導揚其先聲較視昔賢尤稱難已松谷天性純摯居母喪柴毀郡縣以孝廉徵顧守禮弗肯就蓋其惇行勵俗作人倫坊表斷斷于名教之

地有如此予故因序右丞詩註而特詳論之有品目吾松谷者寧可求之文藝之末哉乾隆二年太歲在丁巳二月朔同學弟杭世駿拜手書

昔人稱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二者罕能並臻其妙右丞擅詩名于開元天寶間得唐音之盛繪事獨絕千古所謂無聲之詩有聲之畫右丞蓋兼而有之吾友松谷先生好古不倦奮志搜討嘗取右丞集手自箋釋句斟字酌疑文墜字靡有放失用補前明顧氏之遺今年夏余歸自京師與松谷道故之暇出是編見示探奇索隱證據詳密大非顧氏所能及也夫右丞之詩天機清越辭旨元微謏聞膚學難可殫論既得松谷之註而燦然大白其畫輞川圖今既不復得見獨萬峰積雪卷猶在人間他日松谷脂車北來吾當力索舊藏與松谷共讀一過相顧動顏嗟賞默喻其無聲之中具有聲之趣不識松谷以爲何如也姑書此語以竢同里學弟符曾題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蓄萃羣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既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紛綸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以蹈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其有窮耶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汚于祿山至今遺議未已松谷爲之洗其沉屈足比于眉山之雪太白予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間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竟遭維縶斯烈士于患難之際所以致戒于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于生平波蕩之後藉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說互相發也即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唐人一時習氣多愛遊古松慈竹之間而右丞之清臞尤其性之所近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宁則荒矣是皆讀右丞集者所當知也近日浙西撰述之盛莫先趙氏松谷之弟谷林意林兩徵士谷林之子誠夫並博綜文史著書滿家而其家園林竹木之勝爲湖山生色亦幾幾藍田輞水寒村遠火犬吠如豹一門班管互相疏證如此著書豈有不傳松谷于是箋之成悵然于其子行久之多所佽助而今不及見也嗟乎公休壯輿能于其先人身後理史局之緒言而元澤之解三經卒不永年大化修短寧可究詰但使有可傳者其又奚悲焉乾隆二年丁巳十月之望謝山學弟全祖望拜手篹于雙韭寓寮

箋釋之學自古爲難註班書者服虔應劭如淳晉灼而外無慮十餘家至小顏新註穿漏解駮指其牴牾差繆不少假借自謂無復遺恨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註文選者李善而外如呂延濟劉承祖張銑等又加疏通可稱該備而邱光庭作兼明書多是正其疏略求如酈善長之于水經劉孝標之于世說歷

世久遠無有索瘢摘垢者蓋指未易屈也詩之有箋昉自鄭氏宋人箋杜集數十家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句櫛字解以便觀覽而王右丞集獨鮮善本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代宗批答弟縉進遺集表有抗行周雅長揖楚詞之褒商璠謂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並鶩天壤尤推傑絕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頗爲精審擷取不遺詩筆並茂洵乎才人之極致也吾友趙君松谷愛翫是編殫見洽聞留心綴述排比成二十八卷出以示予曰吾之爲是註也唯詳且慎而已詳故世士所津逮之籍左證明白根括完善卽至楡函貝葉之藏亦無缺漏而疑義所在慎而闕如郢書燕說吾知免已又以餘力葺評跋羅繪事具年譜展卷之下如與高人詞客在欹湖竹里閒繩坐靜言晤對于千載之上寧非藝苑勝引哉若右丞廹祿山僞命當賊平時與鄭虔並囚宣陽里虔以善畫祈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共傳收庾信不得比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又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劣詩史先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邪予因歎箋釋之難而喜松谷之詳慎可爲註書之法後世雖有索瘢摘垢者當亦俛首下心無可置喙矣乾隆丁巳冬十一月十日同學弟厲鶚拜書于南湖葭薲軒

右丞詩句妙九州楚詞後語獨謂其詩萎弱少氣骨又其丹青冠絕今古米友仁獨云王維畫見之極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余嘗謂二語所謂別開生面者然宇宙遼闊必有淹雅之士克辨其是非及讀松谷所作右丞詩文箋註貫穿古今採擷史傳搜奇網逸昔人評論罔不俱備一再披讀知前之二語有不待辨而自明者松谷誠右丞異世知己哉右丞登第舊唐書謂是開元九年新唐書但云開元初而楊升菴科第題名考云開元五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王維何耶據雍錄長安志二書皆以凝碧池在西京胡三省作通鑑音註謂徧檢諸書祿山反後未嘗至長安以新史祿山入長安爲誤而指其所宴之凝碧池爲在洛陽者引唐六典以爲證書之未易考核若此松谷是編採錄甚富而片言隻句不肯妄輯有所評騭皆能一空陳解不沾沾焉唯多之爲貴尤有當哉乾隆丁巳長至日同學弟王琦

詩家有註殆放鄭氏康成之箋毛詩呂忱云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然則詮詁箋釋之學由來好古君子所宜盡心已松谷三兄夙耽吟咏于有唐諸家尤嗜王右丞詩繹諷之餘滋味研索復以援據該博使事奧衍每讀輒註搜隱抉幽積以歲月令人見之心開目張今秋

三兄來京師謁選部曹聚首之暇發篋以示詩弓褱秩文集並爲之注又以詩話畫評及年表而彙收之可謂詳且盡已夫右丞去今已遠讀詩者以意逆志何能盡得微旨今三兄于是集用意勤且久豪髮靡遺憾于右丞洵得忠臣之名其遵暢厥旨表明記識幾于鄭氏同風至右丞值天寶之亂扈從不及陷身托疾拘于普施寺賊平以凝碧一詩聞于行在朝廷宥之責授太子中允杜拾遺贈詩云共傳收庾信不得比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牧齋尚書箋此詩謂以侯景比祿山以子山比中允當時張均兄弟等皆與賊作權要官謗訕朝廷如陳琳之爲袁紹檄曹公者多矣右丞痛憤賦詩故曰不得比陳琳也一病三年不當復責授中允以譏肅宗之失刑是右丞生平忠憤志節拾遺固已論定誠可稱爲詩史余因序詩註而論及之乾隆丁巳臘八日愚弟昱謹書于京師寓齋

唐之詩家稱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比肩接武如孟襄陽韋蘇州柳連州未能或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韋體澹而平柳致幽而激唯右丞通於禪理故語無背觸甜徹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沉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卽之間驟欲去之而不可得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然舊本不一有彼此互勝者如晴川帶長薄千山響杜鵑三江雁欲飛獨解倚門愁山中一半雨余知報國心種松皆老作龍鱗松下行齋折露葵而別本俱顚倒改竄漠漠陰陰向之斂衽右丞者謂能點鐵不意妄庸人之從而點金也雖然其故難言矣昔人分別佛語第一菩薩語第二較賢聖於秒忽之間非不苦心也客有侉某處花豬肉甚美買之豬一夕逸去饕人更之以他豬明日出以啖所貴舉座稱善且嚌且嘬切齒作聲以爲非他肉味所及饕人睨于其旁匿笑而客不知也讀右丞詩以顚倒改竄者收入若珙璧無乃類是乎吾弟松谷心摹右丞詩端居多暇弃其全集討之左證右據旬披月揀積而成歲遂爲完編盡舉顚倒改竄無稽曲說一一疏通而是正之而詞客畫師之面目出矣臨川人黃鶴編杜詩稱千家註然止數家耳於時事心地寡所發明而劉須溪評在風雅家不甚貴重其中間得原詩字句竟有千家之所未及搜尋者海底珊瑚之鉤在鐵網收之而已余知吾弟之苦心而右丞之不沒也故爲此言

乾隆丁巳十二月鐵巖兄殿最書於藤花公署

註書難註唐以前書尤難蓋世遠則古書多亡不見故雖博贍者猶難之況未亡者尚多未見安能註哉今世註家止取習見語塡綴滿紙稍稀僻即闕嘗見吳中陋者註昌黎詩首引學而篇釋學字不覺失笑世有未讀魯論乃欲讀昌黎詩者耶其有黠者記問雖稍贍又率誣古人以就己意如虞山錢叟註少陵義山詩並誣以學佛以自蓋其晚歲逃禪之謬不知身許雙峯自表遊與耳夜半安心蓋謝令狐楚授四六文法於佛何涉其舊解譌者未能駁正反舉不譌者譌之無益有害何以註爲乾隆丁巳余奉

命祭夏禹王陵過錢塘松谷趙君來見出所註王右丞全集貽余余方請急省覲未暇展視至家而憂居踰三年取其書讀之則不陋且典不黠且醇異乎近世之爲註者也右丞唐人又素學佛乃僻事必註而佛語則以爲素所不習其駁正舊說不下百十條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以駁按樂圖妄說則不惟註右丞詩併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其有功于學者大矣右丞晚節頗有謷訛之者然其詩在盛唐名出少陵右佗文亦娟麗自當有註況其服藥取痢伴瘠賦凝碧池詩心未嘗忘君惟未能引決耳歐陽公謂老氏貪生釋氏畏死然則其不能引決亦學佛誤之也人可不愼所習也夫趙君從兄大司空與余同佐戶部相親厚其兩從

弟谷林意林余皆識之故樂爲序云臨川李紱題
於京邸之紫藤軒東偏書屋

傳稱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不一以是發于謳吟歌詠之間亦遂參差其不同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唐之詩傳者幾百家其善爲行樂之詞與工爲愁苦之什相半雖于性情各得所肖而求其不悖夫温柔敦厚之教者未易數數覯也右丞崛起開元天寶之間才華炳煥籠罩一時而又天機清妙與物無競舉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膠滯其中故其爲詩真趣洋溢脫棄凡近麗而不失之浮樂而不流于蕩卽有送人遠適之篇懷古悲歌之作亦復渾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實有得于古者詩教之旨焉能至是乎乃論者以其不能死祿山之難而遽譏議其詩以爲萎弱而少氣骨抑思右丞之服藥取痢與甄濟之陽爲歐血苦節何殊而一則竟脫于樊籠一則不免于維縶者遇之有幸有不幸也普施拘禁凝碧悲歌君子讀其辭而原其志深足哀矣卽謂揆之致身之義尙少一死至于辭章之得失何與而亦波及以微辭焉毋乃過歟又古今來推許其詩者或稱趣味澄敻若淸流貫達或稱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或稱出語妙處與造物相表裏之類揚詡亦爲曲當若其詩之温柔敦厚獨有得于詩人性情之美惜前人未有發明之者詩註雖有數家頗多舛繆至于文筆類皆缺如鄙心有所未盡爰是校理舊文芟柞浮蔓搜遺補逸不欲爲空謬之談亦不敢爲深文之說總期無失作者本來之旨而已獨是能薄材譾讀書未廣縱有一隅之見譬之管窺筐舉所得幾何幸而生逢
聖世文教誕敷炳炳麟麟典籍于今大備而博物洽聞之彥接武于蘭臺麟閣之間可以折中而問難行將訪其所未知訂其所未合以定斯編之闕失其或有雌霓謬呼金根妄易薪歌延瀨之未詳者苟有見聞克以應時改定是固區區之志焉矣

乾隆元年歲在丙辰正月望日仁和趙殿成松谷
氏漫題于書圃之目耕堂

王右丞集箋註例略

摩詰詩集是其弟相國夏卿所編次諸家刻本予所見者盧陵劉氏（須溪）武陵顧氏（元緯）句吳顧氏（可久）吳興凌氏（初成）四家而已此外尚有蜀本廣信本維揚本惜未得一見又谷林五弟言義門何氏有宋本右丞集考正疑誤最爲精確今在揚州一藏書家更恨未得寓目據所見而論惟須谿評本爲最善舊史載夏卿對代宗之言謂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百不存一比于中外親故閒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今須谿本所載者僅三百七十一篇則已非寶應中進御原本矣洪興祖謂王涯在翰林時與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俱誤入王維集中今吳興武陵二本所載遊春辭三十餘首即是涯等所作須谿本獨無此誤以此知其本爲最善也是編自十四卷以前之詩皆須谿本所有者雖頗亦閒雜他人之作然槩不敢損益其別本所增及他籍互見者另爲外編一卷

敘詩之法編年爲上別體次之分類又其次也今四家敘次互有不同擬欲編年苦無所本不敢強作解事特倣錢牧齋杜詩箋註之例以古詩近體分編而又析其五言七言律詩絕句各爲一聚以便檢閱

須谿本于詩題下閒有註云時年若干有云時爲某官之類或本右丞自註或是相國附書或繫劉氏傳聞俱未敢臆度酌加原註二字以冠其上

同時詩人唱和須谿本作夾行細書附錄于本詩之後武陵本另編同詠一帙餘本皆削去今從須谿本特改作大書而稍低一字以爲本集眉目之別至于贈答之篇無可附麗者以及後賢題詠總錄卷首若關涉繪事者則歸末卷畫錄中使之類聚羣分有條而不紊

豕亥變形魚魯易韻名士手校猶有異同況多經妄庸人改竄其中乎歐陽公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作王明之類是其一證即云此是善本亦僅僅彼善于此未必親得作者手稿而以劉向揚雄之博雅爲之訂正者也爰是竊取朱子韓文考異之例採集諸本之異同其謬誤顯然者正之餘則兼存其字並載集中以聽覽者之自爲擇焉

夏卿進右丞集表謂詩筆共成十卷蓋古人通謂文爲筆南史任昉傳有沈詩任筆之稱劉孝儀傳有三筆六詩之目杜牧之絕句亦有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之句是已今考須谿本詩有六卷武陵本文有四卷合之正得十卷但須谿本以皇甫岳裴右丞寫真二贊宋進馬哀詞一章連珠詞五首俱雜編詩中武陵本既以二贊哀詞類次文中而連珠詞獨離入外編是又何耶茲自十六卷白鸚鵡賦起至二十七卷祭鄭國夫人文以前皆依武陵本所錄惟送晁監還日本國序拔置詩前以相繫屬其連珠

詞則綴于祭文之後判一首乃文苑英華所錄者亦採附篇末以成完集庶使觀者無遺珠之嘆

詩集多有他本可校文集自武陵本外餘皆缺如也顧氏自言參訂之功糾其失款者八字補其脫缺者十七字更其差謬者三十四字總五十九字俾讀者有驗于嵩簡無迷于帝虎爲藝林一快可謂勤矣乃今讀之其差誤處尚多以意考證又得六十六字其介于疑似之間者一仍原本而附註于下以俟後人之論定

官制歷代更易地理屢朝遷變稽古家以二者爲最難考訂集中所用或近依李唐或遠從前代或隨時勦說或沿古雷同錯出紛如不同一例近則以新舊二史及六典通典元和郡縣志諸帙相參遠則以史漢三家及晉書隋書酈道元水經註諸編互考隨時勦說者多索其微瑕沿古雷同者務尋其源委庶幾一覽瞭然不致見譏鹿馬無分菽麥不辨焉耳

唐人最重君諱文字中必避之以太祖故諱虎爲武以高祖故諱淵爲泉以太宗故諱世爲代諱民爲人以高宗故諱治爲理以中宗故諱顯爲明集中凡此諸字或諱或不諱未見畫一愚意以爲諱者是當時原筆不諱者疑後人妄改猶蕭士贇註李供奉詩謂異代不諱遂改猛武作猛虎之類大爲後學所譏玆皆悉依舊本未改者不敢妄更已改者不敢妄正疑以傳疑庶幾不失古書面目

畫學祕訣一篇關中石刻二則係後人僞造駕名右丞者宜棄勿錄然古今援引者多云是右丞語且久爲繪畫家所憲章去之似覺可惜因存之卷後弁資好學者博覽

古人典籍代有消亡以張燕公之淹博晚生王子安不過十數年尚不能知五雲太甲之句今去右丞之世幾及千載開元天寶閒所存之書亡失又不知幾何卽令竭三餘之晷窮四庫之藏而逸簡遺編懼有湮落而無可稽者尚多況予家蓄書又甚少取傳是樓書目較之所有者不及十之二三海內諸有力搆書者家又多不相識或相識亦苦道遠不能借惟谷林意林二弟小山堂所藏弆者時得索觀耳夫蕜史枕書未能半豹探奇索隱焉覩全牛見笑于大方之家自知難免矣

裴駰作史記集解採皇甫謐應劭徐廣諸說而必列其名朱紫陽作四書集註採張子程子尹氏游氏諸說而必存其姓蓋不敢沒人之美也閒與友朋會集質疑訪逸研摧是非採其合者載之必冠以姓氏不敢隱沒至于竺乾氏之書素未泛覽卽同人中亦鮮有旁通惟王友琢崖時見其游目此中每有所註輒就訪問多檢出本處示余今註中所載龍藏貝書之故實一花五葉之源流皆其所尋章摘句以裏助者也因條數繁多故姓字不及廣載

修飾歷年頗有塗抹戊申初夏爰命兒子秉恕淨寫

一遍據其鄙見往往附註側行迄今十載字跡猶新而人已不可復見矣因念昔楊烏九歲與其父子雲參議太元有荷戟入榛之語又李善註文選釋事而忘義其子邕意欲有所更定善試令其補益其後兩書並行雖逝者才藻遠謝昔人而舐犢深情何能已已枝言數則手不忍削并編入註内上加秉恕按三字以別之

詩集須谿本句吳本俱六卷吳興本分七卷序次與須谿迥異而跋云悉因劉校豈今所見者又非須谿原本乎武陵本析爲十卷余因註釋多寡難循舊格爰并文集分爲二十八卷而以夏卿進表代宗批答新舊唐書本傳世系及諸書所載遺事前人贈答題詠諸條并其前彙爲一卷以爲之首採各家之品題綺語作詩評萃衆帙之書紀繪事作畫錄次作詩之歲月行事作年譜附其後彙爲一卷以爲之末雖搜羅有限掛漏多慚然嗜好所寄精神亦因之寄焉拾遺補闕或者未必竟無一得云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目錄

卷之首　弁言十九條
王縉進王右丞集表
代宗皇帝批答手敕
劉昫唐書本傳
宋祁唐書本傳
歐陽修唐書宰相世系表
遺事 計二十六則
儲光羲藍上茅茨期王維補闕
儲光羲答王十三維
孟浩然留別王侍御維
杜甫奉贈王中允維
杜甫崔氏東山草堂
杜甫解悶
錢起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悽然感懷
耿湋題清源寺
儲嗣宗過王右丞書堂二首
司空曙過胡居士覩王右丞遺文
吳鎮王維終南草堂
李日華讀右丞五言
敖英輞川謁王右丞祠
卷之一　古詩十首
奉賀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登樓歌
雙黃鵠歌送別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
白黿渦
酬諸公見過
卷之二　古詩三十首
扶南曲歌詞五首
從軍行
隴西行
早春行
贈裴迪
瓜園詩 并序
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首春休沐維已陪遊及乎是行亦預聞命會無車馬不果斯諾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酬黎居士淅川作
奉寄韋太守陟
林園即事寄舍弟紞
贈從弟司庫員外絿
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
贈李頎
贈劉藍田

贈房盧氏琯
贈祖三詠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 錢起
戲贈張五弟諲三首
至滑州隔河望黎陽憶丁三寓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贈裴十迪
華嶽
卷之三　古詩二十三首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
藍田山石門精舍
青溪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終南別業
李處士山居
韋侍郎山居
丁寓田家有贈
渭川田家
春中田園作
過李揖宅
飯覆釜山僧
謁璿上人 幷序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送康太守
送陸員外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
送六舅歸陸渾
留別邱爲
送別
卷之四　古詩二十九首
送張五歸山
齊州送祖三
送縉雲苗太守
送從弟蕃遊淮南
送權二
送高道弟耽歸臨淮作
送別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據十韻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資聖寺送甘二
留別山中溫古上人兄幷示舍弟縉
觀別者
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別弟妹二首
別綦毋潛

新晴晚望
晦日游大理韋卿城南别業四首
冬日遊覽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蹬道盤曲四五十里至
黄牛嶺見黄花川
休假還舊業便使
早入滎陽界
宿鄭州
渡河到清河作
苦熱
納涼
卷之五　古詩三十二首
濟上四賢詠三首
偶然作六首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 儲光羲
西施詠
李陵詠
燕子龕禪師
羽林騎閨人
冬夜書懷
早朝
寓言二首
雜詩
獻始興公
哭殷遥
同王十三維哭殷遥 儲光羲
歎白髮
卷之六　古詩二十六首
夷門歌
新秦郡松樹歌
青雀歌
同詠 盧象 王縉 崔興宗 裴迪
隴頭吟
老將行
燕支行
桃源行
洛陽女兒行
黄雀癡
榆林郡歌
問寇校書雙溪
寄崇梵僧
同崔傅答賢弟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
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
見贈聊獲酬之
答張五弟
贈吳官
雪中憶李揖

送崔五太守
送李睢陽
寒食城東卽事
不遇詠
卷之七　近體詩三十九首
奉賀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從岐王夜讌衛家山池應教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奉賀楊駙馬六郎秋夜卽事
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
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
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慕容承攜素饌見過
酬慕容上
酬張少府
喜祖三至留宿
答王維留宿祖詠
酬賀四贈葛巾之作
寄荊州張丞相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山居秋暝
歸嵩山作
歸輞川作
韋給事山居
山居卽事
終南山
輞川閑居
春園卽事
淇上卽事田園
與盧象集朱家
過福禪師蘭若
黎拾遺昕裴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同詠裴迪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同詠裴迪
鄭果州相過
過香積寺
過崔駙馬山池
送李判官赴江東
卷之八　近體詩三十三首
送封太守
送嚴秀才還蜀

送張判官赴河西
送岐州源長史歸
送張道士歸山
同崔興宗送瑗公
同詠崔興宗
送錢少府還藍田
留別錢起
送邱爲往唐州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送崔九興宗遊蜀
送崔興宗
送平淡然判官
送孫秀才
送劉司直赴安西
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送方城韋明府
送李員外賢郎
送梓州李使君
送張五諲歸宣城
送友人南歸
送賀遂員外外甥
送楊長史赴果州
送邢桂州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送孫二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送邱爲落第歸江東
漢江臨汎
登辨覺寺
凉州郊外遊望
觀獵
卷之九　近體詩三十五首
春日上方即事
汎前陂
遊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登河北城樓作
登裴迪秀才小臺作
被出濟州
千塔主人
使至塞上
晚春閨思
戲題示蕭氏外甥
秋夜獨坐
待儲光羲不至
聽宮鶯
早朝
愚公谷三首
雜詩

過秦皇墓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四首
故西河郡杜太守輓歌三首
故南陽夫人樊氏輓歌二首
達奚侍郎夫人寇氏輓歌二首
恭懿太子輓歌五首
卷之十　近體詩二十六首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
望之作應制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
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敕賜百官櫻桃
同詠 崔興宗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同和 杜甫 岑參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
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
之贈
答詩 苑咸
重酬苑郎中
酬郭給事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
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酌酒與裴迪
輞川別業
早秋山中作
積雨輞川莊作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同詠 裴迪
送方尊師歸嵩山
送楊少府貶郴州
出塞作
聽百舌鳥
卷之十一　近體詩二十七首
奉和聖製慶元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禊應
制
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
作應制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
制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奉和聖製送不蒙都護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
奉和聖製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
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羣臣上壽應制
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和僕射晉公扈從温湯
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
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
贈東嶽焦鍊師
贈焦道士
投道一師蘭若宿
山中示弟等
田家
過盧員外宅看飯僧共題
濟州過趙叟家宴
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 并序
同詠 王昌齡 王縉 裴迪
卷之十二 近體詩十六首
春過賀遂員外藥園
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并序
送徐郎中
送熊九赴任安陽
送李太守赴上洛
遊感化寺
遊悟真寺
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
作
曉行巴峽
賦得清如玉壺冰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上張令公
哭褚司馬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
哭祖六自虛
卷之十三 近體詩七十三首
答裴迪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絶句 裴迪
山中寄諸弟妹
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贈韋穆十八
皇甫岳雲谿雜題五首
輞川集二十首
同詠 裴迪
臨高臺送黎拾遺
送別
別輞川別業
同詠 王縉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同詠 裴迪
留別崔興宗
息夫人
班婕妤三首
題友人雲母障子
紅牡丹
左掖梨花
同詠 邱爲　皇甫冉
口號又示裴迪
雜詩三首
崔興宗寫真
山茱萸
哭孟浩然
卷之十四　近體詩三十三首
田園樂七首
少年行四首
寄河上段十六
贈裴旻將軍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戲題輞川別業
戲題盤石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同詠 盧象　王縉　裴迪
酬王摩詰過林亭 崔興宗
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送元二使安西
送別
送韋評事
靈雲池送從弟
送沈子福歸江東
寒食汜上作
劇嘲史寰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
涼州賽神
哭殷遙
歎白髮
卷之十五　外編四十七首
東溪翫月
過太乙觀賈生房
送孟六歸襄陽
淮陰夜宿二首
下京口埭夜行
山行遇雨
夜到潤州
冬夜寓直麟閣

賦得秋日懸清光
山中
從軍行二首
遊春曲二首
相思
太平樂二首
送春辭
書事
塞上曲二首
隴上行
閨人贈遠五首
過友人莊
感興
遊春辭二首
秋思二首
秋夜曲二首
從軍辭
塞下曲二首
平戎辭二首
閨人春思
贈遠二首
獻壽辭
失題
疑夢
卷之十六　賦表八首
白鸚鵡賦
賀古樂器表
賀元元皇帝見真容表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門下起赦書表
謝除太子中允表
謝集賢學士表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
卷之十七　表九首
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爲畫人謝賜表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爲幹和尙進註仁王經表
爲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尙塔額表
爲僧等請上佛殿梁表
責躬薦弟表
請施莊爲寺表
卷之十八　狀文書記八首
奉敕詳帝皇龜鏡圖狀
請迴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答詔肅宗皇帝

兵部起請露布文
與工部李侍郎書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與魏居士書
冬笋記
卷之十九 序十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遥谷讌集
序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宴韋司戸南亭序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送李補闕充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送懐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卷之二十 文讚七首
讚佛文
西方變畫讚并序
繡如意輪像讚并序
給事中竇紹爲亡弟故駙馬都尉于孝義寺浮
圖畫西方阿彌陀變讚并序
爲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并序
皇甫岳寫真讚
裴右丞寫真讚
卷之二十一 碑二首
裴僕射濟州遺愛碑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卷之二十二 碑一首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
卷之二十三 碑二首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
碑銘
卷之二十四 碑銘一首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
卷之二十五 碑銘二首
能禪師碑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卷之二十六 誌銘四首
故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工部楊尚書夫人贈太原郡夫人京兆王氏墓
誌銘
唐故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榮國夫人墓誌銘
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哀辭祭文連珠判十五首
宋進馬哀辭并序

祭兵部房郎中文
爲楊郎中祭李員外文
爲兵部祭庫部王郎中文
爲人祭李舍人文
爲人祭某官文
爲羽林將軍祭武大將軍文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爲王常侍祭沙陁鄯國夫人文
奉和聖製聖劄賜宰臣連珠詞五首應制
宮門誤不下鍵判
卷之二十八　論畫三首
畫學祕訣
石刻二則
卷之末　附錄三條
詩評計五十二則
畫錄計一百十九則
年譜

王右丞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首

仁和趙殿成松谷輯錄

弁言十九條

王縉進王右丞集表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止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于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爲文未嘗廢業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于幽穸歿而不朽成大名于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文苑英華本奉宣進止作奉先進旨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作應是王維文賦並仰錄寫進上者當官堅正作常持堅正秉操孤直作秉操孤貞未嘗廢業作未曾廢筆隨表奉進作隨表進上誠惶誠恐作誠惶誠懼）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王縉表上

代宗皇帝批答手敕

敕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于終編正五音于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于人口久鬱文房歌以國風宜登樂府旰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歿而不朽柏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惜良深

劉昫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元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疾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于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

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絶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于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于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

宋祁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元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痢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己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虚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于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成按國史補云人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謬新舊二史皆採其事入傳中圖畫見聞志亦載此事云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按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荅曰此所奏曲適到霓裳羽衣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夢溪筆談云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未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

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其妄也

歐陽修唐書宰相世系表

河東王氏

儒賢趙州司馬 知節揚州司馬 胄協律郎 處廉汾州司馬 維字摩詰尚書右丞

縉字夏卿相代宗

繟江陵少尹

紘

紞太常少卿

遺事計二十六則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爲解頭維方將應舉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强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至吾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醼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復俱囚于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于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藝後由此事皆從寬典至于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明皇雜錄云太和中畫尚存維累爲給事中祿山授以僞官及賊平弟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于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出集異記太平廣記

王維有俊才尤工五言詩獨步于當時染翰之後人

皆諷誦（冊府元龜）
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顏魯公（國史補）
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諡者甚稀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裴敬翰林學士李白墓碑）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海錄碎事）
韋抗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爲僚屬後皆爲顯人宅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唐書韋抗傳）
王縉好與人作碑銘有送潤毫者誤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盧氏雜記）
王河南維或有人報云公除右轄王曰吾置此官慮被人呼爲不解作詩王右丞（大唐傳）
竇臮述書賦其稱右丞云詩與入神畫筆雄精李將軍世稱高絕淵微已過薛少保時許美潤合極不如竇蒙註云右丞王維字摩詰瑯琊人詩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勝于李思訓弟太原少尹縉文筆泉藪善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預焉幼弟紞有兩兄之風閨門之內友愛之極
成按右丞書畫之妙新舊兩史俱兼稱之宋朱長文續書斷所推能品六十六人右丞與焉藝苑巵言稱兄弟善書者亦數王維王縉乃世徒美其畫而不及其書湮沒無傳惜哉
王維字摩詰官尚書右丞家于藍田輞川兄弟並以科名文學冠絕當時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畫青楓樹一圖又嘗寫詩人襄陽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于世復畫輞川圖山谷鬱盤雲飛水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庾右丞宅中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山水松石並居妙上品（唐朝名畫錄）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與弟縉並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藍田南置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工畫山水體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于樸拙復務細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壯常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誠哉是言也余曾見破墨山水筆跡勁爽（歷代名畫記）
唐王維善畫山水人物筆蹤雅壯體涉古今嘗于清涼寺壁畫輞川圖巖岫盤鬱雲水飛動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圖畫見聞）

志

鄭嵎津陽門詩云烟中壁碎摩詰畫雲間寺失元宗詩註云石甕寺有紅樓在佛殿之西巖下臨絶壁樓中有元宗題詩草八分每一篇一體王右丞山水兩壁寺毀之後皆失之矣

慈恩寺大殿東廊從北第一院鄭虔畢宏王維等白畫歷代名畫記

李林甫奏分其宅東南隅立爲嘉猷觀觀中有精思院王維鄭虔吳道子皆有畫壁長安志

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唐書

王維畫品妙絶于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國史補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于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遒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酉陽雜俎

王維以黄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錄雲仙雜記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事略雲仙雜記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温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洛陽要記雲仙雜記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罘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雞狗血厭之恐飛去也丹青記瑯嬛記

世傳七賢過關圖云是開元冬雪後張説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唫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玉堂漫筆

成按東觀餘論有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乃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也跋云昔人深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觀者顧陸王吳之蹟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景桃李與芙蓉並秀或手大于面或車闊于門使俗工睨之未免隨變安于拙目故九方皐之相馬略其元黄取其駔儁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弓寫唐人出游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聮聃相語豈亦于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

非俗手作也云云畫意亦奇幷附錄于此

西安府藍田縣有王維母博陵縣君崔氏及維墓俱在鹿原寺西（陝西志）

王右丞祠在藍田縣輞川鹿苑寺（陝西志）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王縉相公之女維右丞之姪初王相公鎭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王氏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粧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或未之知親屬以載夫婦皆乞兒厭薄之甚元乃游秦爲詩別妻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元秀才到京屢陳時務深得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笑解明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侯其門而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諷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闌重換舞衣裳孫宏開館招佳客知道榮華不久長元公見詩于是稍減威望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韞秀置于閒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絲四十條每條長三十丈皆施羅綺錦繡之飾每條絲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亘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于是諸親羞赧稍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器飾于他人惟不及太原之骨肉且曰兒非不禮于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洎元公貪恡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因高丞相已謝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連罪或云京兆笞而斃矣（雲溪友議）

唐人所撰說部多本自傳聞較以正史每有乖錯雲溪友議以元載妻爲王縉之女洎考唐書乃王忠嗣女非縉女也不知范氏何所據而云然豈因家風第一右丞詩之句而致有此訛耶若雲仙雜記若瑯嬛記皆鑿空而作絕無所本尤謬妄不可信宜皆削而勿錄然觀夢溪筆談之論奏樂圖則正史且不能無議矣況稗官野乘乎古人著述經文緯意成一家之言者雖所聞異詞往往不肯割愛彼好奇如司馬子長者無論卽韓嬰註詩孟喜說易公羊高穀梁赤傳春秋皆不免斯弊又何論記錄昔人之一言一行耶偶于暇日搜錄右丞遺事耳漁目獵真贋並存自笑如盲賈人到寶洲見一異物卽拾取入橐明眼者得無以此見譏歟

藍上茅茨期王維補闕　儲光羲

山中人不見雲去夕陽過淺瀨寒魚少叢蘭秋蝶多
老年疎世事幽性樂天和酒熟思才子溪頭望玉珂

答王十三維　儲光羲

門生故來往知欲命浮觴忽奉朝青閣回車入上陽落花滿春水疎柳映新塘是日歸來暮勞君奏雅章

留別王侍御維　孟浩然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祗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奉贈王中允維　杜甫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崔氏東山草堂　杜甫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解悶　杜甫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自註右丞弟今相國縉）

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悽然感懷　錢起

芍藥花開出舊闌春衫掩淚再來看主人不在花長在更勝青松守歲寒

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　耿湋

儒墨兼宗道雲泉舊結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內學銷多累西園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鐘疎陳迹留金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

過王右丞書堂二首　儲嗣宗

澄潭昔臥龍章句世爲宗獨步聲名在千巖水石空野禽悲灌木落日弔清風後學攀遺趾秋山聞草蟲

萬樹影參差石牀藤半垂螢光雖散草鳥蹟尚臨池風雅傳今日雲山想昔時感深蘇屬國千載五言詩（右丞昔陷賊庭故有此句）

過胡居士覩王右丞遺文　司空曙

舊日相知盡深居獨一身閉門維有雪看竹永無人每許前山隱曾鄰陋巷貧題詩今尚在暫爲拂流塵

王維終南草堂　元 吳鎮

昔人謝政後生事此山中樹灑虛堂雨泉飛隔浦風喜無舟楫至旋有鶴猿通應識無聲妙臨窗展未窮

讀右丞五言　明 李日華

紫禁神仙侶青霄侍史郎明心寒水骨妙語出天香烟壑從疎散花洲坐渺茫菁華時攬擷珠玉亂輝光

輞川謁王右丞祠　明 敖英

蜀棧青騾不可攀孤臣無計出秦關華清風雨蕭蕭夜愁殺江南庚子山

王右丞集卷之首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一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十首

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庭曙兮延八荒德合天兮禮神遍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稷禼臣匝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隣乾降瑞兮坤獻珍獻一作降

天長節揮麈錄唐明皇實錄云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燕百官于花萼樓下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頌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使燕樂休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鑒于此天寶七載八月己亥詔改爲天長節 太陽後漢書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 閶闔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閶闔 玉堂漢書玉堂金門至尊之居揚雄解嘲歷金門上玉堂呂延濟註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 金天唐人多使金天字即秋天也秋于五行屬金故曰金天 三光初學記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 彤庭班固西都賦元墀釦砌玉階彤庭張銑註彤赤色也以彤漆飾庭 八荒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 慶雲漢書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慶雲慶雲見喜氣也成按靈芝生慶雲見皆天寶七載間實事見十卷詩題及註 華胥列子黃帝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旣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九服周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登樓歌

聊上君兮高樓飛甍鱗次兮在下俯十二兮通衢綠槐參差兮車馬卻瞻兮龍首前眺兮宜春王畿鬱兮千里山河壯兮咸秦舍人下兮青宮據胡牀兮書空執戟疲於下位老夫好隱兮牆東亦幸有張伯英草聖兮龍騰虬躍攊長雲兮捩回風琥珀酒兮彫胡飯君不御兮日將晚秋風兮吹衣夕鳥兮爭返孤砧發兮東城林薄暮兮蟬聲遠時不可兮再得君何爲兮偃蹇

飛甍鮑照詩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李周翰註甍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 龍首水經註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枕于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山跡元和郡縣志龍首山在京兆府長安縣北一十里 宜春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雍錄宜春之名漢史凡三出其實止爲兩地有曰宜春苑者地屬下杜有曰宜春宮者郎下杜苑中宮皆秦掤也有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雖三其名而實止兩地也東方朔傳曰武帝東遊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上林賦曰息宜春師古曰宮名在杜縣東郎唐曲江也揚雄傳武帝東遊宜春師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記秦紀曰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馬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奏賦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師古曰曲岸之洲曲江也故賦末云弔二世持身之不謹兮墓蕪穢而不修也參數者言之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賦漢之曲洲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其苑若宮皆秦創而漢唐因之也至于宜春觀者則在長安之西鄠縣澇渼二水之旁上林故地也水經曰澇水逕漢宜春觀合渼陂入渭師古曰觀在鄠縣十道志曰漢武帝所造也又合此數語者而求之則宜春之觀在漢城之西秦上林苑中而下杜之宜春自在漢城東南其別甚明也說者誤以下杜之宮爲鄠縣之觀則失之矣故師古于東方朔傳明辨之曰在鄠縣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遊也其說極爲允篤貢禹傳元帝用禹言罷宜春下苑以假貧民此則下杜之苑矣 王畿周禮國方千里曰王畿 舍人唐書百官志東宮官有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下太子舍人四人正六品上通事舍人八人正七品下 青宮神異經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青石爲牆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後人稱太子宮曰青宮本此 胡牀貫耳錄今之交椅古之胡牀也胡三省通鑑註胡牀即今之交牀隋惡胡字改曰交牀今之交椅是也 書空晉書殷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執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潘岳夏侯常侍誄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牆東後漢書王君公遭亂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草聖晉書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長雲鮑照蕪城賦矗似長雲 捩玉篇捩力計力結二切拗捩也 回風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風謂之飄風 彫胡飯西京雜記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彫胡鄭樵通志略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宋玉諷賦爲臣炊彫胡之飯 不御班婕妤賦君不御兮誰爲容蔡邕獨斷御者進也凡衣服加于身飲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寢皆曰御 砧韻會碪知林切音與椹同擣繒石或作砧 林薄楚辭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註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張衡西京賦瀉川瀆藪林薄薛綜註林薄草木叢生也 再得楚辭時不可兮再得 偃蹇十六國春秋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

雙黃鵠歌送別原註時爲節度判官在涼州作

天路來兮雙黃鵠雲上飛兮水上宿撫翼和鳴整羽

族不得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主人臨水送將歸悲笳嘹唳垂舞衣賓欲散兮復相依幾往返兮極浦尚徘徊兮落暉岸上火兮相迎將夜入兮邊城鞍馬歸兮佳人散悵離憂兮獨含情

黃鵠（合璧事類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天路（張衡西京賦要羨門乎天路）雲飛水宿（左思蜀都賦雲飛水宿哢吭清渠）撫翼（傅休奕釣竿篇撫翼翔太清）羽族（潘岳射雉賦樂羽族之羣飛劉艮註羽族鳥之族類也）玉京（葛洪枕中書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紫微（魏書老子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臨水（楚辭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悲笳（魏文帝與吳質書清風夜起悲笳微吟張銑註笳笛類韻會笳胡人捲蘆葉吹之樂書云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簿用之世言伯陽避入西戎所作晉有大箛小箛蓋其遺製）極浦（楚辭望涔陽兮極浦王逸註極遠也浦水涯也）離憂（楚辭思公子兮徒離憂劉艮註離羅也）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唐詩品彙作望終南贈徐中書）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楚辭後語駐字下多一駟字）

終南山（初學記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乙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福地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于隴山北去長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迴數百里名曰福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太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胏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六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一統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紫微（唐書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五年復紫微省爲中書省）塵事（陶潛詩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李善註塵事塵俗之事也）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楚辭後語作山中人）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羣龍（後漢書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章懷太子註羣龍喻賢臣也鮑照詩皇漢方盛明羣龍滿階閣）養雞（列仙傳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應呼而至）抱犢（元和郡縣志抱犢山在沂州承縣北六十里壁立千仞頂寬而有水此山去海三百餘里天氣澄明宛然在目昔有遁隱者抱一犢于其上墾種故以爲名太平寰宇記鎮州獲鹿縣有萆山今名抱犢山後魏葛榮之亂百姓抱犢而上故以爲名）棗如瓜（史記李少君言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虎賣杏（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廬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後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妻與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妨賢（漢書王尊傳趣自避退毋久妨賢）詹尹（楚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菅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氛氲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皋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山中人（楚辭山中人兮芳杜若）冥冥（楚辭雲冥冥而闇前山）霏霏（何遜詩霏霏入窗雨冥冥暗牀塵）翠菅（成按楊升菴外集云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菅王維詩水驚波兮翠菅靡是也檢羣書無有名水葱爲翠菅者說文云菅茅也翠菅即是青茅翠菅靡與水驚波對列皆承上雨霏霏而言非謂翠菅因驚波而靡也楊氏混爲一意造此臆說不足憑矣）晻曖（玉篇晻曖暗貌）氛氲（謝惠連雪賦氛氲蕭索李善註氛氲盛貌）夕陽（成按宋景文筆記云莒公謂後人用夕陽爲斜日者爲誤蓋據爾雅山西爲夕陽之說也然古人往往有二物共一名者鄭人謂玉之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亦曰璞毛公謂蘆之初生者曰離謂鳥之名夫不者亦曰離載籍之中往往多有洎考劉越石贈盧諶詩有夕陽忽西流之句則晉人已用之矣安得執彼爲是指此爲非也）東皋（阮籍奏記方將耕于東皋之陽張銑註澤畔曰皋潘岳秋興賦耕東皋之沃壤兮李善註水田曰皋）平蕪（江淹四時賦平蕪際海千里飛鳥）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河岳英靈集作漁山神女智瓊祠歌楚辭後語作魚山迎送神曲樂府詩集作祠漁山神女歌）

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酤劉須溪本顧可久本俱作醑非）風凄凄兮夜雨（兮河岳英靈集作而樂府詩集作又）神之來兮不來（河岳英靈集樂府詩集于神字上皆多不知二字）使我心兮苦復苦（河岳英靈集作使我心苦）

魚山神女（太平寰宇記鄆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漢書溝洫志武帝臨決河作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鬱兮迫冬日吾山即魚山述征記濟北郡史絃超魏嘉平中有神女成公智瓊降之超同室疑其有奸以告監國詰問超具言之智瓊乃絕後五年超使將至洛西到濟北魚山下陌上遙望曲道頭有車馬似智瓊前到果是同乘至洛克復舊好太康

中仍存坎坎毛萇詩傳坎坎擊鼓聲洞簫漢書元帝紀鼓琴瑟吹洞簫如淳註洞簫簫之無底者宋書前世有洞簫其器今亡蔡邕曰簫編竹有底然則邕時
無洞簫矣女巫周禮有女巫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瑤席楚辭瑤席兮玉瑱清酤詩既載清酤毛萇傳
酤酒也

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拜樂府詩集作舞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
傳語樂府詩集作言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管字下樂府詩集唐詩品彙皆多一兮字
靈之駕兮儼欲旋靈河岳英靈集作神倏雲收兮雨歇收河岳英靈集作消山青青
兮水潺湲潺湲唐文粹作潺潺

眷眷楚詞章句眷眷顧貌詩曰眷眷懷顧兮詩作睠睠其義同瓊筵謝朓詩端儀穆金殿歎教藻瓊筵急管鮑照詩催弦急管爲君舞
繁絃蔡邕琴賦曲引與兮繁絃撫靈駕謝惠連詩沃若靈駕旋潺湲楚詞觀流水兮潺湲說文潺湲水聲韻會潺湲水流貌

白黿渦原註雜言走筆

南山之瀑水兮激石瀉瀑似雷驚人相對兮不聞語
聲黿渦跳沫兮蒼苔濕蘚老且厚春草爲之不生獸
不敢驚動鳥不敢飛鳴白黿渦濤戲瀨兮委身以縱
橫瀨顧元緯本凌初成本俱作瀬主人之仁兮不網不釣得遂性以生成

瀉瀑馬融長笛賦瀉瀑噴沫李善註瀉瀑沸湧貌左思蜀都賦龍池瀉瀑潰其限李善註瀉瀑水沸之聲也渦韻會渦水回也跳沫上林賦馳波跳沫
戲瀨左思蜀都賦躍濤戲瀨中流相忘說文瀨水流沙上也遂性隋書高祖紀率土大同含生遂性

酬諸公見過原註時官出在輞川莊

嗟余未喪哀此孤生屏居藍田薄地躬耕歲晏輸稅
以奉粢盛晨往東皋草露未晞暮看煙火負擔來歸
負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漁我聞有客足掃荊扉簞食伊何副瓜抓棗副顧元緯
本凌本俱作疈仰廁羣賢皤然一老媿無莞簟班荊席藁汎汎
登陂折彼荷花淨觀素鮪俯映白沙山鳥羣飛日隱
輕霞登車上馬倏忽雨散雨一作雲雀噪荒村雞鳴空館還

復幽獨重欷累歎

屏居漢書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註屏隱也藍田太平寰宇記藍田山古華胥氏陵在藍田縣西三十里一名玉山一名覆車山郭緣生述征記云山形如
覆車之象也按後魏風土記云山頂方二里仙聖遊集之所劉福鳴學道于此下有祠甚嚴灞水之源出于此躬耕漢書齊相雅行躬耕後漢書孟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
歲晏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註晏晚也輸稅潘岳秋興賦輸黍稷之餘稅粢盛左傳粢盛豐備杜預註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露
晞詩白露未晞毛萇傳晞乾也荊扉陶潛詩白日掩荊扉副瓜韻會副說文判也從刀畐聲引周禮副辜祭廣雅析也禮記爲天子削瓜者副之註既削又四
析之乃橫斷之或作疈今文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抓玉篇抓古華切擊也廁謝靈運詩招納廁羣英韻會廁次也皤然南史范縝年二十九髮白皤然
莞簟詩下莞上簟鄭康成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班荊左傳伍舉與聲子遇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杜預註班布也布荊坐地席藁
藁禾稈謂藉禾稈而坐史記應侯席藁請罪陂玉篇陂彼皮切澤鄣也池也孔安國尚書傳澤障曰陂停水曰池鄭康成禮記註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素鮪
素鮪非鱣鮪之鮪似另是一種高誘淮南子註鮪魚似鯉而大者是也雨散謝朓詩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

王右丞集卷之一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二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三十首

扶南曲歌詞五首

翠羽流蘇帳春眠曙不開羞從面色起嬌逐語聲來
早向昭陽殿君王中使催

扶南曲杜氏通典隋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傳寫其聲而不齒樂部翠羽梁范靜妻詩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流蘇左思吳都賦張組帷構流蘇呂向註流蘇五色羽飾帷而垂之海錄碎事流蘇者乃盤線繪繡之毬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王𡺳詩珠扉玳瑁牀綺席流蘇帳昭陽殿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三輔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中使吳志朱然傳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中使相望張銑註天子私使曰中使

堂上青絃動青樂府詩集作清堂前綺席陳齊歌盧女曲雙舞洛
陽人傾國徒相看寧知心所親

青絃鮑照詩靚妝坐帷裏當戶弄青絃綺席陰鏗詩佳人遍綺席說文綺文繒也盧女曲古今註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洛陽人謝朓詩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嘗傾國漢書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香氣傳空滿妝華影箔通歌聞天仗外舞出御樓中
日暮歸何處花間長樂宮秉恕按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睦州歌一首卽是詩前四句也但改氣作風滿作陌影箔通作映薄紅閨作聲出作態七字不同句調遂劣蓋唐時樂曲多採才人名句被之管絃而歌之其聲律不諧者則改字就之以叶宮商不問其句調之雅俗故也

長樂宮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又隋書地理志京兆郡大興縣有長樂宮

宮女還金屋將眠復畏明入春輕衣好半夜薄妝成
拂曙朝前殿玉墀多珮聲墀樂府詩集作除

金屋漢武故事膠東王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曰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薄妝宋玉神女賦嫷被服侻薄妝沈約麗人賦來脫薄妝去留餘膩拂曙庾信對燭賦蓮帳寒檠牕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前殿成按漢時長樂未央建章甘泉諸宮皆有前殿卽正殿也玉海周曰路寢漢曰前殿玉墀鮑照詩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牕繡戶垂羅幕

朝日照綺牕佳人坐臨鏡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正
同心勿遽游幸待春妝竟

綺牕左思蜀都賦列綺牕而瞰江呂向註綺牕彫畫若綺也陸機詩邃宇列綺牕張銑註綺牕牕爲錦綺之文也梁武帝子夜歌朝日照綺牕光風動紈羅散黛昭明太子詩散黛隨眉廣燕脂逐臉生春妝沈約詩斜簪映秋水開鏡比春妝

從軍行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悲文苑英華作應樂府詩集作鳴爭
渡金河水金一作黃日暮沙漠垂戰聲烟塵裏戰聲文苑英華作力戰盡係
名王頸名王文苑英華作蕃王一作名蕃歸來報天子報顧可久本作獻凌本作見

從軍行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平調七曲其六曰從軍行樂府解題曰從軍行皆軍旅辛苦之辭角宋書角書記所不載或云出羌胡以驚中國馬或云出吳越金河杜氏通典雲中郡地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衆水又南流入河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雲中郡有紫河鎮界內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又云金河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高居誨使于闐記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沙漠垂唐六典註沙漠在豐勝二州之北曹植詩揚聲沙漠垂盧照鄰詩北眺沙漠垂劉良註沙漠流沙也垂邊也名王頸漢書賈誼傳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宣帝紀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師古曰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又陳湯傳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

隴西行

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
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烟戍一作火

隴西行樂府詩集瑟調曲有隴西行一曰步出夏門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送迎有禮若梁簡文隴西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通典曰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後魏兼置渭州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卽其地也今首陽山亦在焉按右丞是作亦與簡文同意不合古辭也都護漢書鄭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日逐王先賢撣降漢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軍書漢書軍書交馳而輻湊酒泉漢書武帝紀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又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早春行

紫梅發初徧黃鳥歌猶澀誰家折楊女弄春如不及
愛水看妝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風吹散衣愁露霑濕

玉閨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綵帷
憶君長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簷鷰雙棲綠草時
黃鳥陸璣詩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看妝庾肩吾美人詩看妝畏水動斂袖避風吹青門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游
衍謝朓登山曲王孫尚游衍蕙草正萋萋

贈裴迪

不見相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手
本同心復歎忽分衿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裴迪唐詩紀事裴迪初與王維崔興宗俱居終南天寶後為蜀州刺史與杜甫交善唐詩品彙裴迪關中人

瓜園詩幷序

維瓜園高齋俯視南山形勝二三時輩同賦是詩兼
命詞英數公同用園字為韻韻任多少劉本顧可久本俱少一韻字又誤任字作任字不成句
時太子司議郎薛璩發此題遂同諸公云
余適欲鋤瓜倚鋤聽叩門鳴騶導驄馬常從夾朱軒
窮巷正傳呼故人儻相存攜手追涼風放心望乾坤
藹藹帝王州宮觀一何繁林端出綺道殿頂搖華幡搖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播
素懷在青山若值白雲屯回風城西雨返景
原上村前酌盈樽酒往往聞清言黃鸝轉深木朱槿
照中園中一本作空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
司議郎唐六典太子司議郎四人正六品上薛璩唐詩紀事作薛據云薛據與王摩詰杜子美最善子美有喜薛三據授司議郎詩云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又有寄薛三郎中詩云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闡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其略如此又云薛據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父元暉什邡令開元天寶閒據與弟播揔相繼登科終禮部侍郎成按工部集秦州見勑目薛三璩授司議郎云云本是璩字與右丞同疑薛據薛璩本是二人紀事誤作一人錢牧齋杜詩箋註謂薛三璩當刊作薛三據非也薛據以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及第見唐會要後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見韓昌黎薛君公達墓誌銘劉昫唐書亦附見薛播傳中俱不言其為司議郎鳴騶南史到溉傳恆鳴騶枉道以相存問北山移文鳴騶入谷鶴書赴壠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騶騎士也驄馬後漢書桓典舉高第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常從吳志孫權親乘馬射虎於庱亭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魏略曰臨菑侯植因呼常從取水朱軒尚書大傳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康成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張景陽詩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劉良註朱軒公卿車也窮巷漢書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傳呼漢書蕭望之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註傳呼傳聲而呼也相存魏武帝詩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李周翰註存問也白雲
屯謝靈運詩巖高白雲屯李周翰註屯聚也返景劉孝綽詩返景入池林初學記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清言晉書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
朱槿南方草木狀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蘂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若焰生一蘂之上日開數百朵朝開暮落插枝即活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首春
休沐維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預聞命會無車馬
不果斯諾諾一本作章非
託身侍雲陛昧旦趨華軒旦劉本顧可久本俱作早非遂陪鵷鴻侶霄漢
同飛翻君子垂惠顧期我於田園側聞景龍際親降
南面尊萬乘駐山外順風祈一言高陽多夔龍荊山
積璵璠盛德啓前烈大賢鍾後昆侍郎文昌宮給事
東掖垣謁帝俱來下冠蓋盈邱樊閨風首邦族庭訓
延鄉村采地包山河樹井竟川原巖端迴綺檻谷口
開朱門階下羣峰首雲中瀑水源鳴玉滿春山列筵
先朝暾會舞何颯踏擊鐘彌朝昏是時陽和節清晝
猶未暄藹藹樹色深嚶嚶鳥聲繁顧已負宿諾延頸
慙芳蓀蹇步守窮巷高駕難攀援素是獨往客脫冠
情彌敦
拾遺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拾遺六人中書省有右拾遺六人皆從八品上給事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韋恆按劉昫唐書韋嗣立傳嗣立有三子皆知名長曰孚官至左司員外郎次曰恆開元初為碭山令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為隴右道河西黜陟使出為陳留太守次曰濟開元初為鄄城醴泉令三遷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為尚書戶部侍郎轉太原尹天寶七載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出為馮翊太守右丞所謂給事侍郎者正指恆濟兄弟東山
別業劉昫唐書景龍三年十二月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封嗣立為逍遙公上親製序賦詩又韋嗣立傳嗣立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

千匹因封嗣立為逍遙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唐詩紀事韋嗣立莊在驪山鸚鵡谷中宗幸之嗣立獻食百轝及木器藤盤等物上封為逍遙公谷為幽棲谷原為清虛原中宗留詩從臣屬和嗣立並鐫於石請張說為之序薛稷書之張說東山記曰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貞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聞關忘術茲所謂邱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蓋於青靄佇旌旆於紫氛百神朝於谷中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熠野縱觀空巷途歌傳蹕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皇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寶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抃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士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皴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元石貽厥後代 首春 梁元帝纂要孟春曰首春 休沐 漢書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初學記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成按唐制十日一休沐韋應物詩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郡齋旬假詩公門日兩衙公假日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是矣 託身 顏延年詩託身侍天闕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李周翰註託寄也 雲陛 雲陛天子殿陛左思七略闡甲第之廣表建雲陛之嵯峨 昧旦 左傳昧旦丕顯 華軒 潘岳詩優游省闥珥筆華軒呂向註華軒殿上曲欄也 霄漢 後漢書仲長統傳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飛翻 王仲宣詩苟非鴻鵰孰能飛翻 順風 莊子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高陽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荊山 杜氏通典虢州湖城縣有荊山出美玉 璵璠 說文璵璠魯之寶玉 文昌宮 荀綽晉百官表註曰尚書為文昌天府衆務淵藪鼠璞今以六曹尚書為文昌成按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天子六曹尚書似之故以文昌為尚書矣稱 東掖垣 成按掖垣謂掖門之垣唐時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之掖門東曰日華日華之外則門下省西曰月華月華之外則中書省唐書權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云云正指門下中書二省而言以其皆在掖垣之側也中書省在西謂之西掖垣門下省在東謂之東掖垣給事中屬門下省 謁帝 曹植詩謁帝承明廬 邱樊 宋書隱逸傳放情江海取逸邱樊謝莊月賦臣東鄙幽介長自邱樊劉良註邱園樊籬也 采地 漢書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顏師古註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韓詩外傳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 綺檻 王勃七夕賦珠櫳綺檻北風臺繡戶雕牕南向開 朱門 演繁露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號曰朱門又曰朱邸也 羣峰首 謝靈運詩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烟 瀑水 長安志唐韋嗣立構別廬於驪山鳳凰原鸚鵡谷有重崖洞壑飛流瀑水 鳴玉 國語趙簡子鳴玉以相 列筵 謝靈運詩列筵皆靜寂李延濟註列筵謂四座也 朝暾 謝靈運詩晚見朝日暾李周翰註暾日初出貌 颯踏 鮑照詩珠履颯踏衿袖飛 鼙鐘 左傳左師每食擊鐘 陽和 史記時在中春陽和方起 嚶嚶 鄭康成毛詩箋嚶嚶兩鳥聲也揚雄羽獵賦王雎關關鴻雁嚶嚶師古註嚶嚶相命聲也 延頸 列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芳蓀 說文蓀香草也史記索隱蓀草似菖蒲而無脊生溪澗中音孫謝靈運詩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 高駕 劉孝綽詩高駕何由來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高樓望所思目極情未畢枕上見千里牕中窺萬室悠悠長路人曖曖遠郊日惆悵極浦外迢遞孤烟出能賦屬上才思歸同下秩故鄉不可見雲外空如一

外文苑英華作水

目極 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情未畢 謝靈運詩行源逕轉遠距陸情未畢 曖曖 王逸楚辭章句曖曖闇昧貌 迢遞 謝靈運詩迢遞瞰高峰張銑註迢遞高遠貌 能賦 毛萇詩傳升高能賦師旅能誓 下秩 後漢書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酬黎居士淅川作 原註畫壁上人院走筆成

儂家真箇去公定隨儂否着處是蓮花無心變楊柳松龕藏藥裹石唇安茶臼氣味當共知那能不攜手

淅川 後魏置淅川縣本漢時析縣地以地有淅水取名晉書桓溫傳步自淅川以征關中是也後周併入內鄉縣 儂 玉篇儂奴冬切吳人稱我是也 松龕 庾肩吾詩松龕徹暮俎囊徑落寒叢 藥裹 藥裹字唐詩人如杜甫輩皆屢用之考漢書外戚列傳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當是出於此也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歸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景詠悲翁詠唐詩品彙作問故人不可見寂寞平林東

韋陟 按劉昫唐書韋陟本傳陟累官吏部侍郎為李林甫所忌出為襄陽太守歷陳留採訪使以親累貶鍾離太守尋移河東太守肅宗即位起為吳郡太守累官吏部尚書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為絳州刺史凡五為太守右丞寄此詩時不知為何郡太守也本傳云陟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 嘹唳 陶宏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韻會嘹唳雁聲 寒塘 何遜詩露濕寒塘草 疎桐 梁元帝詩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 歲方晏 謝莊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悲翁 按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二曰思悲翁陸機鼓吹賦詠悲翁之流思沈烟詩杖策尋遺老歌嘯詠悲翁庾信竹杖賦拉虎捭熊予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 平林 毛萇詩傳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

林園即事寄舍弟紞

寓目一蕭散消憂冀俄頃青草肅澄陂陂一本作波白雲移翠嶺後浦通河渭浦二顧本淩本俱作沔非前山包鄢郢松含風裏聲花對池中影地多齊后瘞瘞顧元緯本淩本俱作癀非人帶荊州瘿徒思赤筆書詎有丹砂井心悲常欲絕髮亂不能整青簟

日何長閑門晝方靜頹思茅簷下彌傷好風景

寓目左傳得臣與寓目焉杜預註寓寄也蕭散江淹詩蕭散得遺慮鄢郢史記正義鄢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成按鄢郢二地在唐時襄陽宜城縣故楚之鄢郡也荊州江陵縣故楚之郢都也齊后瘧晏子春秋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荊州癭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博物志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山郡東多此疾赤筆書二顧註俱引漢官儀尚書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可久氏弁解其下云謂昔仕朝時成謂非是赤筆書當作仙書符篆之解魏書釋老志所謂丹書紫字雲笈七籤所謂紫書紫筆繕文之類是也丹砂井抱朴子余亡祖鴻臚少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青簟江淹別賦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頹思抱朴子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茅簷陶潛詩纚纚茅簷下後浦諸本俱誤作後沔惟劉須溪本是浦字顧元緯因沔鄢郢荊州諸字俱是楚地遂於題下註云公次荊州時作成按沔水不通河渭雖禹貢梁州貢道有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之文孔穎達云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則是言其水陸相間而行之道如此非謂其一水通流也其爲浦字之誤明甚鄢郢雖是楚地然前山則指秦地之山而言與送李太守赴上洛詩云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文意一例荊州與齊后對用是引故事非實指楚地參互考之非次荊州時作也

贈從弟司庫員外絿

少年識事淺强學干名利徒聞躍馬年苦無出人智
即事豈徒言累官非不試既寡遂性歡恐招負時累
清冬見遠山積雪凝蒼翠皓然出東林發我遺世意
惠連素清賞夙語塵外事欲緩攜手期流年一何駛

司庫成按唐六典兵部屬官有庫部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龍朔二年改爲司庫咸亨元年復故則右丞時不復有司庫之名矣而猶襲用之者當是取其名雅馴之故與中書省之稱紫微門下省之稱黃門同一例也躍馬年史記蔡澤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惠連宋書謝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塵外晉書謝安傳論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梁書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駛潘岳詩嘆彼年往駛張銑註駛急也

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

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君徒視人文吾固和天倪
緬然萬物始及與羣物齊物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牧非分地依后稷用天
信重黎信一作奉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谿草色有佳意花
枝稍含萸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萋萋

希世莊子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漢書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陸機詩希世無高符李善註希世隨世也絕跡曹植與楊德祖書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卑棲酈炎詩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人文周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穎達正義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天倪莊子和之以天倪郭象註天倪者自然之分也萬物始史記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后稷陸賈新語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重黎史記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萸韻會萸卉木初生葉貌萋萋孫綽遊天台山賦藉萋萋之纖草李善註以草薦地而坐曰藉呂延濟註萋萋草美貌

贈李頎

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翼
王母翳華芝望爾崑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方一息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萬里走方息
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

李頎唐詩品彙李頎東川人開元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調新鄉縣尉有集傳於世羽翼魏文帝詩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翳華芝揚雄甘泉賦西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顏師古註翳蔽也以華芝爲蔽也李善註翳隱也華芝蓋也言以華蓋自翳也崑崙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水經註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赤豹楚辭乘赤豹兮從文貍螭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從虫离聲或云無角曰螭丑知切羶腥漢武外傳絕五穀去羶腥嵇康絕交書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贈劉藍田此詩亦載盧象集中

籬中犬迎吠中河岳英靈集唐文粹俱作間出屋候柴扉柴河岳英靈集唐文粹俱作荊歲晏輸井
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食食唐文粹作熟餘布成我衣詎肯
無公事煩君問是非盧集作對此能無愧勞君問是非○又問字顧元緯本作聞

藍田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藍田縣

贈房盧氏琯

達人無不可忘己愛蒼生豈復小千室小顧元緯本唐詩正音俱作少千顧可久本作十誤
絃歌在兩楹浮人日已歸但坐事農畂桑榆鬱相望
邑里多鷄鳴里顧元緯本作地非是秋山一何淨蒼翠臨寒城視事

兼偃臥對書不簪纓蕭條人吏疎(疎凌本作散唐詩品彙作稀)鳥雀下空庭鄙夫心所向(向一作尚)晚節異平生將從海嶽居守靜解天刑或可累安邑茅茨君試營

房琯(劉昫唐書房琯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盧氏(唐書地理志虢州宏農郡有盧氏縣武德元年置)達人(賈誼鵩賦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兩楹(張景陽詩制勝在兩楹劉良註兩楹謂階間也)視事(漢書王尊傳令太守視事已一月矣)偃臥(列子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謝靈運詩偃臥任縱誕)空庭(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晚節(謝靈運詩晚節值衆賢李周翰註晚節暮年也)守靜(後漢書羊續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晉書王湛閉門守靜不交當世)天刑(晉書虞糾天刑致之誅辟)累安邑(高士傳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之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茅茨(漢書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贈祖三詠(原註濟州官舍作)

蠨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闃無人(館凌本作閣)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穎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自二顧本凌本俱作日誤)

祖詠(唐詩品彙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三年進士張說引爲駕部員外郎集一卷)蠨蛸(郭璞爾雅註蠨蛸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詩疏蠨蛸長蹄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毋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虛牖(韻會牖說文穿壁以木爲交牕也從片戶甫聲徐曰但穿明則爲牕牖者更以木爲交欞也古者一室一戶一牖一曰在牆曰牖)蟋蟀(陸璣詩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青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前除(謂階除之前王勃詩頽華臨曲磴傾影赴前除)闃(說文闃靜也玉篇闃苦壁古覓二切靜無人也潘岳懷舊賦空館闃其無人)離居(楚辭將以遺兮離居)汝穎(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穎州汝陰郡皆隸河南道)契闊(毛萇詩傳契闊勤苦也)良會(曹植洛神賦悼良會之永絕兮)長相思(古詩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夜靜羣動息時聞隔林犬却憶山中時人家澗西遠羡君明發去采蕨輕軒冕

錢起(唐書錢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不言其爲少府洎考起集中有初黃綬赴藍田縣作詩一首知史闕載也)少府(清波雜志古治百里之邑令抑其俗尉督其奸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嬾真子令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羣動息(陶潛詩日入羣動息)明發(孔穎達毛詩正義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發後謂之明發也)蕨(陸璣詩疏蕨虌也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軒冕(謝朓詩志狹輕軒冕杜預左傳註軒大夫車冕文冕大夫以上冠也)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　錢起

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誰覺花源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絕巘(張協七命於是登絕巘遡長風張銑註絕巘高山也廣韻巘山峯也)

戲贈張五弟諲三首(凌本無戲字一本有時在常樂東園走筆成九字註)

吾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一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亦)日高猶自臥鐘動始能飯領上髮未梳(領唐詩品彙作頭)牀頭書不卷清川興悠悠空林對偃蹇(唐詩品彙作空林時對偃)青苔石上淨細草松下軟牕外鳥聲閑階前虎心善徒然萬像多(像凌本唐詩品彙俱作慮)澹爾太虛緬一知與物平自顧爲人淺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

東山(晉書謝安累違朝旨高臥東山南史何引謝朏並隱東山)緬(廣韻緬遠也)

張弟五車書讀書仍隱居染翰過草聖賦詩輕子虛閉門二室下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也(也一作野)時從漁父魚(魚一作漁)秋風日蕭索(日一作自)五柳高且疎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歲晏同攜手只應君與予

五車書(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染翰(謝惠連詩朋來當染翰劉良註翰筆也)子虛(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二室(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水經註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爲少室東北爲太室)五柳(晉書陶潛嘗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設置守毚兎垂釣伺游鱗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淪
吾生好清靜蔬食去情塵今子方豪蕩思爲鼎食人
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
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事須夫子邀予谷口真

設罝 鮑照詩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兎呂向註罝網也毛萇詩傳毚兎狡兎也 游鱗 潘岳閑居賦游鱗瀺灂菡萏敷披 隱淪 謝朓詩隱淪既已託李周翰註隱淪隱逸也 情塵 王巾頭陀寺碑文愛流成海情塵爲岳 鼎食 張衡西京賦擊鐘鼎食連騎相過 入鳥不亂 莊子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虛白 莊子瞻彼闋者虛室生白陸德明註崔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彪云室比喻心心能虛空則純白獨生也淮南子虛室生白吉祥止也高誘註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 谷口真 高士傳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

成按前二篇美張能隱居樂道物我兩忘與己合志後一篇嗤張之鈎弋山中祗圖口腹與己異操譬如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一日之間黑白不均乎題曰戲贈良有以也

至滑州隔河望黎陽憶丁三寓

隔河見桑柘藹藹黎陽川望望行漸遠孤峰沒雲烟
故人不可見河水復悠然賴有政聲遠時聞行路傳

滑州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滑州靈昌郡 黎陽 元和郡縣志衛州有黎陽縣成按唐時滑州在黃河之南屬河南道黎陽在黃河之北屬河北道雖各隸一方而中間僅隔一水對岸可見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夜靜羣動息蟪蛄聲悠悠庭槐北風響日夕方高秋
思子整羽翮 翮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翰 及時當雲浮吾生將白首歲晏
思滄洲高足在旦暮肯爲南畝儔

內弟 鄭康成儀禮註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右丞母崔姓興宗是其內弟 崔興宗 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崔興宗乃駙馬都尉崔恭禮之子後官饒州長史顧元緯以爲即是其人成按公主列傳恭禮尚高祖女真定公主去開元天寶世甚遠又綠樹重陰一絕題云過崔處士興宗林亭則是未有爵祿於朝者其非一人明矣夫名姓偶同者若魯國一時有兩曾參趙國一時有兩毛遂楚漢之際一時有兩韓信唐宣之代一時有兩韓翃皆灼見於簡冊嘗閱詩文箋釋往往以姓氏偶合者指爲一人如昌黎所稱盤谷之李愿以爲即河中節度之李愿少陵所贈錦城之花卿以爲即成都猛將之花卿成以爲皆非也 蟪蛄 楚辭蟪蛄鳴兮啾啾陸德明莊子音義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蛁蟧也即楚辭所云寒螿者也 滄洲 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牋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陸雲泰伯碑滄洲遁跡箕山辭位皆泛指滄海洲渚而言世人或引神異經水經註之滄浪洲謬矣甚有引杜陽雜編隋大業中事者尤非 高足 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李善註高上也亦謂逸足也

贈裴十迪

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
春風動百草蘭蕙生我籬曖曖日暖閨 文苑英華作曖曖閨日暖 田家
來致詞欣欣春還臯澹澹水生陂桃李雖未開荑蕚
滿其枝 蕚文苑英華作英其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芳 請君理還策敢告將農時

日夕佳 陶潛詩山氣日夕佳 如意 釋氏要覽指歸云如意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有癢手所不到用以搔爪如人之意故曰如意誠嘗問譯經三藏通梵大師清沼字學通慧大師雲勝皆云如意之製蓋心之表也故菩薩皆執之狀如雲葉又如此方篆書心字故若局爪杖者祇如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癢也又云今講僧尚執之多私記節文祝詞於柄備於忽忘要時手執目對如人之意故名如意如俗官之手板備於忽忘名笏也若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此必爪杖也因斯而論則有二如意蓋名同而用異焉 臯 李奇漢書註臯水邊淤地也 澹澹 高唐賦濆澹澹而並入李善註澹澹平滿貌 還策 策杖也南史褚伯玉傳望其還策之日整紆清塵

華嶽

西嶽出浮雲積翠在太清 翠一作雪 連天疑黛色 疑一作凝 百里遙
青冥白日爲之寒森沉華陰城昔聞乾坤閉 閉文苑英華作開 造
化生巨靈 造文苑英華作變 右足踏方止 止文苑英華作山 左手推削成天地
忽開拆大河注東溟遂爲西峙嶽 峙嶽文苑英華作嶽峙 雄雄鎮秦
京大君包覆載至德被羣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
迎人祇望幸久 人一作神 何獨禪云亭

西嶽 水經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太平寰宇記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遠而望之有若華狀故名華山按名山記云華嶽有三峰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峰峻疊秀迄於嶺表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象之又按華山記云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白虎通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以西有少華故曰太華 太清 高誘淮南子註太清元氣之清者也 青冥 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 森沉 鮑照詩銅谿晝森沉乳竇夜涓滴 巨靈 水經註左邱明國語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踏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人故升華嶽而觀厥跡焉薛綜西都賦註巨靈河神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藝文類聚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

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云本一山巨靈所開今覩手跡於華嶽而脚跡在首陽山下法苑珠林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踏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削成**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東溟**顏延年詩日觀臨東溟呂向註東溟謂東海**秦京**關中本秦地在漢爲京師故稱秦京陸機詩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金天**杜氏通典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天王**禪云亭**按史記昔無懷氏伏羲神農炎帝顓頊帝嚳堯舜皆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李奇註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云晉灼云云云山在蒙陽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應劭云亭亭山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也輿地廣記襲慶府奉符縣有亭亭山泗水縣有云云山

成按劉昫唐書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十八年百僚及華州父老累表請封西嶽不允右丞之作當在是時故有神祇望幸久何獨禪云亭之句厥後至天寶九載正月羣臣又請封西嶽從之三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則始終未嘗封矣

王右丞集卷之二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三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二十三首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咎
色聲何謂客陰界復誰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
既飽香積飯不醉聲聞酒有無斷常見生滅幻夢受
卽病卽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
居士素通達隨宜善抖擻牀上無氈臥鍋中有粥否
鍋（顧可久本作鍋非）齋時不乞食定應空漱口（凌本於此句下多露葵自朝折黃粱不煩割二句諸本皆無之）聊持
數斗米且救浮生取

居士（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外國白衣多財富樂者名爲居士釋氏要覽智度論云除四姓外通名居士翻譯名義迦羅越大品經中居士是也楞嚴云愛結名言清淨自居普門疏以多積財貨居業豐盈謂之居士鄭康成云道藝處士）四大（此身因四大和合爲相骨肉之堅相爲地大津液之潤濕爲水大煖觸之氣息爲火大動搖之筋脈爲風大維摩詰經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根性（華嚴經普現一切衆生心念根性樂欲而無所現）陰界（謂五陰十八界維摩詰經言是身是陰界諸入所共合成）蓮花目（法華經是菩薩目如廣大青蓮花葉）楊枝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林希逸註柳瘍也今人謂生節也）香積飯（維摩詰經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宏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時化菩薩卽於會前昇於上方舉衆皆見其去到衆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化菩薩既受鉢飯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衆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揣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衆會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又諸毛孔皆出妙香）聲聞（法華經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釋氏要覽智度論云若苦行頭陀初中後夜勤心禪觀苦而得道者聲聞教也若觀法相無縛無解心得清淨菩薩教也瑜伽論云諸佛聖教聲爲上首從師友所聞此聲教展轉修證永出世間小行小果故名聲聞）斷常見（涅槃經衆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常見二者斷見楞伽經離於斷常有無等見大般若經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滅一切常見斷見有見無見乃至種種諸惡趣見法苑珠林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爲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者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幻夢（維摩詰經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爲虛妄見）實相（法華經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涅槃經無相之相名爲實相）抖擻（抖擻猶言振作釋氏要覽頭陀梵語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能坌汙真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鍋（韻會說文鬲鼎屬本作鬲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徐曰上頸也腹交文謂其刻飾也五觳六斗也爾雅鼎款足謂之鬲或作䰙又作鍋狼狄切音與栗同）漱口（釋氏法每食後必以楊枝漱刷口齒）浮生（莊子其生若浮）

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覩陰界（覩一作都誤）何方置
我人礙有固爲主趣空寧捨賓洗心詎懸解悟道正
迷津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貪色聲非彼妄浮幻卽
吾真四達竟何遣萬殊安可塵胡生但高枕寂寞與
誰鄰戰勝不謀食理齊甘負薪子若未始異詎論疎
與親

朝露（漢書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師古註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我人（瓔珞經盡觀世界空無我人華嚴經此中無少物但有假名字若計有我人則爲入險道）空有（後漢書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章懷太子註不執着爲空執着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佛法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則累于想着若常在空則捨于善本若空有迭用則不設二過猶日月代明萬物以成）懸解（莊子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註以有繫者爲縣則無繫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陸德明註縣音元解音蟹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生病（維摩詰經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浮幻（西域記人命危脆世間浮幻）戰勝（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浮空徒漫漫汎有定悠悠無乘及乘者所謂智人舟
詎捨貧病域不疲生死流無煩君喻馬任以我爲牛
植福祠迦葉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輈
念此聞思者胡爲多阻修空虛花聚散煩惱樹稀稠
滅想成無記（想顧元緯本作相）生心坐有求降吳復歸蜀不到莫
相尤

無乘及乘者（楞伽經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引導衆）

生故分別說諸乘生死流涅槃經善斷有頂種永度生死流喻馬涅槃經譬如大王有三種馬一者調壯大力二者不調齒壯大力三者不調羸老無
力王若乘者當先乘誰應當先乘調壯大力次乘第二後及第三調壯大力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其第三者喻一闡提爲牛莊子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
謂之馬迦葉法苑珠林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此三佛同姓迦葉又釋迦文佛之大弟子亦名迦葉僧肇維摩詰經註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
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愍其長苦多就乞食聞思修學人修習禪觀有聞思修三法謂聞法思惟修習能生智慧遺教經是故汝等當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空虛
花楞伽經觀一切有爲猶如虛空花仁王經世諦幻化起譬如虛空花煩惱樹佛遺教經實智慧者伐煩惱樹之利斧也涅槃經是經即是剛利智斧能伐一切煩
惱大樹無記釋氏說心有三種以思惟世間雜善等事爲善思惟世間五欲因緣爲惡善惡不形寂然昏住爲無記降吳歸蜀蜀志黃權傳有降吳
不可還蜀無路之語右丞借用其字承上而言以喻滅想生心皆非入道之徑耳

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玩一作探因以緣源
窮緣唐詩紀事作尋遙愛雲木秀秀一作翠初疑路不同疑文苑英華作言安知清流
轉安文苑英華作誰偶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
四五人逍遙蔭松栢朝梵林未曙未一作方夜禪山更寂道
心及牧童及一作友世事問樵客問文苑英華作聞暝宿長林下林一作井焚香
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
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謝一作問花紅復來覿文苑英華本分捨舟理輕策以下另爲一首
漾舟謝惠連詩漾舟陶嘉月李周翰註漾舟泛舟也歸風木華海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緣源謝朓詩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
迷劉良註緣尋也輕策謝靈運詩裹糧杖輕策蔭松栢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栢道心梁武帝詩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
桃源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
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
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難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停
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殷璠云王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又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又天寒遠山靜日暮長河急又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又
日暮沙漠垂戰聲烟塵裏豈肯慚於古人也

青溪文苑英華作過青谿水作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
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漾漾文苑英華作演漾澄澄
映葭葦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川一作明請留盤石上垂
釣將已矣
黃花川杜氏通典鳳州黃花縣有黃花川方輿勝覽黃花川在鳳州梁泉縣大散水流入黃花川一統志黃花川在漢中府鳳縣東北一十里唐黃花縣以此名盤
石成公綏嘯賦坐盤石漱清泉李善註聲類曰盤大石也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原註山西去亦對維門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
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荊關
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歎息此頹顏
崔季重蘇源明小洞庭五太守讌籍序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
西李公倰於回源亭濮陽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濮州濮陽郡武德四年置合沓謝朓詩茲山高百里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嵐廣韻嵐山氣也
頹顏駱賓王詩祗應傾玉醴時許寄頹顏

終南別業河嶽英靈集文苑英華唐文粹俱作入山寄城中故人國秀集作初至山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空國秀集作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值國秀集作見林一作鄰
談笑無還期無還期國秀集瀛奎律髓俱作滯還期唐文粹作無回期
中歲中年也謝朓詩中歲歷三臺
詩人玉屑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蜉蝣萬物之表者也

李處士山居李二顧本淩本俱作石

君子盈天階小人甘自免方隨鍊金客林上家絕巘
背嶺花未開入雲樹深淺清晝猶自眠山鳥時一囀
天階潘正叔詩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劉良註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

韋侍郎山居

幸忝君子顧遂陪塵外蹤閑花滿巖谷瀑水（凌本作布）映杉松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峯良游盛簪紱繼跡多夔龍詎枉青門道故聞長樂鐘（故凌本作胡一作用）清晨去朝謁車馬何從容（車一作鞍）

良游（陸機詩念昔良游茲游爲永歎）長樂鐘（徐陵玉臺新詠序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

丁寓田家有贈（文苑英華作田家贈丁寓）

君心尚棲隱久欲傍歸路在朝每爲言解印果成趣晨鷄鳴鄰里羣動從所務農夫行餉田閨婦起縫素（婦一作妾）開軒御衣服散帙理章句時吟招隱詩或製閑居賦新晴望郊郭日映桑榆暮（映一作昳）陰盡小苑城（陰文苑英華作隂盡一作晝）微明渭川樹揆予宅閭井幽賞何由屢道存終不忘迹異難相遇此時惜離別再來芳菲度

傍歸路（謝靈運詩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張銑註傍近也）成趣（歸去來辭園日涉以成趣）散帙（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劉良註散帙謂開書帙也說文帙書衣也）招隱詩（左太沖有招隱詩）閑居賦（潘岳閑居賦序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桑榆（初學記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小苑城（小苑字始見漢書蕭望之傳昔賢不注地在何處六朝及唐人詩中多用之或謂唐人所稱小苑即宜春苑是成按右丞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之句則不得謂宜春即小苑矣當是指曲江之芙蓉園也唐大內有西內苑有東內苑有禁苑凡三苑芙蓉園不及三苑之闊遠故謂之小苑一時稱謂如此宜春宮雖在其地然不得混指爲一）渭川（三輔黃圖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唐六典註渭水出渭州歷秦隴岐京兆同華六州入於河）揆予（楚辭皇覽揆予於初度兮）閭井（宋書何承天傳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道存（莊子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渭川田家（川文苑英華作水）

斜光照墟落（光文苑英華作陽）窮巷牛羊歸（窮唐文粹作深）野老念牧童（牧童唐詩品彙作僮僕）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立二顧本文苑英華唐文粹俱作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唐文粹作羨此艮閑逸）悵然歌式微（歌二顧本凌本俱作吟）

斜光（王僧孺詩斜光隱西壁）墟落（謂村墟籬落范雲詩軒蓋照墟落）雉雊（潘岳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鄭康成毛詩箋雊雉鳴也）蠶眠（蠶將蛻輒臥不食古人謂之俯荀卿蠶賦所謂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也後人謂之眠考庾信歸田詩云社鷄新欲伏原蠶始更眠又燕歌行云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久則六朝時已有此稱矣）荷鋤（陶潛詩帶月荷鋤歸）式微（子貢詩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邱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春中田園作（中凌本作日）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歸燕識故巢（歸唐詩品彙作新故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作舊）舊人看新曆（舊一作故）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文苑英華作惆悵思遠客）

春中（史記秦始皇本紀時在春中正義曰中音仲）春鳩（曹植詩春鳩鳴飛棟）遠揚（詩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毛萇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穎達正義遠枝遠者謂長條揚起者也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採取其葉）泉脈（謝朓詩察壤見泉脈）臨觴（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臨觴）

過李揖宅

閑門秋草色（閑劉本顧元緯本俱作閉）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林唐詩品彙作籬）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寒林（陸機歎逝賦步寒林以悽別）散髮（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道書（江淹自序傳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樂道安貧（後漢書韋彪安貧樂道恬於進趣）宜城（曹植酒賦其味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張華詩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醝太平寰宇記襄州宜城縣出美酒俗號宜城美酒爲竹葉杯方輿勝覽金沙泉在宜城縣東一里造酒極美世謂之宜城春又名竹葉酒）洛陽社（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吳均詩予爲隴西使寓居洛陽社）

飯覆釜山僧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果從雲峯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燃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已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生一作日）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覆釜山（成按山名覆釜者不止一處然右丞所指疑在長安未詳所在）僦廬（左傳小人糞除先人之僦廬）雲峯（江淹詩平明望雲峯）蓬蒿居（趙岐三輔決錄註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松屑（江淹報袁叔明書朝餐松屑夜誦仙經又青苔賦咀松屑以高想捧丹經而永慕）初夜（遺教經汝等比邱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無以自消息）

謁璿上人（并序）

上人外人內天不定不亂捨法而淵泊無心而雲動色空無得不物物也（得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礙）默語無際不言言也故吾徒得神交焉元關大啓德海羣泳時雨既降春物俱美序于詩者人百其言

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悔顧元緯本作否非）餘生幸能養誓從斷葷血（葷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臂且引神光斷臂事作解非是秉忠按唐書本傳謂維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此句自是實事若訛作臂字虛假無當且不成文）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纓珮空性無羈鞅夙從大導師（從一作承）焚香此瞻仰頹然居一室覆載紛萬象高柳早鶯啼長廊春雨響牀下阮家屐牕前筇竹杖方將見身雲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願以無生獎

璿上人（續高僧傳元崇以開元末年因從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璿公乃因受深法與崇歷上京遂入終南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釋氏要覽十誦律云有四種一麤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瓶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古師云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外人內天（莊子天在內人在外郭象註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不定不亂（維摩詰經我觀如來不定不亂）色空（大般若經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物物（呂覽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言言（列子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神交（晉書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元關（頭陀寺碑文元關幽鍵感而遂通李善註元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註曰元關難啓幽鍵𣂏開）德海（華嚴經爲令一切菩薩於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世網（陸機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張銑註嬰纏也）纓珮（沈約詩纓珮空爲忝劉良註纓珮官服飾也）羈鞅（廣韻羈馬絆也鞅牛羈也）大導師（法華經諸比邱如來亦復如是今爲汝等作大導師華嚴經一切菩薩爲大導師引諸衆生入佛法門）阮家屐（晉書阮孚性好屐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筇竹杖（劉淵林三都賦註筇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太平寰宇記蜀記云漢張騫奉使尋河源得𨚗節竹植於邛山今緣嶺皆是堪爲杖號曰邛竹杖）身雲（華嚴經或見諸菩薩入變化三昧各於其身一一毛孔出一切變化身雲或見出天衆身雲或見出龍衆身雲或見出夜叉乾闥婆緊那羅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轉輪聖王小王王子大臣官屬長者居士身雲或見出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如來身雲或見出一切衆生身雲又云如來應正等覺無上法王欲以正法教化衆生先布身雲彌覆法界隨其樂欲爲現不同所謂或爲衆生現生身雲或爲衆生現化身雲或爲衆生現力持身雲或爲衆生現色身雲或爲衆生現相好身雲或爲衆生現福德身雲或爲衆生現智慧身雲或爲衆生現諸力不可壞身雲或爲衆生現無畏身雲或爲衆生現法界身雲如來以如是等無量身雲普覆十方一切世界）天壤（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壺子曰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法要（涅槃經如來爲說種種法要）無生（魏書釋老志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藻鍊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氏文苑英華作兄）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路故人稀（路顧可久本凌本俱作洛）故人離別盡（文苑英華作故人盡離別）淇上轉驂騑企予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官渡平秋城鄴宮故（宮文苑英華作都）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遙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魏郡（成按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改相州魏郡爲鄴郡改魏州陽武郡爲魏郡觀詩中所云官渡鄴城者則是相而非魏矣是詩之作當在開元時也或引劉昫唐書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於外李峘自考功郎中出爲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爲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右丞所謂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者正指峘峴兄弟考國忠秉政在天寶時是時相州已更鄴名不得仍稱魏號蓋別是一人非李峴也）山陂（古詩悠悠陽山陂）秦川（水經註秦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舊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長安志周自武王克商都豐鎬則雍州爲王畿及秦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桃林塞（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預註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桃林在陝西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九域志潼關即桃林之塞也通鑑地理通釋潼關古桃林塞也書放牛桃林之野註云在華山東山海經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三秦記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西京賦註桃林在閿鄉南谷中晉地道記漢宏農函谷關有桃林寰宇記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今考古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潼關在華州華陰縣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淇上（孔穎達尚書正義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鄭樵通志淇水一名清水鄭元云即降水也出衞州共城縣北山或云出林慮東至陽陰又東至黎陽入河）驂騑（說文驂駕三馬也騑驂傍馬也鄭康成儀禮註騑馬曰驂又詩經註驂兩騑也孔穎達疏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又穎達禮記疏云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李善文選註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騑三說不同而鄭孔之說爲是蔡邕協和婚賦車服照路

騤騑如舞睢陽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宋州睢陽郡本梁郡天寶元年改名官渡水經註渠又左經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經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
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
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
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裴松之北
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鄴宮太平寰宇
記相州安陽縣有鄴宮十六國春秋云石勒大破鄴宮燒之火旬有五日方滅石虎建武元年自襄
國徙都之自襄國至鄴道路相去二百里每一舍輒立一宮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季龍所起內外
臺觀行宮凡四十四所成按自曹魏建國於鄴其後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相繼都之
則宮室之盛可知後人所稱鄴宮定是泛指釋者多援引後趙時事其解偏矣行縣漢書尹翁
歸傳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後漢書百官志凡郡國皆掌
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如雲詩其從如雲毛萇傳如雲言盛也
魏公子謂魏文帝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李善註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爲五官中郎也劉良註時武帝在故稱丕爲公子李將軍
謂李典魏志李典傳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典宗
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
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
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成按末一聯是謂其行縣之時或思魏公子之風流或憶李將軍之
功烈蓋覽故蹟遺墟而感懷憑弔之意皆用魏郡事實也顧元緯以魏公子爲無忌李將軍爲李廣
謂其姓李而官魏故比之二人以致思信如所解則遙思復憶俱屬右丞而言與上聯想君之句不
相重複耶且相州之地在戰國時雖屬於魏而信陵遺蹟皆隸大梁在唐時爲汴州其於相州若風
馬牛不相及也詩人用事固不拘拘於地理之經界而判然兩境者豈容援引而及之至顧可久謂
李廣爲雲中太守魏郡與上黨雲中等古之相屬地也并載李廣云云尤屬無稽矣

送康太守

城下滄江水江邊黃鶴樓朱欄將粉堞江水映悠悠
鐃吹發夏口使君居上頭郭門隱楓岸侯吏趨蘆洲
何異臨川郡還來康樂侯來一作勢

滄江任昉詩滄江路窮此黃鶴樓元和郡縣志鄂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爲樓名黃鶴樓方輿勝覽黃鶴
樓在鄂州子城西南隅黃鶴山上此樓因山得名蓋自南朝已著矣南齊志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
閣伯理記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文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張敬夫云
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爲怪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憩於此閻伯理記中乃實其
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好事者妄
爲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一統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南隅黃鶴磯上粉堞梁簡文帝詩平江含粉堞鐃吹唐書儀衛志凡鼓吹五部一鼓
吹二羽葆三鐃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鐃吹部七曲一破陣樂二上車三行車四向城五平安六歡樂七太平夏口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夏口城今之鄂州也杜氏通典夏口即今
江夏郡方輿勝覽夏口一名魯口似指夏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浦大容
舫於事爲便而章懷太子註東漢亦謂夏口戍在今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爲夏口自孫權取對而
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上頭陌上桑古辭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侯吏後漢書王霸傳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蘆洲庾仲雍江
圖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水經註邾縣
故城南對蘆洲舊吳時客舍於洲上方便謂所止焉亦謂之羅洲矣臨川宋書謝靈運襲封康樂公高祖
受命降公爵爲侯後爲臨川內史

送陸員外

郎署有伊人居然古人風天子顧河北詔書隸征東
隸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除拜手辭上官緩步出南宮九河平原外七國
薊門中陰風悲枯桑古塞多飛蓬萬里不見虜蕭條
胡地空無爲費中國更欲邀奇功遲遲前相送握手
嗟異同行當封侯歸肯訪南山翁

郎署後漢書馬融傳安帝親政召還郎署伊人詩所謂伊人鄭康成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河北唐六典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懷衛
相洺邢趙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嬀檀營平安東凡二
十有五焉東並於海南迫於河西距太行山北通渝關薊門征東成按開元天寶間無征東事蹟當是安東
之訛劉昫唐書總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麗高麗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七千其
年十二月分高麗地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
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三年二月移安東府於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移
置於新城開元二年移於平州天寶二年移於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拜手尚書太甲篇伊尹拜手稽首孔
安國傳拜手首至手也孔穎達正義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
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
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
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上官後漢書任延傳善事
上官南宮成按唐人通呼尚書省爲南宮後人因禮部郎有南宮舍人之目及杜工部寄禮部賈侍郎詩有南宮故人之句遂謂南宮專稱禮部誤矣白樂天詩我爲憲部入南宮
是其除刑部時詩也盧綸詩南宮樹色曉森森是訓金部王郎中詩也李嘉祐詩多雨南宮夜仙郎
寓直時是和都官員外詩也因話錄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
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參互考之其義見矣韻府羣玉謂漢建尚書百官府曰南宮
考其說亦無所本惟後漢時陳忠爲尚書令前後所奏悉條於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鄭宏爲尚書令
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見後漢書及杜氏通典謂尚書省爲南宮當本此九河尚書九河既道孔安國傳河水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孔穎達
正義云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
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
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
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
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
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
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
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
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
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
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元云周時齊桓公
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七國晉書地理志幽州統郡國七范陽國燕國北平郡上谷郡廣甯郡代郡遼西郡薊門唐六典註

薊門在幽州北一統志古薊門關在薊州唐置薊州蓋取此薊邱在舊燕城西北隅即古薊門也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蓊鬱蒼翠 蕭條 後漢書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奇功 漢書陽朔中段會宗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遲遲 毛萇詩傳遲遲舒行貌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寥落雲外山迢遙舟中賞鐃吹發西江秋空多清響
地迥古城蕪月明寒潮廣時賽敬亭神復解罟師網
何處寄相思南風吹五兩 吹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搖

宣城 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有宣州宣城郡 敬亭神 謝朓有賽敬亭山廟喜雨詩宣城郡圖經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太平寰宇記郡國志及宋永初山川記云宛陵北有敬亭山山有神祠即謝朓賽雨賦詩之所其神曰梓華府君頗有靈驗 五兩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李善註許慎淮南子註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

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 校一作秘

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
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淨日暮澄江空 澄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九
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
蒹葭叢無庸客昭世衰鬢日如蓬 日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白 頑疎暗人
事僻陋遠天聰微物縱可採其誰爲至公余亦從此
去 余劉本唐詩品彙俱作今誤 歸耕爲老農

校書 按唐書百官志宏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集賢殿書院有校書四人祕書省有校書郎十人著作局有校書郎二人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司經局有校書四人皆九品官 素風 袁宏三國名臣贊操不激切素風愈鮮 拂衣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 扣舷 舷船邊也扣舷爲聲以節歌郭璞江賦詠採菱以扣舷 和光 老子和其光同其塵 昭世 鮑照詩浮生旅昭世空事歎年華 頑疎 嵇康詩匪降自天實由頑疎 天聰 曹植求通親親表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送六舅歸陸渾

伯舅吏淮泗卓魯方喟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皐田
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

陸渾 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有陸渾縣 卓魯 後漢書卓茂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北山移文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於前籙 條桑 晉書劉聯之於樹條桑詩蠶月條桑鄭康成箋條桑枝落采其葉也孔穎達正義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此借用爲臘月事蓋謂落其繁枝枯莖而已與詩義稍異 臘月 漢書註臣瓚曰臘月建丑之月也 酌醴 劉向九歎欲酌醴以娛意令王逸註醴醴酒也 陶令 宋書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留別邱爲

歸鞍白雲外繚繞出前山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閑
親勞簪組送欲趁鶯花還一步一迴首遲遲向近關

邱爲 唐書藝文志邱爲蘇州嘉興人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 趁 廣韻趁逐也俗作趂 近關 左傳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王右丞集卷之三

王右丞集卷之四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二十九首

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歸幾日同攜手一朝先拂衣東山有茅屋幸爲掃荊扉當亦謝官去豈令心事違

齊州送祖三（河嶽英靈集文苑英華唐文粹唐詩紀事並作淇上送趙仙舟國秀集作河上送趙仙舟）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幔河嶽英靈集國秀集俱作席一作悵非已唐詩紀事作忽）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猶國秀集文苑英華唐文粹俱作空）

齊州（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齊州濟南郡本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五載又更名濟南）祖帳（祖帳即祖席所設之帳）解纜（謝靈運詩解纜及流潮李善註纜維船索也）佇立（毛萇詩傳佇立久立也）

送縉雲苗太守

手疏謝明王（王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主）腰章爲長吏方從會稽邸（邸一作郊）更發汝南騎按節下松陽清江響鐃吹露冕見三吳方知百城貴

縉雲（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有處州縉雲郡本括州永嘉郡天寶元年更名）長吏（漢書高帝紀守尉長吏師古註長吏謂縣之令長景帝紀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註長大也百官公卿表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師古註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是皆以縣令爲長吏右丞以此稱太守未詳）會稽邸（見漢書朱買臣傳）按節（子虛賦按節未舒郭璞註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按節）松陽（唐書地理志處州縉雲郡有松陽縣）露冕（益部耆舊傳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襜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三吳（水經註吳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也杜氏通典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百城（後漢書賈琮傳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送從弟蕃游淮南（文苑英華作送從叔游淮南座上成）

讀書復騎射帶劍游淮陰淮陰少年輩千里遠相尋高義難自隱（自文苑英華作爲）明時寧陸沉島夷九州外泉館三山深席帆聊問罪卉服盡成擒歸來見天子拜爵賜黃金忽思鱸魚膾復有滄洲心（洲文苑英華作江）天寒蒹葭渚日落雲夢林江城下楓葉淮上聞秋砧送歸青門外車馬去騤騤惆悵新豐樹空餘天際禽

淮南（按唐書地理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揚楚滁和廬壽舒安黃申光蘄爲州十二）高義（史記廉頗傳徒慕君之高義也）陸沉（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註陸沉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島夷（尚書島夷卉服孔穎達正義島夷南海島上之夷也）泉館（泉館謂泉客所館郎鮫人之室述異記鮫人又名泉客）三山（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席帆（木華海賦維長綃挂帆席李善註隨風張幔曰帆或以席爲之）卉服（孔穎達尚書正義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顏師古漢書註卉服絺葛之屬）鱸魚膾（晉書張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雲夢（周禮荊州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註雲夢在華容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郭璞註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孔安國尚書傳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宣四年䢵夫人使棄諸夢中杜預註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又傳昭四年王以田江南之夢杜註楚雲夢跨江南北又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杜註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也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後漢書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水經註監利縣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史記索隱雲夢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邱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元和郡縣志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末於雲夢古城置雲夢縣雲夢澤在縣西七里成按諸說不同合而觀之雲夢本二地觀禹貢雲土夢作乂之文及左傳之析言雲夢其義顯矣後人謂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亦據傳中江南之夢而言而孔安國以爲雲夢皆在江南杜元凱以爲雲中即江南之夢是又一說矣然雲與夢地雖異號界則相接故或稱雲或稱夢或合稱雲夢其地修廣跨江之南北共爲一藪春秋文耀鉤謂大別已東雷澤九江衡山皆雲夢司馬相如子虛賦謂雲夢方九百里酈道元謂其跨川亘隰兼包勢廣者良非虛語至於名號相沿或城或縣皆名雲夢者乃後人因地借稱非楚藪全區之謂也顏延年詩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騤騤（毛萇詩傳騤騤驟貌）新豐（太平寰宇記新豐故城在雍州昭應縣東一十八里漢新豐縣也漢七年高祖以太上皇思東歸於此置縣徙豐人以實之故曰新豐并移枌榆舊社街衢棟宇一如舊制士女老幼各知其室雖雞犬混放亦識其家焉雍錄唐新豐縣在府東五十里凡自長安東出而趨潼關路必由此庾肩吾詩遙聽平陵鐘遙識新豐樹）

成按劉昫唐書本紀開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衛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又北狄列傳渤海靺鞨王大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韋俊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往新羅發兵以攻其南境屬山阻寒凍雪深丈餘兵士死者過半無功而還詩中所云島夷泉館席帆問罪疑蕃於是時從諸將泛海往攻者也至所謂拜爵者即唐制之勳官也勳官凡十二等有柱國護軍輕車騎都尉驍騎飛騎雲騎武騎諸名征戍勤勞則授之初無職任所謂賜金者乃軍旅勞賞之事猶木蘭詞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

賜物百千強蓋詩人溢美之語也或疑是時軍出無功安得有拜爵賜金之事者無乃近於固歟

送權二

高人不可友清論復何深一見如舊識一言知道心明時當薄宦解薜去中林芳草空隱處白雲餘故岑韓侯久攜手河嶽共幽尋悵別千餘里臨堂鳴素琴

薄宦(何遜詩薄宦忝師表鷫辭慚愈疾)中林(中林郎林中也見毛萇詩傳)

送高道弟耽歸臨淮作(座上作○道顧元緯本凌本皆作適)

少年客淮泗落魄居下邳(魄劉本作拓)遨游向燕趙結客過臨淄山東諸侯國迎送紛交馳自爾厭游俠閉戶方垂帷深明戴家禮頗學毛公詩備知經濟道高臥陶唐時聖主詔天下賢人不得遺公吏奉纁組安車去茅茨君王蒼龍闕九門十二逵羣公朝謁罷冠劍下丹墀野鶴終踉蹌威鳳徒參差或問理人術但致還山詞天書降北闕賜帛歸東菑都門謝親故行路日逶遲(遲顧元緯本作迤)孤帆萬里外淼漫將何之江天海陵郡雲日淮南祠(南二顧本凌本俱作陰)杳冥滄洲上蕩漭無人知緯蕭或賣藥出處安能期

臨淮(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泗州臨淮郡本下邳郡治宿預開元二十三年徙治臨淮天寶元年更郡名)淮泗(淮泗二水皆經臨淮元和郡縣志淮水西南自虹縣界流入徐城縣泗水西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縣)落魄(漢書酈食其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臨淄(元和郡縣志臨淄古營邱之地呂望所封齊之都也以城臨淄水故曰臨淄在唐時青州之臨淄縣是矣)游俠(荀悅漢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閉戶(後漢書魯恭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垂帷(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戴家禮(後漢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毛公詩(漢書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隋書經籍志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纁組(爾雅一染謂之縓二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郭璞註纁絳也說文組綬屬)安車(後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蒼龍闕(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元武蒼龍二闕三輔舊事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九門(鄭康成禮記註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逵(毛萇詩傳逵九達之道爾雅九達謂之逵後人凡通衢大道皆謂之逵不特九達矣)丹墀(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李善註漢官典職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呂向註丹墀階以丹漆塗之漢書俯視兮丹墀孟康註丹墀赤地也宋書明光殿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野鶴(晉書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踉蹌(潘岳射雉賦已踉蹡而徐來徐爰註踉蹡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踉蹌踉蹡義同)威鳳(漢書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與尚書鳳凰來儀同意)北闕(漢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註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賜帛(高士傳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詔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官職之事賜帛五十匹遣歸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東菑(爾雅田一歲曰菑郭璞註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謝朓詩臺笠聚東菑)逶遲(毛萇詩傳逶遲歷遠之貌)淼漫(左思吳都賦湞澌淼漫呂向註山水流廣之貌)海陵郡(太平寰宇記海陵縣故楚邑漢以爲縣屬臨淮郡晉立爲海陵郡唐武德三年改爲吳州置吳陵縣七年州廢復爲海陵縣隸揚州)淮南祠(太平寰宇記泗州臨淮縣有淮瀆祠在淮南岸斗山下)緯蕭(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送別(河嶽英靈集文苑英華唐文粹並作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採薇既至君門遠(君二顧本凌本俱作金)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縫春衣(洛唐文粹作北)置酒臨長道(唐文粹作置酒長亭送二顧本凌本俱作置酒長安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城唐文粹作村)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謂一作爲誤)

英靈(隋書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又文學傳江漢英靈燕趙奇俊)吾道非(史記孔子世家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寒食(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據曆今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京洛(班固東都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陸機詩京洛多風塵又云京洛多妖麗並謂東京洛陽之地)桂棹(楚辭桂棹兮蘭枻王逸註棹楫也)吾謀適不用(左傳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知音稀(古詩但傷知音稀)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據十韻(據顧元緯本作璩)

東帶趨承明守官惟謁者清晨聽銀蚪薄暮辭金馬受辭未嘗易當御方知寡(御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是誤)清範何風流高文有風雅忽佐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湘長途應百舍香爐遠峯出石鏡澄湖瀉董奉杏成林陶潛

菊盈把彭蠡常好之(彭諸本皆作范誤)盧山我心也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灑

舍人(唐六典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凡軍旅之出則受命慰勞而遣之既行則每月存問將士之家以視其疾苦凱還則郊迓之皆復命凡致仕之臣與邦之耋老時巡問亦如之李林甫註通事舍人卽秦之謁者漢書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皇朝改謁者爲通事舍人)江州(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有江州潯陽郡)承明(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守官(謝瞻詩守官反南服)銀蚪(初學記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李蘭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爲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殷夔漏刻法曰漏水皆於器下爲金龍口吐出轉注入踟躕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金馬(史記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三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卽此)當御(國語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撫劍就之叔向曰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韋昭註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易變也)潯陽(一統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源自岷山至此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水東流入海)逆旅(左傳號爲不道保於逆旅杜預註逆旅客舍也孔穎達正義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三湘(南史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元和郡縣志侯景浦在巴陵縣東北十二里本名三湘浦太平寰宇記湘潭湘陰湘鄉是爲三湘)百舍(莊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陸德明註百舍百日止宿也高誘淮南子註百舍百里一舍也)香爐峯(遠法師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氛氳若烟太平寰宇記香爐峯在廬山西北其峯尖圓烟雲聚散如博山香爐之狀方輿勝覽香爐峯在南康城北山南山北皆見其形圓聳常出雲氣故名)石鏡(幽明錄宮亭湖邊旁山閒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水經註廬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曜則延曜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太平寰宇記石鏡在東山懸崖之上其狀團圓近之則照見形影)董奉杏(見一卷虎賣杏註)陶潛菊(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卽便就酌醉而後歸)彭蠡(唐六典註彭蠡湖一名宮亭湖在江州潯陽縣界杜氏通典彭蠡湖在潯陽郡之東南五十二里)廬山(遠法師廬山記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旁通川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游其嶺遂託室崖岫卽巖成館故時人謂所止爲仙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回垂三五百里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七嶺會同莫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氣氳若香烟西南中石門前有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元和郡縣志廬山在江州潯陽縣東三十二里本名鄣山昔匡俗字子孝隱淪潛景廬於此山漢武帝拜爲大明公俗號廬君故山取號焉周環五百餘里太平寰宇記廬山在江州南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云廬山疊嶂九層崇巖萬仞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也周武王時匡俗字子孝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仙去空廬尙在故曰廬山)思遠道(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上德撫神運沖和穆宸襟雲雷康屯難江海遂飛沉(遂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逐非)天工寄人英龍袞瞻君臨(瞻劉本顧可久本俱作澹)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任素質貫方領(質顧元緯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賀)清景照華簪慷慨念王室從容獻官箴雲旗蔽三川畫角發龍吟晨揚天漢聲夕捲大河陰窮人業已寧(人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久)逆虜遺之擒然後解金組拂衣東山岑給事黃門省秋光正沉沉功名與身退(功名一作壯心)老病隨年侵君子從相訪重元其可尋

韋大夫(劉昫唐書乾元二年秋七月乙丑朔以禮部尙書韋陟充東京留守)東京留守(唐書百官志初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爲副留守開元元年改京兆河南府長史爲尹十一年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爲留守少尹爲副留守謂之三都留守)人外(後漢書陳寵傳南陽尹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宋書孔淳之與徵士戴顒王宏之及王宏敬等共爲人外之游)巢許(高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黃屋(漢書黃屋左纛李斐註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喬林(謝朓詩隱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上德(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註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宸襟(何遜詩宸襟動時豫歲序屬涼氛)屯難(謝靈運詩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天工(天工天官也尙書天工人其代之)人英(淮南子明)龍袞(禮記天子龍袞)君臨(三國志君臨萬國秉統天機)名器(左傳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註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保釐(保安也釐理也尙書命畢公保釐東郊)方領(後漢書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華簪(陶潛詩聊用忘華簪)官箴(左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杜預註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雲旗(上林賦拖蜺旌靡雲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旒爲旗似雲氣也)三川(史記索隱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畫角(晉書蚩尤氏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梁簡文帝詩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大河陰(陸機詩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李善註穀梁傳曰水南曰陰李周翰註大河黃河也)遺之擒(左傳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黃門省(漢書劉向傳拜爲郎中給事黃門又揚雄傳除爲郎給事黃門唐書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五年復黃門省爲門下省)隨年侵(陸機詩後途隨年侵)重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重元匪奧晉書索襲傳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元于衆妙之內皆用老子元之又元語)

資聖寺送廿二

浮生信如寄薄宦夫何有來往本無歸別離方此受(此文苑英華作正)柳色藹春餘槐陰清夏首不覺御溝上銜悲執杯酒

資聖寺（長安志崇仁坊東南隅資聖寺本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爲文德皇后追福立爲尼寺咸亨四年改爲僧寺長安三年七月火焚之灰中得經數部不損一字百姓施捨數日之間所獲鉅萬遂營造如故）

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幷示舍弟縉（文苑英華無山中字舍字）

解薜登天朝去師偶時哲豈惟山中人兼負松上月
宿昔同游止致身雲霞末開軒臨潁陽臥視飛鳥沒
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歇（歇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渴）理齊少狎隱（顧元緯本作理齊狎小隱）
道勝寧外物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削髮（削一作祝）荊扉但
灑掃乘閑當過拂（拂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歇）

時哲（謝靈運詩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宿昔（阮籍詩宿昔同衣裳）潁陽（成按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有潁陽縣本名武林載初元年析河南伊闕嵩陽三縣置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然右丞所稱者當是泛指潁水之陽也呂氏春秋許由虞乎潁陽高誘註潁水之北曰潁陽是矣）道勝（淮南子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悅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

觀别者

青青楊柳陌陌上别離人愛子游燕趙高堂有老親
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
都門帳飲畢（帳顧可久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悵畢凌本作别）從此謝賓親（賓親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親賓）揮
涙逐前侶（前唐詩品彙作行）含悽動征輪車從望不見（從凌本作徒）時時
起行塵（時時一作時見）余亦辭家久（久凌本唐詩品彙俱作者）看之涙滿巾

百憂（詩無思百憂）帳飲（蓋用漢書疏廣傳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事江淹别賦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揮涙（陸機詩揮涙廣川陰李周翰註揮拭也）含悽（謝靈運詩含悽汎廣川呂延濟註悽悲也）行塵（江淹别賦見行塵之時起）

庚溪詩話昔人臨岐執别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無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别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時見烏帽出復沒咸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可復見語雖不同其惜别之意則同也

别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陌上新别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
（山文苑英華作人非）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宦游子（宦游凌本唐詩品彙俱作游宦）何處飛征蓋

青龍寺（長安志南門之東青龍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二年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靈感爲名至武德四年廢龍朔二年城陽公主復奏立爲觀音寺景雲二年改爲青龍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塏爲登眺之美張禮游城南記樂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龍寺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爲登眺之絶勝賈島所謂行坐見南山也）秋塞（沈約詩塞光稍眇眇秋塞日沉沉）宦游子（陸機詩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爲心）飛征蓋（劉楨詩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旁）

别弟妹二首（盧象詩集有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會未幾歸汶上小弟幼妹尤悲其别兼賦是詩三首其一謝病始告歸其二兩妹日長成其三小弟更孩幼唐詩紀事載此亦作象詩成考右丞本傳及他書未有言其寓家於越浪跡水鄉者宛作二語合之盧象江東之說乃爲得之讀者試辨焉）

兩妹日成長（成長唐詩紀事作長成）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
掩羅巾念昔别時小未知疎與親今來始離恨拭涙
方慇懃（拭唐詩紀事作掩）

寶瑟（何遜詩對牕看寶瑟入戶弄鳴機）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覓
（未覓唐詩紀事作默默）宛作越人語（語唐詩紀事作言）殊甘水鄉食别此最爲難
涙盡有餘憶

别綦毋潛

端笏明光宮（宮文苑英華作殿）歷稔朝雲陛詔看延閣書（看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刊）
高議平津邸適意偶輕人虛心削繁禮（文苑英華作適意輕微祿遇人削繁禮又繁一作煩）
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高張多絶弦截河有清濟
嚴冬爽羣木伊洛方清泚渭水冰下流潼關雪中啓
（啓文苑英華作閉非）荷蓧幾時還塵纓待君洗

綦毋潛（唐書藝文志綦毋潛字孝通開元中由宜壽尉入爲集賢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端笏（江淹詩斂袵依光采端笏奉仁明）明光宮（雍錄漢有明光宮三一在北宮南與長樂相連者武帝太初四年起即王商之所指借欲以避暑者也别有明光宮在甘泉宮中亦武帝所起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至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則近明光殿矣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奏事此之明光殿約其方向必在未央正宮殿中不與北宮甘泉設爲奇玩者比則臣下奏事之地也）歷稔（何遜詩歷稔共追隨一日辭羣匹）延閣（劉歆七略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宏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邱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宋書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是也）平津邸（漢書公孫

（宏爲丞相封平津侯於是啓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陸厥詩出入平津邸張銑註邸國舍也）繁禮（史記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適貌無益於事）江左

風（宋齊梁陳四朝並建都江左其時詩篇多尚綺麗宋書謝靈運傳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建安體（建安漢末年號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俱善篇章後人謂之建安體鍾嶸詩品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高張（物理論琴欲高張瑟欲下聲顏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截河（孔安國尚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孔穎達正義濟水既入於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伊洛（括地志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巒山東北流入洛洛水出商州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洛州郭內又東合伊水唐六典註伊出河南伊陽縣北流入洛洛出商州上洛縣經虢州河南入河）清泚（謝朓詩紫流自清泚說文泚清也）潼關（杜氏通典華州華陰縣有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也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沖激華山東故以爲名元和郡縣志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又云河在關內南流衝激關山因謂之衝關謹按秦函谷關在漢宏農縣即今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大路在北本非鈐東之要漢武帝元鼎三年楊僕爲樓船將軍本宜陽人恥居關外上疏請以家僮七百人徙關於新安武帝從之即今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而御傳所馳出於南路至後漢獻帝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長安出函谷關自此已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則是中間徙於今所今歷二處而至河潼上躋高隅俯視洪流盤紆峻極實爲天險河之北岸則風陵津北至蒲關六十餘里河山之險邅迤相接自此西望川途曠然蓋神明之奧區帝宅之戶牖百二之固信非虛言也太平寰宇記自函谷至於潼關高出雲表幽谷秘邃深林茂木白日成昏又按今關即隋大業七年移於南北鎮城門坑檻谷所置去舊關四里餘至唐朝天授二年移近向北臨河爲路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自華而虢自虢而陝自陝而河南中間千餘里地古嘗立關塞者凡三所由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塵纓（沈約詩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新晴晚望（晚一作野）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峯出山後農月無閑人傾家事南畝

極目（謝靈運詩極目睞左闊）白水（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

晦日游大理韋卿城南別業四首（原註四聲依次用各六韻）

與世澹無事自然江海人側聞塵外游解驂軏朱輪（驂劉本文苑英華俱作弁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驂誤字書無驂字）極野照暄景（極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平）上天垂春雲張組竟北阜（劉本作張組共曲阜）汎舟過東鄰（汎舟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汎汎非）故鄉信高會牢醴及家臣（家臣二顧本凌本俱作佳辰）幸同擊壤樂心荷堯爲君

大理（唐書百官志大理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五品下）側聞（漢書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解驂（三國志董允傳乃命解驂）軏（成按玉篇軏枙夷切軾也今尋文義當作止訓知軏是枙字之訛也孔穎達周易正義枙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張組（謝靈運詩張組眺倒景呂延濟註組組帷也）北阜（謝靈運詩卜室倚北阜）高會（史記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擊壤（高士傳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郊居杜陵下永日同攜手人里藹川陽（人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仁）平原見峯首園廬鳴春鳩林薄媚新柳上卿始登席故老前爲壽臨當游南陂（游文苑英華作送非）約略執盃酒歸與紲微官（文苑英華作歸轍繼微官顧可久本作車轍紲微官）惆悵心自咎

杜陵（太平寰宇記杜陵漢縣在今萬年縣東十五里漢志註云古杜伯國也漢宣帝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後魏改爲杜城縣周建德二年省）永日（詩國風且以永日）上卿（左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故老（小雅召彼故老）前爲壽（史記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微官（歐陽堅詩抱責守微官）

冬中餘雪在（中文苑英華作日）墟上春流駛風日暢懷抱山川好天氣（文苑英華作山川多秀氣）雕胡先豐酌（豐酌二顧本凌本俱作晨炊）庖膾亦雲至（雲二顧本凌本俱作後）高情浪海嶽浮生寄天地君子外簪纓埃塵良不啻所樂衡門中陶然志其貴

冬中（冬中字出後漢書周舉傳）春流（謝靈運山居賦怨溫泉於春流何遜詩君隨春水駛）衡門（毛萇詩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

高館臨澄陂曠望蕩心目（望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然蕩一作理）澹蕩動雲天玲瓏映墟曲鵲巢結空林雉雊響幽谷（雊文苑英華作雛）應接無閑暇徘徊以躑躅紆組上春隄側弁倚喬木弦望忽已晦後期洲應綠

雲天（謝靈運詩萑苹剌雲天）玲瓏（謝靈運詩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李周翰註玲瓏明晴貌）墟曲（陶潛詩時復墟曲中）應接（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紆組（謝朓詩我行雖紆組兼得窮幽蹊李善註說文曰紆屈也一曰縈也組綬也）側弁（詩小雅側弁之俄）喬木（高誘淮南子註喬木上竦少陰之木也）弦望晦（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東月在西遙相望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

冬日游覽

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團平陸

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
鷄鳴咸陽中(中唐詩正音作市)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餞
光祿相如方老病(方一作今)獨歸茂陵宿
千里目(孫楚詩抗我千里目)赤日(何遜詩赤日下城圓)平陸(爾雅大野曰平高平曰陸謝瞻詩夕陽曖平陸)走邯鄲(漢書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函谷(括地志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雍錄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宏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其中劣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上柏林陰谷中常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鷄鳴則開東自殽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實爲天險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以比秦舊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楊僕者宜陽縣人漢武帝時數立大功以其家居宜陽者靈寶縣東其地即在秦咸關之外矣僕恥其家不在關內乞移秦關而東之使關反在外武帝允焉僕自以其家僮築立關險是爲漢世函關自此關移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廢矣)九州牧(晉書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咸陽(三輔黃圖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相如(史記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蹬道盤曲四五十里至
黃牛嶺見黃花川
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迴環見徒侶隱映隔林邱
颯颯松上雨潺潺石中流靜言深溪裏(溪文苑英華作林)長嘯高
山頭望見南山陽白日靄悠悠(日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露)青皐麗已淨
綠樹鬱如浮曾是厭蒙密曠然消人憂
大散(文獻通考鳳州梁泉縣有黃花川大散關宋中興四朝志大散關隸梁泉縣在鳳翔寶鷄縣之南爲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一統志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鷄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三休(賈誼新書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靜言(陸機猛虎行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悠悠(楚辭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青皐(謝朓詩青皐向還色春潤視生波王融拜秘書丞謝表欽至道而出青皐捨布衣而望朱闕)蒙密(范曄詩遵渚攀蒙密)

休假還舊業便使(假凌本唐詩品彙俱作暇○唐詩紀事作盧象詩詳見四卷別弟妹詩下)
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依依唐詩紀事作依然)家人皆佇立相候
柴門裏(柴凌本文苑英華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俱作衡)時輩皆長年(時輩唐詩紀事作儕類皆文苑英華作今)成人舊
童子上堂嘉慶畢(嘉凌本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俱作家)顧與姻親齒(顧凌本作願齒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俱作通)
論舊忽餘悲(忽一作或)目存且相喜(目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作自)田園轉蕪沒
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客唐詩品彙作昨)
休騎非便止(休文苑英華作歸)中飯顧王程離憂從此始
謝病(漢書王吉遂謝病歸琅邪)告歸(漢書高祖嘗告歸之田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後漢書張湛告歸平陵章懷太子註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桑梓(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本言父之所樹後人用爲鄉里之稱)家慶(韻語陽秋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願與姻親齒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成按顏延年秋胡詩云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李善註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呂向註見母故云拜嘉慶則此語劉宋時已然雖嘉字不同其義一也)王程(劉孝儀與永豐侯書王程有限時及玉關)

早入滎陽界
汎舟入滎澤茲邑迺雄藩河曲閭閻隘川中烟火繁
因人見風俗入境聞方言秋晚田疇盛(晚文苑英華作野)朝光市
井喧漁商波上客雞犬岸旁村前路白雲外孤帆安
可論
滎陽(唐書地理志河南道鄭州滎陽郡有滎陽縣)滎澤(成按史記正義滎澤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四里今無水成平地是滎澤在唐時已成平陸豈能汎舟蓋謂汎舟大河以入滎陽之界耳滎陽滎澤地本相連取古文之名以爲今地之稱詩家蓋多有之)田疇(韋昭國語解穀地爲田麻地爲疇杜預左傳註並畔爲疇)漁商(郭璞江賦泝洄沿流或漁或商水經註江閱漁商川交樵隱)

宿鄭州
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人凌本作地)他鄉絕儔侶孤客親
僮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村童雨
中牧主人東皐上時稼遶茅屋蟲思機杼鳴(文苑英華作蟲鳴機杼休又鳴字顧元緯本作悲)
雀喧禾黍熟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晚文苑英華作夜)此
去欲何言(言文苑英華作之)窮邊徇微祿(微一作食)
鄭州(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鄭州滎陽郡)儔侶(張華詩安知慕儔侶)宛洛(謝朓詩宛洛佳遨游張銑註宛南陽也洛洛陽也)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楚辭皇天淫溢而秋霖)京水(水經註黃水發源京縣黃淮上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若巨鼎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元和郡國志京水出鄭州滎陽縣南平地太平寰宇記京水在鄭州滎陽縣東二十二里鄭樵通志黃水出京縣故亦謂之京水東北流入於濟)金谷(水經註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水東南流逕晉衞尉卿石崇之故居也太平寰宇記河南府河南縣有金谷郭緣生述征記曰金谷谷名也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衞尉石崇因即川阜而造置

圖館

渡河到清河作

汎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忽開拆郡邑千萬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迴瞻舊鄉國淼漫連雲霞

清河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貝州清河郡有清河縣汎舟國語汎舟於河韋昭解泛浮也積水荀子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苦熱

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嶽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涸輕紈覺衣重密樹苦陰薄密樹劉本顧元緯本俱作樹密莞簟不可近絺綌再三濯思出宇宙外曠然在寥廓長風萬里來江海蕩煩濁却顧身為患始知心未覺忽入甘露門宛然清涼樂

火雲盧思道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焦卷應休璉與岑文瑜書沙礫銷鑠草木焦卷絺綌小爾雅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寥廓楚辭上寥廓而無天漢書猶焦朋已翔乎寥廓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長風左思吳都賦習御長風劉淵林註長風遠風也陸機詩長風萬里舉覺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凡得道名為覺覺有二種一於四諦中覺二於一切法中覺甘露門法華經普智天人尊哀愍羣萌類能開甘露門廣度於一切

納涼

喬木萬餘株清流貫其中前臨大川口豁達來長風漣漪涵白沙涵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含素鮪如游空偃臥盤石上翻濤沃微躬漱流復濯足前對釣魚翁貪餌凡幾許徒思蓮葉東

豁達劉楨詩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漣漪左思吳都賦濯明月於漣漪劉淵林註風行水成文曰漣漪呂向註漣漪細波文微躬沈約詩便欲息微躬漱流晉書隱逸傳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貪餌楚辭知貪餌而近死兮蓮葉東古江南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王右丞集卷之四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五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三十二首

濟上四賢詠三首

崔錄事

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儒遯世東山下 世文苑英華作迹 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錄事 按杜氏通典大唐官品流內有門下省錄事從七品詹事府錄事正九品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將作監錄事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國子監親王府錄事京縣錄事公主邑司錄事俱從九品又流外有諸衛都水監羽林軍錄事宮苑總監錄事親勳翊勳府錄事九寺少府將作軍器監府都水宮苑總監府京及東都市平準諸陵署錄事諸牧園苑監錄事諸倉監諸關津錄事太子親勳翊衛府錄事諸王府國司錄事 賢哉 張景陽詩行人多隕涕賢哉此丈夫 任俠 史記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挾輔人也 狎鳥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江淹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成文學

寶劍千金裝登君白玉堂身爲平原客家有邯鄲娼使氣公卿座論心游俠場 心文苑英華作交 中年不得志 志文苑英華作意 謝病客游梁

文學 按唐書百官志東宮官有文學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經籍侍奉文章王府官有文學一人從六品上掌校典籍侍從文章至諸州文學乃德宗時改博士爲之德宗以前無此稱也玩謝病游梁之句當是爲諸王文學者 白玉堂 相逢行古辭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 平原客 史記平原君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邯鄲娼 古辭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娼 使氣 南史鍾嶸負才使氣凌侮人物 游梁 史記司馬相如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鄭霍二山人 河嶽英靈集文苑英華並作寄崔鄭二山人

翩翩繁華子 繁河嶽英靈集作京 多出金張門 出文苑英華作事 幸有先人業早蒙明主恩 早蒙河嶽英靈集作思逢文苑英華作早逢 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豈乏中林士 乏河嶽英靈集作知 無人獻至尊 獻顧元緯本凌本河嶽英靈集俱作薦 鄭公老泉石 公河嶽英靈集文苑英華俱作生 霍子安邱樊賣藥不二價著書盈萬言 盈一作仍 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吾賤不及議 吾河嶽英靈集作余 斯人竟誰論

繁華子 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呂延濟註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花之繁 金張 漢書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先人業 國語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華軒 華軒車之美者江淹詩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中林士 王康琚詩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至尊 唐六典凡夷夏之通稱天子曰皇帝臣下內外兼稱曰至尊 賣藥 後漢書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 惡木 陸機詩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偶然作六首

楚國有狂夫茫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獎未嘗肯問天何事須擊壤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往

楚狂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復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足美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市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 天一作君 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得意苟爲樂野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 放一作忘懷一作志 行行沒餘齒

垂白 漢書杜欽傳誠哀老姐垂白師古註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 短褐 列子衣則短褐食則粢糲淮南子覽冥訓短褐不完高誘註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又齊俗訓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高誘註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史記秦始皇本紀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徐廣曰短一作裋小襦也音豎索隱云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裋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又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索隱短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漢書貢禹傳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又敘傳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晉書潘尼傳披短褐茹藜藿又劉驎之傳拂短褐與桓沖言話成按裋褐短褐書傳兩見今人以裋字爲正以短字爲訛非也或

謂傳中短字皆係訛寫然考岑參詩野花迎短褐河柳拂長鞭明作短字用矣豈亦以此爲訛耶園葵陶潛詩好味止園葵餘齒晉書隱逸傳乞還餘齒歸死岱宗

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幾迴欲奮飛踟躕復相顧孫登長嘯臺松竹有遺處相去詎幾許故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寂一作習忽乎吾將行乎淩本作呼非寧俟歲云暮

太行太平寰宇記太行山在懷州修武縣北三十二里一統志太行山在衛輝府輝縣西五十里西南連懷慶府界一帶峯麓雖各有名然總呼爲太行沉吟後漢書曹褒傳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奮飛毛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萇傳如鳥奮翼而飛去長嘯臺晉書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山谷乃登之嘯也太平寰宇記懷州修武縣有大門山今謂之百家巖在縣西北三十七里以巖下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鍛竈處傳云嵇康所居圖經云百家巖有劉伶醒酒臺孫登長嘯臺阮氏竹林嵇康淬劍池並在巖之左右一統志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嘯臺在百門山上即孫登隱居長嘯之所愛染大般若經於妙欲境心不愛染禪寂維摩詰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意忽乎楚辭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歲云暮古詩凜凜歲云暮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河嶽英靈集作白衣攜觴來果不違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負顧元緯本淩本俱作有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傾倒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婦顧元緯本淩本俱作帚非

陶潛宋書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白衣見四卷陶潛菊註斟酌陶潛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奮衣世說郭林宗奮衣而去兀傲陶潛詩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家中婦成按淵明與子書曰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云云右丞所謂肯愧家中婦者正隱括此語也顧元緯改婦字作帚字且云實用漢紀家有敝帚語諸本作家中婦雖帚婦同韻恐義不可解今據漢紀改作帚非也或以淵明有鄰靡二仲室無萊婦之語謂淵明安得有賢婦而愧之考南史陶潛傳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不可謂無賢婦也其云室無萊婦者當是翟卒之後故云不得據此作証且肯愧家中帚較之肯愧家中婦不更難解乎

趙女彈箜篌復能邯鄲舞夫壻輕薄兒鬬雞事齊主黃金買歌笑用錢不復數許史相經過高門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鄒魯讀書三十年腰下無尺組下一作間被服聖人教一生自窮苦

箜篌釋名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劉昫唐書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邯鄲舞劉劭趙都賦狄鞮妙音邯鄲才舞輕薄兒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鬬雞莊子紀渻子爲王養鬬雞陸德明註王齊王也許史漢書上無許史之屬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四牡詩四牡孔阜昂藏陸機孝侯周處碑汪洋延闕之旁昂藏寮寀之上鄒魯史記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老來懶賦詩惟有老相隨宿世謬詞客宿世唐詩紀事作當代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時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疊用二知字疑誤○萬首唐人絕句採宿世謬詞客四句作一絕題曰題輞川圖

餘習維摩詰經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　儲光羲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功力功一作工把鋤來東皐顧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共相譊譊一作鐃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儲光羲唐書儲光羲兗州人登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祿山反陷賊自歸顧況監察御史儲公光羲集序云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國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少府建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轔轔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風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拯病綽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窕之學金石磬管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篇邃宇景物寥映綠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嗣息曰溶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泝洄千里泣拜告余曰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歡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攘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觚伏恐魂游無方嵩責造次荐荏古道不見來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鳴齊竽競吹燕石爭寶嗚呼薄游之士未躋一峯已代其峻登閬風者乃知其迤邐昏明掩豁將盡復通之者其若是乎

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

宜(向一作鄉)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爲我心若虛空此道將安施暫過伊闕間晼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

蒺藜(郭璞爾雅註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無爲(老子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伊闕(水經註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元和郡縣志河南府有伊闕縣北至府七十里伊闕山在縣北四十五里)晼晚(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潘岳懷舊賦曰晼晚而將暮李周翰註晼晚日落貌)三伏(初學記陰陽書曰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謂之三伏)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暑一作雨)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層隅唐詩正音作曾城)逍遙望晴川(晴唐詩正音作秦)使婦提蠶筐呼兒傍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美一作姸)使我不能還

畦(說文田五十畮曰畦)皤皤(班固詩皤皤國老乃父乃兄章懷太子註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息肩(左傳子駟請息肩於晉)層隅(鮑照凌烟樓銘巖巖崇樓藐藐層隅)

浮雲在虛空隨風復卷舒我心方處順動作何憂虞但言嬰世網不復得閑居迢遞別東國超遙來西都見人但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中心亦難誣故鄉滿親戚道遠情日踈偶欲陳此意復無南飛鳧(復無一作無復)

南飛鳧(沈約詩無因達往意欲寄雙飛鳧)

草木花葉生相與命爲春當非草木意信是故時人靜念惻羣物何由知至真狂歌問夫子夫子莫能陳鳳凰飛且鳴容裔下天津清淨無言語茲焉庶可親

容裔(張衡東京賦紛焱悠以容裔薛綜註容裔高低之貌江淹詩行光自容裔張銑註容裔自在貌)天津(楚辭章句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

黃河流向東(顧元緯本作黃河向東流)弱水流向西趨舍各有異造化安能齊妾本邯鄲女生長在叢臺既聞容見寵復想元爲妻刻劃尙風流幸遇君招攜逶迤歌舞座婉孌芙蓉閨日月方向除恩愛忽焉睽棄置誰復道但悲生不諧羨彼匹婦意偕老常同棲

弱水(史記索隱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元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通鑑地理通釋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禹貢弱水既西以水皆東流惟弱黑二水乃西注耳)叢臺(漢書趙王宮叢臺災師古註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尙在元和郡縣志叢臺在邯鄲縣內東北隅九域志磁州有叢臺趙武靈王所築)元妻(左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婉孌(後漢書婉孌龍姿章懷太子註婉孌猶親愛也)除(詩小雅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傳除陳生新也顏延年秋胡詩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生不諧(後漢書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日暮登春山山鮮雲復輕遠近看春色踟躕新月明仙人浮邱公對月時吹笙丹鳥飛熠熠蒼蠅亂營營羣動汨吾真訛言傷我情安得如子晉與之游太清

浮邱公(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丹鳥(古今註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營營(詩營營青蠅毛萇傳營營往來貌)

耽耽銅鞮宮遙望長數里賓客無多少出入皆珠履朴儒亦何爲辛苦讀舊史不道無家舍效他養妻子冽冽元冬暮衣裳無準擬偶然著道書神人

養生理公卿時見賞賜賚難具紀莫問身後事且論朝夕是

耽耽（張衡西京賦大廈耽耽九戶開闢薛綜註耽耽深邃之貌）銅鞮宮（左傳今銅鞮之宮數里杜預註銅鞮晉離宮元和郡縣志晉銅鞮宮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太平寰宇記銅鞮城在銅鞮縣南十五里本晉銅鞮宮上黨記云銅鞮有晉宮闕猶存）珠履（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朴儒（陸機詩嗚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洌洌（陶潛詩洌洌氣遂嚴玉篇洌寒氣也）元冬（揚雄羽獵賦元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註北方色黑故曰元冬）

空山暮雨來衆鳥竟棲息斯須照夕陽雙雙復撫翼我念天時好東田有稼穡浮雲蔽川原新流集溝洫徘徊顧衡宇僮僕邀我食臥擁牀頭書（擁一作覽）睡看機中織想見明膏煎中夜起喞喞

衡宇（歸去來辭乃瞻衡宇劉良註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

四鄰競豐屋我獨存卑室窈窕高臺中時聞撫清瑟狂飆動地起拔木乃非一相顧始知悲中心憂且慄蚩蚩命子弟恨不居高秩日入賓從歸清晨冠蓋出中庭有奇樹榮早衰復疾此道猶不知微言安可述

窈窕（毛萇詩傳窈窕幽閒也鄭康成箋孔穎達正義皆作居處訓與揚子雲所謂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之解不同）狂飆（陸雲南征賦狂飆起而妄駭行雲藹而芊眠）蚩蚩（毛萇詩傳蚩蚩者敦厚之貌）微言（漢書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註微言精微要妙之言也）

西施詠（河嶽英靈集唐文粹唐詩紀事俱作西施篇）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寧一作又）朝爲越溪女（爲唐詩紀事作仍）暮作吳宮妃（暮一作瞑宮妃一作王姬）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河嶽英靈集作要人傳香粉）不自着羅衣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當一作常）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持謝河嶽英靈集唐詩紀事俱作寄言一作寄謝子）（河嶽英靈集唐詩正音俱作女）效顰安可希

西施（吳越春秋越王乃使相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吳王大悅）浣紗（太平寰宇記諸暨縣有苧蘿山山下有石跡水是西施浣紗之所浣紗石猶存）效顰（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註蹙額曰矉矉與顰同）

（成按賤日豈殊衆二言古今亟稱佳句然愚意以爲不及君寵益驕態二言爲尤工四言之義俱屬慨詞然出之以沖和之筆遂不覺飄飄乎爲入耳之音誠有合於風人之旨也哉）

李陵詠（時年十九）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戰聲烟塵裏將令驕虜滅豈獨名王侍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李陵（史記李陵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救兵不到遂降匈奴）三代將門（漢書李廣傳贊云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結髮（漢書施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註言從結髮爲童丱即從師學著其早也）長驅（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單于（顏師古漢書註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穹廬（漢書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投軀（北史投軀萬死之地以邀一旦之功）引領（左傳引領西望）子卿（子卿蘇武字漢書蘇武傳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燕子龕禪師（一本有詠字）

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禹訪未知五丁愁不鑿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搥磬一飲尚帶索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巢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即心無行作周商倦積阻蜀物多淹泊巖腹乍旁穿澗脣時外拓

橋因倒樹架柵值垂藤縛鳥道悉已平龍宮爲之涸
跳波誰揭厲絶壁免捫摸山木日陰陰結跏歸舊林
一向石門裏任君春草深

燕子龕（按唐驪山宮圖燕子龕在連理水上山城門在其東飛霞泉在其西）羊腸（謂燕子龕之路盤紆曲屈較羊腸更惡括地志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有羊腸坂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有羊腸坂）峭崿（孫綽遊天台山賦陟峭崿之崢嶸李善註文字集略曰崿崖也）五丁（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紫閣（太平廣記終南山紫閣峯去長安城七十里陝西志紫閣峯在西安府鄠縣東南三十里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竦若樓閣然即杜詩所謂紫閣峯陰入渼陂也）六時（西域分晝夜爲六時謂日初分時日中分時日後分時夜初分時夜中分時夜後分時）帶索（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燒田（齊民要術凡開荒山澤田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即放火至春而開墾其林木大者劉殺之葉死不扇便任耕種三歲後根枯莖朽以火燒之）斫漆（古今註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丹壑（鮑照詩姘容逐丹壑）山神請（法苑珠林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衿衣風姿端雅從者二十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䞋以外國七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又云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宏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洞仙博（曹植詩仙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無行作（維摩詰經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積阻（郭璞江賦幽澗積阻）鳥道（凡山路之高峻險絶者謂之鳥道南中八志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與古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絶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鳥道字本此）揭厲（爾雅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上爲揭繇帶以上爲厲）結跏（菩薩瓔珞經二者坐禪若欲詣座結跏趺坐便去衆想）

羽林騎閨人

秋月臨高城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階前戲
出門復映戶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
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泪

羽林騎（漢書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唐書百官志有左右羽林軍後人謂天子禁兵皆謂之羽林）青絲騎（劉孝綽詩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冬夜書懷

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草白靄繁霜木衰澄清月
麗服映頹顏朱燈照華髮漢家方尚少顧影慚朝謁

夜漏（成按漏刻之法孔壺爲漏浮箭爲刻視水高下以定昏明之候故曰漏刻在晝謂之晝漏入夜謂之夜漏唐六典註凡候夜漏以爲更點之節每夜分爲五更每更分爲五點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後人謂之漏鼓亦謂之漏聲是也若直呼更籌爲夜漏則非矣玩右丞發字亦屬更籌說）繁霜（詩正月繁霜毛萇傳繁多也）朱燈（鮑照夜坐吟朱燈滅朱顏尋）華髮（傅休奕詩一別終華髮）尙少（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龐眉皓髮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獨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以是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

早朝

皎潔明星高蒼茫遠天曙槐霧暗不開（暗文苑英華作鬱）城鴉鳴
稍去始聞高閣聲莫辨更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
騶馭（金文苑英華作重）

槐霧（何遜詩城霞旦晃朗槐霧曉氛氳）更衣（漢書王莽傳張于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銀燭（顧野王舞影賦耀金波兮繡戶列銀燭兮蘭房）金門（漢書敘傳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註金門金馬門也）騶馭（張正見詩騶馭鬱相催）

寓言二首

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
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鬭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
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朱紱（韋孟諷諫詩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註黼衣畫爲斧形而白與黑爲彩也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驪駒（陌上桑古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銅龍門（漢書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何功德（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平樂館（漢書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東方朔傳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射雉（魏志辛毗常從帝射雉）上林園（三輔黃圖漢舊儀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曲陌（陸機詩迴渠繞曲陌）

君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至尊
生死在八議窮達由一言須識苦寒士莫矜狐白温

瀛奎律髓編此首入俠少類作盧象雜詩

列鼎（說苑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中貴（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中貴內臣之貴幸者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曰中貴也）鳴珂（劉昫唐書輿服志馬珂一品以下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爾雅翼貝大者爲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蓋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韻會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何遜詩隔林望行幰下阪聽鳴珂蓋馬行則珂聲故曰鳴珂也）八議（漢書刑法志周官有八議之法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

(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 狐白温(王景元詩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呂向註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爲裘也)

雜詩

朝因折楊柳相見洛城隅(城凌本作陽誤) 楚國無如妾秦家自有夫對人傳玉腕(腕一作椀) 映竹解羅襦(竹諸本皆作燭) 人見東方騎皆言夫壻殊持謝金吾子煩君提玉壺

秦家(陌上桑古辭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玉腕(梁簡文帝詩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 羅襦(史記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謝朓詩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 東方騎(陌上桑古辭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金吾子(辛延年羽林郎詩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獻始興公(原註時拜右拾遺)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水文苑英華作中) 不用食粱肉(食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坐) 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讎所不賣公器動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

始興公(按劉昫唐書張九齡本傳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而宋祁唐書本傳以封始興伯爲貶荊州長史後事非也當以劉書爲正) 粱肉(國語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大君子(漢書董仲舒傳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黨讎(劉琨詩尚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 賤子(應休璉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寶空虛) 帳下(三國志樂進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世說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晉書石崇傳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

哭殷遙

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念君等爲死萬事傷人情慈母未及葬一女纔十齡泱漭寒郊外(泱漭文苑英華作訣別) 蕭條聞哭聲浮雲爲蒼茫(茫文苑英華作莽) 飛鳥不能鳴行人何寂寞(何唐詩紀事作同) 白日自淒清(白日一作日色) 憶昔君在時問我學無生勸君苦不早令君無所成故人各有贈又不及生平(生平諸本皆作平生複第七聯生字韻今從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作生平) 負爾非一途痛哭返柴荊(痛文苑英華作慟)

殷遙(唐詩紀事殷遙丹陽人或云句容人天寶間終於忠王府倉曹參軍) 人生幾何(陸機詩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 等死(等死字見史記陳勝傳) 泱漭(張衡西京賦泱漭無疆薛綜註泱漭無限域之貌) 柴荊(謝靈運詩促裝返柴荊劉良註柴荊謂柴門荊扉也)

同王十三維哭殷遙　儲光羲

生理無不盡念君在中年游道雖未深舉世莫能賢筮仕苦貧賤爲客少田園膏腴不可求乃在許西偏四鄰盡桑柘咫步開牆垣內艱未及虞形影隨化遷茅茨俯苫蓋雙殯兩楹間時聞孤女號迴出陌與阡慈烏亂飛鳴猛獸亦以跧故人王夫子靜念無生篇哀樂久已絕聞之將泫然太陽蔽空虛雨雪浮蒼山迢遞親靈櫬顧予悲絕絃處順與安時及此乃空言

中年(潘岳夏侯常侍誄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筮仕(左傳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 許西偏(左傳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虞(鄭康成儀禮註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釋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 苫蓋(左傳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杜預註蓋苫之別名爾雅白蓋謂之苫郭璞註白茅苫今江東呼爲蓋) 兩楹(檀弓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陌阡(史記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漢書成帝紀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跧(韻會跧阻頑切伏也) 無生篇(孫綽游天台山賦暢以無生之篇李善註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 靈櫬(潘岳悲邢生詞停予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說文櫬棺也) 絕絃(淮南子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能賞也) 處順安時(莊子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註夫哀樂生於得失也今元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嘆白髮(盧象集中亦載此首)

我年一何長(一唐詩品彙作亦) 鬢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爲幾時客悵惘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南陌

王右丞集卷之五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六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二十六首

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七雄唐詩品彙作七國）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為嬴停駟馬執轡逾恭意逾下亥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奇唐詩正音作良）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頸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頭）七十老翁何所求

夷門（史記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立久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侯生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數請魏王魏王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遂將晉鄙軍擊秦軍秦軍解去救邯鄲存趙）七雄（張衡東京賦七雄並爭薛綜註七雄謂韓魏燕趙齊秦楚也）雄雌（東方朔荅客難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意氣（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七十老翁（晉書段灼傳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

成按夷門抱關屠肆鼓刀點化二豪之語對仗天成已徵墨妙末句復借用段灼理鄧艾語尤見筆精使事至此未許後人步驟

新秦郡松樹歌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為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迴出浮雲間

新秦郡（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麟州新秦郡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十四年廢天寶元年復置）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青雀（爾雅桑扈竊脂郭璞註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玉山禾（鮑照空城雀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空倉（庾信詩饑噪空倉雀寒驚懶婦機）

同詠　盧象

啾啾青雀兒飛來飛去仰天池逍遙飲啄安涯分何假扶搖九萬為

扶搖（莊子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陸德明註司馬彪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

同詠　王縉

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為

銜環（續齊諧記宏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囓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逾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使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三公）

同詠　崔興宗

青扈繞青林翩翾陋體一微禽不應長在藩籬下他日凌雲誰見心

青扈（謝朓詩青扈飛不礙黃口得相窺）翩翾（張華鷦鷯賦育翩翾之陋體兮無元黃以自貴劉良註翩翾小飛貌）藩籬（張華鷦鷯賦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

同詠　裴迪

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燕雀羣幸忝鴛鸞早相識何時提攜致青雲

燕雀羣（史記鳳凰不與燕雀爲羣）

隴頭吟（一作邊情）

長城少年游俠客（城顧元緯本河嶽英靈集俱作安）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迥唐詩品彙作向）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淚一作涕）身經大小百餘戰（身唐詩品彙作曾）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空盡一作零落河嶽英靈集作落盡唐詩品彙作空落海西唐文粹作海南）

隴頭吟（樂府詩集隴頭一曰隴頭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卽漢隴關也三秦記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戍樓（庾信詩戍樓侵嶺路山村落獵圍）太白（晉書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埤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隴關（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隴關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關西老將（後漢書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大小戰（袁宏後漢紀漢祖與項羽戰大小百餘）麾下（史記灌夫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麾謂大將之旗）偏裨（漢書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萬戶侯（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蘇武（漢書昭帝紀移中監蘇武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賜錢百萬如淳註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蘇武本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海西頭（隋煬帝詩淮南江北海西頭）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取樂府詩集作得）射殺山中白額虎（山中一作中山一作陰山）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便凌本作更）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箭當作雀）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巷（茫茫顧元緯本凌本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作蒼茫連一作迷）寥落寒山對虛牖（寥一作遼）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三劉本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山誤）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大將（大劉本凌本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天）恥令越甲鳴吾君（恥唐詩品彙作敢吾君劉本樂府詩集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吳軍誤）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立唐詩正音作樹樂府詩集文苑英華作取）

白額虎（晉書周處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幷子爲三矣處乃上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黃鬚兒（劉孝標世說註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鬚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鬚兒可用也）轉戰（轉戰謂相馳逐戰鬬也後漢書踰越險阻轉戰千里）虜騎（曹植詩虜騎數遷移）蒺藜（六韜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埤雅蒺藜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天幸（漢書霍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按天幸乃去病事今指衛青蓋誤用也）數奇（史記李廣傳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元狩四年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如淳註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宋景文公筆記漢書李廣傳數奇註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奇音朔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註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之覺齊東野語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然或以爲疑余因考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嘆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甫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東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全目（鮑照詩驚雀無全目李善註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左肘（見二卷楊枝肘註）故侯瓜（史記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疏勒（後漢書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恭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潁川（史記灌夫爲人剛直使酒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賀蘭山（元和郡縣志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西九十三里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爲賀蘭其山阿東望雲中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西又北經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直邊城之拒防山之東）羽檄（漢書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註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陸倕石闕銘羽檄交馳軍書狎至）節使（劉孝威詩邊城多警急節使滿郊衢）三河（史記貨殖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水經註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五道（漢書常惠傳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匈奴傳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星文（見十四卷七星文註）燕弓（顧可久謂燕弓合作天弓引弧九星爲天弓爲解天將合作燕將引安祿

山反范陽爲解成按列子云紀昌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左思魏都賦云燕弧盈庫而委勁李周翰註燕弧角弓出幽燕地則燕弓之見稱於世久矣故溫飛卿詩亦有燕弓弦勁霜封瓦之句不得疑其字之誤也天將自當依文苑英華唐文粹樂府詩集本作大將爲是

越甲說苑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雍門子狄對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雲中守漢書馮唐傳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及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是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

燕支行 時年二十一

漢家天將才且雄天顧元緯本唐詩品彙俱作大來時謁帝明光宮來時一作時來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城玉塞中衛霍纔堪一騎將纔凌本作才朝廷不數貳師功不唐文粹樂府詩集俱作莫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勃劉本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哮非報讎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天樂府詩集作關麒麟錦帶佩吳鉤颯踏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教戰須令赴湯火須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雖終知上將先伐謀先伐謀唐文粹樂府詩集俱作伐戎謀

燕支史記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元和郡縣志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與祁連同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楊炎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峰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

親推史記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雙闕爾雅觀謂之闕郭璞註宮門雙闕邢昺疏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又相兼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兩旁相對爲雙故名雙闕雍錄闕之得名也以其立土爲高夾峙宮門兩旁而中間闕然也周官象魏春秋兩觀皆其物矣秦始皇表南山爲闕取峰巒凹處名之爲闕也東晉寓金陵或欲造闕王導指牛首山曰此天闕也則闕之爲制可想矣

千官荀子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五陵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按李善劉良註宣帝之杜陵文帝之霸陵此二陵皆在南高帝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景帝之陽陵武帝之茂陵昭帝之平陵此五陵皆在北

辭甲第漢書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霍光傳賜甲第一區陸機詩甲第崇高闥李善註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李周翰註甲第第一宅也

玉塞晉書載記控弦玉塞躍馬金山

衛霍漢書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漠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

貳師史記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勁卒晉書謝萬傳諸將皆勁卒

咆勃潘岳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李善註咆勃怒貌也

嘗膽史記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

刮骨三國志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

畫戟韻會說文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也徐曰謂戟小支上向則爲戟平之則爲戈一曰戟偏距爲戈增韻雙枝爲戟單枝爲戈

雕戈國語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韋昭註雕鏤也

大旆左傳亡大旆之左旃杜預註大旆旗名

疊鼓謝朓詩疊鼓送華輈李善註小擊鼓謂之疊張銑註疊鼓其聲重疊也

瀚海史記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如淳註瀚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瀚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

鳴笳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啓路謝靈運詩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李周翰註笳簫也

天山史記正義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漫羅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史記索隱祁連山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晉灼漢書註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北邊備對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廣語謂爲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于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肅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此山亦廣長矣

吳鉤鮑照詩錦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鉤類頭少曲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

青驪爾雅釋馬云青驪驎驒邢昺疏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驃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驒今之鐵驄也

紫騮赤色馬唐人謂之紫騮後人改呼棗騮

天驕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

斷臂漢書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域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月支頭史記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

一當百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

赴湯火漢書鼂錯傳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

上將淮南子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

伐謀孫子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桃源行 時年十九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去唐文粹方輿勝覽樂府詩集俱作古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不見文苑英華唐文粹方輿勝覽樂府詩集俱作忽值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

入千家散花竹（方輿勝覽作近入千花映烟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鷄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驚文苑英華作忽）競引還家問都邑（都唐詩正音作鄉）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更聞劉本顧可久本樂府詩集唐詩品彙俱作更問文苑英華唐文粹方輿勝覽俱作及至遂文苑英華唐文粹方輿勝覽俱作去）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中劉本顧可久本俱作上）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峯文苑英華作岑）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度一作曲）春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隈隩（玉篇隈水曲也隩水涯也）房櫳（班婕妤賦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註櫳疏檻也左思吳都賦房櫳對櫎連閣相經李善註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平明（楚辭平明發兮蒼梧）桃花水（漢書來春桃花水盛師古註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蓋桃方花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甚長故謂之桃花水耳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

東坡謂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其說甚正乃後之詩人文士往往以爲神蹤仙境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皆失之矣右丞此詩亦未能免俗

洛陽女兒行（時年十六一作十八）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窻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璅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洛陽女兒（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對門居（梁武帝樂府誰家女兒對門居）玉勒（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金盤（陌上桑古辭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七香車（梁簡文帝烏棲曲青牛丹轂七香車）九華帳（鮑照行路難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桃之錦衾九華疑是古時花式之名）季倫（晉書石崇字季倫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碧玉（梁元帝詩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九微火（何遜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理曲（古詩當戶理清曲徐陵玉臺新詠序五日猶賒誰能理曲）趙李（阮籍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註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漢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成按漢書谷永傳云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此指趙飛燕李平二女寵而言也又敘傳云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此則指趙李二家之戚屬言也籍所引正借用爲貴戚事而顏延年以趙飛燕李夫人當之誤矣劉孟會則以爲當時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更屬臆見楊用修誤讀小臣趙李爲句又改易專字作尊字以爲即成帝嘗與微行者亦失之）顏如玉（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黃雀癡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鷇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慎莫愁思憔悴損容輝

鷇（邢昺爾雅疏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鷇謂燕雀之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鷇而食之是也鳥生子而能自啄食者名雛謂雞雉之屬也禮記內則云雛尾不盈握弗食是也）羈雌（枚乘七發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呂延濟註羈雌孤鳥也）九雛（古隴西行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榆林郡歌

山頭松柏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草色黃河東流流不息黃龍戍上游俠兒愁逢漢使不相識

榆林郡（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勝州榆林郡）黃河（通典榆林郡北至黃河五里）黃龍戍（梁元帝詩黃龍戍北花如錦元菟城前月似霜蕭子顯詩遙看白馬津上吏傳道黃龍征戍兒宋書馮跋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游俠兒（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幽幷游俠兒）

問寇校書雙溪

君家少室西爲復少室東別來幾日今春風新買雙溪定何似餘生欲寄白雲中（似凌本作事）校書（按唐書百官志宏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集賢殿書院有校書四人祕書省有校書郎十人著作局有校書郎二人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司經局有校書四人俱九品官）少室（元和郡縣志少室山在河南府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十六里周迴三十里）

寄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還落花啼鳥紛紛亂澗戶山牕寂寂閑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遙望空雲山

崇梵僧（江鄰幾雜志王右丞濟州詩云汶陽歸客司馬君實云其地則唐濟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詩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東阿覆釜村）澗戶（北山移文澗戶摧絕無與歸）

同崔傅荅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桂苑凌本作杜苑劉本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杜苑唐詩正音作桂苑俱非故唐詩正音作舊）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苧曲機書留小史家（史唐詩品彙作吏）草堂碁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洛陽才子（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姑蘇（太平寰宇記隋平陳改吳州爲蘇州蓋因州西有姑蘇山以爲名姑蘇山一山姑胥山在吳縣西三十五里連橫山之北越絕書云吳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湖中闚百姓淮南子亦謂之姑余）桂苑（太平寰宇記桂林苑吳立在昇州上元縣北四十里落星山之陽吳都賦云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即此也）故鄉陌（謝脁詩嘆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九江（尚書荊州九江孔殷孔安國傳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孔穎達正義云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衆多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於大江如鄭此義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註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陸德明經典釋文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方輿勝覽晁氏志太湖一湖而名曰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名曰九澤九江一水而名曰九江）五湖（水經註江南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貴湖上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也是以左邱明述國語曰越伐吳而戰於五湖是也又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初學記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按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爲名或說以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爲五湖按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史記正義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一統志太湖在蘇州府城西南五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魏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滆湖與太湖爲五吳虞翻云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其地跨蘇常嘉湖四府界）下江兵（漢書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蘭陵鎮（一統志蘭陵城在常州府城北八十里萬歲鎮西南）富春郭（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富春縣水經註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謝靈運詩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石頭城（丹陽記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累甓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亦謂之石首城也伏韜北征記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元和郡縣志石頭城在上元縣西四里即楚之金陵城也吳改爲石頭城建安十六年吳大帝修築以置財寶軍器有戍吳都賦云戎車盈於石城是也諸葛云鍾山龍盤石城虎踞言其形之險固也太平寰宇記石頭城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即此城也後漢建安十七年吳大帝乃加修理改名石頭城用貯軍糧器械諸葛亮曾使建業謂大帝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即此也）周郎（吳志周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陸弟（陸弟謂陸機之弟陸雲）前溪（樂府古題要解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玩所造舞曲也）白紵（晉書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曲几（晉書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賭墅（晉書謝安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碁賭別墅）外臺（漢官儀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裴松之三國志註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杜氏通典或謂州府爲外臺）夫君（楚辭思夫君兮太息）席上珍（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臺閣（後漢書仲長統傳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章懷太子註臺閣謂尚書也）三語（晉書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第一人（南史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游有懷靜者季

承明少休沐（明顧元緯本作恩誤）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豈知三五夕（豈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懸）萬戶千門闢夜出曙翻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共道春燈勝百花聊看侍中千寶騎强識小婦七香車香車寶馬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

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心寂寞却將宴坐爲行樂倘覓忘懷共往來(覓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覺)幸霑同舍甘藜藿

比部(唐六典刑部有比部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建禮(宋書漢尚書寺居建禮門內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五日于建禮門內)三五夕(謝靈運詩期在三五夕李善註三五謂十五日也)五侯(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侍中(史記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書侍中比二千石無員常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侍中二人正二品此詩所謂侍中者乃天子近臣猶史記所謂侍中非唐時門下省之侍中也)寶騎(駱賓王詩寶騎連花鐵作錢香輪騖水珠爲網)長楊(三輔黃圖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宮名)柳市(漢書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精舍(成按精舍本爲講讀之地後漢書劉淑傳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檀敷傳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包咸傳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李充傳立精舍講授裴松之三國志註魏武故事曰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又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李善文選註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自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翻譯名義或名僧坊者別屋謂之坊也或名精舍者釋迦譜云息心所栖故曰精舍靈裕寺誥曰非麤暴者所居故云精舍藝文類集云非由其舍精妙良由精練行者所居也涅槃經今在此間王舍大城住迦蘭陀竹林精舍宋書戴顒傳黃鵠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此澗)宴坐(維摩詰經舍利弗白佛言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釋氏要覽宴坐又作燕坐宴安也安息貌也)行樂(漢書人生行樂耳)同舍(漢書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藜藿(史記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

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見贈聊獲酬之(酬唐詩正音作荅)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蜀中夫子時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書一作諸)藥欄花徑衡門裏時復據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輕凌本作驚)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鄰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將書籍與何人(想文苑英華作惜)

張諲(張彥遠名畫記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等爲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王維荅詩曰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詩曰小王破體閑文策落日梨花照空壁詩堪記室妒風流畫與將軍作勁敵)隱囊(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紗帽(中華古今註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彈碁(西京雜記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後漢書梁冀能挽滿彈碁章懷太子註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夢溪筆談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踘頗與擊踘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綱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踘唐書誤述爲蹴踘彈碁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爲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曰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註云兩人對局黑白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蜀中夫子(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嘗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鮑照詩君平因世閑得還守寂寞閉簾註道德開卦述天爵)洛下書生(晉書謝安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世說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劉孝標註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藥欄(李濟翁資暇錄今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疏圃可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來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註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闌尤分明易悟也成考宣帝紀乃是池籞非池藥不得據此爲證梁庾肩吾詩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以花徑對藥欄其義顯然又唐岑參詩亦有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之句與庾義不相遠正不必過爲創異之解也)據梧(莊子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郭象註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隱几(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陸德明註隱憑也)誤點(歷代名畫記曹不興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內史(晉書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耶姥如其言人競買之白氏六帖王右軍草書於團扇)蔡邕(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荅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相顧可久本作且)

贈吳官

長安客舍熱如煮無箇茗糜難御暑(箇一作過)空搖白團其諦苦(疑有訛字)欲向縹囊還歸旅江鄉鯖鮓不寄來秦人湯餅那堪許不如儂家任挑達草屩撈蝦富春渚(撈劉本顧可久本俱作蟧誤)

如煮(釋名暑煮也熱如煮物也)茗糜(傅咸司隸教聞南市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打破其器具使無爲唐儲光羲有喫茗粥詩)白團(晉書王珉好捉白團扇吳均詩飄颻懸丹鳳逶迤搖白團)諦苦(涅槃經何謂苦諦有八苦故名曰苦諦)縹囊(隋書經籍志盛以縹囊書用緗素昭明太子文選序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於緗帙呂向註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書)鯖鮓(南齊書虞悰傳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湯餅(荊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

餅名爲辟惡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以來有之草屩梁書何點傳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富
春渚謝靈運有富春渚詩呂延濟註富春渚在錢塘江上任昉詩朝發富春渚呂向註富春縣名渚水曲也

雪中憶李揖

積雪滿阡陌故人不可期長安千門復萬戶何處蹀
躞黃金羈
蹀躞吳均詩蹀躞青驪馬韻會蹀躞行貌黃金羈吳均詩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鞚

送崔五太守

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朱文一作未央誤黃花縣西
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幰惟有白
雲當露晃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劍門
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
際澄江巴字回使君年幾三十餘幾唐詩正音作紀少年白晳專
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筆一作草迴與臨邛父老書
長安廐吏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張晏註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朱文後漢書王
莽傳杜下無朱文之軫也章懷太子註朱文畫車爲文也黃花縣太平寰宇記廢黃花縣在鳳州北六十里本漢故道縣地唐武德元年分梁泉縣置東有黃花川因名之
寶曆元年以其地併入梁泉九折坂漢書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應劭註九折坂在蜀郡嚴道縣水經註邛崍山在漢
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子陽按鑾處也方輿勝覽九折坂在邛崍山其坂阻峻曲回九折乃至山上玉樹宮三輔黃圖甘泉宮北岸有槐樹
今謂玉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五丈原水經註斜水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
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元和郡縣志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南一十五里褒斜谷括地志褒斜二谷名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長四百
七十里同爲一谷方輿勝覽鳳州之東與元之西褒斜谷在焉谷口三山翼然對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爲驛路所以通巴漢不容幰庾肩吾詩長安有曲陌曲陌不容幰
說文幰車幔也子午谷顏師古漢書註京城直南口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一統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通南北故名杜鵑啼
爾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始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說文所謂蜀王望帝化爲子嶲今謂之子規是也嘉陵水水經註漢
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然世俗名之爲皆陵水非也太平寰宇記嘉陵江自鳳州大散關發源從利州下流入劍州劍門縣界一統志嘉陵江在漢中府略陽縣治西南源出鳳縣東大散關歷
兩當略陽會東谷等水流經四川利閬合州至重慶府入大江劍門唐六典註劍閣在劍州普安縣界今謂之劍門太平寰宇記劍門縣本漢梓潼縣地諸葛武侯相蜀於此立劍門以

大劍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劍門姜維距鍾會於此蜀川杜氏通典今蜀郡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亦曰蜀川萬井漢書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雙流左思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劉淵林註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江經成都東南流經之故曰帶也水經註成都縣有二江雙流其下故揚子雲蜀都賦云兩江珥其前者也太平寰宇
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刀州晉書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
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唐人以蜀地爲刀州本此如姚合詩云東川橫劍閣南斗近刀州武元衡詩云錦谷嵐烟裏刀州晚照西又云刀州城北劍山東甲士屯雲騎散風岑參李遠李端雍
陶集中皆有之並用王濬事也巴字三巴記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文獻通考巳江自古集來派於巴州郡治之右狀如巴字又曰字江方輿勝覽輿地廣記巴峽水屈曲
成巴字或云江分三流中有小流橫貫成巴字故以爲名白晳左傳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漢書霍光白晳疏眉目美鬚髯師古註晳潔白也專城居
陌上桑古辭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鬚潘岳馬汧督誄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張銑註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畫省杜氏通典尚書郎奏
事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郎官筆宋書百官志漢官云尚書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臨邛漢書司馬相如傳蜀
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送李睢陽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斑槐陰
陰到潼關騎連連車遲遲遲遲顧元緯本作遙遙心中悲宋又遠周
間之南淮夷東齊兒碎碎織練與素絲游人賈客信
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爲下車閉閣君當思天子當殿
儼衣裳太官尚食陳羽觴彤庭散綬垂鳴璫黃紙詔
書出東廂輕紈疊綺爛生光宗室子弟君最賢分憂
當爲百辟先布衣一言相爲死何況聖主恩如天鸞
聲噦噦魯侯旗明年上計朝京師須憶今日斗酒別
愼勿富貴忘我爲
李睢陽唐書李峘性質厚歷官有美名以王孫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悉斥不附己者峘由考功郎中拜睢陽太守將進酒思
悲翁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思悲翁曲將進酒曲麥漸漸潘岳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徐爰註漸漸含秀之貌也雉子
斑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雉子斑此借用其字宋周睢陽本春秋時宋地與東周洛陽接壤按杜氏通典睢陽郡東至彭城郡西界二百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二百八十
里去東京七百八十里淮夷睢陽之南則淮海孔穎達毛詩正義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齊兒睢陽之東則古齊地漢書朱博傳觀齊兒
欲以此爲俗耶下車漢書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右丞作苗公德政碑云或閉閤思政或下車作威政用其事此詩以下車閉

閣連用亦與碑文同意然祗用下車二字似歐後語也 閉閤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
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
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
移終死不敢復爭後漢書吳祐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 太官 漢書少府屬官有太官師古註太官主膳食後漢書百官志太
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唐六典太官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四人從八品下監膳十人從九品
下監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爲之貳凡朝會燕饗九品以上並供其
膳食 尚食 唐六典尚食局奉御二人正五品下直長五人正七品上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當進食必先嘗凡元正冬至大朝會饗百官與光祿視其品秩分
其等差而供焉其賜王公已下及外方賓客亦如之 羽觴 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些王逸註羽翠羽也劉良註觴酒器也插羽於上也班婕妤賦酌羽觴兮銷憂師古曰酒行疾如羽也
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張衡西京賦羽觴行而無算劉良註羽觴杯上綴羽以速飲也陸機詩羽觴不可算呂延濟註羽觴置鳥羽於杯以急飲
也諸家之說不同劉與呂皆屬不經如淳尤謬惟孟解爲優 黃紙詔書 梁簡文帝謝啓黃紙詔書先開泉府石林燕語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
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間或曰取不蠹也演繁露石林言制勅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
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成按魏志劉放傳即以黃紙授放作詔世說元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又云明帝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云云則魏晉時已用黃紙又不始於恭帝
時矣及考春明退朝錄唐日曆貞觀十年十月詔始用黃麻紙寫勅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勅制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並用黃紙則是貞觀前
久用黃紙寫詔但尚書所頒及州府所用尚是白紙後乃改用黃耳 東廂 漢書呂后側耳於東廂聽師古曰東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廂篋之形張衡東京賦下彫輦於東廂薛
綜註殿東西次爲廂雍錄正殿兩旁有室即廂也車之有廂亦其義也 宗室 按唐書李峘乃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曾孫恪第三子琨之孫褘之子 分憂 晉書宣帝
紀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亭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耳 百辟 詩百辟卿
士媚於天子 鸞聲 詩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 上計 賈公彥周禮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後漢書百
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歲盡遣吏上計 忘我爲 古豔歌今日富貴忘我爲

寒食城東卽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谿上人家凡幾
家落花半落東流水（半顧可久本作共）蹴踘屢過飛鳥上鞦韆競
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儁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白芷 爾雅翼白芷出近道下濕地處處有之可作面脂其葉名蒿麻可用沐浴 蹴踘 史記索隱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荊楚歲時記按劉向別錄曰蹴踘
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也 鞦韆 劉孝孫事原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戲每至寒食爲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
樹立架爲之韻會鞦韆繩戲北方山戎以習輕趫者復古編云詞人高無除作鞦韆賦漢武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詞也後譌爲秋千又爲鞦韆 上巳 鄭康成周禮註歲時祓除如今
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賈公彥疏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
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劉昭註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
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
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
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
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
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浴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自
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歐陽永叔作浣溪沙詞有云綠楊樓外出秋千晁無咎深美之以爲出字後人道不到讀右丞競出垂楊之句則歐公又落第二義矣

不遇詠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百人會中身不
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在茂陵平
安否且共登山復臨水（共顧元緯本作此）莫問春風動楊柳今人
作人多自私（作顧元緯本作晚）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然後拂衣
去肯作徒爾一男兒

不報 漢書朱買臣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 不登 禮記歲凶年穀不登鄭康成註登成也 百人會 世說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
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否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五侯門 漢書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唯樓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 河朔 初學記魏文帝典論曰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
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王右丞集卷之六

王右丞集卷之七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三十九首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就唐詩品彙作向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來下文苑英華作自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供奉唐書元宗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曲江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為勝景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隄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卽宴賜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惟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長安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云臨曲江之隑州蓋其所也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為宣帝樂游廟亦名樂游苑亦名樂游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游賞後賜寧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卽此祓禊帟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歌詩漢武帝時池周圍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侍從班固西都賦言語侍從之臣鄒枚鄒陽枚乘也水經註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游於其上柏梁宴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建章三輔黃圖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麗日庾信詩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楊子談經所所文苑英華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處萬首唐人絕句樂府詩集俱作去淮王載酒過興闌興闌萬首唐人絕句作醉來換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緩啼鳥換坐久落花多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擁一作引〇郭茂倩樂府採首四句入近代曲辭題作崑崙子

萬首唐人絕句亦同

岐王劉昫唐書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閤從封巴陵郡王睿宗踐祚改封岐王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應教魏晉以來人臣於文字間有屬和於天子曰應詔於太子曰應令於諸王曰應教淮王漢書淮南王安好學術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載酒漢書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玉珂張華詩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嚴城何遜詩禁門儼猶閉嚴城方警夜

艇齋詩話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荊公細數落花應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從岐王夜讌衛家山池應教

座客香貂滿宮娃綺幔張澗花輕粉色山月少燈光少文苑英華作吐非積翠紗牕暗暗文苑英華作透飛泉繡戶涼還將歌舞出歸路莫愁長

香貂江摠詩香貂拜黻衮花綬拂元除綺幔司馬相如長門賦張羅綺之幔帷兮大般若經張以綺幔內施珠帳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尹文苑英華作伊非

雲館接天居雲一作靈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子一作草非芳樹萬年餘洞有仙人籙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空虛空一作雲

尹諫議劉昫唐書開元二十五年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宋祁唐書尹愔秦州天水人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為道士元宗尚元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專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史館長安志史館在門下省北貞觀三年置祕書內省以修五代史又置史館以編國史雲館左思吳都賦虹蜺迴帶於雲館天居鮑照詩層閣靄天居霓裳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玉除曹植詩凝霜依玉除李善註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百子池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常以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萬年樹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中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仙人籙隋書經籍志道經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元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幷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陳子昂詩鳳蘊仙人籙鸞歌素女琴太史書史記太史公自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上空虛葛洪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註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同文苑英華作和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
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 消文苑英華作開 更慚衰朽質南陌共
鳴珂
寓直 成按潘岳秋興賦序云予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本以虎賁中郎將無省故寄直於散騎省耳後人則以直宿禁中爲寓直矣
曙鐘 庾肩吾詩風長曙鐘近地迥洛城遥 珠斗 謂斗星相貫如珠 絳河 初學記天河亦曰絳河

奉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凰
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
楊駙馬 按唐書公主列傳元宗二十九女駙馬楊姓者凡七人未知孰是 月似霜 梁元帝詩元菟城前月似霜 鬱金堂 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 舞鳳凰 張衡東京賦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凰 少兒 漢書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
小玉 鮑令暉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二首又白居易詩吳妖小玉飛作烟自註云夫差女小玉死後形見於王其母抱之霏微若烟霧散空然觀元微之詩小玉上牀鋪夜衾李長吉詩小玉開屏見山色與右丞同意俱作侍兒解未詳 平陽騎 史記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
成按漢書少兒初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後更爲詹事陳掌妻衛青初爲平陽侯家騎後青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皆非駙馬家美事而右丞用之蓋唐時引事初無顧忌若此也

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

貧居依谷口喬木帶荒村石路枉迴駕山家誰候門
漁舟膠凍浦獵火燒寒原 燒一作繞 惟有白雲外疎鐘聞夜
猿 聞字疑是間字之訛
虞部 劉昫唐書職官志工部有虞部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 藍田別業 一統志輞川別業在西安府藍田縣西南輞谷唐王維置別業於此

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
之作 臺凌本文苑英華俱作堂○一作盧照鄰詩

舊簡拂塵看鳴琴候月彈 候文苑英華作俟 桃源迷漢姓 源一作花 松樹
有秦官 樹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徑 空谷歸人少青山背日寒羨君棲隱
處遥望白雲端 端凌本作歸
秦官 藝文類聚漢官儀曰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爲五大夫初學記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公門暇日少窮巷故人稀偶值乘籃轝非關避白衣
不知炊黍否誰解掃荊扉君但傾茶椀無妨騎馬歸
少尹 唐六典京兆河南太原府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 公門 東觀漢紀吳漢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 籃轝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邀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聞遂欣宴窮日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曰素有腳疾向乘籃轝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 炊黍 裴松之三國志註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

慕容承攜素饌見過

紗帽烏皮几閒居懶賦詩門看五柳識年算六身知
靈壽君王賜雕胡弟子炊空勞酒食饌特底解人頤
烏皮几 謝朓有同詠座上玩器得烏皮隱几詩 六身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正義云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爲言 靈壽 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註扶老杖也服虔註靈壽木名師古註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解人頤 漢書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如淳註解頤使人笑不能止也

酬慕容上 一作酬慕容十一

行行西陌返駐幰問車公 幰劉本顧可久本俱作爈非 挾轂雙官騎應門
五尺僮老年如塞北強起離牆東爲報壺邱子來人
道姓蒙 姓字疑是住字之訛
車公 杜氏通典車引爲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車公不樂 官騎 後漢書將軍賜官騎十人晉書王祥傳置官騎二十人 應門 晉書李密傳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壺邱子 高士傳壺邱子林者鄭人也道法甚優列禦寇師事之

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 年一作來 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 長一作良 空知返

舊林(知文苑英華作如)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君一作若)
漁歌入浦深

喜祖三至留宿

門前洛陽客下馬拂征衣不枉故人駕平生多掩扉
行人返深巷積雪帶餘暉早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

荅王維留宿　　祖詠

四年不相見相見復何為握手言未畢却令傷別
離升堂還駐馬酌醴便呼兒語默自相對安用傍
人知

酬賀四贈葛巾之作

野巾傳惠好茲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
(齊凌本作高)早朝方暫挂晚沐復來簪(復凌本作更)坐覺囂塵遠思
君共入林

兼金(趙岐孟子註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江淹詩承榮重兼金)晚沐(沈約詩晨趨游建禮晚沐臥郊園李善註沐休沐也)入林
(世說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寄荊州張丞相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
方將與農圃藝植老邱園目盡南飛鳥(飛鳥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無雁)何由
寄一言

張丞相(劉昫唐書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周子諒上書忤旨撲之殿庭朝堂決杖死之尚書右丞相張九齡以曾薦引子諒左授荊州長史)所思竟
何在(沈約臨高臺詩云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劉孝綽櫂歌行云所思竟何在相望徒盈盈首聯全學其句)荊門(盛宏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紅色間有白文如牙齒狀荊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為名然唐人多呼荊州為荊門文人稱謂如此不僅指荊門一山矣)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轉顧可久本作積)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
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
柳前

輞川(李肇國史補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絕勝今清源寺是也雍錄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維別墅在焉本宋之問別圃也陝西通志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去縣八里川口為兩山之峽隨山鑿石計五里許路甚險狹過此豁然開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饒之地四顧山巒掩映似若無路環轉而南凡十三區其美愈奇王摩詰別業在焉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二十景維日與裴迪游詠其間舊有輞川圖四幅沈國華摹十二幅舉世寶之)墟里(陶潛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居一作處〇一作王劭詩)

寒更傳曉箭(一作寒更催唱曉)清鏡覽衰顏(覽一作減)隔牖風驚竹開門
雪滿山(門一作簾)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翛
然尚閉關

袁安(汝南先賢傳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春芳歇(劉鑠詩屢見流芳歇)王孫(楚辭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清文苑英華作晴)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
與還(禽文苑英華作雲)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高文苑英華作山)
歸來且閉關(閉一作掩)

嵩山(按元和郡縣志嵩高山在河南府告成縣西北二十三里登封縣北八里亦名外方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摠名即中嶽也山高二十里周回一百三十里)長
薄(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又挽歌按轡遵長薄李周翰註草木叢生曰薄)

歸輞川作

谷口疎鐘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歸
菱蔓弱難定楊花輕易飛東皐春草色惆悵掩柴扉

韋給事山居

幽尋得此地(幽尋凌本作尋幽)詎有一人曾大壑隨階轉羣山入戶登庖廚出深竹印綬隔垂藤即事辭軒冕誰云病未能

山居即事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徧(樹凌本作徑)人訪蓽門稀嫩竹含新粉(嫩顧元緯本作綠)紅蓮落故衣渡頭燈火起處處採菱歸

蒼茫(庾信詩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蓽門(左傳蓽門圭竇之人杜預註蓽門柴門也禮記蓽門圭窬鄭康成註蓽門荊竹織門也)蓮衣(庾信詩蓮浦落紅衣)

終南山(文苑英華作終山行)

太乙近天都(乙一作一)連山到海隅(山文苑英華作天誤到一作接)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水文苑英華作浦○樂府詩集採此詩後四句作一首題曰睦州歌第一)

太乙(張衡西京賦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李善註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潘岳西征賦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武功縣有太一山高十八里一統志太一山在終南山南二十里連亘秀特上插雲霄皆以終南太一爲二山也右丞此作則猶以太一爲終南之別稱耳)青靄(江淹詩虛堂起青靄崦嵫生暮霞)

成按唐詩紀事云或說此詩爲譏時之作謂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燄盤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有表而無其內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也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言畏禍深也其說甚鑿王友琢崖嘗闢之曰詩有二義或寄懷於景物或寓情於諷諭各有指歸乃好事之徒每以附會爲能無論其詩之爲興爲賦爲比而必曲爲之說曰此有爲而言也無乃矯誣實甚歟試思此詩右丞自詠終南於人何預而或者云云若是彼飛燕興譏於太白蟄龍騰謗於眉山又何怪焉黃山谷謂杜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蟲魚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斯言也豈僅讀杜者當奉爲金科哉琢崖又言首句天都字依淮南子云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右丞韋氏逍遙谷讌集序云天都近者王官有之韓昌黎烏氏廟碑銘云作廟天都以致其孝皆以天都爲帝都之別稱乃或引關中記言終南山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天都者是失之踳駮矣次句是言其與他山連接不斷直至海隅耳文意極明顯乃或謂終南在陝境去海極遙到海隅者形容之辭如此必指東方之海隅而言則齊魯之間豈有終南之拳石在者是失之拘執矣分野句是極言山之廣大陝志謂終南山西起隴山東踰商洛綿亘千里有餘南北亦然其盤踞不止一州之地則知天之分野亦不專隸一舍或謂中峯之北爲雍爲井鬼中峯之南爲梁爲翼軫者是失之臆撰矣其討論曲當不事撏撦多此類平日論詩必因其自然之勢而不好爲鉤深索隱之言以求苟異於人多與予見脗合者故集中諸家曲說刊削殆盡洗清之功實多得其益焉

輞川閒居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映一作拔)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白社(水經註北則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荊會董威輦於白社謂此矣太平寰宇記白社里在洛陽故城建春門東即董威輦舊居之地)於陵子(高士傳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出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桔槔(韻會桔槔汲水機器)

春園即事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棋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宿雨(江揔詩初晴原野開宿雨潤條枚)

淇上即事田園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日隱一作白日)河明閭井間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獵瀛奎律髓作田)靜者亦何事荊扉乘晝關

與盧象集朱家

主人能愛客(愛凌本作對)終日有逢迎貰得新豐酒復聞秦女箏柳條疏客舍槐葉下秋城語笑且爲樂吾將達此生(達凌本作適)

盧象(劉禹錫盧象集序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秘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中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爲虜劫執公脅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貰(漢書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師古註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爲證驗此說非也)新豐酒(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

過福禪師蘭若

巖壑轉微逕（文苑英華作巖壑帶松逕一本作巖壑帶茅逕）雲林隱法堂羽人飛奏樂天女跪焚香（天一本作仙跪凌本作跽）竹外峯偏曙藤陰水更涼欲知禪坐久行路長春芳

蘭若（即僧寺釋氏要覽蘭若梵云阿蘭若或云阿練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薩婆多論云閑靜處知度論云遠離處）羽人（楚辭仍羽人於丹邱王逸註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

黎拾遺昕裴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一本裴字下多秀才二字）

促織鳴已急輕衣行向重（向劉本作尚）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疎鐘白法調狂象元言問老龍何人顧蓬逕空愧求羊蹤（求一作牛誤）

促織（詩紀曆樞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也郭璞爾雅註蟋蟀今促織也亦名青蛩）白法（釋氏以惡法爲黑法善法爲白法華嚴經能普增長一切白法）狂象（遺教經又如狂象無鉤猿猴得樹騰躍踔躑難可禁制涅槃經譬如醉象狂騃暴惡多欲殺害有調象師以大鐵鉤鉤斲其項即時調順惡心都盡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貪欲瞋恚愚癡醉故欲多造惡諸菩薩等以聞法鉤斲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諸惡心）元言（晉書王衍妙善元言惟談老莊爲事）老龍（莊子妸荷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求羊蹤（三輔錄求仲羊仲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謝靈運詩惟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松菊荒三徑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鵲乳先春草（鵲唐詩品彙作雀）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

晚春（梁元帝纂要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三徑（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上客（沈約詩匹彼露葵羹可以留上客）黃髮（論衡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顏師古漢書註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

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感化寺文苑英華作化感寺）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流野花藂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林顧可久本作村）松風直似秋

感化寺（按劉昫唐書方伎傳感化寺在藍田）虎溪（蓮社高賢傳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師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陸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太平寰宇記廬山有虎溪橋遠大師送客不過此橋）

同詠　裴迪

不遠灞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鳥囀深林裏心閑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此願棲禪

灞陵（長安志灞陵故城在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灞水之東十三州志曰灞陵秦襄王所葬芷陽也漢文帝更名霸陵莽曰水章郡國志曰在通化門東二十里秦襄王葬於其坂謂之霸上其城即秦穆公所築漢王元年十月至霸上子嬰降文帝後六年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文帝後葬其地謂之霸陵因爲縣晉改爲霸城後周建德二年省）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龍鍾一老翁徐步謁禪宮欲問義心義遙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大地風

龍鍾（埤蒼龍鍾行不進貌）義心（楞伽經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上上法）空病空（維摩詰經得是平等無有餘病惟有空病空病亦空鳩摩羅什註上明無我無法而未遣空未遣空則空爲累累則是病故明空病亦空也）天眼（法苑珠林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翻譯名義天眼通者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自地及下地六道衆生諸物若近若遠若麤若細諸色無不能照是天眼有二種一從報得二從修得又云凡是天眼遠近皆見前後內外晝夜上下悉皆無礙）法身（僧肇維摩詰經註經云法身者虛空身也無生而無不生無形而無不形超三界之表絕有心之境陰入所不能攝稱讚所不能及寒暑不能爲其患生死無以化其體故其爲物也微妙無象不可爲有備應萬形不可爲無彌綸八極不可爲小細入無間不可爲大故能入生出死通洞乎無窮之化變現殊方應無端之求此二乘之所不識補處之所不覩況凡夫無目敢措思於其間哉聊依經誠言粗標其元極耳然則法身在天而天在人而人豈可近捨丈六而遠求法身乎涅槃經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一切十方無量諸佛世界悉內已身其中衆生悉無迫迮亦無往返及住處想）

同詠　裴迪

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茲退（退顧可久本作適）清涼何所求

安禪（佛報恩經山林樹下安禪靜默）不染（維摩詰經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華嚴經不染世間一切法而不斷世間一切所作）

鄭果州相過（相凌本作見）

麗日照殘春麗劉本作斜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前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頭林裏灌園人林裏顧元緯本作樹下凌本作花下五馬驚窮巷驚方輿勝覽作過雙童逐老身逐方輿勝覽作送中廚辦麤飯中廚文苑英華作廚中當恕阮家貧當恕文苑英華作常恐

果州唐書地理志山南西道有果州南充郡磨鏡客列仙傳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眞人也五馬王琢崖所輯李太白詩註辨五馬事極詳悉今載于此云五馬之說古今談者不一據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演繁露云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郎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原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註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于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春深二十首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游攪擾春杜詩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按今本毛詩鄭註但云周禮州長建旟謂州長之屬不云漢太守亦比州長法御五馬則其說舛矣據師古杜詩註云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據爲太守事今按晉書及古今傳記羲之並未嘗爲永嘉太守則其說亦謬也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今按古羅敷行已有五馬踟躕之句則非自北齊始矣潘子眞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遯齋閑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稱五馬其說亦無他証唯沈約宋書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後之太守即古之諸侯故有五馬之稱耳此或近之前之數說皆未的也雙童庾信詩五馬遙相問雙童來夾車中廚古樂府隴西行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愼莫使稽留阮家貧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過香積寺文苑英華以此詩爲王昌齡作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深文苑英華作空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香積寺雍錄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肅宗時收長安陳于寺北唐本傳云距豐水臨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豐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長安志城南名勝古蹟圖香積寺在神谷原右唐昭陵圖香積寺與麻池相近菩提寺在其左惠昭寺在其右醴泉縣陝西通志香積寺在長安縣神禾原上咽北山移文石泉咽而下愴毒龍涅槃經但我住處有一毒龍其性暴急恐相危害

成按此篇起句極超忽謂初不知山中有寺也迨深入雲峯於古木森叢人跡罕到之區忽聞鐘聲而始知之四句一氣盤旋滅盡針線之跡非自盛唐高手未易多覯泉聲二句深山恆境每每如此下一咽字則幽靜之狀恍然著一冷字則深僻之景若見昔人所謂詩眼是矣或謂上一句喻心境之空靈動宕下一句喻心境之恬憺清涼則未免求深反謬耳毒龍宜作妄心譬喻猶所謂心馬情猴者若會意作降龍實事用失其解矣

過崔駙馬山池

畫樓吹笛妓畫一作書金椀酒家胡椀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埦錦石稱貞女青松學大夫脫貂貰桂酌酌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醑射鴈與山廚聞道高陽會愚公谷正愚

崔駙馬按唐書公主列傳元宗二十九女駙馬有崔惠童崔嵩二人未知孰是吹笛妓晉書王愷嘗置酒導與敦俱在坐有女妓吹笛酒家胡辛延年羽林郎詩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錦石庾信詩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貞女石水經註貞女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啓生石中摯呱空桑抑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脫貂晉書阮孚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桂醑沈約郊居賦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高陽會徐友遜齋謂山簡飲酒高陽池上事胡友澹園謂用高陽里德星聚事郭友培元謂用左傳八愷事借作才子字用不必拘泥會字三說皆得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而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

送李判官赴江東江東一作東江

聞道皇華使方隨皁蓋臣封章通左語冠冕化文身樹色分揚子潮聲滿富春遙知辨壁吏恩到泣珠人

判官按唐書百官志節度觀察團練防禦諸使各有判官一人杜氏通典判官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馬通署皇華使杜預左傳註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也皁蓋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封章漢書營平守節屢奏封章左語揚雄蜀紀蜀之先代人民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文身禮記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孔穎達正義云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漢書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淮南子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誘註文身刻畫其體內墨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揚子方輿勝覽揚子江在眞州揚子縣南與鎮江分界一統志揚子江在揚州府儀眞縣南經通泰二州入於海富春一統志富春江在杭州富陽縣南即浙江之上流泣珠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王右丞集卷之七

王右丞集卷之八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三十三首

送封太守

忽解羊頭削聊馳熊軾轓（軾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首）揚舲發夏口按節向吳門帆映丹陽郭楓攢赤岸村（攢一作藏）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

羊頭削（淮南子羊頭之銷許慎註銷生鐵也高誘註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熊軾轓（後漢書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顏師古漢書註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廣韻轓車大箱也）揚舲（謝脁詩揚舲浮大川玉篇舲小船屋也韻會舲舟也一曰舟有牕者）丹陽（元和郡縣志丹陽郡故城在潤洲上元縣東南五里）赤岸（太平寰宇記揚州六合縣有赤岸山南兖州記云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南臨江中按羅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類也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云鼓洪濤於赤岸即此也方輿勝覽真州有赤岸山其山巖與江岸數里土色皆赤）

送嚴秀才還蜀

寧親爲令子（爲文苑英華作真）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雲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

秀才（唐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寧親（法言孝莫大於寧親）令子（南史任昉傳褚彥回嘗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似舅（南史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花縣（白氏六帖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錦城（益州記錦城在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墉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輿地廣記成都舊謂之錦官城言官之所織錦也亦猶合浦之珠官云又或名之曰錦里城）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著子虛之賦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送張判官赴河西

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勳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軍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河西（劉昫唐書河西節度使斷隔羌胡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治在涼州管兵七萬三千人）單車（李陵答蘇武書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張征虜（三國志先主既定江南以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霍冠軍（史記霍去病傳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倚劍（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註倚佩也）

送岐州源長史歸（原註源與余同在崔常侍幕中時常侍已沒）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論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故驛通槐里長亭下槿原（槿一作柏）征西舊旌節從此向河源

岐州（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本岐州）長史（唐六典上州有長史一人從五品上中州有長史一人正六品上）孟嘗（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槐里（水經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鄜道元註縣古犬邱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爲廢邱亦曰舒邱漢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世謂之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遞帶防陸舊渠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犬邱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邱在雍州始平縣南十里長安志槐里驛在興平縣郭下東至咸陽驛四十五里西至武功驛六十五里）長亭（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槿原（槿原秦中地名未詳所在宋之問詩人悲槐里月馬踏槿原霜）旌節（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河源（江淹詩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李善註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崐崙之東北隅實維河源也劉良註河源即西城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西平郡有河源軍）

送張道士歸山

先生何處去王屋訪毛君（毛諸本皆作茅唯顧元緯本凌本作毛今從之）別婦留丹訣驅雞入白雲人間若剩住（若剩住文苑英華作數剩住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苦難剩）天上復離羣當作遼城鶴仙歌使爾聞

王屋（元和郡縣志王屋山在河南府王屋縣北十五里周圍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毛君（真誥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二人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別婦（晉書許邁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離羣（禮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遼城鶴（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

同崔興宗送瑗公（一作同崔興宗送衡岳瑗公南歸）

言從石菌閣新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惟將戒定還

穆陵關史記索隱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府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唐書地理志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關一統志穆陵關在青州府大峴山上 池陽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池陽縣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史記正義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有池陽故城輿地廣記耀州三原縣漢池陽縣地屬左馮翊 傳心神會禪師顯宗記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

同詠　崔興宗

行苦神亦秀泠然溪上松銅瓶與竹杖來自祝融峯常願入靈嶽藏經訪遺踪南歸見長老且為說心胸

祝融峯一統志祝融峯在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位直離宮以配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上有青玉壇道書以為第二十四福地

送錢少府還藍田

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賦目送老萊衣每候山櫻發時同海燕歸今年寒食酒應得返柴扉得一作是

平子賦文選有張平子歸田賦 目送南史張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 老萊衣藝文類聚列士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山櫻沈約詩山櫻火欲然

留別錢起秉恕按錢起集亦載此詩題作晚歸藍田酬王維給事贈別文苑英華亦謂是起詩題作晚歸藍田酬中書常舍人贈別微有不同唐詩紀事云起還藍田王維贈別云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云云起荅詩云卑棲却得性每與白雲歸云云是以二詩為互相酬荅之作也細玩知音青瑣之句合是錢作無疑蓋留別字是題錢起字是作者姓名本以同詠附載集中或者因聯書不斷誤謂四字俱是詩題遂作右丞之詩耳五絕內駙馬分襟一首亦是此誤但舊本所定未敢輒加變亂聊存管見以俟識者之論定焉

卑棲却得性每與白雲歸徇祿仍懷橘仍凌本作猶看山免採薇山凌本作花○四句一作別山如昨日春露已沾衣采蕨頻盈手看花空厭歸暮禽先去馬新月待開扉霄漢時回首知音青瑣闈

徇祿謝靈運詩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張銑註徇求也 懷橘三國志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青瑣闈漢書元后傳赤墀青瑣孟康註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裹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註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

送邱為往唐州

宛洛有風塵君行多苦辛四愁連漢水百口寄隨人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春朝端肯相送天子繡衣臣

唐州唐書地理志山南東道唐州春陵郡治棗陽武德五年以唐城山更名唐州九年徙治比陽 四愁文選張衡為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氛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百口晉書梁戚傳請為百口切計 隨人元和郡縣志隨州本春秋時隨國西至唐州三百六十里 朝端宋書王宏傳忝承人乏位副朝端 繡衣漢書百官公卿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楊升庵云王右丞楊花惹暮春李長吉古竹老稍惹碧雲溫庭鈞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錢起集亦載此首

薄稅稅一作賦歸天府輕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綃人去問珠官俗珠錢集作殊來經石劫春凌本作來者石劫城錢集作來經幾却春東南御亭上御錢集作卸劉本顧可久本作高俱非莫使有風塵使錢集作問

元中丞劉昫唐書元載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運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 輕徭漢書昭帝紀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賜帛老漢書文帝紀有司令縣道年九十以上賜帛人一匹絮三斤 卷綃人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劉淵林註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珠官三國志孫權黃武七年改合浦為珠官郡劉昫唐書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吳改為珠官 石劫郭璞江賦石蜐應節而揚葩李善註南越志曰石蜐形如龜腳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花江淹石劫賦序海人有食石劫一名紫[illegible]蚌蛤類也春而發花有足異者 御亭太平寰宇記御亭驛在常州東南一百三十八里輿地志云御亭在吳縣西六十里吳大帝所立梁庾肩吾詩云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即此也開皇九年置為驛十八年改為御亭驛李襲譽改為望亭驛

送崔九興宗游蜀

送君從此去轉覺故人稀徒御猶回首田園方掩扉出門當旅食中路授寒衣江漢風流地游人何處歸處唐詩紀事作歲

徒御徒徒行者御御車者詩徒御嘽嘽 旅食魏文帝與吳質書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授衣詩九月授衣

送崔興宗

已恨親皆遠誰憐友復稀君王未西顧游宦盡東歸塞闊山河淨闊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迥山凌本作江天長雲樹微方同菊花節相

待洛陽扉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起唐詩正音作赴一作越瀚海經年別別顧元緯本凌本文苑英華俱作到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須文苑英華作預知飲月支頭知一作只非

陽關漢書地理志燉煌郡龍勒有陽關玉門關元和郡縣志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本漢置也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北邊備對玉門陽關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一縣而設二關者自此而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定遠侯後漢書班超傳使軍司馬班超安集於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捐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交河漢書車師前王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元和郡縣志交河出西州交河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

送孫秀才唐詩紀事以此詩爲王縉之作

帝城風日好風文苑英華作春況復建平家玉枕雙文簟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俱作紋金盤五色瓜山中無魯酒無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俱作沽松下飯胡麻莫厭田家苦厭文苑英華作怨歸期遠復賒

建平宋書建平王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　雙文簟東宮舊事有赤花雙文簟　五色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述異記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時充貢獻　魯酒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圍後人以薄酒爲魯酒本此　胡麻法苑珠林劉晨阮肇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　賒韻會賒說文貰買也從貝佘聲一曰遠也又徐曰又謂遲緩爲賒

成按孫秀才蓋客於京師遨遊諸王之門不得意而歸者故首美帝城風日并引建平家以爲擬喻承以赤枕金盤一聯則客游之適意可知今捨之而歸去所飲者若彼所飯者若此田家澹薄大異疇昔幾何不生厭苦然而莫厭也視予之歸期尚遠而遲緩不可必者不猶愈乎其慰藉之意深矣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烟與塞塵烟顧元緯本凌本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作沙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漢凌本作使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司直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司直六人從六品上　安西杜氏通典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明慶中置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　絕域漢書陳湯傳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　苜蓿史記大宛左右以蒲桃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十數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桃苜蓿極望　天馬史記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地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上一作沚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牕間老一經間文苑英華作中老唐詩品彙作著

都督唐書百官志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總判府事　代州唐書地理志代州雁門郡中都督府隸河東道　天官史記有天官書索隱曰按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將星隋書天文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發　刁斗史記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註曰刁斗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按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　井陘史記正義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元和郡縣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似井故名之唐書地理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　鳳闕史記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曰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三輔故事云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　龍庭班固封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張銑註龍庭單于祭天地處也

送方城韋明府

遙思葭菼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

方城元和郡縣志山南道唐州有方城縣　明府成按明府字始見於漢書韓延壽龔遂兩傳中然皆以稱太守後漢書張湛傳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章懷太子註郡守所居曰府明者尊高之稱又鍾皓傳明府必欲得其人劉寵傳明府下車以來劉昞傳明府聽之則被佞幸之名皆太守事也惟張儉傳李篤呼外黃令毛欽爲明廷章懷太子註明廷猶明府唐人稱縣令爲明府當本於此　葭菼詩葭菼揭揭毛萇傳葭蘆也菼薍也　長淮唐六典淮水出唐州歷豫穎亳泗四州之南境　郢城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楚平王築都之地也杜氏通典荊州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劉昫唐書荊州江陵漢縣南郡治所也故楚都之郢城今縣北十里紀南城是也後治於郢在縣東南今治所桓溫所築城也　雉乳後漢書魯恭拜中牟令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小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績耳今蟲不犯禁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州從事續漢志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　手板隋書禮儀志笏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送李員外賢郎

少年何處去負米上銅梁借問阿戎父知為童子郎
魚箋請詩賦橦布作衣裳薏苡扶衰病歸來幸可將
負米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銅梁太平寰宇記銅梁縣在合州西一百五十里亦漢墊江縣地宋改為宕渠
縣魏為石鏡之地唐長安四年刺史陳靖意以大足川滳戸輻湊置銅梁縣以銅梁山為名銅梁山在合州石鏡縣南九里左太沖蜀都賦云外負銅梁於宕渠註云銅梁山名也按其山出鐵及桃竹
杖東西連亙二十餘里山嶺之上平整遠望諸山而此獨秀也阿戎父劉孝標世說註竹林七賢論曰初阮籍與王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
與阿戎語造戎必日夕而返童子郎後漢書臧洪傳洪年十五以功拜童子郎章懷太子註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又左雄傳雄奏徵海內
名儒為博士又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又黃琬傳琬以公孫拜童子郎魚箋王勃七夕賦握犀管
展魚牋橦布左思蜀都賦布有橦花蜀有桄榔劉淵林註橦華者樹名橦其花柔毳可績為布也出永昌太平寰宇記劍南道巂州有橦木可以為布薏苡神農本草
經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送梓州李使君梓州唐詩正音作東川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文苑英華作鄉音聽杜鵑山中一半雨半二顧本凌本唐詩
品彙俱作夜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橦瀛奎律髓唐詩正音俱作賨巴人訟芋田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不敢當是敢不之訛
梓州唐書地理志劍南道有梓州梓潼郡輸晉書食貨志夷人輸賨布戸一匹遠者或一丈芋田左思蜀都賦瓜疇芋區郭義恭廣志蜀漢既繁芋民
以為資圖經本草芋今處處有之閩蜀淮楚尤多植蜀川出者形圓而大狀若蹲鴟謂之芋魁彼人種以當糧食而度饑年文翁漢書文翁廬江舒人也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
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三國志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
盛於其世
錢牧齋云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如松下清齋折露葵清齋作行齋種松皆作老龍鱗作種松皆老作龍鱗並以英華為佳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作山中一
半雨尤佳蓋送行之詩言其風土深山冥晦晴雨相半故曰一半雨而續之以賨女巴人之聯也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顥此句為求知矣此類甚多讀者宜
詳之

送張五諲歸宣城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
欲歸江淼淼未到草凄凄憶想蘭陵鎮可宜猿更啼更一作夜

南陵元和郡縣志南陵縣東至宣州一百里本漢春穀縣地梁於此置南陵縣春穀溪謝朓詩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李善註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
註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

送友人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鴈亦稀亦稀文苑英華作欲飛非連天漢水廣孤客
郢城歸鄖國稻苗秀鄖顧可久本唐詩正音俱作郎誤楚人菰米肥米一作菜文苑英華作葉
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
三江水經註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瀕湘浦北對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謂之三江口矣一統志三江在岳州府城下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皆會於此故名亦
名三江口漢水廣詩漢之廣矣鄖國杜預左傳註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酈道元水經註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
矣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輿地廣記復州沔陽縣春秋鄖子之國漢雲杜縣地屬江夏郡菰米本草陶宏景曰菰米一名雕胡可作餅食陳藏器曰
雕胡是菰蔣草米古人所貴故內則云魚宜苽皆水物也曹子建七啟云芳菰精稗謂二草之實可以為飯也蘇頌曰菰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草至秋結實乃雕胡米也古人以
為美饌今飢歲人猶采以當糧倚門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送賀遂員外外甥

南國有歸舟荊門泝上流蒼茫葭菼外雲水與昭丘
與一作同檣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
秋
南國韋昭國語解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泝玉篇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上流臧榮緒晉書荊州勢據上流昭丘
王粲登樓賦西接昭丘李善註荊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水經註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檣玉篇檣帆
柱也城烏梁元帝詩城烏侵曙鳴

送楊長史赴果州瀛奎律髓長史下多一濟字

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去方輿勝覽作欲鳥道一千里猿啼十
二時啼瀛奎律髓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聲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明
月君應聽子規
之子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祭酒客未詳王友琢崖謂古者出行必有祖道之祭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酒脯祈告既祭以車轢之而去事見毛詩正義
李長吉別友詩亦有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之句與此甚合然不切蜀事恐亦未的至或引史記荀卿傳註以席中尊者為祭酒或引後漢書劉焉傳中張魯以祭酒為吏事則更誤矣女

郎祠水經註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塚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下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輿地廣記興元府褒城縣有女郎山上有女郎墳女郎廟俗言張魯女所葬明月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子規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送邢桂州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邢桂州劉昫唐書上元二年以邢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地理志桂州始安郡都督府屬嶺南道京口京口即今鎮江自宋至陳常爲重鎮在唐時爲丹陽郡之丹徒縣方輿勝覽京口圖經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爾雅邱絕高曰京故名洞庭史記正義洞庭湖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輿地廣記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圓廣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赭圻元和郡縣志赭圻故城在宣州南陵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西臨大江吳所置赭圻屯處也晉哀帝時桓溫領揚州牧入朝參政自荊州還至赭圻詔止之遂城赭圻鎮焉擊汰楚辭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註舲船船有牕牖汰水波也言己始去乘牕舲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合浦後漢書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嘗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使星後漢書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吹文苑英華作笛邊風捲塞沙還聞田司馬更逐李
輕車蒲類成秦地類劉本顧可久本俱作壘誤莎車屬漢家車劉本顧可久本俱作居誤一本作邱亦非
當令犬戎國朝聘學昆邪

行軍司馬唐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一人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糒軍籍賜予皆專焉橫吹古今註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唐書儀衛志鼓吹五部有大橫吹小橫吹大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曲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笳觱篥桃皮觱篥六種曲名失傳田司馬漢書田廣明以郎爲大水司馬李輕車漢書李蔡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鮑照詩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蒲類漢書西域傳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後漢書班超傳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章懷太子註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竇固傳固與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章懷太子註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莎車漢書西域傳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後漢書西域傳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犬戎韋昭國語解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史記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昆

邪漢書匈奴傳昆邪休屠王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

送孫二

郊外誰相送文苑英華作郭外誰將送夫君道術親書生鄒魯客才子
洛陽人祖席依寒草行車起暮塵起文苑英華作薄山川何寂寞
何文苑英華作向長望淚霑巾張衡詩側身北望涕霑巾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
念文苑英華作解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
滄洲

密州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密州高密郡扇枕東觀漢紀黃香父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則身溫席晉書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天山雪元和郡縣志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羅漫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冬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海樹元和郡縣志密州東至大海一百六十里魯連史記田單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送邱爲落第歸江東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
五湖三畝宅宅文苑英華作地萬里一歸人歸文苑英華作行知禰不能薦禰顧元緯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爾羞爲獻納臣爲顧元緯本凌本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俱作稱文苑英華作看

三畝宅淮南子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知禰後漢書禰衡善魯國孔融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獻納班固兩都賦序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漢江臨汎汎瀛奎律髓作眺

楚塞三湘接湘瀛奎律髓作江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
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日文苑英華作月留
醉與山翁翁文苑英華瀛奎律髓俱作公

漢江郭璞山海經註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唐六典註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初名漾水一名沔水歷洋金均襄荆郢復七州至

沔州入於江一統志漢江源出嶓冢山由漢中流經鄖縣均州光化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爲漢別言之則有四耳

楚塞（江淹詩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九派（郭璞江賦流九派乎潯陽李善註水別流爲派尙書曰九江孔殷應劭漢書註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也）好風日（庾肩吾詩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山翁（晉書山簡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鎭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幷州兒）

登辨覺寺（辨一作新）

竹徑從初地（從文苑英華瀛奎律髓俱作連）蓮峯出化城　窻中三楚盡（盡文苑英華作靜）林上九江平（上凌本瀛奎律髓俱作外）輭草承趺坐（輭文苑英華作嫩）長松響梵聲　空居法雲外　觀世得無生

初地（涅槃經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得入初地）化城（化城註見二十卷中）三楚（水經註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爲三楚者也孟康漢書註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法雲（淨住子慧日已沉法雲遐布）

琢崖嘗說此詩初地卽菩薩十地中之第一地所謂歡喜地也本是聖境中所造階級之名今借作寺外路徑用化城用法華經中化城事本是方便小乘止息之喻今借作寺中殿宇用工則工矣然右丞是學佛者奈犯綺語戒何語雖近釋實中理解成觀九經中語爲文人借用失其本來面目未易更僕數卽以右丞而論如以俾母作乳媼用膳夫作饔子用獸人作獵夫用司諫作言官用之類皆與經義不合雖於文無害然不究其原而僅襲其步恐有邯鄲匍匐之患耳

瀛奎律髓謂此詩似詠廬山僧寺蓋因三四二句也遠近數千里一望了然佳處全在牕中林外四字或取盡字平字以敵老杜兜率寺詩中之有字自字者猶恐未的

涼州郊外游望

野老才三戶　邊村少四隣（邊村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村邊誤）婆娑依里社　簫鼓賽田神　灑酒澆芻狗　焚香拜木人　女巫紛屢舞　羅襪自生塵

涼州（唐書地理志隴右道有涼州武威郡）婆娑（爾雅婆娑舞也邢昺疏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郭璞曰舞者之容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則婆娑舞者之狀貌也）賽（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祠索隱曰賽謂報神福也）芻狗（淮南子譬如芻狗土龍之始成高誘註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羅襪（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觀獵（唐詩紀事作獵騎）

風勁角弓鳴（勁一作勳）將軍獵渭城　草枯鷹眼疾　雪盡馬蹄輕　忽過新豐市（市雲溪友議作戍）還歸細柳營　回看射鵰處（射鵰雲溪友議作落雁一作失雁）千里暮雲平（郭茂倩樂府採首四句入近代曲辭題曰戎渾萬首唐人絕句亦摘入絕句內題作戎渾）

角弓（詩騂騂角弓）渭城（水經註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太平寰宇記故渭城在今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二里渭水北卽秦之杜郵白起死於此其城周八里秦自孝公至始皇皆都於此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省併地入長安故此城存也）細柳營（漢書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裴駰史記註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按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史記索隱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元和郡縣志細柳營在萬年縣東北三十里相傳云周亞夫屯軍處今按亞夫所屯在咸陽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射鵰（北史斛律光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鵰手也）

胡應麟曰右丞五言工澹閒麗自有二派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揚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邵古庵謂細柳渭城皆在陝西長安縣新豐在臨潼縣相去七十里曰忽過曰還歸正見其往返之易成按漢書內地名詩人多襲用之蓋取其典而不俚也興會所至一時湊集又何嘗拘拘於道里之遠近而後琢句者哉

王右丞集卷之八

王右丞集卷之九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三十五首

春日上方即事 方文苑英華作房誤

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 梨花瀛奎律髓作花明 北牕桃李下閑坐但焚香 坐瀛奎律髓作步○樂府詩集採此詩後四句入近代曲辭題作長女命謂張說作萬首唐人絕句亦採此四句收入五言絕句命題正同而仍作公詩

高僧傳 隋書經籍志有高僧傳十四卷釋僧祐撰唐書藝文志有虞孝敬高僧傳六卷僧惠皎高僧傳十四卷僧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 鳩杖 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龜支牀 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年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

汎前陂

秋空自明迥 自明一作明月 況復遠人閒 閒文苑英華作實 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澹將夕 波一作陂 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

夷猶 楚辭君不行兮夷猶王逸註夷猶猶豫也謝朓詩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楊升庵曰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詩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助語詞却無頭巾氣宋人黃陳輩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豈止學步邯鄲效顰西子已哉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世上皆如夢 世上一作世人一作人事 狂來或自歌 狂文苑英華作往或一作止 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 林文苑英華作陰 藥倩韓康賣門容向子過 向一作尚 翻嫌枕席上無那白雲何 那一作奈

向子 英雄記向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後漢書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登河北城樓作

井邑傅巖上 傅文苑英華作傳誤 客亭雲霧閒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 暮凌本作外 心與廣川閑

河北 唐書地理志陝州平陸縣本河北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名 井邑 釋名周制九夫爲井其制似井字也四井爲邑邑猶悒也邑人聚會之稱也陸雲詩修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 傅巖 水經註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閒即此處也史記正義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氏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元和郡縣志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七里即傅說版築之處 寂寥 四子講德論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李善註寂寥曠遠之貌也 廣川 史記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登裴迪秀才小臺作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 望一作空 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閒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秋原 沈約詩秋原嘶代馬 上關 劉楨詩應門重其關庾肩吾詩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

被出濟州 河嶽英靈集作初出濟州別城中故人

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 無一作照 閭閻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 多諸本皆作各河嶽英靈集唐詩品彙俱作多今從之

濟州 劉昫唐書地理志隋置濟北郡武德四年改濟州天寶元年改爲濟陽郡十三載六月一日廢濟州 持法 漢書翟方進爲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 河潤 莊子河潤九里

千塔主人

逆旅逢佳節征帆未可前牕臨汴河水門渡楚人船雞犬散墟落桑榆蔭遠田所居人不見枕席生雲烟

汴河 輿地廣記汴河蓋古莨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煬帝開波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鄭樵通志汴水一名鴻溝一名官度水一名通濟渠一名莨蕩渠或云莨蕩渠別汴首受河水自汜水縣東南過滎陽陳留睢陽符離至泗州入淮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文苑英華作銜命辭天闕單車欲問邊又問字一作向)征蓬出漢塞(蓬文苑英華作鴻)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騎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吏)都護在燕然

屬國(漢書武帝紀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註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衛青傳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居延(漢書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千餘級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後漢書郡國志有張掖屬國居延屬國史記索隱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元和郡縣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者風吹沙流行故曰流沙)征蓬(吳均詩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漢塞(史記匈奴傳單于既入漢塞)胡天(梁簡文帝阻歸賦隴樹饒風胡天少色)大漠(班固燕然山銘經磧鹵絕大漠李周翰註大漠沙漠也)孤烟直(庾信詩野戍孤烟起埤雅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或謂邊外多迴風其風迅急裊烟沙而直上親見其景者始知直字之佳)蕭關(史記正義蕭關今古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元和郡縣志蕭關故城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三十里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是也)候騎(史記候騎至雍甘泉何遜詩候騎出蕭關追兵赴馬邑)燕然(後漢書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竇鴻出稒楊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太平寰宇記燕然在振武軍金河縣北近磧入塞圖云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輿地廣記單于大都護府金河縣有燕然山東漢竇憲勒銘於此)

晚春閨思(河嶽英靈集作春閨)

新妝可憐色落日卷羅帷(羅河嶽英靈集作簾)鑪氣清珍簟(鑪一作淑)牆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牕桃李時

珍簟(謝脁詩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網戶(楚辭網戶朱綴刻方連些王逸註網戶綺文鏤也)

戲題示蕭氏外甥

憐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蘆筍穿荷葉(穿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藏)菱花罥鴈兒郄公不易勝莫著外家欺

臨池(晉書衛恆傳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弊宅(晉書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郄公(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郄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着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郄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秋夜獨坐(唐詩正音作冬夜書懷誤)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黃金(江淹詩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

待儲光羲不至

重門朝已啓起坐聽車聲要欲聞清佩方將出戶迎曉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復情

空復情(謝脁詩嬋娟空復情)

聽宮鶯

春樹繞宮牆春鶯囀曙光(文苑英華作宮鶯次第翔)欲驚啼暫斷移處弄還長隱葉棲承露攀花出未央(攀一作排)游人未應返爲此思故鄉(文苑英華作爲此始思鄉)

承露(咸陽古跡圖漢承露臺在秦磁石門內)未央(西京雜記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

早朝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烏睥睨曉(烏文苑英華作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侍(侍文苑英華作召)班姬玉輦迎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

睥睨(釋名城上垣曰睥睨廣雅睥睨女牆也)轆轤(韻會轆轤井上汲水木)方朔(漢書東方朔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班姬(漢書成帝游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玉輦(潘岳籍田賦天子乃御玉輦)方士(史記封禪書天子使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蓬瀛(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愚公谷三首(原註青龍寺與黎昕戲題)

愚谷與誰去唯將黎子同非須一處住不那兩心空

寧問春將夏誰論西復東不知吾與子若箇是愚公
吾家愚谷裏吾顧可久本作愚此谷本來平雖則行無跡還能響
應聲不隨雲色暗只待日光明緣底名愚谷都由愚
所成
借問愚公谷與君聊一尋不尋翻到谷此谷不離心
行處曾無險看時豈有深寄言塵世客何處欲歸臨
歸臨一作窺林

雜詩

雙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初一作新作凌本作結王昌是東舍宋玉
次西家小小能織綺時時出浣紗親勞使君問南陌
駐香車

五桃鮑照詩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王昌成按唐人詩中多用王昌事上官儀詩南國自然勝掌上東家復是憶王昌李義山詩王昌只在牆東住未必金堂
得免嫌韓偓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只在此牆東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昌弟式爲渡遼將軍長史婦尚書令桓楷女昌母聰明有教典二婦入門
皆令變服下車不得踰侈後楷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曰其嫗嚴固不得倍爾不須持往犯人家法其畏如此似非挑闥之流也蓋别是一人然他書無考宋玉
登徒子賦宋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
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三年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織綺梁武帝詩莫愁十三能織綺

過秦皇墓秦文苑英華作始〇時年十五文苑英華作時年二十

古墓成蒼嶺幽宮象紫臺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開
有海人寧渡無春鴈不迴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
秦皇墓漢書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
宮館之盛不可勝原水經註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涸三泉以銅爲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
象下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以人魚膏爲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圍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史
記正義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長安志秦始皇陵在臨潼縣東一十五里國志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雁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關中記曰秦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
周六里今在陰平縣界三輔故事曰始皇陵七百步以明珠爲日月魚膏爲脂燭金銀爲鳧雁金蠶三十箔四門施徼奢侈太過六年之間爲項籍所發兩京道理記曰陵高一千二百四十尺內院周
五里外院周十一里俗呼當陵紫臺江淹恨賦紫臺稍遠李善註紫臺猶紫宮也呂延濟註紫臺宮也天子所居處七曜初學記日月五星謂之七曜九
泉木華海賦吹烱九泉李善註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四首

功德冠羣英彌綸有大名軒皇用風后傳說是星精
就第優遺老來朝詔不名留侯常辟穀常一作嘗何苦不長
生
徐公劉昫唐書天寶八載閏六月戊辰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薨輓歌杜氏通典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敘哀而後代相承以爲輓歌蓋
因於古也李周翰文選註使輓柩者歌之因呼爲輓歌也風后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悟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
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傅說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就第漢書鴻嘉元年張禹以老病乞
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宋祁唐書嵩本傳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
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
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不名漢書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留侯史記留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
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劉昫唐書嵩本傳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

謀猷爲相國翊贊奉乘輿贊一作戴乘文苑英華作宸劍履升前殿貂蟬
託後車齊侯疏土宇漢室賴圖書僻處留田宅仍纔
十頃餘頃文苑英華作畝
謀猷書君陳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又文侯之命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乘輿賈誼新書天子車曰乘輿十六
國春秋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唐六典凡夷夏之通稱天子曰皇帝服御曰乘輿行幸曰車駕劍履史記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隋書禮儀志大
臣優禮皆劍履上殿貂蟬後漢書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章懷太子註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溫潤因此
物生義也隋書禮儀志貂蟬按漢官內侍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董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令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內史令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加散騎常侍在
門下者皆有貂蟬唐六典註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隸門下省明慶三年又置員外隸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託
後車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劉良註託附也齊侯按春秋齊國屬青州不屬徐州而唐之徐州彭城郡又是宋地非齊地右丞用齊侯
字未詳疏土宇漢書黥布傳疏爵而貴之張晏註疏分也後漢書黃瓊傳大啓土宇開地七百圖書漢書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田宅漢書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舊里移庭日新年置酒辰聞詩鸞渚客賦獻鳳樓人北闕辭明主闕顧可久本文苑英華俱作首東堂哭大臣猶思御朱輅不惜汙車茵

鸞渚客傅咸詩雙鸞游蘭渚劉昫唐書嵩本傳嵩子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壻三品嵩皤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鳳樓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唐書公主列傳元宗女新昌公主下嫁蕭衡北首禮記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孔穎達正義體魄降入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東堂杜氏通典摯虞決疑註云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哀于朝堂北史魏晉以來親臨多闕至于戚臣必于東堂哭之汙車茵漢書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久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言斷車騎言文苑英華作將空憶盛衣冠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無人當便闕應罷太師官

中台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上將壇劉昫唐書嵩本傳開元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㚟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㚟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無何君㚟又爲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乃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朗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於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元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又加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笳簫曹植與吳質書觴酌陵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太師宋書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唐六典太師太傅太保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

故西河郡杜太守輓歌三首

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雕城忽見芻靈苦苦顧可久本文苑英華俱作害徒聞竹使榮空留左氏傳誰繼卜商名

西河郡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有汾州西河郡雲中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北平史記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白馬將史記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芻靈禮記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鄭康成註芻靈東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竹使漢書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史記索隱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左氏傳晉書杜預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躭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卜商史記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元和郡縣志汾州西河郡禹貢冀州之域其在虞舜十二州及周皆屬并州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謂此也

返葬金符守守劉本顧可久本俱作宇非同歸石窌棲棲一本作妻爲是卷衣悲畫翟持翣待鳴雞容衛都人慘山川駟馬嘶猶聞隴上客相對哭征西

金符謝朓思歸賦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金符即銅虎符也事見前首竹使註中石窌左傳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師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杜預註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卷衣衣謂殯宮前所陳設之靈衣殯將出故卷而藏之即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所云俎徹三獻筵卷六衣之義或引喪大記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此則始死之儀非與殯之事矣畫翟禮記夫人揄狄鄭康成註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孔穎達正義云揄讀如搖狄讀如翟謂畫搖翟之雉于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持翣周禮大喪持翣禮記喪大記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康成註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像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孔穎達正義云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釋名翣齊人謂扇爲翣此似之也象翣扇爲清涼也翣有黼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鳴雞潘安仁哀永逝文聞雞鳴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容衛庾子山入重陽閣詩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疏又子山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山河滿目容衛靈歸盧思道彭城王挽歌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所謂容衛未詳其義或謂後漢書祭遵傳有朱輪容車介士軍陣送葬之文章懷太子註容車容飾之車像生時也容衛恐亦是此義成按庾信祀方澤歌有川澤茂祉邱陵容衛之句右丞曲江侍宴應制詩有草樹連容衛山河對冕旒之句顧況宮詞有玉階容衛宿千官風獵青旂曉仗寒之句則非送葬之儀矣北史廣陽王嘉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則容衛即是儀衛之義矣征西後漢書耿秉傳肅宗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永元三年卒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

塗芻去國門祕器出東園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軒旌旐轉衰木簫鼓上寒原墳樹應西靡長思魏闕恩

塗芻釋名塗車以泥塗爲車也芻靈東草爲人馬靈名之也祕器漢書孔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後漢書鄧皇后紀新野君薨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章懷太子註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凶器故言祕也錦軒漢書西域傳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註錦車以錦衣車也西靡聖賢冢墓記東平思

(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魏闕(淮南子神游魏闕之下高誘註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懸教民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

故南陽夫人樊氏輓歌二首

錦衣餘翟黻(黻一作茀)繡轂罷魚軒淑女詩長在夫人法尚存凝笳隨曉旆行哭向秋原歸去將何見誰能返戟門

翟茀(詩翟茀以朝毛萇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孔穎達正義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繡轂(張正見詩金門四姓聚繡轂五香來)魚軒(左傳歸夫人魚軒杜預註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淑女(子貢詩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夫人法(世說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凝笳(謝脁詩凝笳翼高蓋李善註徐引聲謂之凝張銑註凝笳其聲凝咽也笳簫也)行哭(禮記內人皆行哭失聲)戟門(鄭司農周禮註棘門以戟爲門後人稱戟門本此)

石窌恩榮重金吾車騎盛將朝每贈言入室還相敬疊鼓秋城動懸旌寒日映不言長不歸環佩猶將聽

金吾(後漢書光武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將朝(左傳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相敬(後漢書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懸旌(陸機辨亡論懸旌江介築壘遵渚)環佩(後漢書后紀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

達奚侍郎夫人寇氏輓歌二首(劉本顧可久本俱作送奚侍郎夫人寇氏非文苑英華題上多吏部二字)

束帶將朝日鳴環映牖辰能令諫明主(明一作皇)相勸識賢人(勸文苑英華作助)遺挂空留壁迴文日覆塵金蠶將畫柳何處更知春

達奚侍郎(按唐書楊國忠傳有禮部侍郎達奚珣是其人也後爲河南尹降祿山受僞署賊平伏誅)鳴環(劉孝綽詩曳綃爭掩縠搖佩奮鳴環)遺挂(潘岳悼亡詩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呂延濟註遺挂謂平生玩用之物尚在於壁)迴文(晉書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金蠶(南史王元謨傳元謨從弟元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元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始興簡王傳於益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宜都王傳於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板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畫柳(釋名輿棺之車曰輀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亦曰鼈甲以鼈甲亦然也孔穎達禮記正義按喪大記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註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

女史悲彤管夫人罷錦軒卜塋占二室(占文苑英華作瞻)行哭度千門秋日光能澹寒川波自翻(波文苑英華作浪)一朝成萬古松栢暗平原

彤管(毛萇詩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不記過其罪殺之杜預左傳註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後漢書后紀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恭懿太子輓歌五首

何悟藏環早纔知拜璧年翀天王子去對日聖君憐樹轉宮猶出笳悲馬不前雖蒙絕馳道京兆別開阡

恭懿太子(劉昫唐書恭懿太子佋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佋皇后張氏所生上尤鍾愛后屢危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侯封載疇加等之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彝章第十二子故興王佋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嚮學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晤逾爽愛親之戀言不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哀將祚土析珪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冀成立豈期夭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厚夜與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元妥可贈太子諡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節冊命十一月葬於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察大使興王佋薨於中京內邸殯於寢之西階粵八月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於長安之高陽原禮也燕隧開封龍輴進轍陳祖載而就位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閟景憫璿萼之惟霜瞻龍綍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諡惟古褒崇有式爰詔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嗣實曰賢王驪源孕彩日餘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齔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魯衛後塵間平絕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爲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溫文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寰區未乂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遘彌曠盈旬止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仗靈儀宵而上賓徽音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即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魂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託夢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賁椒壺而纏悲旌遺芳於碣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曀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塗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兮寢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於洞府閟銀棨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佋薨時年八歲既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佋有如平昔拜辭流涕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唐會要恭懿太子佋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藏環

晉書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拜璧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翀天 用周靈王太子晉事孫綽游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沖天詳見五卷浮邱公註中 對日 晉書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馳道 漢書成帝紀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疾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師古註絕橫度也 京兆阡 謂京兆尹別開墓道也或引漢書原涉傳內京兆阡事非是

蘭殿新恩切椒宮夕臨幽白雲隨鳳管明月在龍樓
人向青山哭天臨渭水愁雞鳴常問膳今恨玉京留

蘭殿 顏延年元皇后哀策文蘭殿常陰椒塗弛衛李善註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 椒宮 漢官儀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三輔黃圖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 臨 臨力鴆切作林字去聲讀杜預左傳註臨哭也 問膳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騎吹凌霜發旌旗夾路陳愷容金節護愷一作禮冊命玉符新傅母悲香褓君家擁畫輪射熊今夢帝今顧元緯本作非秤象
問何人

騎吹 海錄碎事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 玉符 唐六典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佩以為飾 傅母 列女傳下堂則從傅母保阿 褓 說文褓小兒衣也 畫輪 晉書輿服志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射熊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寤而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 秤象 魏志鄧哀王沖傳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致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蒼舒留帝寵子晉有仙才五歲過人智三天使鶴催心悲陽祿館陽一作四非目斷望思臺若道長安近何為更
不來

蒼舒 魏志鄧哀王沖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之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三天 雲笈七籤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氣始青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元黃神寶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氣元白 陽祿館 班婕妤傷悼賦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服虔註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註二觀並在上林中 望思臺 漢書戾太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顏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址猶存

西望昆池闊東瞻下杜平山朝豫章館樹轉鳳凰城
五校連旗色千門疊鼓聲金環如有驗還向畫堂生

西望 沈約詩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首聯蓋學其句 昆池 三輔黃圖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圍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食貨志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也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長安志昆明池在長安縣西二十里今為民田 下杜 漢書宣帝紀率常在下杜孟康註在長安南師古註下杜即今之杜城長安志下杜城在長安縣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一百七十三步春秋左氏傳晉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為唐杜氏杜預註曰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國記曰周宣王四十三年杜伯入為王卿士無罪而王殺之史記曰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即此地也括地志曰蓋宣王殺杜伯以後子孫微弱附於秦及春秋後武公滅之為縣漢宣帝修杜之東原為陵曰杜陵縣更名此為下杜城廟記曰下杜城杜伯所築東有杜原城在底下故曰下杜雍錄秦武公滅杜以杜國為杜縣縣之東有原名為東原宣帝以為己陵故東原之地遂為杜陵縣也既有杜陵縣則名稱與杜縣相混遂改杜縣為下杜以別之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下杜名此全不審也 豫章館 三輔黃圖豫章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班固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呂延濟註豫章館名也張衡西京賦豫章珍館揭焉中峙薛綜註以豫章木為臺館也 五校 漢書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按後漢書百官志有屯騎校尉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皆屬北軍中侯所謂五校也章懷太子順帝紀註以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五校尉為五校誤也 畫堂 三輔黃圖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畫堂謂宮殿中彩畫之室

成按五詩中羊祜事凡二用晉明帝事凡二用王子晉事凡三用魏鄧哀王事凡二用右丞全不以此為詩病若使今人下筆爾爾有不訾其儉於書卷者乎

王右丞集卷之九

王右丞集卷之十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二十六首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文苑英華作奉和御製從蓬萊宮向興慶閣道中作）

渭水自縈秦塞曲（塞文苑英華作甸）黄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仙門柳（仙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千）閣道迴看上苑花（迴文苑英華作遥）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重物華（重顧元緯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翫）

蓬萊（雍錄大明宮南端門名丹鳳在平地門北三殿相踏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則爲蓬萊殿殿北有池亦云蓬萊池）興慶（劉昫唐書興慶宮在東內之南隆慶坊本元宗在藩時宅也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人莫知之唐會要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邸爲興慶宮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於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云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幸其地命泛舟以駞象蹈氣以厭之至是爲宮焉後於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蕚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長安志南內興慶宮距外郭城東垣武后大足元年睿宗在藩賜爲五王子宅明皇始居之宅臨大池中宗時望氣者云此池有天子氣故嘗游宴此池上巳泛舟以厭之南街東出春明門開元三年置宮因本坊爲名十四年又取永嘉勝業坊之半增廣之謂之南內置朝堂十六年以宮成御朝德音釋徒以下罪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東夾羅城複道經通化門以達此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閣道（史記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張衡西京賦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呂向註閣道飛陛也）黄山（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縣有黄山宮孝惠二年起漢書揚雄傳北繞黄山瀕渭而東三輔黄圖黄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水經渭水又東北逕黄山宮南酈道元註卽地理志所謂縣有黄山宮惠帝三年起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宮故世謂之游城非也）鑾輿（班固西都賦乘鑾輿備法駕）陽氣（後漢書郎顗傳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

成按結句言天子之出本爲陽氣暢達順天道而巡游以行時令非爲賞玩物華因事進規深得詩人温厚之旨可爲應制體之式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卽事（生字一本作柱產二字上字下一本多神光照殿四字敢文苑英華作因）

欲笑周文歌宴鎬遥輕漢武樂横汾（遥凌本作還）豈如玉殿生三秀（如顧元緯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知）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大同殿（唐六典興慶宮之西曰興慶門次南曰金明門門內之北曰大同門其內曰大同殿）玉芝（劉昫唐書天寶七載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八載六月大同殿又產玉芝一莖）龍池（唐詩紀事龍池興慶宮池也明皇潛龍之地雍錄帝王之興悉著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傅會者多也元宗之名與隆慶坊舊宅相符固可命以爲瑞矣六典所記曰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數十丈常有雲氣或黄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爲龍池焉開元初以爲離宮後又增廣遂爲南內其正殿名大同殿殿之東北卽有龍池殿蓋主此池以爲之名也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分滻水北流至長樂陂西北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圖亦著滻水入興慶池路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以爲龍池者實引滻之力人力勝而舊池改故始時數尺久乃數頃不難也至六典所紀乃言初時井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則全沒導滻之實而專以歸諸變化也六典者中書令張九齡之所領撰已上而罷令李林甫繼之仍加註以奏凡此掩飾增損實皆註文而本文無之則是詔辭皆出林甫而非九齡之所得知也以其人想之則飾虛成有自可見矣）宴鎬（成按詩經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本武王事謂爲周文者誤也然考宋之問幸昆池應制詩亦云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豈唐人相襲作周文事用耶）横汾（漢武帝秋風辭上行幸河東祀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欣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水經註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三秀（楚辭采三秀兮於山間王逸註三秀謂芝草也）銅池（按漢書宣帝紀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師古註銅池承霤是也以銅爲之與龍池義不合亦疑有誤）五雲（文人多謂慶雲五色爲五雲或引周禮保章氏之五雲入註者非是）堯樽（杜審言詩堯尊隨步輦舜樂繞行麾）北斗（楚辭援北斗兮酌桂漿王逸註斗謂玉爵）南薰（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勅賜百官櫻桃（原註時爲文部郎中）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總是寢園春薦後（總文苑英華作纔）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愁文苑英華作憂）大官還有蔗漿寒（蔗文苑英華作柘）

文部（唐書百官志吏部郎中二人正五品上天寶十一載改吏部曰文部至德二載復舊）芙蓉闕（車敷詩重闕如隱起雙闕似芙蓉庾信詩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紫禁（謝莊宣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註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呂延濟註紫禁卽紫宮天子所居也）朱櫻（左思蜀都賦朱櫻春熟顏師古漢書註櫻桃卽今之朱櫻也禮記謂之含桃爾雅謂之荊桃本草圖經櫻桃其實熟時深紅色者謂之朱櫻紫色皮裏有細黄點者謂之紫櫻）上蘭（三輔黄圖上林苑有上蘭觀）寢園（寢寢廟園園陵也三輔黄圖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皆有寢園演繁露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卽在廟之寢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春薦（成按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淮南呂覽諸書皆同唐李綽歲時

記云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園薦訖頒賜百官各有差亦是孟夏事惟漢書叔孫通傳云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右丞詩中用春薦字當是其時雖四月一日而節令未改尚在暮春否則因師古之註而誤也 鳥銜 高誘呂氏春秋註含桃櫻桃鶯鳥所含食故言含桃史記索隱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鶯鳥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荊桃也 青絲籠 陌上桑古辭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赤玉盤 藝文類聚史云後漢明帝於月夜宴羣臣於照園太官進櫻桃以赤瑛為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 內熱 食療本草櫻桃食多無損但發虛熱耳 蔗漿 楚辭臑鼈炮羔有柘漿些王逸註柘藷蔗也取藷蔗之汁為漿飲也漢書禮樂志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註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柘與蔗同

同詠　右補闕　崔興宗

未央朝謁正逶迤天上櫻桃錫此時朱實初傳九華殿繁花舊雜萬年枝全勝晏子江南橘 全諸本皆作未非是今從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作全 莫比潘家大谷梨聞道令人好顏色神農本草自應知

逶迤 成按說文逶迤衺去之貌從移爾切韻會逶迤行貌從唐何切皆與本韻不合且義亦難通當是委蛇之訛作委曲自得解為是 九華殿 博物志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初學記洛陽宮殿簿有九華殿 晏子橘 說苑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大谷梨 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劉良註洛陽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惟此一樹 好顏色 陶宏景名醫別錄櫻桃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文苑英華於避暑下多之作二字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牕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語笑巖間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笙向碧空 笙二顧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簫

九成宮 雍錄九成宮在鳳翔府麟游縣本隋仁壽宮文帝以避暑每歲春往冬還文帝竟終於此宮太宗欲以宮奉高祖高祖惡之不往貞觀五年太宗自修繕以備清暑改為九成宮陝西志九成宮其趾在麟游縣城西五里之天台山 丹鳳闕 唐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 翠微宮 爾雅釋山云未及上翠微郭璞註近上旁陂邢昺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也右丞所謂翠微宮蓋取此意與終南山之翠微宮無涉 吹笙 用周靈王太子晉事見五卷浮邱公註中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送曉籌 送唐詩鼓吹唐詩品彙俱作報 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 天文苑英華作重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 色瀛奎律髓作影 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向凌本瀛奎律髓唐詩品彙俱作到

大明宮 長安志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宮城之東北隅南北五里東西三里貞觀八年置為永安宮城九年改曰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百官獻貲財以助役龍朔三年大加興造號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改曰含元宮尋復大明宮初高宗命司農少卿梁孝仁制造此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視如在檻內蓋其高爽也 絳幘 漢官儀宮中與臺並不得畜雞夜漏未明三刻雞鳴衛士候於朱雀門外著絳幘專傳雞唱 雞人 周禮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 尚衣 唐書百官志尚衣局奉御二人直長四人掌供冕服几案 翠雲裘 宋玉諷賦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 九天 呂氏春秋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仙掌 三輔黃圖廟記曰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盃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長安記仙人掌大七圍以銅為之 五色詔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 鳳池 晉書荀勖拜中書監久之以勖守尚書令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通典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 裏唐詩品彙作上 朝朝染翰侍君王

兩省 杜氏通典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省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成按至德二年十月肅宗入京師明年改元乾元是時賈至為中書舍人杜甫為右拾遺皆有史傳歲月可證王維之為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岑參之為右補闕其歲月無考要亦當在是時皆兩省官也是年六月甫貶華州司功參軍則四詩之唱和正在乾元元年戊戌之春中也 紫陌 劉孝綽詩紆餘出紫陌迤邐度青樓 御爐 唐書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

同和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原註舍人

先世掌絲綸

五夜（陸倕新漏刻銘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李善註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九重（楚辭君之門以九重）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唐書賈曾傳元宗爲太子遴選宮僚以曾爲舍人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從諫議大夫知制誥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子至從元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鳳毛（世說王敬倫丰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南齊書謝超宗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超宗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

同和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皇州（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註皇州帝都也）玉階（班固西都賦玉階彤庭張銑註玉階以玉飾階也）花柳（成按朱晦菴謂唐時殿庭間皆植花柳故杜子美詩有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之句岑詩用花柳字亦其一證）陽春（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毛西河曰丙午年避人在湖西長至夜飲施愚山使君官舍愚山偶論王維岑參杜甫和賈至早朝詩惟杜甫無法坐客怫然予解曰徐之往有客亦主此說予責其或過客曰不然律法極細吾第論其粗者律律也既題早朝則雞鳴曉鐘衣冠閶闔律法如是矣王維歎於岑參者岑能以花迎柳拂陽春一曲補舍人原唱春色二字則王稍減耳其他則無不同者何則律故也杜即不然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而燕雀賀非朝時境也五夜便日暖耶舛也且日暖非早時也若夫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嘗朝者也曰朝罷亂也詩成與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予時無以應然則愚山之論此豈過耶愚山大喜遂書其說以作記

成按早朝四作氣格雄深句調工麗皆律詩之佳者結句俱用鳳池事惟老杜獨別此其妙處不容掩者也若評較全篇定其軒輊則岑爲上王次之杜賈爲下雖蘇子瞻所賞在旌旗日暖二句楊誠齋所取在花迎劍佩一聯文人愛尚各有不同讀西河毛氏之說其優劣固已判矣但謂王母仙桃非朝時之事燕雀相賀非朝時之境二詰猶有未當蓋仙桃即殿廷所植之桃以其託根禁地故曰仙桃迎晨而春色濃酣天然如醉與王母仙桃迥焉無涉燕雀每於天光煥發之後高飛四散此句詠早字甚得然寫作宮殿閒景致未免荒涼耳要之於堂成而燕雀賀之說杳不相干也以此見皆未免過苦若其餘之所論駁豈爲無當或者必欲不祧工部反訾岑王二作實處太詳主處太略不如杜作後四句全注意舍人爲得和詩體者豈非溺愛而反蹈不明之過哉或嫌右丞四用衣冠之字未免冗雜亦屬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善言詩者正不必拘拘於此至瀛奎律髓以京師喋血之後瘡痍未復而四人誇美朝儀如此譏其已奏宋人腐語尤屬可嗤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湯凌本唐詩鼓吹唐詩品彙俱作泉）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樹一作市）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太常主簿（唐書百官志太常寺有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溫湯（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溫泉宮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長安志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驪山之西北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三秦記曰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不爾即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唾之即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漢武帝故事曰驪山湯初始皇初石起宇至漢武又加修飾焉十道志曰今按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周武帝天和四年大冢宰宇文護所造隋文帝開皇三年又修屋宇列樹松柏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左屯衛大將軍姜行本將作少匠閻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太宗臨幸製碑咸亨二年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驪山上下益治湯井爲池臺殿環列山谷明皇歲幸焉又築會昌城即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離宮（三輔黃圖離宮天子出游之宮也）露臺（漢書文帝紀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括地志新豐縣南驪山上猶有露臺之舊址賈奉傳云孝文露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甘泉賦（漢書揚雄字子雲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懸知（庾信詩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

蔡寬夫詩話樂天聽歌詩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註云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開此句尤佳今摩詰集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是也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湯寓目不知何所指爲想夫之辭大抵唐人歌曲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取其辭與聲相疊成音耳豈非當時文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楊升菴曰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夫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也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成按詩以寓目命題則前六句皆即目中之所見而言也漢主句紀其所見宮室之富而幷及其地秦川句紀其所見風景之麗而兼記其時青山碧澗之句乃寓目於近而言其所見者如此新豐小苑之句乃寓目於遠而詠其所見者又如此末則歸美韋郎以見屬和之意詩之大旨不過爾爾溫湯接近露臺本是驪山實境其曰漢主者以漢武曾於此修飾堂宇故遂以漢主離宮爲言何嘗有反諷之意乎夕陽未落或爲雲霞所覆其餘輝所及往往半有半無今登高望遠時一遇之不知楊氏有何創見而謂四百里之內皆離宮耶夫以秦皇之淫侈而史傳所記宮室之實三百餘里唐又復過之則其淫侈又駕秦皇而上之矣果見何書何傳而爲此言耶甘泉獻賦唐人習用執此而言諷諫尤屬迂談且賦云屏玉女卻虙妃者以指趙昭儀也倘好事者於此比類而及之曰右丞幷以此諫明皇當疏遠玉環吾知楊氏聞此必以爲實獲我心也詩人之錦心繡腸夫豈有玲瓏曲折若此者而乃以此厚誣古人歟

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文苑英華本無皆字爲字之字）

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辭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

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廬

苑舍人（唐書藝文志苑咸京兆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貶漢東郡司戶參軍復起為舍人終永陽太守）名儒（後漢書謝該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公車（漢書東方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衞尉上書者所詣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章懷太子註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石渠（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宮大殿北以藏秘書）法藏（法華經阿難常為侍者護持法藏）貝葉（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陁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貝多三者部婆力叉多羅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力叉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魯魚（抱朴子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三事（鄭康成毛詩箋以三事大夫為三公）承明廬（漢書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張晏註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陸機洛陽記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

荅詩（并序）　苑咸

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採知音形於雅作輒走筆以酬焉且久未遷因而嘲及

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荃為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

梵字（西域記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法苑珠林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於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准梵及佉盧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有篆籀之變體乎又云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羅門者總稱為梵梵者清淨也承引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為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為人仍其本名故稱為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華省（潘岳秋興賦獨展轉于華省）三點成伊（佛書伊字如草書下字按涅槃經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伊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衆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一觀如幻（菩薩瓔珞經觀一切法如空如幻）忘荃（莊子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陸德明註荃七全反香草也可以餌魚）間氣（春秋演孔圖正氣為帝間氣為臣）羅漢（四十二章經常行二百五十戒進止清淨為四真道行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隋書羅漢者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馮唐（史記馮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拜為車騎都尉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

重酬苑郎中（并序○原註時為庫部員外）

頃輒奉贈忽枉見詶敘末云且久不遷因而嘲及詩落句云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亦解嘲之類也（類凌本作意）

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豈能酬雨露（豈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盡）榮枯安敢問乾坤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揚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

含香（宋書漢官云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荅對欲使其氣息芬芳也夢溪筆談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荅其氣芬芳）掃門（史記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解嘲（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疏鐘官舍晚（官凌本作客晚唐詩正音作曉）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晨一作朝）夕奉天書拜瑣闈（奉一作捧天凌本作丹）強欲從君無那老（那一作奈）將因臥病解朝衣

洞門（漢書董賢傳重殿洞門師古註洞門謂門門相對也）官舍（史記陳豨傳邯鄲官舍皆滿）省中（漢書昭帝紀共養省中伏儼註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衞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瑣闈（劉昭後漢書註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衞瓘註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那（韻會那語助也乃箇切音與奈同後漢書韓康傳公是韓伯休那章懷太子註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解朝衣（張協詩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皆知一作猶能）鳥識歡

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解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花笑史通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經文苑英華作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酌酒鮑照行路難酌酒以自寬舉盃斷絕歌路難波瀾陸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先達韓非子管仲鮑叔相謂曰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彈冠漢書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王弇州曰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反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又云右丞此篇與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

成按草色一聯乃是即景托諭以衆卉而邀時雨之滋以奇英而受春寒之痼即植物一類且有不得其平者況世事浮雲變幻又安足問耶擬之六義可比可興

輞川別業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纔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欲劉本作亦優婁比邱經論學傴僂丈人鄉里賢披衣倒屣且相見相歡語笑衡門前

欲然梁元帝詩杯間花欲然竹徑露初圓優婁比邱佛之弟子有優樓頻螺迦葉梵語優樓頻螺漢翻木瓜癃以胷前有癃如木瓜故也釋氏要覽梵語云比邱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于施主乞食資益色身經論釋氏以佛所說者為經菩薩所言者為律聲聞所著者為論傴僂丈人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倒屣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早秋山中作中顧可久本作居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不厭尚平婚嫁早不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豈却嫌陶令去官遲草堂蛩響臨秋急蛩文苑英華作蟲山裏蟬聲薄暮悲聲文苑英華作鳴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期一作歸

尚平高士傳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蛩韻會蛬爾雅蟋蟀蛬一曰蜻蛚今促織也亦曰趨織集韻通作蛩

積雨輞川莊作積文苑英華作秋○衆妙集作秋歸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清文苑英華作行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事一作處

蒸藜爾雅翼毛詩義疏曰萊藜也莖葉皆似王芻今兗州蒸以為茹謂之萊蒸習靜何遜詩習靜悶衣巾讀書煩几案梁朱超詩當夏苦炎埃習靜對花臺朝槿埤雅木槿似李五月始花月令木槿榮是也花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蕣之義取於此王僧孺詩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露葵宋玉諷賦烹露葵之羹曹植七啓芳菰精稗霜蓄露葵張銑註蓄與葵宜于霜露之時爭席列子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詩人玉屑云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極盡寫物之工

李肇國史補云王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文章佳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石林詩話詩云下雙字極難須使五言七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為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采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竹坡老人詩話云摩詰四字下得最為穩切

成按諸家采選唐七言律者必取一詩壓卷或推崔司勳之黃鶴樓或推沈詹事之獨不見或推杜工部之玉樹彫傷昆明池水老去悲秋風急天高等篇吳江周篆之則謂冠冕壯麗無如嘉州早朝澹雅幽寂莫過右丞積雨澹齋翁以二詩得廊廟山林之神髓取以壓卷真足空古準今要之諸詩皆有妙處譬如秋菊春松各擅一時之秀未易辨其優劣或有揚此而抑彼多由覽者自生分別耳質之輿論未必僉同也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

無着天親弟與兄嵩邱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嵩邱藝文類聚俗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於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邱嵩邱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經嵩邱在縣西南十五里無着天親稽古要錄初天竺國無著大士頻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惟識宗旨及其弟天親菩薩生西度羅閱國發明大乘遂相與製論通塞志天竺國無着出世闡教其弟天親所造小乘論五百部後因無著開悟復造大乘論五百部世稱千部論師翻譯名義無著是初地菩薩天親之兄佛滅千年從彌沙塞部出家迸水法苑珠林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卽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度愛其區邱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羣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卽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湧出遂蓄爲池因構堂宇雨花法華經佛說此經已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古先生西昇經老子西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李榮註竺乾者西域之國名也號古先生者謂無上大道先天而生故曰古先生卽老子之別號也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昌唐詩鼓吹作豐

桃源一向絕風塵一向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西面唐詩正音唐詩鼓吹唐詩品彙俱作面面絕唐詩鼓吹作少柳市南頭
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
山如屋裏外一作上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著文苑英華作看種松皆老作龍鱗諸本皆作種松皆作老龍鱗今從文苑英華唐詩紀事本

凡鳥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看竹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閉戶著書後漢書王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同詠　裴迪

恨不逢君出荷蓑青松白屋更無他陶令五男曾
不有蔣生三徑任相過芙蓉曲沼春流滿薜荔成
帷晚靄多聞說桃源好迷客不如高枕盼庭柯枕唐詩紀事作臥

荷蓑小雅爾牧來思何蓑何笠何荷古通用五男陶淵明責子詩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三徑見七卷求羊蹤註芙蓉楚辭章句芙蓉荷花也薜荔楚辭九歌罔薜荔兮爲帷爾雅翼薜荔狀如烏韮而生於石上食之止心痛亦緣木生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今薜荔葉厚實而圓多蔓好敗巖石上若罔故云罔薜荔兮爲帷也或竄緣上木古木之上有絕大者開花結實其實上銳而下平外青而中瓤經霜則瓤紅而甘烏鳥所啄兒童亦食之謂之木饅頭亦曰鬼饅頭其狀如餅餌中饅頭也食之發瘴庭柯歸去來辭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送方尊師歸嵩山

仙官欲往九龍潭往文苑英華作住旄節朱旛倚石龕旄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毛山
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
杉松凌本作松杉夕陽彩翠忽成嵐彩一作蒼借問迎來雙白鶴已曾衡
嶽送蘇耽

仙官葛洪神仙傳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九龍潭一統志龍潭在登封縣東二十五里嵩頂之東九潭相接其深莫測登封縣志九龍潭在太室東巖之半山巔衆水咸歸於此蓋一大峽也峽作九疊每疊結爲一潭遞相灌輸水色洞黑其深無際崖岸險峻波濤怒激登臨者至此輒凜然生畏焉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勿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旄節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紫陽真人內傳衍門子乘白鹿執羽蓋杖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朱旛劉孝綽詩月殿曜朱旛風輪和寶鐸蘇耽成按水經註洞仙傳所載蘇耽事皆無衡嶽白鶴之說唯葛洪神仙傳有蘇仙公所載事跡略同當是一人也其傳有云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衞已至當違色養卽便拜辭云云豈卽此事乎

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爲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
近近顧可久本唐詩鼓吹俱作客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遠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
口白頭浪裏出湓城出唐詩正音作見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
須弔屈平

郴州唐書地理志郴州桂陽郡屬江南西道衡山水經註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容峰容峰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嶽也括地志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方輿勝覽南嶽一名衡山在潭州衡山縣西三十里晉因山以名郡湘中記度應斗衡位值離宮故曰南嶽又名霍山爾雅疏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有二名南嶽記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翼軫鈐總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火師故號南嶽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遠於軒轅以潛霍二山副焉長沙志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巖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於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橋九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北渚水經註馮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谿以託名焉馮水帶約衆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楚辭帝子降兮北渚青草瘴廣州記地多瘴氣夏爲青草瘴秋爲黃茅瘴王友琢崖謂郴州夏口皆在嶺內無有瘴氣瘴當是漲字之訛蓋謂青草湖之水漲耳元和郡縣志巴邱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縣南七十九里周迴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卽古雲夢澤也一統志青草湖一名巴邱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是其義矣

湓城 元和郡縣志隋文帝平陳置江州總管移理湓城古之湓口城也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太平寰宇記江州初理豫章郡後至成帝咸通元年移理湓城即今郡是也一統志湓城即今九江府治 賈誼 漢書天子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 屈平 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成按送人遷謫用賈誼事者多矣然俱代爲悲怨之詞惟李供奉巴陵贈賈舍人詩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與右丞此篇結句俱得忠厚和平之旨可爲用事翻案法

出塞作 原註時爲御史監察塞上作

居延城外獵天驕 城文苑英華作門 白草連天野火燒 白一作百非天文苑英華作山 暮雲空磧時驅馬 驅文苑英華作駐 秋日平原好射雕 護羌校尉朝乘障 破虜將軍夜渡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 漢家將賜霍嫖姚

居延城 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師古曰闞駰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記居延城後漢爲縣廢城在今張掖縣東北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 磧 北邊備對幕者漢也言沙磧廣漠望之漢漢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護羌校尉 漢官儀護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 乘障 漢書上乃遣狄山乘障師古註乘登也登而守之障謂塞上險要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也 破虜將軍 魏志袁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 渡遼 漢書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千騎擊之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湘平縣西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海市縣西南入於海 靶 說文靶轡革也 霍嫖姚 漢書霍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服虔註票姚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然詩人多從服音

成按王弇州甚佳此作謂非兩犯馬字足當壓卷謝廷讚維園鉛摘以爲驅馬當作驅雁引鮑照詩秋霜曉驅雁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雪爲證予謂驅馬射鵰皆塞外射獵之事若作驅雁則與上下句全不貫串詩中複字初盛名手往往不忌以此摘爲瘡痏未免深文至欲改易一字以爲全璧亦如無意味畫工割蕉加梅是則是矣豈妙手所謂冬景哉或謂劉夢得一詩用兩高字蘇東坡一詩用兩耳字皆以解義不同不作重複論然觀杜工部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一詩旣云江閣要賓許馬迎又云醉於馬上往來輕兩馬字全無分別古今詩律之細必推老杜杜亦不以此爲忌何必鰓鰓於是乎

聽百舌鳥

上蘭門外草萋萋 未央宮中花裏棲 亦有相隨過御苑 有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自 不知若箇向金隄 入春解作千般語 拂曙能先百鳥啼 萬戶千門應覺曉 建章何必聽鳴雞 魏志陳[illegible]植字子建[illegible]也

百舌鳥 高誘淮南子註反舌百舌鳥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 金隄 子虛賦嫳姍勃窣上金隄[illegible]註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illegible]之義[illegible]至女[illegible] 張衡西京賦周以金隄樹以杞柳

王右丞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十一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二十七首

奉和聖製慶元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明君夢帝先(先文苑英華作見)寶命上齊天秦后徒聞樂周王恥卜年玉京移大像金籙會羣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御筵斗迴迎壽酒山近起爐烟顧奉無爲化齋心學自然(齋一本作齊非是)

元元皇帝(杜氏通典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玉像(劉昫唐書初太清宮成命工人于太白山採白石爲元元聖容又採白石爲元宗聖容侍立于元元之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繒綵珠玉爲之錄異記天寶中元宗皇帝立元元廟于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元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日不散果于其下掘獲玉石琢爲元元像高二丈許又爲二眞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以來雍錄華清宮老君殿朝元閣之南玉石爲老君像制作精絶)夢帝(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元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元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秦后(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李善註虞喜志林曰嬴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嬴成按史記趙世家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乃趙簡子事其引秦穆公但云我之帝所甚樂云云不言聞樂也西京賦當另有所據今無考矣)卜年(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金籙(隋書道經者云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唐六典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伐害爲帝王國王延祚求福)無爲(史記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老子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齋心(列子黃帝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自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禊應制(應制文苑英華作之作)

故事修春禊新宮展豫遊明君移鳳輦太子出龍樓賦掩陳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來捧劍畫鷁去迴舟(去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出)苑樹浮宮闕天池照晃旒宸章在雲漢(漢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表)垂象滿皇州

春禊(廣韻禊祓除不祥也晉書禮志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徐廣史記註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江總詩上巳禊春禊)鳳輦(唐會要舊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陳王(魏志陳王植字子建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洛水(晉書束晳傳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畫鷁(子虛賦浮文鷁張揖註鷁水鳥也畫其象于船首張正見詩波中畫鷁涌帆上錦花飛)

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應制文苑英華作之作)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戶文苑英華作井)輦過百花中畫鷁移仙妓(妓唐詩品彙作伎)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妙文苑英華作妍)渭水明秦甸(甸文苑英華作殿)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萬首唐人絶句樂府詩集摘首四句題作浣沙女改輦過作人向)

望春亭(唐書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雍錄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舊記多云望春宮其東正臨滻水也)金貂(隋書禮儀志武冠今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爲插以貂尾黃金爲飾云江淹詩金貂服元纓)上公(尚書庸建爾于上公晉書職官志太宰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唐六典三師訓導之官也其名卽周之三公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之上謂之上公)清歌妙舞(謝朓詩清歌留上客妙舞送將歸)灞滻(三輔黃圖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朝宗(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孔穎達正義云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尊宗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也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鄭康成箋與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穎達正義朝宗者本諸侯見天子之禮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真劉本顧可久本唐詩品彙俱作震非)

碧落風烟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比地迴鑾駕(比唐詩品彙作此一作匝俱非)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牕裏發雲霞庭養冲天鶴溪流上漢查(流劉本唐詩品彙俱作留)種田生白玉泥竈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

上來往五雲車

玉真公主按唐書公主列傳玉真公主睿宗女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太極元年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為師俄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山莊古樓觀紫雲衍慶集玉真公主與金仙公主俱入道今樓觀南山之麓有玉真公主祠堂存焉俗傳其地曰邸宮以為主家別館之遺址也然碑誌湮沒圖經殘缺惟開元中載璇樓觀碑有玉真公主師心此地之語而王維儲光羲皆有玉真公主山莊山居之詩則玉真祠堂為觀之別館審矣因蟲錄唐人題詠刻之祠中元祐二年歲在丁卯七月望日河東薛紹彭題碧落度人經道言昔于始青天中碧落空歌註云東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滿是云碧落瑤臺拾遺記崑崙山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鑾駕庾肩吾詩鑾駕總朝遊翠華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李善註翠華以翠羽為葆也冲天鶴見九卷卅天註上漢查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月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記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種玉搜神記陽公伯雍洛陽縣人也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于阪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陽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于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石髓晉書王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嵇康皆凝而為石列仙傳邛疏者周封史也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葛洪神仙傳神山五百年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無外莊子至道無外謂之大一九霄沈約詩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張銑註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雲笈七籤九霄九天也五雲車庾信詩東明九芝蓋北屬五雲車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文苑英華本聖作御應制作之作又顧元緯本凌本俱無等字

鳳扆朝碧落龍圖耀金鏡維嶽降二臣戴天臨萬姓山川八校滿井邑三農竟比屋皆可封誰家不相慶林疏遠村出野曠寒山靜帝城雲裏深渭水天邊映喜氣含風景喜文苑英華作佳頌聲溢歌詠端拱能任賢彌彰聖君聖

降聖觀按唐驪山宮圖降聖觀在山城門之下號國莊在其東飲鹿槽在其西通鑑天寶七載十二月戊戌或言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胡三省註元宗于華清宮中起老君殿殿之北為朝元閣以或言老君降于此改為降聖閣鳳扆孔安國尚書傳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謂之鳳扆者當是畫鳳于扆上也龍圖張衡東京賦龍圖授羲龜書畀姒水經註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篆字金鏡劉孝標廣絕交論聖人握金鏡闡風烈李善註雒書曰秦失金鏡鄭元註金鏡喻明道也維嶽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八校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三農周禮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康成註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比屋陸賈新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端拱北史天子端拱羣司奉職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

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遙聞鳳吹喧闇識龍輿度龍凌本作金褰旒明四目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民寵民文苑英華作人兼怒按唐人以太宗諱故以民為人右丞是作既云應制自當用人字民字疑是後人所改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迴天步

春明樓唐六典京城東面三門中曰春明北曰通化南曰延興右相唐書天寶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複道史記叔孫通傳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乃作複道上路漢書枚乘傳游曲臺臨上路梁簡文帝詩垂陰滿上路鳳吹北山移文聞鳳吹于洛浦邱遲詩馳道聞鳳吹呂延濟註鳳吹笙也笙體似鳳故也龍輿隋煬帝詩翠霞乘鳳輦碧霧翼龍輿明四目尚書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傳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孔穎達正義云明四方之目使為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聽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伏檻楚辭坐堂伏檻臨曲池此王逸註檻楯也三顧三國志諸葛亮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商山杜氏通典上洛郡上洛縣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繞霤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霤即今七盤十二繂王應麟地理通釋商山在商州上洛縣南十四里商洛縣南一里滻水潘岳西征賦南有元灞素滻李善註元素水色也雍錄滻水源出藍田縣境之西暨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大興城隋世自城外馬頭堰壅之向長樂坡入城西至萬年長安兩縣凡邑里宮禁苑囿多以此水為用直至驪陵乃始合霸又至新豐縣乃始同霸入渭一統志滻水在陝西西安府城東一十五里源出藍田縣合金谷水北流入灞水銀漢白氏六帖天河謂之天漢銀漢銀河河漢天津絳河明河湛露毛萇詩傳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康成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富民史記平津侯傳治國之道富民為要富民之要在于節儉平戎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杜預註平和也帝心後漢書耿秉傳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王儉褚淵碑文續簡帝心聲敷物聽天步陸機詩粲粲光天步

或謂律詩無仄韻其仄韻者乃是對偶古詩耳成謂古律之分當以調以格不當以韻唐人試士類用律詩今考張謂之落日山照曜豆盧榮之春風扇微和裴次元何儒亮之亞父碎玉斗郭邕之洛出書俱用仄韻不居然可知乎孫月峰作排律辨體特出仄律一門蓋有見于此矣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侯
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通溝
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一作宸章在雲漢垂象滿
中州中一作皇
朝集使唐六典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爲之若邊要州都督刺史及諸州水旱成分則他官代焉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師十月一日戶部引見訖于尚
書省與羣官禮見然後集于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其貢篚于殿庭唐書禮樂志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位于文武官三品之東西四品以下分方位于文武官當品之下宗
周毛萇詩傳宗周鎬京也博物志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輿地廣記京兆府本周室所居謂之宗周玉乘江淹恨賦與金輿及玉乘李善註玉乘玉輅也
大客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鄭康成註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金節周禮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
爲之鄭康成註諸侯使臣行頫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三省三省唐時以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爲三省褰帷後漢書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
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通溝左思魏都賦疏通溝以濱路羅
青槐以蔭塗鈞天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樂當作洛音對下憂字
與沈佺期稱觴獻壽樂鈞天同意中州列子從中州以東嵇康琴賦放肆大川濟乎中州李善註中州猶中國也張銑註中州帝都也

奉和聖製送不蒙都護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

上卿增命服都護揚歸旆雜虜盡朝周諸胡皆自鄶
鄶文苑英華作會鳴笳瀚海曲按節陽關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靜
秋塞靜文苑英華作盡萬方氛祲息六合乾坤大大文苑英華作太無戰是天
心天心同覆載
不蒙不蒙蕃將之姓郭友培元謂當是夫蒙之訛劉昫唐書高仙芝傳有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卽其人也鴻臚卿唐書百官志鴻臚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
二人從四品命服鄭康成毛詩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沈約安陸昭王碑文軍麾命服之序李善註命服爵命之服也歸旆陸機詩引領望歸旆
雜虜鮑照白馬篇雜虜入雲中成按雜虜朝周蓋用王會解中四夷大會之事見逸周書第九十五篇文多不載自鄶左傳自鄶以下無譏焉杜預註不復譏論
之以其微也成按右丞用其字者亦取諸胡微細如曹鄶小國不足置論之意氛祲晉書阮孚傳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六合顏師古漢
書註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文苑英華曲江下有樓字

萬乘親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從上苑祓禊向中流
草樹連容衛山河對冕旒畫旗搖浦溆春服滿汀洲
仙樂龍媒下樂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籞神皐鳳蹕留從今億萬歲天寶
紀春秋紀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治
祓禊孟康漢書註祓除也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韻語陽秋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浦溆楚辭入溆浦余儃佪
兮呂延濟註溆亦浦類也謝靈運詩映泫歸溆浦汀洲楚辭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汀水際也籞漢書宣帝紀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
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應劭曰籞者禁苑也韋懷太子後漢書章帝紀註亦曰籞禁苑也音語龍媒漢書天馬來龍之媒應劭註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
張正見詩紅塵揚翠轂赭汗染龍媒神皐張衡西京賦實惟地之奧區神皐張銑註神者美言之澤畔曰皐沈約齊安樂昭王碑文禹穴神皐李周翰註皐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
皐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神皐載穆李周翰註神皐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蹕顏師古漢書註漢儀註曰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宋書禮志漢儀曰出
稱警入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入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天
寶此詩是天寶改元時所作

奉和聖製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文苑英華作奉和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之作應制

上路笙歌滿春城漏刻長漏刻凌本作刻漏遊人多晝日明月讓
燈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樂百福透
名香透一作迓仙妓來金殿仙一作神都人繞玉堂定應偷妙舞定文苑英華作止妙一作黠從此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列文苑英華作立願
將天地壽同以獻君王
燃燈菊坡叢話唐明皇在東都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絕結綵繒爲燈樓高五十丈垂以珠玉風動鏘鳴燈有龍鳳虎豹之狀士民縱樂初止三夜後又增十七十八兩
夜當時惟王右丞奉和聖製一詩括盡時事酺宴漢書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
之爲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脹音是也漏刻後漢書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魚鑰芝田錄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
之義梁簡文帝詩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畫屏翔鳳初學記晉宮閣名曰總章觀有翔鳳樓雍錄唐都畿內外宮殿有薰風就日翔鳳咸池臨照望仙鶴羽乘龍等殿凌烟翔鳳等
閣九衢楚辭天問靡蓱九衢王逸註九交道曰衢後人稱廣路曰九衢本此百福初學記洛陽宮殿簿有百福殿唐六典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門之
右曰百福門其內曰百福殿唐宮城圖百福殿在太極殿內與千秋殿並奉引漢書郊祀志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註奉引前導引車後漢書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張衡東京賦奉引
旣畢先輅乃發薛綜註奉引謂引道者司儀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羣臣上壽應制（應制文苑英華作之作）

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工逢此日（工顧元緯本凌本皆作生）萬壽願齊天芍藥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開右个天樂動宮懸御柳踈秋影城鵐拂曙烟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三秋（李善文選註秋有三月故曰三秋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于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大有年（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百工（百官也字見尚書）芍藥（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韋昭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郭璞曰勺藥五味也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煑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李善註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服氏之說以勺藥爲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煑馬肝猶加勺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于義爲得爾雅翼芍藥根可以和五臟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曰勺藥之醬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是因致其滋味也故孔子曰不得其醬不食非以備味自愛之至矣服虔文穎伏儼輩解芍藥稱具美也或以爲勺藥調食或以爲五味之和或以爲以蘭桂調食雖各得彷彿然未究名實之所起至韋昭又訓其讀勺丁削切藥旅酌切則幷沒此物之名實矣西溪叢語溱洧詩贈之以勺藥江淹別賦下有芍藥之詩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臨食物也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勺藥云云五臣註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子虛賦諸家皆誤以爲溱洧之芍藥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兩相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雖祈却老藥二藥不同音也）金鼎（鮑照詩金鼎玉七合神丹）茱萸（藝文類聚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玳筵（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右个（呂氏春秋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高誘註明堂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宮懸（周禮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康成註樂縣謂鐘磬之屬縣于筍簴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賈誼新書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懸）

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綵仗連霄合瓊樓拂曙通年光三月裏宮殿百花中不數秦王日誰將洛水同酒筵嫌落絮舞袖怯春風天保無爲德人歡不戰功仍臨九衢宴更達四門聰

勤政樓（劉昫唐書元宗于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長安志興慶宮之西南隅曰勤政務本樓樓南向開元八年造每歲千秋節酺飲樓前按舊唐書本紀天寶四載春三月甲申宴羣臣于勤政樓又十四載春三月甲寅宴羣臣于勤政樓奏九部樂上賦詩效柏梁體）四聰（見本卷明四目註下）

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嫋嫋秋風動凄凄烟雨繁聲連鳷鵲觀色暗鳳凰原細柳踈高閣輕槐落洞門九衢行欲斷萬井寂無喧忽有愁霖唱更陳多露言平原思令弟康樂謝賢昆逸興方三接衰顏強七奔相如今老病歸守茂陵園

嫋嫋（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註嫋嫋秋風搖木貌）鳷鵲觀（上林賦過鳷鵲望露寒張揖註鳷鵲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三輔黃圖甘泉苑建元中作石闕封巒鳷鵲觀于苑垣內）鳳凰原（太平寰宇記雍州昭應縣有鳳凰原後漢延光二年鳳凰集新豐即此原也亦驪山之別麓一統志鳳凰原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北一十里）愁霖唱（謝瞻答靈運詩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誠呂向註靈運寄愁霖詩于瞻故有此答）多露（國風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平原（晉書陸機傳成都王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又陸雲傳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謝靈運詩末路值令弟）康樂（南史謝靈運傳靈運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又謝惠連傳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三接（見周易晉卦）七奔（左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

和僕射晉公扈從温湯（原註時爲右補闕）

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裏（寒一作遠裏一作外）温谷幔城中奠玉羣仙座焚香太乙宮（焚文苑英華作薰）出游逢牧馬罷獵有非熊（有一作見）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靈芝三秀紫陳粟萬箱紅王禮尊儒教（王禮文苑英華作玉醴誤）天兵小戰功謀猷歸哲匠詞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闕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朝夕仰清風

僕射晉公（劉昫唐書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庚申封李林甫爲晉國公天寶元年八月壬辰吏部尚書兼右相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温谷（潘岳西征賦南有湯井温谷李善註温谷即温泉也）幔城（庾肩吾詩別筵開帳殿離舟捲幔城）羣仙（按長安志華清宮中有集靈臺朝元閣皆祀神之所）牧馬（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非熊（搜神記呂望釣于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上宰（謝靈運詩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陳粟（史記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萬箱（詩小雅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箱鄭康成作車箱解）紅（漢書賈捐之傳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左思吳都賦覜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呂延濟註

業謂儲久而色赤儒教晉書宣帝紀博學洽聞伏膺儒教天兵揚雄長楊賦天兵四臨幽都先加李善註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哲匠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李周翰註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文宗後漢書崔駰傳贊崔爲文宗世禪彫龍南史徐陵傳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司諫成按周禮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鄭康成註云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則非後世諫官之職蓋借用也陳詩禮記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註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吉甫頌詩大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原註卽陳左相所施

已相殷王國空餘尚父溪釣磯開月殿築道出雲梯積水浮香象深山鳴白雞虛空陳妓樂陳一作無衣服製虹霓墨點三千界墨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黑丹飛六一泥桃源勿遽返再訪恐君迷

陳左相唐書宰相表天寶五載四月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載二月甲辰希烈爲左丞相兼兵部尚書殷王國史記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尚父溪劉向列仙傳呂尚西適周匿于南山釣于磻溪鄭康成毛詩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月殿蕭子良詩月殿風轉層臺氣寒築道孔安國尚書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雲梯謝靈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李善註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註云雲梯可以陵虛劉良註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然考唐人詩句多以山磴爲雲梯也香象涅槃經壽命品云譬如香象爲人所縛雖有良師不能禁制頓絕羈鎖自恣而去又現病品中列言諸象之力有凡象野象二牙象四牙象雪山白象香象青象黃象赤象白象山象等名白雞續博物志陶隱居云學道之人居山宜養白雞白犬可以辟邪妓樂法華經諸天妓樂百千萬種于虛空中一時俱作墨點法華經佛告諸比邱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爲墨過于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于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算師若算師弟子能得邊際知其數不不也世尊諸比邱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盡抹爲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六一泥抱朴子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禾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雲笈七籤作六一泥法礬石戎鹽滷鹹礬石右四物分等燒之二十日止復取左顧牡蠣赤石脂滑石凡七物分等視土釜大小令足以泥土釜合治萬杵訖置鐵器中猛下火九日九夜藥正赤復治萬杵下細篩和以醇釅苦酒合如泥名曰六一泥取兩赤釜隨人作多少定其釜大小以六一泥塗兩土釜表裏皆令厚三分日中曝之十日期令乾燥

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

閑居日清靜修竹自檀欒自文苑英華作復嫩節留餘籜新叢出舊欄細枝風響亂踈影月光寒樂府裁龍笛漁家伐釣竿何如道門裏青翠拂仙壇

檀欒枚乘兎園賦修竹檀欒夾池水謝朓詩檀欒映修竹呂延濟註檀欒竹美貌龍笛虞世南琵琶賦鳳簫鸞吹龍笛韶吟仙壇永嘉記陽嶼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名仙壇壇陬輒有一筋竹凡有四竹葳蕤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潔潔初無粗籜相傳云曾有卻粒者于此羽化故謂之仙石陰鏗詩夾池一叢竹青翠不驚寒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

贈東嶽焦鍊師

先生千歲餘歲文苑英華作載五岳遍曾居遙識齊侯鼎新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卽釣魚竦身空裏語明目夜中書自有還丹術還丹一作丹砂時論太素初頻蒙露版詔時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踈支頤問樵客支文苑英華作搘世上復何如

鍊師唐六典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故當時凡稱學道者皆曰鍊師云五岳說苑五岳太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山中岳也齊侯鼎史記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王母廬曹植詩驅風遊西海東過王母廬銅盤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于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竦身淮南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葛洪神仙傳班孟者不知何許人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明目抱朴子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火于南離洗之以明日毀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還丹抱朴子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煇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太素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也白虎通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軟輪車後漢書明帝紀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章懷太子註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蔡邕獨斷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

贈焦道士

海上遊三島島凌本作岳淮南預八公預文苑英華作遇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壺中縮地朝珠闕行天使玉童飲人聊割酒送客乍分風天老能行氣吾師不養空謝君徒雀躍無可問鴻濛

八公水經註淮南王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于地白日昇天坐知抱朴子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又云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一壺葛洪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常懸一空壺于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公知長房篤信謂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見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縮地葛洪神仙傳費長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玉童太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軒給玉童玉女各三千人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宿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割酒葛洪神仙傳曹公召左慈乃爲設酒慈曰今當遠曠乞分盃飲酒曹公聞慈求分盃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餘與慈耳而慈拔道簪以畫盃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分風葛洪神仙傳廬山廟有神能于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水經註宮亭山廟甚神能分風劈流住舟遺使行旅之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爲貳劈流爲兩天老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行氣抱朴子欲求神仙惟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寶精行氣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又曰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氣此之謂也養空賈誼服賦養空而浮服虔註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司馬貞註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北史徐則傳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鴻濛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濛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濛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投道一師蘭若宿一作宿道一上方院顧可久本作投福禪師蘭若宿

一公棲太白高頂出雲烟雲一作風梵流諸壑遍壑一作洞花雨一峰偏迹爲無心隱名因立教傳鳥來還語法客去更安禪晝涉松露盡露一作路暮投蘭若邊洞房隱深竹清夜聞遙泉向是雲霞裏今成枕席前豈惟留暫宿服事將窮年

道一傳燈錄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于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于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惟師密受心印太白水經註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太平寰宇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九十里鳥來法苑珠林齊鄴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羣書時稱府庫晚年出家經論諳委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于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乃爾翔逝又于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于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鴞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洞房上林賦巖突洞房李周翰註洞通也

山中示弟等二顧本凌本皆無等字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

吾喪我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嵇康懶嵇康絕交書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養不能沐也原憲貧史記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緣合涅槃經是受皆從緣合而生大般若經然一切法自性本空無生無滅緣合謂生緣離謂滅實無生滅僧肇維摩詰經註身亦然耳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性空涅槃經觀一切法本性皆空華嚴經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廣成子葛洪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田家文苑英華家字下多一作字

舊穀行將盡良苗未可希苗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田老年方愛粥粥文苑英華作竹誤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井鷄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豪一作膏多雨紅榴折多一作夕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旁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何煩文苑英華作煩君

卒歲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康成箋卒終也雀乳傅休奕詩雀乳空井中柴車後漢書趙壹獨柴車草屏章懷太子註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羸牸世說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草屩漢書卜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草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豪豨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

過盧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一本作過盧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三賢異七聖聖顧元緯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賢青眼慕青蓮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上人飛錫杖檀越施金錢趺坐簷前日焚

香竹下烟寒空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
過次第禪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

三賢 仁王經三賢十聖住果報惟佛一人居淨土大藏一覽長者論如三乘中十住菩薩學生空觀對治闡提不信障十行菩薩作法空觀修自利利他行對治聲聞自利障十回向菩薩作法空觀成起悲願力垂形六道教化衆生對治獨覺自度障此三十心菩薩謂之三賢 七聖 釋氏以信行法行信解見得身證時解脫不時解脫爲七聖又仁王經復有十億七賢居士德行具足 青眼 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青蓮 大般若經世尊眼相修廣譬如青蓮花僧肇註天竺有青蓮花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爲喻也 水田 釋氏要覽僧祇律云佛住王舍城帝釋石窟前經行見稻田畦畔分明語阿難言過去諸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增輝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慧命也 飛錫 孫綽遊天台山賦應眞飛錫以躡虛李周翰註應眞得眞道之人執錫杖而行于虛空故云飛也 檀越 翻譯明義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今稱檀那訛陀爲檀去鉢底留那也又稱檀越者檀即施法也此人行施越貧窮海 金錢 法苑珠林賢愚經云波婆梨自竭所有爲設大會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施達嚫人得五百金錢 法雲地 華嚴經十地品如須彌盧山王純寶所成大威德諸天咸住其中無有窮盡菩薩所住法雲地亦復如是如來力無畏不共法一切佛事咸在其中問答宣說不可窮盡 淨居天 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天爲最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此五天皆謂之淨居天謂離欲淨身所居也第三果人于知界中九品習氣俱時滅盡即生此天不復欲界受生故又謂之五不還天法苑珠林從廣果以上無煩無熱等五淨居天惟是那含羅漢之所住也縱凡生彼天者要是進向那含身得四禪發于無漏起熏禪業或起一品乃至九品方乃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也 因緣法 法華經大通智勝如來廣說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苦悲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維摩詰經以因緣法化衆生故我爲辟支佛華嚴經一切世間從緣生不離因緣見諸法 次第禪 華嚴經隨其次第入諸禪定涅槃經後分以三昧力得入初禪漸漸次第入第四禪

濟州過趙叟家宴 原註公左降濟州司倉參軍時作

雖與人境接閉門成隱居道言莊叟事儒行魯人餘
深巷斜暉靜閑門高柳踈荷鋤修藥圃散帙曝農書
上客搖芳翰中廚饋野蔬夫君第高飲景晏出林閭

道言 南史顧歡傳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 莊叟 北史蕭大圜傳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 儒行 禮記哀公曰敢問儒行 散帙 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劉良註散帙謂開書帙也說文帙書衣也 林閭 顏延年詩林閭時晏開李善註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元周禮註云閭里門也

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 幷序

吾兄大開蔭中明徹物外 明一本作朝外一本作獨俱非 以定力勝敵以惠用解嚴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陸地下暎芙蓉之池竹林果園中秀菩提之樹八極氛霽 霽一本作氣非 萬彙塵息太虛寥廓南山爲之端倪皇州蒼茫渭水貫於天地經行之後跌坐而閑升堂梵筵餌客香飯不起而游覽不風而清涼得世界於蓮花記文章於貝葉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坐上成

高處敞招提虛空詎有倪坐看南陌騎下聽秦城鷄
渺渺孤烟起芊芊遠樹齊青山萬井外落日五陵西
眼界今無染心空安可迷

定力 瓔珞經所謂定力者立根上位菩薩摩訶薩攝意去想不懷狐疑是謂定力 解嚴 宋書武帝紀公至彭城解嚴息甲勝敵解嚴皆以兵事爲佛法借喻 僧坊 佛報恩經造立僧坊供養僧衆 高原陸地 維摩結經高原陸地不生蓮花 竹林果園 班固西都賦竹林果園芳草甘木 菩提樹 唐會要菩提樹一名婆羅樹葉似白楊西域記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如故 八極 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註八極八方之極 太虛 孫綽遊天台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閡李善註太虛天也李周翰註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 端倪 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經行 法華經經行林中勤求佛道釋氏要覽經行慈恩解云西域地濕疊甎爲道于中往來如布之經故曰經行 梵筵 沈約栖禪精舍銘往辭妙幄今承梵筵 世界蓮花 華嚴經爾時普賢菩薩告大衆言諸佛子此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此最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以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爲底出大蓮花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以一切莊嚴具爲體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于中布列云云文多不備錄 江寧大兄 唐書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詞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邱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招提 釋氏要覽招提增輝記梵云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筆者訛拓爲招去鬬奢留提故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 芊芊 謝靈運詩遠樹曖阡阡李善註廣雅曰芊芊盛也阡與芊同

同詠 王昌齡

本來清淨所竹樹引幽陰 引顧元緯本作隱 簷外含山翠人間
出世心圓通無有象聖境不能侵真是吾兄法何

妨友弟深天香自然會靈異識鐘音

圓通（周聽無遺曰圓虛明離障曰通楞嚴經真信明了一切圓通）聖境（楞嚴經心存佛國聖境冥現）天香（涅槃經後分一切諸天雨無數百千種種上妙天香天華徧滿三千大千世界庾信詩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

同詠　王縉

林中空寂舍階下終南山高臥一牀上（上二顧本俱作地）迴看六合間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義天人接無心世界閑誰知大隱客兄弟自追攀（客一作者）

空寂舍（空寂舍字見維摩詰經詳二十卷空舍註中）大隱（王康琚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同詠　裴迪

靈境信爲絶法堂出塵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雲逶迤峰岫列參差閭井分林端遠堞見風末踈鐘聞吾師久禪寂在世超人羣

逶迤（此逶迤當依說文作邪去貌解）

王右丞集卷之十一

王右丞集卷之十二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十六首

春過賀遂員外藥園

前年槿籬故今作藥欄成今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新香草爲君子名花
是長卿水穿盤石透藤繫古松生畫畏開廚走畫一作書走一作去
來蒙倒屣迎蔗漿菰米飯蒟醬露葵羹頗識灌園意
於陵不自輕

藥園唐李華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草不壓其心夢寐以青山白雲爲念庭際有砥礪之材礎礩之璞立而像之衡巫堂下有畚鍤之坳圩塓之凹陂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餘品擊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沼支流脉散而滿畦一夫蹑輪而三江遍戸十指攢石而群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庳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玆境當代文士目爲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略而記之槿籬沈約詩槿籬疎復密通志略木槿人多植庭院間亦可作籬故謂之槿籬香草楚辭章句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長卿謂司馬長卿也喻風流艷麗之意白樂天東亭詩云綠樹爲閑客紅蕉當美人亦是此意或謂是草中之徐長卿蓋本蕭子雲賦長卿晩翠萴子秋紅之句而云然成按蜀本草徐長卿生下濕川澤之間苗似小麥兩葉相對三月苗青七月八月著子似蘿摩子而小九月苗黃十月凋初非奇英珍草與名花意不貫開廚晉書顧愷之嘗以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南史時有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是書畫二者皆有開廚失去之事愚意究以畫字爲是蒟醬史記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裴駰集解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按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按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劉淵林蜀都賦註蒟醬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味香溫調五臟南方草木狀蒟醬蓽茇也生于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爲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

上客能論道吾生學養蒙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中
冠上方簪豸簪文苑英華作安車邊已畫熊拂衣迎五馬垂手憑
雙童花醥和松屑醥一作醴茶香透竹叢薄霜澄夜月殘雪
帶春風古壁蒼苔黑寒山遠燒紅眼看東候別心事
北山同山文苑英華作川爲學輕先輩爲文苑英華作若何能訪老翁欲知今
日後不樂爲車公

養蒙蒙字出周易蒙卦簪豸獨斷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冠獬豸獸名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劉昫唐書輿服志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鐵爲柱其上施珠兩枚爲獬豸之形左右御史臺流內九品以上服之畫熊劉昭後漢書輿服志註古今註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車者也醥左思蜀都賦觴以清醥李周翰註醥清酒也候候謂封土爲壇以記里也唐制五里隻候十里雙候韓昌黎路旁堠詩堆堆路旁堠一雙復一隻是也北山申公詩說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此詩先輩成按先輩有二義一爲尊敬之稱國史補云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是也一爲已第之稱演繁露云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是也一爲先達之稱魏志陶謙傳註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吳志闞澤傳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終身積學稱爲儒者隋書經籍志班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是也右丞此句當作先達解車公晉書車引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引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幷序○還極元集文苑英華唐詩正音俱作歸又極元集唐詩品彙俱無國字

舜覲羣后有苗不服服一本作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
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
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
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苦垂爲東道之標戴勝
爲西門之候豈甘心于邛杖非徵貢于苞茅亦由呼
韓來朝舍于蒲陶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
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
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
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
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于行人滔天無涯貢方
物于天子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
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
上敷文教虛至實歸上顧元緯本作止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晁

司馬（晁舊本作朝蓋古字朝晁通用故也顧元緯以朝字爲誤眞誤矣）結髮游聖負笈辭親問禮于老聃學詩于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于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于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于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于由余游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于是馳首北闕裹足東轅（馳一本作稽裹一本作褁俱非）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異姓之國琅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夐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却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萍一本作浮）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遠極元集作所）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帆一作途）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魚一作蜃）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祕書監（唐書百官志祕書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晁監（唐書日本傳長安元年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日本（唐書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幷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有苗（韓非子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防風（博物志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九牧金（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五瑞玉（尚書輯五瑞孔穎達正義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尊號（劉昫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八載閏六月丙寅羣臣上皇帝尊號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先天（周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廣運（尚書大禹謨帝德廣運孔安國傳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涵育（宋書顧覬之傳夫聖人虛懷以涵育凝明以洞照）無垠（屈原九章穆渺渺之無垠廣韻垠岸也）苦垂（苦垂未詳徐宗伯全唐詩錄作若華成按大荒北經洞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註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花光赤下照地非東方之木疑非是）標（郭璞江賦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李善註標表也）戴勝（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郭璞註勝玉勝也音龐又大荒西經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候（後漢書百官志門有門候三輔黃圖漢城門皆有候門候主候時譏啓閉也）邛杖（史記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苞茅（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預註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蒲陶館（漢書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成按此是烏珠留單于事非呼韓邪蓋誤用也）卑彌（魏志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疋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不寶遠物（尚書旅獒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百神受職（禮記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孔穎達正義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五老（沈約宋書堯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戴髮含齒（列子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王侯先（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掌次（周禮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蠻夷邸（後漢書西域傳傳送京師縣蠻夷邸章懷太子註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三輔黃圖蠻夷邸在長安城內藁街）爾詐我虞（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文教（禹貢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問禮（家語孔子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學詩（家語卜商衞人字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魯借車馬（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縞衣（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縞衣字疑誤）上國（左傳昭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孔穎達正義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總謂宋衞陳鄭之徒爲上國耳）齊姜（詩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娶高國（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杜預註高氏國氏齊貴族也）

卿相之女在楚猶晉左傳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由余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退
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
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
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遺母左傳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不居一國漢書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晝錦前漢紀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今還故鄉富貴于子何如買臣頓首謝上莊舄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
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關羽三國志曹公擒關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
褭足後漢書郅惲傳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褭足而去耳敬問詔漢書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金簡
玉字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方鼎左傳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孔穎達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樽彝國語出其尊彝韋昭解尊彝皆受酒之器尚書敘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侯孔穎達正義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
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琅琊臺山海經琅琊臺在渤海間琅琊之東郭璞註今琅琊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
琊臺也史記正義琅琊山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琊臺在山上水經註琅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幷吳欲霸中國徙都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爲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
琊大樂之作層臺于其上謂琅琊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于琅琊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
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輿地廣記越王句踐欲霸中國徙都琅琊起觀臺于山周七里以望東海龍門高誘淮南子註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太平寰宇
記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禹貢所謂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外懸泉而兩旁有山川陸不通魚鱉莫上故江河大魚有暴腮龍門之困碣石水經註濡
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幷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爲憑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
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
碣石也輿地廣記平州石城縣有禹貢碣石山秦皇漢武皆登之以望巨海其石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晉太康地志云秦築長城所起于碣石在今高麗界非此碣石也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碣
石在平州石城縣西南漢右北平郡驪城縣碣然而立在海旁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去岸五百餘里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註水經曰今在
遼西臨渝縣南水中秦皇刻碣石門登之以望巨海通典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趾猶存鳥逝木華海賦望濤遠決冏然鳥逝
鯨魚古今註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爲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
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鷁首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以娛高誘註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也八風淮南子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
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方曰麗風北方曰寒風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
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元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
實耳味絕甘香美南史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上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
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若薺顏氏家訓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戴暠詩今上關山望長安樹如薺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鬱島水經註東
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人石室也
乃往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太平寰宇記海州東海縣本秦末田橫所保鬱洲亦曰郁州亦謂之田橫島爲贛榆縣之地宋泰始六年失淮
北于鬱洲上僑立青州即此地一統志淮安府海州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鬱洲又名郁州一名郁州山一名蒼梧山或云昔從蒼梧飛來九域李善文選註韓詩云方命厥后
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黃雀風周處風土記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長風時海魚變爲黃雀因爲名也蜃氣埤雅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
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曰海旁蜃氣成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即
此是七子詩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
並馳王度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樂毅戰國策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
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信陵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
公子公子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震天下積
水荀子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鼇楚辭章句鼇大龜也

送徐郎中徐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禰

東郊春草色草色顧元緯本作色早驅馬去悠悠況復鄉山外猿啼
湘水流島夷傳露版江館候鳴騶卉服爲諸吏珠官
拜本州孤鶯吟遠墅野杏發山郵早晚方歸奏南中
絕忌秋絕諸本皆作纔今從唐詩品彙及顧可久本作絕
湘水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湘水出全州清湘縣陽朔山東入洞庭北至衡州衡陽縣入江唐六典註湘水出桂州湘源縣北流歷永衡潭岳四州界入洞庭露版
宋書謝靈運傳孟顗露版上言郵廣雅郵驛也南中華陽國志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

送熊九赴任安陽安劉本顧可久本俱作洛誤

魏國應劉後寂寥文雅空漳河如舊日之子繼清風
阡陌銅臺下閭閻金虎中送車盈灞上輕騎出關東
相去千餘里西園明月同

安陽唐書地理志相州鄴郡有安陽縣應劉魏志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漳河杜氏通典漳水在相州鄴縣西元和郡縣志濁漳水在相州鄴縣北五里銅臺水經註鄴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一統志銅雀臺在彰德府臨漳縣治西魏曹操築幷金虎冰井三臺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複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金虎魏志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一統志金虎臺在彰德府臨漳縣治西南鄴鎮曹操于臺下鑿渠引漳水入白溝遺址尚存灞上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即此也雍錄霸上霸水之上也亦曰霸頭輕騎史記劉敬傳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西園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沈約詩西園遊上才呂向註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遊于西園一統志西園在彰德府鄴縣舊治魏曹操所作

送李太守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
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
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

上洛按唐書地理志商州上洛郡屬關內道楚鄧太平寰宇記商州東至鄧州七百里關門南都賦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水經註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縣西北括地志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唐書地理志商州上洛郡商洛縣東有武關板屋詩在其板屋丹泉水經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汋一統志丹水出商縣竹山東流入河南界虢略左傳東盡虢略孔穎達正義云虢略虢之境界也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陸渾西有虢略地太平寰宇記商州北至虢州四百里白羽杜預左傳註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水經註淅水又東逕淅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輿地廣記鄧州內鄉縣本楚之白羽邑春秋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後改爲析漢屬宏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後曰西淅置淅陽郡後周改曰中鄉隋改中鄉曰內鄉屬淅陽郡唐屬鄧州荆岑王粲登樓賦蔽荆山之高岑李善註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也西山爽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黃綺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陶潛詩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成按詩中複二泉字三山字凡十二見地形竟無太守意古人不以爲病李于鱗選唐詩去取極刻亦登此首則詩之所尚概可知矣彼吹毛索垢者必執一例以繩古人之詩又安能得佳搆于牝牡驪黃之外哉

遊感化寺文苑英華作遊化感寺

翡翠香烟合瑠璃寶地平地淩本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殿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峯當戶拆金澗透林鳴鳴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作明郢路雲端迥秦川雨外晴雁王銜果獻雁一作鳳非鹿女踏花行踏文苑英華作蹈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菰一作萌嘉蔬綠芋羹綠一作紫芋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作芋羹文苑英華作薤暫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

翡翠梁簡文帝詠烟詩欲持翡翠色瑠璃法華經地平如掌瑠璃所成簷楹謝惠連詩落日隱簷楹金澗鮑照詩霜崖滅土膏金澗側泉脈雁王佛報恩經有五百羣雁從北方來飛空南過中有雁王墮獵網中時有一雁悲鳴吐血即鼓兩翅來投雁王五百羣雁徘徊虛空亦復不去獵師念言鳥獸尚能共相戀慕不惜身命我今當以何心而殺是雁王尋時開網放使令去法苑珠林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獮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鹿女佛報恩經有國號波羅奈去城不遠有山名聖所遊居其山有一仙人住居南窟復有一仙住居北窟二山中間有一泉水其泉水邊有一平石爾時南窟仙人在此石上浣衣洗足去後未久有一雌鹿來飲泉水次第到浣衣處飲是石上浣衣垢汁飲此衣垢汁已迴頭反顧自舐小便處爾時雌鹿尋便懷妊月滿產生鹿產生法要還向本得胎處即還水邊住本石上悲鳴宛轉產生一女南窟仙人聞是鹿大悲鳴聲即出往看見此雌鹿產生一女以草衣裹拭將還採衆妙果隨時將養漸漸長大至年十四其父愛念常使宿火令不斷絕忽于一日心不謹慎便使火滅其父語其女言北窟有火汝可往取爾時鹿女即往詣北窟步步舉足皆生蓮華隨其蹤跡行伍次第如似街陌往至北窟從彼仙人乞求少火爾時仙人見此女人福德如是足下生蓮華報言欲得火者汝當右繞我窟滿足七帀行伍次第了了分明隨其舉足皆生蓮華繞七帀已語其女言復當在此右邊還歸去者當與汝火爾時鹿女爲得火故隨教而去貧里用法華經窮子事見二十卷寶藏註歸依華嚴經哀哉衆生生老病死之所恐怖我當云何爲作歸依令其永得身心安隱野蕨謝靈運詩野蕨漸紫苞嘉蔬郭璞江賦挺自然之嘉蔬傅亮喜雨賦覃餘潤于嘉蔬綠芋羹沈約詩綠芋鬱參差漢書翟方進傳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註羹芋魁者以芋根爲羹也清梵庾信詩清梵兩邊來

遊悟真寺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俱以此詩爲王縉所作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開文苑英華作依擲山移巨石呪嶺出飛泉猛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綠桂乞火踏紅蓮踏一作塌紅淩本唐詩紀事俱作青草色搖霞上上唐詩品彙作起松聲泛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滿三千滿一作接梵宇聊憑視憑視文苑英華作平覽唐詩紀事作憑覽王城遂渺然灞陵纔出樹纔一作才渭水欲連天遠縣分諸郭諸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俱作朱孤村起白烟村文苑英華作城望雲思聖主披霧憶羣賢憶一作隱薄宦慚尸素終身擬尚元誰知草庵客曾和柏梁篇

悟真寺長安志崇法寺即唐悟真寺也在藍田縣東南二十里王順山白居易有詩述其靈後改名法苑珠林雍州藍田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　黃金地法苑珠林須達長者請祇陀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聞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謹隨其價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　白玉田後漢書郡國志藍田出美玉張衡西京賦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　呪泉十六國春秋曇無讖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即得讖乃密呪石爲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鄰國聞者莫不嘆伏　四禪涅槃經獲得四禪神通安樂華嚴經是菩薩住此發光地時即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住初禪滅覺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住第二禪離喜住捨有念正知身受樂諸聖所說能捨有念正受樂住第三禪斷樂先除苦喜憂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住第四禪　緣桂拾遺記王母與昭王遊于燧林之下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　乞火見本卷鹿女註中　百二漢書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擒諸侯者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世界三千法苑珠林長阿含起世經等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山外別有八山圍如須彌山下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山大海初廣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如是漸小至第七山下水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外鹹海廣于無際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迴轉照四天下名爲一國土即以此爲量數至滿千鐵圍繞訖名小千世界即數小千復至一千鐵圍繞訖名爲中千世界即數中千復滿一千鐵圍繞訖名爲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頂各有萬億成則同成壞則同壞皆是一化佛所統之處名爲三千大千世界號爲娑婆世界梵本正音名爲索訶世界依自誓三昧經云沙訶世界釋氏要覽三千大千世界即釋迦牟尼佛所化境也世界何義楞嚴經云世爲遷流界爲方位又云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名界過去未來現在名世長阿含經并起世因本經云四洲地心即須彌山梵音蘇彌盧此云妙高此山有八山繞外有大鐵圍山周迴圍繞并一日月晝夜迴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積千國土名小千世界積一千小千界名中千世界積一千中千界名大千世界以三積千故名三千大千世界　王城鮑照詩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　望雲史記帝堯者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披霧晉書尚書令衛瓘見樂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尸素漢書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潘岳關中詩愧無獻納尸素以甚李善註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　尙元用揚雄太元事　草庵客神仙傳焦先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

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作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以此詩爲王昌齡所作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迴看雙鳳闕鳳顧元緯本作樹誤相去一牛鳴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聞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往翻以得無生以得顧元緯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得似

頭陀行法苑珠林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翻譯名義頭陀新云杜多此云抖擻亦云修治亦云洮汰垂裕記云抖擻煩惱故也善住意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嗔恚愚癡三界內外六入若不取不捨不修不著我說彼人名爲杜多今訛稱頭陀大品云須菩提說法者受持十二頭陀一作阿蘭若二常乞食三衲衣四一坐食五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七塚間住八樹下住九露地住十常坐不臥十一次第乞食十二但三衣　世諦涅槃經世尊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爲世諦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衆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或復有法有名有實或復有法有名無實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有名有實者是第一義諦如我衆生壽命知見養育丈夫作者受者熱時之燄乾闥婆城龜毛兔角旋火之輪諸陰界入是名世諦苦集滅道名第一義諦昭明太子解二諦義云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立體立名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宗鏡錄經云以凡夫見之爲世諦以聖人見之爲空諦所稱諦者審實不虛故稱爲諦世諦不無執假爲諦真諦非有證實爲諦　一牛鳴大藏一覽一牛鳴地其聲五里翻譯名義拘盧舍此云五百弓亦云一牛吼地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或云一鼓聲拘舍云二里雜寶藏云五里　心平楞嚴經持地菩薩言毘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　花氎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之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曉行巴峽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雞鳴雞唐詩品彙作禽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杪凌本作上登高萬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爲舊國聲舊唐詩正音作故賴諳山水趣諳文苑英華唐詩品彙皆作多稍解別離情

巴峽劉淵明蜀都賦註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　餘春梁簡文帝晚春賦待餘春于北閣　樹杪韻會杪木末也　殊方漢書殊方萬里悅德歸誼

賦得清如玉壺冰原註京兆府試時年十九○凌本文苑英華皆無賦得二字

藏冰玉壺裏冰水類方諸文苑英華作玉壺何用好偏許素冰居未共銷丹日還同照綺疏抱明中不隱含淨外疑虛氣似庭霜積光言砌月餘言毛氏試帖本作涵曉凌飛鵲鏡宵映聚螢書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文苑英華作若向貪夫比貞心定不餘又如字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知

清如玉壺冰鮑照白頭吟清如玉壺冰　方諸鄭康成周禮註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註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　綺疏後漢書梁冀傳窗牖皆有綺疏青瑣章懷太子註綺疏謂鏤爲綺文也　飛鵲鏡神異傳有夫婦相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爲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背上吳均詩願爲飛鵲鏡翩翩照離別　聚螢書晉書車引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原註時爲左補闕

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君香君文苑英華作公玉漏隨文苑英華作催銅史天書拜拜文苑英華作問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門下省雍錄按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以其地居殿廡之左故又曰左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者如左散騎左諫議給事中皆其屬也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即中書省也凡繫銜爲右者如右諫議右常侍中書舍人則其屬也故東西兩省皆有騎省爲其各分左右而常侍亦分左右也　騎省謂散騎之省出潘岳秋興賦序唐時兩省皆有散騎常侍故亦謂之騎省　侍中佩宋書禮志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古今註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令君香藝文類聚襄陽記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銅史陸倕新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李善註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夕郎見十卷瑣闈註中　歌吹梁徐悱妻劉氏詩況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　遲日詩春日遲遲毛萇傳云遲遲舒緩也孔穎達正義云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燥不見日行急促惟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是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

上張令公

珥筆趨丹陛垂璫上玉除步簷青瑣闥方幰畫輪車市閱千金字朝開五色書開一作閒致君光帝典薦士滿公車伏奏回金駕橫經重石渠從茲罷角抵希復幸儲胥希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且誤天統知堯後王章笑魯初匈奴遙俯伏漢相儼簪裾賈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疎學易思求我言詩或起予嘗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

張令公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一年四月甲子張說爲中書令二十一年五月戊子張九齡爲中書令此張令公應是九齡顧元緯以爲張說誤矣　珥筆曹植求通親親表安宅京室執鞭珥筆李善註珥筆載筆也潘岳詩優游省闥珥筆華軒呂向註珥執也　垂璫鮑照詩垂璫散珮盈玉除　步簷上林賦步櫩周流古註步櫩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左思魏都賦方步櫩而有踰李善註步櫩長廊也　青瑣闥范彥龍詩攝官青瑣闥遙望鳳凰池　方幰紀少瑜詩日落庭光轉方幰屢移陰　千金字史記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帝典王儉褚淵碑文光我帝典緝彼民黎　迴金駕顏延年詩金駕映松山李善註金駕金輅也後漢書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姚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石渠漢書韋元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　角抵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文穎註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樂技也元帝紀初元五年罷角抵貢禹傳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罷角抵諸戲刑法志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後漢書南匈奴傳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章懷太子註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即今之鬬朋古之角抵也　儲胥三輔黃圖武帝作迎風館于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雲陽甘泉中　天統漢書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矣臣瓚曰漢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緒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爲正也　王章左傳晉侯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魯初檀弓夫魯有初鄭康成註初謂故事　匈奴漢書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　賈生漢書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汲黯史記汲黯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求我見周易蒙卦　隸人左傳隸人牧圉

哭褚司馬

妄識皆心累浮生定死媒誰言老龍吉未免伯牛災故有求仙藥仍餘遁俗杯山川秋樹苦牕戶夜泉哀尚憶青騾去寧知白馬來漢臣修史記莫蔽褚生才

老龍吉莊子妸荷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投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伯牛災史記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青騾魯女生別傳李少君死後百餘日人見其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見　白馬後漢書范式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仕爲郡功曹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褚生史記索隱曰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

楊朱來此哭桑扈返于真獨自成千古依然舊四鄰閑簷喧鳥雀故榻滿埃塵曙月孤鶯囀空山五柳春

野花愁對客泉水咽迎人善卷明時隱黔婁在日貧逝川嗟爾命邱井嘆吾身前後徒言隔相悲詎幾晨（幾凌本唐詩品彙俱作歲）

楊朱（列子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桑扈（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善卷（高士傳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畊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終）黔婁（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以政以爲相國而辭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逝川（鮑照詩東海迸逝川西山導落暉王儉褚淵碑文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渺默）邱井（維摩詰經是身如邱井爲老所逼鳩摩羅什曰邱井邱墟枯井也）

哭祖六自虛（原註時年十八）

否極當聞泰嗟君獨不然憫凶纔稚齒（齒凌本作子誤）羸疾至中年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國訝終軍少人知賈誼賢公卿盡虛左朋識共推先不恨依窮轍終期濟巨川才雄望羔雁壽促背貂蟬福善聞前錄殲良昧上元何辜鎩鸞翮何事與龍泉（文苑英華作底事碎龍泉又與字一作失一作劉）鵩起長沙賦麟終曲阜編城中君道廣海內我情偏乍失疑猶見（見文苑英華作在）沉思悟絕緣生前不忍別死後向誰宣爲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本家清渭曲歸葬舊塋邊永去長安道徒聞京兆阡（阡文苑英華作開）旌車出郊甸鄉國隱雲天（天凌本作閉）定作無期別寧同舊日旋（舊凌本作昔）候門家屬苦（屬凌本作族）行路國人憐送客哀終進（終一作難）征途泥復前（泥文苑英華顧可久本俱作哭）贈言爲挽曲奠席是離筵念昔同攜手風期不暫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未省音容間那堪生死遷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滿地傳都賦傾朝看藥船群公咸屬目（公一作英）微物敢齊肩謬合同人旨而將玉樹連不期先掛劍長恐後施鞭爲善吾無矣知音子絕焉琴聲縱不沒終亦斷悲絃（斷一作繼）

否泰（抱朴子寒暑代謝否終則泰）閔凶（左傳寡君少遭閔凶杜預註閔憂也）稚齒（後漢書郎顗傳子奇稚齒化阿有聲王融曲水詩序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之好）羸疾（晉書陶潛傳躬畊自資遂抱羸疾）天帳（書斷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于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終軍（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于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賈誼（漢書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虛左（見六卷夷門註中）窮轍（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巨川（尚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羔雁（說苑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後漢書陳紀傳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雁成羣）福善（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淫）殲良（詩殲我良人孔紹安詩與善成空說殲良信在茲）上元（揚雄甘泉賦將郊上元李善註上元天也）鎩鸞翮（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鎩李善註許慎曰鎩殘羽也）龍泉（見十六卷龍躍平津註）鵩賦（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麟終（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范甯穀梁集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于隱公道終于獲麟）曲阜（史記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京兆阡（漢書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郊甸（潘岳詩登城望郊甸）風期（庾信詩風期幸共存）神仙（後漢書郭林宗遊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振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金谷（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竹林（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號爲七賢）都賦（世說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藥船（晉書夏統傳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同人（見周易同人卦）玉樹（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掛劍（史記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勿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爲善（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知音（楚辭章句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更復鼓以世無知音也）

王右丞集卷之十二

王右丞集卷之十三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七十三首

答裴迪萬首唐人絕句作答裴迪憶終南山

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外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絕句　裴　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

在

輞口長安志輞谷水出南山輞谷北流入灞水陝西志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去縣八里水淪漣如車輞然川盡處爲鹿苑寺即王維别業

山中寄諸弟妹萬首唐人絕句無諸字凌本唐詩正音俱無妹字

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爲羣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

禪誦見顧元緯本凌本俱作禮誤

禪誦謂坐禪誦經陳書吳郡陸慶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

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萬首唐人絕句作聞裴迪吟詩戲贈

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悲凌本作愁

巫峽水經註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淸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一統志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

贈韋穆十八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深

日一作自

皇甫岳雲谿雜題五首

鳥鳴礀

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皇甫岳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有皇甫岳乃皇甫恂之子未知即此人否

蓮花塢

日日採蓮去洲長多暮歸弄篙莫濺水畏濕紅蓮衣

鸕鷀堰

乍向紅蓮沒復出清浦颺獨立何襹褷銜魚古查上

清顧可久本作晴浦萬首唐人絕句作浦

鸕鷀爾雅鸕鷀水鳥似鷁而黑一名鷧嘴曲如鈎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其骨主鯁及噎蓋以類推之者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鸕鷀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爲一異者也楊孚異物志云鸕鷀能沒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卵而孕雛于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緖焉水鳥而巢高木之上　襹褷木華海賦鳧雛離褷鶴子淋滲張銑註離褷淋滲羽毛初生貌　古查玉篇楂水中浮木也亦作查江總詩古楂橫近澗危石聳前洲

上田平

朝畊上平田暮畊上平田借問問津者寧知沮溺賢

寧唐詩正音作誰

萍池

春池深且廣會待輕舟迴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開

掃復開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復掃開

輞川集并序

余别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秉恕按唐書本傳稱維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者即此二十首是蓋當時自爲一帙耳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同詠　　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疇昔檀弓余疇昔之夜鄭康成註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同詠　　裴迪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稀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文杏梁長門賦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香茅左思吳都賦食葛香茅棟裏雲郭璞詩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

同詠　　裴迪

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

斤竹嶺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斤竹考戴凱之竹譜劉美之續竹譜贊寧筍譜皆無斤竹名惟謝靈運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又靈運遊名山志云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始見斤竹之名通志畧竹之良者惟有篁竹謝靈運所遊之澗今在雁蕩則斤竹即篁竹是矣

同詠　　裴迪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逕通山路行歌望舊岑

綠篠說文篠小竹也謝靈運詩綠篠媚清漣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苔一作莓

柴柴士邁切音與砦同柵也一作寨凡師行野次立木爲區落謂之柴別墅有籬落者亦謂之柴

同詠　　裴迪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麏麚跡

跡松顧可久本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皆作深

麏麚廣韻麏鹿屬麚牡鹿劉繪詩麏麚或騰倚林薄杳芊眠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處所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同詠　　裴迪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緣溪路轉深幽興何時已

茱萸沜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倘留客置此茱萸杯

茱萸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芙蓉

茱萸沜廣韻沜水涯音與泮同玉篇直以爲古文泮字蓋其水上有茱萸因名圖經本草茱萸今處處有之江淮蜀漢尤多木高丈餘皮青綠色葉似椿而闊厚紫色三月開紅紫細花七月八月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熟則深紫

芙蓉杯庾信詩芙蓉承酒杯又云芙蓉即奉杯

同詠　　裴迪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沉猶自寒

宮槐陌

仄逕蔭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

同詠　　裴迪

門南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南二顧本唐詩品彙俱作前是顧可久本作堤山唐詩品彙作風

臨湖亭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上萬首唐人絕句作仙

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同詠　裴迪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猨聲發風傳入戶來

滉漾玉篇滉漾波也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卽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遙遙唐詩正音作遙山誤

南垞成按集韻垞直加切小邱名或疑古字書多不載垞字而玉篇韻會諸書均以垞字為古文宅字頗疑垞字卽宅字之訛正韻麻陌二韻宅垞二字俱不收姑從集韻作茶音讀

同詠　裴迪

孤舟信風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風顧元緯本作一

崦嵫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璞註日沒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

欹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山青卷白雲山青顧可久本作青山

同詠　裴迪

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

青熒羽獵賦石玉嶜崟眩耀青熒師古註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李善註青熒光明貌

艤舟史記烏江亭長艤船待徐廣註艤音儀一音俄翻按應劭曰艤止也孟康曰艤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艤蟻字同

柳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分行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行分

同詠　裴迪

綺樹江淹四時賦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

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絲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時

欒家瀨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

同詠　裴迪

石溜瀉謝朓郊遊詩翟蘼青莎被潺湲石溜瀉

瀨聲喧極浦沿步向南津汎汎鳧鷗渡時時欲近人

金屑泉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翠鳳翔文螭羽節朝玉帝翔一作翊

翠鳳拾遺記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鱗紫麏

羽節羽節謂羽蓋毛節並是仙人之儀衛桓真人昇仙記五色霞內見霓旌羽節仙童靈官百餘人

同詠　裴迪

瀠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汲

素華本草平旦第一汲為井華水

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向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俱作尚）

同詠　裴迪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淡無色（無色一作秋色一作凝碧）跂石（庾信詩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

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欄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同詠　裴迪

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敧湖每欲採樵去扁舟出菰蒲（山世本或作上）扁舟（漢書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孟康註扁舟特舟也）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幽篁（楚辭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王逸註幽篁竹林也呂向註幽深也篁竹叢也）

同詠　裴迪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深無世人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紛紛劉本顧可久本俱作絲絲）辛夷（朱子楚辭集註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木末（楚辭搴芙蓉兮木末）

同詠　裴迪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偶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惟）傲吏（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郭璞詩漆園有傲吏）婆娑（晉書殷仲文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同詠　裴迪

好閑早成性果此諧宿諾今日漆園遊還同莊叟樂

椒園

桂尊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瑤席欲下雲中君（君劉本顧可久本俱作身）椒（陸璣詩疏椒樹似茱萸有刺針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為香）桂尊（漢書尊桂酒賓八鄉應劭註以水積桂為大尊酒）帝子（楚辭帝子降兮北渚）杜若（楚辭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爾雅翼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有杜連白連白芩若芝之名亦一名杜衡）椒漿（楚辭奠桂酒兮椒漿王逸註椒漿以椒置漿中也）雲中君（楚辭九歌有雲中君又漢書郊祀志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註雲中君謂雲神也）

同詠　裴迪

丹刺罥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摘

臨高臺送黎拾遺（萬首唐人絕句無臨高臺三字）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送別（萬首唐人絕句唐詩正音唐詩品彙俱作山中送別名賢詩作送友）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明年二顧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年年

別輞川別業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

依遲 王融詩參差與別緒依遲起離襟 松蘿 毛萇詩傳女蘿菟絲松蘿也孔穎達正義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同詠　王縉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慇懃如有情惆悵令人別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唐文粹少馬上以下六字萬首唐人絕句作別崔九弟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花如霰 梁元帝詩上林朝花色如霰柳惲詩春花落如霰

同詠　裴迪

歸山深淺去須盡邱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

留別崔興宗 萬首唐人絕句于四卷內載此首作王維詩題曰留別崔興宗十六卷重出作崔興宗詩題曰留別王維唐文粹作崔興宗唐詩品彙亦作右丞詩唐詩紀事載王維有崔九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云城隅一分手云云裴迪云歸山深淺去云云興宗留別云駐馬欲分衿云云是以此詩爲興宗留別二人之詩也顧元緯本凌本皆刪去此首劉須谿顧可久本有之

駐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息夫人 原註時年二十〇河岳英靈集作息夫人怨國秀集作息嬀怨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時古今詩話作朝能忘本事詩作寧忘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難忘樂府詩集作寧無舊國秀集作昔唐詩紀事作異眼本事詩作目

息夫人 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本事詩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云云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

珊瑚鈎詩話云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于言者不同也

班婕妤三首 唐文粹河岳英靈集並作婕妤怨

玉牕螢影度金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幃孤燈耿明滅

明顧元緯本凌本俱作不

班婕妤 漢書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其後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于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許皇后坐廢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恩文苑英華作寵吹一作笛

金輿 史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

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

向國秀集作在笑語顧可久本國秀集萬首唐人絕句樂府詩集唐詩品彙俱作語笑〇國秀集選此一首題作扶南曲

題友人雲母障子 原註時年十五

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畫來

持顧元緯本凌本俱作時因一作關

障子 唐時呼屏障爲障子杜甫有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齊已有二龍障子歌張祜有題山水障子詩李洞有觀水墨障子詩是矣

紅牡丹

綠艷閒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

閒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閑

左掖梨花 文苑英華作左掖海棠花

閑灑堦邊草輕隨箔外風黃鶯弄不足嗛入未央宮

入文苑英華作向

左掖 雍錄漢書曰朱虛侯章從太尉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御覽曰出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則不特夾立正門之旁乃爲掖門

雖殿門外他出之門皆可名爲掖門也唐門下北省在日華門名左掖亦名東省中書北省在月華門名右掖亦名西掖此之日華月華者立門自在宣政殿東西兩廊出門未是宮外而亦以掖名之則是殿門自正門外旁或有門皆爲掖門也

同詠　邱爲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同詠 冉集作和王給事維禁省梨花詠　皇甫冉

巧解迎人笑偏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朝衣 迎一作逢偏一作還春風時入戶一作春時風入戶

口號又示裴迪 七絕內有私成口號誦示迪一首故此云又示也萬首唐人絕句作菩提寺禁示裴迪

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塵一作羅向萬首唐人絕句作去

塵網 陶潛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杖藜 莊子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陸德明註杖藜以藜爲杖也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孟津 孔穎達尚書正義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于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史記正義杜預云盟河內郡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城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爲武濟括地志云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

成按陶淵明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居南牕下今生幾叢菊王介甫詩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與右丞此章仝一杼軸皆情到之辭不假修飾而自工者也然淵明介甫二作下文綴語稍多趣意便覺不遠右丞只爲短句一吟一咏更有悠揚不盡之致欲于此下復贅一語不得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玉階萬首唐人絕句作階前

崔興宗寫真 唐詩紀事作與崔興宗寫真詠

畫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

山茱萸

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有叢桂花牕前向秋月 朱實顧元緯本作茱萸有一作與

山茱萸 圖經本草山茱萸葉如梅有刺二月開花如杏四月實如酸棗赤色通志畧山茱萸其實似萇楚之實一名蜀棗一名雞足一名魃實

哭孟浩然 原註時爲殿中侍御史知南選至襄陽作○萬首唐人絕句作哭孟襄陽唐詩紀事作憶孟詩

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洲

首二句唐詩紀事作故人今不見日夕漢江流蔡洲各本俱作蔡州今從顧元緯本校正

孟浩然 唐書孟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

蔡洲 水經沔水又東南經蔡洲酈道元註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荊州圖經襄陽峴山東南一里江中有蔡洲一統志蔡洲在襄陽府城東北漢水中後漢蔡瑁居其上曹操嘗造其家

王右丞集卷之十三

王右丞集卷之十四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三十三首

田園樂七首 詩林廣記作輞川六言

出入千門萬戶經過北里南鄰蹀躞鳴珂有底崆峒
散髮何人 顧元緯本凌本出入俱作厭見蹀躞俱作官府
北里南鄰 左思詩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璧一雙詎勝耦耕南畝何如
高臥東牕
立談 解嘲或立談間而封侯 賜璧 史記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
源裏人家 急一本作起村顧元緯本作林
杏壇 莊子孔子遊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
不識衣冠 首句諸本皆作萋萋春草秋綠惟唐詩品彙作萋萋芳草春綠今從之又綠字凌本作碧不字萬首唐人絕句作未
長松 孫綽遊天台山賦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呂延濟註萋萋草美貌落落松高貌 夏寒 王巾頭陀寺碑文桂深冬燠松疎夏寒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
先生對門
高原 揚雄羽獵賦相與列乎高原之上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
山客猶眠 宿萬首唐人絕句作夜春唐詩品彙作朝鶯凌本唐詩品彙俱作鳥○皇甫冉集亦載此首題作閑居六言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
黃粱夜舂 東谷凌本唐詩品彙俱作西舍
黃粱 爾雅翼今粱有三種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于黃白米也夏月食之極爲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餳青白勝餘米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麤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逾于諸粱人號爲竹根黃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穀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爲黃粱之亞古天子之飯所以有白粱黃粱者明取黃白二種耳

少年行四首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
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萬首唐人絕句本多作皆意氣作氣味
斗十千 曹植詩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
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苦一作死
羽林郎 後漢書羽林郎比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 驃騎 史記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正義曰漢書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至三司品秩同大將軍 漁陽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漁陽郡在漁水之陽今幽州 俠骨香 張華遊俠曲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 成按詩意謂死于邊庭者反不如俠少之死而得名蓋傷之也與太白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同用張華遊俠曲中語而命意不同矣
一身能擘兩彫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
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樂府詩集擘作臂重作羣
擘 顏師古漢書註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彫弧 玉篇弧木弓也彫弧謂有彫畫之弧 白羽 上林賦彎蕃弱滿白羽文穎註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鮑照詩留我一白羽李善註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五單于 漢書宣帝紀匈奴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
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雲臺 江淹上建平王書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臨軒 後漢書崔寔傳天子臨軒百僚畢會

寄河上段十六 此詩亦載盧象集中

與君相見卽相親聞道君家在孟津爲見行舟試借
問客中時有洛陽人 盧集見作識在作住

贈裴旻將軍

腰間寶劍七星文臂上琱弓百戰勳見說雲中擒黠

虜始知天上有將軍

裴旻 唐書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李翰裴旻將軍射虎圖贊敘開元中山戎寇邊元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華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漢策匹馬陷重圍搖轆轤而百萬洞開融囊馳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懾東胡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 七星 吳越春秋子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孔稚珪詩文犀六屬鎧寶劍七星光吳均詩刀含四尺影劍抱七星文 琱弓 張衡東京賦彫弓斯彀薛綜註彫弓謂有刻畫也古彫字亦作琱如漢書郊祀志之琱戈貢禹傳之琱牆抱朴子之琱華其義一也 黠虜 後漢書伏湛傳黠虜困迫必求其助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原註時年十七○凌本作九日憶東山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茱萸 爾雅翼風土記曰俗尚九月九日謂爲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云辟惡氣禦冬劉禹錫嘉話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皆已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更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公爲最優也

戲題輞川別業

柳條拂地不須折松樹梢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 樹凌本作枝梢二顧本凌本俱作拔

猱 邢昺爾雅疏猱一名猨善攀援樹枝 麝香 埤雅陶氏云麝形似獐今謂之香獐常食柏葉故養生論云麝食柏而香也

戲題盤石

可憐盤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 盤一作磐臨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鄰拂一作梢何因一作因何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重一作垂松文苑英華作林看他世上人一作看君是甚人

科頭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科頭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揚伯嵒臆乘俗謂不冠爲科頭 箕踞 漢書尉佗魋結箕踞見陸賈師古曰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白眼 見十二卷青眼註

同詠　盧象

暎竹時聞轉轆轤當牕只見網蜘蛛主人非病常高臥環堵蒙籠一老儒

環堵 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鄭康成註環堵面一堵也五板爲堵孔穎達正義環謂周圍也東西南北唯一堵也淮南子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註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同詠　王縉

身名不問十年餘老大誰能更讀書林中獨酌鄰家酒門外時聞長者車

長者車 史記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同詠　裴迪

喬柯門裏自成陰散髮牕中曾不簪逍遙且喜從吾事榮寵從來非我心 牕中劉本顧可久本俱作空中唐詩品彙作空牕

喬柯 劉孝綽詩喬柯貫簷上垂條拂戶陰

酬王摩詰過林亭 唐詩紀事作喜韋公訪林亭　崔興宗

窮巷空林常閉關悠悠獨臥對前山今朝忽枉嵇生駕倒屣開門遙解顏 空唐詩紀事作深

嵇生駕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解顏 列子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二顧本俱無拜掃字

大羅天上神仙客濯錦江頭花柳春不爲碧雞稱使者惟令白鶴報鄉人

大羅天 雲笈七籤最上一天名曰大羅在元都玉京之上紫微金闕七寶騫樹麒麟獅子化生其中三世天尊治在其內 濯錦江 太平寰宇記濯錦江即蜀江水至此濯錦錦彩鮮潤于他水故曰濯錦江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鮮明 碧雞 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如淳註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註蜻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耀儀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縹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白鶴 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

歌槊槊遂高上沖天

送元二使安西（詩人玉屑作贈別樂府詩集作渭城曲）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次句劉本萬首唐人絕句樂府詩集俱作客舍青青柳色春又一本作客舍依依楊柳春）

成按詩人玉屑以此詩爲折腰體謂中失粘而意不斷也唐人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至陽關句反覆歌之謂之陽關三疊亦謂之渭城曲白居易晚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詩云最憶陽關唱真珠一串歌註云沈有謳者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又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註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也劉禹錫與歌者詩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渭城陽關之名蓋因詩中辭云

送別（萬首唐人絕句題作齊州送祖三）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爲報故人顦顇盡如今不似洛陽時（州顧元緯本凌本俱作周）

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淚如絲（梁武帝詩臉下淚如絲）東州（後漢書樊準傳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章懷太子註東州謂冀兗州）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評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評事八人從八品下）右賢（史記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靈雲池送從弟

金杯緩酌清歌轉畫舸輕移豔舞迴自歎鶺鴒臨水別不同鴻雁向池來

靈雲池（高適集有陪竇侍御泛靈雲池陪竇侍御靈雲南亭讌詩二首其序云涼州近胡高下其池亭蓋以耀蕃落也意此池即涼州之靈雲池矣）鶺鴒（張華禽經注鶺鴒雀屬也爾雅曰鶺鴒雝渠毛詩曰水鳥也大如雀高足長尾尖喙頸黑背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吟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送沈子福歸江東（二顧本俱無福字歸萬首唐人絕句唐詩品彙俱作之）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臨圻（謝靈運詩臨圻阻參錯李善註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

寒食汜上作（文苑英華作寒食汜水山中作國秀集作途中口號）

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汜上（元和郡縣志河南府有汜水縣西南至府一百八十里汜水出縣東南三十二里浮戲山經武牢城東漢破曹咎于此）廣武城（杜氏通典河南府汜水縣古東虢國爲鄭滅之鄭爲制邑左傳曰制巖邑也有故虎牢城即周穆王獲虎命畜之故曰虎牢漢謂之成皋縣後漢置成皋關其側有廣武城）汶陽（漢書地理志魯國有汶陽縣元和郡縣志故汶陽城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壤故魯號汶陽之田成二年齊歸我汶陽之田謂此地也）

劇嘲史寰

清風細雨濕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正直楚王宮裏至門前初下七香車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萬首唐人絕句作菩提寺禁聞逆賊凝碧池上作樂）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官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珊瑚鉤詩話俱作寮再二顧本明皇雜錄唐詩紀事全唐詩話唐詩品彙俱作更葉珊瑚鉤詩話作花空唐詩紀事珊瑚鉤詩話俱作深）

菩提寺（長安志平康坊南門之東有菩提寺隋開皇二年隴西公李敬道及僧惠英所奏立寺唐昭陵圖菩提寺在麻池之下與香積寺近賈氏談錄賈君嘗自說太原軍前衙命至永興軍催發馬草舍于菩提寺僧有智滿者言祖師宏道天寶末爲寺主值祿山犯闕王右丞爲賊所執囚于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相往來裴說賊會蕃漢兵馬宴于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遂爲詩二絕書于經卷麻紙之後祖師收得之相傳至智滿賈君既獲披閱遂錄得其辭云萬戶傷心生野煙云云又示裴迪安得捨塵網云云）凝碧池（明皇雜錄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于雒陽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于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于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青者投樂器于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青于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于菩提佛寺聞之賦詩云云唐禁苑圖凝碧池在西內苑重元門之北飛龍院之南）

涼州賽神（原註時為節度判官在涼州作）

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峯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

健兒（唐六典天下諸軍皆有健兒成按稱軍士爲健兒蓋本于三國時考吳志陳表傳云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甘寧傳云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凌統傳云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呂範傳云範親客健兒纂取以歸之類）羌笛（成按說文笛七孔篇也羌笛三孔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裁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檝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爲商聲五音畢然則羌笛本三孔後人加一孔京房又加一孔與今之六孔者不同也）

哭殷遙（國秀集唐詩紀事俱作送殷四葬）

送君返葬石樓山松柏蒼蒼賓馭還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石樓山（元和郡縣志京兆府渭南縣西南有石樓山太平寰宇記隰州石樓縣有石樓山唐書地理志汝州梁縣有石樓山一統志西安府盩厔縣有石樓山鳳翔府寶雞縣有石樓山未知孰是）

歎白髮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暮齒（隋書王劭傳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垂髫（玉篇髫小兒髮也魏志毛玠傳垂髫執簡累勤取官）

王右丞集卷之十四

王右丞集卷之十五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外編四十七首

東溪翫月（顧元緯外編錄此首文苑英華亦作王維詩唐文粹作王昌齡詩）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分空霽（分唐文粹作紛）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青靄殘清澄入幽夢（清澄唐文粹作澄清）破影抱空巒（破影唐文粹作影破）恍惚琴牕裏松溪曉思難

過太乙觀賈生房（顧元緯外編及淩本俱錄此首文苑英華亦作王維詩）

昔余棲遁日之子烟霞鄰共攜松葉酒俱篸竹皮巾攀林遍雲洞（雲一作巖）採藥無冬春謬以道門子徵爲驂御臣常恐丹液就先我紫陽賓夭促萬塗盡哀傷百慮新蹟峻不容俗才多反累真泣對雙泉水還山無主人

松葉酒（庾肩吾詩方欣松葉酒自和遊仙吟王績詩春釀煎松葉秋盃浸菊花）竹皮巾（漢書高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師古註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爲筍皮巾古之遺製也王績詩橫裁桑節杖直翦竹皮巾）丹液（漢武內傳其次藥有九丹金液子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地仙之所見也）紫陽賓（周氏冥通記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嶓冢山王君）

送孟六歸襄陽（一作送孟浩然○顧元緯外編錄此首文苑英華亦作王維詩瀛奎律髓作張子容詩）

杜門不欲出（欲瀛奎律髓作復）久與世情疎以此爲長策（長一作良）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

淮陰夜宿二首（以下五首俱見顧元緯外編註云宋本作公詩又載唐孫逖集文苑英華俱編入行邁類亦稱逖作蓋與右丞早入滎陽界諸詩同紀遂誤作右丞詩耳）

水國南無畔扁舟北未期鄉情淮上失歸夢郢中疑六落知寒近山長見日遲客行心緒亂不及洛陽時

永絕臥烟塘蕭條天一方秋風淮木落寒夜楚歌長宿莽非中土鱸魚豈我鄉孤舟行已倦南越尚茫茫

宿莽（楚辭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註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南越（杜氏通典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

下京口埭夜行

孤帆度綠氛寒浦落紅曛江樹朝來出吳歌夜漸聞南溟接潮水北斗近鄉雲行役從茲去歸情入雁羣

京口埭（按唐書地理志潤州丹徒縣有京口埭）

山行遇雨

驟雨晝氛氳空天望不分暗山惟覺電窮海但生雲涉澗猜行潦緣崖畏宿氛夜來江月霽棹唱此中聞

夜到潤州

夜入丹陽郡天高氣象秋海隅雲漢轉江畔火星流城郭傳金柝閭閻閉綠洲客行凡幾夜新月再如鈎

潤州（按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有潤州丹陽郡武德三年以江都郡之延陵縣地置取潤浦爲州名）金柝（顏延年詩臥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烟又延年陽給事誄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李善註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李周翰註柝打更木也）

冬夜寓直麟閣（顧元緯外編錄此首唐詩品彙亦作王維詩文苑英華作宋之問詩成按題中麟閣之名乃是天授時所改神龍時無復此稱則此詩自應歸宋耳）

直事披三省（省一作閣）重關祕七門廣庭憐雪淨（淨一作靜）深屋喜鑪温（深屋一作狹室）月幌花虛馥（花一作雲）風牕竹暗喧東山白雲意茲夕寄琴樽（樽一作言）

麟閣（杜氏通典天授初改祕書省爲麟閣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七門（後漢書百官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註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月幌（玉篇幌戶廣切帷幔也王勃九成宮頌序風閨夕敞

攜少女于歌筵月恍宵臚下姮娥于舞席

賦得秋日懸清光詩傳類函唐詩類苑俱作王維詩唐詩品彙作無名氏詩

寥廓涼天靜晶明白日秋圓光含萬象碎影入閑流
迥與青冥合遙同江甸浮晝陰殊衆木斜影下危樓
宋玉登高怨張衡望遠愁餘暉如可託雲路豈悠悠

江甸宋書蕭思話傳仗順沿流席卷江甸　宋玉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張衡張衡作四愁詩有側身東望涕霑翰側身南望涕霑襟側身西望涕霑裳側身北望涕霑巾之句

山中顧元緯外編凌本俱錄此首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荊溪一作藍田天寒一作玉關

荊溪長安志荊谷水一名荊溪來自藍田縣至康村入萬年縣界西流二十里出谷至平川合庫谷採谷石門水爲荊谷水一名產水

冷齋夜話云吾弟超然喜論詩其爲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絕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未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摩詰山中詩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曰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欲別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問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言余竟不能詰曰微超然誰知之

蘇東坡書摩詰藍田烟雨圖云味詰摩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從軍行二首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行顧元緯本作辭

戈戈樂府詩集作旗甲從軍久風雲識陣難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

後二句凌本樂府詩集俱作今朝韓信計日下斬成安

拜韓信漢書高帝紀漢王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　計日魏志司馬懿臨危制變禽公孫淵可計日待也　斬成安

史記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信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燕頷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燕頷後漢書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　狼頭北史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幷欲殺狼于時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遊春曲二首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唐詩紀事作張仲素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
上苑無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無凌本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何

相思顧元緯外編凌本俱錄此首凌本作江上贈李龜年萬首唐人絕句作相思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勸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萬首唐人絕句豆作杏幾作故多作休凌本勸作贈

紅豆資暇錄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穆豆處于莢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雲溪友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龜年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曰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辭皆王右丞所製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

太平樂二首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作張仲素詩○樂顧元緯本凌本俱作辭

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採花曲盡是泰階平

和顧元緯本作何採唐詩紀事作探

太平樂樂府詩集樂苑曰太平樂商調曲也　穆清史記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如淳註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泰階平長楊賦玉衡正而太階平李善註黃帝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李周翰註太階三階星也此三星正平則天下太平也

聖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長

威唐詩紀事作風

送春辭
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全唐詩話並作張仲素詩

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尊酒不用惜花飛

書事
顧元緯外編凌本俱錄此首

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

詩人玉屑王維書事云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舒王云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盡張帆載酒迴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兩詩皆含不盡之意子由謂之不帶聲色楊升菴詩話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于洪覺範天廚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見于董逌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塞上曲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前首作張仲素詩後首作王涯詩

天驕遠塞行出鞘寶刀鳴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出鞘樂府詩集作鞘裏

塞虜常爲敵邊風已報秋平生多志氣箭底覓封侯

隴上行
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

負羽萬首唐人絕句作箭

負羽　江淹別賦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呂延濟註箭有羽從軍負之于背而行

閨人贈遠五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錄五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唐詩品彙並作王涯詩○又唐詩紀事題作閨人寄遠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爲報遼陽客流芳不待人

陽一作東　芳一作光

綺陌　梁簡文帝詩三條綺陌平　遼陽　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有遼陽縣

遠戍功名薄幽閨年貌傷妝成對春樹不語淚千行

功名薄　陸機詩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幽閨　江淹別賦慚幽閨之琴瑟

啼鶯綠樹深語燕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啼鶯一作鶯啼　語燕一作燕語

雕梁　昭明太子十二月啓魚遊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話

形影一朝別烟波千里分君看望君處秖是起行雲

朝一作相

洞房今夜月如練復如霜爲照離人恨亭亭到曉光

洞房　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呂向註洞深也　如練　沈約詩秋月光如練照耀三爵臺　如霜　謝朓樂府夜月如霜金風方嫋

亭亭　謝靈運詩亭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謝惠連詩亭亭映江月李善註亭亭迥貌呂向註亭亭月明貌

過友人莊
此本孟浩然八言律詩今萬首唐人絕句減去後四句作一絕作王維不知何據顧元緯外編亦錄此首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感興
此本鄭谷詩詩學權輿以爲王摩詰作顧元緯外編亦錄此首

禾黍不豔陽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遊春辭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序云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乃誤入于王維集又于王維詩下註云別本維又有遊春詞等詩十五篇并五言十五篇皆王涯所作今已入涯詩中

曲江絲柳變烟條寒谷冰隨暖氣銷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

雲韶　雲門黃帝樂大韶虞舜樂陸雲詩鸞樓高岡耳想雲韶曹毗宗廟歌詩愔愔雲韶盡美盡善

經過柳陌與桃谿尋逐春光著處迷鳥度時時衝絮起花繁滾滾壓枝低

谿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蹊春樂府詩集作風

秋思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作王涯詩

網軒涼吹動輕衣夜聽更生玉漏稀月渡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

網一本作綠生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長

網軒　沈約詩網軒映朱綴張銑註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而飾之

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消凌本樂府詩集俱作清

太液　史記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漢書昭帝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註謂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爲也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長安志大明宮蓬萊殿後有含涼殿後有太液池池內有太液亭子柳惲詩太液滄波起

蘋末　宋玉風賦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秋夜曲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樂府詩集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俱作張仲素詩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陰露月光秋逼暗蟲通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 陰凌本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雲逼凌本樂府詩集俱作壁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從軍辭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樂府詩集并前從軍辭二首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作王涯詩

旄頭夜落捷書飛來奏軍門着賜衣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 軍凌本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金敵樂府詩集作鏑非

旄頭 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胡星也正義曰昴一星爲髦頭胡星亦爲獄事明天下獄訟平暗爲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兵之憂也

白馬將軍 三國志龐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塞下曲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並作王涯詩

辛勤幾出黃花戍迢遞初隨細柳營塞晚每愁殘月苦邊愁更逐斷蓬驚 愁凌本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秋驚唐詩紀事作聲

黃花戍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平州北平郡有黃花戍

年少辭家從冠軍金裝寶劍去邀勳不知馬骨傷寒水惟見龍城起暮雲

金裝 梁簡文帝登山馬詩閒樹識金裝

馬骨 陳琳詩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龍城 漢書車騎將軍衛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又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史記索隱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平戎辭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作平戎辭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前首作王涯詩後首作張仲素詩

太白秋高助漢兵長風夜卷虜塵清男兒解却腰間劍喜見從王道化平 漢顧元緯本萬首唐人絕句俱作後唐詩紀事作發從樂府詩集作君

卷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龍節 唐書大將出賜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麟閣 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以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張晏註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于閣遂以爲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

閨人春思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並作張仲素詩

愁見遙空百丈絲春風挽斷更傷離閑花落遍青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 遙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俱作遊挽唐詩紀事作惹遍凌本萬首唐人絕句作盡

百丈絲 庾信詩洛陽游絲百丈連黃河春冰千片穿

贈遠二首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作張仲素詩

當年只自守空帷夢見關山覺別離不見鄉書傳雁足惟看新月吐蛾眉 自一作是關唐詩紀事作江

雁足 漢書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

厭攀楊柳臨青閣閑採芙渠傍碧潭走馬臺邊人不見拂雲堆畔戰初酣

青閣 江淹詩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

芙渠 毛萇詩傳荷花芙渠也其花菡萏陸璣詩疏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渠

走馬臺 漢書張敞傳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註章臺街在長安中

拂雲堆 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有拂雲堆祠接豐州境元和郡縣志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太平寰宇記拂雲堆在勝州榆林縣北百七十里

酣 韓非子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獻壽辭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階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 殿唐詩紀事作觀

唐堯壽 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失題 顧元緯本凌本俱載此首亦見萬首唐人絕句○顧元緯本萬首唐人絕句作李龜年所歌凌本作雜詩樂府詩集作伊州歌第一疊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

囑歸雁來時數寄書清凌本作秋明萬首唐人絕句作明苦相思一作獨離居戎凌本作單寄凌本萬首唐人絕句俱作附

疑夢見事文類聚

莫驚寵辱空憂喜莫計恩讐涙苦辛黃帝孔邱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成讀諸家所刻右丞詩集惟劉須谿評本爲最善然其中亦往往雜以他人之作如錢起盧象崔興宗諸公所賦皦然明白者亦亂厠其間况其他乎洪邁辯遊春詞等三十首爲王涯所作而諸本儼然猶載集中雖其詩亦佳麗可誦較之魚目混珠珷玞亂玉大有逕庭然究非摩詰本來面目矣若文苑英華雲溪友議冷齋夜話詩人玉屑樂府詩集等書所載右丞詩章有集中所不載者而別書又以爲某某所作疑不能定也存之懼其亂真因別集爲一卷謂之外編以明非劉氏所較集內之詩故耳蓋亦存而不論之意至于分涇渭之殊流別淄澠之異味于聲調體格微似之間而辨正其某首爲真某首爲誤則請以俟淹雅之君子

王右丞集卷之十五

原书空白页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賦表八首

白鸚鵡賦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于一作而）。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鳥文苑英華作禽）。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妖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兩以字文苑英華俱作于）。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而非匹（而唐文粹作之）。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願文苑英華作每）。明心有識，懷恩無極（無文苑英華作何）。芳樹絶想，雕梁撫翼。時嗛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筐之可依（筐文苑英華作筲唐文粹作篋），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寶文苑英華作瑤）。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羽毛文苑英華作毛羽）。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閉一作閑非）。儻見借其羽翼，與遷鶯而共飛（其文苑英華作于）。

白鸚鵡（初學記：廣州記曰：根杜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大如母雞。南方異物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臼，一種白，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盡有之。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桂海虞衡志：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着指掌，如蛺蝶翅。）西域（禰衡鸚鵡賦：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李善註：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南海（史記始皇本紀：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杜氏通典：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等郡是。）蘭房（宋玉諷賦：乃更于蘭房芝室，止臣其中。）桂林（漢書地理志：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杜氏通典：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潯江、蒼梧、臨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浦、橫山、修德、龍池、永定等郡是。）依人（庾信詩：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珠網（江淹詩：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王融詩：雕雲度綺錢，香風入珠網。）金鋪（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李延濟註：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鐶以貫鎖。左思蜀都賦：金鋪交映。劉淵林註：金鋪，門鋪首，以金爲之。韻會：鋪，說文：著門鋪首也。从金甫聲。增韻：所以銜環者，作龜蛇之形，以銅爲之，故曰金鋪。）白鷴（張華禽經註：白鷴似山雞而色白。）皓鶴（謝惠連雪賦：皓鶴奪鮮，白鷴失素。）投人（晉書載記：鳥雀投人，尚宜濟免。）火德（禰衡鸚鵡賦：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李善註：西方爲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爲火，觜有赤者，故曰火德。李周翰註：西方金也，質寄于西，故云體金精也。朱鳥南方火也，鳥皆稟之，故云含火德也。）玉筐（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山雞（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遷鶯（本小雅出谷遷喬義，然詩人是泛指凡鳥而言，後人多作鶯事，使所未詳也。）

成按：文苑英華載白鸚鵡賦凡三首，第一即右丞作，第二不著姓氏，第三郗名遠作，皆于題下註云以容日上飾孤飛色媚爲韻，而本集無之。又第一第二並止賦五韻，缺餘三韻，豈當時之制限八韻亦聽士子爲盈縮耶。

賀古樂器表

臣維言：伏見今月七日中書門下敕牒，道士申太芝奏稱：伏奉恩旨，令臣往名山修功德。去載六月二十日，於南海葛洪居處至誠祈請，中夜恍惚見一老人，云是茅山羅浮神人，常於七曜洞來往。昔曾九疑山於桂陽石室中藏天樂一部，歲月久遠，變爲五野猪，彼郡百姓捉獲，汝可往取獻皇帝。每祈祭但依方安置奏之，即五音自和，天仙百神應聲降福，所求必遂，壽命延長。臣奉神言，即往桂陽尋問百姓，云天寶二載村人常見有五野猪，逐之便走入石室，就裏尋覓，化爲石物五枚，衆共驚異。臣取以扣之，音律相和，與神人言不異。今將奉進者。臣聞陰陽不測之謂神，變化無方之謂聖。惟神與聖，感而遂通。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居皇建之極，中得混成之大道，奉先天之聖祖，元化協於無爲，育率土之羣生，至仁侔於陰騭。然猶精意不倦，聖祀逾崇，遍禮羣仙，思祐九服，故得龐眉皓髮，遙同入昴之人，真訣元言

來告馭風之客棲身七曜以俟唐堯藏樂九疑不傳虞舜留兹石室思獻玉墀憑野豕以呈形表洞仙之屬意且神物思變古亦有之龍躍平津實爲寶劍鳧飛葉縣空餘素履器非上品人纔下仙猶能精誠聿修神變浚若況殊庭致貺天老効祥願授至尊以享上帝亦既考擊動諧律呂韶濩慚其九奏雲咸失其八音翠鳳入于洞簫殊非雅韻朱鷺傳于鼖鼓敢比仙聲天地同和神祇降福無窮之壽永撫寶圖無疆之休以康庶績實由至德斯感大道元通神人親告於休徵靈仙不祕其空樂稽之古昔實未見聞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抃舞不任踴躍喜慶之至

勑牒唐六典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勑册令教符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牋啓辭牒李林甫註天子曰制曰勑曰册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表上於天子其近臣亦爲狀牋啓于皇太子然于其長亦爲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曰辭 申太芝神仙彙紀申太芝字元芝洛陽人其母楊夢吞芝而孕故名與元宗同日生稍長去家學道嘗遊南嶽至祝融峯頂遇異人授金丹火龍之術遂能乘虛元宗感夢以像求得之召至京師命住元真觀神遊隱顯出入不可測開元中中秋夜與元宗同遊月宮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宮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設太芝引帝躍起煙霧上俯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僊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下見素娥十餘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樹下樂音清麗帝歸因製霓裳羽衣之曲天寶初奉詔祭羅浮山訪尋朱明洞道遇異人告以天樂甚異後應安祿山之亂即所奏于凝碧池頭者太芝道術最高醮祭輒動風雨所著有服食要訣世稱天師又曰𠎝翁後坐妖妄伏誅道流謂爲兵解競傳在大余湖山白晝冲舉云 葛洪居處廣東志羅浮山朱明洞前有冲虛觀即都虛觀故址晉咸和中葛洪于此煉丹以從學者衆乃于此置四菴山南曰都虛又曰元虛又改名沖虛至唐朝天寶初置守祠十家仍度道士賜額內有葛洪祠葛洪丹竈 茅山太平寰宇記茅山在昇州句容縣南五十里本勾曲山其山形如勾字三曲晉茅山君得道于此山後人遂名爲茅山其山接句容金壇延陵三縣界 羅浮藝文類聚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明神禽玉樹朱草太平寰宇記羅浮山本名蓬萊山一峯在海中與羅山合體因名之山有洞通句曲又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裴淵廣州記云羅浮二山隱天唯石樓一路可登謝靈運羅浮山賦序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日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九疑山方輿勝覽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山有九峯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其一曰朱明峯其下湘水源二曰石城峯其下㴩水源女冠魯妙典所居三曰石樓峯其下巢水源四曰娥皇峯其下沚水源五曰舜源峯其下瀑水源亦曰華蓋此峯最高六曰女英峯其下砯水源七曰簫韶峯其下浒水源八曰桂林峯其下洑水源九曰梓林峯其下洄水源 桂陽石室唐書地理志郴州桂陽郡屬江南西道方輿勝覽道州有高士巖在舜祠西二里間舊名野猪巖邱順甫欽若改曰高士巖昔有獵者見羣豕逐入巖不見因得樂器一部無爲觀道士以獻之朝事見唐王維賀表 尊號歐陽修唐書本紀天寶七載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皇建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傳皇大極中也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 混成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河上公註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 聖祖唐會要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稱老君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舊號太上元元皇帝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號太上元元皇帝爲大聖祖元元皇帝八載閏六月十五日加號爲大聖祖大道元元皇帝十三年二月七日加號大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皇帝 元化張華詩先王統大業元化衡八維 陰騭書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孔安國傳騭定也不言而默定下民 龐眉皓髮後漢書劉寵傳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章懷太子註龐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 入昴見十一卷五老註 馭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龍躍平津晉書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將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鳧飛葉縣後漢書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殊庭漢書郊祀志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註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 韶濩雲咸蔡邕獨斷五帝三代樂之別名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 九奏初學記凡樂作謂之奏九奏乃終謂之九成孔穎達尚書正義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 八音晉書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 翠鳳用列仙傳簫史事 朱鷺陸璣詩疏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寶圖徐陵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復子明辟還承寶圖 無疆之休商書實萬世無疆之休 庶績虞書庶績咸熙 休徵書洪範孔安國傳休徵美行之驗也

賀元元皇帝見真容表

臣維言伏見中書門下奏上黨郡奏啓聖祖大道元元皇帝玉石真容主上聖容今月十五日三元齊開光明其日戌後道士陳希玉等十三人同朝禮見內

殿有光非常照耀及開殿門其光彌盛滿堂如晝久之方散其時檢校官及押官等皆共瞻覩者臣聞仙祖行化真氣臨關聖人降生祥光滿室固知仙聖必有景光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大道為心上元同體挾風雲之質敬想猶龍寫日月之儀欽承大象仍廻舊邸以奉清都真容聖容既明四目照殿照室忽類三光蘂宮自明初謂上天無夜桂殿如晝還疑就日而朝琪樹韜華瑤池奪暎實由陛下宏敷本際大啓元宗明君潤色于真源聖祖和光于帝載表文明之在御六合以清知臨照之無疆億載多慶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抃舞無任踴躍喜慶之至

上黨郡（唐書地理志潞州上黨郡屬河東道）玉石真容（唐會要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元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而得之于是置元元皇帝廟于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于積善坊臨淄舊邸廟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砥石為元元皇帝聖容又採白石為元宗聖容侍立于元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三元（唐六典齋有七名其四曰三元齋註云正月十五日天官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為下元皆法身自懺愆罪焉）檢校官（杜氏通典神龍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于是遂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攝者言勅攝非州府板署之命檢校者云檢校某官判官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詔除而非正命）真氣（水經註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強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祥光（宋書符瑞志光武皇帝父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宮常封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日光武將產乃開而居之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焉南史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盡明宋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二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魏書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宮神光照室）猶龍（史記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清都（列子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蘂宮（真靈位業圖有太和殿寥陽殿蘂珠宮）桂殿（沈約詩恩暢蘭席歡同桂殿）就日（用帝堯就之如日事）琪樹（孫綽遊天台山賦琪樹璀璨而垂珠呂延濟註琪樹玉樹也）瑤池（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集仙錄九層元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宏敷（宏大也敷布也出周書君牙篇）帝載（尚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傳載事也）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臣維等言伏奉中書門下牒伏見絳郡太平縣百姓王英杞狀稱去載七月於萬春鄉界頻見聖祖空中有言曰我以神兵助取石堡城當時具經郡縣陳說並有文狀申奏訖今載正月又于舊處再見云我昔于梓州威洞造一龕尊像在獨坐山東北公成山左側年代已遠其處傾陷像在土中可報吾孫令人往取斯乃蒼生之福國祚無疆者近奉進止差直省往彼求覓昨見梓潼郡奏稱去年某月二十六日郡縣官吏幷道士父老百姓等一千餘人與直省李萬德依此尋求其日諸山盡皆晴朗惟公成山上雲霧暗合遍尋不知所在遂結壇齋戒祈請經宿至二十七日辰時有五色雲見于霧合之處遂即分人子細尋覓乃見山半腹有少土傾處其上竹樹非常蒙密幷見一石角出土一寸便穿掘深三尺已來乃是一石龕龕中有尊像一左右真人六幷師子崑崙各二遂以水洗沃儀相儼然事實吐符並如真誥其石龕重大非人力所能運轉今于龕上造屋宇便差精誠道士三人專修香火供養謹畫圖奉進者臣聞元德升聞與至降監必錫靈貺彰厥有成不秘祥符昭其克享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以道理國以奇用兵先天而法自然終日不離輜重故得仙君居九霄之上屢降中州聖祖在千古之前還臨後葉視之不見者今見聽之不聞者今聞仍敕神兵以助王旅天丁力士潛結鸛鵝星劍雲旗暗克貔

虎遂殲逆命之虜果屠難拔之城加以言必有徵德無不報指尊像之所在爲寶祚之休徵周流六虛言于晉而驗于蜀混成一氣出于有而入于無未達齋心初迷三里之霧既符真氣俄成五色之雲山腹洞開仙容儼若萬物今覩千劫未逢昔河啓綠圖（綠顧本作籙非是今校正）山輸元女尚謂得天之助藏爲受命之符況真誥人聞聖容神造照臨下土不住大羅之天保祐羣生爰啓小有之洞實感明主縮地而來豈比漢時乘空而去元后欽崇之福遠至邇安聖祖昭報之心天長地久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抃舞不勝踴躍喜慶之至

石堡城（劉昫唐書本紀天寶八載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太平縣（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絳州絳郡有太平縣）獨坐山（太平寰宇記獨坐山在梓州射洪縣東南二十五里周回一里高一百丈卓然孤峻南枕涪梓二水一統志獨坐山在射洪縣東南二十里射洪涪江左右合流此山卓然孤立故名）崑崙（唐人多以蠻人爲奴謂之崑崙劉昫唐書南蠻傳自林邑以南皆拳髮黑身通號爲崑崙）元德（舜典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孔安國傳元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以奇用兵（老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法自然（註見十一卷）不離輜重（老子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河上公註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離音利）鸛鵝（左傳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杜預註鸛鵝皆陣名）貔虎（牧誓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周流六虛（借用周易繫詞句）出有入無（孫綽遊天台山賦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三里霧（後漢書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劫（魏書道家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綠圖（淮南子洛出丹書河出綠圖高誘註黃帝云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翠嬀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故曰綠圖）元女（桓驎西王母傳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元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元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龍魚河圖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造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帝仰天而嘆天遣元女下授兵信神符而令制伏蚩尤歸臣帝因使鎮兵以制八方）元后（元后大君也見大禹謨）欽崇（商書欽崇天道）遠至邇安（左傳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天長地久（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門下起赦書表

伏奉制書如右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奉天之時以行春令體元作則惟聖裁成伏惟乾元大聖皇帝陛下道凝庶績功深廣運極孝敬於至誠致雍和於允穆狹其祝網陋彼畫衣寧失不經況乎輕繫大赦戮餘之罪益寬流宥之典人謂無冤何如捨而不問殺而有禮豈若至于無刑加以親減庶羞無祭肺之膳下除冗食贍餬口之人買櫝設□藏彼無歸之骨歲取畝收本乎盍徹之稅巨猾止于一惡貧人免于十夫思折券者寬其暴征嘗書勳者貰其宿負道德齊禮成其有恥之心悔咎思愆開其自新之路道之一變將使比屋可封守在四夷庶夫外戶不閉風俗忠厚禮讓興行六府孔修萬代永賴臣等忝居門下不任鳧藻抃躍之至

赦書（唐書肅宗本紀上元元年三月丙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二年正月甲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好生（虞書大禹謨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春令（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體元（東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杜預左傳註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尊號（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二年正月己巳羣臣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今云乾元大聖皇帝當是闕文）雍和（後漢書后紀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允穆（南史陳武帝紀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畫衣（漢書刑法志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不經（虞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孔安國傳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流宥（虞書流宥五刑孔安國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無刑（虞書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庶羞（周禮羞用百二十品鄭康成註羞出于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史記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曹子建詩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李周翰註庶羞衆味也）祭肺（禮記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鄭康成註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餬口（左傳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孔穎達正義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巨猾（東京賦巨猾間釁竊弄神器）十夫（南史郭原平父亡自賣十夫以供衆費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

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吳達之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守在四夷淮南子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外戶不閉禮運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孔穎達正義外戶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于閉也但爲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六府虞書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鳧藻後漢書杜詩傳將相和睦士卒鳧藻章懷太子註言其和睦歡悦如鳧之戲于水藻也顏延年詩鳧藻馳目成呂延濟註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也庾信賀平鄴都表臣忝竊榮幸滋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覩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謝除太子中允表

臣維稽首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太子中允詔出宸衷恩過望表捧戴惶懼不知所裁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伏惟光天文武至聖皇帝陛下孝德動天聖功冠古復宗社於墜地救塗炭於橫流少康不及君親光武出于支庶今上皇返正陛下御乾歷數前王曾無比德萬靈抃躍六合歡康仍開祝網之恩免臣釁鼓之戮投書削罪端袵立朝穢汙殘骸死滅餘氣伏謁明主豈不自愧于心仰廁羣臣亦復何施其面跼天內省無地自容且政化之源刑賞爲急陷身凶虜尚沐官榮陳力與王將何寵異況臣夙有誠願伏願陛下中興逆賊殄滅臣即出家修道極其精勤庶裨萬一頃者身方待罪國未書刑若慕龍象之儔是避魑魅之地所以鉗口不敢萌心今聖澤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祿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報恩自寬不死之痛謹詣銀臺門冒死陳請以聞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太子中允唐書百官志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不知所裁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拜授祗竦不知所裁李周翰註裁制也尊號唐書肅宗本紀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橫流傅亮修張良廟教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呂向註橫流謂亂也少康左傳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後漢書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萬靈封禪書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釁鼓左傳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預註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跼天陸機謝平原內史表跼天蹐地若無所容劉良註跼曲也興王南史運屬興王依光日月龍象大般若經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人中龍象翻譯名義摩訶那伽大論云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最大陸行中象力最大魑魅左傳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預註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鉗口淮南子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陸機謝平原內史表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天波陸機謝平原內史表塵洗天波謗絕衆口張銑註天波喻天子恩澤屈法邱遲與陳伯之書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銀臺門按唐大明宮圖有左銀臺門右銀臺門

謝集賢學士表

朝議大夫試太子中允臣維稽首言伏奉今月十八日敕令臣充集賢殿學士擢及無能恩加非望抃躍慙懼不知所裁且謂之集賢非賢莫集固當宣其五德列在四科遜聽衆推方紓聖鑒臣抽毫作賦非古詩之流挾策讀書無專經之業伏惟陛下文思超前哲之后書契踰畫卦之君龜圖不能比其詞龍甲不足究其義聞相如在蜀畏不同時徵枚乘于齊惜其已老急賢之旨欲賜追鋒如臣不才豈宜濫吹將何以編次漆簡刊定石經東堂賦詩將招不成之罰北面待詔必無善對之才以榮爲憂席寵知懼無任感恩踴躍戰越之至謹詣延英門陳謝以聞

集賢學士唐六典集賢院學士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于時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較其才藝考其學術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于內歲終則考最于外唐書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朝議大夫唐六典凡敘階二十有九正五品下曰朝議大夫註云漢班儀大夫以上得奉朝議則其義也隋文帝置朝議大夫爲從三品散官五德新論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四科後漢書方術傳才兼四科行包九德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

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逖聽**司馬相如封禪書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徐廣註逖遠也**古詩之流**班孟堅西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李善註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挾策讀書**莊子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專經**南史王儉傳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文思**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孔穎達正義鄭玄云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畫卦**禮含文嘉伏羲德洽上下始畫八卦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龜圖**龍魚河圖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授堯堯敕臣下寫取告瑞符應寫畢龜還水中**龍甲**尚書中候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相如**見八卷長卿註中**枚乘**漢書枚乘淮陰人也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追鋒**裴松之三國志註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于東堂幷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濫吹**江淹詩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李善註韓子曰齊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漆簡**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束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石經**後漢書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又儒林傳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東堂賦詩**晉書李密遷漢中太守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不成之罰**南史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席寵**周書畢命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延英門**唐六典大明宮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次西曰延英門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

臣維言伏奉今月某日聖札題集賢殿御書院額捧戴抃舞不知所裁竊以先聖微言前王令典所以興行禮義訓正人倫顧逆胡兇頑不識經籍恣行毀裂有甚焚燒伏惟陛下御極統天功成理定愍其墜簡旁搜古壁發求書之使置寫書之官于是九流百家韋編緗帙爛然虎觀盛彼鴻都加以親重儒門將爲教首俯題金榜自運銀鈎龍鳳翔于烟雲日月照于天地曾無以諭誰敢强名況乎方丈之書七分入木仲將虛爲白首羲之枉在墨池將使率土之人知陛下寵茲書府普天之下斆陛下敦彼儒風政化之源實始于此臣忝編次漆簡刊校石經載光載輝誠歡誠喜

集賢院唐六典註今上即位大收羣書以廣儒術洎開元五年于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令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置刊定官四人以一人判事其後因之六年駕幸東京七年于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褚馬既卒元行沖爲使尋以張說代之十二年駕幸東都于命婦院安置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于集仙殿于是改名集賢殿改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令典**晉書褒德顯仁前王令典**功成理定**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鄭康成註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于王業治主于教民**古壁**漢書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發求書之使置寫書之官**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九流**後漢書張衡傳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章懷太子註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百家**漢書武帝紀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師古註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後漢書伏湛傳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章懷太子註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韋編**漢書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緗帙**昭明太子文選序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呂向註緗淺黃色也帙書衣也**虎觀**後漢書章帝紀于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又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于北宮白虎觀章懷太子註白虎門名于門立觀因以名之焉又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詳察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鴻都**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金榜**梁元帝詩玉題書仙篆金榜燭神光**銀鈎**晉書蓋草書之爲狀也宛若銀鈎漂若驚鸞**方丈之書**晉書王獻之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法書要錄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入木**筆勢傳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木七分**仲將**晉書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磴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書斷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官至侍中伏膺于張芝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明帝時凌雲臺成令誕題榜高下異好宜就加點正因致危懼鬚鬢皆白既以下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墨池**太平寰宇記墨池王右軍洗硯池也并舊宅在蕺山下去會稽縣二里餘太平寰宇記撫州臨川縣有王右軍故宅荀伯子臨川記云王羲之嘗爲臨川內史置宅于郡東高坡名曰新城傍臨迴溪特據層阜其地爽塏山川如畫今舊井及墨池猶存方輿勝覽紹興府戒珠寺本王羲之故宅門外有二池曰墨池鵝池

王右丞集卷之十六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十七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表九首

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除臣某官拜命若驚稽首無地臣聞洪波退流必盪其溷穢慶雲所潤不遺於荆棘伏惟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馨香之德格于天地故指旗而黑祲旋靜揮戈而白日再中豈臣蟲臂鼠肝所能談天述聖臣之本末強欲自陳擢髮數罪臣戮餘也剖心自明天知之矣臣素書生少爲文吏折衝禦侮幾何不亡奉法守文一日之長當賊逼温洛兵接河潼拜臣陝州催臣上道驅馬才至長圍已合未暇施力旋復陷城戟枝叉頭刀環築口身關木索縛就虎狼臣實驚狂自恨駑怯脫身雖則無計自刃有何不可而折節兇頑偷生廁溷縱齒盤水之劍未消臣惡空題墓門之石豈解臣悲今于抱釁之中寄以分憂之重且天兵討賊曾無汗馬之勞天命興王得返屠羊之肆免其釁鼓之戮仍開祝網之恩臣縱粉骨糜軀不報萬分之一況褰帷露冕是去歲之縲囚洗垢滌瑕爲聖朝之岳牧臣欲殺身滅愧刎首謝恩生無益于一毛死何異于腐鼠謹當閉閣以思政酌泉以勵心親畢力于平人無煩八部誓不負于明主非畏四知用釋愆誅敢求課最

婺州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有婺州東陽郡　慶雲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劉良註言慶雲蔭物不分荆棘蘭桂而覆之　孝悌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　馨香尚書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黑祲左傳吾見赤黑之祲杜預註祲妖氛也　揮戈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　蟲臂鼠肝莊子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擢髮數罪史記須賈頓首言死罪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戮餘左傳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　剖心李陵報蘇武書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　折衝家語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枕席之上呂氏春秋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註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能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于千里之外不敢來也　禦侮毛萇詩傳武臣折衝曰禦侮孔穎達正義云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　温洛述征記洛水底有礐石故上無冰人謂之温洛又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元黃文心彫龍滎河温洛是孕圖緯任昉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時來濁河變瑞起温洛清皆指洛水而言右丞則借用爲洛陽解矣　河潼按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祿山陷東京封常清戰敗帥餘衆至陝知不可守與高仙芝西趨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　陝州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陝州陝郡本宏農郡義寧元年置武德元年曰陝州天寶元年更郡名　戟枝叉頭裴松之三國志註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　刀環築口三國志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追賜像爵關中侯除士名使子襲爵北齊書祖珽傳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　水索漢書司馬遷傳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張銑註關木桎械索繩縲也以拘縛之也　盤水之劍漢書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如淳註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墓門之石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　抱釁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呂向註釁罪也　汗馬漢書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　屠羊肆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乎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縲囚左傳兩釋縲囚以成其好杜預註縲繫也　岳牧古有四岳十二牧孔安國書傳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鄭康成禮記註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　腐鼠後漢書竇憲傳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酌泉晉書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　八部世說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四知後漢書楊

震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課 最 晉書賀循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臣某言總管關敬之至奉九月十五日敕吐蕃贊普公主信物金胡瓶等十一事伏蒙恩旨特以賜臣捧戴慚惶以抃以躍臣幸居無事待罪西門恭守嘉謨欽承戎憲王師不戰無汗馬之勞堯屋可封何理人之有實無異効特降殊恩竊用勤以忘家志不顧命分膏草野以報萬一無任感戴戰越之至

總管 唐書百官志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蓋漢刺史之任七年改總管曰都督開元天寶時無此官矣此所云總管者未詳其義 吐蕃 杜氏通典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强大改姓爲窣勃野至今故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爲姓其國出鄴城五百里過爲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唐書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 贊普 唐書吐蕃傳其俗謂强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公主 按劉昫唐書神龍三年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開元二十八年金城公主薨 嘉謨 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皐陶謂之嘉 成憲 商書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志不顧命 後漢書馬皇后紀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分膏草野 漢書蘇武傳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爲畫人謝賜表

臣某言臣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點屏風乏成蠅之巧偶持團扇無事犢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貳事顧惟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中興俯協龜圖傍觀鳥迹卦因于畫畫始生書知微知彰惟聖體聖臣奉詔旨令寫功臣運偶鳳翔之初無非鷹揚之士燕頷猿臂裂眥奮髯髮衝鶡冠力舉龍鼎骨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且如日磾下泣知其孝思于禁懷慚媿此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于丹青宣父之似皐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妓之言此又一奇誠爲可尚臣得舐筆麟閣繼踵虎頭頻蒙奬教之恩益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仙飛感而遂通實因聖訓況賜衣服累問官資中使相望屢加宣慰微臣戰灼無答恩私之至

事犢 晉書王獻之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犢牛甚妙 貳事 禮記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杜預註言不敢學他事也 三絕 晉書俗傳顧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撥亂反正 後漢書陳元傳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 鳥迹 水經註倉頡本鳥迹爲字取其孳乳相生 知微知彰 出易經繫詞 鳳翔 劉昫唐書肅宗至德二載二月幸鳳翔郡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十月壬戌廣平王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還京 鷹揚 大雅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毛萇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猿臂 史記李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裂眥 史記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淮南子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沖冠 奮髯 漢書朱博奮髯抵几 鶡冠 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鶡者勇雉也其鬭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 龍鼎 張載榷論昇夫龍文赤鼎無以明之 猛毅 淮南子剛强猛毅志厲青雲 瞳子分明 劉孝標世說註嚴尤三將敘曰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傳神寫照 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日磾 漢書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乃去 于禁 三國志太祖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嘆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宣父 史記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唐書禮樂志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作廟于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 元

子（晉書桓溫字元子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越石（晉書劉琨字越石）虎頭（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絶吳曾漫錄云世說顧愷之爲虎頭將軍非小字也按晉書無此官世說亦無此語）仙飛（用顧愷之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事詳見十二卷註）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爲列卒以備戎行於臣一生已爲萬足況建旗爲將裂組受官蒙推食之恩辱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長策無聞未能盡敵仰慚介胄俯媿櫜鞬加以弓不重于六鈞箭不穿于七札詎中雀目誠慙猨臂以劉琨而恨小非關羽之絶倫何以廁跡虎臣儀形麟閣伏惟皇帝陛下昭格天地懸超七十二家微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八將而蒙垂聖旨特命圖工畫植戟之黃鬚圖石稜之紫色才如過隙顧侯已得其神不待臨淄鄒子自知其醜豈可藏之祕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時無侯貔貅之士寵過其効力不稱恩願死藝於伏弢誓殺身于鳴轂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戎行（左傳下臣不幸屬當戎行）建旗（曹植詩願蒙矢石建旗東岳）裂組（江淹爲蕭三讓揚州表深乃裂組遠故分珪）推食賜衣（史記韓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盡敵（國語夫戰盡敵爲上）六鈞（左傳顏高之弓六鈞杜預註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七札（左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杜預註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絶倫（蜀志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虎臣（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七十二家（史記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二十八將（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石稜（世說劉尹道桓公鬚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臨淄（藝文類聚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于羣臣王召臣臣改制新飾問于妻妾若妾愛臣謏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謏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此云鄒子未詳）祕府（漢書藝文志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晉書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于祕府）飛龍（易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貔貅（晉書熊遠傳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死藝（見本文七札註）伏弢（左傳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杜預註弢弓衣也）鳴轂（見六卷越甲註）

爲幹和尚進註仁王經表

沙門惠幹言法離言說了言說卽解脫者終日可言法無名相知名相卽真如者何嘗壞相實際以無際可示無生以不生相傳非夫自得性空密印心地見聞自在宗說皆通者何以證玉毫之光辨金口之義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高登十地降撫九天宏濟羣生濡蓮花之足示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淨超禪頂法懸解廣釋門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老僧空空復何語語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淺智勝疑冰之蟲微戒愈溺涅之象以自覺離念註先聖微言如人何足盡思食木偶然成字（人字疑是蟲字之訛）豈堪上塵慧眼仰稱聖心有命自天藏拙無地伏以集解仁王般若經十卷謹隨表奉進無任慚惶然本註經先發大願釋第一義開不二門與四十九僧離一百八句六時禪誦三載懇祈俾廓妖氛得瞻慧日三千世界悉奉仁王五千善神常衛樂土令果證定無量安寧緇服蒼生不勝慶躍

仁王經（釋藏有仁王護國波若波羅蜜經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沙門（後漢紀佛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四十二章經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解脫（涅槃經有煩惱故名爲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僧肇維摩詰經註解脫者自在心法也得此解脫則凡所作爲內行外應自在無礙此經名義心得自在不爲不能所縛故曰解脫）法無名相

佛報恩經法無言說如來以妙方便能以無名相法作名相說**真如**大般若經真如者謂諸法性非如愚夫異生所得亦非異彼然諸法性如諸如來及佛弟子菩薩所見如是法性理趣真實常無變易故名真如即此真如說爲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起信論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惟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惟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真如成唯識論真如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虛妄義亦言顯此復有多名謂名法界及實際等如餘論中隨義廣釋**實際**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始見其實謂之如轉深謂之性盡其邊謂之實際宗鏡錄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真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即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如是等種種異名此皆是實相之異稱**宗說**楞伽經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及說通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衆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玉毫**大般若經如來眉間有白毫相右旋柔輭如覩羅綿鮮白光靜踰珂雪等華嚴經白毫相中放大光明**金口**華嚴經何況如來金口所說**十地**成唯識論言十地者一極喜地初獲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二離垢地具淨尸羅遠離能起微細毀犯煩惱垢故三發光地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光故四焰慧地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慧焰增故五極難勝地真俗兩智行相互違合令相應極難勝故六現前地住緣起智引無分別最勝般若令現前故七遠行地至無相住功用後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八不動地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故九善慧地成就微妙四無礙解能遍十方善說法故十法雲地大法智雲含衆德水蔭蔽一切如空麤重充滿法身故如是十地總攝有爲無爲功德以爲自性與所修行爲勝依持令得生長故名爲地楞嚴經是善男子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名歡喜地異性入同同性亦滅名離垢地淨極明生名發光地明極覺滿名焰慧地一切同異所不能至名難勝地無爲真如性淨明露名現前地盡真如際名遠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動地發真如用名善慧地是諸菩薩從此已往修習畢功功德圓滿亦目此地名修習位慈陰妙雲覆涅槃海名法雲地華嚴經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爲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蓮花足**西域記菩薩隨足所蹈出大蓮花**金粟**淨名經義鈔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般提之子母名離垢妻名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過去成佛號金粟如來**超禪**涅槃經後分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虛空處從虛空處出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出入滅盡想定從滅盡想定出次第還入至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邊識處從無邊識處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于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頂法**涅槃經有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六度**三教論衡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五常**白虎通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孔穎達尚書正義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空空**大般若經善現白佛言世尊云何空空佛言善現空謂一切法空此空由空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是爲空空北山移文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語**詩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無見之見**僧肇維摩詰經註實相慧眼之境非肉眼所見慧眼尚不見實而況非實雖曰無見而無所不見此真慧眼之體**不言之言**莊子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郭象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于口故爲未之嘗言**疑冰蟲**孫綽遊天台山賦哂夏蟲之疑冰李善註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莊子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溺涅象**遺教經世間縛著沒于衆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楞伽經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食木成字**涅槃經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驚怪**慧眼**華嚴經肉眼見一切色慧眼見一切衆生諸根境界**第一義**楞伽經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維摩詰經能善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僧肇註第一義謂諸法一相義也**開不二門**維摩詰經爾時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四十九僧**時註經者凡五十人除惠幹一人而言是四十九矣**一百八句**楞伽經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斷句不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非所有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俱句非俱句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刹土句非刹土句阿㝹句非阿㝹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實句非實句數句非數句數句非數句明句非明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伎術明處句非工巧伎術明處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陰句非陰句衆生句非衆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燄句非爾燄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燄句非燄句像句非像句輪句非輪句揵闥婆句非揵闥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婬欲句非婬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文句非文句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寶句非寶句記句非記句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覺句非覺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爲句非有爲句無爲句非無爲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節句非節句叢樹葛藤句非叢樹葛藤句雜句非雜句說句非說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邱句非比邱句處句非處句字句非字句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妖氛**十六國春秋靖掃妖氛廣清異類**慧日**法華經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暗王巾頭陀寺碑文陰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李善註劉瓛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五千善神**仁王經五大士五千大神王于汝國中作大利益當立像行而供養之**緇服**僧之服緇色故或呼緇流或呼緇侶釋氏要覽僧史略云問緇衣者色何狀貌答紫而淺黑考功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矣知緇本出絳雀頭色即紫赤色也故梁尼淨秀見聖衆衣如桑熟椹此乃淺赤深黑色也

爲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沙門僧某等言伏蒙聖札題二大師塔額及度僧抽僧等並畢伏喜天心俯從人欲恩光至重抃舞難勝臣聞聖者正也住正法者爲聖人佛者覺也得覺滿者入佛慧伏惟光天皇帝陛下登滿足地超究竟天入三解脫門過九次第定見聞自在不住無爲理事皆如終非有漏復皇國而御宇尊白法以教人百穀順成六氣時若不加兵而賊破不擾物以人和緇侶勝緣蒼生厚幸昨蒙書額度僧等龍騰金榜鳳轉銀

鈎河漢昭回烟雲飛動韋誕恥其遺法梁鵠慚爲古人降出天門升于寶塔玉繩綴于重級珠斗挂于露盤以方宸翰實多慚德又宿修梵行願在法流者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冀成寶器仁王爲琢玉之因廣運佛心聖主受恆沙之祐沙門等叩承禪訓幸偶昌期御札賜書足報本師之德梵筵邀福願酬大聖之恩不勝戴荷之至

闍黎釋氏要覽寄歸傳云梵語阿遮黎耶唐言軌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略也大通劉昫唐書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宏忍以坐禪爲業乃嘆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宏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宏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宏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于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大照劉昫唐書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色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成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及恩光江淹上建平王書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住正法涅槃經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大長者爲欲安立無量衆生住于正法佛者覺也涅槃經云何爲佛佛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孫綽喻道論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滿足地楞伽經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大藏一覽釋迦譜云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生兜率天一生補處名聖善白爲諸天師隨應說法究竟天按內典色界十八天中有色究竟天楞嚴經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究竟天三解脫門大般若經云何名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是名三解脫門云何名空解脫門若空行相無我行相虛僞行相無自性行相心一境性是名空解脫門云何名無相解脫門若滅行相寂靜行相遠離行相心一境性是名無相解脫門云何名無願解脫門若苦行相無常行相顛倒行相心一境性是名無願解脫門又云三解脫門能攝一切妙善法故所以者何空解脫門觀一切法自相皆空無相解脫門觀一切法遠離諸相無願解脫門觀一切法遠離所願九次第定涅槃經所謂九次第定四禪四空及滅盡定三昧大般若經云何名爲九次第定謂有一類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初靜慮具足住是爲第一復有一類尋伺寂靜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住是爲第二復有一類離喜住捨正念正知身受樂唯諸聖者能說應捨具念樂住第三靜慮具足住是爲第三復有一類斷樂斷苦先喜憂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住是爲第四復有一類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定具足住是爲第五復有一類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定具足住是爲第六復有一類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爲第七復有一類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爲第八復有一類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定具足住是爲第九名爲九次第定不住無爲維摩詰經何謂菩薩不住無爲謂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爲證觀于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于無我而誨人不倦觀于寂滅而不永寂滅觀于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于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于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衆生觀于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爲僧肇註自此下皆無爲觀行也觀無爲必覩恬泊之樂而能不證涅槃永處生死名不住無爲也如維摩詰經諸法亦然不出于如僧肇註如謂如本相也又云隨順本相謂之如常住不變謂之性到實相彼岸謂之際有漏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三有漏者云何名爲欲漏有漏無明漏耶佛言欲漏者一切內惡覺觀外諸因緣名之爲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除欲界中外諸因緣內諸覺觀是名有漏無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百穀爾雅翼古人說百穀以爲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然予以爲穀之種類每物不下十數亦何假蔬果而後爲百耶順成禮記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孔穎達正義年穀和順成熟六氣左傳天有六氣杜預註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時若義出尚書洪範龍騰衛恆四體書勢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昭回詩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毛萇傳回轉也鄭康成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韋誕晉書太和中韋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法書要錄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梁鵠法書要錄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觀題署多是鵠手玉繩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慚德見商書仲虺誥梵行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云何名爲清淨梵行佛言一切法是華嚴經永持梵行離一切惡法流梁元帝謝敕送齊王瑞像還啓身持淨戒心抃法流慚愧衣菩薩瓔珞經首戴七覺華身被慚愧服華嚴經所謂願一切衆生得慚愧衣以覆其身煩惱髮華嚴經剃除鬚髮當願衆生永離煩惱究竟寂滅寶器華嚴經願一切衆生成無上寶器悉能受持三世佛法恆沙恆河之沙也恆河在西域其源從阿耨達池獅子口流出周圍四十餘里其中沙細如麪西國人謂無數無量不可計者多以恆沙爲喻涅槃經如恆河沙無能數者

爲僧等請上佛殿梁表

僧某言天地之大未滿法身紺殿朱宮豈云光宅陛下尊崇像教大捨外財白法利人黃金布地不役一人之力不費一家之產崇崇寶坊雲構將畢所營某寺以某月日上佛殿梁伏望天恩內賜一纖庶使大千世界悉入蓋中六合人天共歸宇下然後以無礙慧大化羣物將使四生皆度豈惟比屋可封則中天之臺才留幻士畫雲之觀徒候神人以古況今前王何陋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

法身華嚴經如來法身甚廣大十方邊際不可得紺殿徐陵孝義寺碑紺殿安坐蓮花養神光宅孔安國尚書傳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

天下左思魏都賦暨聖武之龍飛鑾受命而光宅**像教**（王巾頭陀寺碑文正法既沒像教陵夷李周翰註像教謂爲形像以教人也）**寶坊**（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鳴銀鼓于寶坊轉金輪于香地）**雲構**（陸雲詩思樂華堂雲構崇基王融曲水詩序飛觀神行虛檐雲構呂向註雲構言高與雲齊也）**大千世界**（維摩詰經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于中現李善文選註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毘地獄上至非想天爲一世界千世界爲小千世界千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無礙慧**（菩薩瓔珞經贊聖八等道演暢無礙慧）**四生**（法苑珠林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爲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蚰蚭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與曰濕欻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中天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候神人**（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棗脯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責躬薦弟表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能幾何（能文苑英華作幾）久竊天官每慙尸素（慙文苑英華作競）頃又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託病被囚（愚文苑英華作懦）不賜疵瑕累遷省閣（閣一作閤一作門俱非）昭洗罪累免負惡名（洗顧本作失今從文苑英華作洗）在于微臣百生萬足（足文苑英華作死）昔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明文苑英華作聖）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始願屢違私心自咎（始文苑英華作昔）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爲政本源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竊以兄弟自比六字文苑英華作竊見二字）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歷任所在著聲（歷文苑英華作効）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在三司（繫文苑英華作狀）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于縉一無憂憐（憐文苑英華作恤）臣義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縉言不忤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執心平直（直文苑英華作坦）臣無度量實自空疏臣德不如弟五也臣之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守方州外愧妨賢（妨文苑英華作其）內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爲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闃然孤獨迥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廷（廷文苑英華作行）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隕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王縉（劉昫唐書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山之亂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略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偽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己官贖維之罪特爲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元宗哀冊文時稱爲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宏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于徐州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于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于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

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于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臧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啓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曆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于上照曜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于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內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曆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天官 晉書久點天官塵蔽賢路班固東都賦天官景從寖威威容李善註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成按今本蔡邕獨斷無此文也

荏苒 晉書李嵩傳時移節邁荏苒三年韻會荏苒猶侵尋也又展轉也

止足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三司 唐書百官志凡鞫大獄以刑部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呂諲傳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其罪

小言 莊子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方州 班固典引奄舉乎方州羨溢乎要荒

比義 後漢書孔融傳先君孔子與君先人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說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

痛心疾首 左傳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懸車 白虎通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蹐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漢書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縣其安車傳子孫

朝暮入地 漢書韓勝傳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竭誠盡節 北史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

肝腦塗地 漢書蘇武傳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隕越 杜預左傳註隕越顛墜也晉書嵇不顧命隕越爲期

葵藿 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向之者誠也

請施莊爲寺表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永思然要欲强有所爲自寬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宏濟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于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釁當即發心願爲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請終日常積懇誠又屬元聖中興羣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答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爲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効微塵于天地固先國而後家敢以烏鼠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爲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

施莊爲寺 長安志清源寺在藍田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爲寺焉

罔極 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終天 潘岳哀永逝文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返李善註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返長逝之辭劉良註終天謂終竟天地

永思 劉向九嘆心悁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頹

博陵縣君 成按唐書百官志云文武官一品國公之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爲郡夫人四品母妻爲郡君五品母妻爲縣君勳官四品有封者母妻爲鄉君至于國名地號則以族望所自爲冠又按宰相世系表崔氏有博陵安平一派當是右丞母氏所出故以博陵爲號也

伽藍 法顯佛國記中天竺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

周行 國風寘彼周行毛萇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寘周之列位鄭康成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王右丞集卷之十七

原书空白页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狀文書記八首

奉敕詳帝皇龜鏡圖狀帝皇龜鏡圖兩卷令餚擇訖進狀

右某官宣口敕語看可否者臣愚何足以知謹與某等議竊以名爲帝王圖者蓋龜可以卜也鏡可以照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卜後代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照後代可以知盛衰興亡故其行事似堯舜者必盛似湯武者必與似秦皇漢武者必衰似夏桀殷紂者必滅如卜之必知如照之必見故謂之龜鏡圖伏如所示之圖謂之自古帝皇圖卽可矣謂之龜鏡圖伏恐稍乖名實又多不出于正經或取諸子之說又取曹植飛龍篇摯虞庖犧讚等是一時文章之語非正經本傳之事至如堯之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舜之逐竄四凶舉十六族臣歌九德君撫五絃等善事夏桀之瑤臺瓊室殷紂之肉林酒池等惡事蓋畫如此之類乃成龜鏡之圖至于伏羲生時伏羲之墓女媧腸化摶土爲人如此之流豈爲龜鏡若記帝皇之事總載無妨若爲龜鏡之圖恐須餚擇又論元氣已後其圖似重太初與太始無殊有形與有質不異易云乾元亨利貞卽未有物者乾之始也乾者元之體也元者乾之用也上猶道家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近佛經八識是清淨無所有第八識卽含藏一切種子第六識卽分別成五陰十八界此圖從元氣以下名目稍多臣識用愚淺不知忌諱敢率鄙見無任戰越伏惟聖心裁擇謹狀

飛龍篇 曹植飛龍篇晨遊太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庖犧讚 摯虞庖犧讚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茅茨不翦 土階三尺 韓非子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漢書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大戴禮記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四凶十六族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歌九德 周禮九德之歌九磬之舞鄭康成註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五絃 史記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瑤臺瓊室 淮南子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

肉林 酒池 史記帝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

伏羲生時 路史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渚嘗暨叔嬉翔于渚之汾巨跡出焉華胥決履以跧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降神註云帝系譜云人定時生孝經河圖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應張說大衍文符曆序云謹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是以爲八月五日矣非也

伏羲墓 路史註世紀云伏羲葬南郡在襄陽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庖王廟引戴氏西征記云潼關直北陽河望有層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一所宜必有說

女媧腸化 山海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郭璞註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

摶土爲人 風俗通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愚者引絙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

太初 太始 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道生一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河上公註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

八識 宗鏡錄經論通辯有八種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

五陰 涅槃經所謂五陰色受想行識所言陰者其義謂何能令衆生生死相續不離重擔分散聚合三世所攝求其義理

了不可得故名爲陰大藏一覽五陰者謂色受想行識歷歷分明卽是識陰領納在心卽是受陰心緣此理卽是想陰行用此理卽是行陰汙穢真性卽是色陰 十八界 錦繡萬花谷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弁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大藏一覽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著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爲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謂能學六根六塵六識翻譯名義法界次第云界以界別爲義此十八法各有別體義無渾濫故名十八界若根相對卽有識生識以識別爲義識依于根能別于塵故通名識由此根塵識三各有六法成十八界

請迴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右臣比見道路之上凍餒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溝壑陛下聖慈憐愍責公粥施之頃年已來多有全濟至仁之德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頻登逆賊皆滅報施之應福祐昭然臣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合交納近奉恩敕不許併請望將一司職田迴與施粥之所于國家不減數粒在窮窘或得再生庶以上福聖躬永宏寶祚仍望令劉晏分付所由訖具數奏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敕

職田 杜氏通典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勑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受復用舊制 中書舍人 唐書百官志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 寶祚 隋書薛道衡傳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 劉晏 唐書劉晏傳祿山亂避地襄陽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右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別恐難再見匪躬之節誠不顧家臨老之年實悲遠道陛下均平布政中外遴選尚錄前勞仍收舊齒使備顧問載珥貂蟬趨侍玉墀從容瑣闥不材之木附萼聯芳斷行之雁飛鳴接翼自天之命特出宸衷塗地之心難酬聖造不勝戴荷踴躍之至

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臣王維狀進

肅宗皇帝答詔

敕幸求獻替久擇勳賢具寮咸推令弟有裕既膺贊相之任俯觀規諫之能建禮朝昇鵷行並列承明晚下雁序同歸乃眷家肥無忘國命所謝知

左散騎常侍 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註云隋廢散騎常侍貞觀元年復置十七年爲職事官顯慶二年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 桑榆 張華詩從容養餘日取樂于桑榆劉良註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 匪躬 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孔穎達正義云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難中六二是五之臣往應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難而往濟蹇故曰王臣蹇蹇盡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晉書卞壼傳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 舊齒 吳志陸績傳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晉書褚裒以政道在于得材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 載珥貂蟬 曹植王仲宣誄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呂向註珥插也 不材之木 莊子南伯子綦游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 附萼 北史附萼連暉棣聯繁衍 通議大夫 唐六典敘階正四品下曰通議大夫 獻替 後漢書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 有裕 小雅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鄭康成箋令善也 家肥 禮記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兵部起請露布文

天地之心無不覆載鳥鼠之性自私巢穴國家非徒疆理其地臣妾其人思欲一車書混聲教變毒螫之俗爲禮義之鄉伏惟皇帝陛下大道先天至德冠古武功則我有七德文教則舞于兩階億兆廣堯封之時郡縣加禹服之外而犬戎小醜蝸角偷安動搖遠邊遮漢使之路脅從小國絕蕃臣之禮四鎮節度使

高仙芝等虔奉聖策肅將天誅因識□之且憎尋勃律之舊好暨諸胡國悉會王師萬里風馳六軍電掃氈裘之長思嚮風以無階毳幙之人惟塗地而可獲遂通重譯罔不來庭實賴聖謀曷惟帝力無攻不克百蠻皆歸于計中無遠不賓萬方若在于宇下臣等不勝喜慶之至

露布封氏見聞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已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之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與璞全城使自上露版　一車書庾信哀江南賦序并吞六合混一車書　聲教夏書朔南暨聲教孔穎達正義云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　七德左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兩階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云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堯封謂堯時封疆所至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禹服史記禹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蝸角莊子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于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上下四方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遮漢使漢書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嘗遮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　高仙芝唐書高仙芝傳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　天誅漢書陳湯傳將義兵行天誅　勃律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萇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元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耳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求救北廷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沒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爲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沒勝入謝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遂平其國于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　風馳王褒四子講德論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　電掃後漢書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氈裘之長漢書匈奴傳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司馬遷傳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李善註旃裘謂匈奴所服也　毳幙李陵報蘇武書韋韝毳幕以禦風雨李善註毳幙氈帳也　重譯尚書大傳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漢書平帝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　來庭大雅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毛萇傳來王庭也　百蠻家語昔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百蠻王肅註百蠻夷狄百種

與工部李侍郎書

一昨出後伏承令從官將軍車騎至陋巷見命恨不得隨使者詣舍下謁才非張載枉傳元以車相迎德謝侯生辱信陵虛左見待古人有此今也未聞所以竦踊惕息通夕不寐維自結髮即枉眷顧侍郎素風維知之矣宿昔貴公子常不交布衣盡禮髦士絕甘分少致醴以飯汲汲于當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問望爲孟嘗平原之儔及乎晚歲時危益見臣節草莽之中乘輿播越列郡或棄車走林畏賊顧望貢獻不至莫有鬬心侍郎慨然枕戈泣血奮不顧命捍衛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蕭何之運糧致饋曹洪之以艮馬濟趙衰之以壺飧從收合亡騎繕治兵甲喻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劍率卒執戈前驅浹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侍郎忠節蓋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爲一代宗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既至即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于上不干功于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時與風流儒雅之士置酒高會吟詠先王遺風翛然有東山之志善矣維雖老賤沉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亦常延頸企踵嚮風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于下執事者以

爲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閑人持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也而猥不見遺思曹公命吳質(曹字疑是車字之訛)將何以塞知己之望報厚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持狀候涼時即躬詣門下奉謝王維頓首

李侍郎(唐會要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敕扈從劍南緣權靈武冊勳共三十二人內有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進封鄭國公封二百戶劉昫唐書肅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哥舒翰爲賊所敗關門不守元宗幸蜀丁酉至馬嵬頓百姓請從太子收復長安庚子至烏氏驛彭原太守李遵謁見率兵士奉迎仍進衣服糧糗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馬以助軍)張載(晉書張載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髦士(小雅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毛萇傳髦俊也)絶甘分少(漢書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師古註自絶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多少也)問望(大雅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鄭康成箋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棄車走林(左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枕戈泣血(晉書桓溫傳枕戈泣血志在復讎)楊奉(後漢書獻帝紀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王師敗績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車駕乃進)蕭何(漢書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曹洪(三國志曹洪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趙衰(左傳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以劍率卒(左傳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率卒杜預註用短劍兵接敵欲致死)前驅(衛風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浹旬(國語浹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昭註從甲至甲爲浹浹匝也南史曾不浹旬夷兇翦暴)六軍(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杜氏通典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爲六軍)貫白日(晉書志烈秋霜精貫白日)竹帛(曹植求自試表功銘著于鼎鐘名稱垂于竹帛南史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宗臣(漢書蕭何曹參傳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師古註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決命爭首(李陵答蘇武書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呂向註士卒用命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東山之志(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沉跡(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延頸企踵(劇秦美新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李周翰註企舉也踵足也)嚮風慕義(漢書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吳質(魏略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猥(廣韻猥鄙也)元灞(潘岳西征賦南有元灞素滻)淪漣(魏風伐檀其一章曰河水清且漣猗毛萇傳風行水成文曰漣其三章曰河水清且淪猗毛萇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曰臨流而風曰淪淪文貌爾雅小波爲淪)輕鯈(韻會白鯈魚名陸佃云形狹而長若條性浮似鱨而白詩鰷鱨鰋鯉或作鯈莊子鯈魚出遊)矯翼(揚雄解嘲矯翼厲翮李周翰註矯舉也)

與魏居士書

足下太師之後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復舊業而伯仲諸昆頃或早世惟有壽光復遭播越幼生弱姪藐然諸孤布衣徒步降在皁隸足下不忍其親杖策入關降志屈體託于所知身不衣帛而于六親孝慈終日一飯而以百口爲累攻苦食淡流汗霡霂爲之驅馳僕見足下裂裳毀冕二十餘年山棲谷飲高居深視造次不違于仁舉止必由于道高世之德欲蓋而彰又屬聖主搜揚仄陋束帛加璧被于巖穴相國急賢以副旁求朝聞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組況足下崇德茂緒清節冠世風高于黔婁善卷行獨于石門荷篠朝廷所以超拜右史思其入踐赤墀執牘珥筆羽儀當朝爲天子文明且又祿及其室養昆弟

免于負薪樵蘇晚爨柴門閉于積雪藜牀穿而未起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顧影跼步行歌采薇是懷寶迷邦愛身賤物也豈謂足下利鐘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于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尙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邪此又足下之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仁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于不易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種類俱生無行作以爲大依無守默以爲絕塵以不動爲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窘偷祿苟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衆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謗于高賢也畧陳起予惟審圖之

太師劉昫唐書本紀貞觀十六年九月丁巳特進鄭國公魏徵爲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 四代五公後漢袁安安子敞孫湯湯子逢隗皆相繼爲三公後漢書諸袁事漢四世五公 藐然諸孤左傳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杜預註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孔穎達正義藐者懸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大小相去懸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穉懸藐于諸子之孤 皁隷左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杜預註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隷賤官 攻苦食淡漢書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如淳註食無菜茹爲啖師古註啖當作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 霢霂左思吳都賦流汗霢霂而中逵泥濘呂向註霢霂小雨言汗似之 山棲谷飲魏書肅宗紀懷道邱園昧跡板築山棲谷飲舒卷從時 仄陋謂僻隱鄙陋之地義見堯典 束帛加璧史記趙綰王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旁求書太甲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朝聞夕拜晉書王猛傳臣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 黔婁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右史唐六典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註起居舍人因起居注而名官焉古者人君言則右史書之卽其任也隋煬帝三年減內史舍人四員置起居舍人二人從第六品上次內史舍人下皇朝因之貞觀二年省顯慶二年又置龍朔二年改爲右史咸亨元年復故天授元年又改爲右史神龍元年復故 赤墀漢書梅福傳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掩泥塗殿上也李善文選註禮天子赤墀也 執牘珥筆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車下 羽儀見周易漸卦 藜牀高士傳管寧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庾信小園賦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又隱士詩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 綬後漢書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珮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甲第漢書霍光傳賞賜甲第一區釋常談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 聚沫維摩詰經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傳燈錄阿難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後衰老豈堪長久 普聞用香積如來事見三卷香積飯註中 曠士鮑照詩安知曠士懷 嵇康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乞食詩陶淵明乞食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予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與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遺 一慙之不忍左傳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九牛一毛漢書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尸祝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嵇康絶交書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分謗左傳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冬筍記

會心者行會行者祥故行藏于密而祥發于外欲人不知不可得也夫孝于人為和德其應為陽氣筍陽物也而以陰出斯其效歟重冰閉地密雪滔天閉顧元緯本作開誤今校正而緑籜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執德庇人仗義藩國忘身于王室不家于朱戸公世載盛德人文冠冕又天姿大賢庭訓括羽之日諸季式亦克用訓我爾身也共被為疏禮庇身焉禦侮無所花萼韡韡爛其盈門兄弟怡怡穆然映女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難尊賢容衆之難厚人薄己之難自家刑國之難加行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斯其大者遠者況承順顔色乎況温凊枕席乎如是故天高聽卑神鑒孔明不然筍曷為出哉視諸故府則昔之人亦以孝致斯瑞也

重冰馬融廣成頌刊重冰撥蟄戸測潛鱗踵介旅夏侯湛蓺賦鑽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　庭訓晉書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　括羽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而受教　共被謝承後漢書江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禮庇身焉左傳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花萼韡韡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萇傳韡韡光明也鄭康成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　爛其盈門詩大雅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温凊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　天高聽卑呂氏春秋天之處高而聽卑　神鑒孔明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天秩有禮神鑒孔明　昔人楚國先賢傳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孝之所致感

王右丞集卷之十八

王右丞集卷之十九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序十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讌集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典邦教唐文粹作掌邦典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于朝則雅頌矣問于野則賡歌矣迺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于彤庭選辰擇地選唐文粹作撰右班劍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焉唐文粹逍字下有谷字神皐藉其綠草驪山啓于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源于室唐文粹作雲出于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菜顧本作萊誤今從唐文粹本新豐半入于家林館層巔檻側逕逕舊作趣非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卉木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卉木唐文粹作芳卉花逕窈窕衡皐漣漪花唐文粹作桃漣漪唐文粹作超忽騶御延佇于叢薄佩玉升降于蒼翠于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樽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卽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彀齊瑟慷慨于座右趙舞徘徊于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濛汜羣山夕嵐猶有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弟兄元愷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賢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賢唐文粹作思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姑射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于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太平寰宇記平山一名壺口山尚書謂壺口治梁及岐卽此也今名姑射山在晉州臨汾縣西八里平水出焉足矣石山海經云薰山之南三百里有姑射山冀州圖云西入文城郡以山爲界莊子藐姑射之上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堯見之窅然喪其天下卽此地也 方外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曹植七啓雍容暇豫娛志方外 王官左傳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 小隱見十一卷大隱註中 在宥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黼衣見五卷朱紱註中 下拜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坐而論道周禮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官司其方左傳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杜預註方法術也 賡歌賡續也事見虞書帝舜作歌歸美股肱臯陶以其義未足乃續爲歌詩責難于君以成其義 猗哉玉篇猗嘆辭也韻會猗假借爲美也 班劍王儉褚淵碑文給班劍二十人劉良註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李周翰註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虎賁班劍百人李善註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呂向註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爲儀仗也通鑑宋紀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胡三省註班劍持劍爲班立在車前 六騶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杜預註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孔穎達正義以騶是主駕之官 羽幢漢書韓延壽傳建幢棨植羽葆晉灼曰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說文幢旌旗之屬 先路楚辭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驪山太平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三里卽藍田山也溫湯出山下其陽多寶玉其陰多黃金三秦記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今石柱猶存一統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唐元宗更名昭應上有老母廟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 美竹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嘉樹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菜地卽采地也古菜采字通用 層巔謝靈運詩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劉良註曾高也言築觀于高山之巔 丹堊子虛賦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師古曰丹今之朱砂也堊今之白土也古今註其上皆丹堊 羲和廣雅日御謂之羲和 勾芒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其神勾芒 窈窕謝靈運詩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李周翰註窈窕長遠貌 衡皐曹植洛神賦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李善註衡杜衡也臯澤也劉良註衡臯香草之澤也 延佇楚辭結桂枝兮延佇王逸註延長也佇立也 叢薄淮南子爲

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高誘註聚木曰叢深草曰薄鮑照蕪城賦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呂向註叢薄草木相雜也**外僕**杜預左傳註外僕掌次舍者**獸人**左傳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杜預註新殺為鮮**大罍**鄭康成周禮註大罍瓦罍也**五鼎**漢書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註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擁腫**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沼毛**左傳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杜預註沼沚也毛草也蘋大萍也蘩皤蒿也**曼姬**子虛賦鄭女曼姬文穎註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齊瑟**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濛氾**楚辭出自湯谷次于濛氾王逸註氾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淮南子邅回濛氾之渚高誘註濛氾日所入之地也**松喬**西都賦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赤松王喬皆古仙人**羲皇**宋書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司禮**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禮部曰司禮**楚傅**漢書韋孟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在鄒詩曰爰戾于鄒翦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墻**右軍**晉書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豈曰能賢**左傳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成按篇中所稱太子太師徐國公是蕭嵩右丞相始興公是張九齡少師宜陽公是韓休禮部尚書杜公是杜暹賓客王公是王丘左丞相稷山公當是裴耀卿然史傳但言封趙城侯不言封稷山公當是闕文餘二人未詳據劉昫唐書本紀云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相蕭嵩為太子太師工部尚書韓休為太子少保至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左授荊州長史不在朝廷矣是諸公讌集實在二十五年之春名賢畢集觴咏交錯何減金谷蘭亭之會而篇什不傳德音烟沒惜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宴韋司戶南亭序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轉舊本作輔非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為放為唐文粹作而則野人于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于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紲紲唐文粹作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也

司戶唐六典上州司戶參軍事二人從七品下中州一人正八品下下州一人從八品下**股肱**左傳君之卿佐是為股肱**克左右**商書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允釐**尚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也**青蒲**漢書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攄懷**西都賦願賓攄懷古之蓄念廣雅攄舒也**鄠杜**西都賦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李善註扶風有鄠縣杜陽縣**式**式用也**獸炭**晉書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膳夫**成按周禮膳夫乃是食官之長掌王之食飲膳羞者後人借為廚子之稱**鮮食**尚書暨益奏庶鮮食孔安國傳鳥獸新殺曰鮮**羈紲**左傳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杜預註羈馬羈也紲馬韁也孔穎達正義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紲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紲為馬繮者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駒皆得稱紲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于天下用馬為多故主于馬耳玉篇紲思列切馬韁也**次舍**漢書吳王濞傳治次舍須大王師古註次舍息止之處也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河西顧本作西河誤今校正

今上合大道以撫荒外振長策以馭宇內故左言返踵穿胸沸脣膞騰白波驟輸碧砮之貢腹阻赤坂傳致紫琥之琛辮髮名王養馬于下廐魋結去帝獻珠于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偷安九服之外謂天誅罕及自絕所國之後而王祭不供天子按劍謀臣切齒思以赤山為城青海為塹盡平其地悉虜其人而上將有哥舒大夫者名蓋四方身長八尺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指撝而百蠻不守叱咤而萬人俱廢髬髵奮髯哮吼如虎裂眥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師固將身先士卒常思盡敵不以賊遺君父矢集月窟劍斬天驕蹴崐崘使西倒縛呼韓令北面豈直趙人祭其東門匈奴不敢南牧而已開府之日辟書始下以為踴躍用兵健將之事意氣跨馬俠少之能蓋欲謀夫起予哲士俾我殲黠虜以無類舉外國如拾遺待夷門而不食置廣武于上座始得我高子焉高子讀書五車運籌百勝慷慨謀議折天口之是非指畫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嘗著七發曹王慕義每奏一篇漢文稱善緣情之製獨步當時主人橫挑而有餘

墨客仰攻而不下公卿籍甚遍交歡于五侯孫吳暗
合將建功于萬里徵以露版召見甘泉衣短後之衣
帶櫑具之劍象弧彫服鞭弭櫜鞬目無先零氣射西
旅蒼頭宿將持漢節以臨戎白面書生坐胡牀而破
賊然孤烽遠戍黃雲千里嚴城落日而閉鐵騎升山
而出胡笳咽于塞下畫角發于軍中亦可悲也遲子
之獻凱雲臺奏事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列居東
第位爲通侯舊友拜塵羣公書幣祁大夫老矣武安
侯問乎

振長策史記振長策而御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爲喻也策所以擿馬也返踵淮南子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高誘註反踵國名其人南行
武跡向北穿胸山海經貫胸國其爲人胸有竅郭璞註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異物志曰穿胸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胸人
也淮南子地形訓有穿胸民高誘註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博物志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戮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克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
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沸脣晉書沸脣成俗鳴鏑爲羣劉孝標辨命論
左帶沸脣乘間電發李善註齊梁之間通以虜爲沸脣也張銑註沸脣戎狄之語也膺騰王褒四子講德論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碧砮梁簡文帝
大法頌序金鏃鐵面貢碧砮之琛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王融曲水詩序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李善註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爲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爲鏃赤
坂漢書西域傳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鮑照苦熱行赤坂橫西阻養馬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
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魋結去帝史記陸賈傳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尉他乃蹶然起坐謝陸生又南越尉陀傳詔
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賈以爲大中大夫往使因讓陀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于是下令國中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服
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也索隱云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按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袵今陀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顏師古漢書註
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王祭不供見十二卷包茅註天子按劍鮑照詩天子按劍怒赤山後漢書烏
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青海周書吐谷渾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梁書吐谷渾地有青海方數百里哥舒大夫劉昫唐書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世居安西翰家富于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事
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懾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

倨不爲用翰怒撾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
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
以五千騎至翰于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其冬元宗在華清宮勑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
大使知節度事明年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于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爲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
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載進封涼
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眼如紫石稜鬚如蝟
毛磔晉書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叱咤史記項王喑噁叱咤
千人皆廢索隱曰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髬髵張衡西京賦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廣韻髬髵猛獸奮鬣貌磨
牙揚雄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成師左傳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身先士卒吳志孫輔傳孫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
士卒有功賊遺君父後漢書是時帝在魯閒耿弇爲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月窟揚雄長楊賦西壓月䚲東震日域服虔曰䚲音窟穴之窟月䚲月所生也崑崙趙至與嵇茂齊書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
倒蹋太山令東覆呼韓漢書匈奴傳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東門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賈逵曰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此云東門疑誤南牧史記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辟書阮籍奏記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李善註辟猶召也踴躍用兵邶風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健將
後漢書呂布傳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謀夫小雅謀夫孔多俾說文俾益也從人卑聲拾遺漢書梅福傳高祖舉秦如鴻毛
取楚如拾遺廣武漢書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
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騎兵絕其後野無所
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破虜趙軍斬成
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運籌淮南子運籌于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
百勝史記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天口任彥昇宣德皇后令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李善註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
其口若事天指畫山川北史長孫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七發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
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每奏一篇史記陸賈傳高帝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此云漢文疑訛緣情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李善註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
以陳事故曰體物獨步當時北史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邢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誦讀俄遍遠近公卿籍

甚漢書陸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孫吳晉書平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召見甘泉漢書劉德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短後之衣莊子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櫑具之劍漢書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應劭註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雷象弧彫服鮑照詩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張銑註象弧象牙飾弓也服盛箭器彫畫也鞭弭櫜鞬左傳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杜預註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孔穎達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為弓末也詩云載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櫜而入註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櫜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先零後漢書西羌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于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鄭氏曰零音憐西旅尚書西旅底貢厥獒孔穎達正義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蒼頭宿將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懾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戰國策田盼宿將也白面書生宋書沈慶之傳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鐵騎晉書精甲耀日鐵騎前驅宣室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云周武王殺紂于宣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紫綬劉昫唐書二品三品紫綬三采紫黃赤紅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金印如斗晉書周顗傳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東第漢書司馬相如傳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師古註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張揖註列東第在天子下方李周翰註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通侯漢書高帝紀通侯諸將毋敢隱朕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師古註徹侯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拜塵晉書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祁大夫左傳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又襄二十一年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宣子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武安侯成按漢時田蚡封武安侯三國時曹爽亦封武安侯然與此俱不合

送李補闕充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漢張右掖以備左衽西遮空道北護居延然犬戎夜獵于山外匈奴射鵰于塞下歲或有之我散騎常侍曰王公勇能盡敵禮可用兵讀黃石書殺白馬將入備顧問載以乘輿副車出命專征賜以內棧文馬將軍幕府請命介于本朝天子瑣闈轂諫官以從士補闕李公家世龍門詞場虎步五經在笥一言蔽詩廣屯田之蓄度長府之羨以贍邊人以弱敵國然後馳檄識匿略地崑崙使麾下騎刃樓蘭之腹發外國兵繫郅支之頸五單于遁逃于漠北雜種羌不近于隴上子之行也不謂是乎拜首漢庭驅傳而出窮塞砂磧以西極黃河混沌而東注胡風動地朔雁成行拔劍登車慷慨而別

補闕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補闕六人中書省有右補闕六人皆從七品上支度營田判官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漢張右掖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西遮空道漢書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射鵰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禮可用兵左傳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黃石書漢書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副車晉書輿服志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為行專征白虎通好惡無私執意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內棧顏延年赭白馬賦序歲老氣殫斃于內棧李善註棧櫪也司馬彪曰棧若櫺牀施之濕地也呂向註棧以板築濕而承馬足也文馬左傳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孔穎達正義文馬謂文飾彫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幕府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為幕字之誤也又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幕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為大非也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于義乖矣介杜預左傳註介副也龍門世說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詞場昭明太子十二月啓詞場月白辯囿日新虎步魏志夏侯淵傳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五

經在笥後漢書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長府何晏論語集解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識匿唐書西域傳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蔥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為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崐崘禹貢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安國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孔穎達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元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以崐崘為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刃樓蘭漢書樓蘭王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王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郅支漢書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漠北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矣匈奴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雜種羌後漢書西羌傳元和三年迷吾與弟號吾諸雜種反畔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于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段熲傳雜種羌屯聚白石熲進擊首虜三千餘人驅傳蕭督愍時賦始解印于稽山即驅傳于湘水庾信詩無庸奉天蹕驅傳牧南萊混沌枚乘七發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李善註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朔雁謝靈運撰征賦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國自有初以節守西門者得自召吏選客故我常侍崔公以貳車迎杜侯于杜陵而咨之矣舍之門下衣儒者之服立于軍中說諸侯之劍猗元帥之理也行有賁育鐵馬成羣而雄戟罕耀角弓載櫜秉王者師不邀奇功樓庭籍甚高冠長劍拜命雲臺在是行也羣公自出轅門駸騑滿路置酒欲飲高歌自悽寂寥孤城惆愴朔管飛雪蔽野長河始冰吾子勉之慷慨而別

懷州唐書地理志河北道有懷州河內郡參軍唐書百官志外官有錄事參軍功曹參軍倉曹參軍田曹參軍戶曹參軍兵曹參軍法曹參軍士曹參軍貳車國語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韋昭解貳副也諸侯劍莊子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賁育漢書司馬相如傳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史記註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鐵馬陸倕石闕銘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李善註鐵馬鐵甲之馬也雄戟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云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史記索隱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鮔音巨案周禮冶氏為戈胡三之註云胡其孑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載櫜周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萇傳櫜韜也孔穎達正義曰櫜者弓衣一名韜故納弓于衣謂之韜弓高冠長劍後漢書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紫者布滿宮闈轅門周禮掌舍設車宮轅門鄭康成註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孔穎達正義云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為轅門後人稱軍門為轅門本此朔管謝莊月賦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李善註朔管羌笛也說文云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呂向註朔管謂北胡之笛也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少年明經試出補吏學通大義政習前典本之于德輔之以才大官大邑可也不惟是歟予昔仕魯盍嘗之鄆書社萬室帶以魚山濟水旗亭千隧雜以鄆商周客有鄒人之風以厚俗有汶陽之田以富農齊紈在笥河魴登俎一都會也子其不寶貨不耽樂不弄法不慢官無侮老成人無虐孤與幼上官奏課輶軒以聞則繡衣方領垂璫珥筆子所得也誰敢有之予病且憊歲晚彌獨窮巷衡門落日秋草趙服過我且東其轅促飯中廚子不可以蔬食送車出郭吾不可以徒行屨以及門拜于宇下猶且抱杖延頸送之以目城　樹轉悲其馬嘶云

須昌唐書地理志河南道鄆州東平郡有須昌縣明經唐六典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二曰明經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幷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為通註云舊制諸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老子兼註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即為高第開元二十五年勅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口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六已上幷答時務策三道前典晉書憲章令軌祖述前典書社左傳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預註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史記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魚山元和郡縣志魚山一名吾山在鄆州東阿縣南二十里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鬱兮迫冬日即此山也濟水元和郡縣志鄆州須昌縣濟水南自鄆城縣界流入去縣西二里旗

亭（張衡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註旗亭市樓也隧列肆道也李周翰註隧市道也）汶陽之田（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杜預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太平寰宇記故汶陽縣在兗州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田沃壤故魯號汶陽之田成公二年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是也）齊紈（漢書地理志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師古曰紈素也梁元帝謝東宮賚鮮潔齊紈聲高趙縠）河魴（國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無侮老成人（商書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奏課（任昉齊竟陵王行狀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輶軒（風俗通周秦常以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送之以目（呂氏春秋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邠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間（上疑是山字或川字之訛）與寢園接七月之什蕩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黠吏惡少犯命干紀（干舊作于非）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吏鄭子爲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燀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焉繡衣下帷風俗之治（之疑是以字之訛）苟以文墨抵罪除名爲人削跡于野杜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獲戾由中是貧非病屬聖朝龍旂鑾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乂安盡登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爲輿尉從館墨而解褐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友諸曹列署且有同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于奉常幾日左遷六人同罪于外郡籯金盛業克傳丞相文儒萬石高風彌重故人賓客賦詩寵別贈言誡行騎登棧道館于板屋劍門中斷蜀國滿于二川銅粱下臨巴江入于萬井黃鸝欲語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新都（唐書地理志劍南道成都府蜀郡有新都縣）邠（唐書地理志邠州新平郡義寧二年析北地郡之新平三水置邠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改元和郡縣志邠州京兆府西北至邠州三百里岐州扶風郡東北至邠州三百三十里九域志邠州新平郡南至本州界一百二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鳳翔府一百一十里）寢園（按唐書地理志獻陵在三原縣東十八里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乾陵在奉天縣北五里定陵在富平縣西北十五里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皆屬京兆府至天祐三年始割奉先一縣屬同州）七月之什（毛萇詩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五陵豪（漢書原涉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杜陵霸陵非此五陵之類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黠吏（漢書尹翁歸傳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按致其罪）惡少（漢書昭帝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師古曰惡少年爲無賴子弟也）燀赫（莊子聲侔鬼神燀赫千里）削跡（莊子夫子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公田（晉書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牽衣肘見（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步雪履穿（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獲戾由中（左傳吉若獲戾子將行之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正以招疑忠而獲戾）是貧非病（莊子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龍旂（魯頌龍旂承祀鄭康成箋交龍爲旂）鑾輅（江總詩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登封告成（後漢書祭祀志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蒼玉黃琮（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鄭康成註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仁壽之域（漢書王吉傳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更新（後漢書袁紹傳蠲除細故與下更新）百寮（尚書皐陶謨百寮師師百工惟時孔安國傳僚官也）輿尉（左傳廢其輿尉服虔註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國語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韋昭註輿尉上軍尉也非唐時縣尉之職右丞借作縣尉用）解褐（褐衣庶人之服解去褐衣而登仕版晉書曹毗傳安期解褐于秀林魚父擺鈞于長川）龍星始見（左傳龍見而雩杜預註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孔穎達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馬首（左傳欒黶曰余馬首欲東）搢紳（難蜀父老文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劉良註搢紳謂衣冠也後漢書楊彪傳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章懷太子註紳帶也搢插也插笏于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色晉書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于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結友（後漢書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三國志呂蒙因爲魯肅畫五策肅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諸曹（杜氏通典大唐州府佐吏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在府爲曹在州爲司）列署（何晏景福殿賦屯方列署三十有二呂延濟註列署百官諸曹）蕭公（按唐書蕭嵩傳嵩子華當嵩罷相時擢給事中久之爲工部侍郎天寶末爲兵部侍郎）德義之府（國語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奉常（唐六典太常寺龍朔二年改爲奉常咸亨元年復舊）左遷（史記周昌傳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籯金（漢書韋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少子元成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萬石（史記萬石君家以孝

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棧道 史記索隱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爲閣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天子若曰咨爾三事百辟寇賊姦宄震驚朕師其舉吏二千石至墨綬予將大命于朝以撫方夏羣從曰惟祥舊有令聞克奉成憲往踐乃職無恫于人獄貨非寶農食滋碩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噴于乾坤江城入于泱漭彼有美錦爾嘗操刀學古入官倚法爲吏上官奏課國將大選爾勞勉哉行乎唱予和汝

海陵 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有海陵縣 寇賊姦宄 舜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孔安國傳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震驚朕師 舜典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孔安國傳震動也動驚我衆 二千石 漢書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墨綬 賈公彥周禮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以撫方夏 尚書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孔安國傳以撫綏四方中夏 令聞 禮記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鄭康成註令善也 往踐乃職 左傳予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獄貨非寶 呂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孔安國傳受獄貨非家寶也 泱漭 西京賦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薛綜註泱漭無限域之貌 操刀 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已多乎 學古入官 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孔安國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 唱予和汝 鄭風叔兮伯兮倡予和汝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衡嶽瑗上人者常學道于五峯蔭松棲雲與狼虎雜處得無所得矣天寶癸巳歲始遊于長安手提瓶笠至自萬里宴居吐論緇屬高之初給事中房公謫居宜春與上人風土相接因爲道友伏臘往來房公既海內盛名上人亦以此增價秋九月杖錫南返扣門來別秦地草木摵然已黃蒼梧白雲不日而見滇陽有曹溪學者爲我謝之

五峯 方輿勝覽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而祝融爲最高 得無所得 涅槃經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來之心亦無得想何以故無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爲得實無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來計有得想是則諸佛不得涅槃以無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諸法故名爲大我華嚴經于一切法得無所得 瓶笠 釋氏要覽淨瓶梵語軍遲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寄歸傳云軍持有二若甆瓦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蓋律有二種一竹蓋二葉蓋寄歸傳云西域僧有持竹蓋或持傘者梁高僧慧韶遇有請則自攜杖笠也今僧戴竹笠棕笠乃竹蓋葉蓋之遺製但去柄爾今又加油絹于上即唐馬周製在席帽以禦雨故効之也 房公 劉昫唐書房琯傳天寶五載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 宜春 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有袁州宜春郡 伏臘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曆忌釋云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火畏于金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左傳虞不臘矣杜預註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孔穎達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于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 摵 潘岳秋興賦庭樹摵以灑落兮李善註摵枝空之貌李延濟註摵葉落貌盧諶詩摵摵芳葉零李善註摵凋柯貌 蒼梧白雲 藝文類聚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滇陽 滇陽疑是湞陽太平寰宇記英州湞陽縣本漢舊縣屬桂陽郡隋爲真陽縣五年屬洭州唐貞觀初州廢改真陽爲湞陽屬廣州以湞山爲名音貞 曹溪學者 六祖駐錫曹溪說法利人學徒甚衆所謂曹溪學者是其門人也曹溪舊志曹溪故爲曹侯村乃魏武帝元孫曹叔良里也以一水自東遶山而曲故稱曹溪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心舍于有無眼界于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人者不捨幻而過于色空有無之際故目可塵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嘗物物方酌我于無垠之域亦已殆矣上人順陰陽之動與勞侶而作在雙樹之道場以衆花爲佛事天上海外異卉奇藥齊諧未識伯益未知者地始載于茲人始聞于我瓊蕤滋蔓侵迴階而欲上寶庭盡蕪當露井而不合羣艷耀日衆香同風開敷次第連九冬之月種類若干多四天所雨至用楊枝已開貝葉高閣聞鐘升堂覲佛右繞七匝卻坐一面則流芳忽起雜英亂飛焚香不俟于旃檀散花奚取于優鉢漆園傲吏著書以稊稗爲言蓮

座大仙說法開藥草之品道無不在物何足忘故歌之詠之者吾愈見其嘿也

薦福寺 長安志開化坊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婦異居有乖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棨戟不欲異門乃併施瑀之院門襄城薨後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後百日立為大獻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實之天授元年改為薦福寺中宗即位大加營飾自神龍以後翻譯佛經並于此寺寺東院有放生池周二百餘步傳云即漢代洪池陂也

齊諧 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

伯益 列子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山海經古序說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瓊蕤 陸機詩玉顏侔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

露井 古樂府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

九冬 張正見詩九冬飄遠雪六出表豐年

四天 釋書有四禪天謂初禪有三天二禪有三天三禪有三天四禪有九天合之為色界十八天又欲界十天中有四天王天沈約內典序包括四天卷舒萬劫

楊枝 西域記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

七匝 維摩詰經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法苑珠林經律之中制令右旋若左繞行為神所訶乃至右繞麥積為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于天時面西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帀十帀七帀三帀各有所表釋氏要覽遶佛又云旋繞此方稱行道西域記云西天隨所宗事禮後皆須旋繞蓋歸敬之至也惟佛法右繞法苑云順天行也若帀數則不定三帀表三業七帀表七支如經云百千帀無數帀但以為數表敬之極也

郤坐一面 涅槃經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郤坐一面

雜英 謝朓詩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旃檀 香譜旃檀即白檀也

優鉢 翻譯名義優鉢羅此云青蓮花涅槃經云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生於淤泥而終不為淤泥所汙

稊稗 莊子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

蓮座 華嚴經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于普光明殿坐蓮花藏師子之座釋氏要覽蓮花座知度論問云諸牀可坐何必蓮花答諸牀為世間白衣坐法又蓮花濡淨柔脆欲現神力能坐其上令蓮不壞故又以莊嚴妙法坐故

大仙 釋氏要覽古譯經有稱佛名大仙者此與天仙不同般若燈論云聲聞菩薩等亦名仙佛于中最尊上故已登一切波羅蜜多功德善根彼岸故名大仙

藥草品 法華經有藥草喻品

王右丞集卷之十九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文讚七首

讚佛文

竊以真如妙宰具十方而無成涅槃至功滿四生而不庶（庶疑是廣字之訛）故無邊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萬法偕行無行爲滿足之地惟茲化佛卽具三身不捨凡夫本無五蘊實藉津梁相法脫落塵容始于度門漸于空舍然後金剛道後爲三界太師玉毫光相得一生補處左散騎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于多劫來植衆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含哺則外葷羶勝衣而斥珠翠教從半字便會聖言戲則剪花而爲佛事常侍公頃以入朝天闕上簡帝心雖功在于生人深辭拜命願賞延于愛女密啓出家白法宿修紫書方降卽令某月日敬對三世諸佛十方賢聖稽首合掌奉詔落髮久清三業素成菩薩之心新下雙鬟如見如來之頂綺襦方解樹神獻無價之衣香飯當消天王持衆寶之鉢惟娘子舍諸珍寶塗彼戒香在微塵中見億佛刹如獻珠頃具六神通（頃顧本作須具顧本作俱訛今校正）伏願以度人設齋功德上奉皇帝聖壽無疆記椿樹以爲年土宇無垠包蓮花而爲界又用莊嚴常侍公出爲法將入拜台臣身在百官之中心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是法王在普賢心長爲佛母郎君娘子等住誠性爲孝順用□德爲道場將遍衆生之慈迴同一子之想又願普同法界盡及有情共此勝因俱登聖果

十方　法苑珠林十方謂四方四維上下俗儒所說惟據此洲洲外有洲古今未說若依內典通窮無際橫亘十方傍羅異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百億日月四重圍輪大千世界名一佛土此猶據化佛釋迦如來所王之域故華嚴經云盧舍那佛報身如來所王之土復過是數盡十方界非凡所謀

涅槃　涅槃經涅槃亦名無生亦名彼岸魏書釋老志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錦繡萬花谷梵語涅槃此云無爲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至涅槃者乃有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爲死大非也

無行　菩薩瓔珞經云何有行無行諸法不生不滅無過去當來今現在是謂無行必終諸法分別過去當來今現在是謂有行

三身　釋氏要覽三身一清淨法身二圓滿報身三變化身

五蘊　宗鏡錄五蘊蘊者藏也亦云五陰陰者覆也卽蘊藏妄種覆蔽真心雜集論云蘊者積聚義又荷雜染擔故名爲蘊如肩荷擔大藏一覽大乘五蘊論云五蘊者謂色受想行識色蘊四大所成也受蘊領納苦樂不苦不樂三也想蘊取種種境也行蘊諸心所法貪不息也識蘊于所緣境了別爲性亦名心意採集所攝也錦繡萬花谷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是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受用是也想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五蘊卽五陰

津梁　世說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于津梁沈約內典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

塵容　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度門　楞伽經無量度門隨類普現

空舍　維摩詰經畢竟空寂舍鳩摩羅什曰障蔽風雨莫過于舍滅除衆想莫妙于空亦能絕諸問難降伏魔怨猶密宇深重寇患自消亦云有非真要時復暫遊空爲理宗以爲常宅也

金剛　仁王經世尊導師金剛體心行寂滅轉法輪

三界大師　釋氏要覽佛稱三界大師者瑜伽論云能化導無量衆生令入寂滅又云摧滅邪織外道出現世界故號大師

玉毫光相　華嚴經菩薩摩訶薩于兜率天下生之時從于眉間白毫相中放大光明名曰覺悟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彼宿世一切同行菩薩身彼諸菩薩蒙光照已咸知菩薩將欲下生各各出興無量供具詣菩薩所而爲供養

一生補處　菩薩瓔珞經菩薩初舉右足蹈地之時復作是念過去諸佛先行是法當觀一生補處菩薩紹吾處者名號是誰法苑珠林須達問舍利弗言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恆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

多劫　隋書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像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以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短促經數千百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法苑珠林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耳華嚴經多劫在惡趣始得見聞汝

植衆德本　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卽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植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般若　翻譯名義般若法界次第云秦言智慧照了一切諸法皆不可得而能通達一切無閡名爲智慧

菩提　翻譯名義菩提後代諸師皆譯爲道以大論翻爲佛道故僧肇維摩詰經註道之極者稱曰菩提秦無言以譯之菩提者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乎其道虛元妙絕常境聽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辯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故其爲道也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勤不可爲無故能幽鑒萬物而不耀元軌超駕而弗夷大包天地而罔寄曲濟羣惑而無私至能導達殊方開物成務元機必察無思無慮然則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者其惟菩提大覺之道乎此無名之法固非名所能名也不知所以言故強名曰菩提斯無爲之道豈可以身心而得乎

含哺　莊子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勝衣　史記三王世家能勝衣趨拜

半字　涅槃經譬如長者惟有一子心常憶念憐愍無已將詣師所欲令受學懼不速成尋便將還以愛念故晝夜殷勤教其半字而不教誨毘伽羅論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梁僧佑法師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旁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半字雖單爲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

始于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

紫書 元和郡縣志武都有紫水泥亦紫漢朝封璽書用紫泥即此水之泥也太平寰宇記隴右記云武都紫水有泥其色赤紫而粘用之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合掌 釋氏要覽合掌若此方之叉手也法苑云若指合其掌不合者良由心慢而情散也必須指掌相著不令虛也

三業 翻譯名義業有三種謂身口意業

菩薩 錦繡萬花谷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欲簡于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此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如來頂 涅槃經佛告迦葉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見我頂相者大般若經如來頂相無能見者

綺襦 說文襦短衣也從衣需聲一曰㬎衣人朱切古詩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樹神 法苑珠林佛告文殊師利我初踰城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權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爲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絹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道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輒麤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絲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奇特事有大毘尼及修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伽葉佛書云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繅璽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洹中若轉毘尼時當爲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邱分毘尼藏遂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修多羅當爲無量部諍論由興今法速滅由彼愚僧不聞三藏聞著繒衣即謂殺蠶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令轉付汝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

香飯 維摩詰經阿難白佛言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爲何香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于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難言此所從來曰是長者維摩詰從衆香國取佛餘飯于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法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

衆

寶鉢 西域記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琉璃瑪瑙車渠真珠等鉢世尊皆不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爲一鉢其外則有四際焉

戒香 涅槃經願諸衆生戒香具足維摩詰經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華嚴經恆塗淨戒香忍辱牢莊嚴

微塵 華嚴經一切諸佛皆悉能于一微塵中示現衆刹與一切世界微塵數等具足種種上妙莊嚴恆于其中轉妙法輪教化衆生而微塵不大世界不小常以智證安住法界

獻珠 法華經文殊師利言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于刹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衆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如來于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于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于前頭面禮敬却住一面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于此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爾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爲時會人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禮無量衆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衆生得受道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衆生住不退地三千衆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衆會默然信受

六神通 瓔珞經以有常神通無常神通自識宿命神通識他宿命神通眼識神通耳識神通爲六神通大般若經云何名六神通神境智證通天眼智證通天耳智證通他心智證通宿住隨念智證通漏盡智證通是名六神通

椿樹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文殊 華嚴經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于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法華經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

普賢心 華嚴經入法界品云時善財童子即見普賢菩薩在如來前衆會之中坐寶蓮花師子之座諸菩薩衆所共圍繞最爲殊特世無與等智慧境界無量無邊難測難思等三世佛一切菩薩無能觀察又離世間品云菩薩摩訶薩發十種普賢心何等爲十所謂發大慈心救護一切衆生故發大悲心代一切衆生受苦故發一切施心悉捨所有故發念一切智爲首心樂求一切佛法故發功德莊嚴心學一切菩薩行故發如金剛心一切處受生不忘失故發如海心一切白淨法悉流入故發如大山王心一切惡言皆忍受故發安隱心施一切衆生無怖畏故發般若波羅蜜究竟心巧觀一切法無所有故若諸菩薩安住此心疾得成就普賢善巧智

佛母 華嚴經摩耶夫人言佛子我已成就菩薩大願智幻解脫門是故常爲諸菩薩母善男子如我于此閻浮提中迦毘羅城淨飯王家右脇而生悉達太子現不思議自在神變如是乃至盡此世界海所有一切毘羅遮那如來皆入我身示現誕生自在神變善男子我于淨飯王宮菩薩將欲下生之時現諸奇特事與眷屬俱來入我身彼諸菩薩于我腹中遊行自在或以三千大千世界而爲一步或以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而爲一步又念念中十方不可說一切世界諸如來所菩薩衆會及四天王天三十三天乃至色界諸梵天王欲見菩薩處胎神變恭敬供養聽受正法皆入我身雖我腹中悉能容受如是衆會而身不廣大亦不迫窄其諸菩薩各見自處衆會道場清淨嚴飾善男子如此四天下閻浮提中菩薩受生我爲其母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閻浮提中悉亦如是然我此身本來無二非一處住非多處住善男子如今世尊我爲其母往昔所有無量諸佛悉亦如是而爲其母我昔曾作蓮華池神時有菩薩于蓮華藏忽然化生我即捧持瞻侍養育一切世間皆共號我爲菩薩母又我昔爲菩提場神時有菩薩于我懷中忽然化生世亦號我爲菩薩母善男子有無量最後身菩薩于此世界種種方便示現受生我皆爲母善男子如此世界賢劫之中過去世時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及今世尊釋迦牟尼佛現受生時我爲其母未來世中彌勒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放大光明普照法界示現一切諸菩薩衆受生神變乃于人間生大族家調伏衆生我于彼時亦爲其母如是次第有師子佛法幢佛善眼佛淨華佛乃至樓至如來在賢劫中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當成佛者悉爲其母

一子想 涅槃經如來恆于衆生生一子想而爲演說無上法故譬如長者多有財寶唯有一子心甚愛重情無捨離所有珍寶悉用示之如來亦爾視諸衆生同于一子

法界 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道天道聲聞緣覺菩薩佛十等所住之界謂之法界

聖果 大般若經已得現觀已得聖果

西方變畫讚并序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空有也若依佛慧既洗滌于六塵未捨法求猒如幻于三有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認寶藏商人既倦且息化城究境達于無生因地從于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左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

故某官中祥之所作也夫人門爲士族之先道爲梵行之首大師繼踵望塵而理印命婦盈朝聞風而素履心王自在萬有皆如頂法真空一乘不立以示見故菩薩爲勝鬘夫人同解脫因天女讚維摩長者

顧本天字下多一人字今校正

陟岵何至哀哀縗絰順有漏法泣血以居念罔極恩滅性非報唯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贖不寶瓔絡資于繪素圖極樂國象無上樂法王安詳聖衆圍繞湛然不動疑過于往來寂爾無聞若離于言說林分寶樹七重遶于香城衣捧天花六時散于金地迦陵欲語曼陁未落衆善普會諸相具美于是竭誠稽首隕涕焚香願立功德以備梯航得彼佛身常以慈悲爲女存乎法性還在菩提之家偈曰

稽首十方大導師能于一法見多法以種種相導羣生其心本來無所動稽首無邊法性海功德無量不思議于已不色等無礙不住有無亦不捨我今深達真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西方爲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

西方

彌陀經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極樂國土七重闌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帀圍繞又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爲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陁羅華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彼佛何故號阿彌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阿彌陀佛成佛已來于今十劫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舍利弗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淨土

法苑珠林世界皎潔目之爲淨即淨所居名之爲土故攝論云所居之土無于五濁如玻瓈柯等名清淨土法華論云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爲淨土淨土不同有其四種一法性土以真如爲體故梁攝論云以蓮華王爲淨土所依譬法界真如爲淨土所依體故二實報土依攝論云以二空爲門三慧爲出入路奢摩他毗鉢舍那爲乘以根本無分別智爲用此皆約報功德辯其出體三事淨土謂上妙七寶是五塵色性聲香味觸爲其土相故攝論云佛周遍光明七寶處也又華嚴經云諸佛境界相中種種間錯莊嚴故淨土論云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又新翻大菩薩藏經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來在中若依經行若住坐臥其處自然八功德水出現于地四化淨土謂佛所變七寶五塵爲化土體故涅槃經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輭無有邱墟土沙礫石乃至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等又大莊嚴論云由智自在隨彼所欲能現水精琉璃等清淨世界又維摩經云佛以足指按地現淨等事又十地經云隨諸衆生心所樂見爲示現故此諸經論所明並約化爲淨土由佛神力現故即有攝故即無故名化土

六塵

大藏一覽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聲染爲觸塵意着爲法塵

三有

釋氏要覽三有婆沙論云一欲有二色有三無色有有者何義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墮苦集諦中是有

大雄

法華經大雄猛世尊諸佛之法王

不思議力

瓔絡經如來神力不可思議

方便門

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寶藏

法華經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栴延摩訶迦葉摩訶目揵連聞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心歡喜踊躍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于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于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游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玻瓈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偏他國商估賈客亦甚衆多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殷勤每憶其子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牀寶几承足諸婆羅門刹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值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强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時富長者于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遣旁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爲見捉使者執之逾急强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躃地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强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爲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窮子歡喜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時二使人即求窮子具陳上事爾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于牕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汙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後復告言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盆器米麪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爲兒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于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

在本處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爲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失爾時窮子即受教勅領知衆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然其所處猶在門外止宿草庵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幷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于某城中捨吾逃走竛竮辛苦五十餘年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于此間遇會得之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而作自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爲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于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爲足便自謂言于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宏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于小法便見縱捨不爲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爲大得于此大乘無有志求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爲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于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無所悋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爲我說大乘法于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于菩薩前毀呰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化城 法華經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若有多衆欲過此道至珍寶處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所將人衆中路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以方便力于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衆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于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是時疲極之衆心大歡喜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快得安隱于是衆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即滅化城語衆人言汝等去來寶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爲止息耳如來亦復如是今爲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若衆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于中道爲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住于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爲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于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于一佛乘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爲止息故化作大城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我化作耳

究竟 華嚴經名爲究竟地智慧決定故

因地 楞嚴經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

中祥 成按喪禮無中祥之名唯後漢書禮儀志註中引應劭之言謂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究未考中祥是何時也

命婦 釋名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也

心王 涅槃經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爲卻敵樓櫓目爲竅孔頭爲殿堂心王處中

一乘 涅槃經如來普爲諸衆生故三乘之法說言一乘一乘之法隨宜說三法華經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今此諸大衆皆應除疑惑諸佛語無異唯一無二乘

勝鬘夫人 楞伽經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餘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

天女 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女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女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于是不知所云天女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舍利弗問天女汝于三乘爲何志求天女曰以聲聞法化衆生故我爲聲聞以因緣法化衆生故我爲辟支佛以大悲法化衆生故我爲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齅瞻蔔不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此室常現入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爲入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是爲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是爲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及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爲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爲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爲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衆寶積滿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閦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爲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爲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于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于聲聞法乎

陟岵 魏風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毛萇傳山無草木曰岵

有漏法 大般若經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云何有漏法佛告善現世間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所有一切墮三界法是名有漏法

泣血 禮記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孔穎達正義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皋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滅性 禮記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十力 僧肇維摩詰經註十力是如來之別稱耳十力備故即以爲名

百身之贖 秦風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無上樂 華嚴經功德具足充滿法界徧照十方施無上樂

法王 法華經如來于三界中爲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衆生釋迦方誌凡人極位名曰輪王聖人極位名曰法王

安詳 法華經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

湛然 南史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

迦陵 翻譯名義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大論云如伽陵頻伽鳥在㲉中未出發聲微妙勝于餘鳥正法念經云山谷曠野其中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

曼陀 翻譯名義曼陀羅此云適意又云白花大藏一覽曼陀羅花此云雜色花

慈悲女 維摩詰經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鳩摩羅什註慈悲性弱從物入有猶如女之爲性弱而順物

法性海 華嚴經能捨一切諸妄見海能觀一切諸法性海宗鏡錄諸經內逗緣稱機更有多名隨處安立以廣大義邊目之爲海以圓明理顯稱之曰珠以萬法所宗號之曰王以能生一切詔之曰母

導首 華嚴經爲諸衆生而作導首令修一切善根法行

繡如意輪像讚 幷序

寂等于空非心量得如則不動離意識界實無所住常遍羣生不捨有爲懸超萬行法性如是豈可說邪如意輪者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三昧門現方便于幻眼六臂色身以究竟爲佛心體真相隨念即藏乃無緣之慈應度而來斯不共之力衆生如意菩薩何心崇通寺尼無疑道登等貴族出家梵筵上首久積淨業三世皆空長在道場一乘自立亡兄故河南少尹雖明世典深達實相以不二法處于百官花萼相連恩深女弟旃檀舊繞望絕仁兄雖曰如夢無寧喪我煩惱性淨示有同凡之悲菩提路空强爲助道之相選妓惟潔底功加敬針鋒線縷日就月將五彩相宣

千光欲發，金蓮捧足寶珠垂髻。原夫審像于淨心，成形于纖手（像顧本作豫誤，今校正），珊瑚掌內，疑現不動如來；頻婆口中，同乎無法可說。焚香讚歎，散花瞻仰，有情苦業，滅而不生；無上法輪，轉而恆寂。願以此福，冥用莊嚴。乃爲偈曰：

菩薩神力不思議，能以一身遍一切。常轉法輪無所轉，衆生隨念得解脫。色卽是定非空有，是故以色像觀音。願以淨斯六趣福，迴向過去不可得。

心量（謂自心現量。楞伽經：觀諸有爲法，離攀緣所緣，無心之心量，我說爲心量。量者自性處，緣性二俱離，性究竟妙淨，我說名心量。）如則不動（金剛經：不取于相，如如不動。）陀羅尼（法苑珠林：陀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翻譯名義：陀羅尼，大論秦言能持，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好器盛水，水不漏散。遮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惡罪，時持令不作，是名陀羅尼，翻總持，謂持善不失，持惡不生。又翻遮持。輔行云：體遮三惑，性持三智。熏聞云：遮二邊之惡，持中道之善。此從慧性立名。）三昧門（大藏一覽：三昧或云三摩提，或云三摩地，此云正定，謂任緣一境，離諸邪亂也。亦云等持，等，正也，正持心也，持謂持諸功德也。翻譯名義：三昧此云調直定，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名爲正受。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元符，用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六臂（楞嚴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衆多妙容，能說無邊秘密神咒。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自在。）無緣慈（涅槃經：慈有三緣，一緣衆生，二緣于法，三則無緣。衆生緣者，緣于五陰，願與其樂，是名衆生緣。法緣者，緣諸衆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于如來，是名無緣。慈者多緣貧窮衆生，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若緣衆生則不緣佛，法亦如是。以是義故，緣如來者名曰無緣。世尊，慈之所緣一切衆生，如緣父母妻子親屬，以是義故，名曰衆生緣。法緣者，不見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無緣者，不住法相及衆生相，是名無緣。十六觀經：以無緣慈攝諸衆生。王簡栖頭陀寺碑文：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李善註：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于衆相，離相行慈，名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呂向註：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爲無緣之慈。）不共力（維摩詰經：大聖法王衆所歸，淨心觀佛靡不欣，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上首（涅槃經：爾時有一恆河沙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方便現身，其名曰海德菩薩、無盡意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爲上首。復有二恆河沙等諸優婆塞，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威德無垢稱王優婆塞、善德優婆塞等而爲上首。復有三恆河沙諸優婆夷，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壽德優婆夷、德鬘優婆夷、毘舍佉優婆夷等八萬四千而爲上首。）淨業（維摩詰經：心淨已度諸禪定，久積淨業稱無量。）三世皆空（華嚴經：了知三世皆空寂。）雖明世典（維摩詰經：雖明世典，常樂佛法。）深達實相（維摩詰經：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如夢（華嚴經：應知世間諸行如夢。）菩提路（華嚴經：示我菩提路，住佛正見地。）日就月將（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鄭康成箋：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千光（金光明經：如日千光，彌滿虛空。）淨心（維摩詰經：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纖手（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不動如來（華嚴經：如來應正等覺示涅槃時，入不動三昧。）頻婆口（法華經：如來脣色赤好，如頻婆果。）無法可說（金剛經：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無上法輪（法華經：我于伽耶城菩提樹下坐，得成最正覺，轉無上法輪。涅槃經：諸佛世尊凡有所說，皆悉名爲轉法輪也。翻譯名義：轉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名轉法輪。）一身遍一切（華嚴經：如來能以一身自在變化，遍一切世界，不思議故。）六趣（釋氏要覽：五趣，一天，二人，三地獄，四畜生，五餓鬼，謂修羅四趣皆攝，故今開爲一趣，故云六趣也。趣者何義？毘婆沙論云：所往義，是諸有情所應往結生之處，故名趣也。毘曇論云：趣，到義，謂彼善惡業因能令有情到其生處。又道義，故名六道矣。）迴向（法苑珠林：迴向者，回諸福德向無上道。）

給事中竇紹爲亡弟故駙馬都尉于孝義寺浮圖畫西方阿彌陀變讚（并序）

易曰：游魂爲變。傳曰：魂氣則無不之。固知神明更生矣。輔之以道，則變爲妙身；之于樂土，大覺曰聖。離妄曰性，克修其業，以正其命。得無法者，卽六塵爲淨域；繫有相者，憑十念以往生。西方變者，給事中竇紹敬爲亡弟故駙馬都尉某官之所畫也。天理之愛，加人數等；悲讓伎而無所，痛殞身而莫贖。傾無長之工，不平分于我生；將厚貸于泉路。尚茲繪事，滌彼染業。寶樹成列，金砂自映。迦陵欲語，曼陀未落。墜此中年，登乎上品。池蓮寶座，將踰棠棣之榮；水鳥法音，當悟鶺鴒之力。讚曰：

生因妄念，沒有遺識。憑化而遷，轉身不息。將免六趣，惟茲十力。哀此仁兄，友于後生。不知世界，畢意經營。傍稟獲悟，自性當成。

竇紹（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有竇紹爲給事荊府長史，兄弟八人，二曰綜，三曰綸，四曰繹，爲駙馬都尉衛尉卿，五曰纘，六曰續，爲寧先令，七曰纘，八曰級。公主列傳：元宗女常山公主下嫁

寶繹

游魂爲變 周易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穎達正義曰精氣爲物者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爲萬物也游魂爲變者物既積聚極則分散將散之時浮游精魂去離物形而爲改變則生變爲死成變爲敗或未死之間變爲異類也

若魂氣則無不之 禮記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十念 法苑珠林彌勒發問經云若欲樂生安養國者當修十念即得往生何等爲十一者于一切衆生常生慈心二者于一切衆生不毀其行若有毀者終不往生三者于一切衆生深起悲心除殘害心四者發護法心不惜身命于一切法不生誹謗五者于忍辱中生決定心六者深心清淨不染利養七者發一切種智心日日常念無有廢忘八者于一切衆生生尊重心除憍慢心謙下言說九者于諸談話不生染著心近于覺意深起種種善根因緣不生憒鬧散亂心十者當念觀佛除去諸相當知如是十念一一次第相續而起不生彼國無有是處釋氏要覽稱十念者即是念十聲阿彌陀佛觀經云臨終遇善知識教稱十聲阿彌陀佛得生第九品十疑論問云衆生造惡無量云何臨終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過三界結業答衆生造惡是有間心臨終念佛是無間心善心猛利故承佛願力故

上品 淨土化生凡有九品謂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上品上生者若有衆生願生極樂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爲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復有三種衆生當得往生何等爲三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國時此人精進勇猛故阿彌陀如來與觀世音大勢至無數化佛百千比丘聲聞大衆無量諸天七寶宮殿觀世音菩薩執金剛臺與大勢至菩薩至行者前阿彌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觀世音大勢至與無數菩薩讚歎行者勸進其心行者見已歡喜踊躍自見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生彼國已見佛色身衆相具足見諸菩薩色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侍諸佛徧十方界于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國得無量百千陀羅尼門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于第一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行此行者命欲終時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無量大衆眷屬圍繞持紫金臺至行者前讚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義是故我今來迎接汝與千化佛一時授手行者自見坐紫金臺合掌叉手讚歎諸佛如一念頃即生彼國七寶池中此紫金臺如大寶華經宿則開行者身作紫磨金色足下亦有七寶蓮花佛及菩薩俱時放光照行者身目即開明因前宿習普聞衆生純說甚深第一義諦即下金臺禮佛合掌讚歎世尊經于七日應時即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即能飛行徧至十方歷侍諸佛于諸佛所修諸三昧經一小劫得無生忍現前授記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發無上道心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行者命欲終時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大勢至與諸眷屬持金蓮華化作五百佛來迎此人五百化佛一時授手讚言法子汝今清淨發無上道心我來迎汝見此事時即自見身坐金蓮華坐已華合隨世尊後即得往生七寶池中一日一夜蓮華乃開七日之中乃得見佛雖見佛身于衆相好心不明了于三七日後乃了了見聞衆音聲皆演妙法遊歷十方供養諸佛于諸佛前聞甚深法經三小劫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

棠棣 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水鳥法音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極樂國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柔輭從如意珠王生分爲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寶色黃金爲渠渠下皆以雜色金剛以爲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華一一蓮華圓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華間尋樹上下其聲微妙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復有讚歎諸佛相好者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爲百寶色鳥和鳴哀雅常讚念佛念法念僧是爲八功德水想

鶺鴒 詩小雅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熏 釋氏要覽薰義者顯識論云譬如燒香熏衣香體滅而香氣在衣此香不可言有體滅故不可言無香氣在衣故宗鏡錄熏習義者如世衣服非臭非香隨以物熏則有彼氣真如淨法性非是染無明熏故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無淨業真如熏故說有淨用

自性 楞伽經自性無垢畢竟清淨

爲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 幷序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天爲之降和地爲之嘉植發書占之推理可得何者人心本于元氣元氣被于造物心善者氣應氣應者物美故呈祥于魚鳥或發揮于草木示神明之陰騭與天地之嘉會今中書侍郎相公先生左丞府君沉潛上德遐尙絶軌江海漭沆嬰孩杏壇高門長軌隱几含素蓋鳳凰之高逝薄龍虎之逶迤積有淳德誕敷餘慶而我相公生而英姿河目海口量與太素而無端倪應會神速動若發括事遣理盡澹然虛空亦猶太清雲無處所重元之旨達而有餘奧大白之明漫而不及理文可以經邦訓俗武可以保大定功故天子咨之以布元化昔者高堂既閒（閒字疑誤）扇枕無所歐血長號禮不能制其哭泣之度終身巨痛時無以加其霜露之惕攻苦食淡寢苫枕塊淚少于血骨餘于形風淚起而裂其心鳥悲鳴而感其哭俄而紫芝生棟葉成仙人之蓋色奪齊侯之衣又有木瓜在林味若楚王之萍大如安期之棗枯物無生物之理而布濩滋蔓時果有常分之形而碩大殊亢鄰里駭之郡縣聞之公泣而不敢言州司遽表以獻或曰因心而致人之祥也或曰率土所生國之瑞也有識君子曰至孝所感物爲人之祥大賢佐時人爲國之瑞二物者雖感曩時之純至亦符今日之崇高也公尤不敢當歸美于今上以爲震位先兆孝德動天至乾元二年乃畫圖以進詔報曰芝草者延壽之徵也木瓜者投報之應也蓋至誠所感有開必先朕與卿道契雲龍義同水石位崇台衮寄重股

肱故得嘉瑞薦臻靈物昭格君臣同德區宇克寧覽其進圖可爲嘉應請宣付史館者既依史策亦藏書府讚曰

紫芝三秀則生于粱木瓜一實其大盈筐嘉應薦至其故何祥哀哀孝思漣漣泣血終身致毀每慟將絕雲爲徘徊風爲慘切依仁據德移孝爲忠經目盡理任心便公其道槖籥虛而不窮公位先兆聖人斯覩賜以詔書藏之祕府邦家之光哀榮終古

相國王公按唐書宰相表乾元元年五月乙未太常少卿王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三月乙未璵罷爲刑部尚書宰相世系表璵乃王方慶六世孫祖仲連揚州錄事參軍父紹不仕絕軌孫綽遊天台山賦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元縱漭沆張衡西京賦顧臨太液滄池漭沆薛綜註漭沆猶洸瀁寬大也杏壇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河目海口孔叢子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也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王肅註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澤斗脣吐教陳機授度大白老子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保大定功見十七卷七德註中巨痛晉書謝尚傳抱傷心之巨痛懷惻怛之至戚霜露之惕禮記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寢苫枕塊禮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侯衣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楚王萍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遊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布濩封禪書匪唯偏我汜布濩之師古註布濩言遍布也延壽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論衡芝草延年仙者所食投報國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非報也永以爲好也有開必先禮記耆欲將至有開必先水石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于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遺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台袞北史楊雄傳論位登台袞慶流後嗣漣漣國風泣涕漣漣槖籥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註天地空虛和氣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槖籥動而搖之益出聲邦家之光小雅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終古楚辭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皇甫岳寫真讚

有道者古其神則清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周而不器獨也難名且未婚嫁猶寄簪纓燒丹藥就辟穀將成雲溪之下法本無生雲劉本顧可久本俱作漢誤

裴右丞寫真讚

澹爾清德居然素風氣和容衆心靜如空智以窮理才包至公大盜振駭羣臣困蒙志身徇節歷險能通仁者之勇義無失忠凝情取象惟雅則同粉繪不及清明在躬麟閣之上其誰比崇

困蒙本周易蒙卦清明在躬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正義曰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清靜光明之德在于躬身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一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碑二首

裴僕射濟州遺愛碑

夫爲政以德必世而後仁齊人以刑苟免而無恥則刑禁者難久百年安可勝殘德化者効遲三載如何考績刑以佐德猛以濟寬月期政成成而不朽者惟公能之（月期當是期月之訛）公名耀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也益爲帝虞賓相帝舜非子其胄而邑諸裴（邑顧本作已誤今校正）在漢者爲水衡在魏者守代郡十三代祖徽魏益豫雍兗徐五州刺史蘭陵武公源于大賢派以俊德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矣曾祖正隋散騎常侍長平郡贊理祖沓皇朝洛南南鄭二縣令著族斯茂衣冠未敢爭雄繼世皆賢英彥無出其右故有常侍縣君遞輝迭暎父守真（真顧本作忠誤今考唐書本傳校正）太常博士判駕部夏官員外今上楚王府諮議參軍邠寧二州刺史贈晉兗沂三州刺史文儒之宗伯禮樂之本源藉業雖曰承家復始由乎種德再典大郡二爲仙郎舉十大夫是則是斆且年不及壽而位未稱德朝多其能歿而獨贈公則晉州之第三子也語而能文有識便智爲兒則量過黃髮未仕而心在蒼生伯達試經子琰應詔古之人也我不後之（伯達顧本作伯建子琰顧本作子淡俱誤今校正）八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歷中宗安國相王府典籤（中字疑誤）東觀載筆班固名香西園賦詠劉楨氣逸轉國子主簿檢校詹事府丞學識宜在儒林風度雅膺儲寀（儲顧本作諸誤今校正）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廊廟之才曹無留事仙郎明黜陟之法野無遺賢右司兵部二郎中長安縣令其在含香一臺推妙以之製錦四海是儀公之斷獄也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是以小失天旨（旨字顧本作二日誤今校正）出爲此州刺史公推善于國不稱無罪思利于人志其屈己戮豪右以懲惡一至無刑旌孝弟以勸善洪惟見德然後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行之一年郡乃大理襁負而至何憂乎蕩析之人（析顧本作相誤今校正）路不拾遺何畏乎穿窬之盜既富之矣汲黯奚取于開倉使無訟乎仲由何施其折獄居無何詔封東嶽關東列郡頗當馳道至于犧牲玉帛資糧屝屨其或不供爲有司所劾因而厚斂非天子之意豐省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受事于宰旅者矣季孫請魯視邾滕濤塗恐師出周鄭抑爲是也公盡事君之心且曰從人之欲萬斯箱之粟茲乃如京百執事之人于我乎館四封之境二爲帝庭一郡之賦再粒天下士卒林會馬牛谷量（士顧本作十馬顧本作襄俱誤今校正）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虞燥濕不畏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便其體羈紲之外無所勞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厚爲之禮則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牢餼無私幣冒貨賄者我以爲仇淫芻蕘者吾所能禦至于急宣中旨暴征庶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貢珍果非土所生

舉是一隅其徒千計皆曾不旋踵若取諸懷又不知其備預之所以然也謂餼牢竭矣而家有餘糧謂疲勞甚矣而人有餘力豈非積年之儲用之有度終身之逸使之有時不然班貢藝事輕重以列我視子男之國而倍公侯之征今日之事我爲上也大駕還都分遣中丞蔣欽緒御史劉日政宋珣等巡按皆嘉公之能奏課第一公未受賞朝而歸藩天災流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雖馬稜之化能然（稜顧本作棱誤今校正）洪水滔天固帝堯之時且爾高岸崒以雲斷平郊豁其地裂噴薄雷吼冲融天迴百姓巢居主客有其家室五稼波殄沼毛荒于畎畝公急人之虞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俟駕而星邁不入門而雨行議隄防也至則平板榦具糇糧揆形畧趾量功命日而赤岸成谷白濤亘山雖有呂梁之人盡下淇園之竹無能爲也乃有壞防之餘衝波且盡僅在而危同累卵將墜而間不容髮公暴露其上爲人請命風伯屏氣以遷跡陽侯整波而退舍又王尊至誠未足加也然後下窒揵搴長茭土簣雲積金鎚電散公親巡而撫之慰而勉之千夫畢飯始就飲食一人未息不歸蘧廬惰者發憤以躁勤懦者自强以齊壯成之不日金隄峩峩下截重泉上可方軌北河迴其竹箭東郡鬱爲桑田先是朝廷除公宣州刺史公惜九仞之垂成恐衆心之或怠懷絲綸之詔密金玉之音率負薪而益勤親執撲而彌勵既成乃發書示之皆捨畚攀轅廢歌成泣涙而濟袂澤陰魯郊哀哀號呼不崇朝而達四境噫公之視人也如子人之去公也如父宜其升聞于天司我五教公之富人也以節節則不擾而人得肆其業非富歟公之愛吏也以嚴嚴則畏威而吏不陷于罪非愛歟是其大旨也至若沛郡謂爲神明淮陽謝其清淨尊經于學校魯風載儒加信于兒童齊人不詐明閑視聽其察姦也無全曉習文法于決事乎何有六義之製文在于斯五車之事學半于我其爲身計保乎忠貞將爲孫謀貽以清白（貽顧本作賜誤今校正）熊軾之貴子弟夷于平人龍門則高賓客不遺下士非禮不動出言有章語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其是之謂乎維也不才嘗備官屬公之行事豈不然乎維實知之維能言之况夫婦男女思我遺愛者吟詠成風耆艾人吏願頌清德者道路如市則王褒所講奚斯之頌美政盛德綴詞之士固未嘗闕如也維敢拒之哉

頌曰

童子何知兮公邁成人大不必佳兮公德日新天生德于公兮遺此下民天子命我兮守茲東郡人調公以讁去兮不能致訓公曾不私己兮政聲益振惟歲十月兮帝封岱宗千乘萬騎兮行幸山東小郡之賦兮再粒萬邦豐不盈儉不陋兮公之舉也得中河爲不道兮離常流以痛毒不用一牲兮不沉一玉身當中流兮馮夷感而避賢敕陽侯兮使却走夫洪漣板築既具兮薪又屬庶人欣以就役兮高岸崛起于深

谷人降邱宅土兮桑田變以載綠行無五馬兮食不
載味惠恤鰥寡兮威讋黠吏公之德兮曾無與二人
之遺愛兮淚淫淫歲久不衰兮至今性與天道吾不
得聞兮誌其小者近者兮已是過人之德音

裴僕射劉昫唐書裴耀卿贈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
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之弊公私甚以為便在職二年寬猛得
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為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為知頓之最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
入為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為副其冬遷京兆尹明年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明年遷侍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
侯天寶元年改為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宋祁唐書裴耀卿為濟州刺史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
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三載考績尚書三載考績孔安國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猛
以濟寬左傳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聞喜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絳州有聞喜縣裴
氏世系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裴氏出自風姓顓頊裔孫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臯陶臯陶生伯益賜姓嬴氏生大廉大廉五世孫曰仲衍仲衍四世孫曰軒軒生潏潏
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周孝王使養馬汧渭之間以馬蕃息封之于秦為附庸使續嬴氏號曰秦嬴非子之支孫封䣊鄉因以為氏今聞
喜䣊城是也六世孫陵當僖王之時封為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為裴裴衣長貌一云晉平公封顓頊之孫鍼于周川之裴中號裴君疑不可辯陵裔孫蓋漢水衡都尉侍中九世孫燉煌太守遵自雲中
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曾孫曄并州刺史度遼將軍子茂字巨光靈帝時歷郡守尚書率諸將討李傕有功封陽吉平侯生三子潛徽輯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蘭陵武公四
子黎康楷綽黎字伯宗名演游擊將軍祕書監二子粹苞苞三子軫不彬彬生嗣嗣西涼武都太守三子邕天明策邕度江居襄陽生順宗順宗三子叔寶叔業令寶叔業齊南兗州刺史初歸北號南
來吳裴事後魏豫州刺史蘭陵郡公諡忠武子脩之字文聽北齊隋王左常侍脩之子譚輔國將軍襲蘭陵敬公譚子景富平令景子正隋散騎常侍正子眘字歸原南鄭鄭令眘子守真字方忠邠寧
二州刺史方忠第三子耀卿字渙之相元宗帝虞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守代郡
三國志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句出左傳詳見十八卷十六族註長平郡隋書地理志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為澤州贊理杜氏通典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
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唐人以高宗諱治通以治為理故曰贊理洛南唐書地理志關內道商州有洛南縣南
鄭唐書地理志山南道興元府有南鄭縣太常博士唐六典太常寺有博士四人從七品上駕部唐六典兵部有駕部員外郎一人從六品
上夏官員外唐六典兵部有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唐書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楚王劉昫唐書元宗本紀垂拱三年閏七月丁卯封楚王
長壽二年臘月丁卯改封臨淄郡王諮議參軍唐書百官志王府官有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下掌訏謀議事邠寧晉兗

沂按唐書地理志邠州新平郡寧州彭源郡俱屬關內道晉州平陽郡屬河東道兗州魯郡沂州瑯琊郡俱屬河南道承家周易師卦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復始
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種德尚書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孔安國傳種布也孔穎達正義種物必布于地故言種也是則是傚小雅君子是則是傚
毛萇傳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伯達魏書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十二試經為童子郎子琰後漢書黃琬字子琰早而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
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祕書省
校書郎唐書百官志祕書省有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下安國相王劉昫唐書睿宗本紀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昆弟功進號安國相王遷太
尉加實封典籤唐書百官志王府官有典籤二人從八品下掌宣傳書教班固隋書經籍志光武中興篤好文雅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
掌焉劉楨三國志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王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文帝書與
元城令吳質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國子主簿唐書百官志國子監有主簿一人從七品下詹事府丞唐書百官志詹事府
有丞二人正六品上儲宷韋承慶重上東宮啓昔參朱邸忝膠東之蕃史晚侍青宮叨望苑之儲宷河南府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士曹參軍唐書百官志外官有士曹司士參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考功員外郎唐六典吏部有考功員外郎一人從六品
上曹無留事南史梁始興忠武王憺為荊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黜陟
尚書黜陟幽明孔安國傳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野無遺賢尚書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右司郎中唐六典尚書都省有右司郎中
一人從五品上兵部郎中唐六典兵部有郎中二人從五品上長安縣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長安縣一臺推
妙晉書尚書令衛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天旨晉書拜授之榮初非天旨務材訓農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孔穎達正義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勸農業也通商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也惠工加恩惠于百工賞其利器
用也敬教敬民五教也勸學勸民學問也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任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繈負三國志涼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繈負而至者千餘家裴松之註博物
記曰繈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于背上負之而行路不拾遺史記子產為相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後漢書宋登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汲黯史記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
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封東嶽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馳道禮記馳道不除孔穎達正義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
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也犧牲玉帛左傳犧牲玉帛待于二境資糧屝屨左傳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
可也杜預註屝草屨也孔穎達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則曰致馬資于有司鄭元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為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屝屨俱是在足之物晉
惡異名耳揚雄方言云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麤者謂之屨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菲用草為之也註云草屨者履屨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宰旅左傳晉韓
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鄭康成註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魯視邾滕左傳季武
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杜預註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師出周鄭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

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如京小雅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毛萇傳京高邱也百執事
商書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孔穎達正義云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粒虞書蒸民乃粒孔安國傳米食曰粒林會詩大雅殷商之旅其
會如林孔穎達正義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谷量漢書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註言其數饒不可算計故以山谷多少言之無虞
燥濕左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羽毛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張銑註言此辯士所好者譽之使生羽毛所惡者毀之令生瘡痏
貝錦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毛萇傳貝錦錦文也鄭康成箋與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于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冒貨賄
左傳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杜預註冒亦食也淫芻蕘左傳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孔穎達正義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燃火之草也中旨
南史豫聞中旨罔不宣露暴征左傳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旋踵史記議不反顧計不旋踵若取諸懷左傳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者也餼牽竭矣左傳吾子淹久于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註牲腥曰餼牲生曰牽班貢藝事左傳子產爭承曰昔
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杜預註列位也藝法制也蔣欽緒唐書蔣欽緒傳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天災流行左傳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馬稜東觀漢記馬稜為廣陵太守郡連歲有蝗蟲穀價貴稜奏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洪水滔天書益稷謨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冲融木華海賦沖瀜沆瀁李善註沖瀜沆瀁深廣之貌五稼杜預左傳註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孔穎達正義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月
令五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故云五稼之苗晉書傅咸傳五稼頗收僅足相接星邁魏明帝善哉行兼塗星邁亮茲行阻平板榦具
糇糧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糇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杜預註榦楨也略行也趾城足也
糇乾食也孔穎達正義曰釋詁云楨榦楨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墻兩邊鄣土者也彼楨為榦故謂榦為楨謂墻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鄣土者卽彼文榦也平板榦者等
其高下使城齊也呂梁之人莊子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
淇園之竹漢書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
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累卵漢書危于累卵難于上天間不容髮漢書其出不出間不容髮為人請
命裴松之三國志註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風伯龍魚河圖天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為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為風伯之神風俗通飛廉風
伯也元冥雨師也搜神記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陽侯應劭漢書註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能為大波王尊漢書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
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
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下密揵如淳漢書註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

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搴長茭漢書溝洫志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臣瓚曰竹葦絙謂之茭也所以引置土石也師古曰搴拔也絙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
也茭字宜從竹搴音騫茭音交土簣玉篇簣土籠也蘧廬郭象莊子註蘧廬猶傳舍也成之不日大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重泉淮南子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方軌漢書車不得方軌師古註方軌謂併行也竹箭慎子西河下龍門其流駛于竹箭
九仞周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孔安國傳八尺曰仞執扑左傳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杜預註扑杖也攀轅北史宋世良拜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
者人何以濟不攀轅洟泣崇朝國風崇朝其雨毛萇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升聞尚書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五教尚書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穎達正義曰一家之內父母兄弟子尊卑有五品父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恭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使契為司徒布五教
于四方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淮陽史記汲黯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
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後為淮陽太守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加信兒童後漢書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
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
乃入齊人漢書齊人多詐而無情明閑北史薛琡久在省闥明閑簿領曉習文法漢書尹翁歸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六義子夏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忠貞左傳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孫謀詩大雅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清白後漢書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出言有
章詩小雅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王襃漢書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王襃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
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奚斯班固兩都賦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李善註詩魯頌
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綴詞潘岳馬汧督誄綴詞之士未之或遺也童子何知
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大不必佳
世說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
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岱宗
初學記太山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于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嶽之長千乘萬騎蔡邕獨斷天子大駕則公卿奉
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痡孔安國尚書傳痡病也沉玉見淇園竹註中馮夷山海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
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註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事或作冰也博物志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李善文選註書
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為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註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
仙俾使也史記正義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洪漣木華海賦噏波則洪漣踧吹澇則百川倒流降邱宅土禹貢桑土

既靈是降邱宅土（孔安國傳地高曰邱大水去民下邱居平土就桑蠶）威暨（梁書武帝紀功業克建威暨四海）淚淫淫（楚辭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
（其若霰王逸註淫淫流貌也）德音（詩豳風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揖列辟（揖唐文粹作接）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敭仄陋兼乎十等（故顧本作明今改從唐文粹本）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于不給刀筆拘于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于任數巧算不能知堅壁于晝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薙草無慍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務總以奇而得正（唐文粹作百司之吏總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改行（改唐文粹作族）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戚而君子泰（戚唐文粹作感）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鈴顧本作領今改從唐文粹本）于是人入闔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頳太甚野無遺秉（秉唐文粹作穅）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之降威（之唐文粹作其）人罔畏罪台恐寇盜迺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方夏（方夏唐文粹作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饗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坫不塡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烟不動道殣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鮫衡麓之守廢（鮫唐文粹作漁誤）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飧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于力役他山匱于度材公命刮朽壤塡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竟耒（竟唐文粹作學）女始安織于是台背黃髮之老（唐文粹作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惸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顧元緯本作鄉黨以睦惸子失其獨道路有禮祀汰無與爭今改從唐文粹本）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犬（犬唐文粹作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幸蒙惠化（幸唐文粹作竊）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君（君唐文粹作尹）張公之力也夫公于國為外戚于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客淡兮其無味（客舊本皆作容今校正）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

類之孝悌有過于共被慈有踰于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旁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討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升聞于天（唐文粹于之字下多一德字）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所以稱職于累官著聲于所在其丞祕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盡一本作書非）官書備焉其牧郢也（郢字下唐文粹多一人字）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謟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重焉（重唐文粹作至）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僊僊舊作仙仙非）而靈應未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寘薪釀酒而祝曰有功于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以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答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焮天爍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與拜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阽危曰功德者上賞于上下頌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學于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源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
貞蠱以幹含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
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艮（艮唐文粹作章）佩我
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手以將寬而愛人立滅
暴彊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教
我訓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徇生
不苟王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
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
彌昭

京兆尹（唐六典京兆尹從三品）九有（商頌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傳九有九州也）萬類（張華詩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李周翰註萬類萬物也）四表（虞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孔安國傳格至也）海隅日出（周書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越小大邦（周書越小大邦用喪）師長（商書邦伯師長孔安國傳云衆長公卿也孔穎達正義云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與蠻貊字不相貫右丞蓋借作君長字用矣）以承天休（商書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孔安國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三揖（周禮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康成註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列辟（司馬相如封禪文歷選列辟以迄于秦李善註辟君也班固典引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李周翰註列辟百官也）輿頌（晉語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韋昭註輿衆也不歌曰誦）敭側陋（虞書明明揚側陋孔安國傳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穎達正義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于辟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人乃舉之也往時文人有皆明揚側陋四字爲割截書語用者是從沈蔡註而未遠稽夫二孔之釋耳）十等（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孔穎達正義云公者五等諸侯之總名公言公正無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于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把宿負（漢書張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師古曰把執持也）淺爲丈夫（左傳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鉤距（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尤善爲鉤距以得

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晉灼註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 任數 韓非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淮南子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畫一 漢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畫一言整齊也 宿豪 漢書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 薙 說文薙除草也他計切 歷塊 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先聲 史記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族行 左傳公之奇以其族行 掾 六書故掾乃屬官通稱 上謁 漢書雋不疑傳威服至門上謁師古註上謁若今之通名也 含章 周易含章可貞孔穎達正義內含章美之道 櫟陽 元和郡縣志京兆府有櫟陽縣 借客報仇 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註借助也 鈴下 晉書輿服志鈴下二人執馬鞭 閣室 南史何子平幼持操檢敦屬名行雖處閣室如接大賓 不登 劉昫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幸東都 遺秉 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毛萇傳云秉把也 委骨 鮑照蕪城賦埋魂幽石委骨窮塵李善註委猶積也 不粒 北史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粒 東諸侯 左傳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杜預註主齊魯之屬 降威 周書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台恐 爾雅台我也商書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勿類 蕩析離居 商書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孔穎達正義播蕩分析離其居宅 宥過 尚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雙鷄 左傳公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杜預註卿大夫之膳食 圉人 鄭康成周禮註圉人掌養馬者 省秣 毛萇詩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 陶不獻服 杜預左傳註復陶主衣服之官 塓館 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預註圬人塗者塓塗也孔穎達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墻屋之人爲圬人 振廩同食 左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杜預註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道殣 左傳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杜預註餓死爲殣國語四境盈壘道殣相望韋昭註道冢曰殣 舟鮫衡麓蒲荷薪蒸 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預註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孔穎達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元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 魚殰 公羊傳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殰 斬陰伐陽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康成註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元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 涇防 元和郡縣志涇水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初鄭國分涇水置鄭渠後倪寬又穿六輔渠今此縣與三原界六道小渠猶有存者謹按秦始皇元年韓聞秦好興事欲疲之乃使水工鄭國間說令鑿涇水自仲山西瓠口爲渠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既成溉澤鹵之地四萬頃畝皆一鍾關中無凶年命爲鄭國渠後至漢武帝元鼎六年一百三十六歲倪寬爲左內史又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渠旁高卬之田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又奏穿涇水注渭中溉田四千餘頃人得其饒而歌之 他山 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編管 左傳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杜預註編管苫也 乃終有慶 借用周易坤卦句 匠石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 台背黃髮 魯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鄭康成箋黃髮台背皆壽徵也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 鍾秉 杜預左傳註六斛四斗曰鍾何晏論語集解十六斛曰秉 酒先養老 家語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 吠犬 後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

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惠化 三國志盧毓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內舉不避親 韓非子聖王明君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 奉車駙馬 唐書百官志奉車都尉掌馭副車有其名而無其人大陳設則他官攝駙馬都尉無定員與奉車都尉皆從五品下 朱輪 漢書楊惲傳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綺襦紈袴 漢書敘傳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紈之袴也師古曰紈素也今素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 通籍 漢書霍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註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兩驂如舞 詩鄭風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穎達正義其兩驂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于樂節也 文軒 後漢書崔駰傳文軒丹轂顯于新世 素女 史記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此借用其字作美女稱 儼兮其若客 道德經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河上公註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淡兮其無味 道德經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四教 禮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六籍 班固東都賦六籍所不能談李善註六籍六經也 令德 左傳忠爲令德 錫類 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康成箋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汝之族類謂廣之以教導天下也 含食 世說新語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于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敬問 晉書成帝幼沖見王導每拜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爲定制 天王 蔡邕獨斷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接武 禮記堂上接武武跡也借用武字 衆臣重其經術 漢書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衞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繇是名聲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雜以儒雅 漢書張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 秘書丞 唐書百官志秘書省丞一人從五品上 緘縢 莊子攝緘縢固扃鐍 郢 唐書地理志山南東道有郢州富水郡 若德 若順也周書宏于天若德 保居 尚書保居生民保厥居 汾 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有汾州西河郡 介推祠 太平寰宇記汾州介休縣有介山一名橫嶺地名綿上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遂與母皆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杜註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此山卽綿上田之故地漢以爲縣郡國志云介山上有子推冢并祠存 屢舞僊僊 詩小雅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孔穎達正義僊僊舞貌也 束緼取火 漢書蒯通傳卽束緼取火于亡肉家師古註緼亂麻音于粉反 覆餗 周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孔穎達正義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 純犧 高唐賦進純犧禱琁室孔安國尚書傳色純曰犧 大璧 左傳畀余而大璧 亭午 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孫綽遊天台山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劉良註亭至也 鷺羽 詩陳風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毛萇傳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康成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騂毛 左傳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杜預註騂旄赤牛也孔穎達正義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諸言騂皆是赤牛則知此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旄旗者旄旗行而從風偃也靈衣楚辭九歌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來卽我謀詩衛風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鄭康成箋卽就也編戶漢書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師古註編戶言列次民籍也五代相韓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七葉侍漢左太冲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李善註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于外戚邦翰詩大雅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毛萇傳翰幹也邦翰者互文借用爲邦家楨幹之臣也大道無形淮南子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貞蠱以幹周易蠱卦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在割能斷晉書袁宏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于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兩梁杜氏通典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長安城中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天子休命尚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明明天子漢書韋元成傳明明天子俊德烈烈覲東后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孔安國傳遂見東方之國君三秦三輔黃圖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視人不佻詩小雅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傳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鄭康成箋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于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問之詩鄭風雜佩以問之毛萇傳云問遺也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一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碑一首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
（一本北字下多一道字）

五方殊俗魏風婉而其人舒九土異宜冀田壤而其
賦錯前政有寬猛之異時令有班藝之差夫非酌舊
典于可行啓新圖于必當多方而不失正一貫而或
從權曲成吏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
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太守某載月日詔以公爲
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某字郡縣人也
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
詔使按部或閉閤思政或下車作威或劾吏爲明或
移書示禁公異于是可略而言公素號鮮明積有治
行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劃分疑獄自誣之枉容光立
照故陋其思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丞成就諸生光
教小吏（吏顧本作史今考漢書校正）導德齊禮有恥且格故鄙其作威也
謝亭長之問勞野次之賢吏悉謂爲神明人不隱其
毫髮故無事劾吏也列郡共職清節銷其過求諸曹
報簿直筆破其汚詆故不待移書也山東古之七雄
河北有其四國地方數千里人蓋億萬計獻子三歎
之饋滋無舊德平原十日之飲顧有遺風朱亥袖鎚
豪雄扼腕曹王拂局輕薄爲心奢泰擬都護之堂遲
緩學邯鄲之步公抑末技而敦本斥浮食以歸業督

課八政擇良吏以遺行講求六籍置學官于便坐于
是横經左塾力穡先疇盡業農桑大興庠序家知禮
義吏式良子之廬戸有京坻增修史起之貌叢臺歌
舞成市鄴郡帝王舊都袨服靚妝挾筑跕屣淇上留
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紝之庸開其婚嫁之節冶容
絶四方之袖織室致五匹之工刑于上官訓及處子
鄭聲衛樂共棄師襄趙帶燕裾思齊漆室漁陽騎客
奏報本朝緹海樓船連漕絶域郊迎館給不敢淫其
芻蕘水路陸衢盡若安于枕席某載月日詔賜紫袍
玉帶金魚袋衣若干副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轡天
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緹油屏車璽書增秩未是過
也勝殘之化既成觀俗之風允穆優游無事學宫思
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有詔許
焉預約守宰幸無偵候至郡則投刺上謁至邑則舍
車而徒展禮先塋椎心泣血迴趨長老稽顙緒言宗
人族姻姑黨姪行覿以重幣筐篚徧于里閭享有加
牢牛酒溢于衢陌朱軒駟馬耀于衡門紫綬雙龜出
入編戸蘇公佩印始歸鄉里盡歡疏傳散金不與子
孫爲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資一里置社備養生送死
之具一鄉置校閑閱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且飛大
漢檄書買臣懷綬不德長安廐吏故使巴蜀太守負
弩前驅會稽守丞引章下拜此蓋恨不禮于他日思
釋憾于故鄉是輕桑梓之人適騁斗筲之志豈若公
自心而至率禮無違來悅去思推才降體平陽傳舍

不許望塵山陰吏卒詎聞治道富貴還鄉榮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凡百君子無一至焉公當九伯之官兼八使之任深總之體不求于無虞□□于草竊政成德舉風動神行頃有勳臣旁典屬郡曩者風雲際會攀附騰驤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謂國不忘尙嘉洒勳宋父宣驕條侯倨貴當關常從横恣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劾之則重傷國恩置之則大廢邦典于是喻以禍福告之話言昔有不愛趙城將蹈滄海既尊漢室願遂赤松功成不居道家所韙至于析珪分組跨壤連州懷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或冤家上變司敗受辭朝享膏粱寧知獄吏暮成葅醢遍賜諸侯難恃白馬之盟徒思黄犬之樂彤墻峻宇萬乘□□□紫衣狐裘一朝而數三罪雖嫌絳灌等列不踰梁楚爲墟于是翕肩振驚折節度教杜門謝絶賓客終身不紊紀綱以寛服人實在有德厥有挾左道飛訛言南國青珠之符東海赤刀之術分風送客劃水飲人僞辯而納之于邪善誘而濟之以惡戸外多保汝之屨恐爲亂階(階舊作揩非)門前無長者之車知其惑衆公奏誅首惡悉宥面從丕蔽要囚惟良折獄(良顧本作長誤)議事以制不徵于書副至仁之納隍用輕典于平國刑期不濫人乃大安奏課計功天下小察責吏以實則舉其不矜欲人自新則貰其宿負官以德舉政以禮成至于賞善勸能正源端本齊風變魯蓋以悉禮名儒晉盜奔秦豈侯多誅惡少納貢獻賦則惟恐居後疇庸命賞則義不敢先布以聖恩奉宣明主之詔問其理狀對用議曹之言邦家之光其斯謂矣年若干秀才擢第應制舉第若干等授某官歷某官若夫明眸白晳玉潤珠耀美秀備于儀形風流發于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圓也速若發括量包羣有思入無間壞壁古文曲臺遺禮淮王九師之易漢氏三家之詩傳癖書淫鷹揚學府比文園入室之武同丞相登科之策奏甚平讞詩窮綺靡硯燔紙貴虎視詞林嘗奉和聖製雨中春望詩云雨後山川光正發雲端花柳意無窮又奉和行幸詩云接仗風雲動迎軍鳥獸舞時人以爲鮑參軍謝吏部爲更生云(云顧本作曰誤今校正)某年月日詔除公河東太守兼採訪使官吏百姓等或守闕乞留或遮道更借淚增時雨思結仁風親愛之深諱名而號爲父歌詠不足取姓以命其兒公既去官多歷年所人思愈甚共立生祠異邑居而瓦合無契約而響至恐不預于聚財懼不任乎輸力棠樹勿翦何如審像圖形桐鄉置祠豈比耳聞身及以此觀德何德之深仍建豐碑立于祠宇匍匐千里前後百輩求綴詞之客爲頌德之文維也竊比老農不知舊史衆心所至難抑與于輿人予病未能不獲已于求我乃爲頌曰

禹別九州漢分八使實惟方伯且曰連帥建節乘軺觀風察吏山東河北全趙大魏授方任能惟名與器蓋非其才孰享斯位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

通商惠工法去太甚政貴得中守丞老病小吏童蒙督郵不逐博士成功遂安賢者大啓儒宮四國之餘一都之會平原舊俗信陵遺態博塞以遊椎埋爲害叢臺淇水燕裾趙帶淳化旁屬貞風傲載劈纊卷綃橫經秉耒秉舊作乘非清節峻邈碩量宏深投書置水酹酒捐金樹德滋蔓持刑不淫訛言免坐倨貴懷音繡衣罷斧墨綬停琴既此時雨當聞作霖申哀松柏展敬桑梓伏謁公門徒行故里椎心馬鬣啓額鯢齒身紆紫綬禮及童稺帝賜黃金盡于筐篚社養宗人學招邑子能事具舉令問允穆璽書改印緹油轉轂壁挂胡牀舍留官犢人吏老幼涕泗號哭頌德豐碑圖形華屋閱實數美移晷更僕

苗公 劉昫唐書苗晉卿上黨壺關人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參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天寶二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登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上怒晉卿貶爲安康郡太守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軾路馬況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使入爲尚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尚書拜左相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

魏風婉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九土 國語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

冀田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等之賦

曲成 易曲成萬物而不遺

安康郡 按唐書地理志金州本西城郡天寶元年改安康郡至德二年改漢陰郡隸山南東道

邦伯 商書邦伯師長孔安國傳國伯二伯及州牧也

宿訟 東觀漢記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典直各退自相責讓

老丞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小吏 漢書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謝亭長之問 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漢廣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

勞野次之賢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河北有其四國 成按唐開元天寶間河北道所隸州府凡二十五安東乃高麗之地戰國時未入版圖其懷衛相魏澶五州是古魏國之地洺邢趙恒定莫瀛深冀貝十州是古趙國之地易幽嬀營平五州是古燕國之地博德滄棣四州是古齊國之地則河北兼有四國之地矣

獻子三嘆 國語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十日飲 史記秦昭王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曹王拂局 世說彈棊始自魏宮內用裝奩戲文帝于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于帝

都護堂 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牕劉淵林註都護者將軍曹淵也呂向註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爲綺牕

邯鄲步 漢書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浮食 三國志止浮食之費幷從容之官

八政 禮記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鄭康成註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便坐 漢書文翁爲蜀郡守嘗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視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師古註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左塾 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鄭康成註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穎達正義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故曰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弟子以道藝孝弟仁義也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小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力穡 商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孔安國傳穡耕稼也

先疇 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

段子廬 高士傳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

京坻 詩小雅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傳京高丘也鄭康成箋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史起 漢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鄴郡 成按商河亶甲居相即鄴郡之地魏曹操受封于此建都焉洎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東魏靜帝北齊武帝並都之

袨服靚妝 鄒陽書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李善註袨服大盛元黃服也左思蜀都賦都人士女袨服靚妝劉淵林註蘇林曰袨服謂盛服也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顏延年曲水詩序靚妝藻野袨服縟州張銑註靚妝美人脂粉之色袨服美麗之衣也

跕屣 史記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人後宮徧諸侯徐廣曰跕音

帖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為跕也顏師古漢書註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 **河間數錢** 後漢書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 **組紝** 禮記內則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孔穎達正義云組紃俱為條也紝為繒帛故杜註左傳紝謂繒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 **冶容** 周易冶容誨淫 **五匹** 古樂府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處子** 束晳補亡詩堂堂處子無營無欲李善註處子處士也 **師襄** 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 **趙帶燕裾** 沈約八詠詩開燕裾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裾合且離 **漆室** 列女傳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 **鯷海** 漢書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孟康註鯷音題謝脁詩化協鯷海君恩變龍庭長沈約詩浮天出鯷海東馬渡交河 **金魚袋** 唐書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方伯十聯** 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鄭康成註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澄清** 後漢書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范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七命** 詩唐風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毛萇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緹油屏車** 漢書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 **璽書增秩** 漢書循吏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嬰兒國** 春秋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元和郡縣志潞州上黨禹貢冀州之域殷時為黎國春秋時屬晉又兼有潞子之國潞子嬰兒為晉所滅 **偵候** 後漢書任延傳止罷偵候守卒章懷太子註偵伺也音丑政反 **投刺** 梁書諸葛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 **舍車而徒** 用周易賁卦詞 **椎心** 李陵報蘇武書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緒言** 莊子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牢** 鄭康成周禮註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 **筐篚** 南史江革曰我通不受餉不應獨當故人筐篚 **雙龜**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漢舊儀曰銀印皆龜鈕其文刻曰某官之章苗為太守又為採訪處置使兼官二印故曰雙龜雙龜字出潘岳馬汧督誄中 **蘇公** 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疏傳** 漢書疏廣為太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為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閱禮敦詩** 左傳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孔穎達正義云說謂愛樂之敦謂厚重之 **相如** 漢書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云云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于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買臣** 漢書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率禮無違** 後漢書朱浮傳清明履約率禮無違張衡南都賦獻酬既交率禮無違 **平陽傳舍** 漢書霍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馳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 **山陰吏卒** 漢書朱買臣吳人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此用其事易會稽為山陰者蓋以叶韻之輕重耳 **揚名顯親** 孝經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九伯** 左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杜預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八使** 後漢書周舉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風動神行** 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呂延濟註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貪天之功** 左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宋父宣驕** 左傳稠父喪勞宋父以驕詩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萇傳宣示也 **條侯倨貴** 史記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潘岳西征賦重條侯之倨貴 **當關** 漢置當關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當關呼之不置張銑註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 **邦典** 周禮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鄭康成註邦典六典也 **告之話言** 大雅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毛萇傳話言古之美言也 **滄海** 按史記魯連見新垣衍言不肯帝秦之事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此混二事作一事

用　赤松 史記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功成不居 老子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析珪 揚雄解嘲析人之珪儋人之爵張銑註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
四術 三國志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讒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讒論則傷人爭名勢則
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上變 史記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
條侯　司敗 韋昭國語解楚謂司寇爲司敗　獄吏 漢書人上書有告周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文帝使使持節赦
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葅醢 史記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偏賜諸侯　白馬之盟 漢書功臣表于是申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爲盟也　黃犬之樂 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
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彫墻峻宇 尙書甘酒嗜音峻宇彫墻孔安國傳峻高大彫飾畫
紫衣狐裘 左傳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絳灌等列 史記韓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翕肩 揚雄解嘲翕肩蹈背扶服入槖師古註翕斂也呂向
註翕肩畏懼貌　折節 史記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　左道 禮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康成註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穎達正義盧云左道謂邪
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漢書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註左道邪僻之道非正道也　訛言 小雅民之訛言寧莫
之懲　青珠符 南史宋太子劭傳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曰所奉天神當賜
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于是主及劭並信惑之　赤刀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
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劃水飲人 北史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
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李義徽白清河王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保汝 莊子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百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
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于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
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郭象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首惡 漢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面
從 虞書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丕蔽要囚 周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孔安國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
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惟良折獄 周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孔安國傳非口材可以折獄惟平良可以斷獄　議事
以制 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　納隍
梁書武帝紀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　輕典 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孔安國傳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于教平國承平守成之

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　刑期不濫 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小察 晉書謝安傳不存小察宏以大
綱　政以禮成 左傳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晉盜奔秦 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爲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
謂也　疇庸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帝疇爾庸　議曹之言 漢書龔遂爲勃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無節度不
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
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留如守司速
若發括 莊子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司字疑是勝字之訛　無間 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李善註無間言
至微　曲臺 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劉向七略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
臺記　九師易 七略易傳淮南九師道訓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易經有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三家詩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註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安作韓詩　傳癖 晉書杜預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傳癖　書淫 晉書黃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梁書劉峻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學府
晉書儒林傳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　文園 史記司馬相如拜爲孝文園令索隱云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
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丞相登科 漢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公孫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
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　平讞 漢書景帝紀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註讞平議也音
魚列反　綺靡 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李善註綺靡精妙之言　硯燔 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紙
貴 晉書左思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書之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視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
註魏都劉逵註吳蜀陳留衞權又爲思賦作略解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虎視 曹植與吳季重書足
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　詞林 梁昭明太子與晉安王書殺核墳史魚獵詞林　鮑參軍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
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　謝吏部 南齊書謝朓遷尚書吏部郎善草隸長五
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守闕乞留 後漢書种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
一復留一年　遮道更借 後漢書潁川盜賊羣起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
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
受納餘降　號爲父 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後漢書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晉書杜預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荊
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取姓命兒 後漢書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困

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閒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瓦合　漢書酈食其傳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師古註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又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註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麕至　左傳求諸侯而麇至杜預註麇羣也顏延之詩懷仁憬集抱智麏至麏麇字同

輸力　左傳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

棠樹　風俗通義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桐鄉　漢書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輿人　左傳聽輿人之謀杜預註輿衆也

禹別九州　孔安國尚書傳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方伯　漢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建節乘軺　邱遲與陳伯之書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劉良註軺使車也節旌節也晉書輿服志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

一都之會　史記貨殖傳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三國志呂乂傳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此用其句

博塞以遊　莊子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椎埋　漢書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奸甚衆師古註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

酹酒捐金　後漢書張奐傳東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樹德滋蔓　左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祭仲曰無使滋蔓

懷音　魯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鄭康成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于恩則化也孔穎達正義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

繡衣罷斧　漢書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

停琴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後人因之以彈琴爲令故事停琴蓋郎罷去之意

時雨　趙岐三輔決錄茂材郭伋爲穎川化如時雨

作霖　商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馬鬣　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孔穎達正義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

啓顙　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露布南蕭解慍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叩轅門而啓顙

鯢齒　郭璞爾雅註鯢齒齒墮更生細者

邑子　史記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令問　家語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

壁挂胡牀　裴松之三國志註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壁

舍留官犢　裴松之三國志註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黃㸷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晉書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華屋　戰國策乃說趙王于華屋之下鮑彪註華高麗也

移晷　昭明太子文選序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呂向註晷日影日側不知其倦

更僕　禮記儒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孔穎達正義留久也更代也僕太僕也君燕朝則太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二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碑二首

故右豹韜衞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右一本作左）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于周爲上卿（周疑是殷字或商字之訛）世有功列于諸侯氏則任鬱爲著族後有官于京兆者子孫因家焉今爲萬年縣人也遠祖某漢河東太守曾祖某周清河太守先復舊職（先疑是克字之訛）異世而同符祖某隋梁州南鄭縣令父某皇石州離石縣令不墜象賢一門而二凫舃皆爲政以德遺愛在人能高其門必有興者雖不當代果生達人君離石府君之第某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葉之善忠孝自得稟乎天姿詩禮輔成潤以庭訓文含四始雕蟲之技附庸武有七德啼猿之術居外明經者皓首弱歲成儒達法者腐脣端居曉吏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居無何丁母憂廬以長號淚少于血杖而後起骨餘于形彈琴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篋便慟有終身之哀服闋授左金吾衞兵曹參軍轉左衞錄事參軍又遷右豹韜衞長史王樂爲用率武夫以扞城人愛其才稱君子之爲衞方將冠章甫之冠衣縫掖之衣奏議雲臺論政赤墀一見天子必爲之前席三說大臣必爲之解印若端委以相六合盡宅心于帝庭授鉞以董八蠻可傳首于魏闕然後挂冠東郡拂衣五湖（郡當是都字之訛）高蹈煙虹笑謝珪組天命不祐沮我良策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寢疾卒于永興里第某年月日葬于京兆神禾原禮也（禾舊本作和非）嗣子曰某善繼先志克成厥家多藝多才安英實選匪□實寶十城之價不以力聞萬夫之敵命同御座漢帝以恩待故人超將中軍先軫以才登元帥以某年月日從駕謁五陵天子若曰自古明王（王舊本作三非）因心以孝待人由己以施物故休戚共憂樂同也其贈羽林將軍任某父使持節丹州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命以始寵其身以及其親明主所以盡心忠臣所以盡力故羊舌職悅是賞也陳力異代官成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德雖遺慶于後昆嗣子揚名乃大顯于先父養則致樂沒而有稱昔也爲士享惟將軍之食今則典邦葬亦諸侯之禮皇帝命之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曾舉世未有豈與夫手樹行櫝躬廬長松負土成墳傭身以葬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少有大略長而能賢安于仁樂于善厚生以儉守智以愚視事所及筆硯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嗜學也八體之能右軍曾未知翰五弦之妙中散何擅于琴以禮庇身以清守官惟邦之彥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始以某爲光祿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贈河東郡太君子之忠由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司文者執簡以往刊石旌德其詞曰

薛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隕其名是生碩德兮爲世

作程忠不祐孝不福兮早謝休名身爲士兮子爲卿大將羽林兮統天兵大顧本作文誤今校正天子寵兮爲崇榮贈我武符兮賜我專城青松寂寂兮晝無人聲狗不吠兮雞不鳴蒼茫千古兮孰云旌賴孝子兮揚音英

豹韜衛唐六典左右威衛光宅元年改爲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爲左右威衛有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丹州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丹州咸寧郡奚仲之後唐書宰相世系表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受封于任因以爲姓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爲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己皆徙國于邳祖己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摯亦謂之摯國漢有御史大夫廣阿侯任敖世居于沛其後徙居渭南萬年縣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萬年縣離石縣按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石州有離石縣象賢禮記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康成註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遺愛在人晉書樂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南史蕭引傳吾宗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高門漢書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一賢員半千傳五百歲一賢者生四始子夏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孔穎達正義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雕蟲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啼猿淮南子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弱歲江總讓尚書令表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杖而後起禮記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彈琴不成禮記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勿敢過也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唐六典左金吾衛有兵曹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左衛錄事參軍唐六典左衛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扞城周南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萇傳干扞也晉書桓溫傳贊受寄扞城用恢威略君子爲衛晉書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章甫之冠縫掖之衣禮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康成註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前席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解印用史記范雎事蔡澤說端委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杜預註弁冕冠也端委禮衣也宅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萬邦宅心駿民效足李周翰註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于心劉琨勸進表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皆作歸心解雖同用周書宅心知訓語而訓異也授鉞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八鑾孔穎達禮記正義南方曰鑾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挂冠後漢書時王莽殺其子字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拂衣五湖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煙虹鮑照詩蚌節流綺藻輝石亂烟虹珪組晉書張軌傳綰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十城之價庾信詩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連不以力聞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萬夫之敵三國志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漢帝晉書王導傳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字疑誤先軫左傳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預註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五陵唐會要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高宗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中宗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睿宗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羽林將軍唐書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將軍各三人從三品命以始左傳故敬其事則命以使服其身則衣之純羊舌職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修文王隱晉書蘇韶死而甦云顏淵卜商爲地下修文郎昊天詩小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負土成墳後漢書祭遵喪母負土起墳晉書山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傭身以葬搜神記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于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守智以愚家語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容膝歸去來辭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八體晉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中散臧榮緒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經籍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嵇康琴賦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惟邦之彥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毛萇傳彥士之美稱惟國之翰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萇傳翰幹也鄭康成箋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母以子貴公羊傳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執簡以往左傳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碩德晉書索襲傳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爲世作程蔡邕陳太丘碑文含光醇德爲士則程劉良註程法也武符唐人以諱謂虎爲武武符即虎符也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狗不吠雞不鳴漢書燕王旦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衍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碑銘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徇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

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俛首入槖僞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温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爲之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豕韋氏主盟于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某官父某某官並勳德茂著史牒詳焉（牒顧本作諜誤今校正）公即文貞公之仲子也初以宰相子弁髦署吏拖拜授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郡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童心長積純氣抱其天素立于人紀先聖微言宿儒未辨貫穿精義總括旁說文言蔚于興表筆態妊于力外子虛上林敢云雄似黃庭團扇方議雁行鶴氅乏姿羊車奪映（乏顧本誤作之今校正）會選公壻詔婚王室天家焜燿獨任素風時論騰踴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詠啓廸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覲累貶巴陵太守（入覲疑是以親二字之訛）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敘在六官又踐三事疇咨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其用親奸臣惡其異己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祿山吠堯之犬驅彼六騾憑武之狐猶威百獸藉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稍逼温洛云誅君側尚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遙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即挂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拏爲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雪大恥嗚呼上京既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穀洛方鬭鑿齒入國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猨小臣若喪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繊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惧不見戮專車之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臍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心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絕于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日返葬于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祕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濡跡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己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也維穉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爲銘曰（銘亡）

臨汝郡（按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韋斌（按劉昫唐書韋斌韋安石之子也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祕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

先爲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由爲右金吾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尅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

坑七族史記鄒陽傳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赴五鼎**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漢書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獄急**漢書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儒于是閎籍儒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南冠**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刎剄送君**用侯嬴事詳見六卷夷門註**種族其家**漢書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師古註誅及種族也**報漢**漢書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註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入槖**漢書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槖激昂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謝安**晉書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桓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蔡邕**後漢書董卓爲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于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于是改乘皁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豕韋氏**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于豕韋其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扶陽侯**漢書韋賢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爲丞相**文貞公**唐書韋安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累官中書令封郇國公卒天寶初加贈左僕射謚文貞**弁髦**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孔穎達正義云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右丞用其字蓋取始冠之義**朝散大夫**唐六典敘階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不勝喪**後漢書桓麟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成按禮記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鄭康成註云勝任也孔穎達正義云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後人以不勝喪爲孝子之美稱蓋失之矣**毀**禮記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孔穎達正義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天素**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人紀**商書伊訓先王肇修人紀**宿儒**後漢書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雄似**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黃庭**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鵝求之人邀右軍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雁行**晉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

也書史會要韋斌以行草著名書小史韋斌善隸書**鶴氅**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羊車**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翔鳳之詠**謝朓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啓迪**啓迪開道也借用商書太甲篇中字**流水之書**史記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常少卿**唐六典太常少卿正四品上**六宗**舜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穎達正義云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註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註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元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謂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天神地祇**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巴陵**按唐書地理志岳州巴陵郡隸江南西道**壽春**按唐書地理志壽州壽春郡隸淮南道**六官**鄭康成周禮註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疇咨**虞書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疇誰也**帝載**虞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傳載事也**九功之德**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式和人則**周書君牙宏敷五典式和民則孔安國傳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三代之英**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馮衍**後漢書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于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當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于家**揚雄**漢書揚雄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安祿山**通鑑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詐爲勑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于范陽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

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轝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十二月丁亥祿山陷靈昌郡庚寅陷陳留癸巳陷滎陽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于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于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于祿山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六月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于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懼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

吠堯犬 漢書鄒陽傳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

六騾 漢書霍去病傳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憑武狐 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君側 公羊傳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元惡 周書康誥元惡大憝孔安國傳大惡之人

上京 班孟堅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上京

法駕 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天地不仁 晉書載記天地不仁助寇爲虐

穀洛方鬬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韋昭註穀洛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

鑿齒 山海經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郭璞註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淮南子堯之時猰㺄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髙誘註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似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揚雄長楊賦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

投檻猿 淮南子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喪家狗 家語纍然如喪家之狗王肅註云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

恫瘝 周書恫瘝乃身孔安國傳云恫痛也瘝病也

畢今日歡 漢書蘇武傳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

泣數行下 漢書蘇武傳李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專車骨 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

枕鼓 漢書王莽傳風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焚骸四衢 裴松之三國志註魏略曰孟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

然臍三日 後漢書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孫士瑞謀誅董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于路

賞不失德 左傳舉不失德賞不失勞

明允篤誠 左傳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杜預註允信也篤厚也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碑銘一首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

光宅真空心王之四履建功無旱法將之萬勝故大塊羣籟無弦出法化之聲恒沙衆形□□爲寶嚴之色至如六師兆亂四諦徂征(如顧本作和徂顧本作祖俱誤今校正)開甘露狹小之門(露顧本作靈誤今校正)出臭烟朽故之宅踞寶牀而搖白拂徐誘草庵沃金瓶而繫素繒遂登蓮座足使天口雄辯刮語燒書河目大儒揞仁擊義斯爲究竟孰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中宗之時後宮用事女謁寢盛主柄潛移戚里之親同分珪組屬籍之外亦綰銀黃況乎天倫將議封拜促尙方令鑄印命尙書使備策詰朝而五土開國信宿而駟馬朝天禪師歎曰昔我大師尙以菩提釋位今我小子欲以恩澤爲侯仁遠乎哉行之卽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餬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髮受具尋某禪師故蘭若居焉猛虎舐足毒蛇熏體山神獻果天女散花澹爾宴安曾無喜懼先有涸泉枯柏至是布葉跳波東魏神泉應聞香而忽湧北天衆果候飛錫而還生禪枝必復之徵法水再興之象聞東京有頤大師乃脫履戶前摳衣座下天資義性半字敵于多聞宿植聖胎一瞬超于累劫九次第定乘風雲而不留三解脫門揭日月而常照雪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雲地比邱欲成甘蔗之種大師委運遂廣化緣海澄而龍頷珠明雷震而象牙花發外家公主長跽獻衣薦紳先生却行擁篲乞言于無說請益于又損天池杯水遍含秋月之輝草葉樹根皆霑宿雨之潤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廩食與封君相比至于律儀細行周密護持(周密顧本作由米誤今從孔氏六帖校正)經典深宗毫氂剖析窮其二翼卽入佛乘趣得一毛亦成僧寶于是同凡現疾處順將終忽謂衆人有疑皆問我于是夜當入無餘開口萬言音和水鳥(鳥顧本作馬誤今校正)踴身七樹光映天人如蹔出行泯然趺坐以某載月日歸大寂滅某月日遷神于少陵原赤谷蘭若香油細氎用以茶毗合璧連珠爲之葬具城門至于谷口幡蓋相連法侶之與都人縞素相半叩膺拔髮灑水坌塵升堂入室之徒數踰七十破山澍海之哭聲振三千則有僧某乙尼某乙故惠莊某氏某郡主賢者某乙等各在衆中共爲上首或行如白雪或名詎紅蓮(詎字疑誤)或爲勝鬘夫人或稱毗邪居士(士舊本作七非)二空法外何處進求七覺分中誰當決釋猶衣舍利冀獲菩提身塔不出虎溪涙碑有同羊峴(涙舊作淚非)表心成相相非離于真如敘德以言言豈著于文字乃爲銘曰

小三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覩金仙無量義處如來之禪皆同目論誰契心傳(目論顧本作日論誤今校正○其一)弟在人間各歸鳳闕去日留訓別時剪髮累賜金錢將加印紱忽爾宵遁終然兩絕(其二)救頭學道裹足尋師一花寶

樹八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禪枝不疑少父更似嬰兒其三既立勝幡併摧邪網利眼金翅圓身寶掌巧撮死龍能調老象魔種敗壞聖胎長養其四四生滅度五陰虛空無說無意非異非同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當觀水月莫怨松風其五

大安國寺 唐會要西京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勑捨龍潛舊宅爲寺便以本封安國爲名 **大德** 釋氏要覽智度論云梵語婆檀陀秦言大德律中多呼佛爲大德毘柰耶律云佛言從今日後小下苾芻于長宿處應喚大德增輝記云行滿德高曰大德 **四履** 南史宋武帝紀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邱表海四履有聞任昉宣德皇后令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李善註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註履踐履也 **法將** 涅槃經爲此無上大法之將華嚴經菩薩爲大法將善能守護一切智城 **大塊羣籟** 莊子南郭子綦曰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傅縡明道論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 **法化之聲** 維摩詰經維摩詰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 **六師** 按涅槃經佛初成道向竭闍國度迦葉弟子時王舍城中六師之徒卽生大惡心及佛詣王舍城受王供養外道六師相與集聚詣舍衛城舍衛城中須達多長者買祇陀園林造立精舍請佛居住六師心生嫉妬共集波斯匿王言唯願大王聽我等與彼瞿曇捔其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彼若我勝彼彼當屬我時波斯匿王卽勅嚴駕來至佛所白言世尊六師向來求捔道力佛言大王善哉但當更于此國處造立僧房何以故我若與彼捔其神力彼衆之中受化者多此處狹小云何容受佛于爾時爲六師故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希有神通變化六師徒衆其數無量破邪見心正法出家爾時六師內心慚愧相與圍繞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佛時爲母處忉利天波利質多樹下安居說法六師心大歡喜唱言瞿曇幻術今已滅沒復教無量衆生增長邪見爾時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部衆白目連言此閻浮提邪見增長衆生可愍唯願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哀愍衆生還來此住時目連默然而許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佛告目連却後七日我當還下過七日已佛與一切天人前後圍繞至婆枳多城作大師子吼化無量衆生六師復相聚集詣毘舍離佛于一時住毘舍離菴羅林閒爲菴羅女及五百梨車子如應說法時諸梨車同時請佛于此安居受我供養六師聞之相與詣波羅柰佛又往波羅柰住波羅河邊化寶稱長者子及其同友五十人六師聞已展轉復詣瞻婆大城時瞻婆國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師之徒初未聞佛法僧名城中有長者無子奉事六師以求子息其婦懷孕往問六師六師言必生女後往問佛佛言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六師聞之以菴羅果和毒藥持往其家令婦臨月時服之生兒端正產者無患其婦服之尋死六師周遍城市高聲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福德無勝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殯殮棺蓋送至城外將用火焚佛以道眼明見此事詣彼塚閒語長者言必定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會衆見佛神化皆發無上道心爾時六師周遍六城不得停足復至拘尸那城謗佛爲大幻師令諸衆生增長邪見佛心生憐愍以其神力請召十方諸大菩薩雲集此林大師子吼與六師共論爾時無數外道于佛法中信心出家按翻譯名義六師元祖是迦毘羅支流分異遂爲六宗一富蘭那迦葉其人起邪見謂一切法斷滅性空無君臣父子忠孝之道也二末迦黎拘賒黎其人起邪見謂衆生苦樂不因行得皆自然耳三刪闍夜毘羅胝其人謂道不須求經生死劫數苦盡自得如轉縷圓于高山縷盡自止何假求也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其人著弊衣自拔髮五熱炙身以苦行爲道謂今身併受苦後身自樂五迦羅鳩馱迦旃延其人謂諸法亦有相亦無相六尼犍陀若提子等其人謂罪福苦樂本自有因要當必受非行道所能斷也

四諦 四十二章經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爲勝住大禪定降諸魔道于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法苑珠林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不生名爲滅諦觀理除壅此對不虛名爲道諦 **狹小門** 法華經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釋者曰卽理能通故言門微妙難知故言狹小 **臭烟朽故之宅** 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其宅久故而復頓弊堂舍高危柱根摧朽梁棟傾斜基陛隤毀牆壁圮坼泥塗阤落覆苫亂墜椽梠差脫周障屈曲雜穢充徧是朽故宅屬于一人其人近出未久之閒于後宅舍忽然火起四面一時其燄俱熾棟梁椽柱爆聲震裂摧折墮落牆壁崩倒臭烟蓬㶿四面充塞是時宅主在門外立聞有人言汝諸子等先因遊戲來入此宅稚小無知歡娛樂著長者聞已驚入火宅方便救濟令無燒害告諭諸子諸子無知雖聞父誨猶故樂著嬉戲不已是時長者而作是念今此舍宅無一可樂而諸子等耽湎嬉戲不受我教將爲火害卽便思惟設諸方便告諸子等我有種種珍玩之具妙寶好車羊車鹿車大牛之車今在門外汝等出來隨意所樂可以遊戲諸子聞說如此諸車卽時奔競馳走而出到于空地離諸苦難長者見子得出火宅住于四衢坐師子座而自慶言此諸子等生育甚難愚小無知而入險宅多諸毒蟲魑魅可畏大火猛燄四面俱起而此諸子貪樂嬉戲我已救之令得脫難是故諸人我今快樂爾時諸子皆詣父所而白父言願賜我等三種寶車長者大富庫藏衆多金銀瑠璃硨磲碼碯以衆寶物造諸大車莊校嚴飾周帀欄楯四面懸鈴金繩交絡眞珠羅網張施其上金華諸瓔處處垂下衆綵雜飾周帀圍繞柔軟繒纊以爲茵褥上妙細㲲價值千億鮮白淨潔以覆其上有大白牛肥壯多力形體姝好以駕寶車多諸儐從而侍衛之以是妙車等賜諸子諸子是時歡喜踊躍乘是寶車遊于四方嬉戲快樂自在無礙告舍利弗我亦如是衆聖中尊世閒之父一切衆生皆是吾子深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爲救護雖復教詔而不信受于諸欲染貪著深故以是方便爲說三乘令諸衆生知三界苦開示演說出世閒道是諸子等若心決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緣覺不退菩薩我爲衆生以此譬喻說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成得佛道是乘微妙清淨第一于諸世閒爲無有上佛所悅可一切衆生所應稱讚供養禮拜無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得如是乘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及聲聞衆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徐誘草庵 詳見二十卷寶藏註 **沃金瓶** 法苑珠林佛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犍闥婆王將領部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卽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汝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于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大金剛壇衆寶莊嚴爾時犍闥婆王白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時咸昇金剛壇金瓶盛水用灌佛頂成就法王位今見釋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昇金剛壇我聞山王下七重清海內有八功德水往古諸佛欲昇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自往取欲灌釋迦頂彼犍闥婆王開瓶出印塔將瓶取水爾時十方諸佛命我昇壇我卽繞壇三帀從于南面上西轉而北住至于壇中心自敷尼師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昧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大海底寶馬王洲上頻迦羅山頂彼有大嚴窟名爲金剛藏用貯輪王鍾及貯法王鍾皆用黃金作七寶白王用塡其上諸佛出世皆用千鍾灌頂之上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鍾來不用輪王者卽盛八功德水以灌釋迦爾時龍王承佛教已卽取金鍾以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命犍闥婆王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內諸佛命我起立金壇又禮十方佛時十方諸佛又告和修龍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窟藏諸佛座及輪王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佛座九龍繞之輪王座五龍繞之令法王登位時座于時十方諸佛又命大魔王及大梵王共舉佛座至金剛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卽依言便却踞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盛水用灌我頂諸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次第灌之我灌頂已得淨三昧無量佛法一時皆現 **繫素繒** 華嚴經此菩薩摩訶薩以離垢繒而繫其頂住法師位廣行布施 **天口**

漢書藝文志田子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雄辯廣絕交論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刮語燒書劇秦美新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呂向註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

孝和皇帝唐書中宗諡曰孝和皇帝

庶人唐書中宗皇后韋氏爲亂兵所殺追貶庶人通鑑睿宗紀景雲元年秋七月乙亥追廢韋氏爲庶人

後宮用事通鑑唐中宗紀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女謁帝王世紀宮室榮耶女謁行耶

屬籍史記田蚡傳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

銀黃漢書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師古註銀銀印也黃金印也

天倫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范甯註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尚方顏師古漢書註尚方主作禁器物

詰朝左傳詰朝將見杜預註詰朝平旦也

五土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

信宿左傳一宿爲舍再宿爲信孫綽游天台山賦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恩澤侯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

裂裳裹足呂覽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荊王

受具釋氏要覽具足戒即出家二衆所受戒也何名具足決定藏論云比丘戒四分義攝一者受具足謂白四羯磨二隨具足謂從此向後隨一一戒常持覆護故三護他心具足謂比丘一分威儀具足名護他心四具足守戒謂于小罪見畏不犯若有犯者悉皆發露故此具足戒有六聚比丘二百五十條尼三百五十條

山神獻果法苑珠林唐始州永安縣釋惠主姓賈持律第一兼營福業後至故鄉南山藏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與送茯苓甘松香來

天女散花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花答曰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天女曰勿謂此花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東魏神泉晉書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石勒問佛圖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此云東魏未詳

禪枝梁昭明太子詩藥樹永繁稠禪枝詎凋械

法水涅槃經大仙入涅槃佛日墜于地法水悉枯涸我等定當死金光明經智淵無邊法水具足

脫履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摳衣禮記毋踐履毋踖席摳衣趨隅孔穎達正義摳衣趨隅者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踖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己位而就坐也

聖胎仁王經一切諸佛菩薩長養十心爲聖胎也

雪山童子佛入雪山修行故謂佛爲雪山童子釋氏要覽智度論云梵語鳩摩羅伽秦言童子寄歸傳云白衣詣苾芻所專誦佛典求落髮號童子西天出家國無止制但投師允可即和僧剃髮故無童子行者之屬今經中呼文殊善才寶積月光等諸大菩薩爲童子者即非稚齒如智論云如文殊師利十力四無所畏等悉具佛事故住鳩摩羅伽地又云若菩薩從初發心斷婬欲乃至菩提是名童子

芭蕉之身涅槃經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水沫芭蕉之樹又云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身亦如是

甘蔗之種法苑珠林菩薩本行經云甘蔗王次前有王名大茅草以王位付諸大臣剃除鬚髮服出家衣持戒清淨專心勇猛成就四禪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壽命極長至年衰老肉消背曲雖復拄杖不能遠行時諸弟子欲往東西求覓飲食取好輭草安置籠裏用盛王仙懸樹枝上畏諸蟲獸來觸王仙時諸弟子乞食去後有一獵師遊行山野遙見王仙謂是白鳥遂即射之有兩滴血出墜于地即便命終彼諸弟子乞食來還見王仙被射命終集聚柴木焚燒王屍收骨爲塔復將種種雜妙香花供養彼塔爾時彼地有兩滴血即便生出二甘蔗芽漸漸高大至時甘蔗熱日炙開剖其一莖蔗出一童子一莖蔗出一童女端正可喜世無有雙時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時不生兒子今此兩童是王仙種養護看視報諸臣知時諸大臣召喚解相婆羅門教令占相拜遣作名彼相師言此童子者既是日炙熟甘蔗開而出生故一名善生二復名甘蔗生又以日炙甘蔗出故亦名日種彼女因緣一種無異故名善賢復名水波時彼諸臣取甘蔗種所生童子幼小年時即灌其頂立以爲王其善賢女至年長大堪能伏事即拜爲王第一之妃

委運晉書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

象牙花發埤雅象南越大獸其牙生花必因雷聲爾雅翼象其牙長一尺每雷震必倉卒閒似花暴出逡巡隱沒涅槃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無雷震花則不生亦無名字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爲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衆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衆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爲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

薦紳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

却行擁篲史記騶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漢書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師古註却行却退而行也

無說涅槃經如來雖爲一切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爲有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爲是故無說

又損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中分莊子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封君漢書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律儀西域記戒行律儀潔清勤勵

細行周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二翼釋氏以權實爲二翼或以定慧爲二翼涅槃經猶如車有二輪則有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行

僧寶法苑珠林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宏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踰金玉稱爲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釋氏要覽初小乘說丈六金身是佛寶四諦十二因緣生空教是法寶四果緣覺是僧寶次大乘說三身如來是佛寶二空教是法寶三賢十聖是僧寶

有疑皆問涅槃經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爲最後問法苑珠林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化緣既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者應可速問

當入無餘法華經如來于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

踴身七樹涅槃經爾時世尊以黃金身示大衆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無復光明放是光已即從七寶師子大牀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衆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衆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牀如是二十四反告諸大衆爲是最後見于如來自此見已無復再覩

遷神潘岳寡婦賦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

少陵原長安志少陵原在萬年縣南四十里南接終南北至滻水西屈曲六十里入長安縣界即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于此俗號少陵原張禮遊城南記註漢許后葬少陵在司馬村之東因即其地呼少陵原

荼毘涅槃經佛告阿難我入涅槃如轉輪王經停七日乃入金棺以妙香油注滿棺中密蓋棺門其棺四面應以七寶閒雜莊嚴一切寶幢香花供養經七日已復出金棺既出棺已應以一切衆妙香水灌洗沐浴如來之身既灌洗已以上妙兜羅綿徧體纏身次以微妙無價白氎千張復于綿上纏如來身又入金棺復以微妙香油盛滿棺中閉棺令密迺純以微妙牛頭栴檀沉水一切香木成七寶車一切衆寶以爲莊嚴載以寶棺至荼毘所無數寶幢寶蓋寶衣天樂香華周徧虛空悲哀供養一切天人無數大衆應各以栴檀沉水微妙香油荼毘如來哀號戀慕荼毘已訖天人四衆收取舍利盛七寶瓶于其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供養舍利翻譯名義荼毘此云焚燒

合璧連珠漢書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註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叩膺拔髮**涅槃經大覺世尊已入涅槃爾時阿難悶絕躃地猶如死人寂無氣息爾時樓豆以清冷水灑

阿難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爾時無數一切大衆或常椎胷大叫者或舉手拍頭自拔髮者或有嘆言世界空虛衆生眼滅者**坌塵**佛報恩經舍利弗即昇虛空身中出火即

自燒身取于涅槃爾時大衆戀慕舍利弗目不暫捨心生戀慕舉身大哭塵土坌身**升堂入室**家語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

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破山澍海**晉書顧愷之拜桓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

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聲振三千**涅槃經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衆復重悲哀各以所持號泣供養一時禮拜右繞七匝悲號大哭聲震三千

惠莊按唐書睿宗子申王撝薨冊贈惠莊太子**紅蓮**按雜寶藏經波羅奈國中有蓮花夫人是生千子後為賢劫千佛**勝鬘夫人**

楞伽經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

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毘邪居士**維摩詰經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閡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

怨入深法門**二空法**二空人法兩空也羅漢祇得人空大乘人法俱空楞嚴經及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羅漢等**七覺分**涅槃經所

謂七覺分一者念處覺分二者擇法覺分三者精進覺分四者喜覺分五者除覺分六者定覺分七者捨覺分**舍利**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

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釋氏要覽舍利乃是戒定

慧忍行功德熏成也梵語設利羅今訛略稱舍利華言骨身所以不譯者恐濫凡夫骨身故也又云馱都此云不壞義有二種舍利一全身二碎身碎身有三一骨舍利白色二肉舍利紅色三髮舍利

黑色惟佛舍利五色有神變一切物不能壞焉**羊峴**晉書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

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及祜卒襄陽百姓于峴

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後五百年**法苑珠林釋迦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亦五

百歲又法苑珠林佛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玉牒**劉孝標廣絕交論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

鼎說文牒札也**無量義處**法華經爾時世尊四衆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嘆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于無量

義處三昧身心不動大般若經言無量者量不可得不可量在過去法中不可量在未來法中不可量在現在法中**如來禪**楞伽經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

種樂住成辦衆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目論**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

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巾頭陀寺碑文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于目論**救頭**

大般若經菩薩修行如救頭然**寶樹**華嚴經一切寶樹行列莊嚴**八水香池**華嚴經八功德水湛然盈滿其水香氣如天栴檀法苑珠林八功德水依

順正理論云一甘二冷三輭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嬰兒**涅槃經應當于是大涅槃經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

五者病行云何名為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

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衆生演說諸經實無所說**勝幡**維摩詰經降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鳩摩羅什曰外國破敵得勝則豎勝幡道場降魔亦表其勝相也釋氏要覽長

阿含經云若沙門于此寺法中勤苦得一法者便當豎幡告四遠**利眼金翅**華嚴經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迴翔不去以清淨眼觀察海內諸龍宮殿奮勇猛

力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命將盡者而搏取之如來應正等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住無礙行以淨佛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曾種善根已成熟者如來奮猛十力以止

觀兩翅鼓揚生死大愛海水使其兩闢而撮取之置佛法中令斷一切妄想戲論安住如來無分別無礙行**魔種敗壞**涅槃經夫四魔者是菩薩怨諸佛如來為

菩薩時能以智慧破壞四魔大般若經若有發心于彼功德深生隨喜皆能破壞一切魔軍宮殿眷屬西域記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

于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烟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花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四生滅度**金剛經佛告須菩提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涅槃經如火不遇薪名之為滅滅生死故名為滅度**彼**

岸涅槃經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多到彼岸僧肇維摩詰經註彼岸涅槃岸也彼涅槃豈崖岸之有以我異于彼故借謂之耳錦繡萬花谷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

俗以設論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水月**維摩詰經如智者見水中月菩薩觀衆生為若此金光明經聲聞之身猶如虛空燄

幻響化如水中月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四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五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碑銘二首

能禪師碑（唐文粹作六祖能禪師碑銘）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無顧本作而誤今校從唐文粹本）世之至人有證于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顧本少此三字今從唐文粹本增入）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于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畊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于蠻貊之鄉（顧本侶作似適作行羶作能俱誤今校從唐文粹本）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獲悟于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窺舊本作扇非）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天舊作回非）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弗唐文粹作不）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唐文粹無而字）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吾唐文粹作予）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

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于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嘆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徒顧本作其今校從唐文粹本）奉爲挂衣親自削髮于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爲教首（顧本于教字下多人以二字今從唐文粹本刪去）至于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顧本以頓門作禁門妄繫作未繫慧日作思日俱非是今從唐文粹本校正）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宏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塗舊作途非）皆願拭目于龍象之姿忘身于鯨鯢之口駢立于戶外趺坐于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于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

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
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于曹溪安座于某
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
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
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
跡百越稽首修蚺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
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
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
化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中顧本作長今校從唐文粹本廣
量出于凡心利智踰于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
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願唐文粹作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
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
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其一至人達觀與物齊
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
智遂與宗通其二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
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其三大
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
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其四道遍四生常依六趣
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喩悉無所得
應如是住其五

能禪師傳燈錄慧能大師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于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誦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于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摩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于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于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于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于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于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于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悲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靜坐究竟無證豈在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常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烟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香爐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

天女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女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女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無漏釋氏謂道心如完器妙理猶淨水一切煩惱破壞道心迷失妙理猶如破器不能停淨水譏其過失名之曰漏即欲漏有漏無明漏也四果永盡名曰無漏

度

有爲非無爲華嚴經何等爲有爲法所謂欲界色界無色界衆生界何等爲無爲法所謂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住

利根涅槃經一切衆生凡有三種所謂利根中根鈍根

臭味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杜預註言同類也

羶行莊子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黃梅忍大師傳燈錄宏忍大師蘄

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于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于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令各諷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自秉燭令童子于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摩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師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于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卽共奔逐上元二年師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

三乘 魏書釋老志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劉孝標世說註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觀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一音 維摩詰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涅槃經一切衆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爲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嘆言如來今日爲我說法

無我 金剛經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渴鹿之想 楞伽經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于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羣鹿爲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

飛鳥之跡 涅槃經如鳥飛空跡不可尋華嚴經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空無有跡

弊衣 用法華經窮子事

測海窺天 東方朔答客難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黃帝之珠 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法王之印 法華經我爲法王于法自在安隱衆生故現于世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

謙而不鳴 義本周易謙卦

銷聲 晉書儒林傳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

編人 後漢書朱浮傳至或傳牛車齊于編人

印宗法師 傳燈錄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州謁忍大師後于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元理以能爲傳法師

化身 大藏一覽金光明最勝王經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化身應身法身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爲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

肉眼 翻譯名義眼有五種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肉眼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外不見內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得慧眼不見衆生盡滅一異相捨離諸著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內滅是名慧眼

挂衣削髮 釋氏要覽寄歸傳云西國出家具有聖制諸有發心出家者師乃問諸難事難事既無許之攝受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爲授五戒方名鄔波索迦此人創入佛法之基七衆所攝也師次爲辦縵條僧脚崎下裙濾羅鉢等方請阿遮梨爲剃髮師親爲著下裙次與上衣頂戴受著已授與鉢器授十戒此名室羅末尼羅方成應法爲五衆攝堪消施利

法雨 涅槃經雨大法雨普潤衆生華嚴經佛于一一刹那中普雨無邊大法雨

客塵 維摩詰經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僧肇註心遇外緣煩惱橫起故名客塵

慧無所依 華嚴經一切佛法依慈悲慈悲復依方便立方便依智智依慧慧身無所依成唯識論依謂一切有生滅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諸所仗託皆說爲依如王與臣互相依等

非色滅空 維摩詰經色卽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僧肇註不待色滅然後爲空

舉足下足 維摩詰經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于佛法矣

德本 法華經此諸菩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于無量百千萬億佛所淨修梵行

慧日之咎 華嚴經譬如日出普照世間于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普徧衆處而無來往或一器破便不現影佛子于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爲日咎不答言不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如來智日亦復如是前現法界無前無後一切衆生淨心器中物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

七寶布施 金剛經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大地墨 用法華經中事詳見十一卷註

無爲 涅槃經有爲之法則有壞滅無爲之法無有壞滅

無礙之慈 經世間無礙清淨慈放大光明平等普照故

塗身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穿耳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南史林邑國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沈瑩臨海水土志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

航海 顏延年曲水詩序棧山航海踰軼沙漠之貢府無虛月

林是旃檀 涅槃經如旃檀林純以旃檀而爲圍繞

花惟薝蔔 維摩詰經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眞白言梔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瞻蔔花也

寶歸 王巾頭陀寺碑文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布髮 大藏一覽過現因果經云善慧仙人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卽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于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爲難必如我也大般若經我于往者然燈佛時獻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聞正法要

叉手 瓔珞經時有菩薩名曰普照承佛聖旨卽從座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

則天太后 劉昫唐書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子牟 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幻人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

女后宿因 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

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先于糞中拾得兩錢恆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咒願上座不聽自爲咒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又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貓從東北角入西南角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于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栴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邱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者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置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恆于五里有此金錢本是二事今合作一事用似誤

燈焰　法苑珠林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如燈焰滅骸骨無遺

薪盡火滅　法華經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人無眼目　涅槃經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嘆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

世且空虛　涅槃經爾時世尊與大比邱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時諸衆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朝面禮足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或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衆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等今當速往如來不久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空虛世間空虛我等從今無所救護無所宗仰貧窮孤露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

曹溪　廣東志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湞水又南流入英德縣界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三藏泛船至廣經谿口聞水香掬而嘗之曰此水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謂此地宛然西天寶林也預記後一百七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唐儀鳳間僧惠能居此應讖爲南宗六祖衣鉢與真身俱存元和十年賜謚曰大鑒禪師塔曰靈照開寶間賜名南華禪寺

青烏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劉昫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青烏子三卷金丞相兀欽仄青烏先生葬經註先生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郭氏葬書引經曰爲證者即此是也

白鶴　涅槃經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其後分云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牀于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于是時頃便般涅槃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合爲一樹垂覆寶牀蓋于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華果皮幹悉皆爆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

百福成相　涅槃經菩薩摩訶薩修不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中上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于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淨身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上妙莊嚴相以百福相莊嚴其身新婆沙論云問如契經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何謂百福答曰此中百思名爲百福何謂百思謂如菩薩造作增長足善住相業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令淨調柔次起一思正牽引彼後復起五十思令其圓滿譬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糞水而覆溉之彼亦如是始足善住相業有如是百思莊嚴乃至頂上烏瑟膩沙相業亦復如是由此故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

正受　楞伽經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無著三昧心恆正受不取二法

戲論　遺教經汝等比邱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出家猶未得脫是故比邱當急捨離亂心戲論若汝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論華嚴經永離世間一切戲論住于諸佛無戲論法

五天　劉昫唐書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蔥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

重跡　漢書息夫躬傳羽檄重跡而押至陸機辯亡論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呂延濟註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

百越　史記秦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韋昭曰越有百邑服虔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修蛇　淮南子斷修蛇于洞庭高誘註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

雄虺　楚辭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殳　毛萇詩傳殳長丈二而無刃

蠱　隋書地理志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爲鬼其實非也

酖　左傳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杜預註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鶚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于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于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

桑門　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邱爲行乞釋氏要覽沙門肇師云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懣囊唐言勤息謂此人勤修善品息諸惡故又秦譯云勤行謂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楚夏爾

浮圖　圖亦作屠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

神會　傳燈錄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物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尋往西京受戒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于荊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爲頓宗北秀爲漸教師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師于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

末後供　涅槃經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爲令世間得善果故捨身威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邱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爲度無量諸衆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于般涅槃爾時世尊告純陀曰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時大衆聞佛世尊曾爲大會受于純陀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汝今現出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陀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陀如優曇華世間希有佛出于世亦復甚難值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事復難于是

最上乘　法華經若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

獻珠　傳燈錄師子比邱尊者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

抱玉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五蘊本空　按傳燈錄元策禪師傳中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二句本六祖語

依空　菩薩瓔珞經一切諸法亦無所倚不倚內空亦不依外空起信論若修止者住于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知覺

不着三界（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自他化天已下皆名欲界以希須樂欲故名自初禪至四禪皆名色界以未出色寵故名四空天皆名無色界以只有四陰無色蘊故名法苑珠林三界第一欲界欲强色微故號欲界第二色界色强欲微故號色界第三無色界色絶欲劣故名無色界菩薩瓔珞經攝意常定心如虛空不著三界是謂無行）八風（錦繡萬花谷寶積經及大毘婆沙論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爲八風釋氏要覽佛地論云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現前誹撥名毀不現前讚美名譽現前讚美名稱現前誹撥名譏逼惱身心名苦適悅身心名樂）宗通（楞伽經我謂二種通宗通及言說說者授童蒙宗爲修行者）世界一花（華嚴經菩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世界爲一蓮花現身徧此蓮花之上結加趺坐）祖宗六葉（考傳燈錄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至二十八祖達摩尊者航海南遊是爲中華初祖達摩傳慧可爲二祖慧可傳僧璨爲三祖僧璨傳道信爲四祖道信傳宏忍爲五祖宏忍傳慧能爲六祖）衣珠（法華經爾時五百阿羅漢于佛前得受記已頭面禮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爲足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係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起以遊行到于他國爲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爲足于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于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係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爲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佛亦如是爲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動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爲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邱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爲實得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過動不動（遺教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離俱不俱（楞伽經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成唯識論依止根本識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波濤依水）六十二種（毘婆沙論云六十二見者五蘊中各起四見四五二十三世各二十通爲六十通身即是神身異神二見總爲六十二見）悉無所得（華嚴經以智慧月普照法界了達一切悉無所得）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禪師韓道光本姓李緜州巴西人其先有特有流若實有蜀蓋子孫爲氏大父懷節隱峨嵋山行無轍跡其季父榮爲道士有文知名禪師幼孤在諸兒其神獨不偶家頗苦乏絶元詣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鍊指燒臂入般舟道場百日晝夜經行遇五臺寶鑑禪師曰吾周行天下未有如爾可教遂密授頓教得解脫知見舍空不域既動無朕不觀攝見順有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斷置世界不覩非咎應度方知得其門者寡故道俗之煩而息化城指盡謂窮性海而已（上有闕文）焉足知恒沙德用法界真有哉春秋五十二夏以大唐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涅槃于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于長安城南畢原人天會葬涕泗如雨禪師之不可得法如此其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而已銘曰

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緜州巴西（唐書地理志劍南道綿州巴西郡有巴西縣）有特有流（按晉書載記李特巴西宕渠人元康中入蜀因六郡流人推附遂乃結營綿竹連破廣漢巴西德陽諸郡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境內進寇成都爲刺史羅尚所襲大敗被殺其弟流與特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未幾死諸將共立雄爲主遂剋成都盡有蜀地僭即帝位自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穆帝永和三年而滅凡六世四十六年）峨嵋山（元和郡縣志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蜀都賦云抗峨眉于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峨眉故名此山亦有洞天石室高七十六里中峨眉在縣東南二十里有石穴初纔容人行數里漸寬有鍾乳穴穴有蝙蝠其大如筐）行無轍跡（老子善行無轍跡河上公註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劉伶酒德頌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李周翰註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般舟（翻譯名義般舟此云佛立亦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云持佛威神于三昧中立者有三事持佛威神力持佛三昧力持本功德力用是三事故得見佛）五臺（三寶感通錄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松柏茂林森于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名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奄然即自不徒設也太平寰宇記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仙經云此山名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內經以爲清涼山）頓教（釋氏有頓教漸教二門宗鏡錄云頓教如華嚴無聲聞乘故名爲頓漸教即三藏及方等般若漸引入圓教）解脫知見（大般若經欲令十方殑伽沙等世界有情以己威力未得解脫知見者皆住解脫知見蘊）無朕（莊子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毛端族舉（大般若經以神通力用一毛端舉贍部洲或四洲界或大千界乃至十千無量殑伽沙等世界還置本處而無所損）佛刹掌上（涅槃經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于右掌如陶家輪擲置他方微塵世界無一衆生有往來想惟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華嚴經欲以難思諸佛刹悉置掌中而不動了知一切如幻化菩薩以此初發心）法界（大般若經如是妙理如來若出世若不出世性相湛然名曰真如亦名法界亦名實際）夏（釋氏要覽夏臘即釋氏法歲也凡序長幼必問夏臘多者爲長故云天竺以臘人爲驗焉經音疏增輝記云臘接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之終也晉博士張亮議云臘接也新故交接俗謂臘明日爲初歲也今釋氏自四月十六日前安居入制至七月十五日爲受臘之日若俗歲除日也至十六日是五分法身生養之日名新歲也自夏九旬統名法歲矣）畢原（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長安志畢原在咸陽縣北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註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鄭註曰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尚書曰周公薨成王命葬公于畢劉向傳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春秋左氏傳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蓋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地封文王次子又曰畢原酆郇文之昭杜註曰畢在長安

西北關中記曰高陵北有畢原陌謂此原之陌也人天尊法華經惟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全身舍利法華經時天王佛般涅槃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五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誌銘四首

故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天寶二年正月十二日唐故魯郡任城縣尉河東裴府君卒于西京新昌坊私第享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君諱回字玉温河東聞喜人也曾祖宏泰皇雍州錄事參軍贈上黨長史泰顧本作春誤今考唐書宰相世系表改正祖思義皇侍御史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戶部吏部侍郎河東郡太守晉城縣開國子父敭珍皇薛王府騎曹參軍自晉已降世爲冠族令德不替以至于君夫其事親孝兄弟順與朋友信其從政公平而壽不中年官才一命慈母在堂諸弟未仕兒未有識女且嬰孩妻夭于前身歿于後天可問邪其若老親何其若季仲諸孤何生人之悲莫甚于是家貧祭以棗脯殮以時服以某月日祔葬于鳳棲原先府君之塋樓顧本作棲誤今校正嗚呼有河東裴子之墓誌之蓋古有之繼後之知者亦何有哉銘曰一死萬紀終天不復爲之奈何哀哀慟哭覆載至廣庶類繁育萬物方春而就于木

任城縣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魯郡有任城縣新昌坊長安志朱雀街東第五街之南有新昌坊聞喜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絳州有聞喜縣雍州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開元二年爲府錄事參軍按唐六典京兆有錄事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上長史唐書百官志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爲長史侍御史唐六典御史臺有侍御史四人從六品下吏部員外唐六典吏部有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左司郎中唐六典尚書省有左司郎中一人從五品上戶部吏部侍郎唐六典戶部侍郎二人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晉城縣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澤州高平郡有晉城縣開國子唐書百官志凡爵九等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騎曹參軍事唐六典親王府有騎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令德詩小雅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鄭康成箋令善也祔葬按鄭康成禮記註祔謂合葬也後人作附葬用者失其解矣鳳棲原陝西志鳳棲原在少陵原北萬紀孔安國尚書傳十二年曰紀顏延年詩萬紀載紘吹千歲託旒旌就木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杜預註言將死入木

工部楊尚書夫人贈太原郡夫人京兆王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京兆霸城人也晉出三家公子尊于魏國秦亡六國時人謂之王家河南則分虎臨人華陰則老熊當道高祖德眞皇左僕射祖九思京兆府三原縣令父潛河南府告成縣令告成顧本作郜城誤今校正作告成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吉城亦誤大名之後重光不替夫人令儀淑德發于天姿閑禮明詩傳乎世業明顧本作名誤今校正言成女誡可著于縑緗行爲女師詎資于行待豈止彈琴吐論誦賦吟詩而已及乎有行嬪于君子事姑至孝旁穆六姻爲母深慈均養七子男以無雙令德降帝子于鳳樓女則第一解空歸法王之象教閨門之訓朝野稱多既而家列公侯地連妃主珠翠滿座不御采衣方丈盈前唯甘素食同德大師大照和尚覩如來之奧昭羣有之源夫人一入空門便蒙法印朱簾紺幰無復餘乘龍藏寶經悉通至義惠用圓滿誠力堅嚴藥藉茹葷雖愈疾而不受心已久淨縱沒齒而常安沒舊作設非以某年月日奄歸大寂于長興里之私第厥初寢疾彌曠旬時駙馬上人柴毀骨立揮淚嘗藥身不解衣泣血持經手不釋卷晝夜懺悔非止六時身命供養寧唯七寶御醫繼踵中使重跡魂兮不反空焚外國之香生也有涯非

無上天之樂某月日有詔追贈太原郡夫人襄城石窌增寵其榮名翟茀魚軒空悲于象設以某月日安厝于某原禮也功德之至散花天女不留釋梵之筵勝鬘夫人何在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生淑德實俾宜家特能柔順深棄嬌奢詎離環珮不御其華其疑是鉛字之訛○其一婦道允諧母儀俱美每出誡夫停飡訓子賦掩西征書教內史其二門容高幰庭列長筵幰顧本作憲誤男乘翠鳳女比紅蓮繁華貴里寂寞安禪其三朝含香兮禮闈夕青瑣兮黃扉方天公兮密啓建出牧兮高麾俄入守兮京兆賜黃金兮被皁衣其四捐余珮兮江中隱思君兮不可窮歌泰山兮不返夢濟洹兮遂空素車兮逶遲宛鄉關兮故時時顧本作待誤望國門兮不入到秦山兮不知瞻舊域兮松楸平原夕兮素滻愁魂兮歸來江南不可以久留

覇城成按太平寰宇記後周建德二年省覇城縣併入萬年縣唐時無此縣久矣右丞蓋本其舊族望而言耳王氏世系唐書宰相世系表京兆王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少子畢公高之後封魏至昭王彤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無忌生閒憂襲信陵君秦滅魏閒憂子卑子逃難于太山漢高祖召爲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其故王族也謂之王家卑子生悼悼生賢濟南太守宣帝徙豪傑居覇陵遂爲京兆人卑子九世孫遵字子春後漢河南尹上樂莊侯遵生魴魴孫康康生諶諶生鵠鵠別孫景生均忠均八世孫羆至易從從居汲郡忠七世孫直瓜州刺史直子武宣岳州刺史武子德真相高宗武后德真子九思三原令九思子濳吉城令分虎後漢書直茅分虎南面臣人章懷太子註分銅虎符也老熊當道北史王羆除華州刺史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三原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三原縣告成唐書地志河南府有陽城縣萬歲登封元年將封嵩山改陽城曰告成神龍元年復故名二年復爲告成大名左傳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重光南史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令儀詩小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淑德後漢書崔寔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明詩洛神賦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女誡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女師毛萇詩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行待左傳女待人婦義事者也杜預註待人待人而行也有行詩國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康成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嬪于君子虞書嬪于虞孔安國傳云嬪婦也使行婦道于虞氏六姻北史楊椿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于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七子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詩國風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無雙史記至如韓信者國士無雙第一解空僧肇維摩詰經註須菩提秦言善吉弟子中解空第一羣有王巾頭陀寺碑文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李善註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法印大般若經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如來真實法印亦是一切聲聞緣覺真實法印朱簾江淹靈丘竹賦綺疏澈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紺幰隋書今犢車通幰自王公已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幰朱裏五品已上紺幰碧裏江總詩輪停紺幰引馬度紅塵餘龍藏寶經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菩薩處胎經曰金翅鳥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塲諸佛所說諸法深藏沈約內典序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大寂涅槃經我曠劫來已入大寂長興里按長安志朱雀街東第二街有長興坊其東北隅有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柴毀骨立晉書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六時佛名經云若比邱比邱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尊像懸二十五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身命供養涅槃經若有建立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外國香十洲記聚窟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熏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于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生也有涯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襄城後漢書宏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于梁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象設楚辭象設君室靜安閑些母儀晉書母儀之教光于邦俗停飡訓子漢書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于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西征李善文選註曹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內史張懷瓘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恆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長筵曹植名都篇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禮闈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朝夕舊館李善註十洲記曰崇禮門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因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黃扉黃扉猶黃閣禁門也宋之問詩寵就黃扉日威回白簡霜出牧何遜詩入朝耿長劍出牧盛層麾高麾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呂向註麾旗類也以毛爲之皁衣漢書京兆尹張敞上書言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等服至朝皆著皁衣歌泰山禮記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夢濟洹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

久留（楚辭招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又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唐故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榮國夫人墓誌銘

（榮一本作營誤）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太常爲尚父（上有闕文）桓襄之際公子食盧卯金故人王于大國越石從事官至中郎曾祖士會隋行臺侍御史祖某皇朝奉禮郎父某豪淄邛等三州刺史持斧衣繡威加不法奠玉瘞帛舉無違禮守臨淄而齊兒不詐去臨邛而蜀物盡留夫人即府君之長女積累世之德鍾二門之美儀表秀整進止詳閑不咨保傅動由詩禮既以七族冠時遂歸齊大之偶入持門戶內事舅姑枕席温清于堂上環珮逶迤于堂下不脫簪珥親當澣濯元纁可實于筐篚粢盛可獻于宗廟魚軒或駕翟茀而朝衆婦于是修容夫人專之以禮克贊君子累至大官雅政清德實多左右潞州早世深秉義方母儀可則庭訓不替女史之學多讚大家之書衆婦之儀盡稟夫人之法天與盛德不降永年以某月日寢疾薨于長安善和里享年若干以某月日合祔某山原禮也子某某官淳孝之性泣血待盡永惟令德固不可泯彰示後人乃刊于石銘曰

有姜之後或邑于盧歷代種德示有稱孤從事文府振纓長途（其一）憲府持法奉常秉禮皇考專城腰章郡邸厚德重跡深仁繼體（其二）降生哲人其行惟惇儀形衆庶門冠諸姻齊姜宋子敢望清塵（其三）君子之貳實聞高義乃躬澣濯先晨簪珥穆及外親敬是中饋（其四）母儀既峻庭訓載揚子以才貴煌煌寵章馳暉難駐令問空長（其五）壽宮既啓高堂永寂千秋萬古山川松柏紀德誌行惟茲貞石（其六）

盧氏世系（唐書宰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齊文公子高高孫傒爲齊正卿謚曰敬仲食采于盧濟北盧縣是也其後因以爲氏田和篡齊盧氏散居燕秦之間秦有博士敖子孫家于涿水之上遂爲范陽涿人）伯夷（史記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惟靜潔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國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卯金故人（史記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高祖已定天下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書王莽傳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越石從事（晉書盧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北依劉琨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從事中郎）奉禮郎（唐六典太常寺有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豪淄邛（唐書地理志豪州鍾離郡淄州淄川郡俱屬河南道邛州臨邛郡屬劍南道）瘞帛（唐六典凡祭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則焚之祭地及社稷山岳則瘞之海瀆則沉之）蜀物（南史王僧孺傳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七族（唐會要顯慶四年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伯宗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姻）齊大之偶（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持門戶（古詩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元纁（夏書厥篚元纁璣組孔穎達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元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元纁之法也）義方（左傳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大家（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文府（沈約到著作省謝表珥筆史觀記言文府）振纓（晉書嵩峯振纓風山訪道）繼體（左思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弈世）齊姜宋子（詩國風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鄭康成箋齊姜姓宋子姓）清塵（李善文選註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蓋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中饋（周易無攸遂在中饋）馳暉（謝朓詩馳暉不可接李善註馳暉日也）壽宮（楚辭蹇將憺兮壽宮王逸註壽宮供神之處也）貞石（王巾頭陀寺碑文勝幡西振貞石南刊劉良註貞堅也）

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

汧一本作河誤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謚漢魏以降史牒詳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剖符典司方岳典司方岳顧本作典日方兵誤今校正漢雄右輔實拜翁歸左顧本作右誤今校正周命僕臣惟玆伯冏夫人卽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世有明訓家無遺德蕙心紈質豈曰師成螓首蛾眉抑惟天與同雲降雪常聞柳絮之詩獻歲發春卽賦椒花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纔闢笄六珈而問安擊鐘未晞具八籩而獻饋染朱與綠不愆公子之衣采藻及蘋有甚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爲諸侯之夫人鳴珮垂環對有國之君子綺疏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持門戶能睦族姻誡良人之從畋不嘗原獸訓愛子之爲政遂返池魚言成大家之書行爲衆婦之法至于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于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倩之神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禮長子濡前某官次子澄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漣漣泣血煢煢在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敘塞淵冀九原之可識塞顧本作寒誤今校正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姑舅簪珥問安兮先夜漏製三纊兮元纁具五獻兮籩豆翟茀兮錦衣駕魚軒兮來歸從如雲兮滿中闈忽形沉兮影絕夫傷神兮子泣血悲餘澤兮猶在怨迴文兮未滅返葬兮咸陽寒天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汧陽郡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隴州汧陽郡本隴東郡義寧二年析扶風郡之汧源汧陽南由安定郡之華亭置天寶元年更郡曰汧陽安喜縣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定州博陵郡有安喜縣貳公尚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孔安國傳副貳三公也執帛杜預左傳註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儲闈沈約彈王源文升采儲闈亦居淸顯劉良註儲闈東宮也剖符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右輔三輔黃圖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翁歸漢書尹翁歸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伯冏孔安國尚書傳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太僕唐書百官志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蕙心紈質鮑照蕪城賦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張銑註蕙香草喻美也紈輕細綺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螓首蛾眉詩國風螓首蛾眉集傳云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同雲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集傳云同雲雲一色也柳絮世說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卽公大兄無弈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獻歲發春楚辭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王逸註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椒花晉書劉臻妻陳氏者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辭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摽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言事姑舅庾信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宜其家室詩周南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寢門孔穎達禮記正義寢門最內門也笄六珈詩國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萇傳云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穎達正義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爲之飾八籩周禮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采藻詩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季姜季姜恐是季蘭之訛按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杜預註以季蘭爲服蘭之女孔穎達正義云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青帳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弈之女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不嘗原獸列女傳楚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于政事左傳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杜預註原野也返池魚吳録孟仁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纂組楚辭纂組綺縞結琦璜些王逸註纂組綬類也漢書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云許愼云纂赤組也四德後漢書九嬪掌教四德章懷太子註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奉倩裴松之三國志註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

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莊周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煢煢在疚 詩周頌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鄭康成箋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陸德明音釋嬛其傾反崔本作煢

聖善 詩國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塞淵 詩國風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萇傳塞實也淵深也孔穎達正義其心誠實而深遠也

九原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據鄭康成註本是地名晉卿大夫之墓地在焉後人因之概呼墓地爲九原矣

齊侯之子 詩國風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凝脂柔荑 詩國風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日躋 詩商頌聖敬日躋毛萇傳躋升也

三繅 禮記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說文繅繹繭爲絲也

五獻 左傳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杜預註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中闈 陸士衡詩哀響沸中闈

梧桐半死 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七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哀辭祭文連珠判十五首

宋進馬哀辭（幷序）

宋進馬者中書舍人宋公之子也公無弟兄子一而已文則有種（顧本作交則有擇）德亦惟肖忽疾倏逝醫不及視宋公哀之他人悲之故爲詞曰

背春涉夏兮衆木藹以繁陰連金華與玉堂兮宮閣鬱其沉沉百官並入兮何語笑之啞啞君獨靜默以傷心草王言兮不得辭裁悲減思兮少時（裁劉本作我）僕夫命駕兮出閶闔歷通逵陌上人兮如故識不識兮往來眼中不見兮吾兒驂紫騮兮從青驪低光垂彩兮怳不知其所之闢朱戶兮望華軒意斯子兮候門忽思瘞兮城南心瞀亂兮重昏仰訴天之不仁兮家惟一身身止一子何引嗣之不繁就單尟而又死將清白兮遺誰問詩禮兮已矣哀從中兮不可勝（哀舊本作戀非）豈暇料餘年兮復幾（餘一作天）日黯黯兮頹曄（頹一作隕）鳥翩翩兮疾飛邈窮天兮不返疑有日兮來歸靜言思兮永絶復驚叫兮沾衣（驚一作號）客有弔之者曰觀未始兮有物同委蛻兮胡悲且延陵兮未至況西河兮不知學無生兮庶可幸能聽于吾師

金華（漢書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沉沉（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也）啞啞（周易笑言啞啞孔穎達正義啞啞笑語之聲也）草王言（唐六典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僕夫（毛萇詩傳僕夫御夫也）通逵（謝靈運詩密親麗華苑軒甍飭通逵）瞀亂（楚辭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潘岳寡婦賦思纏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呂向註瞀亂迷惑也）重昏（楚辭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王逸註昏亂也）窮天（鮑照凌烟樓銘重樹窮天通原盡目）靜言思（詩國風靜言思之寤辟有摽鄭康成箋言我也）未始有物（莊子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表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委蛻（莊子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郭象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延陵（禮記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西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祭兵部房郎中文（爲人作）

維載月日朔某官某乙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房公之靈嗚呼君子之才周而不器苟求行道未嘗私身沉靜好謀話言必雅往歲轂貴關輔阻饑眷命自天發廩以賑中朝之使屬之鄙夫不敢自賢請子爲介匹夫嫠婦黄口之孤鍾釜之施罔不必當舉無棄粒野有頌聲國家厭兵革苦徵戍大召浮食以靖國人（召字訛）單車諭旨萬里窮磧西度赤坂館于烏孫形勞者病神勞則夭棄成功于末路未復命而言謝死不廢命忠也尸而加紳寵也我盥而撫子瞑受含求仁得仁其誰不死玉關之下素車威遲愁雲晝聚白雪春下絳旐從風車徒行哭至上京而不駐將返葬于關東河活活而東注天慘慘而悲風道路猶長子實途窮人世如舊子實成空我有旨酒以歆以餞想像明德歔欷出涕尚饗

關輔（鮑照詩家世宅關輔李善註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阻饑（虞書黎民阻饑孔安國傳阻難也衆人之難在于饑）以靖國人（左傳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烏孫（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我盥而撫子瞑受含（左傳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瞑受含玉關太平寰宇記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南一百十八里威遲顏延年詩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呂向註威遲馬行貌絳旐賀循葬禮杠今之旐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活活詩國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毛萇傳活活流也我有旨酒詩小雅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爲楊郎中祭李員外文

維載月日朔行尚書司勳郎中賜緋魚袋楊元璋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左司員外郎李公之靈嗚呼大朴難名大辨若訥泊兮無兆汎然隨物伯顧本作治譌今校正直而好學敏以從事行隱于寡言文成于沉醉澡身浴德唯仁與義讀書甚解作賦彌工麗詞秀務奧義元通記言西掖起草南宮第五將姪伏波事嫂食先與甘衣必讓好口嘗其糲身席于藁結友一言同官一日徇我朋好忘其身恤豈惟攜手亦將加膝明明天子惟賢是思恨馮唐之已老喜相如之同時罷刋書于虎觀將載筆于鳳池嗚呼病時七啓臥內一訣痛乾坤而忽窮嗟古今而長絶永言北首返葬東周何夫子之適去同衆人之若休歷千門而行哭動九陌而增愁馬悲鳴而笳咽雲寡色而風秋元璋等或結髮舊遊比肩同列悲薤歌之首路哀柳車之就轍嗟無見而空來痛不知而成列嗚呼哀哉尚饗

司勳郎中唐六典吏部有司勳郎中一人從五品上緋魚袋總見二十二卷金魚袋註內清酌禮記凡祭宗廟之禮酒曰清酌孔穎達正義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徹可斟酌也少牢鄭康成周禮註羊豕曰少牢左司員外郎唐六典尚書省有左司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大辯若訥老子大辯若訥河上公註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泊兮無兆老子我獨泊兮其未兆河上公註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所欲之形兆沉醉晉書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阮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時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澡身浴德禮記儒有澡身而浴德孔穎達正義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于德以德自清也記言唐六典中書省有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記時政之損益年終則授之于國史註云起居舍人因起居註而名官焉古者人君言則右史書之卽其任也李嶠嘗爲中書舍人者西掖西掖卽中書省詳見二卷東掖垣註中起草見十一卷建禮門註中第五將姪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伏波事嫂後漢書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建武十七年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加膝禮記進人若將加諸膝七啓成按枚乘作七發設言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說七事以起發太子太子霍然病已云云曹子建效之作七啓然非疾病事七啓當作七發爲是東周史記索隱按高誘曰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適去見三卷懸解註中若休賈誼服賦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註休息也九陌三輔遺事長安八街九陌雲寡色江淹恨賦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比肩戰國策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薤歌古今註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首路顏延年詩改服飭徒旅首路蹈險艱潘岳九錫文王師首路威風先逝李善註廣雅首向也柳車韻會輀喪車也通作柳釋名喪車其蓋曰柳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李奇曰大牛車鄧展曰喪車也

爲兵部祭庫部王郎中文

惟公宏量碩德抱義戴仁早離我見常守吾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夏官之職惟賢是寄既節五官兼選騎士宿衛扞城必由茲地速應爲敏平分是貴決遣先馳曹無留事嗚呼積善無慶寢疾彌留唐肆求馬夜壑藏舟深悟幻境獨與道遊死而不忘魂兮若休嗚呼某等何幸得備官屬泰然若春温兮如玉去德何永事生何促五情如喪百身不贖敬薦醴牢哀哀慟哭尚饗

庫部郎中唐六典兵部有庫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掌邦國軍州之戎器儀仗及冬至元正之陳設并祠祭葬之羽儀諸軍州之甲仗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我見華嚴經遠離我見無有我想夏官杜氏通典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司職方司兵之屬卽今兵部之任也五官淮南子兵略訓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騎士漢書百官公卿表屯騎校尉掌騎士宿衛後漢書百官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彌留

周書顧命篇病日臻既彌留孔安國作久留解唐肆求馬莊子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也郭象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有之夜壑藏舟莊子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道遊淮南子循天者與道遊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如玉詩國風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孔穎達正義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五情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

爲人祭李舍人文

年月日某以茶藥之奠祭于故舍人李公之靈嗚呼見人多矣未有如子生于德門長于貴里名高江夏之童童顧本作重今校正貌奪河陽之美行比曾顏才兼文史含恣輕肥仰偃紈綺惡如涕唾棄如塵滓比布衣以同年甘蔬食而沒齒嗚呼深入度門高居道源獨一靜處寂默無言待草誠之真性歸化光之法尊曠無淨染頓離塵根豈期昨日分首別離未久萬法皆空一生何有無餘涅槃應無所受無漏智慧斯爲不朽予以凡情哀哀其後世相謂然道心斯醜敢不從俗子其無咎

德門南史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元暉藻繢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江夏後漢書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河陽按晉書潘岳美姿儀嘗爲河陽令淨染成唯識論染謂虛妄遍計所執淨謂真實圓成實性無漏智慧涅槃經我以無漏智慧熾火燒彼衆生諸煩惱結翻譯名義肇師云決定審理謂之智造心分別謂之慧天台云善入佛法名慧巧用佛法名智

爲人祭某官文

惟公宏量碩德寡言敏行直而能婉和而不競□儒墨爲鋒鍔在顏冉之季孟白雲刑官繡衣使者時無冤人路多避馬既踐文昌來司武庫冀翟車之高足爲鳳池之先路豈期位薄德崇才遠途窮拜命之時初一朝于北闕移疾于外不再入于南宮嗚呼哀輓悲笳寒天疎木宅不卜地祔于故塋家無餘財斂以時服弟難會葬兒未及哭其營護而奠遺惟甥姪與姻族某嘗同官實喜良友仰德彌高立言不朽居常接膝未忍分手況永訣兮無期向空筵而灑酒尚饗

白雲刑官服虔左傳註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繡衣使者漢書遺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漢書蕭望之傳其後奸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無冤人漢書于定國傳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武庫唐書百官志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戎器鹵簿儀仗元日冬至陳設祠祀喪葬辨其名數而供焉凡戎器色別而異處以衛尉幕士暴涼之京衛旗畫蹕獸立禽行幸則給飛走旗凡諸衛儀仗以御史涖其度掌武庫器仗則兵部長官涖其修完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假甲纛旗旛稍諸衛給弓千牛給甲翟車按周禮翟車乃王后親桑所乘者非臣子所用疑翟字有誤立言不朽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爲羽林將軍祭武大將軍文

維年月日將軍某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故大將軍武公之靈嗚呼武公命代出羣氣蓋朔方勇冠六軍生長下國聲聞上天天子壯之命居北門北門伊何國之重寄羽林孤兒旄頭突騎罔不畢勸爲之元帥帝在紫微與君爲衛身恆披堅手不捨銳出乘天駟入並東第同官爲寮出入五世顧我軍旅凜然遺風一日之長萬夫之雄身雖有極德不可窮嗚呼門館蒼黃風景淒涼櫪馬悲鳴角弓不張弔客接武哭聲滿堂嗚呼凡人有喪匍匐斯救況我武公屢及其靁盥而撫之唅玉當受敢不嗣事如公之舊

羽林將軍唐六典左右羽林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若大朝會則率其儀仗以周衛階陛若大駕行幸則夾馳道而爲內仗凡飛騎每月番上者皆據其名歷而紀于所職其飛騎或有勅上南衙者則大將軍將軍承墨勅白移于金吾引駕仗引駕仗官與監門奏覆又降墨勅後得入朔方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夏州朔方郡羽林孤兒漢書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旄頭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突騎漢書鼂錯傳輕車突騎師古註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後漢書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章懷太子註突騎言能衝突軍陣紫微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披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同官爲寮左傳荀林父曰同官爲寮匍匐斯救詩國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鄭康成箋匍匐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救之及霤左傳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孔穎達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古字霤與溜通用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强胡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于禆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驚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踊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欷尚饗

牙門按杜氏通典牙門將冠服與將軍同魏文帝黃初中置明帝以胡烈爲之又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爲牙門吳重武官故也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爲之蜀以趙雲爲之唐時無此官名疑是軍中私署之職如押衙虞候之類一時稱謂爾爾雲屯陸機詩胡馬如雲屯越騎亦星羅橫挑强胡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强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李善註臣瓚曰挑挑敵來戰也古謂之致師飲馬左傳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全齊大族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是也戈舂其喉左傳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矢集其目左傳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餘勇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腰鞬徐陵與楊僕射書佩弭腰鞬前旌庾信華林園馬射賦行漏抱刻前旌載鳶代馬韓詩外傳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今本韓詩外傳無此文見李善文選註中悲鳴踊顧潘岳寡婦賦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踊顧劉良註踊顧踡踊顧盼不前也

爲王常侍祭沙陁鄯國夫人文

維年月日朔河西節度使左散騎常侍王公遣總管石抱玉以酒牢之奠致祭于故沙陁鄯國夫人之靈嗚呼惟此淑德降于異域至性不師天姿靡飾禮容詎假于環珮工藝非因于組織行閨訓于穹廬成母儀于蕃國懿此清範夫人之則沙陁令門外家之力嗚呼夫人歸命干戈遂寢子孫扞城國家高枕居之右地革其左衽散辮垂鬟解裘衣錦嗚呼降年不永遠日方臨寂矣高堂飲珠含玉哀哉貴女刃面摧心嗚呼聖朝命我護此諸蕃夫人所出天子加恩能守漢制不効夷言馬無北首車必南轅教義所及忠信彌敦寶嘉內訓用潔斯樽尚饗

沙陁唐書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觖望謀幷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置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瀕彊內相攻其大酋乙毘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毘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蕃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高枕漢書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右地按漢書匈奴傳有左地右地蓋其國制王侯大將皆分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也刃面隋書突厥列傳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剺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摧心潘岳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南轅左傳令尹南轅反旆

奉和聖製聖劉賜宰臣連珠詞五首應制

原註時爲庫部員外

臣聞大名馭寓天地同符間氣佐時君臣協德故千年聖主唐帝撫其寶圖七德諸侯周公爲之元老連珠(傅元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于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大明(詩大雅有大明之章鄭康成箋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孔穎達正義云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于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千年聖主(庾信徵調曲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元老(詩小雅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毛萇傳元大也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

臣聞有其才者效其職重其任者竭其能故樂播大風乃能調四氣身騎列宿于是運三光

樂播大風(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四氣(禮記動四氣之和孔穎達正義動四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

臣聞先天不違德合于上事君盡力功濟于下故君臣同體于大道庶人以康億兆宅心于至仁萬邦乃固

臣聞形之端者影必隨焉聲之善者響必應焉故偃武修文皇天降之善氣薄賦省役后土報以豐年

臣聞宣至理者文懸之于日月表聖言者字動之以烟雲故虞舜作歌徒施于典策伏羲畫卦未類于昭回

懸之日月(揚雄答劉歆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虞帝作歌(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宮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廏中唯通赭馬之跡是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于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于臧紇固當無疑必寘嚴科

安上門(長安志皇城南面三門正南曰朱雀門東曰安上門西曰含光門)設險守國(見周易坎卦)金城(史記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四闢(虞書闢四門)閽人(鄭康成周禮註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狐白裘(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王者無外(公羊傳王者無外)臧紇(左傳季孫怒命攻臧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七

原书空白页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八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論畫三首

畫學祕訣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庄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檝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鏁處沵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于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烟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宜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茅堆土埠半露簷廒草舍廬亭略呈檣檥〇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閑雲切忌芝草樣〇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二尺長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顛水看風腳此是法也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辯清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羣峯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布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辯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鎖烟籠長烟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鴻秋水蘆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

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様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石刻二則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展或大或小之圖寫百里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已有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位唯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村好着數株樹以成林枝須抱體一水通而瀑瀉泉可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疏疏唯舟檝之橋梁且宜高聳通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拔千尋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鏁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兹地樓閣偏宜柳映人村但把烟暝酒旗則當途高掛客帆宜雲水低張遠山須要低排近樹唯宜拔迸手親筆硯之外未嘗虛度光陰有時餘暇除此縈絆歲月遥永頗探幽微先生藝苑之間意同斯矣無隱友人求予畫遂書之也太原王摩詰集古堂記

吾友薛無隱長安人少有志操既冠不復應舉學行聲名西北士人甚高之以飲酒吟詩爲樂日道千首而不勞酒飲一石而不醉自稱逍遥子累求予戲墨十三年許之長沙一見告行掃之小軸四時之景以償前願長安有好事者無隱也此畫能飽人矣能醉人矣但饑渴時聊展而有驗矣太原王維

石刻在關中前後有薛氏家藏并太原王維之記二印後有唐賢題名云洛州刺史徐嶠之節度使孫志真杭州刺史杜濟壽州刺史張鎰秘書監陸齊望臨汝太守韋斌朝議大夫徐浩節度使李元諒節度使李昌言節度使李祐節度使李聽節度使何進滔吏部尚書高元裕御史中丞裴曠節度使韋正貫節度使樊澤秘書丞王守真汀州刺史沈珍少府監胡況有唐十九名賢前後皆閱摩詰○○題又有高陽沈光庭跋曰得此圖并書迹及唐賢觀題遂排列刊石于永興嘉祐二年八月十五日題

成按焦竑經籍志有王維山水論一卷集中無之後閲說郛至九十一卷有王維所著畫學秘訣一篇知焦氏所稱即此是矣焦氏蓋本之王世貞畫苑泊詹景鳳著畫苑補益採錄後一則作荆浩畫山水賦後之評題繪事者援引摘句多稱王維不稱荆浩然考其辭語殊不類盛唐人況維文章筆墨冠天下宜有絕妙好辭以寫其胸中所得之秘傳爲模範以啓佑後人乃卑卑無甚高言其爲後人所託又何疑焉石刻二則其前一則與秘訣中首則微有異同後一則語亦凡近不能佳殆非維真筆也東觀餘論云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蓋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于屋壁是可嘆也嗟夫畫既僞矣其題記又安見爲真哉顧其傳世巳久姑且存之別爲一卷以殿于詩文之後俾愛奇之士無嘆其闕畧焉耳至宋韓拙山水純全論中引右丞之言有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之句又有松不離于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數語苦無全文可稽并附識于此以爲談繪事者之考則焉

王右丞集卷之二十八

王右丞集卷之末

仁和趙殿成松谷輯錄

附錄三條

詩評（計五十二則）

王右丞集十卷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于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以爲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于它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略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宅無聞于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別圃維後表爲清源寺終葬其西（文獻通考）

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嶽英靈也（殷璠河嶽英靈集序）

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于開元天寶之間（獨孤及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舉哉（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流之貫達（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爲詩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詩人玉屑）

臞翁詩評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詩人玉屑）

王摩詰詩渾厚閑雅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也（西清詩話）

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作詩而不能畫從容二子之間者王右丞也（詩話總龜）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歐陽修書梅聖俞藁後）

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後山詩話）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許彥周詩話）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雲仙散錄）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其詞不迫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及也（歲寒堂詩話）

王維詩典重靚深學者不察失于容冶木天禁語

王維之作如上林春曉芳樹微烘百囀流鶯宮商迭奏黃山紫塞漢館秦宮芊綿偉麗于氤氳杳渺之間真所謂有聲畫也非妙于丹青者其孰能之矧迺辭情閑暢音調雅馴至今人師之誦之爲楷式焉史鑑類編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而菴說唐詩

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哉人心係則難脫空同子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詩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麓堂詩話

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西麓周氏

晁補之云右丞妙于詩故畫意有餘余謂右丞精于畫故詩態轉工鍾伯敬有云畫者有烟雲養其胸中此是性情文章之助劉士鏻文致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韻語陽秋

成按右丞詩文因天寶之亂十不存一安知其生平無琵琶詩耶此與杜子美集中無海棠詩遂謂子美母名海棠者其妄誕無異真足令人一噱至于崔與宗寫真之詩前身應畫師之句現存集中而謂其無畫詩殆所謂不知子都之姣者歟

右丞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帶字當字極佳非得畫中三昧者不能下此二字青軒詩緝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瓜園贈裴十一迪納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即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四友齋叢說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行到水窮處云云顧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苕溪漁隱叢話

右丞終南別業詩有一唱三嘆不可窮之妙如輞川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沜辛夷塢等詩右丞唱裴迪和雖各不過五言四句窮幽入元學者當自細參則得之瀛奎律髓

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陸放翁劍南詩稿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絶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且王語渾含勝崔楊升菴詩品

王摩詰燕子龕詩雄奇蒼鬱非以李咸熙之筆寫之不可（芥子園畫傳）

韋給事山居詩善用韻曾登二韻險而無蹟羣山入戸登一句尤奇比之王介甫兩山排闥送青來尤簡而有味（瀛奎律髓）

右丞詩長于山林河明閭井間一聯詩人所未有也牧童田犬句尤雅淨（瀛奎律髓）

右丞漢江臨汎詩中兩聯皆言景而前聯尤壯足敵孟杜岳陽之作（瀛奎律髓）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極俊語却入畫三昧（弇州山人稿）

朱叔重嘗曰王右丞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詩即畫也李思訓數年吳道元一日其工夫學力所到者畫即詩也（鐵網珊瑚）

五言絶句當以王右丞爲絶唱（四友齋叢說）

摩詰輞川詩余深愛之每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朱子語錄）

朱文公曰律詩如王維韋應物輩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公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鶴林玉露）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于畫道不能得此語米元暉猶謂右丞畫如刻畫故余以米家山寫其詩（畫禪室隨筆）

六言絶句如王摩詰桃紅復含宿雨及王荆公楊柳鳴蜩綠暗二詩最爲警絶後難繼者（玉林詩話）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閒適于其間也（詩人玉屑）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概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姑溪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楊升菴文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闊之久也嘉泰辛酉五月六日龜堂南窻書（陸游跋王右丞集）

論近體者必稱盛唐若藍田王右丞維亦其一也其爲律絶句無問五七言皆莊重閒雅渾然天成至于古詩句本冲澹而興則悠長諸詞清婉流麗殆未可多訾楊伯謙選唐詩論次其尤載在正音而晦翁先生考定楚辭後語亦存其山中人等作戛有以邪詩凡六卷并附裴迪諸人詩共若干卷劉須溪蓋嘗校之宋元舊刻歲遠不存近刻于蜀字畫頗舛謬脫落

夔以督鹺分司迎鑾公暇特加披閱粗爲辯正遂出俸資之餘令善小楷者書之鏤人翻刻如本用裨詩壇採覽之便（廣信呂夔王右丞集序）

高棅選唐詩品彙五古七古以王維爲名家五律七律五排五絕以王維爲正宗七絕以王維爲羽翼其五古敘云詩莫盛于唐莫備于盛唐論者推李杜二家爲尤其閒又可名家者十數公至如子美所贊詠者王維孟浩然所友善者高適岑參乾元以後劉錢接蹟韋柳光前人各鳴其所長今觀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義之真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超凡劉隨州之閑曠錢考功之清贍韋之靜而深柳之温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閒氣萃於時以鍾於人者也七古敘云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李杜而下論者推高岑王李崔顥數家爲勝竊嘗評之若夫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尙矣至於沉鬱頓挫抑揚悲壯法度森嚴神情俱詣一味妙悟而佳句輒來遠出常情之外之數子者與李杜並驅而爭先矣五律敘云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氣象雄逸孟襄陽興致清遠王右丞詞意雅秀岑嘉州造語奇峻高常侍骨格渾厚七律敘云盛唐作者雖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之作當時各極其妙王之衆作尤勝諸人五言排律敘云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爲多而孟襄陽高渤海實相與並鳴五言絕句敘云開元後獨李白王維尤勝諸人云云

唐人倡和之詩多是感激各臻其妙如早朝大明宮杜甫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王維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登慈恩寺塔詩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俯視同一氣焉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茫茫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此類甚多是皆雄渾悲壯足以淩跨百代（唐詩品彙）

李林甫璠嶽應制曰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後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爲法王摩詰送邱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數目字不爲病也（詩家直說）

絕句如摩王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一篇韋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皆風人之絕響也（詩家直說）

詩人之詩字句不苟王維諸人是也才子之詩句字章法若罔聞知李白諸人是也困學之詩格調詞意匠心措置杜甫諸人是也閑適之詩弁詩俱忘陶潛諸人是也（彈雅）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如杜詩鉤簾宿

鷺起丸藥流鶯轉李詩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摩詰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濃近而遠可爲知者道也（李杜詩緯）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即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即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山門錦瑟怨遙夜繞絃風雨哀下即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分甘餘話）

王右丞文集十卷寶應二年正月七日王縉搜求其兄詩筆十卷隨表奉進此刻是麻沙宋板集中送梓州李使君詩亦如牧翁所跋作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知此本之佳也（讀書敏求記）

元肅以下詩人其數什百語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爲最語四家者唯右丞爲最其爲詩也上薄騷雅下括漢魏博綜羣籍漁獵百氏于史子蒼雅緯候鈐決內學外家之說苞并總統無所不闚郵長于佛理故其摛藻奇逸措思冲曠馳邁前桀雄視名儁凡今長老薦紳之屬工爲詩者恆嗟賞而雅崇之殆與耳食無異（顧起經題王右丞詩箋小引）

畫錄（計一百十九則）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唐史自有傳其出處之詳此得以略也維善畫尤精山水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天機所到而所學者皆不及後世稱重亦云維所畫不下吳道元也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于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由是知維之畫出于天性不必以畫拘蓋生而知之者故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又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之類以其句法皆所畫也而送元二使安西詩者後人以至鋪張爲陽關曲圖且往時士人或有占其一藝者無不以藝掩其德若閻立本是也至人以畫師名之立本深以爲恥若維則不然矣迺自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卒不以畫師歸之也如杜子美作詩品量人物必有攸當時猶稱維爲高人王右丞也則其他可知何則諸人之以畫名于世者止長于畫也若維者妙齡屬詞長而擢第名盛于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之若師友兄弟迺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之句皆以官稱而不名也至其卜築輞川亦在圖畫中是其胷次所存無適而不瀟灑移志之于畫過人宜矣重可惜者兵火之餘數百年間而流落無幾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以絕俗也正如唐史論杜子美謂殘膏賸馥霑丐後人之意況迺真得維之用心處耶今御府所藏一百二十有六太上像二山莊圖一山居圖一棧閣圖七劍閣圖三雪山圖一喚渡圖一

運糧圖一雪岡圖四捕魚圖二雪渡圖三漁市圖一驟綱圖一異域圖一早行圖二村墟圖二度關圖一蜀道圖四四皓圖一維摩詰圖二高僧圖九渡水僧圖三山谷行旅圖一山居農作圖二雪江勝賞圖二雪江詩意圖一雪岡渡關圖一雪川羈旅圖一雪景餞別圖一雪景山居圖二雪景待渡圖三羣峯雪霽圖一江臯會遇圖二黃梅出山圖一淨名居士像三渡水羅漢圖一寫須菩提像一寫孟浩然真一寫濟南伏生像一十六羅漢圖四十八（宣和畫譜）

元宗時王維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封氏聞見記）

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純全集）

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如摩詰苕磯靜釣水閣閑棊令人不覺身在其閒（玉堂嘉話）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刱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得加此余見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畫寫水又豈可與論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耶（董逌書王摩詰山水後）

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迴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董其昌畫評）

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媚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比于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董其昌畫旨）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派非吾曹當學也（容臺集）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拗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于維也無間言知言哉（容臺集）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于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東坡集）

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荆浩畫山

水錄）

僕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文季朴家出藏先聖畫像示僕傳云王摩詰筆也僕因令善工摹之眼中神采殊不相類使人意不滿畫像上長下短其背微僂以傳考之想當然爾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此修上而超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末僂謂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之容非摩詰不能作（嬾真子）

宋中興館閣儲藏王維菩薩一普賢一須菩提一孔雀明王一濟南伏生圖一捕魚圖四盤車圖一朱陳嫁娶圖一拂林人物一雪霽曉行圖一山水二（宋中興館閣續錄）

王輞川以凝碧詩見知當世餘事丹青亦造神品晚年長齋刻意空門學室中唯繩牀經案退朝之後焚香獨坐大有所契證三復斯畫知其不苟毘邪一會儼然目中觀者要當于默然處驚海濤春雷之作始不負渠（李彌遜題唐王維畫維摩文殊不二圖）

乙丑六月念一日同伯幾訪喬仲山運判觀畫王維維摩像其像如生（志雅堂雜鈔）

喬達之簣成號仲山所藏王維畫維摩像如生（雲烟過眼錄）

喬仲山家王維維摩視疾圖宣和明昌睿思東閣王維秋山蕭寺（困學齋雜錄）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劍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與讀碑圖一仝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雪圖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族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米芾畫史）

摩詰演教羅漢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案宣和畫譜摩詰羅漢凡四十六軸此其一也公繪事既妙絶而奉佛尤篤所畫羅漢于端嚴靜雅外別具一種慈悲意袈裟文織組秀麗千載奕奕有生色此君嘗云夙世自禪伯前身應畫師乃稱耳（弇州山人稾）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攜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四友齋叢說）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爲梵釋豈摩詰別號邪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鼃類多詭怪恍忽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嗚呼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云（劉克莊題王摩詰渡水羅漢圖）

前松江鎮守張萬戸出五手卷王維渡水僧高宗御題絶妙（志雅堂雜鈔）

王仲至閲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黄梅出山圖葢其所圖黄梅曹溪二人氣運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蹟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夢溪筆談）

右唐王維畫濟南伏生像宋祕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余官金陵聞休伯所藏書畫甚富一日與顧吏部華玉過之休伯張燕余戲謂之曰必出書畫乃飲始出宋元者亦有唐人筆余與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維著色山水一卷余不覺驚伏以爲平生之未見也但古人之坐以兩膝著地未嘗箕股而秦漢之書當用竹簡今像乃箕股而坐凴几伸卷此則余所未曉抑余聞維嘗畫雪中之蕉毋乃類是而不必拘拘于形似者邪（寓意編）

王摩詰自謂宿世縁詞客前身真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並哉余在毘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挂席數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于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之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山人聞贈金匱文李法曹好古篆莫居士贈玉筯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戸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石上蕃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幷其記此亦謂之一絶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貞元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歳余爲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乗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翰奇絶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寳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葢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别右丞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希乃其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葢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樵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蹋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韻語陽秋）

王介石虎臣所藏王維畫孟浩然像昔爲趙碧瀾由祚後歸趙信之又歸喬仲山仲山又歸之郭北山雲烟過眼錄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米芾畫史

王右丞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平生喜作雪景劍閣棧道騾綱曉行捕魚雪渡村墟等圖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蓋其胷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畫鑒

王摩詰作輞川圖長二三丈起自蜀川江鄉風物靡不畢備精妙罕見名畫記

王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官尚書右丞以胷中所蘊發于毫端詩似淵明而聲律整齊山水法道元而風致特出世稱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意到處不拘小節如雪中芭蕉脫去凡近非具眼不能識也家居藍田輞川常自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木瀟灑其石小劈斧皴梢多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衣摺丁頭鼠尾樓閣用筆界畫筆力清勁曲盡精微真如臺閣文章鏘金戛玉故當在第一品也山水家法真蹟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林泉之髣髴黃山谷集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澼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絶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敧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秦少游書輞川圖後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贄于余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冡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余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宏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宏憲題宏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閑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白樂天詩所說清涼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宏避唐諱改有宏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容齋隨筆

輞川二十境勝概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與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弁美具無以復加宜爲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刋然此地今遺趾僅存園湖垞沜率爲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某

于河南官舍同觀（黄伯思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蹟之不失其真者當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黄某書（黄伯思又跋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于像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欹湖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源寺是也（廣川畫跋）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興楊氏本上摹得（米芾畫史）

文彦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彦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峯石色絶迹天機筆思縱横參于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米芾畫史）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于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絶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于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虞集跋王維輞川圖後）

往年備官京都從吳興公入道山延閣書題裝潢畫卷見王摩詰輞川莊圖草後又見圖本郝參知家有四川宣撫司都大茶馬司官印位置纖悉俱備公首玩賞顧余言曰蘭亭敘草爲古今法書所宗正若此耳此龍眠山莊圖草全用其法而行筆細潤迺有超越之意古人翻案法正當于此求之（柳待制集）

王右丞輞川圖與余昔在杭苕故家見者一樣前有集賢院御書印内合同印題摩詰本後書河北郭忠恕奉命復本則知爲江南李後主時臨本也虎賁中郎更無辨處郭亦妙筆矣右丞唐開元天寶朝士名維字摩詰工詩畫輞川其所居自寫爲圖精密細潤在小李將軍著色山水上今如魯寶玉大弓絶無僅有吾昂霄珍之重之攜上天京名公相一見賞識鑒定價增十倍大德戊戌冬至廬陵民八十叟李珏元暉敬跋（書畫題跋記）

右王摩詰輞川圖臨之者郭忠恕再臨者仇英實父也其二十絶句書者文待詔徵仲也余嘗謂讀摩詰絶句更一覽輞川圖便覺如上下華子岡斤竹嶺騁宮槐陌汎南北垞欹湖柳浪徙倚木蘭柴茱萸沜即文杏館而休焉酌金屑之泉與裴迪秀才對語不知我之爲摩詰摩詰之爲我也然則摹本何必實父而書亦何必徵仲哉（王弇州續稿）

予家自高祖南山翁以來好蓄名畫聞之家君云妙

品有王摩詰輞川圖（寓意編）

王右丞輞川圖曾入祕府宏治間黄休伯叔賜剎古漆墩得之（豐道生華氏真賞齋賦註）

傳聞嚴氏藏王維輞川圖真蹟妙絶（清河書畫舫）

嚴氏書畫記掛軸有王維輞川雪溪圖三軸圓光小景二軸手卷有王維輞川圖三卷三峽圖雪溪圖女史圖濟南伏生像（珊瑚網）

摩詰畫有極饒古粗辣者作樹頭如撮米樹本如丁橛山如浪起沙如錐畫千重百重又于梢末露之余于滎澤公館中見一屏就視乃陝刻摩詰藍田莊圖石本雖石頑工拙未盡本妙然其用意未嘗不可追而思也古巖先生囑寫弁識（程邃題畫）

鈎勒梧桐見王維輞川圖（芥子園畫傳）

吾家伊上塢亦自有椒園漠漠清香遠離離丹實繁盈襜常要采折柳不須藩每看輞川畫起予商可言（文彦博題輞川圖詩）

輞川誠自好人各愛吾園欲縱家山樂終縻吏事繁鴻飛思避弋羝觸困羸藩幾日歸陶徑方知踐此言（韓琦和文潞公題右丞輞川圖詩）

丹青王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嘗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黄山谷題摩詰畫詩）

騷韻禪談意未央敧湖烟月墮微茫園林鐘鼓清時樂好箇裴公綠野堂○狀物何如及物功開元真宰說姚崇未妨僦屋招提裏斗米三錢四海同○凝碧池邊野鹿過空垂雙泣賦悲歌論忠不到平原列馳譽丹青未足多○文彩風流映一時丹青三昧有餘師戲將萬斛敧湖水寫盡南山五字詩（王秋澗題王右丞輞川圖詩）

開圖縱奇觀江山鬱相繆兩垞矗岧岧重湖渺瀰瀰邃宇抗疏嶺危亭俯圓流春塢辛夷發夏陌高槐稠竹館翠陰晚萸沜紅實秋遠墅漆未割近園椒欲收驚鳥避溪泉野鹿逐巖幽日暮川上歸涼飈蕩孤舟靄靄雲氣合漠漠烟光浮顧思天寶初綱紀壞不修霓裳按妖拍鼙鼓起奸謀豈無匡濟術迺爲閑曠留菱歌自來往葩辭更倡酬遂令摸寫間意度猶可求乾坤多變態江海生暮愁白鷗飛不去千載空悠悠（貢師泰題王維輞川圖詩）

輞口風烟春日遲淺沙深渚帶東菑紅杏花開翔白鶴綠楊絲裊逗黄鸝山雲寂寂入寒竹野露瀼瀼裛嫩葵誰似右丞清絶處千秋一士更何疑（鄧文原王維高本輞川圖詩）

瀟灑開元士神圖繪輞川樹深疑垞小溪靜見沙圓徑竹分青靄庭槐斂暮烟此中有高臥敧枕聽飛泉○畫裏詩仍好縈迴自一川湖晴嵐氣爽浪靜柳陰圓賦詠成珠玉經營起霧烟當年滿朝士若个在林泉（吳仲圭右丞輞川圖詩）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神品上上（玉堂嘉話）

安遠門西萬里餘耕桑烟火總民居只應勤政樓中夢百倍華清樂不如○憶昔風流王右丞開元親侍

玉堂廬細吟凝碧池頭句政恐丹青是諫書（王惲題摩詰驪山宮圖詩）

王維輞川雪景細絹寫小横幅精極古松上用粉作積雪有款在臨溪吳氏（東圖元覽）

金陵胡編修藏王摩詰輞川雪景絹畫沈宜謙云是宋人臨本之絶佳者其雪用銀泥打底上更用粉細細點雪（東圖元覽）

徐太常輞川圖一卷多名跋吳匏菴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拄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卽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淬粉著樹上瀟灑清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太平清話）

禾興馮開之家藏唐宋名蹟頗多王維江山雪霽圖尤爲冠絶諸本原係大元內府故物曾經趙子昂鑒定傳聞右丞花遠重重樹雲深處處山小幀在文徵仲太史家紙本淺絳色布景極異落筆精微以較馮氏所藏江山雪霽圖可方駕也此畫原係矮直幅太史恐其日久愈壞命工補綴爲短卷近人題跋復得啓南翁筆海內稱爲墨皇不妄也（清河書畫舫）

吳崑麓夫人與余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櫪門閂或云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爲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余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戸焚香屏絶他事便覺神峯吐溜春浦生烟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閱無聲出戸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于南翰林院之寄樂亭（馮夢禎題王右丞江山雪霽卷）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于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于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閑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廣陵有王維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

取之果得與眞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邪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于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邪儻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于此卷中消受清福邪老子云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容臺集）

昔人評王右丞畫以爲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思縱横參乎造化余未之見也往在京華聞馮開之得一圖于金陵走使緘書借觀既至凡三薰三沐乃長跽開卷經歲開之復索還一似漁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誤悵惘久之不知何時重得路也因想像爲寒林遠岫圖世有見右丞畫者或不至河漢（畫禪室隨筆）

王右丞畫予從檇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于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然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畫禪室隨筆）

購得王摩詰江山雪霽圖裝潢就因懷書畫友王越石在金陵時自九月至長至不雨溪流皆涸爲之悵然君舟何處貫虹月吾室悄然凝席塵買得輞川千嶺雪未經君眼照嶙峋呼鷗遠隔蒼茫外控鯉難逢汗漫人一髮枯流頻悵望五湖春浪幾時新（李日華詩）

王維雪溪圖李成寒林平野圖徐熙柳穿魚圖皆宋府祕物爲吳中王氏藏本並神品也（清河書畫舫）

摩詰弈棋圖在絹素上卷首五大字爲李西涯公篆書鈐縫有政和宣和二方印雪溪圖宋徽廟宸翰題籤此卷歸程季白入唐宋元寶繪冊江山雪霽卷馮開之快雪日記云吳崑麓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家有一鐵櫪門閂搖之有聲一日破墮三卷此其一也（雙槐歲抄作南京西華門守閽小内史張本得以獻太監安寧）此卷海內推爲墨王自有神物護持砢玉先得臨本復見眞本小簇山水輞川圖（珊瑚網）

蓬萊道山人閒風日不到玉笈金鑰典祕甚嚴有平生畜眼未嘗見者天旋地轉散落委棄故人李君祥得之出以示余其犀玉已被剔取所幸畫無恙耳展玩之餘不覺涕淚闌干蓋歎是圖之不遭也請斬固之以待異日萬金之購云蓬山道人劉翊題（題王維雪溪圖）

曉徑霑衣溼登臺試展危乾坤增壯觀江海得深期歷亂瑤華吐紛披玉樹枝精微誰與並顧陸頗相宜○碧樹擁江扉朱簾卷翠微崇朝無客過傍晚有漁歸嶺耀梅重白隄縈絮正飛若留清夜賞鉛粉更光輝（吳仲圭王右丞雪溪圖詩）

中原王冠朝元台制幹家王摩詰横披山水圖廣都宇文時中季蒙龍圖家王維雪山圖范榮公孫淑忠甫家王維雪竹圖（畫繼）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値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

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于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畫史）

高公繪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爲王維也（米芾畫史）

林虞家有王維雪圖六幅（米芾畫史）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傳爲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石林詩話）

王維江干雪意圖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眉公秘笈）

唐王右丞萬峯積雪圖卷絹本高九寸長七尺上有御前之印内合同印文淵閣印奉華堂印揭徯斯印項子京天籟閣中物也藏印俱備○城中十日暑如炙頭目眩花塵土塞僧樓今日見此卷雪意茫茫寒欲逼古栟修柳枝梟矯下有幽篁廁叢碧隔溪膠艇不受呼平地貫渚無人跡西風翻鴉忽零亂遠雁迷雲猶嚦嚦筆踈墨淡精神在收閱千年若完璧宛然一段小江南三遠備全能事畢維名依稀半未滅老眼再摩初認得所存只是天假借名手當時重唐室吳中人家寶古跡自宋及元高爾直若教見此風斯下倒槖定應無吝嗇錦標内帑固自有人間間出鳳五色老余尺素見雪渡草樹凌競人踼蹐僅有盈尺不盡意何如此圖長數尺太邱孫子具法眼鑿壁收藏皆襲百我將拙語敢印證聊寫心知弁目識右丞之筆神妙非常時代久遠見亦罕矣余少于沙溪陳氏獲觀雪渡圖盈尺而已今又于嚴氏閱此修卷深幸老年擊此于目又題宏治壬戌中秋日沈周○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者蓋欲假此以寄其孤高絶俗之意耳若李成之萬山飛雪李唐之雪山樓閣郭忠恕之九峯雪霽王叔明之劍閣沈石田之關山積雪圖皆種種臻妙而予皆及見之但恨未覩王維雪景何如耳宏治乙卯春偶于都下錢太常處閱此萬峯積雪卷賞鑒竟日覺寒氣逼人真摩詰平生得意筆也始知李成輩皆宗摩詰傳爲世寶此卷不啻今之鳳毛麟角矣枝山道人祝允明跋○詩中有畫畫有詩摩詰落筆秀且奇閻相吳生那足道象外能將造化師藍田輞川僅臨本開元東塔跡已隳山居圖識宣和字今藏御府人難窺我居京師頗留意日尋斷幀收殘碑琉璃廠西得兹卷敗箧零亂縈蛛絲長江峻嶺互合沓叢竹古樹蔽嶮巇山腰巍巍置層閣橋根瀧瀧流冰澌西風凝寒雪意勁一天黯淡彤雲垂斜行飛鴻失沙渚犯冷孤客望酒旗或棹扁舟或輕策神理曲盡毫無遺晴牕細觀拭病目小字漶漫書王維石田沈翁跋長句謂如彩鳳輝朝曦重裝錦標紫鸞鵲草堂珍祕怡老資炎天往往布几案滿簾飛霰吹涼颸右丞胷

中自瀟灑汪汪如有千頃陂松針石脈蘊靈異兩晴寒暑隨形施東坡生平頗崛强亦于維也無閒辭江邨高士奇題（江邨銷夏錄）

摩詰仙遊五百年畫稱雪渡未能傳只因曾入宣和府珍重令人綴短篇（黄子久王維雪渡圖詩）

榮咨道字詢之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則未也（米芾畫史）

是卷雪景山頭皆襯金著色法度森整而筆墨清潤極爲精工心知爲唐人之作而卒未能定其名氏舊有籤題小李將軍紙最古而字畫草率因未之信予購得之京師間示知畫者以爲當出王摩詰予家所有王維雪溪圖幷小幅鳳舟圖與此皆不類又曾見輞川圖與高士奕棋小幅惟奕圖用筆與此同因題爲王摩詰而褫去舊籤見者同聲以爲摩詰無疑閑居以來校勘頗勤遂定爲李昇出峽圖云（陸儼山集）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求也世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余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夢溪筆談）

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冷齋夜話）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題王維雪中芭蕉圖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猗覺寮雜記）

王維雪蕉曾在清閟閣楊廉夫題以短歌（眉公秘笈）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有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舉撿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鍼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輞川者自余始（畫禪室隨筆）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漁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齋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稿也（眉公秘笈）

內府藏右丞山居圖筆法類大李宋徽宗題曰危樓日暮人千里敧枕秋風雁一聲（高江邨苑西集）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搖落草萋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綱一童從旁出

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篨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篨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幭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篷間童子俛而曳循匡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于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潁川晁補之序晁補之捕魚圖序

朱景元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足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點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無咎公所題者余曰此善摹者爲之徐不以爲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葭葦之外意其爲水耳此特波濤浩瀰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迺淳化以前未更祕書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緯略

司德用進所藏王維捕魚圖單幅小直軸徽宗題前有雙團龍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明昌七印上作岡阜古木數株全如李成所作下作數舟攔溪取魚甚佳雲烟過眼錄

錫山華氏藏唐人捕魚圖一卷運筆古雅無名人畫甚佳好事者謂爲王維極謬維畫原係單行小直幅元時在司進家見雲烟過眼錄有宣和明昌御題璽記也清河書畫舫

周敏仲新裝王維雪霽捕魚圖一絹本淺絳色後有班惟志仇遠白珽張雨等七跋雖未敢定爲真右丞決非宋元畫史可及清河書畫舫

江雲滉滉陰晴半沙雪離離點江岸畫中不信有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媿未能扁舟蕭散亦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元好問王右丞雪霽捕魚圖詩

春江水綠春雨初好山對面青芙蕖漁舟兩兩渡江

去白頭老漁爭捕魚操篙提網相兩兩愼勿江心輕舉網風雷昨夜過禹門桃花浪暖魚龍長我識扁舟垂釣人舊家江南紅葉村賣魚買酒醉明月貪夫狥利徒紛紜世上閑愁生不識江草江花俱有適歸來一笛杏花風亂雲飛散長天碧黃子久王摩詰春溪捕魚圖詩

輞川之景天下奇我惜曾聞不曾識若人筆端幹元氣萬頃烟濤歸咫尺漁翁生事浩無窮醉挹青藍洗胸臆或披蓑笠臥寒蟾或倚孤篷蘸空碧靜觀此理眞可娛應須仰慕王摩詰鄧文原王摩詰春溪捕魚圖詩

前灘罾兮後灘網魚兮魚兮何所往桃花錦浪綠楊邨浦漵忽聞漁笛響我行笠澤熟此圖頓起桃源雞犬想不如歸向茅屋底老瓦盆中醉春釀吳仲圭右丞春溪捕魚圖詩

徐容齋子方所藏王維縣網圖雲烟過眼錄

王摩詰精能圖一卷長五丈餘一墨運不著色東圖元覽

王維精能圖宋高宗璽並題南陽名畫表

許公子伯尚王摩詰候潮圖一卷細絹畫後有宋元人跋細閱皆雙鉤廓填東圖元覽

王右丞松江圖項氏藏眉公秘笈

王摩詰山陰圖一卷後有米元章與宋元諸賢題跋舊在吾歙臨河程氏今聞鬻于河南吾郡汪司馬伯玉曾見語予今聞此卷歸雲間董翰林思白東圖元覽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出摩詰之手遂成二妙深雪偶談

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因見有顏約持王維畫嘉陵江山圖蓋明皇幸蜀過嘉陵愛其江山命吳道子圖于大同殿壁王維復畫小簇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有誰知蓋謂此也過庭錄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余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于今乎儻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卽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祝枝山唐王維眞蹟跋

生烟漠漠中有樹樹外田家幾家住重巒複塢隨不斷茅舍時時若菌附兩人並向魚梁涉一鳥遙從翠微度行雲澹映荒水陂似有斜陽帶微昫傍篠白沙明青林滃沉霧乍明乍晦景萬變想當夏盡秋初處石牆短緣隈隈水淺縈迴寬平一畝敞層屋板扉大臥無人開書堂樹深晝寂寂主人應是王摩詰清晨騎鹿看田出行過柴泝日向夕會招高適與裴迪共

賦輞川佳事畢圖成與盡詩未筆（祝枝山王右丞山水真蹟歌）
劉宮保子大家王摩詰山水一絹軸闊六七寸長幾
四尺絹粗而密作重山疊巘茂木叢林帶以清溪野
渚重樓曲榭幾盈一幅無款亦無題字原出朱篁菴
篁菴于卷外手題爲王維（東圖元覽）
王維皆青緑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芥子園畫傳）
王右丞生平畫卷所稱最者唯輞川雪谿捕魚等圖
耳吾意以爲絕響不謂太樸于中州友人家又得此
卷而用筆之妙布置之神殆尤過焉固知右丞胸中
伎倆未易測識而千奇萬變時露于指腕間無窮播
弄豈非千載一人哉置之案頭臨摹數過終未能得
其彷彿漫書短句弁識而歸之○羣山矗矗凝烟紫
萬木蕭蕭向夕黄豈是邨翁戀秋色故將輕舸下横
塘○秋風荏苒汎晴光處處邨邨帶夕陽一段深情
誰得似故知輞口味應長（黄子久題王維秋林晚岫詩）
右丞已往六百載翰藻神工若个同千嶂遠横秋色
裏山家遥帶暮烟中（吳仲圭題右丞秋林晚岫詩）
千峯凝翠宛神州中有仙翁寤寐遊林麓漸看紅葉
暮風烟俄入野塘秋摇摇小艇尋谿轉寂寂雙扉向
晚投我欲探幽未能去畫中真境許誰傳（鄧文原題王維秋林晚岫圖詩）
精華在筆端咫尺匠心難日月中堂見江湖滿座看
夜凝嵐氣溼秋浸碧光寒料得昔人意平生詩思殘
○右丞今已殁遺畫世間稀咫尺江湖盡尋常鷗鳥
飛山光全在掌雲氣欲生衣以此常爲玩平生滄海

機（張祜題王右丞山水障子詩二首）
滄洲誤是真萋萋忽盈視便有春渚情褰裳掇芳芷
颯然風至草不動始悟丹青得如此丹青變化不可
尋翻空作有移人心猶疑雨色斜拂座乍似水凉來
入襟滄洲說近三湘口誰知卷得在君手披圖擁褐
臨水時翛然不異滄浪叟（僧皎然觀王右丞維滄洲圖歌）
摩詰傳遺蹟家藏久自奇高人不復見絕藝更誰師
水石生寒早烟雲結雨遲筆端窮造化聊可敵君詩（范忠宣題王摩詰畫寒林詩）
野景荒寒霜意邊疎林僵立勢參天定應畫妙王摩
詰故著詩清孟浩然驢怯小橋鞭不動風掀危帽整
還偏官閑老我叨君賜紅日三竿尚晝眠（蒲道源題答失帖木兒大夫所藏王維畫寒林曉竹圖詩）
平田渺成湖仲夏月多雨汀鷺溼不飛林鶯澁還語
村烟多乞鄰饁餉常及午柴門無鎖鑰出入隨杖屨
白鷗似相識亦足忘爾汝右丞詩家流畫格亦天與
君看百代遺摹搨尚如許吾生慕邱壑偶此繫冠組
試問松下翁幾人同出處（李西涯題王維詩意圖）
王右丞之石如飛白郭河陽之石似雲頭○披麻間
斧劈法王維每用之○荷葉皴法王右丞變體全以
骨法爲主色以青緑（芥子園畫傳）
王維樹法多用雙勾即藤梢樹杪亦絲毫不苟○鈎
葉柳王維諸唐人及陳居中多畫之（芥子園畫傳）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

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王氏詩註摩詰畫兩叢竹于開元寺）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蘇東坡王維吳道子畫詩）

成按續書畫題跋云昔人畫竹咸用鉤勒若王輞川黃筌父子輩尤臻其妙元邵亨楊竹西畫卷歌唐人愛竹誰第一精妙獨數王摩詰作亭在東□竹法却對篔簹咏蕭瑟王汝玉題高房山墨竹詩輞川昔畫鐵鉤鎖滿幅縱橫鳳毛墮固知稱詡者不獨東坡一詩矣乃李衎竹譜謂右丞妙蹟世罕其傳又謂右丞開元石刻屢經撫勒失真江村銷夏錄所載舊人題蘇文忠公篔簹圖卷亦謂右丞臯平石本既經重刻甚不足觀何若于雪節霜根交柯亂葉句中一想像之宛然如見真蹟乎

右丞年譜

為詩人作年譜者蓋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為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壯老之不同有如此耳然參伍考訂以驗其說往往先後牴牾時月踳駁多不能盡善又其甚者年經月緯拾取其一字一句之間而支離其說以强麗為某年所作尤不可解唯錢牧齋草堂詩箋後所附少陵年譜獨無此弊茲作右丞年譜一篇全倣其體格惟時事有關于詩筆考證者雖小必書其無關于考證者雖鉅勿錄略為小異耳須溪校本于詩題下時有細字云年若干時作又云時為某官又云在某處作若此者或係夏卿進本原文或係後人附註歲遠年久無善本可參校然要必有所據非憑臆率書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輒從其說採列于下至舊史稱右丞全歸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則云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其繫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詩而邢濟為桂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則新史之說為優也自上元二年起逆數而前至中宗長安元年得六十一歲故斷自是年始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
中宗（大足元年辛丑冬十月改元長安）			
長安二年壬寅			
長安三年癸卯			
長安四年甲辰			
神龍元年乙巳			
神龍二年丙午			

神龍三年丁未九月改元景龍			
景龍二年戊申			
景龍三年己酉		新唐書傳云九歲知屬辭	
睿宗			
景龍四年庚戌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又改景雲			
景雲二年辛亥			
景雲三年壬子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元宗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年十五	題友人雲母障子詩 過秦王墓詩
開元四年丙辰		年十六	洛陽女兒行
開元五年丁巳		年十七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
開元六年戊午		年十八	哭祖六自虛詩
開元七年己未		年十九赴京兆府試舉解頭	清如玉壺冰詩 桃源行 李陵詠
開元八年庚申		年二十	息夫人詩
開元九年辛酉		年二十一以進士擢第調大樂丞後坐累謫濟州司倉參軍	燕支行 被出濟州詩 濟州官舍贈祖三詠詩 濟上四賢詠 濟州過趙叟家宴詩 魚山神女祠歌 俱此年以後所作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開元十二年甲子			
開元十三年乙丑	十一月東封泰山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開元十四年丙寅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開元十八年庚午			
開元十九年辛未			
開元二十年壬申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十二月起張九齡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正月幸東都五月張九齡為中書令	新唐書傳云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	上張令公詩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據碑文云前年不登人額太甚野無遺秉路有委骨是二十一年事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是二十二年事碑文之作當在是時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張九齡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伯		獻始興公詩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十一月張九齡罷知政事是年以韋濟爲尚書戶部侍郎		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詩 詩云侍郎文昌宮給事東掖垣故知此詩乃韋濟爲侍郎以後所作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正月以道士尹愔爲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四月張九齡貶荊州長史七月賜李林甫爵晉國公	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幕中 按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云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公之靈云云則右丞爲監察御史在涼州崔公幕中正是時也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讌集序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詩 寄荊州張丞相詩 有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讚佛文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使至塞上詩 出塞作 雙黃鵠歌送別 涼州賽神詩 送岐州源長史歸詩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二月張九齡卒是年孟浩然卒 事見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哭孟浩然詩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正月得元元皇帝像于盩厔樓觀山閒四月迎置興慶宮		奉和聖制慶元元皇帝玉像之作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八月加李林甫尚書左僕射裴耀卿尚書右僕射	時爲左補闕遷庫部郎中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 詩云從今億萬歲天
			寶記春秋知此詩爲是年所作 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詩 春日值門下省早朝詩 贈苑舍人詩 重酬苑舍人詩
天寶二年癸未			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天寶三載甲申正月改元爲載	閏二月以苗晉卿爲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		
天寶四載乙酉			
天寶五載丙戌	擢房琯試給事中		
天寶六載丁亥	房琯貶宜春太守二月以陳希烈爲左丞相十一月以哥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苗公德政碑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兵部起請露布文
天寶七載戊子	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八月己亥朔詔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十二月戊戌或言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爲降聖閣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詩 賀古樂器表 據表中所稱尊號應爲是年所作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同望應制
天寶八載己丑	六月大同殿又產玉芝一莖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閏六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 賀元元皇帝見真容表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送秘書姚監還日本國序

	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是月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薨		弁詩按三篇所稱尊號俱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知俱爲是年以後所作
天寶九載庚寅			
天寶十載辛卯			
天寶十一載壬辰	三月改吏部爲文部	時爲文部郎中唐書本傳但云爲吏部不云文部據勅賜櫻桃詩註是文部則當是是時之後也	勅賜百官櫻桃詩
天寶十二載癸巳	時崔季重爲濮陽太守		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詩
天寶十三載甲午			
天寶十四載乙未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祿山陷東京		
肅宗 天寶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	正月祿山僭號于東京六月祿山兵陷潼關帝出幸蜀祿山兵入長安八月甲子太子即位于靈武	是時爲給事中扈從不及爲賊所獲服藥稱瘖拘于菩提寺送至洛陽	有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　又有口號示裴迪詩
至德二載丁酉	正月上在彭原二月幸鳳翔九月廣平王統兵收西京十月廣平王收東京丁卯上還京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大封蜀郡靈武扈從功臣宗正卿兼工部侍郎		

至德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復以載爲年	正月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五月以太常少卿王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羣臣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李遵加特進鄭國公封二百戶以六等定陷賊官罪	責授太子中允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謝除太子中允表　謝集賢學士表　爲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與工部李侍郎書
乾元二年己亥	三月王璵罷爲刑部尚書七月以禮部尚書韋陟充東京留守	轉尚書右丞據送韋大夫東京留守詩云給事黃門省秋光正沉沉則是秋猶爲給事中轉尚書右丞是七月以後事	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詩　請迴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爲幹和尚進註仁王經表據表中所稱尊號有乾元字知是加乾元尊號以後所作
乾元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	三月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六月興王佋薨贈諡恭懿太子十一月葬于高陽原		門下起赦書表　恭懿太子輓歌
上元二年辛丑	二月降死罪流以下原之邢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授王縉左散騎常侍	七月卒年六十一	送邢桂州詩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王右丞集卷之末

孟浩然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杭縣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孟浩然集序

宜城王　士源　撰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摠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佗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佗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疢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恆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家臣入座討論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於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述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弃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搢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弃耳

重序

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余久在集賢常與諸學士命此子不可得見天寶中忽獲浩然文集乃士源爲之序傳詞理卓絶吟諷忘疲書寫不一紙墨薄弱昔虞坂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爨之中孤桐與樵蘇共爨遇伯樂與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十數張故紙耳然則王君之清鑒豈減孫蔡而已哉余今繕寫增其條目復貴士源之清才敢重述於卷首謹將此本送上秘府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特進行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韋滔敘

孟浩然集卷第一

五言古詩

尋香山湛上人

朝游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聞鍾聲林端識香氣杖策尋故人解鞍暫停騎石門殊壑險篁逕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平生慕真隱累日探靈異野老朝入田山僧暮歸寺松泉多清響苔壁饒古意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弃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

謂余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栢問法尋蘭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所居最幽絶所住皆静者密篠夾路傍清泉流舍下（一云雲簇興坐隔天空落階下）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捨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虚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洒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

宿天台桐栢觀

海行信風帆夕宿逗雲島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栢採秀尋芝草鶴唳清露垂鷄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去煩惱高步陵四壁玄蹤得三老紛吾遠遊意學此長生道日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宿終南翠微寺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沈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静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春初漢中漾舟

羊公峴山下（一云漾舟逗何處）神女漢皋曲雪罷冰復開春潭千丈綠輕舟恣來往探翫無厭足波影揺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宿來公山房期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耶溪泛舟

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溪渚泓澄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粧浣沙女相看未相識脉脉不得語

彭蠡湖中望廬山

太虚生月暈舟中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黯黮凝黛色峥嶸當曙空香爐初上日瀑水噴成虹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寄言巖棲者畢趣當來同

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方識浦樹遥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巖潭多屈曲舟檝屢迴轉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金澗養芝朮石牀

臥苔蘚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隱迹今尚存高
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
迴艫夕陽晚

遊明禪師西山蘭若

西山多奇狀秀出倚前楹一云西山饒石林磋翠疑創成停午收
彩翠夕陽照分明吾師住其下禪坐說無生結廬
就嵌窟翦竹通逕行談空對樵叟授法與山精日
暮方辭去田園歸冶城

聽鄭五愔彈琴

阮籍推名飲清風坐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脣
琴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余意在山水聞之諧
夙心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上人

停午聞山鍾起行散愁疾尋林採芝去轉谷松蘿
密傍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耀
霜橘竹房思舊遊過憩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
採蜂蜜日暮辭遠公虎溪相送出

襄陽旅泊寄閻九司戶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曉發荊門蔽三巴夕望不見
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為苦
留滯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接袂杳無由徒增
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

大堤行寄萬七

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
月王孫挾珠彈遊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為
誰發

還山贈湛禪師

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嶇多在
塵晚途歸舊壑偶與支公鄰喜得林下契共推席
上珍念茲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導以微妙法結為
清淨因煩惱業頓捨山林情轉殷朝來問疑義夕
話得清真墨妙稱古絕詞華驚世人禪房閑虛靜
花藥連冬春平石藉琴硯落泉洒衣巾欲知明滅
意朝夕海鷗馴

秋登萬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鴈飛
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平沙渡
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
重陽節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
密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
昨日夕陽開晚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
恨相失

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

南陌春將晚北窗猶臥病林園久不遊草木一何
盛狹徑花將盡閑庭竹掃淨翠羽戲蘭苕赬鱗動
荷柄念我平生好江鄉遠從政雲山阻夢思衾枕
勞感詠感詠復何為同心恨別離世途皆自媚流
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遙情每東注
奔晷復西馳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
命欲向論中推

書懷貽京邑故人

惟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紹末躬晝夜常自强詞賦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當塗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

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

我行適諸越夢寐懷所歡久負獨往願今來恣遊盤台嶺踐蹬石耶溪泝林湍捨舟入香界登閣憩旃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鏡湖寬遠行佇應接卑位徒勞安白雲去久滯滄海揭來觀故國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挂冠

示孟郊

蔓草蔽極野蘭芝結孤根衆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山中逢道士雲公

春餘草木繁耕種滿田園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忽聞荆山子時出桃花源採樵過北谷賣藥來西村村烟日云夕榛路有歸客杖策前相逢依然是疇昔邂逅歡覯止殷勤敘離隔謂余摶扶桑輕舉振六翮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既笑接輿狂仍憐孔丘厄物情趍勢利吾道貴閑寂偃息西山下門庭罕人跡何時還清溪從爾煉丹液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已沒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迴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復何在

越中逢天台太一子

仙穴逢羽人停艫向前拜問余涉風水何事遠行邁登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兹山夙所尚安得聞靈怪上逼青天高俯臨滄海大雞鳴見日出每與仙人會來去赤城中逍遥白雲外莓苔異人間瀑布作空界福庭長不死華頂舊稱最永願從此遊何當濟所屆

自潯陽泛舟經明海作

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鄉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觀濤壯枚發弔屈痛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遥憐上林鴈冰泮已回翔

早發漁浦潭

東旭早光茫渚禽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沫飲水畏驚猿祭魚時見獺舟行自無悶況值晴景豁

經七里灘

余奉垂堂誡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疊嶂數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

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南陽北阻雪

我行滯宛許日夕望京豫曠野莽茫茫鄉山在何處孤烟村際起歸鴈天邊去積雪覆平臯饑鷹捉寒兎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

將適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

枳棘君尚棲匏瓜吾豈繫念離當夏首漂泊指炎裔江海非墮遊田園失歸計定山旣早發漁浦亦宵濟泛泛隨波瀾行行任艫枻故林日已遠郡木坐成翳羽人在丹丘吾亦從此逝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因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隨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

送從弟邕下第後歸會稽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送辛大之鄂渚不及

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緒江上久徘徊天邊迷處所郡邑經樊鄧雲山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逕徒延佇

江上別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黃鶴樓流客蒼梧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分還袂何時把

洗然弟竹亭

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鶺鴒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遠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夜登孔伯昭南樓時沈太清朱昇在座

誰家無風月此地有琴罇山水會稽郡詩書孔氏門再來値秋杪高閣夜無喧華燭罷燃蠟清絃方奏鵾沈生隱侯胤朱子買臣孫好我意不淺登茲共話言

宴鮑二宅

閑居枕清洛左右接人野門庭無雜賓車轍多長者是時方正夏風物自蕭灑五月休沐歸相攜竹林下開襟成歡趣對酒不能罷烟暝棲鳥迷余將歸白社

峴潭作

石潭傍隈隩沙岸曉夤緣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美人騁金錯纖手鱠紅鮮因謝陸內史蓴羹何足傳

齒坐呈山南諸隱

習公有遺座高在白雲陲樵子見不識山僧賞自知以余爲好事攜手一來窺竹露閑夜滴松風清晝吹從來抱微尙況復感前規於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

與王昌齡宴黃十一

歸來臥青山常夢遊清都漆園有傲吏惠我在招

呼書幌神仙籙畫屏山海圖酌霞復對此宛似入
蓬壺

襄陽公宅飲

窈窕夕陽佳丰茸春色好欲覓淹留處無過狹斜道綺席卷龍鬚香杯浮馬腦北林積修樹南池生別島手撥金翠花心迷玉芝草談天光六義發論明三倒坐非陳子驚門還魏公掃榮辱應無間歡娛當共保

同張明府清鏡嘆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嘆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閑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秋宵月下有懷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霑濕驚鵲棲不定飛螢卷簾入庭槐寒影疎鄰杵夜聲急佳期曠何許望望空佇立

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余復何爲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朝列吾慕潁陽眞

家園臥疾畢太祝見尋

伏枕舊遊曠笙歌勞夢思平生重交結迨此令人疑冰室無煖氣炎雲空赫曦隙駒不暫駐日聽涼蟬悲壯圖竟未立班白恨吾衰夫子自南楚緬懷嵩汝期

田家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强仕無祿尚憂農野老就耕去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

晚泊潯陽望香鑪峯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萬山潭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益閑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入峽寄弟

吾昔與汝輩讀書常閉門未嘗冒湍險豈顧垂堂言自此歷江湖辛勤難具論往來行旅弊開鑿禹功存壁立千峯峻潨流萬壑奔我來凡幾宿無夕不聞猿浦上搖歸戀舟中失夢魂淚沾明月峽心斷鶺鴒原離闊星難聚秋深露易繁因君下南楚書此寄鄉園

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

所思在夢寐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煙波愁我

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
夜吟

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吾觀鷦鷯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
來棄置鄉園老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
遲迴

送吳悅遊韶陽

五色憐鳳雛南飛適鷓鴣楚人不相識何處求椅
梧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與斥鷃決起但
槍榆

送陳七赴西軍

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劒
年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
凱還

田家作

弊廬隔塵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逕植果盈千
樹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枕時將晚丘園日
空暮晨興自多懷晝坐常寡悟沖天羨鴻鵠爭食
羞雞鶩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無知己朝
端乏親故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

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從禽非吾樂不好雲夢田歲晏臨城望只令鄉思
懸參卿有數子聯騎何翩翩世祿金張貴官曹幕
府連歲時行殺氣飛刃爭割鮮十里居賓館徵聲
匝妓筵高標迴落日平楚壓芳煙何意狂歌客從
公亦在旃

登望楚山最高頂

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最高惟望楚曾未一攀
躋石壁疑削成衆山比全低晴明試登陟目極無
端倪雲夢掌中小武陵花處迷暝還歸騎下蘿月
在深溪

採樵作

採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
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
烟歸

早梅

園中有早梅年例犯寒開少婦爭攀折將歸插鏡
臺猶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

弊廬在郭外素業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
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還尋靜
者論

王迥見尋

歸閑日無事雲臥晝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
子居閑好花木採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
澤水手持白羽扇腳步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
還洗耳

與黃侍御北津泛舟

津無蛟龍患日夕常安流本欲避驄馬何知同鷁
舟豈伊今日幸曾是昔年遊莫奏琴中鶴且隨波
上鷗堤緣九里郭山面百城樓自顧躬耕者才非
管樂儔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

題長安主人壁

久廢南山田謬陪東閣賢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枕席琴書滿褰帷遠岫連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促織驚寒女秋風感長年授衣當九月無褐竟誰憐

庭橘

明發覽羣物萬木何陰森凝霜漸漸水庭橘似縣金女伴爭攀摘摘窺礙葉深並生憐共蔕相示感同心骨刺紅羅被香粘翠羽簪擎來玉盤裏全勝在幽林

孟浩然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孟浩然集卷第二

七言古詩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鍾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

昔時風景登臨地今日衣冠送别筵閑臥自傾彭澤酒思歸長望白雲天洞庭一葉驚秋早濩落空嗟滯江島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

送王七尉松滋得陽臺雲

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氳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迴

鸚鵡洲送王九遊江左

昔登江上黄鶴樓遥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逶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沙頭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颷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遥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高陽池送朱二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池邊釣女自相隨粧成照影競來窺澄波淡淡芙蓉發綠岸毵毵楊柳垂一朝物變人亦非四面荒涼人住稀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濕羅衣此地朝來餞行者翻向此中牧征馬征馬分飛日漸斜見此空爲人所嗟殷勤爲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

五言排律

西山尋辛諤

漾舟乘水便因訪故人居落日清川裏誰言獨羨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竹嶼見垂釣茅齋聞讀書款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回也一瓢飲賢哉常晏如

冬至後過吳張二子檀溪别業

卜築依自然檀溪不更穿園林二友接水竹數家連直取南山對非關選地偏卜鄰依孟母共井讓王宣曾是歌三樂仍聞詠五篇草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外事情都遠中流性所便閑垂太公釣興發子猷船余亦幽棲者經過竊慕焉梅花殘臘日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停杯問山簡何似習池邊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檝師寧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辯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陪盧明府泛舟迴峴山作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鷁舟隨雁泊江火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憂俗化訛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頹波高岸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

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途經玉泉詩

望秩宣王命齋心待漏行青襟列胄子從事有參卿五馬尋歸路雙林指化城聞鍾度門近照膽玉泉清皂蓋依林憩緇徒擁錫迎天宮近兜率沙界豁迷明欲就終焉志恭聞智者名人隨逝水嘆波逐覆舟傾想像若在眼周流空復情謝公還欲臥誰與濟蒼生

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

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竹栢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同獨孤使君東齋作

郎官舊華省天子命分憂襄土歲頻旱隨車雨再流雲陰自南楚河潤及東周廨宇宜新霽田家賀有秋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浮寄謝東陽守何如八詠樓

峴山送朱大去非遊巴東

峴山南郭外送別每登臨沙岸江村近松門山寺深一言余有贈三峽爾相尋祖席宜城酒征途雲夢村蹉跎遊子意眷戀故人心去矣勿淹滯巴東猿夜吟

宴張記室宅

甲第金張館門庭軒騎多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過曲島浮觴酌前山入詠歌妓堂花映發書閣柳逶迤玉指調箏柱金泥飾舞羅誰知書劍者年歲獨蹉跎

登龍興寺閣

閣道乘空出披軒遠目開逶迤見江勢客至屢緣迴兹郡何填委遙山復幾哉蒼蒼皆草木處處盡樓臺驟雨一陽散行舟四海來鳥歸餘興滿周覽更徘徊

登總持寺浮屠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遍山連上苑斜四門開帝宅千陌俯人家累劫從初地爲童憶聚沙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

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試覽鏡湖物中流見底清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情帆得樵風送春逢轂雨晴將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府掾有包子文章推賀生滄浪醉後唱因子寄同聲

本闍黎新亭作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地偏香界遠心靜水亭開傍險山查立尋幽石逕迴瑞花長自下靈藥豈須栽碧網交紅樹清泉盡綠苔戲魚聞法聚閑鳥誦經來棄象玄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詠也徒哉

長安早春

關戍惟東漢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樂建寅春雪盡青山樹冰開黑水濱草迎金埒馬花伴玉樓人鴻漸看無數鶯歌聽欲頻何當桂枝擢歸及

柳條新

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

爲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明敭逢聖代羈旅屬秋霖豈直昏墊苦亦爲權勢沉二毛催白髮百鎰罄黃金淚憶峴山墮愁懷湘水深謝公積憤懣莊舄空謠吟躍馬非吾事狎鷗眞我心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

陪張丞相登荆州城樓因寄蘇臺張使君及浪泊戍主劉家

薊門天北畔銅柱日南端出守聲彌遠投荒法未寛側身聊倚望攜手莫同懽白璧無瑕玷青松有歲寒府中丞相閣江上使君灘興盡迴舟去方知行路難

荆門上張丞相

共理分荆國招賢愧楚材召南風更闡丞相閣還開覩止欣眉睫沉淪拔草萊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四時年籥盡千里客程催日下瞻歸翼沙邊厭曝鰓佇聞宣室召星象復中台

和宋太史北樓新亭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誰謂山林近坐爲符竹拘麗譙非改作軒檻是新圖遠水自嶓冢長雲吞具區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寮趍欲識狂歌者丘園一竪儒

夜泊宣城界

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潮平津濟闊風止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剎礙山泊敬亭幽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沙鷗

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

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萬里音信斷數年雲雨乖歸來休澣日始得賞心諧朱紱心雖重滄洲趣每懷樹低新舞閣山對舊書齋何以發佳興陰蟲鳴夜堦

同張明府碧谿贈答

別業聞新製同聲和者多還看碧谿荅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舞庭鋪錦繡粧牖閉藤蘿秋滿休閑日春餘景色和仙鳧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艷青娥

贈蕭少府

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聞君秉高節而得奉清顏鴻漸昇台羽牛刀列下班處腴能不潤居劇體常閑去詐人無諂除邪吏息姦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灣

同王九題就師山房

晚憩支公室故人逢右軍軒窗避炎暑翰墨動新文竹閉窗裏日（一作竹蔽簷前日）雨隨堦下雲同遊清陰遍吟臥夕陽曛江靜棹歌歇溪深樵語聞歸途未忍去攜手戀清芬

上張吏部

公門世緒昌才子冠裴王自出平津邸還爲吏部

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趨北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鵡天池待鳳凰

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

韓公美襄土日賞城西岑結構意不淺嵓潭趣轉深皇華一動詠荊國幾謳吟舊徑蘭勿翦新堤柳欲陰砌傍餘怪石沙上有閑禽自牧豫章郡空瞻楓樹林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耆舊眇不接崔徐無處尋物情多貴遠賢俊豈遥今遲爾長江暮澄清一洗心

下灨石

灨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間沸聲常浩浩洊勢亦潺潺跳沫魚龍沸垂藤猿狖攀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放溜情彌遠登艫目自閑暝帆何處泊遥指落星灣

行至漢川作

異縣非吾土連山盡綠篁平田出郭少盤壠入雲長萬壑歸於海千峯劃彼蒼猿聲亂楚峽人語帶巴鄉石上攢椒樹藤間養蜜房雪餘春未暖嵐解晝初陽征馬疲登頓歸帆愛渺茫坐欣沿溜下信宿見維桑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

陳平無產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聖主賢爲寶卿何隱遁棲

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

述職撫荊衡分符襲寵榮往來看擁傳前後賴專城勿翦棠猶在波澄水更清重推江漢理旋改豫章行召父多遺愛羊公有令名衣冠列祖道耆舊擁前旌峴首晨風送江陵夜火迎無才慙孺子千里愧同聲

盧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今古用風俗歲時觀地理荊州分天涯楚塞寬百城今刺史華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輟武城彈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烟虹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在山公興未闌嘗聞騎馬醉還向習池看

宴崔明府宅夜觀妓

畫堂觀妙妓長夜正留賓燭吐蓮花豔粧成桃李春鬢鬟低舞席衫袖掩歌脣汗濕偏宜粉羅輕詎着身調移箏柱促歡會酒杯頻儻使曹王見應嫌洛浦神

韓大侯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

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村山川祈雨畢雲物喜晴開抗禮尊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羹梅翰墨緣情製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遠何必問蓬萊

初年樂城館中臥疾懷歸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滯客情

多臘月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虫驚戶穴巢鵲眄庭柯徒對芳樽酒其如伏枕何歸來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上巳日澗南園期王山人陳七諸公不至

搖艇候明發花源弄晚春在山懷綺季臨漢憶荀陳上巳期三月浮杯興十旬坐歌空有待行樂恨無隣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蠶逢姹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解紳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晨

送莫氏甥兼諸昆弟從韓司馬入西軍

念爾習詩禮未嘗離戶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飄零坐弃三冬業行觀八陣形飾裝辭故里謀策赴邊庭壯志吞鴻鵠遥心伴鶺鴒所從文與武不戰自應寧

峴山送蕭員外之荆州

峴山江岸曲郢水郭門前自古登臨處非今獨黯然亭樓明落日井邑秀通川澗竹生幽興林風入管絃再飛鵬激水一舉鶴沖天佇立三荆使看君馹馬旋

送王昌齡之嶺南

洞庭去遠近楓葉早驚秋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已抱沉痾疾更貽魑魅憂數年同筆硯茲夕異衾裯意氣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孟浩然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孟浩然集卷第二

五言律詩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晚春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開樽共解酲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梅道士水亭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

閑園懷蘇子

林園雖少事幽獨自多違向夕開簾坐庭陰葉落微鳥從煙樹宿螢傍水軒飛感念同懷子京華去不歸

留別王維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秖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狹前棹入花林莫測幽源裏仙家信幾深水迴青嶂合雲渡綠谿陰坐聽閑猿嘯彌清塵外心

同曹三御史行泛湖歸越

秋入詩人興巴歌和者稀泛湖同旅泊吟會是歸思白簡徒推薦滄洲已拂衣杳冥雲海去誰不羨鴻飛

遊景空寺蘭若

龍象經行處山腰度石關屢迷青嶂合時愛綠蘿閑宴息花林下高談竹嶼間寥寥隔塵事疑是入雞山

陪張丞相登嵩陽樓

獨步人何在嵩陽有故樓歲寒問耆舊行縣擁諸侯決莽北彌望沮漳東會流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憂

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潮作

百里雷聲震鳴絃暫輟彈府中連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雲迥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

大禹寺義公禪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階前衆壑

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尋白鶴嵓張子容隱居

白鶴青嵓畔幽人有隱居堦庭空水石林壑罷樵漁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疎覩玆懷舊業攜策返吾廬

九日

九日未成旬重陽卽此晨登高尋故事載酒訪幽人落帽恣歡飲授衣同試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親

除夜樂城張少府宅

雲海訪甌閩風濤泊島濱如何歲除夜得見故鄉親余是乘槎客君爲失路人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餘春

舟中晚望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

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

出谷未停午至家已夕曛迴瞻山下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待夫君

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

水樓一登眺半出青林高帟幕英僚散芳筵下客叨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今日觀溟漲垂綸欲釣鼇

尋天台山作

吾友太一子飡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遙見石梁橫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何如石嵓趣自入戶庭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臥不知還

尋滕逸人故居

人事一朝盡荒蕪三徑休始聞漳浦臥奄作岱宗遊池水猶含墨山雲已落秋今朝泉壑裏何處覓藏舟

姚開府山池

主人新邸第相國舊池臺館是招賢闢樓因教舞開軒車人已散簫管鳳初來今日龍門下誰知文舉才

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業

水亭涼氣多閑棹晚來過澗影見藤竹潭香聞芰荷野童扶醉舞山鳥笑酣歌幽賞未云遍煙光柰夕何

夏日辨玉法師茅齋

夏日茅齋裏無風坐亦涼竹林新筍穊籐架引稍長鷰覓巢窠處蜂來造蜜房物華皆可翫花蘂四時芳

與張折衝遊耆闍寺

釋子彌天秀將軍武庫才橫行塞北盡獨步漢南

來貝葉傳金口山櫻作賦開因君振嘉藻江楚氣雄哉

與白明府遊江

故人來自遠邑宰復初臨執手恨爲別同舟無異心沿洄洲渚趣演漾絃歌音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遊精思題觀主山房

忘入花源裏初憐竹逕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尋舞鶴過閑砌飛猿嘯密林漸通玄妙理深得坐誤心

尋梅道士

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鵝我來從所好停策夏雲多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崔徐跡未朽千載揖清波

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 得青字

帶雪梅初暖含煙柳尚青來窺童子偈得聽法王經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迷心應覺悟客思不遑寧

晚春遠上人南亭

給園支遁隱虛寂養閑和春晚羣木秀關關黃鳥歌林棲居士竹池養右軍鵝花月北窗下清風期再過

人日登南陽驛門亭子懷漢川諸友

朝來登陟處不似豔陽時異縣殊風物羇懷多所思剪花驚歲早看柳訝春遲未有南飛鴈裁書欲寄誰

遊鳳林寺西嶺

共喜年華好來遊水石間烟容開遠樹春色滿幽山壺酒朋情洽琴歌野興閑莫愁歸路暝招月伴人還

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

萬山青嶂曲千騎使君遊神女鳴環佩仙郎接獻酬遍觀雲夢野自愛江城樓何必東南守空傳沈隱侯

贈道士參廖

蜀琴久不弄玉匣細塵生絲脆絃將斷金徽色尚榮知音徒自惜聾俗本相輕不遇鍾期聽誰知鸞鳳聲

京還贈張維

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遊魚思舊潭

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

聞君息陰地東郭柳林間左右瀍澗水門庭緱氏山抱琴來取醉垂釣坐乘閑歸客莫相待緣源殊未還

寄趙正字

正字芸香閣幽人竹葉園經過宛如昨歸臥寂無喧高鳥能擇木羝羊漫觸藩物情今已見從此願忘言

秋登張明府海亭

海亭秋日望委曲見江山染翰聊題壁傾壺一解

顔歡逢彭澤令歸賞故園間余亦將琴史棲遲共取閑

題融公蘭若

精舍買金開流泉遶砌迴芰荷薫講席松柏映香臺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談玄殊未已歸騎夕陽催

九日龍沙寄劉大

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吳地唯餘水共天渺瀰江樹沒合沓海湖連遲爾為舟楫相將濟巨川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生風寮寀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雪唱翻入棹歌中

秦中感秋寄上人

一丘常欲臥三逕苦無資北土非吾願東林懷我師黄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

重酬李少府見贈

養疾衡茆下由來浩氣真五行將禁火十步想尋春致敬維桑梓邀歡即故人還看後凋色青翠有松筠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上巳日洛中寄王迥十九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鬭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聞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戸除豫州司戸因以投寄

故人荆府掾尚有柏臺威移職自樊沔芳聲聞帝畿昔余臥林巷載酒訪柴扉松菊無君賞鄉園嬾欲歸

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

送洗然弟進士舉

獻策金門去承歡彩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温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鴈南飛

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提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一燈如悟道為照客心迷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楊憶舊遊還將數行淚遥寄海西頭

南還舟中寄袁太祝

沿泝非便習風波厭苦辛忽聞遷谷鳥來報五陵春嶺北迴征棹巴東問故人桃源何處是遊子正迷津

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

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余意在耕稼因君問土宜

行至汝墳寄盧徵君

行乏憩余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雲曳曳半空裏溶溶五色分聊題一詩興因寄盧徵君

寄天台道士

海上來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裛露採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因松子去長與世人辭

和張明府登鹿門山

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絃歌既多暇山水思彌清草得風先動虹因雨後成謬承巴俚和非敢應同聲

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

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人歌疑郢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歸楚雙飛侶

入秦

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

疇昔通家好相知無間然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客行隨處樂不見度年年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歸至郢中作

遠遊經海嶠返棹歸山阿日夕見喬木鄉園在伐柯愁隨江路盡喜入郢門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即匪佗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猶霑草殘流尚入谿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悽悽

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着老萊衣

他鄉七夕

他鄉逢七夕旅館亦羈愁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誰忍窺河漢迢迢望斗牛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

星羅牛渚夕風送鷁舟遲浦溆常同宿烟波忽間之榜歌空裏失船火望中疑明發泛湖海茫茫何處期

曉入南山

瘴氣曉氛氳南山沒水雲鯤飛今始見鳥墮舊來聞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弔屈余亦痛斯文

夜渡湘水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香杜歌聲識採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時相問潯陽何處邊

赴命途中逢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鴈迷沙渚飢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

宿武陵即事

川暗夕陽盡孤舟泊岸初嶺猿相叫嘯潭影似空虛就枕滅明燭扣船聞夜漁雞鳴問何處人物是秦餘

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

上國山河裂賢王邸第開故人分職去潘令寵行來冠蓋趨梁苑江湘失楚材預愁軒騎動賓客散池臺

落日望鄉

客行愁落日鄉思重相催況在他山外天寒夕鳥來雪深迷郢路雲暗失陽臺可歎悽遑子勞歌誰為媒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眾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烟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送張子容赴舉

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醉後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省覲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四座推文舉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神仙

泝江至武昌

家本洞庭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邅迴殘凍因風解新梅變臘開行看武昌柳髣髴映樓臺

唐城館中早發寄楊使君

犯霜驅曉駕數里見唐城旅館歸心逼荒村客思盈訪人留後信策蹇赴前程欲識離魂斷長空聽鴈聲

陪李侍御謁聰禪上人

欣逢栢臺舊共謁聰公禪石室無人到繩床見虎眠陰崖常抱雪松澗為生泉出處雖云異同懽在法筵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

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遍豔陽開不覩豐年瑞安知爕理才散鹽如可擬願糝和羹梅

孟浩然集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孟浩然集卷第四

五言律詩

送吳宣從事

才有幕中畫而無塞上勳漢兵將滅虜王粲始從軍旌旆邊亭去山川地脉分平生一七首感激贈夫君

送張祥之房陵

我家南渡隱慣習野人舟日夕弄清淺林端逆上流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君意在利涉知音期暗投

送桓子之郢城過禮

聞君馳綵騎躞蹀指南荆為結潘楊好言過鄢郢城摽梅詩已贈羔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

早春潤州送弟還鄉

兄弟遊吳國庭闈戀楚關已多新歲感更餞白眉還歸泛西江水離筵北固山鄉園欲有贈梅柳着先攀

送告八從軍

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好勇方過我才多便起余運籌將入幕養拙就閑居正待功名遂從君繼兩踈

送元公之鄂渚尋觀主張驂鸞

桃花春水漲之子忽乘流峴首辭蛟浦江邊問鶴樓贈君青竹杖送爾白蘋洲應是神仙輩相期汗漫遊

峴山餞房琯崔宗之

貴賤平生隔軒車是日來青陽一覲止雲霧豁然開祖道衣冠列分亭驛騎催方期九日聚還待二星迴

送王五昆季省覲

公子戀庭幃勞歌涉海沂水乘舟檝去親望老萊歸斜日催烏鳥清江照綵衣平生急難意遥仰鶺鴒飛

送崔易

片玉來誇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潤色詞賦動陽春別館當虛敞離情任吐伸因聲兩京舊誰念臥漳濱

送盧少府使入秦

楚關望秦國相去千里餘州縣勤王事山河轉使車祖筵江上列離別恨前書願及芳年賞嬌鶯二月初

送謝錄事之越

清旦江天迥涼風西北吹白雲向吳會征帆亦相隨想到耶溪日應探禹穴奇仙書儻相示余在北山陲

洛下送奚三還揚州

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余亦離家久南歸恨不同音書若有問江上會相逢

送袁十嶺南尋弟

早聞牛渚詠今見鶺鴒心羽翼嗟零落悲鳴別故

林蒼梧白雲遠烟水洞庭深萬里獨飛去南風遲爾音

永嘉別張子容

舊國余歸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戀朋情日夜故園意汀洲春草生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

送袁太祝尉豫章

何幸遇休明觀光來上京相逢武陵客獨送豫章行隨牒牽黄綬離羣會墨卿江南佳麗地山水舊難名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國辛居士言歸舊竹林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余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遥寄式微吟

送席大

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遊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道路疲千里鄉園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

送賈昇主簿之荆府

奉使推能者勤王不暫閑觀風隨按察乘騎度荆關送別登何處開筵舊峴山征軒明日遠空望郢門間

送王大校書

導漾自嶓塚東流爲漢川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筵雲雨從兹別林端意渺然尺書能不恡時望鯉魚傳

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

西上浙江西臨流恨解攜千山疊成嶂萬壑合爲溪石淺流難泝藤長險易躋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

京還留別新豐諸友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遶温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廣陵別薛八

士有不得志悽悽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

河縣柳林邊河橋晚泊船文叨才子會官喜故人連笑語同今夕輕肥異往年晨風理歸棹吳楚各依然

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

邑有絃歌宰翔鸞狎野鷗眷言華省舊暫滯海池遊鬱島藏深竹前溪對舞樓更聞書即事雲物是新秋

同盧明府早秋夜宴張郎中海亭

側聽絃歌宰文書游夏徒故園欣賞竹爲邑幸來蘇華省曾聯事仙舟復與俱欲知臨泛久荷露漸成珠

崔明府宅夜觀妓

白日既云暮朱顏亦已酡畫堂初點燭金幌半垂

羅長袖平陽曲新聲子夜歌從來慣留客茲夕爲誰多

宴榮山人池亭

甲地金張宅（一云甲第開金穴）榮期樂自多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鵝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過山公時取醉來唱接䍦歌

夏日宴衛明府宅

言避一時暑池亭五月開喜逢金馬客同飲玉人杯舞鶴乘軒至遊魚擁釣來座中殊未起簫管莫相催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

林下愁春盡開軒覽物華忽逢青鳥使邀我赤松家丹竈初開火仙桃正發花童顔若可駐何惜醉流霞

寒食宴張明府宅

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燭限詩成香炭金爐暖嬌絃玉指清厭厭不覺醉歸路曉霞生（一云醉來方欲臥不覺曉雞鳴）

和賈主簿弁九日登峴山

楚萬重陽日羣公賞燕來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逸思高秋發歡情落景催國人咸寡和遙愧洛陽才

宴張別駕新齋

世業傳珪組江城佐股肱高齋徵學問虚薄濫先登講論陪諸子文章得舊朋士元多賞激衰病恨無能

李氏園臥疾

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鄰清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途中九日懷襄陽

去國已如昨倏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誰採籬下菊應閑池上樓宜城多美酒歸與葛強遊

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

向夕槐烟起葱籠池館曛客中無偶坐關外惜離羣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永懷蓬閣友寂寞滯揚雲

李少府與王九再來

弱歲早登龍今朝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猶憶歲寒松烟火臨寒食笙歌咽曙鍾喧喧鬭雞道行樂羨朋從

尋張五

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愚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歲寒何用賞霜落故園蕪

張七及辛大見訪

山公能飲酒居士好彈箏世外交初得林中契已

幷納涼風颯至逃暑日將傾便就南亭裏餘樽惜解酲

題張野人園廬

與君園廬並微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何必先賢傳唯稱龐德公

過故融公蘭若

池上青蓮宇林間白馬泉故人成異物過客獨潸然旣禮新松塔還尋舊石筵平生竹如意猶挂草堂前

早寒江上有懷

木落鴈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湘水曲遥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歸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

樵木南山近林閭北郭賒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不種千株橘唯資五色瓜邵平能就我開徑翦蓬麻

裴司士見訪

府寮能枉駕家醖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迴

除夜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來日歲華新

傷峴山雲表上人

少小學書劒秦吳多歲年歸來一登眺陵谷尚依然豈意餐霞客忽隨朝露先因之問閭里把臂幾人全

賦得盈盈樓上女

夫壻久別離青樓空望歸粧成卷簾坐愁思嬾縫衣鷰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空牀難獨守誰爲解金徽

春怨

佳人能畫眉粧罷出簾帷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情多豔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種亂如絲

閨情

一別隔炎涼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忖情量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半啼封裹了知欲寄誰將

寒夜

閨夕綺窻閉佳人罷縫衣理琴開寶匣就枕臥重幃夜久燈花落薰籠香氣微錦衾重自暖遮莫曉霜飛

美人分香

豔色本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輕舞學平陽態歌翻子夜聲春風狹斜道含笑待逢迎

七言律詩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

歲除夜有懷

五更鍾漏欲相催四氣推遷往復迴帳裏殘燈纔有焰鑪中香氣盡成灰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消竹葉杯守歲家家應未卧相思那得夢魂來

登萬歲樓

萬歲樓頭望故鄉獨令鄉思更茫茫天寒鴈度堪垂淚月落猿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八行

春情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厭交懽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卽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絃來

五言絶句

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送朱大入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送友人之京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

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

醉後贈馬四

四海重然諾吾常聞白眉秦城遊俠客相得半酣時

檀溪尋古

花半成龍竹池分躍馬溪田園人不見疑向武陵迷（一作疑向洞中棲）

同張將薊門看燈

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

峴山亭寄晉陵張少府

峴首風端急雲帆若鳥飛憑軒試一問張翰欲來歸

口號贈王九

日暮田家遠山中勿久淹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潛

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尋菊花潭主人不遇

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雞犬空在家

張郎中梅園作

綺席鋪蘭杜珠盤忻芰荷故園留不住應是戀絃歌

問舟子

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灣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

楊子津望京口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北澗泛舟

北澗流恆滿浮舟觸處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

洛中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北地春

送張郎中還京

碧溪常共賞朱邸忽遷榮預有相思意聞君琴上聲

戲贈主人

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酲已言雞黍熟復道甕頭清

七言絶句

過融上人蘭若

山頭禪室挂僧衣窻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却聽泉聲戀翠微

涼州詞二首

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

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關山月思殺邊城遊俠兒

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

試登秦嶺望秦川遙憶青門更可憐仲月送君從此去瓜時須及邵平田

濟江問同舟人

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送杜十四

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泊何處天涯一望斷人腸

孟浩然集卷第四

韋蘇州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項氏翻

宋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韋蘇州集序

韋蘇州唐史不載其行事林寶姓纂云周逍遙公敻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詳其集中詩天寶時扈從遊幸疑爲三衛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改刺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其後事迹究尋無所見肇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本末得非遂止於蘇邪案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亦止此有集十卷而綴敘猥并非舊次矣今取諸本校定仍所部居去其雜厠分十五總類合五百七十一篇題曰韋蘇州集（舊或云古風集別號澧上西齋吟藁者又數卷）可以繕寫嘉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欽臣記

原书空白页

韋蘇州集卷第一

蘇州刺史韋　應物

古賦一首

冰賦

擬古詩十二首

雜擬二十一首

雜體五首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一首

效何水部二首

效陶彭澤一首

燕集二十一首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一首

燕李錄事一首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一首

揚州偶會前洛陽盧耿主簿一首

賈常侍林亭燕集一首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一首

移疾會詩客元生與釋子法朗因貽諸曹一首

慈恩伽藍清會一首

夜偶詩客操公作一首

與韓庫部會王祠曹宅一首

晦日處士叔園林燕集一首

扈亭西陂燕賞一首

西郊燕集一首

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一首

滁州園池燕元氏親屬一首

郡樓春燕一首

南塘泛舟會元六昆季一首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一首顧況詩附

軍中冬燕一首

司空主簿琴席一首

與村老對飲一首

古賦

冰賦

夏六月白日當午火雲四至金石灼爍玄泉潛沸雖深居廣廈珍簟輕箑而亦鬱鬱燠燠不能和平其氣陳王於是登別館散幽情招親友以高會尊仲宣爲客卿睹頒冰之適至喜煩暑之暫清王乃詠賓而歌曰含皎皎兮瓊玉姿氣淒淒兮奪天時飲之瑩骨兮何所思可進於賓請客卿爲寡人美而賦之客諾曰美則美矣而大王不識其短夫謂之瓊玉竊名器也氣奪天時干陰陽也內熱飲之媒其疾也寵一物而三失德且出寒暑而至下薦宗廟而至高僕竊感之而歔欷安得而不爲之抽毫何積陰之勝純陽兮惟此玄冰居炎天之赫赫兮獨嚴厲乎稜稜其始也月玄冥日北陸天地閉水泉縮動靜一變剛柔反覆壯以烈風積如羣玉由是依廣壇漫憑高峥嶸大寒御節萬物潛形浮彩浩浩仰吞素靈羣山早曙陰壑夜明古者祭之黑牡其藏以節祓之桃弧其出以潔今明明大魏禮物必備實大王罇俎之常品非小民造次之所致若尊卑異等頒命有度碎似墜瓊方如截璐況粉壁雲蟲象筵霜布座有麗人皎然俱素雖衆賓之同輝諒爲物之難固其竊名假質以謬一時之賞也如此若乃對脩竹臨方塘俾炎作寒兮反我天常嗟絺綌之失御於三伏兮亦紈扇委篋而內傷其嚴冱之威以干陰陽之候也如此若皎潔的皪與時消釋或沉珠於杯或化璞於掖王將甘飲聊以自適豈知乎一寒一温日

夜相激久之以生疾兮內外不和而怵惕其甝意而媒疾也如此觀其劣足以淒一室利庖廚俾甘肥晚敗醇醲不渝非可調湊理安營魄奈何以誇客陳王於是艴然而懟曰寡人生於深宮憯於服食左右唯燕姬趙女侈服美色徵客卿之言則何以雪余惑方當命有司而撤冰書盤盂以自式

雜擬

擬古詩十二首

其一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一作吹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歡一作懼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客一作容

其二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一作綺窗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

其三

峨峨高山巔浼浼青川流世人不自悟馳謝如驚飆百金非所重厚意良難得旨酒親與朋芳年樂京國京城繁華地軒蓋凌晨出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漢宮南北對飛觀齊白日游泳屬芳時一云遊冶詠康時平生自云畢

其四

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玉顏上哀囀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爲迴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徘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翔一去千里道

其五

嘉樹藹初綠靡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

其六

月滿秋夜長驚烏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飆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其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靄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其八

神州高爽地遐矚靡不通寒月野無綠寥寥天宇空陰陽不停馭貞脆各有終汾沮何鄙儉考槃何退窮反志解牽跼無爲尚勞躬美人奪南國一笑開芙蓉清鏡理容一作雲髮褰簾出深重豔曲呈皓齒舞羅不堪風慊慊情有待贈芳爲我容可嗟青樓月流影君帷中

其九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一作願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擘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一云擘衣迷處所夕起望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其十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一作遠愁人獨何依華一作明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雨絕天一云如何雲雨絕一去音問一作塵違

其十一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一云絃以昭清直漆以固一作形交深

其十二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自妍芳一云自交結又云房樹正妍藹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一作難收

雜體五首

沉沉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彫錯鞶帶共輝飾空存一作有鑒物各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一作宇集祅鳥羣號枯樹枝黄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鸇飽肉不肯飛既乖逐鳥節空養淩雲姿孤奉肉食恩何異城上鴟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一作室妖豔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一作寧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一作音樂諧鏗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一作皇亦下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碌碌荊山璞卞和獻君門荊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一作語欲默此道今豈存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懽笑焉知賤與貧

效何水部二首

玉宇含清一作秋露香籠散輕煙應當結沉抱難從茲夕眠

夕漏起遙怨蟲響亂秋陰反覆相思字中有故人心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燕集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平聲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賓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生親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多故人置酒發清彈相與一作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日下廣津富貴良可取一作求朅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安得客梁陳

燕李錄事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一作誰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一作逢君思一作非舊日一杯成喜亦一作又成悲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踈鬢已班何因北一作不歸去淮上對一作有秋山

揚州偶會前洛陽盧耿主簿應物頃貳洛陽常有連騎之遊

楚塞故人稀相逢本不期猶存袖裏字忽怪鬢中絲客舍盈樽酒江行滿篋詩更能連騎出還似洛橋時

賈常侍林亭燕集

高賢侍天階一作陛跡顯心獨幽朱軒騖關右池館在東周繚繞接都城氤氳望嵩丘羣公盡詞客方駕永日遊朝旦氣候佳逍遙寫煩憂綠林藹已布華沼澹不流淩露摘幽草涉煙翫輕舟圓荷既出水廣廈可淹留放神遺所拘觥罰屢見酬樂燕良未極安知有沉浮醉

罷各云散何當復相求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

空齋無一事岸幘故人期暫輟觀書夜還題翫月詩遠鍾高枕後清露卷簾時暗覺新秋近殘河欲曙遲

移疾會詩客元生與釋子法朗因貽諸曹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顔抱瘵知曠職淹旬非樂閑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一作適暫遣客散疾徐還園逕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牕瞰遠郊暮色起秋山英曹幸休暇悵悵一作恨恨心所攀

慈恩伽藍清會

素友俱薄世屢招清景賞鳴鍾悟音聞宿昔心已往重門相洞達高宇亦遐一作通朗嵐嶺曉城分清陰夏條長一作清條夏陰長氳氛芳臺馥蕭散竹池廣平荷隨波泛迴飆激林響蔬食遵道侶泊懷遺滯想何彼塵昏人區區在天壤

夜偶詩客操公作

塵襟一蕭灑清夜得禪公遠自鶴林寺了知人世空驚禽翻暗葉流水注幽叢多謝非玄度聊將詩興同

與韓庫部會王祠曹宅作

閑一作閉門蔭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風送荷氣坐客散塵纓守默共無悰抱冲俱寡營良時頗高會琴酌共開情

晦日處士叔園林燕集

遽看蓂葉盡坐闕芳年賞賴此林下期清風滌煩想始萌動新煦佳禽發幽響嵐嶺對高齋春流灌蔬壤罇酒遺形迹道言屢開獎幸蒙終夕懽聊用稅歸鞅

扈亭西陂燕賞

杲杲朝陽時悠悠清陂望嘉樹始氤氳春遊方浩蕩況逢文翰侶愛此孤舟漾綠野際遥波橫雲分疊嶂公堂日爲倦幽襟自兹曠有酒今滿盈願君盡弘量

西郊燕集

濟濟衆君子高宴及時光羣山靄遐矚綠野布熙陽列坐遵曲岸披襟襲蘭芳野庖薦嘉魚激澗泛羽觴衆鳥鳴茂林綠草延高岡盛時易徂謝浩思坐飄颺眷言同心友兹遊安可忘

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

始見斗柄迴復兹霜月霽河漢上縱横春城夜迢遞賓筵接時彥樂燕凌芳歲稍愛清觴滿仰歎高文麗欲去返郊扉端爲一歡滯

滁州園池燕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疏林羅一作籠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禮屢歎芳罇前感往在兹會傷離屬頽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

郡樓春燕

衆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景夕爲郡訪彫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南塘泛舟會元六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横吹繞林長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涼一寫悁勤意一云川上意寧用訴一作討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涼煩痾近一作正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遺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一作雲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一作盛豈曰財賦彊

奉同郎中使君郡齋雨中宴集之什州民朝議郎行饒州司士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顧況

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一作古君子列座分兩楹一作公南楹文雅一何麗一作盛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期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泪如一作和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淩風翰肅肅賓天京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偏恆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丸劍闌堂上鼓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醵況同忻顧謂軍中士仰荅何由申

司空主簿琴席

煙華方散薄蕙氣猶含露澹景發清琴幽期默玄一作云悟留連白雪意斷續迴風度掩抑雖已終忡忡在幽素

與村老對飲

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淳朴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

韋蘇州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韋蘇州集卷第二

蘇州刺史韋　應物

寄贈上六十二首
城中臥疾知閤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一首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一首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一首
假中對雨呈縣中寮友一首
贈蕭河南一首
示從子河南尉班一首
趨府候曉呈兩縣寮友一首
贈李儋一首
贈盧嵩一首
寄馮著一首
早春對雪寄前殿中元侍御一首
贈王侍御一首
將往江淮寄李十九儋一首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僚友一首
寄盧庾一首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一首
初發楊子寄元大校書一首
淮上卽事寄廣陵親故一首
寄洪州幕盧二十一侍御一首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一首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一首
雪中聞李儋過門不訪聊以寄贈一首
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一首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一首
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贈二首
使雲陽寄府曹一首
過扶風精舍舊居簡朝宗巨川兄弟一首
贈令狐士曹一首
贈馮著一首
對雨寄韓庫部協一首
寄子西一首
縣內閑居贈温公一首
對雪贈徐秀才一首
西郊遊宴寄贈邑僚李巽一首
對雨贈李主簿高秀才一首
休沐東還冑貴里示端一首
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一首
灃上西齋寄諸友一首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一首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欣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啓一首
秋集罷還途中作獻壽春公一首
閑居贈友一首
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一首
善福閣對雨寄李儋幼遐一首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一首
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繫一首
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示久佇不至先寄此詩一首
灃上寄幼遐一首

善福精舍示諸生一首
晚出灃上贈崔都水一首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一首
開元觀懷舊寄李二韓二裴四兼呈崔郎中嚴家令一首
春日郊園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元少府偉夏侯校書審
一首
灃上醉題寄滁武一首
西郊期滁武不至書示一首
灃上對月寄孔諫議一首
將往滁城戀新竹簡崔都水示端一首
還闕首途寄精舍親友一首
秋夜南宮寄灃上二弟及諸生一首
塗中書情寄灃上兩弟因送二甥却還一首
雪後下朝呈省中一絶

寄贈上

城中臥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

車一作良馬日蕭蕭胡不枉一作在我廬方來從令飲臥病獨何如
秋風起漢一作江臯開戸望平蕪即此悞一作稀音素一作表焉知
中密疎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羇寓一作旅時去就當如此
猶希心異跡一作從利心迹異眷眷存終始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性自云一作
爲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
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凶久一作互
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
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

卻足甘一作堪爲笑閑居夢杜陵殘鶯知夏淺社一作時雨報年登
流麥非關忘收書獨不能自然憂曠職緘此謝良朋

贈蕭河南

厭劇辭京縣褒賢待詔書鄴侯方繼業潘令且閑居霽後三川冷秋
深一作餘萬木疎對琴無一事新興復何如

示從子河南尉班并序

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抉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爲政
俱見訟於居守因詩示意府縣好我者豈曠斯文
拙直余恆守公方爾所存同占朱鳥剋俱起小人言立政思懸棒謀
身類觸藩不能林下去秖戀府廷恩

趨府候曉呈兩縣僚友

趨府不遑安中宵出戸看滿天星尚在近壁燭仍一作猶殘立馬頻
驚曙垂簾却避寒可憐同宦者應一作始悟下流難

贈古儋

絲桐本異質音響合一作今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誤觸龍
鳳嘯靜聞寒夜泉心神自安宅煩慮頓可捐何因知久要絲白漆亦
堅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恬然自安流日
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三山共分明奈何疾風怒忽若基柱傾海水
雖無心洪濤亦相驚怒號在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疎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偃仰遂真性所

求唯斗儲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案上書親友各馳騖誰當訪敝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早春對雪寄前殿中元侍御

掃雪開幽徑端居望故人猶殘臘月酒更值早梅春幾日東城陌何時曲水濱聞閑且共賞莫待繡衣新

贈王侍御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陽秋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夜聲自歎猶為折腰吏一作客可憐驄馬路傍行

將往江淮寄李十九儋余自西京至李又發河洛同道不遇

鸑鷟東向來文鷁亦西飛如何不相見羽翼有高卑徘徊到河洛華屋未及窺秋風飄我行遠與淮海期迴首隔煙霧遙遙兩相思陽春自當返短翮欲追隨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為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寄盧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協韻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為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颺執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淚滿裳漾漾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道路長蕭條風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違況自結中腸推道固當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眇眇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一作遠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寄洪州幕府盧二十一侍御自南昌令拜頃同官洛陽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鍾生道心暮磬一作鶴空雲煙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

東洛何蕭條相思邈遐路策駕復誰遊入門無與晤一作出入亦無晤還因送歸客達此緘中素屢暌心所歡豈得顏如故所歡不可暌嚴霜晨淒淒如彼萬里行孤妾守空閨臨觴一長歎素欲何時諧

雪中聞李儋過門不訪聊以寄贈

度門能不訪冒雪屢西東已想人如玉遙憐馬似驄乍迷金谷路稍變上陽宮還比相思意紛紛正滿空

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

逍遙東城隅雙樹寒葱蒨廣庭流華月高閣凝餘霰杜門非養素抱疾阻良讌孰謂無他人思君歲云變官曹亮先忝陳躅慚俊彥豈知晨與夜相代不相見緘書問所如一云所知詶藻當芬絢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嶢青蓮界一作宇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一作何遠高齋坐超忽

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贈二首

庭樹忽已暗故人那一作何不來祇應厭煩暑永日坐霜臺

官榮多所繫閑居亦愆期高閣猶相望青山欲暮時

使雲陽寄府曹

夙駕祇府命冒炎不遑息百里次雲陽閭閻問漂溺上天屢愆氣胡不均寸澤仰瞻喬樹顚見此洪流跡良苗免湮沒蔓草生宿昔頹墉滿故墟返喜將安宅周旋涉塗潦側峭緣溝脈仁賢憂斯民賤子甘所役公堂衆君子言笑思與覿

過扶風精舍舊居簡朝宗巨川兄弟

佛刹出高樹晨光閭井中年深念陳跡迨此獨忡忡零落逢故老寂寥悲草蟲舊宇多改構幽篁延本叢栖止事如昨芳時去已空佳人亦攜手再往今不同新文聊感舊想子意無窮

贈令狐士曹自八月朔日同使藍田淹留涉季事先半日而不相待故有戲贈

秋簷一作霜滴滴對床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到家俱及東籬菊何事先歸半日程

贈馮著

契闊仕兩京念子亦飄蓬方來屬追往十載事不同歲晏乃云至微褐還未充慘悽遊子情風雪自關東華觴發懽顏嘉藻播清風始此盈抱恨曠然一夕中善蘊豈輕售懷才希國工誰當念素士零落歲華空

對雨寄韓庫部協

颯至池館涼靄然和曉霧蕭條集新荷氛氳散高樹閑居與方澹默想心已屢暫出仍濕衣況君東城住

寄子西

夏景已難度懷賢思方續喬樹落疎陰微風散煩燠傷離枉芳札忻遂見心曲藍上舍已成田家雨新足託鄰素多欲一作願殘秩猶見束日夕上高齋但望東原綠

縣內閑居贈溫公

滿郭春色嵐已昏鵶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

對雪贈徐秀才

靡靡寒欲收靄靄陰還結晨起望南端千林散春雪妍光屬瑤階亂緒陵新節無爲掩扉臥獨守袁生轍

西郊遊宴寄贈邑僚李巽

升陽曖春物置酒臨芳席高宴闕英僚衆賓寡歡懌是時尚多壘板築興頹壁羇旅念越疆領徒方祇役如何嘉會日當子憂勤夕西郊鬱已茂春嵐重如積何當返徂雨雜英紛可惜

對雨贈李主簿高秀才

邐迤曙雲薄散漫東風來青山滿春野微雨灑輕埃吏局勞佳士賓筵得上才終朝狎文墨高興共徘徊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宦遊三十載田野久已疎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山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泓泓野泉潔熠熠林光初竹木稍摧翳園場亦荒蕪俯驚鬢已衰周覽昔所娛存沒惻私懷遷變傷里閭欲言少留心中復畏簡書世道良自退榮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歲晏當來居

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

宰邑分甸服夙駕朝上京是時當暮春休沐集友生抗志青雲表俱踐高世名樽酒且歡樂文翰亦縱橫良遊昔所希累讌夜復明晨露

含瑤琴夕風殞素英一旦遵歸路伏軾出京城誰言再念別忽若千里行閉閤寡諠訟端居結幽情況茲晝方永展轉何由平

灃上西齋寄諸友七月中善福之西齋作

絶岸臨西野曠然塵事遙清川下邐迤茅棟上岧嶢翫月愛佳夕望山屬清朝俯砌視歸翼開衿納遠颷等陶辭小秩効朱方負樵閑遊忽無累心跡隨景超明世重才彥雨露降丹霄羣公正雲集獨予忻寂寥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成昔幽逕還獨尋綠苔見行跡秋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憂來結幾重非君不可釋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啓

碧澗蒼松五粒稀侵雲采去露沾衣夜啓羣仙合靈藥朝思俗侶寄將歸道場齋戒今初服人事葷羶已覺非一望嵐峯拜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

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

束帶自衡門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鑒舉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何以酬明德歲晏不磷緇時節乃來集欣懷方載馳平明大府開一得拜光輝温如春風至肅若嚴霜威羣屬所載瞻而忘倦與飢公堂燕華筵禮罷復言辭將從平明道憩車灃水湄山川降嘉歲草木蒙潤滋孰云還本邑懷戀獨遲遲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澹泊閑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顏鬢日衰耗冠帶亦寥落青苔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夕氣下遙陰微風動疎薄草玄良見誚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來顧寂寞一作誰能

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

蕭散人事憂迢遞古原行春風日已暄百草亦復生躋閣謁金像攀雲造禪局新景林際曙雜花川上明徂歲方緬邈陳事尚縱橫温泉有佳氣馳道指京城攜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存者邈難見去者已冥冥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

善福閣對雨寄李儋幼遐

飛閣凌太虛晨躋鬱峥嵘驚飆觸懸檻白雲冒層甍太陰布其地密雨垂八紘仰觀固不測俯視但冥冥感此窮秋氣沉鬱命友生及時未高步羈旅遊帝京聖朝無隱才品物俱昭形國士秉繩墨何以表堅貞寸心東北馳思與一會幷我車夙已駕將逐晨風征郊塗住成淹默默阻中情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一作無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

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

淒淒感時節望望臨灃涘翠嶺明華秋高天澄遙滓川寒流愈迅霜交物初委林葉索已空晨禽迎飆起時菊乃盈泛濁醪自爲美良遊雖可娛殷念在之子人生不自省營欲無終已孰能同一酌陶然冥斯理

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贈久佇不至先寄此詩

養病愜清夏郊園敷卉木窗夕一作戶含澗涼雨餘愛筠綠披懷始高詠對琴轉幽獨仰子遊羣英吐詞如蘭馥還聞枉嘉藻佇望延昏旭唯見草青青閉門灃水曲

灃上寄幼遐

寂寞到城闕惆悵返柴荆端居無所爲念子遠徂征夏晝人已息我懷獨未寧忽從東齋起兀兀尋澗行眘罣叢榛密披翫孤花明曠然

西南望一極山水情周覽同遊處逾恨阻音形壯圖非旦夕君子勤令名勿復久留燕蹉跎在北京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陰岑方以玄默處豈為名跡侵法妙一作泛如不知歸獨此抱沖襟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晚出灃上贈崔都水

臨流一舒嘯望山意轉延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川首起趣東作已看耘夏田一從民里居歲月再徂遷昧質得全性世名良自牽行忻攜手歸聊復飲酒眠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猶宿遠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疎空掩門時憶故交那得見曉排閶闔奉明恩

開元觀懷舊寄李二韓二裴四兼呈崔郎中嚴家令

宿昔清都燕分散各西東車馬行跡在霜雪竹林空方軫故物念誰復一樽同聊披道書暇還此聽松風

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偉夏侯校書審

谷鳥時一囀田園春雨餘光風動林早高窗照日初獨飲澗中水吟詠老氏書城闕應多事誰憶此閑居

灃上醉題寄滁武

芳園知夕燕西郊已獨還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間

西郊期滁武不至書示

山高鳴過雨澗樹一云林澗落殘花非關春不待當由期自賒

灃上對月寄孔諫議

思懷在雲闕泊素守中林出處雖殊跡明月兩知心

將往滁城戀新竹簡崔都水示端

停車欲去繞叢竹偏愛新筠十數竿莫遣兒童觸瓊粉留待幽人迴日看

還闕首途寄精舍親友

休沐日云滿沖然將罷觀嚴車候門側晨起正一作整朝冠山澤含餘雨川澗注驚湍攬轡遵東路一云登前路迴首一長歎居人已不見高閣在林端

秋夜南宮寄灃上弟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況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空宇感涼至頹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同遊

途中書情寄灃上兩弟因送二甥却還

華簪豈足戀幽林徒自違遙知別後意寂寞掩郊扉迴首昆池上更羨爾同歸

雪後一作夜下朝呈省中一絕

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

韋蘇州集卷第二

韋蘇州集卷第二

蘇州刺史韋　應物

寄贈下六十二首
寄柳州韓司戶郎中一首
寄令狐侍郎一首
閑居寄端及重陽一首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一首
寄大梁諸友一首
新秋夜寄諸弟一首
郊園聞蟬寄諸弟一首
寄中書劉舍人一首
郡齋感秋寄諸弟一首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一首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一首
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一首
寄職方劉郎中一首
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羣屬一首
寒食日寄諸弟一首
贈李儋侍御一首
寄楊協律一首 楊詩附
郡齋贈王卿一首
簡恒璨一首
閑居寄諸弟一首
登樓寄王卿一首
寄暢當一首
贈崔員外一首
寄李儋元錫一首
京師叛亂寄諸弟一首
贈琮公一首
寄諸弟一首
寄恒璨上元一首
簡郡中諸生一首
寄全椒山中道士一首
寄釋子良史酒一首
重寄一首
答釋子良史送酒瓢一首
簡陟巡建三甥一首
寄璨師一首
覽褒子臥病一絕聊以題示一首
寄盧陟一首
塗中寄楊邈裴緒示褒子一首
宿永陽寄璨律師一首
雪行寄褒子一首
寄裴處士一首
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璨一首
示全真元常一首
寄劉尊師一首
寄廬山椶衣居士一首
因省風俗與從姪成緒遊山水中道先歸寄示一首
寒食寄京師諸弟一首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一首
簡盧陟一首

西澗即事示盧陟一首
登郡樓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一首
寄黃尊師一首
寄黃劉二尊師一首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一首丘詩附
贈丘員外二首丘詩附
贈李判官一首
寄皎然上人一首
贈舊識一首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一首
和張舍人夜直中書寄吏部劉員外一首
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一首
寄二嚴一首

寄贈下

寄柳州韓司戶郎中

達一作遠識與昧機智殊跡同靜於焉得攜手屢賞清夜景蕭灑陪高詠從容羨華省一逐風波遷南登桂陽嶺舊里門空掩歡一作新遊事皆屏悵望城闕遙幽居時序亦春風吹百卉和煦變閭井獨悶終日眠篇書不復省唯當望雨露霑子荒遐境

寄令狐侍郎

三山有瓊樹霜雪色逾新始自風塵交中結綢繆姻西掖方掌誥南宮復司春夕燕華池月朝奉玉階塵衆寶歸和氏吹噓多俊人羣公共然諾聲問邁時倫孤鴻既高舉燕雀在荆榛翔集且不同豈不欲殷勤一旦還南郡江湖渺無垠寵辱良未定君子豈緇磷寒暑已推斥別離生苦辛非將會面日書札何由申

閑居寄端及重陽

山明野寺曙鍾微雪滿幽林人跡稀閑居寥落生高興無事風塵獨不歸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忻然還復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燕謔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山川馳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念還期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一作在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方用憂人瘼況自抱微痾無將別來近顏鬢已蹉跎

郊園聞蟬寄諸弟

去歲郊園別聞蟬在蘭省今歲臥南譙蟬鳴歸路永夕響依山郭餘悲散秋景一作餘聲發秋嶺緘書報此時一作遠景此心方耿耿

寄中書劉舍人

雲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南宮佳詠邀清月幽賞滯芳叢迨予一出守與子限西東晨露方愴愴一作蒼離抱更忡忡忽睹九天詔秉綸歸國工玉座浮香氣秋禁散涼風應向橫門渡一作旁環珮杳玲瓏光輝恨未矚歸思坐難通蒼蒼松桂姿想在掖垣中

郡齋感秋寄諸弟

首夏辭舊國窮秋臥滁城方如昨日別忽覺徂歲驚高閣收煙霧池水晚澄清一作明戶牖已淒爽晨夜感深情昔遊郎署間是月天氣

晴一作清授衣還西郊曉露田中一作野行采菊投酒中昆弟自同
傾簪組聊挂壁焉知有世榮一旦居遠郡山川間音形大道庶無累
及茲念已盈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淒淒涼氣入蕭條林表散的
皪荷上集夜霧着衣重新苔侵履濕遇茲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

理郡無異一作美政所憂在素飡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寒子一作
玄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私燕席一作夕
云罷還齋夜方闌邃幕沉空宇一作月孤燭照床單應同茲夕念寧
忘故歲歡川塗恍悠邈涕下一闌干

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

一從守茲郡兩鬢生素髮新正加我年故歲去超忽淮濆益時候了
似仲秋月川谷風景溫城池草木發高齋屬多暇惆悵臨芳物日月
昧還期念君何時歇

寄職方劉郎中

相聞二十載不得展平生一夕一作日南宮遇聊用寫中情端服光
朝次羣列慕一作器英聲歸來坐粉闈揮筆乃縱橫始陪文翰遊歡
燕難久并予因謬忝出君爲沉疾嬰別離寒暑過荏苒春草生故園
茲日隔新禽池上鳴郡中永無事歸思徒自盈

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羣屬

山郡多暇日社時放吏歸坐閣獨成悶行塘閱清輝春風動高柳芳
園掩夕扉遙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微

寒食日寄諸弟

禁火曖佳辰念離獨傷抱見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聯騎定一作竟
何時予今顏已老

三月三日寄諸弟兼懷崔都水

暮節看已謝茲晨愈可惜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斂夕一作色對酒始
依依懷人還的的誰當曲水行相思尋舊跡

贈李儋侍御

風光山郡少來看廣陵春殘花猶待客莫問意中人

寄楊協律

吏散門閣掩鳥鳴山郡中遠念長江別俯覺座隅空舟泊南池雨簟
卷北樓風併罷芳樽燕爲愴昨時同

奉酬滁州寄示　楊凌

淮陽一作南爲郡暇坐惜流芳歇散懷累榭風清暑澄潭月陪燕辭
三楚戒途綿百越非當遠別離雅奏何由發

郡齋贈王卿

無術謬稱簡素飡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華濩落人皆笑幽
獨歲逾賒唯君出塵意賞愛似山家一作僧家

簡恒璨

室一作臺虛多涼氣一作風天高屬秋時空庭夜風雨草木曉離披
簡書日云曠文墨誰復持聊因遇澄靜一與道人期

閑居寄諸弟

秋草生庭白露時故園諸弟益相思盡日高齋無一事芭蕉葉上獨
題詩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
雨中

寄暢當聞以子弟被召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關出身文翰場高
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爲瓊樹枝一作姿今有風霜

顔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班

贈崔員外

一別十年事相逢淮海濱還思洛陽日更話府中人且對清觴滿寧知白髮新忽忽何處去車馬冒風塵

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已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一作忽忽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迴圓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羇離官一作守遠郡虎豹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烏鳴野田間思憶故園一作里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贈琮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一作依禪暮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

寄諸弟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作

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還信忽從天上落唯知彼此淚千行

寄恒璨

心絕去來緣跡一作蹤順一作斷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簡郡中諸生

守郡臥秋閣四面盡荒山此時聽夜雨孤燈照窗間藥園日蕪漫書帷長自閑惟當上客至論詩一解顔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一作采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慰一作寄滿一作遍

寄釋子良史酒

秋山僧病冷聊寄三五杯應瀉山瓢裏還寄此瓢來

重寄

復寄滿瓢去定見空瓢來若不打瓢破終當費酒材

答釋子良史送酒瓢

此瓢今已到山瓢知已空且飲寒塘水遙將回也同一作遙知回也風

簡陟巡建三甥盧氏生

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時流歡笑事從別把酒吟詩待爾同

覽褎子臥病一絕聊以題示沈氏生全真

念子抱沉疾霜露變滁城獨此高窗下自然無世情

寄璨師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僧

寄盧陟

柳葉遍寒塘曉霜凝高閣累日此留連別來成寂寞

途中寄楊邈裴緒示褎子永陽縣館中作

上宰領淮右下國屬星馳霧野騰曉騎霜竿裂凍旗蕭蕭陟連岡莽莽望空陂風截鴈嘹唳雲慘樹參差高齋明月夜中庭松桂姿當睽一酌恨況此兩旬期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雪行寄褒子

淅瀝覆寒騎飄颻暗川容行子郡城曉披雲看杉松

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晚景澹山暉一問清泠子獨掩荒園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言歸

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燦

僧齋地雖密忘子跡要賒一來非問訊自是看山花

示全真元常元常趙氏生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寄劉尊師

世間荏苒縈此身長望碧山到無因白鶴徘徊看不去始知下有清都人

寄廬山椶衣居士

兀兀山行無處歸山中猛虎識椶衣俗客欲尋應不遇雲溪道士見猶稀

因省風俗與從姪成緒遊山水中道先歸寄示

累宵同燕酌十舍携征騎始造雙林寂遐搜洞府秘羣峰繞盤鬱懸泉仰特一作時異陰壑雲松埋陽崖煙花媚每慮觀省牽中乖遊踐志我尚山水行子歸棲息地一操臨流袂上聳干雲轡獨往倦危途懷沖一作州寡幽致賴爾還都期方將登樓遲

寒食寄京師諸弟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牽少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壖平生幾會散已及蹉跎年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散車馬不復全閑將酒爲偶默以道自詮聽松南巖寺見月西澗泉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終理一作裏來時裝歸鑿杜陵田

簡盧陟

可憐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恓遑戎旅下蹉跎淮海濱澗樹含朝雨山鳥哢餘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風塵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水生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煩纓

登郡樓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

始罷永陽守復臥潯陽樓懸檻飄寒雨危堞侵一作浸江流迨茲聞鴈夜重憶別離秋徒有盈樽酒鎮此百端憂

寄黃尊師

結茅種杏在雲端掃雪焚香宿石壇靈祇不許世人到忽作雷風登嶺難

寄黃劉二尊師

廬山兩道士各在一峯居矯掌白雲表晞髮陽和初清夜降真侶焚香滿空虛一作盧中有無爲樂自然與世疎道尊不可屈符守豈暇餘高齋遙致敬願示一編書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奉酬寄示　丘丹

露滴梧葉鳴風秋桂花發中有學仙侶吹簫弄山月

贈丘員外二首

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未真南宮拜聊偃東山居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疎每一覩之子高詠遂起予宵晝方連燕煩悰亦頓祛格言

雅誨闕善謔矜數餘久踢思遊曠窮慘遇陽舒虎丘愜登眺吳門悵
躊躇方此戀攜手豈云還舊墟告諸吳子弟文學爲何如
跡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門趨

奉詶　　丘丹

久作煙霞侶暫將簪組親還同褚伯玉入館忝州人

贈李判官

艮玉定爲寶長材時所希佐幕方巡郡奏命布恩威食蔬程獨守飲
冰節靡違決獄興邦頌高文稟天機賓館在林表望山啓西扉下有
千畝田決漭吳土肥始耕已見穫袗絺今授衣政拙勞詳省淹留未
得歸雖慚且忻願日夕覩光輝

寄皎然上人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想茲棲禪夜見
月東峰初鳴鍾一作磬驚巖壑焚香滿空虛叨慕端成舊未識豈爲
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
倚閣吟躊躇

贈舊識

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始自疎林竹還
復長榛蘩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爲功援斧開衆鬱如師啓羣蒙庭宇
還清曠煩抱亦舒通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賢思
無窮

和張舍人夜直中書寄吏部劉員外

西垣草詔罷南宮憶上才月臨蘭殿出涼自鳳池來松桂生丹禁鴛
鷺集雲臺託身各有所相望徒徘徊

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

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去聲報淮陰客春帆淚作音佐期

寄二嚴士良婺牧　士元郴牧

絲竹久已懶今日遇君忺打破蜘蛛千道網總爲鶺鴒兩箇嚴

韋蘇州集卷第三

韋蘇州集卷第四

蘇州刺史韋　應物

送別六十六首

李五席送李主簿歸西臺一首
送崔押衙相州一首
送宣城路錄事一首
送李十四山人東遊一首
送李二歸楚州一首
送閻寀赴東川辟一首
送令狐岫宰恩陽一首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一首
送元倉曹歸廣陵一首
送唐明府赴溧水一首
送章八元秀才擢第往上都應制一首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還池州一首
送張侍御祕書江左覲省一首
賦得鼎門送盧耿赴任一首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鄭述誠一首
餞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一首
上東門會送李幼舉南游徐方一首
送洛陽韓丞東遊一首
送鄭長源一首
送李儋一首
賦得暮雨送李渭士曹一首
留別洛京親友一首
賦得沙際路送從叔象一首
送榆次林明府一首
雜言送黎六郎一首
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一首
送黎六郎少府赴陽翟一首
送別覃孝廉一首
送開封盧少府一首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一首
送汾城王主簿一首
送澠池崔主簿一首
送顏司議使蜀訪圖書一首
奉送從兄宰晉陵一首
贈別河南李功曹一首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一首
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一首
送宣州周錄事一首
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一首
送季端東行一首
送姚係還河中一首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一首
送常侍御卻使西蕃一首
送郗詹事一首
送蘇評事一首
送李益侍御赴幽州幕一首
自尚書郎出爲滁州刺史留別友朋兼示諸弟一首
送元錫楊凌一首
別楊氏女一首

別中弟一首 一云送崔肅懿
寄別李儋一首
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一首
送王校書一首
送丘員外還山一首 丘詩附
重送丘二十二還臨平山居一首 丘詩附
送鄭端公弟移院常州一首
送房杭州一首
送陸侍御還越一首
聽江笛送陸侍御一首 丘丹詩附
送丘員外歸山居一首
送崔叔清遊越一首
送雲陽鄒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一首
送豆盧策秀才一首
送王卿一首
送劉評事一首
送雷監赴闕庭一首
送秦系赴潤州一首

送別

李五席送李主簿歸西臺

請告嚴程盡西歸道路寒欲陪鷹隼集猶戀鶺鴒單洛邑人全少嵩高雪尚殘滿臺誰不故報我在微官

送崔押衙相州 頃任內黃令

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驅雞嘗理邑走馬却從戎白刃千夫闢黃金四海同嫖姚恩顧下諸將指揮中別路憐芳草歸心伴塞鴻鄴城新騎滿魏帝舊臺空望闕應懷戀遭時貴立功萬方如已靜何處欲輸忠

送宣城路錄事

江上宣城郡孤舟遠到時雲林謝家宅山水敬亭祠綱紀多閑日觀遊得賦詩都門且盡醉此別數年期

送李十四山東遊 一作山人東遊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元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憤不可吞欻來客河洛日與靜者論濟世飜小事丹砂駐精魂東遊無復繫梁楚多大蕃高論動侯伯疎懷脫塵喧送君都門野飲我林中樽立馬望東道白雲滿梁園躑躅欲何贈空是平生言

送李二歸楚州 時李季弟牧楚州被訟赴急

情人南楚別復詠在原詩忽此嗟岐路還令泣素絲風波朝夕遠音信往來遲好去扁舟客青雲何處期

送閻寀赴東川辟

冰炭俱可懷孰云熱與寒何如結髮友不得攜手懽晨登嚴霜野送子天一端祇承簡書命俯仰豸角冠上陟白雲嶠下冥玄壑湍離羣自有託歷險得所安當念反窮巷登朝成慨嘆

送令狐岫宰恩陽

大雪天地閉羣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行安得辭荷此蒲壁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西京罇酒豈不懽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促前征逶遲歲已窮當造巴子城和風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在翰墨場羣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大海吞東南橫嶺隔地維建邦臨日域溫燠御四時百國共臻湊珍奇獻京師富豪虞興戎繩墨不

易持州伯荷天寵一作龍選還當玥丹墀子爲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上將翫國士下以報渴飢

送元倉曹歸廣陵

官閑得去住告別戀音徽一作輝舊國應無業他鄉到是歸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鍾微何處孤舟泊遙遙心曲違

送唐明府赴溧水三任縣事

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祇歎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甿俗琴堂又晏然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青青連枝樹苒苒久別離客遊廣陵中俱到若有期俯仰敘存歿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飢夙駕多所迫復當還歸池長安三千里歲晏獨何爲南出登閶門驚飇左右吹所別諒非遠要令心不怡

送章八元秀才擢第往上都應制

決勝文場戰已酣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遊闕下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毿毿

送張侍御秘書江左覲省

莫歎都門路歸無駟馬車繡衣猶在篋芸一作蓬閣已觀書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晨飡亦可薦名利欲何如薦一作潔

賦得鼎門送盧耿赴任

名因定鼎地門對鑿龍山水北樓臺近城南車馬還稍開芳野靜欲掩暮鍾閑去此無嗟屈前賢尚抱關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鄭述誠

遊子欲言去浮雲那得知偏能見行色自是獨傷離晚帶城遙暗秋生峯尚奇還因朔吹斷疋馬與相隨

餞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

鬱鬱兩相遇出門草青青酒酣拔劍舞慷慨送子行驅馬涉大河日暮懷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薄遊五府都高步振英聲主人才且賢重士百金輕絲竹促飛觴夜醼達晨星娛樂易淹暮諒在執高情

上東門會送李幼舉南遊徐方

離絃既罷彈罇酒亦已闌聽我歌一曲南徐在雲端雲端雖云邈行路本非難諸侯皆愛才公子遠結歡濟濟都門宴將去復盤桓令姿何昂昂良馬遠遊冠意氣且爲別由來非所歎

送洛陽韓丞東遊

仙鳥何飄颻綠衣翠爲襟顧我差池羽咬咬懷好音徘徊洛陽中遊戲清川潯神交不在結歡愛自中心駕言忽徂征雲路邈且深朝遊尚同啄夕息當異林出餞宿東郊列筵屬城陰舉酒欲爲樂憂懷方沉沉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一作得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泠泠鵾絃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顏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雞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今夕罇酌且循環

送李儋

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東日昃不留宴嚴車出崇墉行遊一作役非所樂端憂道未通一作端處道未豐春野百卉發清川思無窮芳時坐離散世事誰可同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賦得暮雨送李胄一作渭

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鍾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相送情無限沾襟比散絲

留別洛京親友

握手出都門駕言適京師豈不懷舊廬惆悵與子辭麗日坐高閣清觴醮華池昨遊倏已過後遇良未知念結路方永歲陰野無暉單車我當前(一作去)暮雪子獨歸臨流(一云漸遙)一相望零淚忽沾衣

賦得沙際路送從叔象

獨樹沙邊人跡稀欲行愁遠暮鍾時野泉幾處侵應盡不遇山僧知問誰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路遶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

雜言送黎六郎(壽陽公之子)

冰壺見底未為清少年如玉有詩名聞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朱門嚴訓朝辭去騎出東郊滿飛絮河南庭下拜府君陽城歸路山氤氳山氤氳常不見釣臺水淥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縣閑吏傲與塵隔移竹疏泉常岸幘莫言去作折腰官豈似長安折腰客

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時任京兆府功曹攝高陵宰別田曹盧康戶曹韓質因而有作)

假邑非拙素況乃別伊人聊登釋氏居攜手戀(一作念)茲晨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青山對芳苑列樹遶(一作盈)通津車馬無時絕行子倦風塵今當遵往路佇立何由申維持貞白志以慰心所親

送黎六郎赴陽翟少府

試吏向嵩陽春山躑躅芳腰垂新綬色衣滿舊芸香喬樹別時綠客程關外長祗應傳善政日夕慰高堂

送別覃孝廉

思親自當去不第未蹉跎家住青山下門前芳草(一作流水)多秭歸通遠徼巫峽注驚波州舉年年事還期復幾何

送開封盧少府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待闐街燭夜歸關河征旆遠煙樹夕陽微到處無留滯梁園花欲稀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

下第常稱屈少年心獨輕拜親歸海畔似舅得詩名晚對青山別遙尋芳草行還期應不遠寒露濕蕪城

送汾城王主簿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徧情人故郡多禁鍾春雨細宮樹野煙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送澠池崔主簿

邑帶洛陽道年年應此行當時匹馬客今日縣人迎暮雨投關郡春風別帝城東西殊不遠朝夕待佳聲

送顏司議使蜀訪圖書

軺駕一封急(一作傳)蜀門千嶺曛詎分江轉字但見路緣雲山館夜聽雨秋猨獨叫羣無為久留滯聖主待遺文

奉送從兄宰晉陵

東郊暮草歇千里夏雲生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行依微吳苑樹迢遞晉陵城慰此斷行別邑人多頌聲

贈別河南李功曹(宏詞登科拜官)

耿耿抱私戚寥寥獨掩扉臨觴自不飲況與故人違故人方琢磨瓌朗代所稀憲禮更右職文翰灑天機聿(一作揭)來自東山羣彥仰餘輝談笑取高第綰綬卽言歸洛都遊燕地千里及芳菲今朝章臺別楊柳亦依依雲霞未改色山川猶夕暉忽復不相見心思亂霏霏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漫(一作沒)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

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

乖闕一作乖闊意方一作云弭安知忽來翔累日重歡宴一旦復離傷置酒慰茲夕秉燭坐華堂契闊未及展晨星出東方征人慘已辭車馬儼成一作來裝我懷自無歡原野滿春光一作芳羣水含時澤野雉鳴朝陽平生有壯志不覺淚霑裳況自守空宇日夕但彷徨

送宣州周錄事

清時重儒士糾郡屬伊人薄遊長安中始得一交親英豪若雲集餞別塞城闉高駕臨長路日夕起風塵方念清宵宴已度芳林春從茲一分手緬邈吳與秦但覩年運駃安知後會因唯當存令德可以解悁勤

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

結髮仕一作事州縣蹉跎在文墨徒有排雲心何由生羽翼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獨此抱微痾頹然謝斯職大歷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縣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賦此詩

世道方荏苒郊園思偃息為歡日已延君子情未極馳觴一作驅馳忽云晏高論良難測遊步清都宮迎風嘉樹側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樂陶唐人服勤在微力佇君列丹陛出處兩為得

送端東行

世承清白遺一作世事留清白躬服古人言從宦俱守道歸來共閉門驅車何處去暮雪滿平原

送姚孫還河中孫一作系

上國旅遊罷故國生事微風塵滿路起行人何處歸留思芳樹飲惜別暮春暉幾日投關郡河山對掩扉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櫟陽令除尚書比部員外郎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為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颻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一作吹徃路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送常侍御却使西蕃

歸奏聖朝行萬里却銜天詔報蕃臣本是諸生守文墨今將匹馬靜煙塵旅宿關河逢暮雨春耕亭鄣識遺民此去多應收故地寧辭沙塞往來頻

送郗詹事

聖朝列羣彥穆穆佐休明君子獨知止懸車守國程忠良信舊德文學播英聲既獲天爵美況將齒位幷書奏蒙省察命駕乃東征皇恩賜印綬歸為田里榮朝野同稱嘆園綺鬱齊名長衢軒蓋集飲餞出西京時屬春陽節草木已含英洛川當盛宴斯焉為達生

送蘇評事

季弟仕譙都元兄坐蘭省言訪始忻忻念離當耿耿嵯峨夏雲起迢遞山川永登高望去塵紛思終難整一作罄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晚相遇草感遽離羣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思文

自尚書郎出為滁州刺史留別朋友兼示諸弟

少年不遠仕秉笏東西京中歲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慚省閤姿況忝符竹榮效愚方此始顧私豈獲幷徘徊親交戀愴恨昆友情日暮風雪起我去子還城登塗建隼旟勒駕望承明雲臺煥中天龍闕鬱上征晨與奉早朝玉露霑華纓一朝從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儻歲

月歸復廁羣英

送元錫楊凌

荒林翳山郭積水成秋晦端居意自違況别親與愛歡筵慊未足離燈悄已對還當掩郡閤佇君方此會

送楊氏女

永日方感感出門復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輕舟爾輩況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爲長所育（幼女爲楊氏所撫育）兩别泣不休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自小闕內訓（言早無恃）事姑貽我憂賴玆託令門仁恤庶無尤貧儉誠所尚資從豈待（一作在）周孝恭遵婦道容止順其猷别離在今晨見爾當何秋居閑始自遣臨感忽難收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

送中弟（一云送崔肅懿）

秋風（一作氣）入疎戶離人起晨朝山郡多風雨西樓更蕭條嗟予淮海老送子關河遙同來不同去沉憂寧復消

寄别李儋

首戴惠文冠心有決勝籌翩翩四五騎結束向幷州名在相公幕（一作府）丘山恩未酬妻子不及顧親友安得留宿昔同文翰交分共綢繆忽枉别離札泫淚一交流遠郡臥殘疾（一作雨）涼氣滿西樓想子臨長路時當淮海秋

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

襆被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鷺朝天去遙想蓬萊臺閣重

送王校書

同宿高齋換時節共看移石復栽杉送君江浦已惆悵更上西樓望遠帆

送丘員外還山

長棲白雲表暫訪高齋宿還辭郡邑諠歸泛松江淥結茅隱蒼嶺伐薪響深谷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靈芝非庭草遼鶴委（一作匪）池鶩終當署里門一表高陽族

奉酬使君送歸山之作　丘丹

側聞郡守至偶乘黃犢出不别桃源人一見經累日蟬鳴念秋稼蘭酌動離瑟臨水降麾幢野艇纔容膝參差碧山路日（一作月）送江帆疾涉海得驪珠棲梧斷鳳質媿非鄭公里歸掃蒙籠室

重送丘二十一還臨平山居

歲中始再覯方來又解攜纔留野艇語已憶故山棲幽澗人夜汲深林鳥長啼還持郡齋酒慰子（一作此）霜露淒

奉酬重送歸山　丘丹

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觳觫車猥蒙招隱作豈媿班生廬

送鄭端公弟移院常州

時瞻憲臣重禮爲內兄全公程儻見責私愛信不然況昔陪朝列今茲俱海壖清觴方共酌（一作笑燕）天書忽告遷豈徒咫尺地使我心思綿應當自此始歸拜雲臺前

送房杭州（孺復）

專城未四十暫謫豈蹉跎風雨吳門夜惻愴别情多

送陸侍御還越

居藩久不樂遇子聊一欣英聲頗籍甚交辟迺時珍繡衣過舊里驄馬輝四鄰（一作輝光耀四鄰）敬恭尊郡守牋簡具州民謏忝誠所媿思懷方見申置榻宿清夜加籩醼良辰遵塗還盛府行舫遶長津自有賢方伯得此文翰賓

聽江笛送陸侍御（同丘員外賦題）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同前　　丘丹

離樽聞夜笛寥亮入寒城月落車馬散悽惻主人情

送丘員外歸山居

郡閣始嘉宴青山憶舊居為君量革履且願佳籃轝

送崔叔清遊越

忘茲適越意愛我郡齋幽野情豈好謁詩興一相留遠水帶寒樹閶門望去舟方伯憐文士無為成滯遊

送雲陽鄒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

建中即藩守天寶為侍臣歷覲兩都士多閱諸侯人鄒生乃後來英俊亦罕倫為文頗瓌麗秉度自貞醇甲科推令名延閣播芳塵再命趨王畿請告奉慈親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欣昆弟俱時秀長衢當自伸聊從郡閣暇美此時景新方將極娛宴已復及離辰（一云撫後乃離辰一作燕後）省署慙再入江海綿十春今日閶門路握手子歸秦

送豆盧策秀才

歲交冰未泮（一作冰始泮又作冰水泮）地卑海氣昏子有京師遊始發吳閶門新黃含遠林微綠生陳根詩人感時節行道當憂煩古來濩落者俱不事田園文如金石韻豈乏知音言方辭郡齋榻為（一作已）酌離亭罇無為倦羇旅一去高飛翻

送王卿

別酌春林啼鳥稀雙旌背日晚風吹却憶回來花已盡東郊立馬望城池

送劉評事

聲華滿京洛藻翰發陽春未遂鵷鴻舉尚為江海賓吳中高宴罷西上一遊秦已想函關道遊子冒風塵籠禽羨歸翼遠守懷交親況復歲云暮凜凜冰霜辰旭霽開郡閣寵餞集文人洞庭摘朱實松江獻白鱗丈夫豈恨別一酌且歡忻

送雷監赴闕庭

才大無不備出入為時須雄藩精理行祕府擢文儒詔書忽已至焉得久踟躕方舟趁朝謁觀者盈路衢廣筵列衆賓送爵無停迂攀餞誠愴恨（一作悵）賀榮且歡娛長陪柏梁宴日向丹墀趨時方重右職蹉跎獨海隅

送秦系赴潤州

近作新婚鑷白鬚長懷舊卷映藍衫更欲攜君虎丘寺不知方伯望征帆

韋蘇州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韋蘇州集卷第五

蘇州刺史韋　應物

詶答五十六首

期盧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答一首
任洛陽丞答長安田少府問一首
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臥疾兼訝李二久不訪問以詩答
書因以戲李二一首
詶盧嵩秋夜見寄五韻一首
詶鄭戶曹驪山感懷一首
答李澣三首
酬柳中郎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一首
酬豆盧倉曹題庫壁見示一首
酬李儋一首
詶元偉過洛都夜燕一首
酬韓質舟行阻凍一首
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陸名山之期久而
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華直書
鄙懷聊以為答一首
詶李博士永寧主簿叔廳見待一首
答令狐工曹獨孤兵曹聯騎暮歸望山見寄一首
答李博士一首
答劉西曹一首
答貢士黎逢一首
答韓庫部協一首
答崔主簿倬一首
答徐秀才一首
答東林道士一首
答長寧令楊轍一首
答馮魯秀才一首
答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一首
清都觀答幼遐一首
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一首
答長安丞裴稅一首
奉酬處士叔見示一首
答庫部韓郎中一首
答楊校書當一首
答崔都水一首
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一首
澧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一首
答趙氏生伉一首
答端一首
答史館張學士同柳庶子學士招於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
柳庶子一首
答王郎中一首
答崔都水一首
答王卿送別一首
答裴丞說歸京所獻一首
答裴處士一首
答楊奉禮一首
答端一首
答僩奴重陽二甥一首
答重陽一首

酬劉侍郎使君一首劉詩附
答令狐侍郎一首令狐詩附
酬張協律一首
答秦十四校書一首秦詩附
答賓一首
答鄭騎曹青橘絶句一首
奉和聖製重陽日賜宴一首
和吳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一首
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一首
答河南李士巽題香山寺一首
答故人見諭一首
詶閻員外陟一首

逢遇七首
長安遇馮著一首
將發楚州經寶應縣訪李二忽於州館相遇月夜書情因簡李寶應一首
廣陵遇孟九雲卿一首
淮上遇洛陽李主簿一首
路逢崔元二侍御避馬見招因以詩戲贈一首
逢楊開府一首
休假日訪王侍御不遇一首
因省風俗訪道士姪不見題壁一首

詶答

期盧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答

佳期不可失終願枉衡門南陌人猶度西林日未昏庭前空倚杖花裏獨留罇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

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

相逢且對酒相問欲何如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告歸應一作今未得榮宦又知疎日日生春草空令憶舊居

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卧疾兼訝李二久不訪問以詩答書因以戲李二

微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閑眠養不才花裏棊盤憎鳥汙枕邊書卷訝風開故人問訊緣同病芳月相思阻一盃應笑王戎成俗物遥持麈尾獨徘徊

詶盧嵩秋夜見寄五韻

喬木生夜涼月華滿前墀去君咫尺地勞君千里一作萬思素秉棲遁志況貽招隱詩坐見林木榮一云坐損經濟策願赴滄洲期何能待歲晏攜手當此時

詶鄭戶曹驪山感懷

蒼山何鬱盤飛閣凌上清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靈白雲已蕭條麋鹿但縱橫泉水今尚暖舊林亦青青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翻翻日月旗殷殷鼙鼓聲萬馬自騰驤八駿案轡行日出煙嶠綠氤氲麗層甍登臨起遐想沐浴懽聖情朝燕詠無事時豐賀國禎日和絃管音下使萬室聽海內湊朝貢賢愚共歡榮合沓車馬喧西聞長安城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經申章報蘭藻一望雙涕零

答李澣三首

孤客逢春暮緘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秋

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閑楚俗饒詞客何人最往還

詶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迴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從去早

潮來

酬豆盧倉曹題庫壁見示

掾局勞才子新詩動洛川運籌知決勝聚米似論邊宴罷常分騎晨趨又比肩莫嗟年鬢改郎署定推先

酬李儋

開門臨廣陌旭旦車駕喧不見同心友徘徊憂且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與坤人生所各務乖闊累朝昏湛湛罇中酒青青芳樹園緘情未及發先此枉璵璠邁世超一作歸高躅尋流得真源明當策疲馬與子同笑言

酬元偉過洛陽夜燕

三載寄關東所懽皆遠違思懷方耿耿忽得覯容輝親燕在良夜歡攜闢中闈問我猶杜門不能奮高飛明燈照四隅炎炭正可依清觴雖云酌所媿乏珍肥晨裝復當行寥落星已稀何以慰心曲佇子西還歸

酬韓質舟行阻凍

晨坐枉嘉藻持此慰寢興中獲辛苦奏長河結陰冰皓曜羣玉發淒清孤景凝一作澄至柔反成堅造化安可恆方舟未得行鑿飲空兢兢苦寒彌時節待泮豈所能何必涉廣川荒衢且升騰殷勤宣中意庶用達吾朋

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蓽直寄鄙懷聊以為答

初夏息衆緣雙林對禪客枉茲芳蘭藻促我幽人策冥搜企前哲逸句陳往迹髣髴陸渾南迢遞千峯碧從來遲高駕自顧無物役山水心所娛如何更朝夕晨興涉清洛訪子高陽宅莫言往來疎駑馬知阡陌

寄酬李博士永寧主簿叔廳見待

解鞅先幾日款曲見新詩定向公堂醉遙憐獨去時葉霑寒雨落鍾度遠山遲晨策已云整當同林下期

答令狐士曹獨孤兵曹聯騎暮歸望山見寄

共愛青山住近南行牽吏役背雙驂枉書獨宿對流水遙羨歸時滿夕嵐

答李博士

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晴山多碧峯顥氣凝秋曉端居喜良友枉使千里路緘書當夏時開緘時已度簷鵲已飄颺荷露方蕭颯夢遠竹窗幽行稀蘭徑合舊居共南北往來只如昨問君今為誰日夕度清洛

答劉西曹時為京兆功曹

公館夜云寂微涼羣樹秋西曹得時彥華月共淹留長嘯舉清觴志氣誰與儔千齡事雖邈俯念忽已周篇翰如雲興京洛頗優遊詮文不獨古理妙即同流淺劣見推許恐為識者尤空慚文璧贈日夕不能酬夕一作交

答貢士黎逢時任京兆功曹

茂等一作才方上達諸生安可希栖神澹物表渙汗布令詞如彼岷山玉本自有光輝鄙人徒區區稱歎亦何為彌月曠不接公門但一作役驅馳蘭章忽有贈持用慰所思不見心尚密一作微密況當相見時

答韓庫部協

良玉表貞度麗藻頗為工名列金閨籍心與素士同日晏下朝來車馬自生風清宵有佳興皓月直南宮矯翮方上征顧我邈忡忡豈不願攀舉執事府庭中智乖時亦蹇才大命有一作為通還當以道推解組守蒿蓬

答崔主簿倬

朗月分林靄遥管動離聲故驩良已阻空宇澹無情窈窕雲鴈没蒼茫河漢橫蘭章不可答沖襟徒自盈

答徐秀才

鉛鈍謝貞器時秀猥見稱豈如白玉仙（一作仙山鶴）方與紫霞升清詩舞豔雪孤抱瑩玄冰一枝非所貴懷書思（一作且）武陵（一云懷書且茂陵）

答東林道士

紫閣西邊第幾峯茅齋夜雪虎行蹤遥看黛色知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鍾（一作欲向西山尋暮鍾）

答長寧令楊轍

皓月升林表公堂滿清輝嘉賓自遠至觴飲夜何其宰邑視京縣歸來無寸資瓌文溢衆寶雅正得吾師廣川含澄瀾茂（一作芳）樹擢華滋短才何足數枉贈媿妍詞歡眄良見屬素懷亦已披何意雲棲翰不嫌蓬艾卑但恐河漢没回車首路岐

答馮魯秀才

晨坐枉瓊藻知子返中林澹然山景晏泉谷響幽禽髣髴謝塵迹逍遥舒道心顧我腰間綬端爲華髮侵簿書勞應對篇翰曠不尋薄田失鋤耨生苗安可任徒令慙所問想望東山岑

答崔主簿問兼簡温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閑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意愧蒙君子憂

清都觀答幼遐

逍遥仙家子日夕朝玉皇興高清露没渴飲瓊華漿解組一來款披衣拂天香粲然顧我笑綠簡發新章泠泠如玉音（一作響）馥馥若蘭芳浩意坐盈此月華殊未央却念諠譁日何由得清涼疎松抗（一作枕）高殿密竹陰長廊榮名等糞土攜手隨風翔

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

弱志厭衆紛抱素寄精廬皦皦仰時彦悶悶（平聲）獨爲愚之子亦辭秩高蹤罷馳驅忽因西飛禽贈我以瓊琚始表仙都集復言歡樂殊人生各有因契闊不獲俱一來田野中日與人事疎水木澄秋景逍遥清賞餘枉駕懷前諾引領豈斯須（一作須臾）無爲便高翔邈矣不可迂

答長安丞裴棁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爲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鈍姿臨流意已淒采菊露未稀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獨踐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枉貞詞久雨積幽抱清罇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翼顧此林棲時

奉詶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臥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攜到門高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忘言

答庫部韓郎中

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齊適委華冕去欲還幽林棲雖懷承明戀忻與物累暌逍遥觀運流誰復識端倪而我豈高（一作能）致偃息平門西愚者世所遺沮溺共耕犂風雪積深夜園田掩荒蹊幸蒙相思札款曲期見攜

答楊校書當

偶然弃官去投跡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園林（一作種園）養愚蒙雖云無一資罇酌會不空且忻百穀成仰歎造化功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時伐南澗竹夜還灃水東貧蹇自成退豈爲高人蹤覽君金玉篇彩色發我容（一作蒙）日日欲爲報方（一作歷）春已徂冬

答崔都水
深夜竹庭雪孤燈案上書不遇無爲化一作法誰復得閑居
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
野寺望山雪空齋對竹林我以養愚地生君道者心
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一作弟亦有超世心擔書從
我遊攜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綠景晏青山沉對榻遇清夜獻詩合一
作全雅音所推苟禮數於性道豈深隱拙在沖默經世昧古今無爲
率爾言可以致華簪
答趙氏生伉
暫與雲林別忽陪鴛鷺翔看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
答端
郊園夏雨歇閑院綠陰生職事方無効幽賞獨違情物色坐如見離
抱悵多盈況感夕涼氣聞此亂蟬鳴
答史館張學士同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柳學
士
班楊秉文史對院自爲隣餘香掩閣去遲日看花頻似雪飄閶闔從
風點近臣南宮有芳樹不並禁垣春
答王郎中
臥閤枉芳藻覽旨悵秋晨守郡猶羇寓無以慰嘉賓野曠歸雲盡天
清曉露新池荷涼已至窗梧落漸頻風物殊京國邑里但荒榛賦繁
屬軍興政拙媿斯人髦士久臺閣中路一漂淪歸當列盛朝一作明
豈念臥淮濱
答崔都水
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常緘素札去一作問適枉華章還憶在灃
郊時攜手望秋山久嫌官府勞初喜罷秩閑終年不事業寢食長慵
頑不知爲時來一作何爲來名籍挂郎間攝衣辭田里華簪耀頹顔
卜居又依仁日夕正追攀牧人本無術命至苟復還離念積歲序歸
途眇山川郡齋有佳月園林含清泉同心不在宴罇酒徒盈前覽君
陳迹遊詞意俱悽妍忽忽已終日將酬不能宣甿稅況重疊公門極
熬煎責逋甘首免一作退歲晏當歸田勿厭守窮轍一作勿厭守窮
賤慎爲名所牽
答王卿送別
去馬嘶春草歸人立夕陽元知數日別要使兩情傷
答裴丞說歸京所獻
執事頗勤久行去亦傷乖家貧無僮僕吏卒升寢齋衣服藏内篋藥
草曝前階誰復知次第濩落且安排還期在歲晏何以慰吾懷
答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遇白衣還禮賢方化俗聞
風自款關況子逸羣士栖息蓬蒿間
答楊奉禮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嘉賓不見三四日曠若十餘旬臨觴獨無味對
榻已生塵一詠舟中作洒雪忽驚新煙波見棲旅景物具昭陳秋塘
唯落葉野寺不逢人白事廷吏簡閑居文墨親高天池閣靜寒菊霜
露頻應當整孤棹歸來展殷勤
答端
坐憶故園人已老寧知遠郡鴈還來長瞻西北是歸路獨上城樓日
幾迴
答僩奴重陽二甥僩奴趙氏甥伉重陽崔氏甥播
弃職曾守拙翫幽遂忘喧山澗依磽埆竹樹蔭清源貧居煙火濕一
作絶歲熟梨棗繁風雨飄茅屋蒿草沒瓜園羣屬相歡悅不覺過朝
昏有時看禾黍落日上秋原飲酒任真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忝蘭省

三載居遠藩復與諸弟子篇翰每相敦西園休習射南池對芳罇山藥一作茵經雨碧海榴凌霜飜念爾不同此悵然復一論重陽守故家僴子旅湘沅俱有緘中藻惻惻動離魂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答重陽

省札陳往事愴憶數年中一身朝北闕家累守田農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踈散園林多清風忽復隔淮海夢想在灃東病來經時節起見秋塘空城郭連榛嶺鳥雀噪溝叢坐使驚霜鬢撩亂已如蓬

顧十二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顧生既至留連笑語因亦成篇以繼三君子之風焉

信州刺史劉　太真　上

寵至乃不驚罪及非無由奔迸歷畏途緬邈赴偏一作荒陬牧此彫弊甿屬當賦斂秋夙興諒無補旬暇焉敢休前日懷友生獨登城上樓迢迢西北望遠思不可收今日車騎來曠然銷人憂晨迎東齋飯晚度南溪遊以我碧流水泊君清翰舟莫將遷客程不爲勝境留飛札謝三守斯篇希見酬

酬劉侍郎使君

瓊樹凌霜雪葱蒨如芳春英賢雖出守本是玉階人宿昔陪郎署出入仰清塵孰云俱列郡比德豈爲鄰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門深夏晝賦詩延衆賓方以歲月舊每蒙君子親繼作郡齋什遠贈荊山珍高閑一作山城庶務理遊眺景物新朋友亦遠集燕酌在佳辰始唱已慙拙將酬益難伸濡毫意黽俛一用寫悁勤

硤州旅舍奉懷蘇州韋郎中公頻有尺書頗積離鄉之思

令狐　峘　上

儒服學從政遂爲塵事嬰銜命東復西孰堪異鄉情懷祿且懷恩策名敢逃名羨彼農畝人白首親友并江山入秋氣草木彫晚榮方塘寒露凝旅館涼飇生懿交守東吳夢想聞頌聲雲水方浩浩離憂何時平

答令狐侍郎

一凶迺一吉一是復一非孰能逃斯理亮在識其微三黜故無慍高賢當庶幾但以親交戀音容邈難希況惜别離久俱忻藩守歸朝宴方陪廁山川又乖違吳門冒海霧峽路凌連磯同會在京國相望涕沾衣明時重英才當復列彤闈白玉雖塵垢拂拭還光輝

酬張協律

昔人鬻春地今人復一賢屬余藩守日方君臥病年麗思阻文一作交宴芳蹤闕賓筵經時豈不懷欲往事屢牽公府適煩倦開緘瑩新篇非將握中寶何以比其妍感兹棲寓詞想復痾瘵纏空宇風霜交幽居情思綿當以貧非病孰云白未玄邑中有其人憔悴即我從由來　守重英俊得薦延匪人等鴻毛斯道何由宣遭時無早晚蘊器俟良緣觀文心未衰勿藥疾當痊一云勿藥當自痊晨期簡牘罷馳慰子忡然

即事奉呈郎中使君

東海釣客試祕書省校書郎秦系

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

答秦十四校書

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弃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

答賓

斜月纔鑒帷凝霜偏冷枕持情須耿耿故作單牀寢

答鄭騎曹青橘絕句一作故人重九日求橘書中戲贈

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
林霜

奉和聖製重陽日賜宴

聖心憂萬國端居在穆清玄功致海晏錫讌表文明恩屬重陽節雨
應此時晴寒菊生池苑高樹出宮城捧藻千官處垂戒百王程復覩
開元日臣愚獻頌聲

和吳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

曉漏戒中禁清香肅朝衣一門雙掌誥伯侍仲言歸一作伯仲待言
歸亭高性情曠職密交遊稀賦詩樂無事解帶偃南扉陽春美時澤
旭霽望山暉幽禽響未轉一作好鳥幽未轉東原綠猶微名雖列仙
爵心已遣一作遺塵機即事同巖隱聖渥良難違

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

天生逸世姿竹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幾葉玉
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小兒

答河南李士巽題香山寺

洛都游宦日少年攜手行投杯起芳席總轡振華纓關塞有佳氣巖
開伊水清攀林憩佛寺登高望都城蹉跎二十載世務各所營茲賞
長在夢故人安得并前歲守九江恩召赴咸京因塗再登歷山河屬
晴明寂寞僧侶少蒼茫林木成牆宇或崩剝不見舊題名舊遊況存
歿獨此淚交橫交橫誰與同書壁貽友生今茲守吳郡綿思方未平
子復經陳迹一感我深情遠蒙惻愴篇中有金玉聲反覆終難答金
玉尚為輕

答故人見諭

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條寄時風重書札物
情敦貨遺機杼十縑單慵疎百函愧常負交親責且為一官累況本
濩落人歸無置錐地省己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効區區何由枉

其

詶閻員外陟

寒夜阻良覿叢竹想幽居虎符予已誤金丹子何如讌集觀農暇笙
歌聽訟餘雖蒙一言教自愧道情疎

逢遇

長安遇馮著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為來一作來何為采山因買斧冥
冥花正開一作繁颺颺燕新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幾縷

將發楚州經寶應縣訪李二忽於州館相遇月夜書事因簡
李寶應

孤舟欲夜發秖為訪情人此地忽相遇留連意更新停杯嗟別久對
月言家貧一問臨邛令如何待上賓

廣陵遇孟九雲卿

雄藩本帝都遊士多俊賢夾河樹鬱鬱華館十里連新知雖滿堂中
意頗未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酒前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
且一笑眾女安得妍明月滿淮海哀鴻逝長天所念京國遠我來君
欲一作獨還一作又旋

淮上遇洛陽李主簿

結茅臨古渡臥見長淮流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寒山獨過鴈暮
雨遠來舟日夕逢歸客那能忘舊遊

路逢崔元二侍御避馬見招以詩戲贈

一臺稱二妙歸路望行塵俱是攀龍客空為避馬人見招翻跼蹐相
問良殷勤日日吟趨府彈冠豈有因

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一作枅一
作拆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一作登白玉墀驪山風

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煢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休假日訪王侍御不遇一本訪李廓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因省風俗訪道士姪不見題壁

去年澗水今不流去年杏花今又拆山人歸來問是誰還是去年行春客

韋蘇州集卷第五

韋蘇州集卷第六

蘇州刺史韋　應物

懷思十九首

有所思一首

暮相思一首

夏夜懷盧嵩一首

春思一首

春中憶元二一首

懷素友子西一首

對韓少尹所贈硯有懷一首

月晦憶去年與親友曲水遊宴一首

清明日憶諸第一首

池上懷王卿一首

立夏日憶京師諸子第一首

曉至園中憶諸第一首

懷琅琊深標二釋子一首

雨夜感懷一首

雲陽館懷谷口一首

憶澧上幽居一首

重九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澧上赴崔都水及諸第燕集淒然懷舊一首

始夏南園思舊里一首

發蒲塘驛緣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一首

行旅十首

經函谷關一首

經武功舊宅一首

往雲門郊居塗經迴流作一首

乘月過西郊渡一首

晚歸澧川一首

授衣還田里一首

夕次盱眙縣一首

春日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一首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一首

山行積雨歸塗始霽一首

感歎三十二首

傷逝一首

往富平傷懷一首

出還一首

冬夜一首

送終一首

除日一首

對芳樹一首

月夜一首

歎楊花一首

過昭國里故第一首

夏日一首

端居感懷一首

悲紈扇一首

閑齋對雨一首

林園晚霽一首

秋夜二首

感夢一首

同德精舍舊居傷懷一首

悲故交一首

張彭州前歲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沒悲哀敘事兼遠簡馮生一首

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二侍御題詩追舊書情涕泗橫集因寄呈閻澧州馮少府一首

同李二過亡友鄭子故第一首李與之故非予所識

話舊一首亭中對兄姊話蘭溪崇賢懷真已來故事泫然而作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一首

睢陽感懷一首

廣德中洛陽作一首

閶門懷古一首

感事一首

感鏡一首

歎白髮一首

懷思

有所思

借問堤上柳青青為誰春空遊昨日地不見昨日人繚繞萬家井往來車馬塵莫道無相識要非心所親

暮相思

朝出自不還暮歸花盡發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閒月空館忽相思微鍾坐來歇來或作未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灑在幽林一云不知微蕭洒山鳥鳴幽林炎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徽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苦沉沉

春思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闤闠曉開凝碧樹曾陪鴛鷺聽流鶯

春中憶元二

雨歇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曲遊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瑩如玉

懷素友子西

廣陌並遊騎公堂接華襟方歡遽見別永日獨沉吟階暝流暗駛氣疎露已侵層城湛深夜片月生幽林往款良未遂來覿曠無音恆當清觴宴思子玉山岑耿耿何以寫密言空委心

對韓少尹所贈硯有懷

故人謫遐遠留硯寵斯文白水浮香墨清池滿夏雲念離心已永感物思徒紛未有桂陽使裁書一報君

月晦憶去年與親友曲水遊讌

晦賞念前歲京國結良儔騎出宣平里飲對曲池流今朝隔天末空園傷獨遊雨歇林光變塘綠鳥聲幽凋眄積逋稅華鬢集新秋誰言戀虎符終當還舊丘

清明日憶諸弟

冷食方多病開襟一忻然終令思故郡煙火滿晴川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親燕坐度此芳年

池上懷王卿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燕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

立夏日憶京師諸弟

改序念芳辰煩襟倦日永夏木已成陰公門晝恆靜長風始飄閣疊雲纔吐嶺坐想離居人還當惜徂景一作光景

曉至園中憶諸弟崔都水

山郭恆悄悄林月亦娟娟景清神已澄一作謐事閒慮絶牽秋塘徧衰草曉露洗紅蓮不見心所愛茲賞豈爲姸

懷琅琊深標二釋子

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

雨夜感懷

微雨洒高林塵埃自蕭散耿耿心未平沉沉夜方半獨驚長簟冷遽覺愁鬢換誰能當此夕不有盈襟歎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道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賞存吏役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真性暫遊恨卑諠出身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憶灃上幽居

一來當復去猶此厭樊籠況我林棲子朝服坐南宮唯獨問啼鳥還如灃水東

重九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灃上赴崔都水及諸弟讌集淒然懷舊

今日重九讌去歲在京師聊迴出省步一赴郊園期嘉節始云邁周辰已及茲秋山滿清景當賞屬乖離凋散民里闊摧翳衆木衰樓中一長嘯惻愴起涼颸

始夏南園思舊里

夏首雲物變雨餘草木繁池荷初帖水林花已掃園縈叢蝶尚亂依閣鳥猶諠對此殘芳月憶在漢陵原

登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

青山導騎遶春風行旆舒均徭視屬城問疾躬里閭煙水依泉谷川陸散樵漁忽念故園日復憶驪山居荏苒班鬢及夢寢婚宦初不覺平生事咄嗟二紀餘存沒闊已永悲多歡自疎高秩非爲美闌干淚盈裾

行旅

經函谷關

洪河絶山根單軌出其側萬古爲要樞往來何時息秦皇既恃險海內被吞食及嗣同覆顛咽喉莫能塞炎靈詎西駕婁子非經國徒欲扼諸侯不知恢至德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沉戰死魂上結窮冤色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駐車一登眺感慨中自惻

經武功舊宅

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復感感居人少茫茫野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迷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羇雌宿多累恆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徘徊一作彷徨

往雲門郊居塗經迴流作

茲晨乘休暇適往田家廬原谷經塗澁春陽草木敷纔遵板橋曲復此清澗紆崩壑方見射迴流忽已舒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無將爲邑志一酌澄波餘

乘月過西郊渡

遠山含紫氛春野靄云暮值此歸時月留連西澗渡謬當文墨會得與羣英遇賞逐亂流翻心將清景悟行車儼未轉芳草空盈步已舉候亭火猶愛村原樹還當守故扃悵恨秉幽素

晚歸灃川

凌霧朝閶闔落日返清川簪組方暫解臨水一翛然昆弟忻來集童

稚滿眼前適意在無事攜手望秋田南嶺橫爽氣高林繞遙阡野廬不鋤理翳翳起荒煙名秩斯逾分廉退媿不全已想平門路晨騎復言旋

授衣還田里

公門懸甲令澣濯遂其私晨起懷愴恨野田寒露時氣收天地廣風淒草木衰山明始重疊川淺更逶迤煙火生閭里禾黍積東菑終然可樂業時節一來斯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一作透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沉夕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鍾未眠客

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

因時省風俗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潯陽整駕遊山川白雲斂晴壑羣峯列遙天嶔崎石門狀杳靄香爐煙榛荒屢冐罣逶側殆覆顛方臻釋氏廬時物屢華妍曇遠昔經始於茲閟幽玄東西竹林寺灌注寒澗泉人事既云泯歲月復已綿殿宇餘丹紺磴閣峭欹懸佳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鄽道妙苟爲得出處理無偏心當同所尚跡豈辭纏牽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

館宿風雨滯始晴行蓋轉潯陽山水多草木俱紛衍崎嶇緣碧澗蒼翠踐苔蘚高樹夾潺湲崩石橫陰巘野杏依寒拆餘雲冐嵐淺性愜形豈勞境殊路遺緬憶昔終南下佳遊亦屢展時禽下流暮紛思何由遣

山行積雨歸途始霽

攬轡窮登降陰雨遘二旬但見白雲合不睹巖中春急澗豈易揭峻塗良難遵深林猿聲冷沮洳虎跡新始霽升陽景山水閱清晨雜花積如霧百卉萋已陳鳴騶屢驤首歸路自忻忻

感歎

傷逝此後歎逝哀傷十九首盡同德精舍舊居傷懷時所作

染白一爲黑焚木盡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迴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始來提攜屬時屯契闊憂患災柔素亮爲表禮章夙所該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一旦入閨門四屋滿塵埃斯人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知妄謂當遣臨感要難裁夢想忽如睹驚起復徘徊此心良無已遶屋生蒿萊

往富平傷懷

晨起淩嚴霜慟哭臨素帷駕言百里塗惻愴復何爲昨者仕公府屬城常載馳出門無所憂返室亦熙熙今者掩筠扉但聞童稚悲丈夫須出入顧爾內無依銜恨已酸骨何況苦寒時單車路蕭條迴首長逶遲飄風忽截野嘹唳鴈起飛昔時同往路獨往今詎知

出還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淒淒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飡對案空垂淚

冬夜

杳杳日云夕鬱結誰爲開單衾自不暖霜霰已皚皚晚歲淪夙志驚鴻感深哀深哀當何爲桃李忽凋摧幃帳徒自設冥寞豈復來平生雖恩重遷去託窮埃抱此女曹恨顧非高世才振衣中夜起河漢尚徘徊

送終

奄忽踰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宿風霜晨遷俯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涼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

失啼號捉我裳卽事猶蒼卒歲月始難忘

除日

思懷耿如昨季月已云暮忽驚年復新獨恨人成故冰池始泮綠梅梜一作梢還飄素淑景方轉延朝朝自難度

對芳樹

迢迢芳園樹列映清池曲對此傷人心還如故時綠風條洒餘靄露葉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

月夜

皓月流春城華露積芳草坐念綺窗空翻傷清景好清景終若斯傷多人自老

歎楊花

空蒙不自定況值喧風度舊賞逐流年新愁忽盈素纔縈下苑曲稍滿東城路人意有悲歡時芳獨如故

過昭國里故第

不復見故人一來過故宅物變知景暄心傷覺時寂池荒野筠合庭綠幽草積風散花意謝鳥還一作啼山光夕宿昔方同賞詎知今念昔緘室在東廂遺器不忍覿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澤殘工委筐篋餘素經刀尺收此還我家將還復愁惕永絕攜手歡空存舊行迹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唯思今古同時緩傷與戚

夏日

已謂心苦傷如何日方永無人不晝寢獨坐山中靜悟澹將遺慮學空庶遺境積俗易爲侵愁來復難整

端居感懷

沉沉積素抱婉婉屬之子永日獨無言忽驚振衣起方如在幃室復悟永終已稚子傷恩絕盛時若流水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寂性常喻人滯情今在己空房欲云暮巢鷰亦來止夏木遽成陰綠苔誰復履感至竟何方幽獨長如此

悲紈扇

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嚬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

閑齋對雨

幽獨自盈抱陰淡亦連朝空齋對高樹疎雨共蕭條巢鷰翻泥濕蕙花依砌消端居念往事倏忽若驚飆

林園晚霽

雨歇見青山落日照林園山多一作夕煙鳥亂林清風景翻提攜唯子弟蕭散在琴言同遊不同意耿耿獨傷魂寂寞鍾已盡如何還入門

秋夜二首

庭樹轉蕭蕭陰蟲還戚戚獨向高齋眠夜聞寒雨滴微風時動牖殘燈尚留壁惆悵平生懷偏來委今夕

霜露已淒漫星漢復昭回朔風中夜起驚鴻千里來蕭條涼葉下寂寞清砧哀歲晏仰空宇心事若寒灰

感夢

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覯微夢感嘆起中宵綿思靄流月驚魂颯迴飆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同德精舍舊居傷懷

洛京十載別東林訪舊扉山河不可望存歿意多違時遷跡尚在同去獨來歸還見窗中鴿日暮遶庭飛

悲故交

白壁衆求瑕素絲易成汙萬里顛沛還高堂已長暮積憤方盈抱纏哀忽逾度念子從此終黃泉竟誰訴一爲時事感豈獨平生故唯見荒丘原野草塗朝露

張彭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荅張已云沒因追哀叙事兼遠簡馮生

君昔掌文翰西垣復石渠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閭余時忝南省接讌媿空虛一別守兹郡蹉跎歲再除長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蒙遠貺篇詠見吹噓未荅平生意已沒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漣如覆視緘中字奄爲昔人書髮鬢已云白交友日彫疎馮生遠同恨憔悴在田廬

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追舊書情涕泗橫集因寄呈閻澧州馮少府

仲月景氣佳東林一登歷中有故人詩淒涼在高壁精思長懸一作懷世音容已歸寂墨澤傳灑餘磨滅親翰跡平生忽如夢百事皆成昔結騎京華年揮文篋笥積朝庭重英彥時輩分珪璧永謝柏梁陪獨闕金門籍方嬰存沒感豈暇林泉適雨餘山景寒風散花光夕新知雖滿堂故情誰能覿唯當同時友緘寄空悽感

同李二過亡友鄭子故第李與之故非予所識

客車名未滅沒世恨應長斜月知何照幽林判自芳故人驚逝水寒雀噪空牆不是平生舊遺蹤要可傷

話舊亭中對兄姊話蘭陵崇賢懷真已來故事泫然而作

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不惜霑衣淚併話一宵中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哀廢井沒荒草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時來

睢陽感懷

豺虎犯天綱昇平無內備長驅陰山卒略踐三河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窮年方絕輸鄰援皆攜貳使者哭其庭救兵終不至重圍雖可越藩翰諒難弃飢喉待危巢懸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同往無賤貴哀哉豈獨今千載當歔欷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閶門懷古

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感事

霜雪皎素絲何意墜墨池青蒼猶可濯黑色不可移女工再三嘆委弃當此時歲寒雖無褐機杼誰肯施

感鏡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宿昔嘗許人鏡成人已沒如冰結圓器類璧無絲髮形影終不臨清光殊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樹秋月

歎白髮

還同一葉落對此孤鏡曉絲縷乍難分楊花復相遶時役人易衰吾年白猶少

韋蘇州集卷第六

韋蘇州集卷第七

蘇州刺史韋　應物

登眺十五首
登高望洛城作一首
同德寺閣集眺一首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一首
登樂遊廟作一首
登西南岡卜居遇雨尋竹浪至灃壖縈帶數里清流茂樹雲物可賞一首
灃上與幼遐月夜登西岡翫花一首
臺上遲客一首
登樓一首
善福寺閣一首
樓中月夜一首
寒食後北樓作一首
西樓一首
夜望一首
晚登郡閣一首
登重玄寺閣一首
遊覽五十八首
觀早朝一首
陪元侍御春遊一首
遊龍門香山泉一首
龍門遊眺一首
洛都遊寓一首
再遊龍門懷舊侶一首
莊嚴精舍遊集一首
府舍月遊一首
任鄠令渼陂遊眺一首
西郊遊矚一首
再遊西郊渡一首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一首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遊白家竹潭一首
秋夕西齋與僧神靜遊一首
觀田家一首
園亭覽物一首
觀灃水漲一首
陪王卿郎中遊南池一首
南園陪王卿遊矚一首
遊西山一首
春遊南亭一首
再遊西山一首
遊靈巖寺一首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一首
遊溪一首
遊開元精舍一首
襄武館遊眺一首
秋景詣瑯瑘精舍一首
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一首
慈恩精舍南池作一首
雨夜宿清都觀一首
善福精舍秋夜遲諸君一首

東郊一首
秋郊一首
行寬禪師院一首
神靜師院一首
精舍納涼一首
藍嶺精舍一首
道晏寺主院一首
義演法師西齋一首
澄秀上座院一首
至西峯蘭若受田婦饋一首
曇智禪師院一首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一首
遊瑯琊山寺一首
同越瑯琊山一首
詣西山深師一首
尋簡寂觀瀑布一首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一首
遊南齋一首
南園一首
西亭一首
夏景園廬一首
夏至避暑北池一首
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一首
題鄭弘憲侍御遺愛寺草堂一首
同元錫題瑯琊寺一首
題鄭拾遺草堂一首

登眺

登高望洛城作一首

高臺造雲端遐矚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舟通一作盈南越貢城背北邙原帝宅夾清洛丹霞捧朝暾葱蘢瑤臺榭窋窱雙闕門十載構屯難兵戈若一作久雲屯膏腴滿榛蕪比屋空毀垣聖主乃東眷俾賢拯元元熙熙居守化泛泛太府恩至損當一作方受益苦寒必生温平明四城開稍見市井喧坐感理亂迹永懷經濟言吾生自不達空鳥何翩翻天高水流遠日晏城郭昏徘徊訖旦夕聊用寫憂煩

同德寺閣集眺

芳節欲云晏遊遨樂相從高閣照丹霞飀飀含遠風寂寥氛氲廓超忽神慮空旭日霽皇州岧嶢見兩宫嵩少多秀色羣山莫與崇三川浩東注瀍澗亦來同陰陽降大和宇宙得其中舟車滿川陸四國靡不通舊堵今既葺庶甿亦已豐周覽思自奮行當遇時邕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寺在武功曾居此寺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一作嚴鍾記往年

登樂遊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頹壖久凌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一作塲歸當守冲漠跡寓心自忘

登西南岡卜居遇雨尋竹浪至灃壖縈帶數里清流茂樹雲物可賞

登高創危構林表見川流微雨颯已至蕭條川氣秋下尋密竹盡忽曠沙際遊紆直水分野綿延稼盈疇寒花明廢墟樵牧笑榛丘雲水

成一作交陰澹竹樹更清幽適自戀佳賞一作適自愜心賞又一作幽賞復茲永日留

澧上與幼遐月夜登西岡翫花

置酒臨高隅佳人自城闕已翫滿川花還看滿川月花月方浩然賞心何由歇

臺上遲客

高臺一悄望一作聊望遠樹間朝暉但見東西騎端令心賞違始霽郊園綠暮春啼鳥稀徒然對芳物何能獨醉歸

登樓

茲樓日登眺流歲暗蹉跎坐厭淮南守秋山紅樹多

善福寺閣

殘霞照高閣清山出遠林晴明一登望蕭洒此幽襟

樓中月夜

端令倚懸檻長望抱沉憂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樓衰蓮送餘馥華露湛新秋坐見蒼林變清輝愴已休一作收

寒食後北樓作

園林過新節風花亂高閣遙聞擊鼓聲蹴鞠軍中樂

西樓

高閣一長望故園何日歸煙塵擁一作在函谷秋鴈過來稀

夜望

南樓夜已寂暗鳥動林間不見城郭事沉沉唯四山

晚登郡閣

悵然高閣望已掩東城關春風偏送柳夜景欲沉山

登重玄寺閣

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一作郡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暄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甿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

遊覽

觀早朝

伐鼓通嚴城車馬溢廣躔煌煌列明燭朝服照華鮮金門杳深沉尚聽清漏傳河漢忽已沒司閽啓晨關丹殿據龍首崔嵬對南山寒生千門裏日照雙闕間禁旅下成列鑪香起中天輝輝覩明聖濟濟行音航俊賢媿無鴛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雲路相追攀

陪元侍御春遊

何處醉春風長安西復東不因俱罷職豈得此時同貰酒宣平里尋芳下苑中往來楊柳陌猶避昔年驄

遊龍門香山泉

山水本自佳遊人已忘慮碧泉更幽絶賞愛未一作不能去潺湲寫幽磴繚繞帶一作對嘉樹激轉忽殊流歸泓又同注羽觴自成一作伐翫永日亦延趣靈草有時香仙一作山源不知處還當候圓月攜手重遊寓

龍門遊眺

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闢都門遙相望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遶一作繚層阿千龕鄰一作鱗峭壁緣雲路猶緬邈澗鍾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散石脈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一作徘徊悵還駕城闕多物役

洛都遊寓

東風日已和元化亮無私草木同時植生條有高卑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飢窮通非所干跼促當何爲佳辰幸可遊親友亦相追朝從華林宴暮返東城期掇英出蘭皐翫月步川坻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縶維

再遊龍門懷舊侶嘗與竇黃州洛陽韓丞澠池李丞密鄭二
尉同遊

兩山鬱相對晨策方上干靄靄眺都城悠悠俯清瀾邈矣二三子茲
焉屢遊盤良時忽已周獨往念前歡好鳥始云至衆芳亦未闌遇物
豈殊昔慨傷自有端

莊嚴精舍遊集

良遊因時暇乃在西南隅緑煙凝層城豐草滿通衢精舍何崇曠煩
跼一弘舒架虹施廣蔭構雲眺八區即此塵境遠忽聞幽鳥殊新林
一作秋泛景光叢緑含露濡永日亮難遂平生少歡娛誰能遽還歸
幸與一作得高士俱

府舍月遊

官舍一作寺耿深夜佳月喜同遊橫河俱半落泛露忽驚秋散彩疎
羣樹分規澄素流心期與浩景蒼蒼殊未收

任鄠令渼陂遊眺

野水灔長塘煙光亂晴日氛氳緑樹多蒼翠千山出遊魚時可見新
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閑恨無理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緑一本作淥煙芳何處尋杳藹春山曲新禽
哢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遊華觴忻見屬

再遊西郊渡

水曲一追遊遊人重懷戀嬋娟昨夜月還向波中見驚禽棲不定流
芳寒未徧攜手更何時佇看花似霰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時二子還城

岸篠覆迴溪迴溪曲如月沉沉水容緑寂寂流鶯歇一作鶯初歇淺
石方凌亂遊禽時出沒半雨夕陽霏緑源雜花發明晨重來此同心
應已闕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遊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絶嶺險下視深潭黑密竹已成暮歸
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蘭含幽色已將芳景遇復款平生憶終念
一歡別臨風還默默

秋夕西齋與僧神靜遊

晨登西齋望不覺至夕曛正當秋夏交原野起煙氛坐聽涼飈舉華
月稍披雲漠漠山猶隱灔灔川始分物幽夜更殊境靜興彌臻息機
非傲世于時乏嘉聞究空自爲理況與釋子羣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
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飢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
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慙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園亭覽物

積雨時物變夏緑滿園新殘花已落實高筍半成筠守此幽棲地自
是忘機人

觀灃水漲

夏雨萬壑湊灃漲一作流暮渾渾草木盈川谷澶漫一平吞槎梗方
瀰泛濤沫亦洪翻北來注涇渭所過無安源雲嶺同昏黑觀望悸心
魂舟人空斂棹風波正自奔

陪王卿郎中遊南池

鵷鴻俱失侶同爲此地遊露浥荷花氣風散柳園秋煙草凝衰嶼星
漢泛歸流林高初上月塘深未轉舟清言屢往復華樽始獻酬終憶
秦川賞端坐起離憂

南園陪王卿遊矚

形跡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几閣文墨暇園
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緑池暮色沉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

何爲貴可以寫沖襟

遊西山

時事方擾擾幽賞獨悠悠弄泉朝涉澗采石夜歸州揮翰題蒼峭下馬歷嵌丘所愛唯山水到此即淹留

春遊南亭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景煦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遥池館華益媿專城寵

再遊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一作藥結茅廬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

遊靈巖寺

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絶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一作澹期杪秋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閑齋春樹陰晴蝶飄蘭逕遊蜂遶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遊溪

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翫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衣歸流澹輕風緣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葱

遊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靜一作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褰武館遊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時秔稻熟西望盡田一作平疇仰恩慙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罇始淹留還希習池賞一作還喜曲池濱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琅琊精舍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清夜戀身爲符守嬰悟言一作方愛緇衣子蕭洒中林行

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

朝下抱餘素地高心本閑如何趨府客罷秩見秋山疎樹共寒意遊禽同暮還因君悟清景西望一開顔

慈恩精舍南池作

清境豈云遠炎氛忽如遺重門布綠陰菡萏滿廣池石髮散清淺林光動漣漪緣崖摘紫房扣檻集靈龜浥浥餘露氣馥馥幽襟披積喧忻物曠耽翫覺景馳明晨復趨府幽賞當反思

雨夜宿清都觀

靈飈動閶闔微雨洒瑶林復此新秋夜高閣正沉沉曠歲恨殊跡茲夕一披襟洞戶含涼氣網軒構層陰況自展良友芳樽遂盈斟適悟委前妄清言怡道心豈戀腰間綬如彼籠中禽

善福精舍秋夜遲諸君

廣庭獨閑步夜色方湛然丹閣已排雲皓月更一作正高懸繁露降秋節蒼林鬱芊芊仰觀天氣涼高詠古人篇撫己亮無庸結交賴羣賢屬予翹思時方子中夜眠相去隔城闕佳期屢徂還一作阻如何日夕待見月三四圓

東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憩緣

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
斯一作期結廬慕陶真可庶

秋郊作

清露澄境遠旭日照林初一望秋山淨蕭條形迹疎登原忻時稼采
菊行故墟方願沮溺耦淡泊守田廬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一作掩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聞山
鳥啼愛此林下宿

神靜師院

青苔幽巷徧新林露氣微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扉憩樹愛嵐嶺聽
禽悅朝暉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

精舍納涼

山景寂已晦野寺變蒼蒼夕風吹高殿露葉散林光清鍾始戒夜幽
禽尚歸翔誰復掩扉臥不詠南軒涼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
轉川如掌緣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
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道晏寺主院

北鄰有幽竹潛筠穿我廬往來地既密心樂道者居殘花迴往節輕
條蔭夏初聞鍾北窗起嘯傲永日餘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性稍指緣原騎還
尋汲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光暝

澄秀上座院

繚繞西南隅鳥聲轉幽靜秀公今不在獨禮高僧影林下器未收何
人適煮茗

至西峯蘭若受田婦饋

攀崖復緣澗遂造幽人居鳥鳴泉谷暖土起萌甲舒聊登石樓憩下
翫潭中魚田婦有嘉獻潑撒新歲餘常恠投錢飲事與賢達疎今我
何爲答鰥寡欲焉如

曇智禪師院

高年不復出門徑一作擾衆草生時夏方新雨果藥發餘榮疎澹下
林景流暮幽禽情身名兩俱遣獨此野寺行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遇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對閣景恆晏步
庭陰始繁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一作谷前旌耀崇岡青冥臺
砌寒綠縟草木香塡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經製隨巖轉繚繞豈定
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
疲甿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同越瑯琊山趙氏生𤥨强

石門有雪無行跡松壑凝煙滿衆香餘食施庭寒鳥下破衣掛樹老
僧亡

詣西山深師

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閑掃林驅虎出宴
坐一林間藩守寧爲重擁騎造雲關

尋簡寂觀瀑布

躡石欹危過急澗攀崖迢遞弄懸泉猶將虎竹爲身累欲付歸人絕
世緣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深（一作淙）流絶壁散虛煙翠澗深叢際松風起飄來灑塵襟窺蘿翫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眞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曲一寫山水音

遊南齋

池上鳴佳禽僧齋日幽寂高林晚露清紅藥無人摘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不應朝夕遊良爲蹉跎客

南園

清露夏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遙泛雪池蓮迥披紅幽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灑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西亭

亭宇麗朝景簾牖散暄風小山初構石珎樹三然紅弱藤已扶援幽蘭欲成叢芳心幸如此佳人時不同

夏景園廬

羣木晝陰靜北窗涼氣多閑居逾時節夏雲已嵯峨搴葉愛繁緑緣澗弄驚波豈爲論夙志對此青山阿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息羣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緑筠尙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洒煩抱可以對華觴

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

棲身齒（一作始）多暮息心君獨少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洌泉前階注清池北窗照果藥雜芬敷松筠疎蒨峭屢躋幽人境每肆芳辰眺採栗玄猿窟擷芝丹林嶠紵衣豈寒禦蔬食非飢療雖甘巷北單（一作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一作求）朱輪載勿憚移文誚

題鄭弘憲侍御遺愛草堂

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疎松映嵐晚春池含苔緑繁華冒陽嶺新禽響幽谷長嘯攀喬林慕茲高世躅

同元錫題瑯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㓗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别殿分嵐嶺明磴臨懸（一作玄）壑絶昏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欲（一作嶺）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一作歸轍）

題鄭拾遺草堂

借地結茅棟橫竹掛朝衣秋園雨中緑幽居塵事違陰（一作涼）井夕蟲亂高林霜果稀子有白雲意構此想巖扉

韋蘇州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韋蘇州集卷第八

蘇州刺史韋　應物

雜興八十九首
詠玉一首
詠露珠一首
詠水精一首
詠珊瑚一首
詠瑠璃一首
詠琥珀一首
詠曉一首
詠夜一首
詠聲一首
任洛陽丞請告一首
縣齋一首
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士曹南尋朱雀街歸里第一首
休暇東齋一首
夜直省中一首
郡內閑居一首
燕居即事一首
幽居一首
野居書情一首
郊居言志一首
夏景端居即事一首
始至郡一首
郡中西齋一首
新理西齋一首
曉坐西齋一首
郡齋臥疾絕句一首
寓居永定精舍一首
永定寺喜辟強夜至一首
野居一首
同褒子秋齋獨宿一首
餌黃精一首
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一首
野次聽元昌奏橫吹一首
樓中閱清管一首
寒食一首
七夕一首
九日一首
秋夜一首
秋夜一絕
滁城對雪一首
雪中一首
對春雪一首
對殘燈一首
對芳罇一首
夜對流螢作一首
對新篁一首
夏花明一首
對萱草一首
見紫荊花一首
翫螢火一首

對雜花一首
種藥一首
西澗種柳一首
種瓜一首
喜園中茶生一首
移海榴一首
郡齋移杉一首
花徑一首
慈恩寺南池秋荷詠一首
題桐葉一首
題石橋一首
池上一首
滁州西澗一首
西塞山一首
山耕叟一首
上方僧一首
煙際鍾一首
始聞夏蟬一首
射雉一首
夜聞獨啼鳥一首
述園鹿一首
聞雁一首
子規啼一首
始建射侯一首
仙人祠一首
雜興

詠玉

乾坤有精物至寶無文章雕琢為世器真性一朝傷

詠露珠

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將來玉盤上不定始知圓

詠水精

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水

詠珊瑚

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

詠瑠璃

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

詠琥珀

曾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

詠曉

軍中始吹角城上河初落深沉猶隱帷晃朗先分閣

詠夜

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催

詠聲

萬物自生聽（一云萬物自此聽）大空恒寂寥還從（一作應）靜中起却向靜中消

任洛陽丞請告一首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臥空館養病絕囂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氳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為當去東皋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決水泉動忻

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甿卽事翫文墨抱沖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芳樽盈

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士曹南尋朱雀街歸里第

分曹幸同簡聯騎方愜素還從廣陌歸不覺青山暮翻翻鳥未沒杳杳鍾猶度尋草遠無人望山多枉路聊參世士跡嘗得靜者顧出入雖見牽忘身緣所（一作明）晤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摘葉愛芳在捫竹憐粉汚岸幘偃東齋夏天清曉露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疎恬然自成度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夜直省中

河漢有秋意南宮生早涼玉漏殊杳杳雲闕更蒼蒼華燈發新燄輕（一作爐）煙浮夕香顧跡知爲忝束帶愧周行

郡內閑居

棲息絶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一作如）廬山緇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卽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絶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窗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一作拙）誰謂薄世榮

野居書情

世事日可見身名良蹉跎尙瞻白雲嶺聊作負薪歌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簀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頹志（一作思）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卽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默以緘情

始至郡

湓城古雄郡（一作鎮）横江千里馳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欹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滋洪流蕩（一作薄）北阯崇嶺鬱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爲旱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讌簡牘已云疲昔賢播高風得守媿無施豈待干戈戢且願撫惸嫠

郡中西齋

似與塵境（一作世）絶蕭條齋舍秋寒花獨經雨山禽時到州清觴養真氣玉書示道流豈將符守戀幸以棲心幽

新理西齋

方將甿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芟除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一作荒）蕪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疎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卽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鼕鼕城鼓動稍稍林鵶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寢齋有單絺（一作茅）靈藥爲朝茹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一作異）處

郡齋臥疾絶句

香爐宿火滅蘭燈宵影微秋齋獨臥病誰與覆寒衣

寓居永定精舍 蘇州

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羇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精卽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

永定寺喜辟強夜至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野居

結髮屢辭秩立身本疎慢今得罷守歸幸無世欲患棲止且偏僻嬉遊無早晏逐兔上坡岡捕魚緣赤澗高歌意氣在貰酒貧居慣時啓北窗扉豈將文墨間

同褒子秋齋獨宿

山月皎如燭風霜時動竹夜半鳥驚栖窗閒人獨宿

餌黃精

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君感衆靈藥術啓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期脫印綬永與天壤存

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

竹林高宇霜露清朱絲玉徽多故情暗識啼烏與別鶴秪緣中有斷腸聲

野次聽元昌奏橫吹

立馬蓮塘吹橫笛微風動柳生水波北人聽罷淚將落南朝曲中怨更多

樓中閱清管

山陽遺韻在林端橫吹驚響迴憑高閣曲怨繞秋城淅瀝危葉振蕭瑟涼氣生始遇茲管賞已懷故園情

寒食

晴明寒食好春園百卉開綵繩拂花去輕毬度閣來長歌送落日緩吹逐殘杯非關無燭罷良爲羇思催

七夕

人世拘形迹別去間山川豈意靈仙偶相望亦彌年夕衣清露濕晨駕秋風前臨懽定不住當爲何所牽

九日

今朝把酒復惆悵憶在杜陵田舍時明年九日知何處世難還家未有期

秋夜

暗窗涼葉動秋天一作齋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一作轉寒

秋夜一絕

高閣漸凝露涼葉稍飄闈憶在南宮直夜長鍾漏稀

滁城對雪

晨起滿闈雪憶朝閶闔時玉座分曙早金爐上煙遲飄散雲臺下凌亂桂樹姿廁跡鴛鷺末蹈舞豐年期今朝覆山郡寂寞復何爲

雪中

空堂歲已晏密室獨安眠壓篠夜偏積覆閣曉逾妍連山暗古郡驚風散一川此時騎馬出忽省京華年

詠春雪

徘徊輕雪意似借豔陽時不悟風光冷翻令梅柳遲

對春雪

蕭屑杉松聲寂寥寒夜慮州貧人吏稀雪滿山城曙春塘看幽谷栖禽愁未去開闔正亂流寧辨花枝處

對殘燈
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對芳樽
對芳樽醉來百事何足論遥見青山始一醒欲著接離還復昏
夜對流螢作
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園夜更度一年秋自愜觀書興何
慙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
對新篁
新綠苞初解嫩氣筍猶香含露漸舒葉抽叢稍自長清晨止亭下獨
愛此幽篁
夏花明
夏條綠已密朱萼綴明鮮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翻風適自亂照
水復成姸歸視窗間字熒煌滿眼前
對萱草
何人樹萱草對此郡齋幽本是忘憂物今夕一作日重生憂叢疎露
始滴芳餘蝶尚留還思杜陵圃離披風雨秋
見紫荆花
雜英紛已積含芳獨暮春還如故園樹忽憶故園人
翫螢火
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繞竹光復流
對雜花
朝紅爭景新一作鮮夕素含露翻姸姿如有意流芳復滿園單棲守
遠郡永日掩重門不與花爲偶終遣與誰言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縑購山客移蒔羅衆英不改幽澗色宛
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插楥亦扶傾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
從茲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西澗種柳
宰邑乖所願黽俛愧昔人聊將休暇日種柳西澗濱置鍤息微倦臨
流睇歸雲封壤自人力生條在陽春一作王春成陰豈自取爲茂屬
佗辰延詠留佳賞山水變夕曛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踈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草同雨露新
苗獨翳如直以春捂迫過時不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
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喜園中茶生
潔性不可汙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餘率
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移海榴
葉有苦寒色山中霜霰多雖此蒙陽景移根意如何
郡齋移杉
擢榦方數尺幽姿已蒼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前新含野露氣稍
靜高窗眠雖爲賞心遇豈有巖中緣
花徑
山花夾徑幽古甃生苔涎胡床理事餘玉琴承露濕朝與詩人賞夜
攜禪客入自是塵外蹤無令吏趨急
慈恩寺南池秋荷詠
對殿含涼氣裁規覆清沼衰紅受露多餘馥依人少蕭蕭遠塵跡颯
颯凌秋曉節謝客來稀迴塘方獨遶
題桐葉
參差剪綠綺蕭灑覆瓊柯憶在灃東寺偏書此葉多
題石橋

遠學臨海嶠橫此莓苔石郡齋三四峯如有靈仙（一作山）跡方愁暮雲滑始照寒池碧自與幽人期逍遙竟朝夕

池上

郡中臥病久池上一來睎榆柳飄枯葉風雨倒橫查

滁州西澗

獨憐幽（一作芳）草澗邊生（一作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西塞山

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嵐橫秋塞雄地束驚流滿

山耕叟

蕭蕭垂白髮默默詎知情獨放寒林燒多尋虎跡行暮歸何處宿來此空山耕

上方僧

見月出東山上方高處禪空林無宿火獨夜汲寒泉不下藍溪寺今年（一作來）三十年

煙際鍾

隱隱起何處迢迢送落暉蒼茫隨思遠蕭散逐（一作入）煙微秋野寂云（一作方）晦望山僧獨歸

始聞夏蟬

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處高樹但侵雲響悲遇衰齒節謝屬離羣還憶郊園日獨向澗中聞

射雉

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斗迴鞭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繡臆碎頭（一作頸）弛錦鞘懸方將悅羇旅非關學少年弢弓一長嘯憶在灞城阡

夜聞獨鳥啼

失侶度山覓投林舍北啼今將獨夜意偏知對影栖

述園鹿

野性本難畜翫習亦逾年麑班始力直麚角已蒼然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閑暇蹶起忽低騫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肩不得遊山澤跼促誠可憐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子規啼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何時明（一作何為情）

始建射侯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賓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仙人祠

倉岑古仙子清廟閟華容千載去寥廓白雲遺舊蹤歸來灞陵上猶見最高峯

韋蘇州集卷第八

韋蘇州集卷第九

蘇州刺史韋　應物

歌行上二十二首
長安道一首
行路難一首
橫塘行一首
貴遊行一首
酒肆行一首
相逢行一首
烏引雛一首
鳶奪巢一首
燕銜泥一首
鼙鼓行一首
古劍行一首
金谷園歌一首
温泉行一首
學仙二首
廣陵行一首
萼綠華歌一首
王母歌一首
馬明生遇神女歌一首
石鼓歌一首
寶觀主白鸐鴿歌一首
彈棊歌一首

歌行上

長安道

漢家宮殿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丹闕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遊愛芳草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貴遊誰最貴衞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峨峨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鋪翠被之粲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鴛釵雙翠翹低鬟曳袖迴春雪聚黛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廬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

行路難 一云連環歌

荊山之白玉兮良工琱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環中尋不絕人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連環可碎不可離如何物在人自移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旁人見環環可憐不知中有長恨端

橫塘行

妾家住橫塘夫壻郗家郎玉盤的歷矢白魚寶簟玲瓏透象牀象牀可寢魚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岸上種蓮豈得生池中種槿豈得成丈夫一去花落樹妾獨夜長心未平

貴遊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多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 一作非無儔 輕裾含碧烟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謳忽聞豔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歎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鍾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彩幟邀上客迴瞻丹鳳闕直視樂遊苑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合他壚鄰肆何

寂然主人無猒且專利百斛須臾一壺（一作囊）費初醲後薄爲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潛醞客來稀終歲醇醲味不移長安酒徒空擾擾路旁過去那得知

相逢行

二十登漢朝英聲邁今古適從東方來又欲謁明主猶酣新豐酒尚滯灞陵雨邂逅兩相逢別來問寒暑寧知白日晚暫向花間語忽聞長樂鍾走馬東西去

烏引鶵

日出照東城春烏鵶鵶鶵和鳴鶵和鳴羽猶短巢在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暖羣鶵離褷睥睨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上下懼鷹隼引鶵烏尒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雀卵啗尒鶵

鳶奪巢

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還自保鳳凰五色百鳥尊知鳶爲害何不言霜鸇野鶻得殘肉同啄羶腥不肯逐可憐百鳥紛縱横雖有深林何處宿

鷰啣泥

啣泥鷰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豈不解決絕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啣泥滓啣泥雖賤意有營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野宿翻遺網羅俎其肉未若啣泥入華屋鷰啣泥百鳥之智莫與齊

鼙鼓行

淮海生雲暮慘澹廣陵城頭鼙鼓暗寒聲坎坎風動邊忽似孤城萬里絕四望無人煙又如虜騎截遼水胡馬不食仰朔天座中亦有燕趙士聞鼙不語客心死何況鰥孤火絕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期

古劍行

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沉沉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可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金谷園歌

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侈錦爲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閣朝景妍洛陽陌上人迴首絲竹飄颻入青天晉武平吳恣歡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憂二十四友日日空追遊追遊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

温泉行

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一作鉛）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温泉忽憶先皇遊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玉牀瑤雪滿寒山上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衞朝萬國車馬合沓溢四鄽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渭北田朝廷無事共歡燕美人絲管從九天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髯絕不得去今來蕭瑟（一作索）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煙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弊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

學仙二首

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髮懸臥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

石上鑿井欲到水惰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來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絕壁下有颼飀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爲白鹿二弟翫之兄誦讀讀多七過可乞言爲子心精得神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失毫釐千萬年

廣陵行

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嶢雙旌擁萬戟中有霍嫖姚海雲助兵氣寶貨益軍饒嚴城動寒角晚騎踏霜橋翕習英豪集振奮士卒驍列郡何足數趨拜等皁寮日晏方云罷人逸馬蕭蕭忽如京洛間遊子風塵飄歸來視寶劍功名豈一朝

蕣綠華歌

有一人兮昇紫霞書名玉牒兮蕣綠華仙容矯矯兮雜瑤珮輕衣重重兮蒙絳紗雲雨愁思兮望淮海鼓吹蕭條兮駕龍車世淫濁兮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

王母歌（一云玉女歌）

衆仙翼神母羽蓋隨雲起上遊玄極杳冥中下看東海一杯水海畔種桃經幾時千年開花千年子玉顔眇眇何處尋世上茫茫人自死

馬明生遇神女歌

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堂（一作床）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隱三日眠馬生一粒心轉堅知其丹白蒙哀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鐺玉佩天皇書神女呵責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玄棗冷如冰海上摘來朝霞凝賜仙復坐對食訖頷之使去隨煙升（一作使隨玄煙升）乃言馬生合不死少姑教敕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石鼓歌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埽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透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寞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共傳持來比此殊懸隔

寶觀主白鸜鵒歌

鸜鵒鸜鵒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鸜之鵒之衆皆蓬蒿下爾自三山來（棃音）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粧冰雪顔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淩蒼蒼朝遊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濕杏花林裏過來香日夕依仁全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彈棊歌

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絶藝難對曹客爲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鬬破欲闌零落勢背誰能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上緣邊豈如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韋蘇州集卷第九

原书缺此页

韋蘇州集卷第十

蘇州刺史韋　應物

歌行下二十首
聽鶯曲一首
白沙亭逢吳叟歌一首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一首
五弦行一首
驪山行一首
漢武帝雜歌三首
椶櫚蠅拂歌一首
信州錄事參軍常曾古鼎歌一首
夏冰歌一首
淩霧行一首
樂燕行一首
采玉行一首
難言一首
易言一首
調嘯詞二首
三臺詞二首

歌行下

聽鶯曲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吹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澁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跼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栖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白沙亭逢吳叟歌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吳叟愛客脫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遊洽宴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齋每返温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為君盛時忽去良可惜一生坎壈何足云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握珠不返泉匣玉不歸山明皇重士亦如此忽得褚生何得還方稱羽獵賦未拜蘭臺職漢簏亡書已暗傳嵩丘遺簡還能識朝朝待詔青鎖闈中有萬年之樹蓬萊池世人仰望棲此地生獨徘徊意何為故山可往薇可採一自人間星歲改藏書壁中苔半侵洗藥泉中月還在春風飲餞灞陵原莫厭歸來朝市喧不見東方朔避世從容金馬門

五弦行

美人為我彈五弦塵埃忽靜心悄然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中曲又不喧徘徊夜長月當軒如伴風流縈豔雪更逐落花飄御園獨鳳寥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燕姬有恨楚客愁言之不盡聲能盡未曲感我情解幽釋結和樂生壯士有仇未得報拔劍欲去憤已平夜寒酒多愁遽明

驪山行

君不見開元至化垂衣裳厭坐明堂朝萬方訪道靈山降聖祖沐浴華池集百祥千乘萬騎被原野雲霞草木生一作相輝光禁仗圍山曉霜切離宮積翠夜漏長玉階寂歷朝無事碧樹葳蕤寒更芳三清小鳥傳仙語九華真人奉瓊漿下元昧爽漏一作編恒秩登山朝禮玄元室翠華稍隱天半雲丹閣光明海中日羽旗旄節憩瑤臺清絲

妙管從空來萬井九衢皆仰望彩雲白鶴方徘徊憑高覽古或作一望嗟寰宇造化茫茫思悠哉秦川八水長繚繞漢氏五陵空崔嵬乃言聖祖奉丹經以年爲日億萬齡蒼生咸壽陰陽泰高謝前王出塵外英豪共理天下晏戎夷讋伏兵無戰時豐賦斂未告勞海闊珍奇亦來獻干戈一起文武乖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泉古木蒼山閉宮殿纘承鴻業聖明君威震六合驅妖氛太平遊幸今可待湯泉嵐嶺還氛氳

漢武帝雜歌三首

漢武好神仙黃金作臺與天近王母摘桃海上還感之西過聊問訊欲來不來夜未央殿前青鳥先徊翔綠鬟縈雲裾曳霧雙節飄颻下仙步白日分明到世間碧空何處來時路玉盤捧桃將獻君踟躕未去留彩雲海水桑田幾翻覆中間此桃四五熟可憐穆滿瑤池燕正值花開不得薦花開子熟安可期邂逅能當漢武時顏如芳華潔如玉心念我皇多嗜欲雖留桃核桃有靈人間糞土種不生由來在道豈在藥徒勞方士海上行掩扇一言相謝去如煙非煙不知處

金莖孤峙兮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通天臺上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珠可飲壽可永武皇南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作囊八月一日仙人方仙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柏梁沉飲自傷神猶聞駐顏七十春乃知甘醴皆是腐腸物獨有淡泊之水能益人千載金盤竟何處當時鑄金恐不固蔓草生來春復秋碧天何言空墜露

漢天子觀風自南國浮舟大江屹不前蛟龍索鬬風波黑春秋方壯雄武才彎孤叱浪連山開愕然觀者千萬衆舉麾齊呼一矢中死蛟浮出不復靈舳艫千里江水清鼓鼙餘響數日在天吳深入魚鼈驚左有伏飛落霜翮右有孤兒貫犀革何爲臨深親射蛟示威以奪諸侯魄威可畏皇可尊平田校獵書猶陳此日從臣何不言獨有威聲振千古君不見後嗣尊爲武

椶櫚蠅拂歌

椶櫚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文如輕羅散如髮馬尾氂毛不能絜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有纖羅縈縷尋未絕左揮右灑繁暑清孤松一枝風有聲麗人紈素可憐色安能點一作掩白還爲黑

信州錄事參軍常曾古鼎歌

三年糾一郡獨飲寒泉井江南鑄器多鑄銀罷官無物唯古鼎彫螭一作蟲刻篆相錯蟠地中歲久青苔寒左對蒼山右流水云有古來葛仙子葛仙埋之何不還耕者鎗然得其間持示世人不知寶勸君鍊丹永一作求壽考

夏冰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銷鑠閶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思當念闌干鑿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

凌霧行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合無天溶溶迷朗一作朝日纔看含鬢白稍視一作似霑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霏微誤噓吸膚腠生寒慄歸當飲一杯庶用蠲斯疾

樂燕行

良辰且燕樂樂往不再來趙瑟正高張音響清塵埃一彈和妙謳吹去繞瑤臺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輝輝發衆顏灼灼歎令才當喧既無寂中飲亦停杯華燈何遽升馳景忽西頹高節亦云立安能滯不迴

采玉行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谿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

哀舍南哭一作田荒舍南哭

難言

掬土移山望山盡一作還投石塡海望海滿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未若不相知中心萬仞何由款

易言

洪爐熾炭燎一毛大鼎炊湯沃殘雪疾影隨形不覺至千鈞引縷不知絶未若同心言一言和同解千結

調嘯詞二首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路迷路迷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河漢河漢曉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別離別離別離離別河漢雖同路絶

三臺詞二首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𨶳盃

冰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閤無事晚下高齋有情

韋蘇州集卷第十

劉隨州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席氏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劉隨州詩序

詩者性情之所著也人心憂樂萬感咸以詩洩故盛世不特顯者爲詩和平雖隱者亦無不和平均以鳴其世之盛也衰世不特隱者爲詩悲憤雖顯者亦無不悲憤均以鳴其世之衰也然則詩詎驕淫騁欲得已而不已者乎隨州之詩其衰世之哀鳴者也長卿積行繕文兼優於詩從官當朝嘗爲隨州刺史凡其寫懷遣興寄友送别登眺山水蕩泊客旅罔不詩詩罔不自悒悒懷抱者爲之蓋長卿時國事尋荒奸諛當路忠良半已剝喪所幸肅宗討賊唐勢頗張終其身又卒以賊敗肅宗且然其餘可知矣故長卿所詠如聞王師收二京聞迎皇太后使至激烈踴躍情詞慷慨有忠君憂世風味其他所詠雖無涉國事而其意未嘗不懸於國家也惜其所謂逐臣謫宦逃堯逭謗者喋喋在口或者謂其不及郭汾陽累經閑散絶無纖芥不平詞氣似戾可以怨之義豈亦長卿嗟世不如意不覺其過於傷猶屈平之離騷者歟是詩也雖不必酷究長卿而唐家時事固可因之而重嘆也

時

正德十二年正月吉日從仕郎判隨州事陽羨湯

鐵謹序

原书空白页

劉隨州集目錄

隨州刺史劉　長卿

第一卷

逢芙蓉山主人　送張起崔載華
贈秦系徵君　感秦系流寓
夜中對雪贈秦系　湘妃
斑竹　春草宮懷古
正朝覽鏡　送李端公
送張十八　尋岑秀才不遇
聽彈琴　偶見葵成詠
見桃花晚開　送崔真甫李穆 四首
寄許法稜　送方外上人
送靈澈上人　答崔載華問
次自田途中　江中對月
過劉員外別墅 附　碧澗別墅
招明契上人　送少微上人
七里灘下作　對酒寄嚴維
酬劉員外見寄 附　新年作
餞吏部楊侍郎製文送宣尊師醮畢越
送裴郎中　送裴使君
寄劉員外 附　酬皇甫侍御見寄
月下呈章秀才　酬劉員外
酬張夏　送李使君
觀體如師梵　途中苦寒作
尋洪尊師不遇　喜鮑禪師至
送方外上人　宿北山禪寺蘭若

別梁侍郎　留別薛柳員外
留別穆郎中　送人歸復郢
送金昌宗　酬張夏見寄
奉送穆諭德　偶然作
送孫沅新居　送李員外使還蘇州
酬李員外見寄　秦系山居作
酬秦系　歲日作
題開元所居　送崔載華張起
送張司直　寄徐侍郎
送朱山人歸別業　喜普門上人至
送李祕書　過張明府郊居
次柳楊過元八所居
送李侍御　寄普門上人
寄鄭協律　岳陽館中
留別鄭洵侍御　送屈突司直

第二卷

雨中山居贈別　送李中丞
奉使至申州　穆陵關北
安州道中　步登夏口古城
贈別盧司直　酬郭夏見贈
書情寄故人　餘干旅舍
登思禪寺　次前溪
北歸　將過虎丘
寄元侍郎　秋杪江亭
送鄭司直　送靈澈上人
留別蘇臺　歸陽羨兼送劉八 附

和靈一上人新泉　別皇甫曾
送李摯　送裴員外
別李紓張南史　送侯御
登臺遠眺　送梁二
送崔昇　過李將軍園觀妓
送嚴侍御　送王端公
送鄭侍御　送李校書
登城眺望　陪王明府泛舟
送若侍御　餞前蘇州韋使君
晚次苦竹館　送李二十四
送盧判官　送張栩
集梁耿所居院　贈盧少府
遊雙峯寺　見桃花寄杜副端
送盧員外　送處士歸州
次峴陽館懷舊居　送齊郎中
送屈突司直　送從弟罷使江東
經漂母墓　送李端公
送王員外　送蔣侍郎
寄李湯司馬　送舍弟之鄱陽居
送裴端公　過桃花夫人廟
送程使君　送友人西上
送梁郎中　過羊處士別業
送河南元判官　見海紅一花獨開
使還至菱陂驛　送齊郎中
過隱空和尚故居　過蕭尚書故居
送袁處士　酬李侍御登岳

第三卷

送徐郎中　聽彈胡琴
過王處士別業　寄萬州崔使君
送馬秀才　送南特進
送道標上人　送梁侍御
歲夜　送蔡侍御
陪辛大夫宴南亭　送獨孤判官
長沙館中對雨　陪辛大夫宴觀妓
題萬成亭　春過裴虬郊園
送韋贊善　送喬判官
送青苗鄭判官　送李補闕
送袁明府　海鹽官舍早春
送徐二十七　曲阿對月
送李侍御　送路少府
松江獨宿　尋貢禪師舊草堂
送張司馬迴　喜李翰自越至
寄張十四　送勤照和尚
長門怨　過橫顧山人草堂
送李校書　秋夜雨中
西庭夜燕　尋道人隱居
張十宅觀妓　留辭前蘇州韋使君
送薛承矩　餞別王十一
送嚴維　留別劉八附
送李七之荏水　送崔處士
送淮西魏判官　獄中見壁畫佛
送許拾遺　送張士判官

送孫瑩擢第歸蜀　送史九赴任寧陵
臥病喜田九見寄　寄靈一上人
訪靈一上人　送陸羽寄李延陵
寄靈一上人初還　寄靈一上人
送韓司直　酬李郎中見寄
送人遊越　贈普門上人
送康判官　宿洞靈觀
送顧長　九日登李明府北樓
同諸公登樓　送友人南遊
送裴二十一　送張判官
罷使東歸　早春

第四卷
過包尊師山院　故女道士郭氏挽歌
少年行　送李二十四
山居留別　贈皇甫曾
湘中紀行十首　雜詠八首上禮部李侍郎
寄李侍郎　晚泊湘江懷故人
過鄔三湖上書齋　月下聽砧
龍門八詠　從軍六首
送丘為　題湖上高齋
平蕃曲三首　送鄭說
題湖上林亭　酬李使君見贈
送嚴維　贈別附
寄劉員外附　酬包諫議見寄
尋明徵君故居　和趙給事贈李舍人
酬呂侍御　登遷仁樓訓壻李穆
別李氏女子　長沙早春雪後
西入石路至麓山　陪鄭中丞宴
送鄭十二　尋陶十七不在
上李太尉

第五卷
同袁郎中宴喜加章服
送鄒結先赴河南　送徐大夫赴廣州
九日蔡國公主樓　送荀八過山陰
餞元侍郎　餞郎中四兄
送賈侍御　王處士草堂畫壁
陳留諸官茶會　泊舟臨江樓
靈祐上人木蘭花　宿嚴維宅送包佶
送從弟貶袁州　送友人遊越
送邵州判官往南　寄韓明府
別陳留諸官　觀李湊畫美人障子
送史判官之靈武　寄褚徵君
石梁湖陸兼　送沈少府之任
送馬處直歸蘇　王處士草堂壁
寄東海荀處士　酬孟雲卿見寄
懷灞陵別業　題幽寂亭
餘干東齋　贈元容州
送楊明府　和杜相公呈元相公
留辭辛大夫　餞同遊諸公
送李侍御　南楚懷古
南樓憶朱宴　送姚八之任
贈李司倉　懷謝太虛

寒食登還仁樓　詠竹
登千越亭　宴子英宅
寄荆南相識　九日岳陽

第六卷

題王少府隱處　次湖口
陪元侍御之硎山寺
晚泊古橋封　夢洛陽親故
憶荆南諸公　贈苗侍郎
寄李舍人　哭魏兼遂
登千越亭作　題李嘉祐江亭
留題李明府水堂　入白沙渚
懷演和尚　賈侍御會稽使迴
秋日獻李相公　晚泊留侯城
關門望華山　陪蕭使君尋靈山寺
懷古兼送友人　宿雙峯寺
懷洛陽舊居　登西靈寺塔
湖上遇鄭田　贈郭少府
餞同行薛棄朱訓　對雨贈馬少府諸友
李侍御河北使迴　寄淮南蕭判官
哭張員外經　餞演公
送從弟之淮南　落第贈楊侍御
題李嘉祐江亭　宿侯尊師草堂

第七卷

寄使院諸公　題武丘寺
餞鄭中丞　送裴四判官
旅次丹陽　客舍贈別韋九
送元八　太行苦熱行
辭洛陽主簿　題寃句宋少府聽
留辭李侍御　贈別于羣
送薛據宰涉縣　贈別趙居士
夜宴程主簿宅　瓜洲驛餞張侍御
攝海鹽令

第八卷

尋張逸人山居　留別鮑侍御
送陸灃還吳中　酬梁耿別後見寄
重送嚴維　重別附
重送嚴維　重別附
家園瓜熟感舊　重送裴郎中
尋盛禪師蘭若　寄許尊師
寄劉員外附　酬李穆
送王司馬　寄別朱拾遺
赦後酬主簿所問　贈秦系
酬靈澈公相招　贈崔載華
贈日本聘使　送陸使君
送張篆之　聞沈判官至
送劉萱　過鄭山人所居
送賀若郎中　重送梁郎中
烏江道中　新息道中
春日宴水湘亭　重送道標上人
送李判官　別李十二
春日思歸　送陶十
使還逢薛承規　使迴赴蘇州

昭陽曲　聞長洲軍笛
贈微上人　送朱逸人歸
送李十八　留別劉員外附
送李穆歸淮南　留辭附
觀李湊畫　送盧侍御
送崔眞甫　送陸澧
送柳使君　戲題贈二小男
餞賀蘭侍郎　歲日寄裴郎中
重別薛柳二員外　送人歸岳州
送靈澈上人還　送耿拾遺
見李均借鏡　餞王相公出牧
題靈祐和尚故居　尋龍井楊老
和樊使君登城樓　聞虞沔州有替將歸

第九卷

獻節度李相公　觀校獵上淮西相公
送皇甫曾　送李錄事兄歸
漢陽獻李相公　長沙過賈誼宅
酬辛大夫喜雪作　登餘干古縣城
留題遠公院　喜量移贈鄭校書
偶逢李光宰　贈袁贊府
題褚少府湖亭　上巳日泛舟耶溪
哭故人李宥　使次安陸寄友人
哭陳歙州　酬屈突陜
送惠法師　寄沅中丞
送侯中丞　別嚴士元
留別淮南使院諸公
罪所上御史惟則　送李使君
獄中聞有赦　温湯客舍
送孫逸歸廬山　送馬秀才落第歸
送常十九　送宇文遷明府
送李將軍　西陵寄一上人
賦得　李明府後庭泛舟
喜朱拾遺赴任上都　送韋司士
感懷　送楊於陵
送崔使君　上陽宮望幸
過裴舍人故居　北望故園
秋夜有懷　送孔巢父
登潤州萬歲樓附　送郭主簿赴嶺南
客舍喜鄭三見寄　送賈三北遊
齊一和尚影堂

第十卷

留別司倉李萬　聽笛歌
送苑倫　小鳥篇上裴尹
登吳古城歌　疲兵篇
送陸澧歸江陰　弄白鷗歌
贈般若禪師　贈湘南漁父
尋賀九不遇　題孤石
送友人東歸　入桂渚
送李康成　送姨子弟
銅雀臺　王昭君歌
送杜越　湘中憶歸
送郭侍從之武陵　山鷓鴣歌

懷許法稜　　戲贈干越尼子歌

劉隨州集目錄

劉隨州集卷第一

隨州刺史劉　長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送張起崔載華之閩中

朝無寒士達家在舊山貧相送天涯裏憐君更遠人

贈秦系徵君

羣公誰讓位五柳獨知貧惆悵青山路煙霞老此人

秦系頃以家事獲謗因出舊山每荷觀察崔公見知欲歸未遂感其流寓詩以贈之

初迷武陵路復出孟嘗門迴首江南岸青山與舊恩

夜中對雪贈秦系時秦初與謝氏離婚謝氏在越

月明花滿地君自憶山陰誰遣因風起紛紛亂此心

湘妃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水千載空蛾眉

斑竹

蒼梧千載後斑竹對湘沅欲識湘妃怨枝枝滿淚痕

春草宮懷古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人

正朝覽鏡作

憔悴逢新歲茅扉見舊春朝來明鏡裏不忍白頭人

瓜洲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後歸揚州道中寄

片帆何處去匹馬獨歸遲惆悵江南北青山欲暮歸

送張十八歸桐廬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村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過白鶴觀尋岑秀才不遇

不知方外客何事鎖空房應向桃源裏教他喚阮郎

聽彈琴

泠泠七絲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遊南國偶見在陰牆下葵因以成詠

此地常無日青青獨在陰太陽偏不及非是未傾心

入百丈澗見桃花晚開

百丈深澗裏過時花欲妍應緣地勢下遂使春風偏

送子壻崔真甫李穆往揚州

渡口發梅花山中動泉脈蕪城春草生君作揚州

客

其二

半邏鶯滿樹新年人獨還落花逐水流共到茱萸灣

其三

鴈還空渚在人去落潮翻臨水獨揮手殘陽歸掩門

其四

狎鳥攜稚子釣魚終老身殷勤囑歸客莫話桃源人

寄龍山道士許法稜

悠悠白雲裏獨住青山客林下晝焚香桂花同寂寂

送方外上人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

送靈澈上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

茱萸灣北答崔載華問

荒涼野店絕迢遞人煙遠蒼蒼古木中多是隋家苑

赴楚州次自田途中阻淺問張南史

楚城今近遠積靄寒塘暮水淺舟且遲淮潮至何處

江中對月

空洲夕煙斂望月秋江裏歷歷沙上人月中孤渡水

過劉員外長卿別墅

謝客開山後郊扉與水通江湖千里別衰老一尊同返炤寒川滿平田莫雪空滄洲自有趣不復哭途窮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荒村帶返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初到碧澗招明契上人

漸老知身累初寒曝背眠白雲留永日黃葉減餘年猿護牕前樹泉澆谷後田沃洲能共隱不用道林錢

送少微上人遊天台

石橋人不到獨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尋鐘野路遙松門風自掃瀑布雪難消秋夜聞清梵餘音逐海潮

却歸睦州至七里灘下作

南歸猶謫宦獨上子陵灘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山開斜照在石淺亂流難惆悵梅花發年年此地看

對酒寄嚴維

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閑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

酬劉員外見寄　附嚴維

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吟絕妙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朝朝訪楫師

新年作

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烟已似長沙傅從今又幾年

朱放自杭州與故里相使君立碑回因以奉簡吏部楊侍郎製文

片石羊公後淒涼江水濱好辭千古事墜淚萬家人鵬集占書久鸞回刻篆新不堪相顧恨文字日生塵

送宣尊師醮畢歸越

吹簫江上晚惆悵別茅君踏火能飛雪登刀入白雲晨香長日在夜磬滿山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送裴郎中貶吉州

亂軍交白刃一騎出黃塵漢節同歸闕江帆共逐臣猨愁岐路晚梅作異方春知己鄭侯在應憐脫粟人

送裴使君赴荊南充司馬

盛府南門寄前程積水中月明臨夏口山晚望巴東故節辭江郡寒笳發渚宮漢川風景好遙羨逐（一作繼）羊公

酬皇甫侍御見寄時前相國姑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砧迥月如霜歲儉依仁政年衰憶故鄉佇看（一作君）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月下呈章秀才

自古悲搖落誰人奈此何夜蛬偏傍枕寒鳥數移柯向老三年謫當秋百感多（一作無愁百口多）家貧惟好月空媿子猷過

酬劉員外月下見呈　附章八元

夜涼河漢白卷箔出南軒過月鴻爭遠辭枝葉暗翻獨謠聞麗曲緩步接清言宣室思前席行看拜主恩

酬張夏

幾歲依窮海頹年惜故陰劍寒空有氣松老欲無心訖雪勞相訪看山正獨吟孤舟且莫去前路水雲深

送李使君貶連州

獨過長沙去誰堪此路愁秋風散千騎寒雨泊孤舟賈誼辭明主蕭何識故侯漢廷當自召湘水但空流

秋夜北山精舍觀體如師梵

焚香奏仙唄向夕遍空山清切兼秋遠威儀對月閑靜分巖響答散逐海潮還幸得風吹去隨人到世間

酬張夏雪夜赴州訪別途中苦寒作

扁舟乘興客不憚苦寒行晚暮相依分江潮欲別

情水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舊劍鋒鋩盡應嫌贈脫輕

尋洪尊師不遇

古木無人地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梅寒未作花山中不相見何處化丹砂

喜鮑禪師自龍山至

故居山一作何日下春草欲芊芊猶對山中月誰聽石上泉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杖錫閑來往無心到處禪

送方外上人之常州依蕭使君

宰臣思得度鷗鳥戀爲羣遠客迴飛錫空山臥白雲夕陽孤艇去秋水兩溪分歸共臨川史同翻貝葉文

宿北山禪寺蘭若

上方鳴夕磬林下一僧還密行傳人少禪心對虎閑青松臨古路白日滿寒山舊識窗前桂經霜更待得一作攀

赴新安別梁侍郎

新安君莫問此路雲水深江海無行跡孤舟何處尋青山空向淚白月豈知心縱有餘生在終傷老病侵

江州留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江海相逢少東南別處長獨行風嫋嫋相去水茫茫白首辭同舍青山背故鄉離心與潮信每日到潯陽

和州留別穆郎中

播遷悲遠道搖落感衰容今日猶多難何年更此逢世交黃葉散鄉路白雲重明發看煙樹唯聞江北鐘

和州送人歸復郢

因家漢水曲相送掩柴扉故郢生秋草寒江淡落暉綠林行客少赤壁住人稀獨過潯陽去潮歸人不歸

送金昌宗歸錢塘

新家浙江上獨泛落潮歸秋水照華髮涼風生褐衣柴門嘶馬少藜杖拜人稀惟有陶潛柳蕭條對掩扉

酬張夏別後道中見寄

離羣方歲晏謫宦在天涯暮雪同行少寒潮欲上遲海鷗知吏傲砂鶴見人衰只畏生秋草西歸亦未期

新安奉送穆諭德歸朝賦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萬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歸遲白髮生用材身復起覩聖眼猶明離別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偶然作

野寺長依止田家或往還老農開古地夕鳥入寒山書劍身同廢烟霞吏共閑豈能將白髮扶杖出人間

送州人孫沅自本州却歸句章新營所居

故里歸成客新家去未安詩書滿蝸舍征稅反漁

竿火種山田薄星居海島（一作烏）寒憐君不得已步步別離難

送李員外使還蘇州兼呈前袁州李使君賦得長字袁州即員外之從兄

別離共成怨（一作誠共怨）衰老更難忘夜月留同舍秋風在遠鄉朱絃徐向燭白髮強臨觴歸獻西陵作誰知此路長

酬李員外從崔錄事載華宿三河戍先見寄

寒江鳴石瀨歸客夜初分人語空山答猿聲獨戍聞遲來朝及暮愁去水連雲歲晚心誰在青山見此君

見秦系離婚後出山居作

豈知偕老重垂老絕良姻郗氏誠難負朱家自愧貧綻衣留欲故織錦罷經春何况蘼蕪綠（一作在）空山不見人

酬秦系

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舊路經年別寒潮每日迴家空歸海燕人老發江梅最憶門前柳閑居手自栽

歲日作

建寅迴北斗看曆占春風律變滄江外年加白髮中春衣試稚子壽酒勸衰翁今日陽和發榮枯豈不同

題元錄事開元所居

幽居蘿薜情高臥紀綱行鳥散秋鷹下人閑春草生冒嵐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送崔載華張起之閩中

不識閩中路遙知別後心猿聲入嶺切鳥道問人深旅食過夷落方言會越音西征開幕府早晚用陳琳

送張司直赴嶺南謁張尚書

番禺萬里路遠客片帆過盛府依橫海荒祠拜伏波人經秋瘴變鳥墜火雲多誠憚炎洲裏無如一顧何

寄會稽公徐侍郎（公時在王傳）

搖落淮南葉秋風想越吟鄒枚入梁苑逸少在山陰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聖朝難稅駕惆悵白雲深

送朱山人越州賊退後歸山陰別業

越州初罷戰江上送歸橈南渡無來客西陵自落潮空城垂故柳舊業廢春苗閭里相逢少鶯花共寂寥

秋夜肅公房喜普門上人自陽羨山至

山棲久不見林下偶同遊早晚來香積何人住沃洲寒禽驚後夜（一作獨夜一作後晚）古木帶高秋却入千峯去孤雲不可留

送李祕書却赴南中（此公舉家先流嶺外兄弟數人俱沒南中）

却到番禺日應傷昔所依炎洲百口住故國幾人歸路識梅花在家存棣萼稀獨逢迴雁去猶作舊行飛

過前安宜張明府郊居

寂寥東郭外白首一先生解印孤琴在移家五柳成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終日空林下何人識此情

使迴次柳楊過元八所居

君家楊柳渡來往落帆過綠竹經寒在青山欲暮多薜蘿誠可戀婚嫁復如何無柰閑門外漁翁夜夜歌

送李侍御貶柳州

洞庭波渺渺君去弔靈均幾路三湘水全家萬里人聽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憶想汀洲畔傷心向白蘋

寄普門上人

白雲寒臥處不向世人傳聞在千峯裏心知獨夜禪辛勤羞薄祿依止愛閑田惆悵王孫草青青又一年

逢郴州使因寄鄭協律

相思楚天外夢寐楚猿吟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衡陽問人遠湘水向君深欲逐孤帆去茫茫何處尋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暮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巡去岳陽却歸鄂州使院留別鄭洵侍御

侍御謫居此州

何事長沙謫相（長一作）逢楚水秋暮帆歸夏口寒雨對巴丘帝子椒漿奠騷人木葉愁誰憐萬里外離別洞庭頭

夏口送屈突司直使湖南

共悲來夏口何事更南征霧露行人少瀟湘春草生鶯啼何處夢猿嘯若爲聲風月新年好悠悠遠客情

劉隨州集卷第一

劉隨州集卷第二

隨州刺史劉　長卿

雨中過員稷巴陵山居贈別

憐君洞庭上白髮向人垂積雨悲幽獨長江對別離牛羊歸故道猿鳥聚寒枝明發遙相望雲山不可知

送李中丞之襄州（李一作季一無之襄州三字）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朝識輕生一劍知茫茫漢江上日暮復何之

奉使至申州傷經陷沒

舉目傷蕪沒何年此戰爭歸人失舊里老將守孤城廢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獨憐㵐水上時亂亦能清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

安州道中經滻水有懷

征途逢滻水忽似到秦川借問朝天處猶看落日邊映沙晴漾漾出澗夜濺濺欲寄西歸恨微波不可傳

步登夏口古城作

平蕪連古堞遠客此沾衣高樹朝（一作潮）光上空城秋氣歸微明漢水極搖落楚人稀但見荒郊外寒鴉暮暮飛

贈別盧司直之閩中

爾來多不見此去又何之華髮同今日流芳似舊時洲長春色遍漢廣夕陽遲歲歲王孫草空憐無處期

酬郭夏日長沙感懷見贈（此公比經流竄親在上都）

舊俗歡猶在憐君恨獨深新年向國淚今日倚門心歲去隨湘水春生近桂林流鶯且莫弄江畔正行吟

赴南巴書情寄故人

南過三湘去巴人此路偏謫居秋瘴裏歸處夕陽邊直道天何在愁容鏡亦憐裁書欲誰訴無淚可潸然

餘干旅舍

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

登思禪寺題脩竹茂松

上方幽且暮臺殿隱蒙籠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衆溪連竹路諸嶺共松風儻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

恩勑重推使牒追赴蘇州次前溪館作

漸入雲峯裏愁看驛路閑亂鴉投落日疲馬向空山且喜憐非罪何心戀末班天南一萬里誰料得生還

北歸次秋浦界清谿館

萬里猿啼斷孤村客暫依鴈過彭蠡暮人向宛陵

稀舊路青山在餘生白首歸漸知行近北不見鷓鴣飛

謫官後却歸故村將過虎邱悵然有作

萬事依然在無如歲月何邑人憐白髮庭樹長新柯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見多唯餘舊山路惆悵枉帆過

重推後却赴嶺外待進止寄元侍郎

却訪巴人路難期國士恩白雲從出岫黃葉已辭根大造功何薄長年氣尙寃空令數行淚來往落湘沅

秋杪江亭有作（一作秋杪干越亭）

寂寞江亭下江楓秋氣斑（一作日暮更愁遠天涯殊未還）世情何處澹（一作淡）湘水向人閑寒渚一孤鴈夕陽（一作秋江）千萬山扁舟如（一作將）落葉此去未知還（一作俱在洞庭間）

送鄭司直歸上都

歲歲逢離別蹉跎江海濱宦遊成楚老鄉思逐秦人馬首歸何日鶯啼又一春因君報情舊閑慢欲垂綸

送靈澈上人歸嵩陽蘭若

南地隨緣久東林幾歲空暮山門獨掩春草路難通作梵連松韻焚香入桂叢唯將舊瓶鉢却寄白雲中

却赴南邑留別蘇臺知己

又過梅嶺上歲歲此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唯應把釣竿

歸陽羨兼送劉八　附　皇甫冉

湖上孤帆別江南謫宦歸前程行更遠臨水淚沾衣雲夢春生遍瀟湘客過稀武陵招我隱歲晚向柴扉

和靈一上人新泉

東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一作淺石春）流處山空夜（一作暮）落時（一作淺瀨春流處空山夜月時）夢閑聞（一作歸）細響慮澹對（一作向）清漪動靜皆無意（一作如此）唯應達（一作道）者知

將赴江南湖上別皇甫曾

此去君何恨南行我更遙東西湖渺渺離別雨蕭蕭綠水通春谷青山過板橋潯陽如枉棹千里有歸潮（一作橈）

送李摯赴延陵令

清風季子邑想見下車時向水彈琴靜看山採菊遲明君加印綬廉使託惸嫠旦暮華陽洞雲峯若有期

奉送裴員外赴上都

彤襜江上遠萬里詔書催獨過潯陽去空憐潮信迴離心秋草綠揮手暮帆開想見秦城路人看五馬來

長沙桓王墓下別李紓張南史

長沙千載後春草獨萋萋流水朝將暮行人東復西碑苔幾字滅山木萬株齊佇立傷今日相看惜解攜

送侯御赴黔中充判官

不識黔中路今看遣使臣猿啼萬里客鳥似五湖人地遠官無法山深俗豈淳須令荒徼外亦解懼埋輪

今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寺即陳將吳明徹戰場

古臺搖落後秋日望鄉心野寺來人（一作人來）少雲峯隔水（一作水隔）深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

賈生年最少儒行漢庭聞拜手卷黃紙迴身謝白雲故關無去客春草獨隨君淼淼長淮水東西自此分

送崔昇歸上都

舊寺尋遺緒歸心逐去塵早鶯何處客古木幾家人白髮經多難滄洲欲莫春臨期數行淚爲爾一霑巾

過李將軍南鄭林園觀妓

郊原風日好百舌弄何頻小婦秦家女將軍天上人鵶歸長郭暮草映大堤春客散垂楊下通橋車馬塵

送嚴侍御充東畿觀察判官

洛陽征戰後君去問凋殘雲月（一作日）臨南至風霜向北寒故園經亂久古木隔林看（一作古道近鄉看）誰訪江城客年年守一官

送王端公入奏上都

舊國無家訪臨岐亦羨歸途經百戰後客過二陵稀秋草通征騎寒城背落暉行當蒙顧問吳楚歲頻饑

送營田判官鄭侍御赴上都

上國三千里西還（一作遊）及歲芳故山經亂在春日送歸長曉奏趨雙闕秋成報萬箱幸論開濟力已實海陵倉

送李校書赴東浙幕府

方從大夫後南去會稽行淼淼滄江外青青春草生芸香辭亂（一作校）事梅吹聽軍聲應訪王家宅空憐江水平

清明後登城眺望

風景清明後雲山睥睨前百花如舊日萬井出新烟草色無空地江流合遠天長安在何處（一作何處是）遙指夕陽邊

陪王明府泛舟

花縣彈琴暇樵風載酒時山含秋色近鳥度夕陽遲出沒鳧成浪蒙籠竹亞枝雲峯逐人意來去解相隨

送度支留後若侍御之歙州便赴信州省覲

國用憂錢穀朝推此任難即山榆莢變降雨稻花殘林嚮朝登嶺江喧夜過灘遙知驄馬色應待倚門看

餘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

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託分猶戀舊

棠陰

晚次苦竹館卻憶干越舊游

匹馬風塵色千峯旦暮時遥看落日盡獨向遠山遲故驛花臨道荒村竹映籬誰憐却迴首步步戀南枝

送李二十四移家之江州

煙塵猶（一作遥）滿目岐路易（一作亦）沾衣逋（一作還）客多南渡征（一作春）鴻自北飛九江春草綠（一作古寺靜東林）千里暮潮歸別後難（一作誰）相訪全家隱釣磯（一作全家羨爾隱爐峯對掩屏）

送盧判官南湖

漾舟仍載酒愧爾意相寬草色南湖綠松聲小署寒水禽前後起（一作出）花嶼往來看已作滄洲調無心戀一官

送張栩扶侍之睦州（此公舊任建德令）

遥憶新安舊扁舟復却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入縣餘花在過門故柳閑東征隨子去皆隱薜蘿間

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

到君幽臥處爲我掃莓苔花雨晴天落松風終日來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

贈西鄰盧少府

籬落能相近漁樵偶復同苔封三徑絶溪向數家通犬吠寒烟裏鵶鳴夕照中時因杖藜次（一作因倚藍轝出）相訪竹林東

游休禪師雙峯寺

雙扉碧峯際遥向夕陽開飛錫方獨往孤雲何事來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相送東郊外羞看驄馬回

廨中見桃花南枝已開北枝未發因寄杜副端

何意同根本開花每後時應緣去日遠獨自發春遲結實恩（一作應）難忘（一作望）無言恨豈知年光不可待空羨向南枝

奉送盧員外之饒州

天書萬里至旌旆上江飛日向鄱陽近應看吳岫微暮帆何處落潮水背人歸風土無勞問南枝黄葉稀

送處士歸州因寄林山人

陵陽不可見獨往復如何舊邑雲山裏扁舟來去過鳥聲春谷靜草色太湖多儻宿荆溪夜相思漁者歌

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

多慚恩未報敢問路何長萬里通秋鴈千峯共夕陽舊游成遠道此去更違鄉草路深山裏朝朝落客裳

送齊郎中赴海州

華省占星動孤城望日遥直廬收舊草行縣及新苗滄海天連水青山暮與朝閭閻幾家散應待下車招

重陽日鄂城樓送屈突司直

登高復送遠惆悵洞庭秋風景（一作水）同前古雲山滿上游蒼蒼來暮雨淼淼逐寒流今日關中事蕭何共爾憂

更被奏留淮南送從弟罷使江東

又作淮南客還悲木葉聲寒潮落瓜步秋色上蕪城王事何時盡滄洲羨爾行青山將綠水惆悵不勝情

經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游

送李端公赴東都

軒轅征戰後江海別離長遠客歸何處平蕪滿故鄉夕陽帆杳杳舊里樹蒼蒼惆悵蓬山下瓊枝不可忘

送王員外歸朝

往來無盡目離別要逢春海內犀多事天涯見近臣芳時萬里客鄉路獨歸人魏闕心常在隨君亦向秦

送蔣侍御入秦

朝見及芳菲恩榮出紫微晚光臨仗奏春色共西歸楚客移家老秦人訪舊稀因君鄉里去爲掃故園扉

洞庭驛逢郴州使還寄李湯司馬

洞庭秋水闊南望過衡峯遠客瀟湘裏歸人何處逢孤雲飛不定落葉去無蹤莫使滄浪叟長歌笑爾容

送舍弟之鄱陽居

鄱陽寄家處自別掩柴扉故里何人在滄波孤客稀湖山春草遍雲木夕陽微南去逢迴鴈應憐相背飛

送裴二十端公使嶺南

蒼梧萬里路空見白雲來遠國知何在憐君去未迴桂林無落葉梅嶺自花開陸賈千年後誰看朝漢臺

過桃花夫人廟

寂寞應千歲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雲雨飛何處山川是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期

鄂渚送池州程使君

蕭蕭五馬動欲別謝臨川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一作野）烟江潮通廨舍楚老拜戈船風化東南滿行舟來去傳

送友人西上

羈心不自解有別會沾衣春草連天積五陵遠客歸十年經轉戰幾處便芳菲想見函關路行人去亦稀

送梁郎中赴吉州

遥想廬陵郡還聽叔度歌舊官移上象新令布中和看竹經霜少聞猿帶雨多但愁徵拜日無柰借留何

過湖南羊處士別業（一作來處士別業）

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蕪(一作閑)三徑寒塘獨一家鳥歸村落盡水向縣城斜自有東籬菊年年解作花(一作愛汝醒還醉東籬菊正花)

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御名)當苗稅充百官俸錢

春草長河曲離心共渺然方收漢家俸獨向汶陽田烏雀空城在榛蕪舊路還山東征戰苦幾處有人烟

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

何事一花殘閑庭百草闌綠滋經雨發紅豔隔林看竟日餘香在過時獨秀難共憐芳意晚秋露未須團

使還至菱陂驛渡淛水作

清川已再涉疲馬共西還何事行人倦終年流水閑孤烟飛廣澤一鳥向空山愁入雲峯裏蒼蒼閉古關

送齊郎中典括州

星象移何處旗麾獨向東勸耕滄海畔聽訟白雲中樹色雙溪合猿聲萬嶺同石門康樂住幾里枉帆通

過隱空和尚故居

自從飛錫去人到沃洲稀林下期何在山中春獨歸踏花尋舊徑映竹掩空扉寥落東峯上猶堪靜者依

過蕭尚書故居見李花感而成詠

手植已芳菲心傷故徑微往年啼鳥至今日主人非滿地誰當掃隨風豈復歸空憐舊陰在門客共沾衣

送袁處士

閑田北川下靜者去躬耕萬里空江菼孤舟過郢城種荷依野水移柳待山鶯出處安能問浮雲豈有情

酬李侍御登岳陽見寄

想見孤舟去無由此路尋暮帆遙在眼春色獨何心綠水瀟湘闊青山鄠杜深誰當北風至爲爾一開襟

劉隨州集卷第二

劉隨州集卷第三

隨州刺史劉　長卿

夏口送徐郎中歸朝

星象南宮遠風流上客稀九重思曉奏萬里見春歸棹發空江響城孤落日暉離心與楊柳臨水更依依

鄂渚聽杜別駕彈胡琴

文姬留此曲千載一知音不解胡人語空留一作愁楚客心聲隨邊草動意入隴雲深何事長江上蕭蕭出塞吟

過鸚鵡洲王處士別業

白首此爲漁青山對結廬問人尋野笋留客饋家蔬古柳依沙發一作岸春苗帶雨鋤共憐芳杜色終日伴閑居

寄萬州崔使君令欽

時艱方用武儒者任浮沉搖落秋江暮憐君巴峽深丘門多白首蜀郡滿青襟自解書生詠愁猿莫夜吟

送馬秀才移家京洛便赴舉

自從爲楚客不復掃荊扉劍共丹誠在書隨白髮歸舊遊經亂靜後進識君稀空把相如賦何人薦禮闈

送南特進赴歸行營

聞道軍書至揚鞭不問家虜雲連白草漢月到黃沙汗馬河源飲燒羌隴坻遮翩翩新結束去逐李輕車

送道標上人歸南岳

悠然倚孤棹却憶臥中林江草將歸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淥水去無心衡岳千峯亂禪房何處尋

送梁侍御巡永州

蕭蕭江雨暮客散野亭空憂國天涯去思鄉歲暮同到時猿未斷迴處水應窮莫望零陵路千峯萬木中

歲夜喜魏萬成郭夏雪中相尋

新年欲變柳舊客共霑衣歲夜猶難盡鄉春又獨歸寒燈映虛牖暮雪掩閑扉且莫乘船去平生相訪稀

送蔡侍御赴上都

遲遲立驅馬久客戀瀟湘明日誰同路新年獨到鄉孤煙向驛遠積雪去關長秦地看春色南枝不可忘煙一作燈

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

月晦逢休澣年光逐宴移早鶯留客醉春日爲人遲蔓草全無葉梅花遍壓枝政閑風景好莫比峴山時

送獨孤判官赴嶺

伏波初樹羽待爾靜川鱗嶺海看飛鳥天涯問遠人蒼梧雲裏夕青草嶂中春遙想文身國迎舟拜使臣

長沙館中與郭夏對雨

長沙積雨晦深巷絕人幽潤上春衣冷聲連暮角

愁雲横全楚地樹暗古湘洲杳藹江天外空堂生百憂

陪辛大夫西亭宴觀妓

歌舞憐遲日旄麾映早春鶯窺隴西將花對洛陽人醉罷知何事恩深忘此身任他行雨去歸路裛香塵

題魏萬成江亭

蕭條方歲晏牢落對空洲才出時人右家貧湘水頭蒼山隱暮雪白鳥没寒流不是蓮花府冥冥不可求

春過裴虬郊園 時裴不在因以寄之

郊原春欲暮桃杏落紛紛何處隨芳草留家寄白雲聽鶯情念友看竹恨無君長嘯高臺上南風冀爾聞

送韋贊善使嶺南

欲逐一作報樓船將方安卉服夷炎洲經瘴遠春水上瀧遲歲貢隨重譯年芳徧四時番禺静無事空詠飲泉詩

送喬判官赴福州

揚帆向何處插羽逐征東夷落人煙迥王程鳥路通江流回澗底山色聚閩中君去凋殘後應憐百越空

送李補闕之上都

獨歸西掖去難接後塵遊向日三千里朝天十二樓路看新柳夕家對舊山秋惆悵離心遠滄江空自流

送袁明府之任

既有親人術還逢試吏年蓬蒿千里閉村樹幾家全雪覆淮南道春生穎谷煙何時當莅政相府待聞天

海鹽官舍早春

小邑滄洲吏新年白首翁一官如遠客萬事極飄蓬柳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羈心早已亂何事更春風

南海送徐二十七西上

家在横塘曲那能萬里違門臨秋水掩帆帶夕陽飛傲俗宜紗帽干時倚布衣獨將湖上月相逐去還歸

曲阿對月别岑况徐説

金陵已蕪没函谷復煙塵猶見南朝月還隨上國人白雲心自遠滄海意相親何事須成别汀洲欲暮春

送李侍御貶鄱陽 此公近由此州使迴

迴車仍昨日謫去已秋風干越知何處雲山只向東暮天江色裏田鶴稻花中却見鄱陽吏猶應舊馬驄

送路少府使東京便應制舉 時梁宋初失守

故人西奉使胡騎正紛紛舊國無來信春江獨送君五言淩白雪六翮向青雲誰念滄洲吏忘機鷗鳥羣 吏一作史

松江獨宿

洞庭初下葉孤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

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
海鷗

尋白石山真禪師舊草堂

惆悵雲山暮閑門獨不開何時飛杖錫終日閉蒼
苔隔嶺春猶在無人燕亦來誰堪暝投處空復一
猿哀

送行軍張司馬罷使迴

時危身赴敵事往任浮沉末路三江去當時百戰
心春風吳苑綠古木剡山深千里滄波上孤舟不
可尋

喜李翰自越至

南浮滄海上萬里到吳臺久別長相憶孤舟何處
來春風催客醉江月向人開羡爾無羈束沙鷗獨
不猜

罪所留繫寄張十四

不見君來久冤深意未傳冶長空得罪夷甫豈言
錢直道天何在愁容鏡亦憐因書欲自訴無淚可
潸然

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

燃燈傳七祖杖錫為諸侯來去雲無意東西水自
流青山春滿目白日夜隨舟知到梁園下蒼生賴
此遊

長門怨

何事長門閉珠簾只自垂月移深殿早春向後宮
遲蕙草生閑地梨花發舊枝芳菲自恩幸看著被
風吹

過橫山顧山人草堂

只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
中細草香飄雨垂楊閑臥風却尋樵徑去惆悵綠
溪東

送李校書適越謁杜中丞

江風處處盡旦暮水空波搖落行人去雲山向越
多陳蕃懸榻待謝客枉帆過相見耶溪路逶迤入
薜蘿

秋夜雨中諸公過靈光寺所居

晤語青蓮舍重門閉夕陰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
沉流水從他事孤雲任此心不能捐斗粟終日愧
瑤琴沉一作深

西庭夜燕喜評事兄拜會

猶是南州吏江城又一春隔簾湖上月對酒眼中
人棘寺初銜命梅仙已誤身無心羨榮祿唯待却
垂綸

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雲依靜渚春草閉閑
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
忘言莓一作蒼

揚州雨中張十宅觀妓

夜色帶一作對春煙燈花拂更燃殘粧添石黛豔舞
落金鈿掩笑頻欹扇迎歌乍動絃不知巫峽雨何
事海西邊

赴宣州使院夜宴寂上人留辭前蘇州韋
使君

白雲乖始願滄海有微波戀舊爭趨府臨危欲負戈春歸花殿暗秋傍竹房多耐可機心息其如羽檄何

送薛承矩秩滿北遊

匹馬向何處北遊殊未還寒雲帶飛雪日暮鴈門關一路傍汾水數州看晉山知君喜初服秪愛此身閑

餞別王十一南遊

望君煙水闊揮手淚沾巾飛鳥沒何處青山空向人長江一帆遠落日五湖春誰見汀洲上相思愁白蘋

送嚴維尉諸暨 嚴即越州人

愛爾文章遠還家印綬榮退公兼色養臨下帶鄉情喬木映官舍春山宜縣城應憐釣臺石閑却為浮名

留別劉八 附嚴維

中年從一尉自笑此身非道薄甘微祿時艱恥息機晨趨本鄉府晝偃故山扉但見干戈畢何妨更採薇

送李七之柞水謁張相公

惆悵青春晚慇懃濁酒壚後時長劍澀斜日片帆孤東閣邀才子南昌老腐儒梁園舊相識誰憶臥江湖

送崔處士先適越

山陰好雲物此去又春風越鳥聞花裏曹娥想鏡中小江潮易滿萬井水皆通徒羨扁舟客微官事不同

奉陪使君西庭送淮西魏判官 得山字

羽檄催歸恨春風醉別顏能邀五馬送自逐一星還破竹從軍樂看花聽訟閑遙知用兵處多在八公山

獄中見壁畫佛

不謂銜冤處而能窺大悲獨棲叢棘下還見雨花時地狹青蓮小城高白日遲幸親方便力猶畏毒龍欺

送許拾遺還京

萬里辭三殿金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鄉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送張七判官還京覲省 大夫之子時初

春蘭方可採此去葉初齊函谷鶯聲裏秦山馬首西庭闈新柏署門館舊桃蹊春色長安道相隨入禁闈

送孫瑩京監擢第歸蜀覲省

適賀一枝新旋驚萬里分禮闈稱獨步太學許能文征馬望春草行人看暮雲遙知倚門處江樹正氛氳

送史九赴任寧陵兼呈單父史八時監察五兄初入臺

趨府弟聯兄看君此去榮春隨千里道河帶萬家城繡服棠花映青袍草色迎梁園脩竹在持贈結交情

臥病喜田九見寄
臥來能幾日春事已依然不解謝公意翻令靜者便庭陰殘舊雪柳色帶新年寂寞深村裏唯君相訪偏

重過宣峯寺山房寄靈一上人
西陵潮信滿島嶼入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暮雪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雲門寺訪靈一上人
所思勞日夕惆悵去西東禪客知何在春山到處同獨行殘雪裏相見白雲中請近東林寺窮年事遠公

送陸羽之茅山寄李延陵
延陵衰草遍有路問茅山雞犬驅將去煙霞擬不還新家彭澤縣舊國秣陵關處處逃名姓無名亦是閑

寄靈一上人初還雲門
寒霜白雲裏法侶自相攜竹逕通城下松風隔水西方同沃洲去不作武陵迷髣髴知心處高峯是會稽

寄靈一上人初還雲門
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一去春山裏千峯不可尋新年芳草遍終日白雲深欲徇微官去懸知訝此心

送韓司直
遊吳還入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遺留廟停舟試一過

酬李郎中夜登蘇州城樓見寄
辛勤萬里道蕭索九秋殘日照閶中夜天凝海上寒客程無地遠主意在人安遙寄登樓作空知行路難

送人遊越
未習風波事初爲吳越遊露霑湖色曉月照海門秋梅市門何在蘭亭水尙流西陵待潮處落日滿扁舟

贈普門上人
支公身欲老長在沃洲多惠力堪傳教禪心久伏魔山雲隨坐夏江草伴頭陀借問迴心後賢愚去幾何

送康判官往新安
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長猿聲近廬霍水色勝瀟湘驛路收殘雨漁家帶夕陽何須愁旅泊使者有輝光

宿洞靈觀　附皇甫冉
孤煙靈洞遠積雪暮山寒松柏淩高殿莓苔封古壇寒來清夜久仙去白雲殘明月開金籙焚香入木蘭

送顧長
由來山水客復道向新安半是乘槎便全非行路難長裝林月在野飯浦沙寒嚴子千年後何人釣舊灘

九日登李明府北樓

九日登高望蒼蒼遠樹低人煙湖草裏山翠縣樓西霜降鴻聲切秋深客思迷無勞白衣酒陶令自相攜

同諸公登樓

秋草行將暮登樓客思驚千家同霽色一鴈報寒聲北望無鄉信東遊滯客行今君佩銅墨還有越鄉情

送友人南遊

不愁尋水遠自愛逐連山雖在春風裏猶從芳草間去程何用計勝事且相關旅逸同羣鳥悠悠往復還

送裴二十一

多病長無事開筵暫送君正愁帆帶雨莫望水連雲客思閑偏極川程遠更分不須論早晚惆悵又離羣

送張判官罷使東歸

白首辭知己滄洲憶舊居落潮迴野艇積雪卧官廬范叔寒猶在周王歲欲除春山數畝地歸去帶經鉏

早春

微雨夜來歇江南春色迴本驚時不住還恐老相催人好千場醉花無百日開豈堪滄海畔爲客十年來

送青苗鄭判官歸江西

三苗餘古地五稼滿秋田來問周公稅歸輸漢俸錢江城寒背日盜水暮連天南楚凋殘後疲民賴爾憐

劉隨州集卷第二

劉隨州集卷第四

隨州刺史劉　長卿

過包尊師山院

賣藥曾相識吹簫此復聞杏花誰是主桂樹獨留君漱玉臨丹井圍碁訪白雲道經今爲寫不慮惜鵝羣

故女道士婉儀太原郭氏挽歌詞

作範宮闈睦歸眞道藝超馭風仙路遠背日帝宮遙鸞殿空留處霓裳已罷朝淮王哀不盡松柏但蕭蕭

其二

宮禁恩長隔神仙道已分人間驚早露天上失朝雲逝水年無限佳城日易曛簫聲將薤曲哀斷不堪聞

少年行

射飛誇侍獵行樂愛聯鑣薦枕青蛾豔鳴鞭白馬驕曲房珠翠合深巷管絃調日晚春風裏衣香滿路飄

歸弋陽山居留別盧邵二侍御

渺渺歸何處沿流附客船久依鄱水住頻稅越人田偶俗機偏少安閑性所便祇應君少慣又欲寄林泉

越江西湖上贈皇甫曾之宣州

莫恨扁舟去川途我更遙東西潮渺渺離別雨蕭蕭流水通春谷青山過板橋天涯有來客遲爾訪漁樵

湘中紀行十首

湘妃廟

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未作湘南雨知爲何處雲苔痕斷珠履草色帶羅裙莫唱迎仙曲空山不可聞

斑竹巖

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留殘淚枝枝寄此心寒山響易滿秋水影偏深欲覓樵人路蒙籠不可尋

洞山陽

舊日仙成處荒林客到稀白雲將犬去芳草任人歸空谷無行徑深山少落暉桃園幾家住誰爲掃荆扉

雲母溪

雲母映溪水溪流知幾春深藏武陵客時過洞庭人白髮慚皎鏡清光媚奫淪寥寥古松下歲晚挂頭巾

赤沙湖

茫茫葭菼外一望一霑衣秋水連天闊涔陽何處歸沙鷗積暮雪川日動寒暉楚客來相問孤舟泊釣磯

秋雲嶺

山色無定姿如煙復如黛孤峯夕陽後翠嶺秋天外雲起遙蔽虧江迴頻向背不知今遠近到處猶相對

花石潭

江楓日搖落轉愛寒潭靜水色淡如空山光復相映人閑流更慢魚戲波難定楚客往來多偏知白鷗性

石圍峯

前山帶秋色獨往秋江晚疊嶂入雲多孤峯去人遠貪緣不可到蒼翠空在眼渡口問漁家桃源路深淺

浮石瀨

秋月照瀟湘月明聞盪槳石橫晚瀨急水落寒沙廣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清暉朝復暮如待扁舟賞

橫龍渡

空傳古岸下曾見蛟龍去秋水晚沈沈獨疑在何處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獨見一扁舟樵人往來渡

雜詠八首上禮部李侍郎

幽琴

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闌飀飀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

晚桃

四月深澗底桃花方欲然寧知地勢下遂使春風偏此意頗堪惜無言誰爲傳過時君未賞空媚幽林前

瘦馬

玄黃一瘦馬筋力盡胡塵驤首北風夕徘徊鳴向人誰憐棄置久却與駑駘親猶戀長城外青青寒草春

春鏡

寶鏡凌曙開含虛淨如水獨懸秦臺上萬象清光裏豈慮高鑒偏但防流塵委不知娉婷色回照今何似

古劍

龍泉閉古匣苔蘚淪此地何意久藏鋒翻令世人棄鐵衣今正澁寶刃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剸犀利

舊井

舊井依舊城寒水深洞徹下看百餘尺一鏡光不滅素綆久未垂清凉尚含潔豈能無汲引長訝君恩絶

白鷺

亭亭常獨立川上時延頸秋水寒白毛夕陽吊孤影幽姿閑自媚逸翮思一騁如有長風吹青雲在俄頃

寒釭

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花落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托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薄

寄李侍御

舊國人未歸芳洲草還碧年年湖上亭悵望江南客驄馬入關西白雲獨何適相思烟水外唯有心不隔

晚泊湘江懷故人

天涯片雲去遥指帝鄉憶惆悵增暮情瀟湘復秋色扁舟宿何處落日羨歸翼萬里無故人江鷗不相識

過鄖三湖上書齋

何事東南客忘機一釣竿酒香開甕老湖色對門寒向郭青山送臨池白鳥看見君能浪跡予亦厭微官

從軍 六首

迴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

其二

目極鴈門道青青邊草春一身事征戰匹馬同辛勤末路成白首功歸天下人

其三

倚劍白日暮望歸登戍樓北風吹羌笛此夜關山愁迴首不無意滹河空自流

其四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

其五

落日更蕭條北風動枯草將軍追虜騎夜失陰山道戰敗仍樹勳韓彭但空老

其六

秋草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爲吮瘡者此事今人薄

龍門八詠

闕口

秋山日搖落秋水急波瀾獨見魚龍氣長令烟雨寒誰窮造化力空向兩崖看

水東渡

山葉傍崖赤千峯秋色多夜泉發清響寒渚生微波稍見沙上月歸人爭渡河

福公塔

寂寞對伊水經行長未還東流自朝暮千載空雲山誰見白鷗鳥無心洲渚間

遠公龕

松路向精舍花龕歸老僧閑雲隨錫杖落日低金繩入夜翠微裏千峯明一燈

石樓

隱隱見花閣隔河映青林水田秋鴈下山寺夜鍾深寂寞羣動息風泉清道心

下山

誰識往來意孤雲長自閑風寒未渡水日暮更看山木落衆峯出龍宮蒼翠間

水西渡 一作西渡水

伊水搖鏡光纖鱗如不隔千龕道傍古一鳥沙上白何事還 一作閑 山雲 寒一作 能留向城客

渡水

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鍾發不知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

月下聽砧

夜靜掩寒城清砧發何處聲聲擣秋月腸斷盧龍
戍未得一作有寄征人愁霜復愁露

送丘為赴上都

帝鄉何處是岐路空垂泣楚思愁暮多川程帶潮
急潮歸人不歸獨向空塘立

題大理黃主簿湖上高齋

閑門湖水畔自與白鷗親竟日窗中岫終年林下
人俗輕儒服弊家厭法官貧多雨茅簷夜空洲草
徑春桃源君莫愛且作漢朝臣

平番曲三首

吹角報番營迴軍欲洗兵已教青海外自築漢家
城

渺渺戍煙孤茫茫塞草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
胡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閑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
山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漂泊來千里謳謠滿百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諸
生俗變人難理江傳水至清船經危石住路入亂
山行老得滄洲趣春傷白首情嘗聞馬南郡門下
有康成

題獨孤使君湖上林亭

出樹倚朱闌吹鐃引上官老農持鍤拜時稼捲簾
看水對登龍淨山當建隼寒夕陽湖草動秋色渚
田寬渤海人無事荊州客獨安謝公何足比來往
石門難

酬李使君見贈

滿鏡悲華髮空山寄此身白雲家自有黃卷業長
貧懶任垂竿老狂因釀黍春桃花迷聖代桂樹狎
幽人幢蓋方臨郡柴荊忝作鄰但愁千騎至石路
卻生塵

送嚴維赴河南充嚴中丞幕府

久別耶溪客來乘使者軒用才榮入幕扶病喜同
樽山屐留何處江帆去獨翻暮情辭鏡水秋夢識
雲門蓮府開花萼桃園寄子孫何當舉嚴助徧沐
漢朝恩

贈別　附　嚴維

早見登郎署同時跡下僚幾年江路永今日國門
遙文變騷人體官移漢帝朝望山吟度日接枕話
通宵萬里趨公府孤帆恨信潮匡時知已老聖代
恥逃堯

嶺下臥疾寄劉員外　附　包佶

唯有貧將病能令親愛疎歲時供放逐身世付空
虛脛弱秋添絮頭風曉廢梳波瀾喧眾口藜藿靜
吾廬喪馬思開卦占鴞懶發書十年江海隔離恨
子知予

酬包諫議見寄之作

佐郡愧頑疎殊方親里閭家貧寒未度身老歲將
除過雪山僧至依陽野客舒藥陳隨遠宦梅發對
幽居落日棲鴞鳥行人遺鯉魚高文不可和空愧
學相如

棲霞寺東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

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長嘯辭明主終身臥此峯泉源通石徑礀戶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雲生斷壁萬壑遍疎鍾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

奉和趙給事使君留贈李婺州舍人兼謝舍人別駕之作

便道訪情親東方千騎塵禁深分直夜地遠獨行春絳闕辭明主滄洲識近臣雲山隨候吏雞犬逐歸人庭顧婆娑老邦傳蔽芾新玄暉翻佐理聞到郡齋頻

行營酬呂侍御時尚書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侍御以州鄰寇賊復有水火迫於征稅詩以見諭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往前旌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水歸餘斷岸烽至掩孤城晚日歸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健早晚檄書成

登遷仁樓酬子壻李穆

臨風敞麗譙落日聽吹鐃歸路空迴首新章已在腰非才受官謗無政作人謠儉歲安三戶餘年寄六條春蕪生楚國古樹過隋朝賴有東床客池塘免寂寥

別李氏女子

念爾嫁猶近稚年那別親臨岐方教誨所貴和六姻俛首戴荊釵欲拜凄且顰本來儒家子莫恥梁鴻貧漢川若可涉水清石磷磷天涯遠鄉婦月下孤舟人

長沙早春雪後臨湘水呈同游諸子

汀洲暖漸淥烟景淡相和舉目方如此歸心豈奈何日華浮野雪春色染湘波北渚生芳草東風變舊柯江山古思遠猿鳥暮情多君問漁人意滄浪自有歌

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禪師故居

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遙從樹杪回香隨青靄散鍾過白雲來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惆悵湘江水何人更渡杯

和袁郎中破賊後軍行過剡中山水謹上太尉即李光弼

剡路除荊棘王師罷鼓鼙農歸滄海畔圍解赤城西赦罪春陽發收兵太白低遠峯來馬首橫笛入猿啼蘭渚催新幄桃源識故蹊已聞開閣待誰許臥東溪

送鄭十二還廬山別業

潯陽數畝宅歸臥掩柴關谷口何人待一作在門前秋草閑忘機賣藥罷無語杖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經舍下雲去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至饒州尋陶十七不在寄贈

謫宦投東道逢君已北轅孤蓬向何處五柳不開門去國空迴首懷賢欲訴冤梅枝看嶺嶠竹路過

湘源月下高秋鴈天南獨夜猿離心與流水萬里
共朝昏

奉陪鄭中丞自宣州解印與諸姪宴餘干
後谿

跡遠（一作心遠一作意愜觀）親魚鳥功成厭鼓鼙林中阮生
集（一作阮家醉一作阮氏樂）池上謝公題戶牖垂藤合藩籬插
權齊（一本無此句一作門徑蒼苔合牕陰緑篠低一作深巷行人少閑門臥柳低）夕陽
山向背春（一作秋）草水東西度雨諸峯出看花幾路
迷（一作高原幾處迷）何勞問秦漢更入武陵谿（後四句一本作舊架懸藤老疎籬插權齊風塵不可到誰羨武陵溪塵一作煙）

劉隨州集卷第四

劉隨州集卷第五

隨州刺史劉　長卿

同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

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着新衣白杜同遊在滄洲此會稀寒笳發後殿秋草送西歸世難常摧敵時閑已息機魯連功可讓千載一相揮

毗陵送鄒結先赴河南充判官

王事相逢少雲山奈別何芳年臨水怨瓜步上潮過客路方經楚鄉心共渡河凋殘春草在離亂故城多罷戰逢時泰輕徭佇俗和東西此分手惆悵恨煙波

送徐大夫赴廣州

上將壇場拜南荒羽檄招遠人來百越元老事三朝霧繞龍山暗山連象郡遙路分江淼淼軍動馬蕭蕭畫角知秋氣樓船逐暮潮當令輸貢賦不使外夷驕

九日題蔡國公主樓

主第人何在重陽客暫尋水餘龍鏡色雲罷鳳簫音暗牖藏昏曉蒼苔換古今晴山卷幔出秋草閉門深籬菊仍新吐庭槐尚舊陰年年畫梁燕來去豈無心

送荀八過山陰舊縣兼寄剡中諸官

訪舊山陰縣扁舟到海涯故林嗟滿歲春草憶佳期晚景千峯亂晴江一鳥遲桂香留客處楓暗泊舟時舊石曹娥篆空山夏禹祠剡谿多隱吏君去道相思

奉餞元侍郎加豫章採訪兼賜章服（時初停節度）

任重兼烏府時平偃豹韜澄清湘水變分別楚山高花對彤襜發霜和白雪操黃金裝舊馬青草換新袍嶺暗猿啼月江寒鷺映濤豫章生宇下無使翳蓬蒿

奉餞郎中四兄罷餘杭太守承恩加侍御史充行軍司馬赴汝南行營

星使三江上天波萬里通權分金節重恩借鐵冠雄梅吹前軍發棠陰舊府空殘春錦障外初日羽旗東岸柳遮浮鷁江花隔避驄離心在何處芳草滿吳宮

送賈侍御克復後入京（一作江南送賈侍御入京）

對酒心不樂見君動行舟回看暮帆隱獨向空江愁晴雲淡初夜春塘深慢流溫顏風霜霽喜氣煙塵收馳駟數千里朝天十二樓因云報親愛白髮生滄洲

會稽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一本十四句故附增于內）

粉壁（一作愛此）衡霍近羣峯（一作卷簾）如可攀能令堂上客見盡湖（一作湘）南山青翠數千仞（一作千万狀）飛來方丈間歸雲無處滅去鳥何時還勝事日相對主人常獨閑稍看林壑晚（一作青陰滿四壁）佳氣生重關（一本增頗與宿心會看看慰愁顏二句）

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得西字）

到此機事遣自嫌塵網迷因知萬法幻盡與浮雲齊疎竹映高枕空花隨杖藜香飄諸天外日隱雙林西傲吏方見狎真僧幸相攜能令歸客意不復還東溪

金陵西泊舟臨江樓

蕭條金陵郭舊是帝王州日暮望鄉處雲邊江樹秋楚雲不可托楚水只堪愁行客千萬里滄波朝暮流迢迢洛陽夢獨臥清川樓異鄉共如此孤帆難久遊

題靈祐上人法華院木蘭花（其樹嶺南移植此地）

庭種南中樹年華幾度新已依初地長獨發舊園春映日成華蓋搖風散錦茵色空榮落處香醉往來人菡萏千燈遍芳菲一雨均高柯儻為檝渡海有良因

送嚴維宅送包佶

江湖同遊地分首自依依盡室今為客驚秋空念歸歲儲無別墅寒服羨鄰機草色村橋晚蟬聲江樹稀夜深宜共醉時難忍相違何事隨陽鴈汀洲忽背飛

送從弟貶袁州

何事成遷客思歸不見鄉遊吳經萬里弔屈向三湘水與荊巫接山通鄢郢長名羞黃綬繫身是白眉郎獨結南枝恨應思北鴈行憂來沽楚酒老鬢莫凝霜

無錫東郭送友人遊越

客路風霜曉郊原春興餘平蕪不可望遊子去何

如煙水乘湖闊雲山適越初舊都懷作賦古穴覓藏書碑缺曹娥宅林荒逸少居江湖無限意非獨為樵漁

送邵州判官往南

看君發原隰駟牡志皇皇始罷滄江令還隨粉署郎海沂軍未息河兗歲仍荒征稅人全少榛蕪虜近亡新知行宋遠相望隔淮長早晚裁書寄銀鉤佇八行

出豐縣界寄韓明府

迴首古原上未能辭舊鄉西風收暮雨隱隱分芒碭賢友此為邑令名滿徐方音容想在眼暫若升琴堂疲馬顧春草行人看夕陽自非傳尺素誰為論中腸

別陳留諸官

戀此東道主能令西上遲徘徊暮郊別惆悵秋風時上國邈千里夷門難再期行人望落日歸馬嘶空陂不愧寶刀贈惟懷瓊樹枝音塵倘未接夢寐徒相思

觀李湊所畫美人障子

愛爾含天姿丹青有殊智無間已得象象外更生意西子不可見千載無重還空令浣沙態猶在含毫間一笑豈易得雙蛾如有情窗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華堂翠幕春風來內閣金屏曙色開此中一見亂人目只疑行到雲陽臺

送史判官奏事之靈武兼寄巴西親故

中州日紛梗天地何時泰獨有西歸心遙懸夕陽

外故人奉章奏此去論利害陽鴈南渡江征驂去相背因君欲寄遠何處問親愛空使滄洲人相思減衣帶

自鄱陽還道中寄褚徵君

南風日夜起萬里孤帆漾元氣連洞庭夕陽落波上故人煙水隔復此遙相望江信久寂寥楚雲獨惆悵愛君清川口弄月時櫂唱白首無子孫一生自疎曠

石梁湖懷陸兼

故人千里道滄波十年別夜上明月樓相思楚天闊瀟瀟清秋暮嫋嫋涼風發湖色淡不流沙鷗遠還滅煙波日已遠音問日已絕歲晏空含情江臯綠芳歇

送沈少府之任淮南

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棲鳳獨與千里帆春風遠相送此行山水好時物亦應衆一鳥飛長淮百花滿雲夢相期丹霄路遙聽清風頌匆匆爲州縣卑時來自爲用

嚴子瀨東送馬處直歸蘇

望君舟已遠落日潮未退目送滄海帆人行白雲外江中遠回首波上生微靄秋色姑蘇臺寒流子陵瀨相送苦易散動別知難會從此日相思空令減衣帶

宿懷仁縣南湖寄東海荀處士

向夕斂微雨晴開湖上天離人正惆悵新月愁嬋娟佇立白沙曲相思滄海邊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一水不相見千峯隨客船寒塘起孤鴈夜色分鹽田時復一延首憶君如眼前

北遊酬孟雲卿見寄

忽忽忘前事事願能相乖衣馬日羸弊誰辨行與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止懍坎難歸來慈母憂疾疢室家念棲萊幸君夙姻親深見中外懷佚子惜時節悵望臨高臺

初至洞庭懷灞陵別業

長安邈千里日夕懷雙闕已是洞庭人猶有灞陵月誰堪去鄉意親戚想天末昨夜夢中歸煙波覺來闊江臯見芳草孤客心欲絕豈訝青春來但傷經時別長天不可望鳥與浮雲沒

題蕭郎中開元寺新構幽寂亭

康樂愛山水賞心千載同結茅依翠微伐木開蒙籠孤峯倚青霄一逕去不窮候客石苔上禮僧雲樹中曠然見滄洲自遠來清風五馬留谷口雙旌薄煙虹沈沈衆香積眇眇諸天空獨往應未遂蒼生思謝公

同姜濬題裴式微餘干東齋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斷洞庭波

贈元容州

擁旌臨合浦上印臥長沙海徼長無戍湘山獨種

畬政傳通歲貢才惜過年華萬里依孤劍千峯寄一家累微期旦暮未起戀煙霞避世歌芝草休官醉菊花舊遊如夢裏此別是天涯何事滄波上漂漂逐海槎

夏口送長寧楊明府歸荆南因寄幕府諸公

關西楊太尉千載德猶聞白日俱終老清風獨至君身承遠祖遺（一作後）才出衆人羣舉世貪荆玉全家戀楚雲向煙帆杳杳臨水葉紛紛草覆昭丘綠江從夏口分高名光盛府異姓寵殊勳百越今無事南征欲罷軍

奉和杜相公新移長興宅呈元相公

間世生賢宰同心奉至尊功高開北第機靜灌中園入並蟬冠影歸分騎士喧窗聞漢宮漏家識杜陵源獻替常焚稿優閑獨對萱花香逐荀令草色對王孫有地先開閣何人不掃門江湖難自退明主託元元

湖南使還留辭辛大夫

王師勞近甸兵食仰諸侯天子無南顧元勳在上游大才生間氣盛業拯橫流風景隨搖筆山川入運籌羽觴交餞席旄節對歸舟鶯識春深恨猿知日去愁別離花寂寂南北水悠悠唯有家兼國終身共所憂

泛曲阿後湖簡同遊諸公

元氣浮積水沉沉深不流春風萬頃綠映帶至徐州爲客難適意逢君方暫遊夤緣白蘋際日暮滄浪舟渡口微月進林西殘雨收水雲去仍溼沙鶴鳴相留且習子陵隱能忘生事憂此中深有意非爲釣魚鉤

冬夜宿揚州開元寺烈公房送李侍御之江東

遷客投百越窮陰淮海凝中原馳困獸萬里棲饑鷹寂寂連宇下愛君心自弘空堂來霜氣永夜清明燈發後望煙水相思勞寢興暮帆背楚郭江色浮金陵此去爾何恨近名予未能爐峯若便道爲訪東林僧

南楚懷古

南國久蕪沒我來空鬱陶君看章華宮處處生蓬蒿但見陵與谷豈知賢與豪精魂托古木寶劍捐江皋倚棹下晴景回舟隨晚濤碧雲暮寥落湖上秋天高往事那堪問此心徒自勞獨餘湘水上千載聞離騷

上湖田館南樓憶朱晏

漂泊日復日洞庭今更秋白雲如有意萬里望孤舟何事愛成別空令登此樓天光映波動月影隨江流鶴唳靜寒渚猿啼深夜洲歸期誠已促清景仍相留頃者慕獨往爾來悲遠遊風波自此去桂水空離憂

送姚八之句容舊任便歸江南（一本作送姚八歸江南）

故人還水國春色動離憂碧草千萬里滄江朝暮流桃花迷舊路萍葉蕩歸舟遠戍看京口空城問

石頭折芳佳麗地望月西南樓猨鳥共孤嶼煙波連數州誰家過楚老何處戀江鷗尺素能相報湖山若箇憂

睢陽贈李司倉

白露變時候蛬聲暮啾啾飄飄洛陽客惆悵梁園秋只爲乏生計爾來成遠遊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且喜接餘論足堪資小留寒城落日後砧杵令人愁歸路歲時盡長河朝夕流非君深意願誰復能相憂

杪秋洞庭中懷亡道士謝太虛

漂泊日復日洞庭今更秋青楓亦可意此夜催人愁惆悵客中月徘徊江上樓心知楚天遠目送滄波流羽客久已歿微言無處求空餘白雲在容與隨孤舟千里杳難望一身當獨遊故園復何許江海徒遲留

三月三日寒食從　劉八丈使君登遷仁樓眺望　附李穆

從公無小大在伴樂人賢楚國逢荒歲隨人若有年空波交水埒重岫夾畬田桑柘温風軟雲霞返照鮮因高寺刹迥臨遠郡樓偏花柳清明節親賓上巳筵故鄉徒有路春鴈獨歸邊幸望山陰客爲文內史前

同郭參謀詠崔僕射淮南節度使廳前竹（一作和郭參謀詠崔令公庭前竹）

昔種梁王苑今移漢將壇（一作不學媚清瀾一能依上將壇）蒙籠低晃過青翠捲簾看得地移根遠經霜抱節難開花成鳳實嫩笋長魚竿藹藹軍容靜蕭蕭郡宇寬細音和角暮疎影上門寒湘浦何年變山陽幾處殘（一作阮巷何人在梁園幾處殘）不知軒屏側歲晚對袁安

硤石遇雨宴前主簿從兄子英宅

縣城蒼翠裏客路兩崖開硤石雲漠漠東風吹雨來吾兄此爲吏薄宦知無媒方寸抱秦鏡聲名傳楚材折腰五斗間僶俛隨塵埃秩滿少餘俸家貧仍散財誰言次東道暫預傾金罍雖欲少留此其如歸限催

江中晚釣寄荆南一二相識（一作西江雨後憶荆南諸公）

楚郭微雨收荆門遙（一作看）在目漾舟水雲裏日暮春江綠霽華靜洲渚暝（一作夜）色連松（一作杉）竹月出波上時人歸渡頭宿一身已無累萬事更何欲漁父自夷猶（一作夤緣）白鷗不羈束既憐滄浪水復（一作更）愛滄浪曲不見眼中人相思心斷續（一作垂釣看世人那知此生足）

九日岳陽待黄遂張渙

別君頗已久離念與時積楚水空浮煙江樓望歸客徘徊正佇想髣髴如暫覿心目徒自親風波尚相隔青林泊舟處猿鳥愁孤驛遙見郭外山蒼然雨中夕季鷹久疎曠叔度早疇昔反棹來何遲黄花候君摘

劉隨州集卷第五

原书空白页

劉隨州集卷第六

隨州刺史劉　長卿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鄱陽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羣動心有營孤雲本無着因收谿上釣遂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落陸生鄱陽令獨步建溪作早晚休此官隨君永棲託

晚次湖口有懷

靄然空水合目極平江暮南望天無涯孤帆落何處頃爲衡湘客頗見湖山湘一作趣潮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帝鄉勞想望萬里心來去白髮生扁舟滄波滿歸一作歸滿路秋風今已至日夜鴈南度木葉辭洞庭紛紛落無一作不知數

陪元侍御遊支硎山寺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行藏晦明羣峯爭向背峯峯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桂陽西洲晚泊古橋村住人

洛陽別離久江上心可得惆悵增暮情瀟湘復秋色故山隔何處落日羨歸翼滄海空自流白鷗不相識悲蓋滿荆渚輟棹徒沾臆行客念寒衣主人愁夜織帝鄉片雲去遙寄千里憶南路隨天長征帆杳無極

夕次檐石湖夢洛陽親故

天涯望不盡日暮愁獨去萬里雲海空孤帆向何處寄身煙波裏頗得湖山趣江氣和楚雲秋聲亂楓樹如何異鄉縣日復懷親故遙與洛陽人相逢夢中路不堪明月裏更值清秋暮倚棹對滄波歸心共誰語

按覆後歸睦州贈苗侍御

地遠心難達天高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餘生直氏偷金枉于家決獄明一言知己重片議殺身輕日下人誰憶天涯客獨行年光銷蹇步秋氣入衰情建德知何在長江問去程孤舟百口渡萬里一猿聲落日開鄉路空山向郡城豈令冤氣積千古在長平

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

建隼罷鳴珂初傳來暮歌漁樵識太古草樹得陽和東道諸生從南依遠客過天清婺女出土厚絳人多永日空相望流年復幾何崖開當夕照葉去逐寒波眼暗經難受身閑劍懶磨似鵩占賈誼上馬試廉頗窮分安藜藿衰容勝薜蘿只應隨越鳥南翥託高柯

哭魏兼遂公及孀妻幼子與僮數人相次亡歿葬於丹陽

古今俱此去脩短竟誰分樽酒空如在絃琴肯重聞一門同逝水萬事共浮雲舊館何人宅空山遠客墳艱危貧且共少小秀而文獨行依窮巷全身出亂軍歲時長寂寞煙月自氛氳壠樹隨人古山門對日曛汎舟悲向子留劍贈徐君來去雲陽路

傷心江水濆

負謫後登干越亭作（又作十六句）

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越（一作嶺）徼世業陷胡（一作邊）塵杳杳鍾陵暮悠悠鄱水春（一作江入千峯暮花連百越春）秦臺悲白首楚澤怨青蘋草色迷征路鶯聲傷逐臣（一本無此四句）獨醒空（一作離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牢落機心盡惟（一作空）憐鷗鳥親

留題李明府霅溪水堂

寥寥（一作寂寂）此堂上幽意復誰論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雲峯向高枕漁釣入前軒晚竹疎簾影春苔雙履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晨昏虛牖閑生白鳴琴靜對言暮禽飛上下（一作上下）春水（一作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一作流）煙何處村謫居投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猿

入白沙渚賫緣二十五里至石窟山下懷天台陸山人

遠嶼（一作渚）靄將夕玩幽行自遲歸人不計日流水閑相隨輟棹古崖口捫蘿春景遲偶因回舟（一作洲）次寧與前山期對此瑤草色懷君瓊樹枝浮雲去寂寞白鳥相因依何事愛高隱但令勞遠思窮年臥海嶠永望愁天涯吾亦從此去扁舟何所之迢迢江上帆千里東風吹

禪智寺上方懷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創

絕巘東林寺高僧惠遠公買園隋苑下持鉢楚城中斗極千燈近煙波萬井通遠山低月殿寒木露花宮紺宇焚香淨滄洲擺霧空鴈來秋色裏曙起早潮東飛錫今何在蒼生待發蒙白雲翻送客庭樹自辭風搖筏追閑士迴舟狎釣翁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鷗同

賈侍郎自會稽使迴篇什盈卷兼蒙見寄一首與余有掛冠之期因書數事率成十韻

江上逢星使南來自會稽驚年一葉落按俗五花嘶上國悲蕪梗中原動鼓鼙報恩看鐵劍銜命出金閨風物催歸緒雲峯發詠題天長百越外潮上小江西鳥道通閩嶺山光落剡溪暮帆千里思秋夜一猨啼柏樹榮新壠桃源憶故蹊若能爲休去行復草萋萋

秋日夏口涉漢陽獻李相公

日望衡門處心知漢水濆偶乘青雀舫還在白鷗羣間氣生靈秀先朝翼戴勳藏弓身已退焚藁事難聞舊業成青草全家寄白雲松蘿長稚子風景逐新文山帶寒城出江依古岸分楚歌悲遠客羌笛怨孤軍鼎罷調梅久門看種藥勤十年猶去國黃葉又紛紛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訪古此城下子房安在哉白雲去不反危堞空崔嵬伊昔楚漢時頗聞經濟才運籌風塵下能使天地開蔓草日已積長松日已摧功名滿青史祠廟唯蒼苔百里暮程遠孤舟川上迴進帆東風便轉

岸前山來楚水澹相引沙鷗閑不猜扣舷從此去
延首仍裴回

關門望華山

客路瞻太華三峯高際天夏雲亘百里合沓遥相
連雷雨飛半腹太陽在其巔翠微關上近（一作遺）瀑
布林梢懸愛此衆容秀能令西望偏徘徊忘暝色
泱漭成陰煙曾是朝百靈亦聞會羣仙瓊漿豈易
挹毛女非空傳髣髴仍佇想幽奇如眼前金天有
青廟松柏隱蒼然

奉陪蕭使君入鮑達洞尋靈山寺

山居秋更鮮秋江相映碧獨臨滄洲路如待挂帆
客遂使康樂侯披榛着雙屐入雲開嶺道永日尋
泉脈古寺隱青冥空中寒磬夕蒼苔絶行徑飛鳥
無去跡樹杪下歸人水聲過幽石任情趣逾遠移
步奇屢易蘿木靜蒙蒙風煙深寂寂徘徊未能去
畏共桃源隔

孫權故城下懷古兼送友人歸建鄴

雄圖爭割據神器終不守上下武昌城長江竟何
有古來壯臺榭事往悲陵阜寥落幾家人猶依數
株柳威靈絶想像蕪没空林藪野徑春草中郊扉
夕陽後逢君從此去背楚方東走煙際指金陵潮
時過湓口行人已何在臨水徒揮手惆悵不能歸
孤帆没雲久

宿雙峯寺寄盧七李十六

寥寥禪誦處滿室蟲絲結獨與山中人無心生復
滅徘徊雙峯下惆悵雙峯月杳杳暮猿深蒼蒼古
松列玩奇不可盡漸遠更幽絶林暗僧獨歸石寒
泉且咽竹房響輕吹蘿徑陰餘雪卧澗曉何遲背
巖春未發此遊誠多趣獨往共誰閲得意空自歸
非君豈能説

京口懷洛陽舊居兼寄廣陵二三知己

川闊悲無梁藹然滄波夕天涯一飛鳥日暮南徐
客氣混京口雲潮呑海門石孤帆侯風進夜色帶
江白一水阻佳期相望空脈脈那堪歲芳盡更使
春夢積故國（一作圖）胡塵飛遠（一作故）山楚雲隔家人
想何在庭草爲誰碧惆悵空傷情滄浪有餘（一作遺）
跡嚴陵七里灘攜手同所適

登揚州西靈寺塔

北塔凌空虛雄觀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
隔遥對黄金臺浮輝亂相射盤梯接元氣半壁棲
夜魄稍登諸劫盡若騁排霄翮向是滄洲人已爲
青雲客雨飛千栱霽日在萬家夕鳥處高却低天
涯遠如迫江流入空翠海嶠現微碧向暮期下來
誰堪復行役

湖上遇鄭田

故人青雲器何意常窘迫三十猶布衣憐君頭已
白誰言此相見暫得話疇昔舊業今已蕪還鄉返
爲客扁舟伊獨往斗酒君自適滄洲（一作海）不可涯
孤帆去無跡杯中忽復醉湖上生月（一作新）魄湛湛
江色寒濛濛水雲夕風波易迢遞千里如咫尺迴
首人已遥南看楚天隔

雨中登沛縣樓贈表兄郭少府

楚澤秋更遠雲雷有時作晚陂帶殘雨白水昏漠漠佇立收烟氛洗然靜東寥一作廓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落爲客頻改絃辭家尚如昨故山今不見此北一作鳥那可託小邑務常閑吾兄宦何薄高標青雲器獨立滄江鶴惠愛原上情慇懃丘中諾何當遂𡿨願歸臥青山郭

灞東晚晴簡同行薛棄朱訓

客心豁初霽霽色暝玄灞西向看夕陽曈曈映桑柘二賢誠逸足千星陪征駕古樹枳道傍人煙杜陵下伊余在羈束且復隨造化好道當有心營生苦無暇高賢幸茲偶英達窮王霸迢遞客王程徘徊主人夜一薰知異質片玉誰齊價同結丘中緣塵埃自茲謝

對雨贈濟陰馬少府考城蔣少府兼獻成武五兄南華二兄

繁雲兼家思彌望連濟北日暮微雨中州城帶秋色蕭條主人靜落葉飛不息鄉夢寒更頻蟲聲夜相逼二賢縱橫器久滯徒勞職笑語和風騷雍容事文墨五兄即時彥前路𡿨未測秋水百丈清寒松一枝直此心欲引託誰爲生羽翼且復頓歸鞍杯中雪胸臆

李侍御河北使迴至東京相訪

故人南臺秀夙擅中朝美擁傳從北來飛霜日千里貧居幸相訪顧我柴門裏却訝繡衣人仍交布衣士王程遽爾迫別戀從此始濁酒未暇斟清文頗垂示迴瞻驄馬速但見行塵起日暮汀洲寒春風渡流水草色官道邊桃花御溝裏天涯一鳥夕惆悵知何已

吳中聞潼關失守因奉寄淮南蕭判官

一鴈飛吳天羈人傷暮律松江風嫋嫋波上片帆疾木落姑蘇臺霜收洞庭橘蕭條長洲外唯見寒山出胡馬嘶秦雲漢兵亂相失關中因竊據天下共憂慄南楚有瓊枝相思怨瑤瑟一身寄滄洲萬里看白日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臨風但攘臂擇木將委質不如歸遠山雲臥飯松栗

哭張員外經

慟哭鍾陵下東流與別離二星來不返雙劍沒相隨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故園荒峴曲旅櫬寄天涯白簡曾連拜滄洲每共思撫孤憐齒穉歎逝顧身衰泉壤成終古雲山若在時秋風鄰笛發寒日寢門悲世難愁歸路家貧緩葬期舊賓傷未散夕臨咽常遲自此辭張邵何由見戴逵獨聞山吏部流涕訪孤兒

登東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

朐山壓海口永望開禪宮元氣遠相合太陽生其中豁然萬里餘獨爲百川雄白波走雷電黑霧藏魚龍變化非一狀晴明分衆容煙開秦帝橋隱隱橫殘虹蓬島如在眼羽人那可逢偶聞真僧言甚與靜者同幽意頗相愜賞心殊未窮花間午時梵雲外春山鐘誰念遽成別自憐歸所從他時相憶處惆悵西南峯

奉送從兄罷官之淮南

何事浮溟渤元戎棄鏌鋣漁竿吾道在鷗鳥世情睽玄髮他鄉換滄洲此路遐泝沿隨桂檝醒醉任松華離別誰堪道艱危更可嗟兵鋒搖海內王命隔天涯鍾漏移長樂衣冠接永嘉還當拂氛祲那復臥雲霞溪路漫岡轉夕陽歸鳥斜萬艘江縣郭一樹海人家揮袂看朱紱揚帆指白沙春風獨迴首愁思極如麻

落第贈楊侍御兼拜員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陽

職副旌旄重才兼識量通使車遥肅物邊策遠和戎擲地金聲著從軍寶劍雄官成稽古力名達濟時功肅穆烏臺上雍容粉署中含香初待漏持簡舊生風黠吏偏驚隼貪夫輒避驄且知榮已隔誰謂道仍同念舊追連茹謀生任轉蓬泣連三獻玉瘡懼再傷弓戀土函關外瞻塵灞水東他時書一札猶冀問途窮

貶南巴至鄱陽題李嘉祐江亭又作二十句

巴嶠南行遠一作南出巴人嶠長江萬里隨不才甘謫去流水亦何之地遠明君棄一作瘴近餘生怯天高酷吏欺青山獨往路芳草未歸時流落還相見悲懽話所思猜嫌一作讒傷薏苡愁暮向江蘺柳色迎高塢荷衣照下帷一本無此二句水雲初起重暮鳥遠來遲白首一作淚盡看長劍滄洲一作心閑寄釣絲沙鷗驚小吏湖月上高枝一本無此二句稚子能吳語新文怨楚辭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一作容髮老南枝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宿侯尊師草堂簡同

游李延年

石門媚煙景句曲盤江一作歌甸南向佳氣濃數峯遥隱見漸臨華陽口雲路入葱蒨七曜懸洞宫五雲抱仙殿銀函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千載空桃花秦人深不見東溪喜相遇貞白如會面青鳥來去閑紅霞朝夕變一從換仙骨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虚松花醉閑宴幽人即長往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爲縣石門一作石林

劉隨州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劉隨州集卷第七

隨州刺史劉　長卿

奉使新安自桐廬縣經嚴陵釣臺宿七里灘下寄使院諸公

悠然釣臺下懷古時一望江水自潺湲行人獨悃悵新安從此始桂檝方蕩漾迴轉百里間青山千萬狀連崖去不斷對嶺遙相向夾岸黛色愁沉沉綠波上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舷聲煙中採菱唱猶憐負羈束未暇依清曠牽役徒自勞近名非所向何時故山裏却醉松花釀迴首唯白雲孤舟復誰訪

題武丘寺

青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仰一作却見山僧來遙從飛鳥處一作去茲峯淪寶玉千載唯丘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披翳薈路轉夕陽遽虎嘯崖谷寒猿鳴杉一作桂松暮徘徊北樓上江海窮一顧日映千里帆鴉歸萬家樹蹔因愜所適果得損外慮庭暗棲閑雲簷香滴甘露久迷空寂理多爲繁華故永欲投死生餘生豈能誤

奉餞鄭中丞罷浙西節度還京

天上移將星元戎罷龍節三軍含怨慕橫吹聲斷絕五馬嘶城隅萬人臥車轍滄洲浮雲暮杳杳去帆發迴首不問家歸心遙向闕煙波限吳楚日夕事淮越弔影失所依側身隨下列孤蓬飛不定長劍光未滅綠綺爲誰彈綠芳堪自擷悵然江南春獨此湖上月千里懷去思百憂變華髮頌聲滿江海今古流不竭

送裴四判官赴河西軍試

吏道豈易愜如君誰與儔逢時將騁驥臨事無全牛鮑叔幸相知田蘇頗同遊英資挺孤秀清論含古流出塞佐持簡辭家擁鳴騶憲臺貴公舉幕府資良籌武士佇明試皇華難久留陽關望天盡洮水令人愁萬里看一鳥曠然煙霞收晚花對古戍春雪含邊州道路難暫隔音塵那可求他時相望處明月西南樓

旅次丹陽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別岑單父

客心暮千里迴首煙花繁楚水渡歸夢春江連故園羈人懷上國驕虜窺中原胡馬暫爲害漢臣多負恩羽書晝夜飛海內風塵昏雙鬢日已白孤舟心且論繡衣從此來汗馬宣王言憂憤激忠勇悲歡動黎元南徐爭赴難發卒如雲屯倚劍看太白洗兵臨海門故人亦滄洲少別堪傷魂積翠下京口歸潮落山根如何天外帆又此波上樽空使憶君處鶯聲催淚痕

客舍贈別韋九建赴任河南韋十七造赴任鄭縣就便覲省

與子頗疇昔常時仰英髦弟兄盡公器詩賦凌風騷頃者遊上國獨能光選曹香名冠二陸精鑒逢山濤且副倚門望莫辭趨府勞桃花照綵服草色連青袍征馬臨素滻離人傾濁醪華山微雨霽祠上殘雲高而我倦棲屑別君良鬱陶春風亦未已

旅思空滔滔拙分甘棄置窮居長蓬蒿人生未賜
化物議如鴻毛迢遞兩鄉別慇懃一寶刀清琴有
古調更向何人操

送元八遊汝南

元生實奇邁幸此論疇昔刀筆素推高鋒鋩久無
敵縱横濟時意跌宕過人蹟破產供酒錢盈門皆
食客田園頃失計資用深相迫生事誠可憂嚴裝
遠何適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四海金雖多其
如向人惜迢遞朗陵道悵望都門夕向別伊水南
行看楚雲隔繁蟬動高柳疋馬嘶平澤潢潦今正
深陂湖未澄碧人生不得已自可甘形役勿復樽
前酒離居剩悽戚

奉和李大夫同呂評事太行苦熱行兼寄
院中諸公仍呈王員外

迢遞太行路自古稱險惡千騎儼欲前羣峯望如
削火雲從中出仰視飛鳥落汗馬臥高原危旌倚
長薄清風何不至赤日何煎鑠石枯山木燋鱗窮
水泉涸九重今旰食萬里傳明略諸將候軒車元
凶愁鼎鑊何勞短兵接自有長纓縛通越事豈難
渡瀘功未博朝辭羊腸阪夕望貝丘郭漳水斜遶
營常山遙入幕永懷姑蘇下遙寄建安作白雪和
難成滄波意空託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
歸漢廷隨公上麟閣

洛陽主簿叔知和驛承恩赴選伏辭一首

仲父王佐材屈身仇香位一從理京劇萬事皆容
易則知無不可通變有餘地器宇溟渤寬文鋒鏌
鋣利憧憧洛陽道日夕皇華使二載出江亭一心
奉王事功成良可錄道在知無愧天府留香名銓
闈就明試賦詩皆舊友攀轅多新吏綵服辭高堂
青袍擁征騎此行季春月時物正鮮媚官柳陰相
連桃花色如醉長安想在目前路遙髣髴落日看
華山關門逼青翠行襜稍已隔結戀無能慰誰念
樽酒間徘徊竹林意

題寃句宋少府廳留別

宋侯人之秀獨步南曹吏世上無此才天生一公
器尚甘黄綬屈未適青雲意洞澈萬頃陂昂藏千
里驥從宦闤苦節應物推高誼薄俸不自資傾家
共人費顧予倦棲託終日憂窮匱開口即有求私
心豈無愧幸逢東道主因輟西征騎對話堪息機
披文欲忘味壺觴招過客几案無留事綠樹映層
城蒼苔覆閑地一言重然諾累夕陪宴慰何意秋
風來颯然動歸思留歡殊自愜去念能爲累草色
愁別時槐花落行次臨岐仍把手此會良不易他
日瓊樹枝相思勞夢寐

罷攝官後將還舊居留辭李侍御

江海今爲客風波失所依白雲心已負黄綬計仍
非累辱羣公薦頻霑一尉微去緣焚玉石來爲采
葑菲州縣名何在漁樵事亦違故山桃李月初服
薜蘿衣熊軾分朝寄龍韜解賊圍風謠傳吏體雲
物助兵威白雪飄辭律青春發禮闈引軍横吹動
援翰捷書揮草暎番營綠花臨檄羽飛全吳爭轉
戰狂虜怯知機憶昨趨金節臨時廢玉徽俗流應

不厭靜者或相識世難慵干謁時閑喜放歸潘郎悲白髮謝客愛清輝樗散材因棄交親迹已稀獨愁看五柳無事掩雙扉世累多行路生涯向釣磯榜連溪水碧家羨渚田肥旅食傷飄梗巖栖憶采薇悠然獨歸去回首望旌旗

贈別于（一作韋）羣投筆赴安西

風流一才子經史仍滿腹心鏡萬象生文鋒衆人服頃遊靈臺下頻棄荆山玉蹭蹬空數年裴回冀微祿揭來投筆硯長揖謝親族且欲圖變通安能守拘束本持鄉曲譽肯料泥塗辱誰謂命迍邅還令計反覆西戎今未弭胡騎屯山谷坐恃龍豹韜全輕蜂蠆毒拂衣從此去擁傳一何速元帥許提攜他人佇瞻矚出門寡儔侶矧乃無僮僕黠虜時相逢黃沙暮愁宿蕭條遠回首萬里如在目漢境天西窮胡山海邊綠想聞羌笛處淚盡關山曲地闊鳥飛遲風寒馬毛縮邊愁殊浩蕩離思空斷續塞上歸限賒樽前別期促知君志不小一舉凌鴻鵠且願樂從軍功名在殊俗

送薛據宰涉縣（自永樂主簿陟狀尋復選受此官）

故人河山秀獨立風神異人許白眉長天資青雲器雄辭變文名高價喧時議下筆盈萬言皆合古人意一從負能名數載猶卑位寶劍誠可用烹鮮是虛棄昔聞在河上高臥自無事几案終日閑蒲鞭使人畏頃因歲月滿方謝風塵吏頌德有輿人薦賢逢八使棲鸞往已屈馴雀今可嗣此道如不移雲霄坐應致縣前漳水綠郭外晉山翠日得謝客遊時堪陶令醉前期今尚遠握手空宴慰驛路疎柳長春城百花媚徘徊白日隱暝色含天地一鳥向灞陵孤雲送行騎夫君多述作而我常諷味賴有瓊瑤資能寬別離思槐陰覆堂殿苔色上階砌鳥倦自歸飛雲閑獨容滴既將慕幽絶兼欲看定慧遇物忘世緣還家懶生計無生妄已息有妄心可制心鏡常虛明時人自淪翳

早春贈別趙居士還江左時長卿下第歸嵩陽舊居

見君風塵裏意出風塵外自有滄洲期含情十餘載深居鳳城曲日預龍華會果得僧家緣能遺俗人態一身今已適萬物知何愛悟法電已空看心水無礙且將窮妙理兼欲尋勝概何獨謝客遊當爲遠公輩放舟馳楚郭負杖辭秦塞目送南飛雲令人想吳會遥思舊遊處髣髴疑相對夜火金陵城春煙石頭瀨滄波極天末萬里明如帶一片孤客帆飄然向青靄楚天合江氣雲色常靉靆隱見湖中山相連數州內君行意可得全與時人背歸路隨楓林還鄉念蓴菜顧予尚羈束何幸承眄睞素願徒自勤清機本難逮累幸忝賓薦末路逢沙汰濩落名不成徘徊意空大逢時雖貴達守道甘易退逆旅鄉夢頻春風客心碎別君日已遠離念無明晦予亦反柴荆山田事耕耒

夜宴洛陽程九主簿宅送楊三山人往天台尋智者禪師隱居

東林問逋客何處棲幽偏滿腹萬餘卷息機三十

年志圖艮已久鬢髮空蒼然調嘯寄疎曠形骸如棄捐本家關西族別業嵩陽田雲臥能獨往山棲幸周旋垂竿不在魚賣藥不爲錢藜杖閑倚壁松花常醉眠頃辭青溪隱來訪赤縣仙南畝自甘賤中朝唯愛賢仍空世諦法遠結天台緣魏闕從此去滄洲知所便主人瓊枝秀寵別瑤華篇落日掃麈榻春風吹客船此行頗自適物外誰能牽弄棹白蘋裏掛帆飛鳥邊落潮見孤嶼徹底觀澄漣鴈過湖上月猿聲峯際天羣峯趨海嶠千里黛相連遙倚赤城上曈曈初日圓昔聞智公隱此地常安禪千載已如夢一燈今尙傳雲龕閉遺影石窟無人煙古寺暗喬木春崖鳴細泉流塵既寂寞眄想增嬋娟山鳥怨庭樹門人思步蓮夷猶懷永路悵望臨清川漁人來夢裏沙鷗飛眼前獨遊豈易愜羣動多相纏羨爾五湖夜往來閑扣舷

瓜洲驛奉餞張侍御公拜膳部郎中却復憲臺充賀蘭大夫留後使之嶺南時侍御先在淮南幕府

太華高標峻青陽淑氣盤屬辭傾渤澥稱價掩琅玕楊葉頻推中芸香早拜官後來慚轍跡先達仰門闌佐劇勞黄綬提綱疾素餐風生趨府步筆偃觸邪冠骨鯁知難屈鋒鋩豈易干佇將調玉鉉翻自落金丸異議那容直專權本畏彈寸心寧有負三黜竟無端適喜鴻私降旋驚羽檄攢國憐朝市易人怨虎狼殘天地龍初見風塵虜未殫隨川歸少海就日背長安副相榮分寄輸忠義不刊轚胡馳汗馬遷蜀扈鳴鑾月罷名卿署星懸上將壇三軍搖旆出百越畫圖觀茅茹能相引泥沙肯再蟠兼榮知任重交辟許才難勁直隨臺栢芳香動省蘭壁從全趙去鵬自北溟摶星象銜新寵風霜帶舊寒是非生倚伏榮辱繫悲歡疇昔偏殊眄屯蒙獨永歎不才成擁腫失計似邯鄲江國傷移律家山憶考槃一爲鷗鳥誤三見露華團迴首青雲裏應憐濁水瀾愧將生事托羞向鬢毛看知己傷愆素他人自好丹鄉春連楚越旅宿寄風湍世路東流水滄江一釣竿松聲伯禹穴草色子陵灘度嶺情何遽臨流興未闌梅花分路遠楊子上潮寬夢想懷依倚煙波限渺漫且愁無去鴈寧莫少迴鸞極浦春帆迥空郊晚騎單獨憐南渡月今夕送歸鞍

至德三年春正月時謬蒙差攝海鹽令聞王師收二京因書事寄上浙西節度李侍郎中丞行營五十韻

天上胡星孛人間(一作東山)反氣横風塵生汗馬河洛縱長鯨本謂(一作爲)才非據誰知(一作防)禍已萌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萬里兵鋒接三時羽檄驚負恩殊鳥獸流毒遍黎氓朝市成蕪沒干戈起戰爭人心懸反覆(一作覆載)天道暫虛盈略地侵中土傳烽到上京王師陷魑魅帝座逼欃槍渭水嘶胡馬秦山泣漢兵關原馳萬騎煙火亂千甍鳳駕瞻西幸龍樓議(一作向)北征自將行破竹誰學去吹笙白日重輪慶玄穹再造榮鬼神潛釋(一作蓄)憤夷狄遠輸

誠海內戎衣卷關中賊壘平山川隨轉戰草木困（一作助）橫行區宇神功立謳歌（一作謠）帝業成天迴萬象慶龍見五雲迎小苑春猶在長安日更明星辰歸正位（一作路）雷雨發殘生文物登前古簫韶下太清未央新柳色長樂舊鐘聲八使推邦彥中司案國程蒼生屬伊呂明主仗（一作伏）韓彭凶醜將除蔓奸豪已負荆世危看柱石時難識忠貞薄伐徵貔虎長驅擁旆旌吳山依重鎮江月帶行營金石懸詞律煙雲動筆精運籌初減竈調鼎未和羹北虜傳初解東人望已傾池塘催謝客花木待春卿昔忝登龍首能傷困驥鳴艱難悲伏（一作仗）劍提握喜懸衡巴曲誰堪聽秦臺自有情遂令辭短褐仍欲請長纓久客田園廢初官印綬輕榛蕪上國路苔蘚北山楹懶慢羞趨府驅馳憶退（一作近）耕榴花無暇醉蓬髮帶愁縈地僻方言異身微俗慮（一作累）幷家憐雙鯉斷才媿小鱗烹滄海今猶滯青陽歲又更洲香生杜若谿煖（一作遠）戲鵁鶄煙水（一作雲）宜春候褰關（一作開）值晚晴潮聲來萬井山色映孤城旅夢親喬木歸心亂早鶯倘無知己在今已訪蓬瀛

劉隨州集卷第七

原
书
空
白
页

劉隨州集卷第八

隨州刺史劉　長卿

尋張逸人山居

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
水浮來落花

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北江南春草獨
向金陵去時

送陸灃還吳中

瓜步寒潮送客楊柳暮雨沾衣故山南望何處秋
草連天獨歸

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

清川永路何極(一作清溪落日初低)落日(一作惆悵)孤舟解攜鳥
向(一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
明月前溪後溪惆悵(一作獨恨)長沙謫去江潭芳(一作春)
草萋萋

蛇浦橋下重送嚴維

秋風颯颯鳴條風月相和寂寥黃葉一離一別青
山暮暮朝朝寒江漸出高岸古木猶依斷橋明日
行人已遠空餘淚滴迴潮

重別　附嚴維

月色今朝最明庭閑夜久天清愁盡當年左宦殿
勤遠別深情溪臨疎竹煙色風落高梧雨聲耿耿
相看不寐遙聞曉柝山城

七里灘重送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

老大故人零落已無多

重別　附嚴維

新安非欲枉帆過海內如今有幾何醉裏別時秋
水色老人南望欲狂歌

家園瓜熟是故蕭相公所遺瓜種悽然感
舊因賦此詩

事去人亡跡自留黃花綠蒂不勝愁誰能更向青
門外秋草茫茫覓故侯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
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尋盛禪師蘭若

秋草黃花覆古阡隔林何處起人煙山僧獨在山
中老唯有寒松見少年

寄許尊師

獨上雲梯入翠微蒙蒙煙雪映巖扉世人知在中
峯裏遙禮青山恨不歸

發桐廬寄劉員外　附嚴維

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
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

酬李穆見寄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
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

送王司馬秩滿西歸

漢主何時放逐臣江邊幾度送歸人同官歲歲先
辭滿唯有青山伴老身

寄別朱拾遺

天書遠召滄浪客幾度臨岐病未能江海茫茫春欲遍行人一騎發金陵

會赦後酬主簿所問

江南海北長相憶淺水深山獨掩扉重見太平身已老桃源久住不能歸

贈秦系

向風長嘯戴紗巾野鶴由來不可親明日東歸變名姓五湖烟水覓何人

酬靈徹公相招

石磵泉聲久不聞獨臨長路雪紛紛如今漸欲生黃髮願脫頭冠與白雲

贈崔九載華

憐君一見一悲歌歲歲無如老去何白屋漸看秋草沒青雲莫道故人多

同崔載華贈日本聘使

憐君異域朝周遠積水連天何處通遙指來從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東

送建州陸使君

漢庭初拜建安侯天子臨軒寄所憂從此向南無限路雙旌已去水悠悠

送秦侍御外甥張篆之福州謁鮑大夫秦侍御與大夫有舊

萬里閩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烟轅門拜首儒衣弊貌似牢之豈不憐（水一作海）

聞奉迎皇太后使沈判官至因有此作

長樂宮人掃落花君王正候五雲車萬方臣妾同瞻望疑在曾城阿母家

送劉萱之道州謁崔大夫

沅水悠悠湘水春臨岐南望一沾巾信陵門下三千客君到長沙見幾人

過鄭山人所居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

奉送賀若郎中賊退後之杭州

江上初收戰馬塵鶯聲柳色待行春雙旌誰道來何暮萬井如今有幾人

瓜洲驛重送梁郎中赴吉州

渺渺雲山去幾重依依獨聽廣陵鐘明朝借問南來客五馬雙旌何處逢

奉使鄂渚至烏江道中作

滄洲不復戀魚竿白髮那堪帶鐵冠客路向南何處是蘆花千里雪漫漫

新息道中作

蕭條獨向汝南行客路多逢漢騎營古木蒼蒼離亂後幾家同住一孤城

春日宴魏萬成湘水亭

何年家住此江濱幾度門前北渚春白髮亂生相顧老黃鶯自語豈知人

重送道標上人

衡陽千里去人稀遙逐孤雲入翠微春草青青新覆地深山無路若爲歸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歸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將赴南巴至餘干別李十二

江上花催問禮人鄱陽鶯報越鄉春誰憐此別悲歡異萬里青山送逐臣

時平後春日思歸

一尉何曾及布衣時平却憶臥柴扉故園柳色催南客春水桃花待北歸

送陶十赴杭州攝掾

莫歎江城一掾卑滄洲未是阻心期浙中山色千萬狀門外潮聲朝暮時

使還七里瀨上逢薛承規赴江西貶官

還客歸人醉晚寒孤舟暫泊子陵灘憐君更去三千里落日青山江上看

使迴赴蘇州道中作

春風何事遠相催路盡天涯始却迴萬里無人空楚水孤帆送客到魚臺

昭陽曲

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衣香芙蓉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罪所留繫每夜聞長洲軍笛聲

白日浮雲閉不開黃沙誰問冶長猜只憐橫笛關山月知處愁人夜夜來

贈微上人

禪門來往翠微間萬里千峯在剡山何時共到天台裏身與浮雲處處閑

東湖送朱逸人歸

山色湖光併在東扁舟歸去有樵風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

舟中送李十八

釋子身心無有分獨將衣鉢去人羣相思晚望西林寺唯有鐘聲出白雲

留別劉員外　附朱放

寥落窮秋九月天風吹白雪起江邊豈意與君於此別相看拭淚水潺湲

送李穆歸淮南

揚州春草新年綠未去先愁去不歸淮水問君來早晚老人偏畏過芳菲

留辭　附李穆

南楚迢迢通漢口西江淼淼去揚州春風已遣歸心促縱復芳菲不可留

觀李湊所畫美人障子

華堂翠幙春風來內閣金屏曙色開此中一見亂人眼只疑行到雲陽臺

送盧侍御赴河北

謫居爲別倍傷情何事從戎獨遠行千里按圖收故地三軍罷戰及春耕江天渺渺鴻初去漳水悠悠草欲生莫學仲連逃海上田單空媿取聊城

送子壻崔真父歸長城

送君巵酒不成懽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詠柳花如雪若爲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身媿衰

顏對王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漫漫

送陸澧倉曹西上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迥雪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住寒塘獨掩扉臨水自傷流落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送柳使君赴袁州

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玄暉

戲題贈二小男

異鄉流落頻生子幾許悲歡併在身欲並老容羞白髮每看兒戲憶青春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何幸暮年方有後舉家相對却沾巾

謫官後臥病官舍簡賀蘭侍郎（一作貶睦州祖庸見贈）

青春衣繡共稱（一作繡服正相）宜白首垂（一作髮如）絲恨不遺江上幾回今夜月鏡中無復少年時生還北闕誰相（一作將一作能）引老向南邦衆所悲歲歲任他芳草綠長沙未有定歸期

歲日見新曆因寄都官裴郎中

青陽振蟄初頒曆白首銜冤欲問天絳老更能經幾歲賈生何事又三年愁占蓍草終難決病對椒花倍自憐若道平分四時氣南枝為底發春偏

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生涯豈料承優詔世事空知學醉歌江上月明胡鴈過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喜滄洲近顧影無如白髮何今日龍鍾人共棄媿君猶遣慎風波

青溪口送人歸岳州

洞庭何處鴈南飛江菼蒼蒼客去稀帆帶夕陽千里沒天連秋水一人歸黃花裛露開沙岸白鳥銜魚上釣磯歧路相逢無可贈老年空有淚沾衣

送靈徹上人還越中

禪客無心杖錫還沃洲深處草堂閑身隨敝屨經殘雪手綻寒衣入舊山獨向青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那堪別後長相憶雲木蒼蒼但閉關

送耿拾遺歸上都

若為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窮海別離無限路隔河征戰幾歸人長安萬里傳雙淚建德千峯寄一身想到郵亭愁駐馬不堪西望見風塵

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

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蔣州王粲尚為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

餞王相公出牧括州

縉雲詎比長沙遠出牧猶承明主恩城對寒山開畫戟路飛秋葉轉朱幡江潮淼淼連天望旌旆悠悠上嶺翻蕭索庭槐空閉閣舊人誰到翟公門

題靈祐和尚故居

歎逝翻悲有此身禪房寂寞見流塵多（一作六）時行徑空秋草幾日浮生哭故人風竹自吟遙入磬雨花隨淚共沾巾殘經窗下依然在憶得山中問許詢

尋龍井楊老

柴門草舍絶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真泉咽恐勞經隴底山深不覺有秦人手栽松樹蒼蒼老身臥桃園寂寂春唯有胡麻當雞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見故人李均所借古鏡恨其未獲歸府斯人已亡愴然有作

故人留鏡無歸（一作知何）處今日懷君試暫窺歲久豈堪塵自入夜長應待月相隨空憐瓊樹曾臨匣猶見菱花獨映池所恨平生還不早如今始挂隴頭枝

聞虞沔州有替將歸上都登漢東城寄贈

淮南搖落客心悲湏水悠悠怨別離早鴈初辭舊關塞秋風先入古城池腰章建隼皇恩賜露冕臨人白髮垂惆悵恨君先我去漢陽耆老憶旌麾

劉隨州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劉隨州集卷第九

隨州刺史劉　長卿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一作死事）身留一劒答君恩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細郊原（一作少陵）西去獵平原

觀校獵上淮西相公（一無下五字）

龍驤校獵邵陵東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黃公千戰（一作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笳隨晚吹吟（一作曉月吹）邊草箭沒寒（一作青）雲落塞鴻三十擁旄誰不羨周郎少小立（一作有）奇功

送皇甫曾赴上都

東遊久與故人違西去荒涼舊路微秋草不生三徑處行人獨向五陵歸離心日遠如流水迴首川長共落暉楚客豈勞傷此別滄江欲暮自沾衣

送李錄事兄歸襄鄧

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月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

漢陽獻李相公

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閑門（一作雙扉）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捲簾愁幾人猶憶（一作識）孫弘閣百口（一作里）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長沙過賈誼宅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奉酬辛大夫喜湖南臘月連日降雪見示之作

長沙耆舊拜旌麾喜見江潭積雪時柳絮三冬先北地梅花一夜遍南枝初開窗閣寒光滿欲掩軍城暮色遲閭里何人不相慶萬家同唱郢中詞

登餘干古縣城

孤城上與白（一作迢遞楚）雲齊萬古荒涼（一作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江渺渺來人遠（一作夕）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飛（一作還）暮去（一作往）弋陽溪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寺即梁朝蕭內史創）

竹房遙閉上方幽苔逕蒼蒼訪昔遊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天香月色同僧室月落猿啼傍客舟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

初聞貶謫續喜（一本無上六字）量移登干越亭贈鄭校書

青青草色滿江洲萬里傷心水自流越鳥豈（一作不）知南國（一作樹）遠江花獨向北人愁生涯已逐（一作許）滄浪去（一作老）寃氣初逢渙汗收何事還邀遷（一作歸）客醉春風日夜待歸舟

北歸入至德界偶逢洛陽隣家李光宰

生涯心事已蹉跎舊路依然此重過近北始知黃葉落向南空見白雲多炎州日日人將老寒渚年

年水自波華髮相逢俱若是故園秋草復如何

自江西歸至舊任官舍贈袁贊府（時經劉展平後）

卻見同官喜復悲此生何幸有歸期空庭客至逢搖落舊邑人稀經亂離（一作別）湘路來過迴鴈處江城臥聽擣衣時南方風土勞君問賈誼長沙豈不知

赴南中題褚少府湖上亭子

種田東郭傍春陂萬事無情把（一作弄）釣絲綠竹放侵行徑裏（一作斷）青山常對卷簾時紛紛花落門空閉寂寂鶯啼日更遲從此別君千萬里白雲流水憶佳期

上巳日越中與鮑侍郎泛舟耶溪

蘭橈縵（一作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君見漁船時借問前洲（一作桃源）幾路入烟花

雙峯下哭故人李宥

憐君孤壠寄雙峯埋骨窮泉復幾重白露空沾九原草青山猶閉數株松圖書經亂知何在妻子因貧失所從惆悵東皋卻歸去人間無處更相逢

使次安陸寄友人

新年早已遠萋萋久客將歸失路蹊暮雨不知溳口處春風共到穆陵西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

哭陳歙州

千秋萬古葬平原素業清風及子孫旅櫬歸程傷道路舉家行哭向田園空山寂寂開新壠喬木蒼蒼掩舊門儒行公才竟何在獨憐棠樹一枝存

酬屈突陝

落葉紛紛滿四隣蕭條環堵絕風塵鄉看秋草歸無路（本作歸何處）家對寒江病且貧藜杖懶迎征騎客菊花能醉去官人憐君計畫誰知者但見蓬蒿空沒身

送惠法師遊天台因懷智大師故居

翠屏瀑水知何在鳥道猿啼過幾重落日獨搖金策去深山誰向石橋逢定攀巖下叢生桂欲買雲中若箇峯憶想東林禪誦處寂寥惟聽舊時鐘

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

江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戍臨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

送侯中丞流康州

長江極目帶楓林疋馬孤雲不可尋遷播共知臣道枉猜讒卻爲主恩深轅門晝角三軍思驛路青山萬里心北闕九重誰許屈獨看湘水淚沾襟

別（一作送）嚴士元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一作雲陰）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日（一作已）誤儒生

避地江東留別淮南使院諸公

長安路絕鳥飛通萬里孤雲西復東舊業已應成

茂草餘生只是任飄蓬何辭向物開秦鏡卻便他
人得楚弓此去行持一竿竹等閑將狎釣漁翁

罪所上御史惟則

誤因微祿滯南昌幽繫圓扉晝夜長黃鶴翅垂同
燕雀青松心在任風霜斗間誰與看寃氣盆下無
由見太陽賢達不能同感激更於（一作令）何處問蒼
蒼

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題國清寺

露冕新承明主恩山城別是武陵源花間五馬時
行縣山外千峯常在門晴江洲渚帶春草古寺杉
松深暮猿知到應真飛錫處因君一想已忘言

獄中聞收東京有赦

傳聞闕下降絲綸爲報關東滅虜塵壯志已憐成
白首餘生猶待發青春風霜何事偏傷物天地無
情亦愛人持法不須張密網恩波自解惜枯鱗

温湯客舍

冬狩温泉歲欲闌宮城佳氣晚宜看湯熏仗裏千
旗暖雪照山邊萬井寒君門獻賦誰相達客舍無
錢輒自安且喜禮闈秦鏡在還將妍醜付春官

送孫逸歸廬山（得帆字）

鑪峯絕頂楚雲寒楚客東歸棲此巖（一作此巖）彭蠡湖
邊香橘柚潯陽郭外暗楓杉青山不斷三湘道飛
鳥空隨萬里帆常愛此中多勝事新詩他日佇開
緘

送馬秀才落第歸江南

南客懷歸鄉夢頻東門悵別柳條新殷懃斗酒城

陰暮蕩漾孤舟楚水春湘竹舊斑思帝子江籬初
綠怨騷人憐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淚滿巾

送常十九歸嵩少故林

迢迢此恨杳無涯楚澤嵩丘千里賖岐路別時驚
一葉雲林歸處憶三花秋天蒼翠寒飛鴈古堞蕭
條晚噪鴉他日山中逢勝事桃源洞裏幾人家

送宇文遷明府赴洪州張觀察追攝豐城
令（時長卿亦在此州）

送君不復遠爲心余亦扁舟湘水陰路逐山光何
處盡春隨草色向南深陳蕃待客應懸榻宓賤之
官獨抱琴儻見主人論謫宦爾來空有白頭吟

送李將軍（一作送開府姪隨故李使君旅櫬却赴上都）

征西諸將一（一作莫）如君報德誰能不顧勳身逐塞
鴻來萬里手披荒（一作江）草看孤墳擒生絕漠經（一作臨）
胡雪懷舊長沙哭楚雲歸去蕭條灞陵上幾人
看葬李將軍

西陵寄一上人

東山訪道成開（一作開成）士南渡隋陽作本師了義惠
心能善誘吳風越俗罷淫祠室中時見天人命物
外長懸海嶽期多謝清言異玄度懸河高論有誰
持

賦得（一作皇甫冉詩題作春思）

鶯啼燕語報新年馬邑龍堆路幾千家住層城臨
漢苑心隨明月到胡天機中錦字論長恨樓上花
枝笑獨眠爲問元戎竇車騎何時返旆勒燕然

三月三日李明府後亭泛舟（一作皇甫冉詩）

江南風景復如何聞道新庭更欲過處處紉蘭春浦淥萋萋藉草遠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時俗猶傳晉永和更待持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增波

喜朱拾遺承恩拜命赴任上都

詔書徵拜脫荷裳身去東山閉草堂闔闔九天通楚籍華亭一鶴在朝行滄洲離別風烟遠青瑣幽深漏刻長今日卻迴垂釣處海鷗相見已高翔

鄖上送韋司士歸上都舊業司士郎鄭公之孫頃客於鄖上

前朝舊業想遺塵今日他鄉獨爾身鄖地國除爲過客杜陵家在有何人蒼苔白露生三徑古木寒蟬滿四隣西去茫茫問歸路關河漸近淚盈巾一本自古木寒蟬滿四鄰下此去茫茫盡秋草離心萬里逐征輪

感懷

秋風落葉正堪悲黃菊殘花欲待誰水近偏逢寒氣早山深常見日光遲愁中卜命看周易夢裏招魂讀楚詞自笑不如湘浦鴈飛來即是北歸時

送楊於陵歸宋汴州別業

半山溪雨帶斜暉向水殘花映客衣旅食嗟余當歲晚能文似汝少年稀新河柳色千株暗故國雲帆萬里歸離亂要知君到處寄書須及鴈南飛

送崔使君赴壽州

列郡專城分國憂彤幨皁蓋古諸侯仲華遇主年猶少公瑾論功位已酬草色青青迎建隼蟬聲處處雜鳴騶千里相思如可見淮南木葉正驚秋

上陽宮望幸

玉輦西巡久未還春光猶入上陽間萬木長承新雨露千門空對舊河山深花寂寂宮城閉細草青青御路閑獨見彩雲飛不盡只應來去候龍顏

過裴舍人故居

慘慘天寒獨掩扃紛紛黃葉滿空庭孤墳何處依山木百口無家學水萍籬花猶及重陽發鄰笛那堪落日聽書幌無人長不捲秋來芳草自爲螢

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

淚盡江樓北望歸田園已陷百重圍平蕪萬里無人去落日千山空鳥飛孤舟漾漾寒潮小極浦蒼蒼遠樹微白鷗漁父徒相待未掃欃槍懶息機

秋夜有懷高三十五適兼呈空上人

晚節逢君趣道深結茆栽樹近東林吾師幾度曾摩頂高士何年遂發心北渚三更聞過鴈西城萬里動寒砧不見支公與玄度相思擁膝坐長吟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按此詩皇甫冉所作

江城相送阻烟波況復新秋一鴈過聞道全師征北虜更言詩將會南河邊心冉冉鄉人絕塞草青青戰馬多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蹉跎

登潤州萬歲樓按此詩皇甫冉所作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遙山合翠微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垂山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更能談笑解重圍

江樓送太康郭生簿赴嶺南

對酒憐君安可論當官愛士如平原料錢用盡卻爲謗食客空多誰報恩萬里孤舟向南越蒼梧雲

中暮帆滅樹色應無江北秋天涯尚見淮陽月驛路南隨桂水流猿聲不絕到巒州青山落日那堪望誰見思君江上樓

客舍喜鄭三見寄

客舍逢君未換衣閉門愁見桃花飛遥想故園今已爾家人應念行人歸寂寞垂楊映深曲長安日暮靈臺宿窮巷無人鳥雀閑空庭新雨莓苔綠此中分與故交疎何幸仍迴長者車十年未稱平生意好得辛勤謾讀書

送賈三北遊

賈生未達猶窘迫身馳疋馬邯鄲陌片雲郊外遥送人斗酒城邊暮留客顧予他日仰時髦不堪此別相思勞雨色新添漳水綠夕陽遠照蘇門高把袂相看衣共緇窮愁只是惜良時亦知到處逢楊下莫滯秋風西上期

齊一和尚影堂

一公住世忘世紛暫來復去誰能分身寄虛空如遇客心將生滅是浮雲蕭散浮雲往不還淒涼遺教歿仍傳舊地愁看雙樹在空堂只是一燈懸一燈長照恆河沙雙樹猶落諸天花天花寂寂香深殿苔蘚蒼蒼閟虛院昔余精念訪禪扉常接微言清道機今來寂寞無所得唯共門人淚滿衣

劉隨州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劉隨州集卷第十

隨州刺史劉　長卿

潁川留别司倉李萬

故人早負干將器誰言未展平生意想君疇昔高步時肯料如今折腰事且知投刃皆若虛日揮案牘常有餘槐暗公門趨小吏荷香陂水膾鱸魚客裏相逢款話深如何岐路剩霑襟白雲西上催歸念潁水東流是别心落日征驂隨去塵含情揮手皆城闉已恨良時空此别不堪秋草更愁人

聽笛歌 留别鄭協律

舊遊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孤客愁淥波淡淡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落唯見曲盡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别後馬上一聲堪白首

時平後送范倫歸安州

昨聞戰罷圖麟閣破虜收兵卷戎幕滄海初看漢月明紫微已見胡星落憶昔扁舟此南渡荆棘煙塵滿歸路與君攜手姑蘇臺望鄉一日登幾迴白雲飛鳥去寂寞吳山楚岫空崔嵬 一作望崔嵬 事往時平還舊丘青青春草近家愁洛陽舉目今誰在潁水無情應自流吳苑西人去欲稀留連一日空知非江潭歲盡愁不盡鴻鴈春歸身未歸萬里遙懸帝鄉憶五年空帶風塵色却到長安逢故人不道姓名應不識

小鳥篇上裴尹

藩籬小鳥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飛只緣六翮不自致長似孤雲無所依西城黯黯斜暉落衆鳥紛紛皆有託獨立雖輕鸞雀羣孤飛還懼鷹鸇搏自憐天上青雲路弔影徘徊獨愁暮銜花縱有報恩時擇木誰容托身處歲月蹉跎飛不進羽毛顦顇何人問遶樹空隨烏鵲驚巢林只有鷦鷯分主人庭中蔭喬木愛此清陰欲棲宿少年挾彈遙相猜遂使驚飛往復迴不辭奮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隨後來

登吳古城歌

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賢達兮同埃塵望平原兮寄遠目歎姑蘇兮聚麋鹿黃池高會事未終滄海橫流人蕩覆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暮樹如所言越王嘗膽安可敵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傷甬東客黍離離兮城坡陁羊牛踐兮牧豎歌野無人兮秋草綠園為墟兮古木多白楊蕭蕭悲故柯黃雀啾啾爭晚禾荒阡斷兮誰重過孤舟逝兮愁若何天寒日暮江楓落葉去辭風水自波

疲兵篇

驕虜乘秋下薊門陰山日夕煙塵昏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兵功未論陣雲泱漭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增斷腸折劍看時可霑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久辛苦自矜倚劍氣淩雲却笑聞笳淚如雨萬里飄飄空此身十年征戰

老胡塵赤心報國無片賞白首還家有幾人朔風
蕭蕭動枯草旌旗獵獵榆關道漢月何曾照客心
胡笳只解催人老軍前仍欲破重圍閨裏猶應愁
未歸小婦十年啼夜織行人九月憶寒衣飲馬滹
河晚更清行吹羌笛遠歸營只恨漢家多苦戰徒
遺金鏃滿長城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
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弄白鷗歌

泛泛江上鷗毛衣皓如雪朝飛瀟湘水夜宿洞庭
月歸客正夷猶愛此滄江閑白鷗

長沙贈衡岳祝融峯般若禪師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却看飛鳥
外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閑自落流水無心
西復東

贈湘南漁父

問君何所適暮暮逢煙水獨與不繫舟往來楚雲
裏釣魚非一歲終日只如此日落江清桂檝遲纖
鱗百尺深可窺沉鉤垂餌不在得白首滄浪空自
知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二首

楚水日夜綠傍江春草滋青青遙滿目萬里傷心
歸春草滋一云春色深傷心歸一云傷歸心

故人川上復何之明月灣南空所思故人不在明
月在誰見孤舟來去時

題曲阿三昧王佛殿前孤石

孤石自何處對之疑舊遊氛氳峴首夕蒼翠剡中
秋迥出羣峯當殿前雪山臨鷲慚貞堅一片孤雲
長不去莓苔古色空蒼然

送友人東歸二首

對酒灞亭暮相看愁自深河邊草已綠此別難爲
心

關路迢迢疋馬歸垂楊寂寂數鶯飛憐君獻策十
餘載今去猶爲一布衣

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扁舟傍歸路日暮瀟湘深湘水清見底楚雲澹無
心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楓林月出猿聲苦桂
渚天寒桂花吐此中無處不堪愁江客相看淚如
雨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潺湲子陵瀨髣髴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
綠新安江上孤帆遠應逐楓林萬餘轉古臺落日
共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漁竿不復持却令
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舟晚泊時

送姨子弟往南郊

一展慰久闊寸心仍未伸別時兩童稚及此俱成
人那堪適會面遽已悲分首客路向楚雲河橋對
衰柳送君疋馬別河橋汝南山郭寒蕭條今我單
車復西上遙望灞陵轉惆悵何處共傷離別心明
月亭亭兩鄉望

銅雀臺

嬌愛更何日高臺空數層含啼映雙袖不忍看西陵漳河東流無復來百花輦路爲蒼苔清樓月夜長寂寞碧雲日暮空徘徊君不見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不在今人悲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王昭君歌

自矜嬌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繪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

去帆楚天外望遠愁復積想見新安江扁舟一行客清流數千丈底下看白石色混元氣深波連洞庭碧鳴根去未已前路行可覿猿鳥悲啾啾杉松雨聲夕送君東赴歸寧期新安江水遠相隨見說江中孤嶼在此行應賦謝公詩

湘中憶歸

終日空理棹經年猶別家頃來行已遠彌覺天無涯白雲意自深滄海夢難隔迢遞萬里帆飄颻一行客獨憐西江外遠寄風波裏平湖流楚天孤鴈渡湘水湘流澹澹空愁予猿啼啾啾滿南楚扁舟泊處聞此聲江客相看淚如雨

送郭六侍從之武陵郡

常愛武陵郡羨君將遠尋空憐世界迫孤負桃源心洛陽遙想桃源隔野水閑流春自碧花下常迷

楚客船洞中時見秦人宅落日相看斗酒前送君南望但依然河梁馬首隨春草江路猿聲愁暮天丈人別乘佐分憂才子趨庭兼勝遊澧浦荊門行可見知君詩興滿滄洲

山鸜鵒歌

山鸜鵒長在此山吟古木嘲哳相呼響空谷哀鳴萬變如成曲江南逐臣悲放逐倚樹聽之心斷續巴人峽裏自聞猿燕客水頭空擊筑山鸜鵒一生不及雙黃鵠朝去秋田啄殘粟暮入寒林嘯羣族鳴相逐啄殘粟食不足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不知何事守空山萬壑千峯自愁獨

望龍山懷道士許法稜

心惆悵望龍山雲之際鳥獨還懸崖絕壁幾千丈綠蘿嫋嫋不可攀龍山高誰能踐靈原中蒼翠晚嵐煙瀑水如向人終日迢迢空在眼中有一人披霓裳誦經山頂飡瓊漿空林閑坐獨焚香真官列侍儼成行朝入青霄禮玉堂夜掃白雲眠石床桃花洞裏居人滿桂樹山中住日長龍山高高遙相望

戲贈干越尼子歌

鄱陽女子年十五家本秦人今在楚厭向春江空浣紗龍宮落髮披袈裟五年持戒長一食至今猶自顏如花亭亭獨立青蓮下忍草禪枝繞精舍自用黃金買地居能嫌碧玉隨人嫁北客相逢疑姓秦鉛花拋却仍青春一花一竹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黃鸝欲棲白日暮天香未散經行處却對

香爐閑誦經春泉潄玉寒泠泠雲房寂寂夜鍾後
吳音清切令人聽人聽吳音歌一曲杳然如在諸
天宿誰堪世事更相牽惆悵迴船江水淥

劉隨州集卷第十

劉隨州外集

隨州刺史劉　長卿

酬劉員外月下見呈　章八元

夜涼河漢白卷箔出南軒過月鴻爭遠辭枝葉暗翻獨謠聞麗曲緩步接清言宣室思前席行看拜主恩

重送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蘇州次前溪館作

漸入雲峯裏愁看驛路閑亂鵶投落日疲馬向空山且喜憐非罪何心戀末班天南一萬里誰料得生還

自江西歸至舊任官舍贈袁贊府（時經劉展平後）

却見同官喜復悲此生何幸有歸期空庭客至逢搖落舊邑人稀經亂離湘路來過回鴈處江城臥聽擣衣時南方風土勞君問賈誼長沙豈不知

送裴二十七端公使嶺南

蒼梧萬里路空見白雲來遠國知何在憐君去未回桂林無落葉梅嶺自花開陸賈千金後誰看朝漢臺

雙峯下哭故人李宥

憐君孤壠寄雙峯埋骨窮泉復幾重白露空沾九原草青山獨閉數株松圖書經亂知何在妻子移家失所從惆悵東皐却歸去人間無處更相逢

雲秋嶺

山色無定姿如煙復如黛孤峯夕陽後翠積秋天外雲起遙蔽虧江回頻向背不如今遠近到處猶相對

洞山陽（浮丘公舊隱處）

舊日仙成處荒林客到稀白雲將犬去芳草任人歸空谷無行徑深山少落暉桃源幾家住誰爲掃荊扉

橫龍渡

空傳古岸下曾見蛟龍去秋水晚沉沉獨疑在何處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獨見一扁舟樵人往來渡

赤沙湖

茫茫葭菼外一望一沾衣秋水連天闊涔陽何處歸沙鷗積暮雪川日動寒暉楚客來相問孤舟泊釣磯

至德三年春正月時謬蒙差攝海鹽令聞王師收二京因書事寄上浙西節度李侍郎中丞行營五十韻

天上胡星孛人間反氣橫風塵生汗馬河洛縱長鯨本謂才非據誰防禍已萌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萬里兵鋒接三時羽檄驚負恩殊鳥獸流毒遍黎氓朝市成蕪沒干戈起戰爭人心懸反覆天道暫虛盈略地侵中土傳烽到上京王師陷魑魅帝坐逼欃槍渭水嘶胡馬秦山泣漢兵關原馳萬騎烟火亂千甍鳳駕瞻西幸龍樓議北征自將行破竹誰學去吹笙白日重輪慶玄穹再造榮鬼神

潛蓄憤夷狄遠輸誠海內戎衣卷關中賊壘平山川隨戰轉草木助橫行區宇神功立謳歌帝業成天回萬象慶龍見五雲迎小苑春猶在長安日更明星辰歸正位雷雨發殘生文物登前古簫韶下太清未央新柳色長樂舊鍾聲八使推邦彥中司按國程蒼生屬伊呂明主伏韓彭兇醜將除蔓奸豪已負荆世危看柱石時難識忠貞薄伐貞貔虎長驅擁旆旌吳山依重鎮江月帶行營金石懸詞律烟雲動筆精運籌初減竈調鼎未和羹北虜傳初解東人望已傾池塘催謝客花木待春卿昔忝登龍首能傷困驥鳴艱難悲伏劍提握喜懸衡巴曲誰堪聽秦臺自有情遂令辭短褐仍欲請長纓久客田園廢初官印綬輕榛蕪上國路苔蘚北山楹懶慢羞趨府驅馳憶退耕榴花無暇醉蓬髮帶愁縈地僻方言異身微俗慮幷家隣雙鯉斷才愧小鮮烹滄海今猶滯青陽歲又更洲香生杜若谿暖戲鵁鶄煙水宜春候褰開值晚晴潮聲來萬井山色映孤城旅夢親喬木歸心亂早鶯儻無知己在今已訪蓬瀛

劉隨州外集

劉隨州詩後序

劉隨州詩唐州刺史劉公長卿作也公舉進士任監察御史終刺隨州公平時所遇雖不同然一吟一詠無不本之性情協之音律家數精妙顧自有不必論者去隨之後繼其治者亦嘗鐫公之詩以遺世又不幸何時爲識者取去遂使隨之民得藏其本者不一二家至今恨之今年丙子宜興湯君來判是州至之日蒞政臨民一以公所爲爲法暇則取公之詩而誦之若有所授受而心得者因命刻之以傳雖其間采摭不能盡備是亦歷久聚散之常耳何況世之詩賦詞章苟無關於世教者雖連篇累牘亦若無補若湯君刻公此詩何異精金美玉可以資世雖錙銖之微尤足爲終身好愛又何必以區區之遺爲意哉昔國子司業能以詩訓後進韓子尤以爲與二疏無異意今湯君能以公之詩訓人又有意於公之治他日盛美未必不有如公之可紀者公之績更歷於唐前序述之備矣故不復贅茲特序湯君之用心與夫事之始末如此云

旹

正德丁丑二月朔日隨州儒學訓導玉山陳清書

後序

元次山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剛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敘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霞洞

原书空白页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亡一作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亡一作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𧮪𧮪如淵生類娭娭許其反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濕濕舊音容別本房戎切而生其生如何兮秞秞以周反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擊拊淙淙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濕濕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嬴嬴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元化浘浘尾音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濩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匭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閒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爲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紆文反蘊蘊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貺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虓許杲反不炰字與音皆未詳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爲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娭娭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爲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斁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圮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湮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爲至正之詩二章

爲君之道何以爲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讜言則聽諂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爲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爲至理之詩一章

理何爲兮系脩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爲至荒之詩一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儉王實惛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諂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忍爲此心敢正亡王永爲世箴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爲至亂之詩二章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

嘻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爲生人冤怨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爲至虐之詩二章

夫爲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一徇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爲君上兮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惑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崩亡故爲至惑之詩二章

賢聖爲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何不思荒恣是

爲上下隔塞人神怨奰平反 放 敖惡無厭不畏顛墜聖賢爲上兮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何反是以爲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爲禍謨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蕩之餘無惡不爲也亂亡之由固在累積故爲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爲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蠹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爲人君變爲人奴爲人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爲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爲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爲勞王脩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爲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爲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爲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爲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爲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爲惑王亡之於累積故閔周赧爲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爲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原书缺此页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嘗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乘道施教脩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憒凶此頹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惄(奴歷反)然不娭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頹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㹤(以脂反)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頹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娭娭驅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謟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諠諠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撣援(上式連反下式元反)怰㤵(上黄練反下餘見反)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欸(於改反)然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猗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爲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恩會溫熉(胡廣反)哀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尚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險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可寵貴妖豔惛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虔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誡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罛(孤)

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說請說相江之流有礲盧紅有瀧其至險也實迴山如鬬鈹去其反壁若合陽崖陰鑿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崌㟑上去倫下綺兢峻束噴瀆觸沃衝回縈漩上方萬下辭選圮崖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昏鼘於女於巾二切聞深沈出入千里常如疑陰是以魚經其中皆鬣禿鱗脫眄休俱反舉眼也腮嚅煦忽爲淵流瀛瀛油油蘊淳無聲島嶼若浮則有厭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間養鱗讓鬣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險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可矣於是命造罛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罛釣所至淵無藏龍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舤五忽反龍殿當居史端實靈郎丁巫鬼祝女司宮侍何荒王而公族國卿莫得至焉宮有艎臺揭枝類擬天都薰珍鈿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爐藹滲清泠苾馥芬敷臣何荒王於此臺上與姙女嫭胡故反姝雙歌閑徐媄然自娛宮有觲敷容反堂艀巨禁反房舸古侯館艨莫紅反廊載戲兒妓宮諧奴內臣宮老優倡及翫器不名戚徒弄反纜所繫舟維宮傍宮有聯艫負土以爲艫力丁反囿囿多夭草媚木淫禽醜獸宮有海艄徒紅反之闕仡偪上許訖下衡物鮮懸左曰瑞風右曰祥烟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然後始爲鵜城匝宮屯備交戰禁御棽所今反羅攢峙其餘駭鯨之艘魯堂反飛龍之舫鳧艋鶴艏所甲反羅宮上下者千里相望浮宮可御而罛釣無成臣何荒王乃浮浮宮于都龍之漩泠出洞庭之南渶音英將觀蠻師夷父與漁者試罛釣於沅湘會浘無匪反臣何荒王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罛猶畜委釣未施已瀠洄淵洑周袤千里罛中之魚皆觸蹙鰕駭投跳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鰉肘釣艖傍禮反釾鵬騰鶚躍潛深錯㯩下蘇合反人叢在水中貌得怪魚牧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館爲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爲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歸學而主君史證之盛反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爲浮司不爲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爲浮家共爲浮鄉者復方六男子能湍游上下者爲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爲王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宮罛釣令臣下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爲心指此爲箴

說楚何惑王賦中

寵王矚音守鶩貌以音訓考之當作矚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有之甚妖怪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爲吾說之對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寶有天魑力丁反扣之歌舞聲媚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史證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歟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惑王用嬖之謀肆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臣妄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婁女撫鼓而天魑不舞非婁女引和而天魑不歌天魑舞一容化一分眄一祥襝一宛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酎而不知所制天魑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何惑王聽之媄媄懿懿若已酎昏而不知所至天魑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魑不歌舞臣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顏壞不主嗚呼天魑惑人至此嗚呼天魑媚人至斯加有魑顙蝉真反甡所巾甡轄之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不爲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嫈嬿上烏營下以成嬓嫣及嫛未笄將齬語居反將齯魚兮反將娯魚反將嫛烏兮反可喜美者母姨負抱姑姊引提詰於王宮字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爲天魑作宮分楚國社陽爲魑顙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

奉之心其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咨寃怨曰苦其毒其臣何惑王尙
熙悏敷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諍曰大王溺於天䰟惑於䰟顤
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
一聲應䰟樂之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
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爲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忘
蠶織男忘耕稼里閈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榭遂使黃鍾大呂生溺
惑之聲孤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
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鼇顚覆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
之物所爲又怪醜之事羲軒之耳必不肯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
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玉鼓與䰟樂使閽尹抱天霎䰟顤鎖以
金索繫於石人沈之深淵飛檝而旋

說楚何惛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爲浮宮䰟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國有甚於是
昔臣何惛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姦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惛王不
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嘆曰嗚呼堯實皁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弁
夫可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爲人主焉有隘然九州而列封諸侯吾必
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爲欲世世臣臣此臣何惛王所云又
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
極變化徵驗怪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厭怠思計所爲度
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
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
已名師人民聽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鉗孤
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讟贊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
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
矯謁僞爲齊客紿而諍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
隅不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鰥寡惸孤或見凶侈
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已臣何惛王曰然乎謂何
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植姦佞駢生能焇殆上相焦下音枯仁惠冒蓋聰
明令巧媚得口爲矛戟令姦凶得心爲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神發
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圈實恐君王已暴夫乾枯君王如
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爲荒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惛王於
是眄容而慚撫身而哀仰爲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爲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遞化之道在制於內外外之入也有視聽
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應必有禍福臣何惛王聞之讌
居化心諷誦斯言終身爲箴遂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賈之
官復所鬻之孤敢諫者侯贊謀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爲寵王壽
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原书缺此页

閔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閒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爲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爲長世謀居常恥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峯嶇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舡艫狀龍鷁若負宮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已爲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寃愁四海非天獄何爲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爲我萬姓讎人將引天鈇人將持天鈇(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爲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誰與儔

系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爲詩十二篇爲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戲(音呼)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爲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鷠(於都反)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躑躅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淸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羇愁爲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常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欸音襖乃音靄棹舡之聲)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淸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鈞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爲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躑躅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爲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淸和存王母潛濩(胡故反)無亂黷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將論草木患欲説昆蟲苦巡迴宫闕傍其意無由吐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爲惠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爲有國遺賢臣萬世爲寃悲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黄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黄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宫四詠

石宫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宫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陰
石宫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宫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跼身班次中常竊愧恥焉加以久荒淚惛愚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君子怨之識見偏且欲因我心順爲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便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爲監察御史党茂宗罷大理評事次山愛其高尚曾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採茂宗嘗相誚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爲誰高人党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趍走疲及吾汗冠冕茂宗方矯時誚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爲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脩輗馭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爲識者規

寄源休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爲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久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神與反）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淚不敢學爲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爲偏帥時多尙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爲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瀼溪鄰里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瀼溪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瀼溪鄰里不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峯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

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冤終以瀼濱訟無之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況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糞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慚恥言可盡請取冤者辭爲吾忝官引冤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冤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冤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冤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冤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爲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閑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

覺爲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鶯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爲二千石我爲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尙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畲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蕈（生木上）燒柴爲温酒煑鱖爲作瀋（尸甚反羹汁）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時爲攝官）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斂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爲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爲辱歡爲辭府主從我遊退谷中有寒泉爲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抔湖銘指曰爲人厭者勿泛抔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抔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抔湖澄清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敧石爲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絶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抔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纓佩日與災患幷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 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爲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惈豈欲皂櫪中爭食麩與藖（麩穅中可食者下沒反藖牛馬食餘草節曰藖下諫反）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玆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聞君勸我意爲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爲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 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爲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爲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爲大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横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爲小回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叔閑漫叟韋氏甥直者漫叟長子也）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橈正者隨弱翁（叔靜漫叟李氏甥正者漫叟次子也）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爲惡客）還家亦少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舂陵行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絶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怪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潓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潓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瀾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築塘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愜心則自適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有序

潓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舉魚反酒水涯四匝多攲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坐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攲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窗幽水石怪異尤難狀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搖漾遠風入簾幕淅瀝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鳧溶瀛滿湖浪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衆源發淵竇殊怪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瀟瀟孚袁反在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

為泉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回隨郡城九疑千萬峯嵺嵺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戶娟娟如鏡明何人病惛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漶陽亭作有序

初得漶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簷霤又得石渠泉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漶陽亭

問吾常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漶陽亭令人可終老前軒臨漶泉憑几漱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有時出東戶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峯石若鱗次欹垂復旋回為我引漶泉泠泠簷下來天寒宜泉溫泉寒宜天暑誰到漶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讌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聲平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曈曈日始明徒紅反始欲生夜寒閉窗戶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內厭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戶前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引望見何處逶迤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巖高曖華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晝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漱寒泉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無或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疏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憑軒望熊湘雲榭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歟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躕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躕為故人且復停歸船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躅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饒為人有是夫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賦來江湖人皆悉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謠為公伏奏書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

窊樽詩

巉巉小山石數峯對窊亭窊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巡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臥還自醒醒醉在樽畔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簷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罌缾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讌坐餌金丹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怪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羡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卽休

石魚湖上醉歌 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峯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羡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洄溪招退者 在州南江華縣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珈玉液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方向人語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蘇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誰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尙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往往隨風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車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漁舟宫吏隨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慚復羞

欸乃曲五首 有序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絶高人乘

輿船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五

引極三首 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漭莫朗反兮杳泱烏朗反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忙招反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慅蘇遭反悁兮意惶懹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羾古送反揖元氣兮本深實滄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眇嶔岑雲溶溶兮木棼棼中何有兮人不覩遠歛差兮閟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虎豹超阻絕兮淩趠諸教反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汩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漭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鯤龍激沆湖浪反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 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豢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子因為招祠訟閔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顛山屹岦兮水淪漣祠之瀨洛代反墮壞也兮眇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古昔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子願致夫精誠久愵奴歷反兮恍恍虎龍反招据擂郎丁反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飉飉吹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閑

初祀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為桷兮木母榱雲纓為梋莫到反門樞之橫梁兮愚木栖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水蘭兮時市之反糅焉被弱草兮禘祄聯佗許訖反渾洪兮馥闐闐管化石兮洞刳天翹脩鈔兮掉蕪殳靈巫譟力軌反兮舞顯于薦天餴羊至反字音皆未詳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秈相然反與太靈兮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悴悴倉卒反兮念羣木見楟栲兮相陰覆憐棱榕上七林下余封反兮不豐茂見榛梗之森梢閔樅橎上七恭下甫元反兮合蠹楷以八反橈女教反兮未堅樟章鬼反根根力唐反兮可屈榕美五反林樽上而寸下兹損反兮不香拔丰茸兮已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殊諒理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瘵於計反吾心以冥想終念此兮不怡怡徒丸反以書義考之當作侗子莫識天地之意兮願截惡木之根傾梟獍之古巢取御名童以為薪割大木使飛焰徯枯腐之燒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恥夫善惡之相紛且欲奮三河之膏壤裨濟水之清漣將封灌乎善木令攄息逐反以梃梃丑然反尚畏乎衆善之未茂兮為衆惡之所挑淩思聚義以為曹令敷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兮吾將出於南荒求壽藤與燔本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檉與堅香且憂顯之翩翩又愁獵以王反之奔馳及陰陽兮不和惡此土之失時令神檉兮不茂使堅香兮不滋重嗟惋兮何補每齋心以精意切援祝於神明冀感通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木魅魍魎兮山精上誤惑於靈心經紿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嶺中 郎丁反

羣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兮何有有天含之玉峯殊閟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茸欲採之以將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蘊兮

絕棧（士眼反）岌岌非梯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阻脩常儗儗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怪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懮懮以悽惋（上力膺下烏段）却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爲永惟若不可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箳（莫招反）以爲矢絃母筱（以周反）以爲弧化毒銅以爲戟刺棘竹以爲殳得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舂刺乎惡毒又引射夫妖怪盡羣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害然後採棱榕以駕深收樅槵（胡桂反）兮梯險躋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蹤蹤（以冉反）入嶺中而登玉峯極閟絕而求翠茸將吾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翳蔽於山顛久低回而慍瘀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已乎

七不如七篇（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是（他丁反）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縯（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爲七不如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爲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爲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爲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爲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爲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爲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爲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汙忍於病瘵者爾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刼篡廢放之惡與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

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鬬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寃怨而聞嫌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 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惑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爲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爲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絶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于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爲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藴純周周仲仲瘱(於計反)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娭太和足矣如戚促蚩譆(稱脂反)封蒙遏滅暮爲朝責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爲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爲塵糞然已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啫(如酌反敬言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僞薄天下亦從而僞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愿愿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二數夫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潀職隆反水合匯于湓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爲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子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爲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五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奸須媚不能此爲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爲乃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有序)

猗玗子逃亂在硙(英及反)南人云猗玗洞中是王虎之宮中硙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玗子奪其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借順惠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方古大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惠讓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于時時也順讓不如均蛇之爲

瀼溪銘(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瀼(如恙反)溪之濱瀼溪蓋溢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爲瀼湖二十里爲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瀼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瀼溪之瀾誰取盥焉瀼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濱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拆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閼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爲此銘者志道也歟

抔(薄侯反)樽銘(并序)

郎亭西乳有藂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抔樽乃爲士源作抔樽銘銘曰

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抔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僞薄誰能抔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并序)

抔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

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抔湖銘（并序）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古胡反）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銘曰

誰游江海能猒其大誰泛抔湖能猒其小故曰人不猒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猒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猒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死獨堪汚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抔湖

五如石銘（并序）

涍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貝+居]（角居反）酒石尾有穴且如礲（盧紅反）者又如瀧（所江反）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于礲中出而爲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閒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方願反）於嵌臼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藁石欹缺爲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爲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潓（惠）泉次曰[氵+忠]（忠）泉次曰涍（孝）泉次曰汸（逋亡反）泉淔（林力反）泉銘之泉上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猒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潓泉銘

於戲潓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汸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淔泉銘

曲而爲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以命淔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氵+忠]泉銘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汚辱我命[氵+忠]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爲忠臣

涍泉銘

沄沄涍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爲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戚（徒弄反）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跼蹐行修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舟檝尙存爲利未已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岩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巉巉其下可家洞開爲岩岩當陽端岩高氣淸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跼蹐徘徊

窊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顚有窊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踆其背嶼窊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抆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赤石圍）有唐節者曾爲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磳碵（伏兢反）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爲其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怪石臨淵砠砠（綺兢反）石顚何得石顚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焉前刺史獨孤愐爲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刱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泉縱觧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人修賞競（競當作竟）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浯溪銘（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爲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堦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蓋爲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乾元二年李揆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過爲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汚上第退而知恥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爲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上元二年韋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某月日荊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爲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爲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爲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於端公頗爲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荊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荊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闞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亦如鬥主人之論於是隣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爲辯之然後鄰家通歡隣友相善荊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鬩誰爲正信之士一爲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閣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汚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爲之箴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爲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者爲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

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藉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永泰中何昌裕爲戶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巾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縕界縕緣縕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縕葛爲之玄絲爲緌次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爲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誚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縕褐布葛爲之也腰擔爲裳短襟爲衣裳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爲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汚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爲序以送遠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

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村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爲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游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詰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奇怪陽華之殊異瀌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爲游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爲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技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逡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爲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爲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羇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舂陵及能相從游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游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爲叟謝主人閭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永泰二年道州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爲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大者上汚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恥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

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荊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爲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尙須防遏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凶年亦無災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㪷估錢五百尙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尙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惰游而已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兼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爲可刪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䵶僧與倉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臥氷而温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爲悉說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時議三篇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皁之説爲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鋭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汚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廏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諧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自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論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説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内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内情將藏内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内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説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説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懇懃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

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感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彊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彊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彊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彊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謀國猶豫宜往問之君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卑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承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文粹矣作乎）

寱（五計反）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

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部(土來反)侯侯家得寱婢寐則寱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寱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寱病寐中寱言非所知也引寱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寱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寱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寱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反)其奴命曰寱良氏子孫世在于部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寱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部侯夷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罌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矣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罌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恥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粲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麕鹿為二賢羞賓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為麕梟為鶡鴿蝦蟆為兎將以豐江外庖廚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恐虎窟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楹羣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返化君英賈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然後羞於麕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姦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化虎之論

辯惑二篇(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與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二篇以喻惑者

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爲勸懼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爲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爲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葢欲禁貪邪絶兇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爲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葢爲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絶理養之心以殺奪爲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爲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爲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爲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爲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衆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過惡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興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爲惑者聽我商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御名故爲善者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慇懃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與先之爲是也乎衆人之惑喻無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五拜反）不識禮度恐有俚（良士反）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葢爲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飢寒切身不爲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爲規戒考其行則可爲師範用其材則可約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櫪中食下廄藖䓸（上侯辦反下下沒反）爲人後騎負皁隸受鞭箠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求取始爲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爲喻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二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與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爲陷邑乾元己亥爲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左黄州表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黄州刺史下車黄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黄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黄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欺人黄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黄黄人多去思故爲黄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黄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荆州爲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二年年五十一薨于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內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迹參名業嘗在幕下將紀威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泝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爲全己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災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爲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皋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脩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脩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絕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

不以事爲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戱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彦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于樊上故爲公作表庚子中公鎭岳州予時爲尙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廉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十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恕静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說爲當時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夭壽哀樂戀意澹然吾是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戱公既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羡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前詔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爲表於戱孔氏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類乎天地生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厭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宮帝葬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爲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惑而作表來者遊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惑也歟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灌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參軍鄭淑爲鄉人某等請余爲崔公作表公前在灃州謠頌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爲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强家無利害賈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爲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暍於歇反而去其庥廕使蒼生正渴而儌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寃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戱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豎暴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淑之爲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正直之道溺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戱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巖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褊傲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爲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爲逸民竟爲退士枕石飲水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招之有土之官欲以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絕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尤高尙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絕世遺以禮法相檢不見容悲夫

菊圃記

舂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趍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戱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

悲傷柰何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蒴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蒴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爲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津實爲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爲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隹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乃存亡休慼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爾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紬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爲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爲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棊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尙隘衡

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爲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刱也如何故圖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爲董江夏自陳表

臣某言月日勑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伏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潼關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謂此時可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偪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言巡撫今諸道節度以爲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邑疑臣順王旬日之間致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爲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爲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黄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爲諸生所多中年自頤逸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爲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爲人知遂汚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越班秩罷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懇至謹因勑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勑除臣監察御史裏行依前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任伏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自賊庭遠如海濱敢望冠冕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可用謂臣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延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康元狡逆陛下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逢張瑾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會表請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風憲任兼戎旅今不勞兵革凶豎伏辜臣不可終以無能苟安非望自姦臣逆命於今六年愧無才能苟求祿位分符佩印不知慙羞戮辱及之死將不悔陛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顧分實自知恥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母令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澤有純孝之臣不任悃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臣云云謹言

爲呂荆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理某月日附某官口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臣實憂陛下方隅切須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癈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卽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乞以聞云云

請節度使表 寶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冀望陛下過聽徵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內官忝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耻之甚在臣無踰臣竊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因任使不當致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卽日鎮撫全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爲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皆及臣才不如人量實褊僻踰越秩次忝辱衣冠人亦有慙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爲吏書學自業老於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類今穢汚臺省紊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

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自臣知恥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爲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久病所願免官奉養生死願足上不敢汚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道州進

臣某言去年九月勑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勑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待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畬種山林冀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爲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御名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下符節陛下必當御名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井稅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泰三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勑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賦斂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沴每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者以臣爲苟安祿位抱公直者以臣爲內懷私僻有材識者辱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卽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敦勸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下符節不得稱慶下位蹈舞闕廷不任歡戀之至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惠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止伏惟陛下增脩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戴履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廷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乾元三年上來大夫 唐鄧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爲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畎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寃怨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淩鎮兵資其給養今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勉其苦爲

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及攝官并戶口多少具狀
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佐官一人餘並望勒停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上元元年來大夫

當軍將二千人父母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爲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上元元年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張季秀等三十九人無父母周國良等三十七人有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久從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舉呂著作狀寶應元年奏

故荊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姪男季重

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沒之後家無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敏仁孝之性不慙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日軍府之事皆季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所見季重不獨爲賢子弟今時穀湧貴道路多虞漂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重便近州一正員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廣德二年奏勑依

當州准勑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賊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足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苟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妄忝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奏免科率等狀永泰二年奏勑依

當州奉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堪差科送徵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爲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爲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合優矜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

上州縣徵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科戶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庶免使司隨時加減庶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勑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酹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爲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謹錄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永泰二年奏勑依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士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爲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以兵興已來人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爲士庶識廉恥之方謹錄奏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音稀）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牻（牻凡之別稱義載爾雅）終不復二論牻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顚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眞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愼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眞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眞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醆（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褁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趍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皁不圓爲卿寧方爲汚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趍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尙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趍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懽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懽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懽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眞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強全一懽以爲不喪其直愿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懽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苟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懽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眈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卽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磳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聾瞶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汚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尙蹺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生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浥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之行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勢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兇爲恩幸所迫厮皁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謟媚僻淫之亂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邸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汚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鬭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粱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烏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

顏魯公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三長物齋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録一卷唐顏真卿撰真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吳興集十卷又廬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採掇遺佚編為十五卷劉敞為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嘉祐雜志極稱其採録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為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為後序後人復即元剛之本分為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數沿及明代留本亦不甚傳今世所行乃萬曆中真卿裔孫允祚所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為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真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亦稱其為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為精審特收拾於散佚之餘即元剛所編亦不免闕略今考其遺文之見於石刻者往往為元剛所未收謹詳加搜輯得殷府君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迥廟碑銘一首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秘書少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連句詩一首奉使蔡州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録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内至留元剛所録禘祫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欒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敘事之詞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為真卿文亦為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附録一卷唐顏真卿撰原本久佚此本乃宋敏求掇拾重編得十五卷至南宋又佚其三卷留元剛為蒐緝補完併訂正年譜附於末然真卿詩文見於石刻者尚有尉遲迥碑等八篇見於說部者尚有政和公主碑等三篇則亦未為賅備今併續採補入俾無更散遺焉

按唐書藝文志顏真卿有廬集十卷行狀作廬陵集提要誤作盧州集又云殷府君顏氏碑銘尉遲迥廟碑銘二首增入補遺卷今檢　武英殿聚珍版文忠集内無此二碑又政和公主碑顏元孫墓誌殘文二首提要云據江氏筆録採出今檢全唐文顏集内殷夫人顏氏尉遲迥和政公主顏元孫四碑皆有全文而和政公主提要誤作政和顏元孫神道碑提要誤作墓誌提要又云附年譜一卷今檢聚珍版文忠集無此卷又案聚珍版文忠集以全唐詩校之少水亭詠風溪館聽蟬二聯句詩以全唐文校之少象魏賦請除禪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駁韋陟謚忠孝議對三命判按楊志堅妻求別適判劉中使帖世系譜序送高寬仁序汎愛寺重修記湖州碑陰記横山廟記項王碑陰述永字八法頌顏勤禮元孫允南幼輿允臧杲卿和政公主殷夫人顏君等八碑陸務滋贊蒲塘辨尉遲迥碑銘顏含大宗碑共二十有六首其見於史傳說部及石刻者新唐書禮樂志有請定武成廟釋奠奏杜佑通典有元陵儀注及更定昏禮奏宋刻汝帖有一行帖留元剛忠義堂帖有朝迴帖硤州帖捧袂帖乞米帖盧八倉曹帖鞏嶸忠義堂續帖有南來草篆江外送書四帖董其昌戲鴻堂帖有謝鹿脯奉辭近聞三帖合而計之又得十有八首今得補編入集

顏魯公小像

案顏魯公畫像宋中興館閣書畫錄有顏魯公像一米芾畫史有唐人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又恭讀

大清會典

南薰殿尊藏歷代名臣像有顏真卿像一今皆未見惟宋靖康元年知同州軍州事唐重刻公像於奉使帖之下方跋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今蒲州之像不傳惟此石尚在同州府學茲據同州刻本縮臨本驥識

顏魯公世系表

顏氏在唐無宰相故世系表不列於新書畢尚書沅著關中金石記取史傳所載編世系表附顏氏家廟碑後於顏氏子姓尚多闕遺今據魯公所撰家廟大宗勤禮元孫杲卿允南幼輿允臧等碑重加攷定詳列於左本驥識

盛 字叔臺魏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國居琅邪

欽 字公若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

默 字靜伯汝陰太守襲葛繹子

畿

含 字宏都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始自琅邪居丹陽

髦 字君道東晉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

謙 安成太守

約 零陵太守

綝 字文和騎都尉襲西平侯

靖之 字茂宗宣城太守御史中丞

勝之 字宏道巴陵太守度支校尉

炳之 字叔豹輔國江夏王參軍

見遠 字見遠齊書侍御史兼中丞

協 字子和梁鎮西記室參軍

之儀 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集州刺史新野公

之推 字介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始自丹陽居京北

之善 隋葉令

思魯 字孔歸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唐秦王記室

愍楚 直內史省

游秦 典校秘閣

師古 字籀崇文館學士

相時 崇文館學士

勤禮 字敬宏崇賢文學士贈虢州刺史

育德

勤禮七子 表為魯公而作勤禮以前止載兄弟之子孫自勤禮分支子孫可攷者備載

昭甫 本名顯甫字周卿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

元孫 字聿修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

春卿 偃師丞

杲卿 字昕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攝常

紘 方義主簿

泉明 彭州司馬

威明 邛州司馬

誕 義王諮議贈贊善

季明 贈左贊善

山太守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新唐書本傳云與真卿同五世祖案杲卿與魯公同五世祖衍字

曜卿 淄川司馬

旭卿 允山令

茂曾 犍為司馬

證 右內倉曹

訊 兵曹參軍

證訊皆杲卿之孫

濬

自濬以下皆杲卿兄弟之子

沛 贈尚食奉御

準 溧水令

華

正

翹

翽 華原主簿

翾

翊 贈左贊善

家廟元孫二碑作翊是大宗杲卿二碑作詡非杲卿名從言旁者杲卿孫輩也翊是杲卿兄弟之子

珝

覿 襄陽尉

覬 宏文進士

靚 鹽亭尉

覲

峴 永穆丞峴穆宗時為權鹽巡官追錄汝州功授

右贊善

慈明 都水使者

襲明

微明

德明

通明 獲嘉尉

將明 昌明尉

克明 崇文明經

子幹 公劉府果毅贈都水使者

盈枝

詔 彭王參軍

杲卿之從孫

惟貞 字叔堅薛王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太保

闕疑 杭州參軍

允南 字去惑國子司業金鄉男

頵 京兆兵曹襲金鄉男

頻 校書郎

喬卿 富平尉

真長

幼輿 字令軌左清道兵曹

頂 揚府法曹丞縣男

顗 鳳翔參軍

願 朝邑尉

頍

太師魯國文忠公真卿 新唐書本傳云真卿師古五世從孫案師古與

頗 贈五品京官

頗魯公長子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爲質於平盧將劉正臣河北陷閒頗死故有贈官大曆十年公刺湖州頗忽歸僧皎然詩目所謂奉賀顏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也建中元年公撰家廟碑其時頗已物故故仍書贈官

碩 初名頲左率倉曹沂水男授五品正員官

金石錄有韋稔撰幽州復舜廟頌貞元十二年閏八月立正書篆額皆碩所作也王惲秋澗集云碩書豐端莊殊有父風

公曾祖勤禮爲親兄弟則公乃師古之從曾孫也非五世從孫

碩 初名顧秘書正字新泰男

魯公與夫人帖附問蒙郎郎和奴光嚴皆公子姪小名也附見於此

從覽

從覽宏式皆魯公曾孫

宏式 文宗時授同州參軍

温 宣宗時授鳳翔文學

温蕘皆魯公後裔世次未詳

蕘 昭宗時授禮部郎中

允臧 字季寧江陵少尹

頵 歙州參軍曲阜男

頫 富陽尉

墨池編有鄧州文宣王廟碑頫所書也

禺 常州參軍

金石錄有令狐楚撰晉祠新松記禺所書也

頲

自頲以下皆魯公兄闕疑喬卿真長之子

頍 校書郎

家廟碑作頍是勤禮碑作頵重見一允南子一頍之誤也

頵 大理司直

頡 河陽尉

頍 太子洗馬

家廟勤禮二碑作頍是大宗碑作頗重見一魯公子一頍之誤也

顥 常熟令金鄉男

頔 常熟主簿任城男

頎 浚儀尉鄒縣男

頌 清源尉費縣男

項 衛尉主簿

頤 京兆參軍

頫 京兆參軍

顓

瑱

須

長卿

大宗家廟二碑皆載元孫五子惟貞七子魯公於同父兄弟其次在第六於同祖兄弟其次在第十一而公書廟碑題名

敬仲 吏部郎中平昌男　與兄昭甫皆勤禮元配殷夫人出

晉卿

邠

充國

質

自稱第七男書元孫干祿字碑殷夫人顏君碑自稱第十三姪男與大宗家廟二碑不合攷公撰曾祖勤禮碑敘元孫五子惟貞七子外又云長卿晉卿邠充國質皆無祿早世此五人者長卿晉卿當係公之同祖兄故公次第十三邠充國質當係同祖弟以無祿早世故大宗家廟二碑不列其名又據公撰殷踐猷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之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義故能長而有立則長卿等五人中當有三人係公之同父兄弟其二人則杲卿之兄弟也又據公撰允南碑云惟貞府君之第二子幼輿碑云惟貞府君之第六子則公兄弟之早世者當有一人在允南之下幼輿之上故公次第六其二人則公之弟也

殆庶　殆庶等五子勤禮繼配柳夫人出柳係中書令奭之妹奭以高宗王皇后外祖坐與褚遂良諫廢后事被誅勤禮以妻親累貶䕫州長史殆庶等以奭之外甥終身不得仕進

無恤

少連

務滋

辟強

會宗 襄州參軍　自會宗以下皆敬仲等之子

考 楚州司馬

澄 左衛翊衛

潤 涪城尉

名卿　自名卿以下皆會宗等之子

佾

倜

伋

倫 名卿至倫並爲武官

逸 武康令　自逸以下皆名卿等之子

鏻 長安尉

廣成 將軍

顏魯公世系表

渾 太子通事舍人　渾魯公同高祖弟也是表於大宗家廟勤禮三碑所載同高祖以上者皆不錄惟渾名屢見公書東方朔畫讚碑陰記及所撰杼山碑故附入備攷

韶 濮陽尉

明 華陽尉

啓 溫江尉

襲 華陰尉

亞邱

蔡　蔡泚盱皆見靖居寺題名皆魯公從子未詳其系杼山碑有顏祭卽蔡之誤也

泚

盱

超　超見杼山碑亦魯公從子

策　策暄皆見杼山碑魯公族子也未詳其系

暄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年譜

宋留氏元剛撰魯公年譜附集以傳敘次簡明微嫌太略今博稽史傳詳採遺文按歲重編用便尋檢仍以留譜編入外集爲尚論嚆矢云本驥識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公生據舊唐書本傳公卒於興元元年年七十七歲推其生當在景龍二年新唐書本傳作七十六歲則其生當在是年然公有移蔡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則公卒實非興元元年矣今從新書德宗紀作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卒推至是年爲七十七歲是爲生公之年公名真卿字清臣其先瑯邪臨沂人五世祖之推於後周時始家關中遂爲京兆萬年人舊書本傳作萬年人杲卿傳作長安人萬年長安皆京縣萬年今咸寧也顏之得姓一謂魯公伯禽支庶食采於顏因而著族是爲姬姓之裔一謂邾武公夷甫字顏子孫遂以爲氏是謂曹姓之裔公從祖師古注急就篇主前說公撰大宗爲公十三世祖含作家廟爲公父惟貞作二碑皆主後說後說本於圈稱陳留風俗傳葛洪要字二家以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之文證之則顏實姬姓非曹姓以師古之注爲確顏氏世爲魯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曰無繇曰無繇子回居德行之首爲亞聖曰辛曰之僕大宗碑作僕曰噲曰何曰高家語作產今本家語作刻大宗碑作驕今從史記曰祖家語作相此從史記又有濁鄒左傳作庚呂覽作濁聚此從史記丁闔叔子皆不在仲尼弟子之列戰國有率蠋蠋見戰國策春秋後語作屬大宗碑作蠋家廟碑作燭金石萃編誤以率燭爲一人故云未見有所謂率燭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安樂見後漢書儒林傳魏有斐盛斐附見三國志倉慈傳盛爲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於臨沂孝悌里是爲始還瑯邪之祖顏氏唐無宰相世系表不著於新書今據大宗家廟等碑自盛以下詳其所生盛生大中大夫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欽欽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默默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含晉書有傳祖欽父默附見含隨元帝渡江居上元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髦附見含傳髦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綝綝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靖之靖之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騰之騰之生輔國江夏王參軍炳之炳之生齊治書侍御史治書家廟碑作持書避高宗諱改兼中丞見遠自含至此皆居上元見遠生梁鎭西記室參軍協梁書有傳父見遠附見協三子長之儀北周御正御史大夫麟趾學士集州刺史新野公周書有傳次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齊書有傳次之善隋葉令之推爲始還京兆之祖三子長思魯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唐秦王記室次愍楚新書藝文志作敏楚侍御史次遊秦唐廉鄆二州刺史臨沂男思魯四子長師古祕書監弘文館學士瑯邪子戴公新舊書皆有傳從父遊秦附見新書公傳謂公爲師古五世從孫師古與公曾祖勤禮爲親兄弟則公乃師古之從曾孫傳作五世從孫誤次相時秦王府崇賢學士諫議大夫禮部侍郎附見兄師古傳次勤禮校書著作郎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次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勤禮七子長昭甫初名顯甫避中宗諱改名舊書杲卿傳作祖甫史官劉昫避晉高祖父紹雍名去昭字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次敬仲吏部郎中平昌男新舊書附見殷踐猷傳次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敬仲乃勤禮元配殷氏出殆庶等五子乃繼配柳氏出柳爲中書令奭之妹奭以高祖廢后外祖坐與褚遂良朋黨被戮勤禮以奭累貶夔州長史而殆庶等亦以奭之甥不得仕進昭甫二子長元孫滁沂豪三州刺史贈祕書監次惟貞薛王友柱國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元孫五子長春卿偃師丞次杲卿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拜衞尉卿贈太子太保諡忠節新書杲卿傳云與真卿同五世祖案杲卿與公同祖五世字衍次曜卿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次旭卿允山令次茂曾犍爲司馬惟貞七子長闕疑杭州參軍次允南殿中侍御史膳部司封郎中金鄉男次喬卿富平尉次真長舉明經次幼輿左清道兵曹次即魯公也次允臧荊南行軍司馬大宗家廟二碑皆載元孫五子惟貞七子公於同父兄弟其次當在第六從父兄弟其次當在第十一公書家廟碑自稱第七男書千祿字書及殷夫人顏君碑皆稱第十三姪蓋元孫六子惟八子各殀其一爲廟碑所未及又公作兄允南神道碑云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作兄幼輿神道碑云惟貞府君之第六子則公兄之殀者當在允南之下幼輿之上矣又公撰殷踐猷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之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則公之同懷尚有兄若姊妹三人不止七人也故公撰勤禮碑云曾孫之無祿早世者尚有長卿晉卿邠卿充國質五人雖不能別其孰爲公之親兄弟而公兄弟之早世者亦在其中矣

四年庚戌二歲六月殤帝唐隆元年七月睿宗景雲元年睿宗第五子彭城王隆業進封薛王公父惟貞爲之友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四品下是年公弟允臧生

景雲二年辛亥三歲公父惟貞以景雲二年正月爲蕭思亮撰墓誌銘其時尚在則公之孤當在二年正月以後

三年壬子四歲正月睿宗太極元年五月延和元年八月明皇先天元年

先天二年癸丑五歲二月伯父元孫除滁州刺史廣德二年公爲追書其告十一月明皇開元元年

開元六年戊午十歲舊書傳云事親以孝聞新書傳云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

殷氏新書作商氏史臣避宋太祖父諱宏殷故改殷爲商今更正案公高祖思魯娶於殷氏家廟碑額陰記所謂高祖妣殷夫人也曾祖勤禮亦娶於殷氏公撰勤禮神道碑所謂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也祖昭甫又娶於殷氏家廟碑云昭甫工篆籒草隷與內弟殷仲容齊名昭甫之妻仲容之姊也父惟貞又娶於殷氏公撰殷踐猷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公母爲英童之元孫太常博士子敬之女也長兄闕疑第六兄幼輿皆娶於殷氏闕疑娶殷履直之女公撰殷夫人顏君碑云六女幼適我兄闕疑幼輿娶踐猷之女公撰幼輿神道碑云夫人陳郡殷氏也公自高祖以來凡五世六人娶於殷氏公撰家廟碑云真卿早孤公父惟貞之卒家廟碑僅云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之秋七月未詳其年伯父元孫兄允南親自教誨又撰允南神道碑云家有折脛鶴真卿小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羽毛奚不仁之甚真卿終身志之不敢忘

九年辛酉十三歲公隨母外祖殷子敬於吳縣令任子敬爲吳令見公撰舅氏踐猷墓碣公有刻虎邱清遠道士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爲大曆六年至吳郡作逆推而上五十年故知是歲隨母來此七月踐猷卒於京師廣德二年公撰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君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奬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

十六年戊辰二十歲舊書傳云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新書傳云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二十年壬申二十四歲七月伯父元孫卒於其子春卿翼城縣丞之任

二十一年癸酉二十五歲讀書於長安福山寺

二十二年甲戌二十六歲公以對三命判與馬燧同擢拔萃科舉進士第試梓材賦庫詩登甲科是年掌貢士選者爲考功員外郎孫逖舊書逖傳云所選多俊才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爲尚書公序逖文集云公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入甲第者十有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公娶京兆韋氏房州刺史景駿之孫太子中舍迪之女也

二十四年丙子二十八歲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唐會要朝散郎從七品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二十五年丁丑二十九歲正月至相州撰周太師尉遲迥銘碑爲閻伯璵撰敘蔡有鄰書在河南彰德府七月至東都同祖姑錢塘丞殷履直妻卒公童孺時殷夫人嘗教以王孫五都等賦飛龍造化等篇後刺湖州時爲撰書墓碣

二十六年戊寅三十歲是年母殷夫人卒權厝於東都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在東都從父兄偃師丞春卿卒新書春卿傳云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婚嫁

天寶元年壬午三十四歲是年歸京兆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公博學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十月授醴泉尉公過瑤臺寺懷圓寂上人詩序云真卿以天寶元年尉醴泉公與陳郡殷寅公舅踐猷之子河東柳芳河南陸據蘭陵蕭穎士趙郡李華汝南邵軫鄧州趙驊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交道也

二年癸未三十五歲罷醴泉尉事詣洛陽訪吳郡張旭於裴儆宅請授草書筆法新書旭傳云善草書傳其法者惟崔邈顏真卿而已公自書帖云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隷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恨無分遂不能佳耳又作懷素草書歌序云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絶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

五載丙戌三十八歲前在醴泉以清白聞爲關內道黜陟使王鉷所薦授通直郎唐會要通直郎從七品陟長安尉尋罷尉事再至洛陽寓裴儆宅月餘作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仍歸長安

六載丁亥三十九歲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以陳郡殷克齊爲判官克齊踐猷長子攡之第三子十月歸自河東立父惟貞墓碑陸據撰文蔡有鄰八分書

七載戊子四十歲八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河南岑參作胡笳歌送之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公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時范陽魯炅爲隴右節度哥舒翰別奏公至隴右翰宴之公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時炅立在階下翰指炅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是載公長子頗生

八載己丑四十一歲自河隴歸再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河東人鄭延
祚母卒二十三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八
月自河朔歸還殿中侍御史宋璟第四子渾爲中丞御史吉温以私怨搆渾
謫賀州公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尋爲宰相楊國忠所忌諷中丞
蔣洌奏爲東都畿唐以洛陽爲東都採訪使判官
九載庚寅四十二歲七月兄幼輿卒於長安八月再轉殿中侍御史公撰兄允
南神道碑云元宗嘗撰華嶽碑並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
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允南時爲左補闕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
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真卿法服於
含元殿舞蹈而衣袂接焉大宗家廟二碑皆載此事云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朝覲宴集必同行列故
兄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
十載辛卯四十三歲公弟允臧以制舉縣令對策及第授延昌令
十一載壬辰四十四歲還武部員外郎是年正月改兵部爲武部判南曹書南陽岑勛撰多
寶塔感應碑公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碑爲始自書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金石萃編云是時公爲東都採訪判官此碑當云判採訪何以
云判尚書不知公爲國忠所忌出爲採訪判官此外官也由侍御史再轉而爲武部員外郎則入爲朝官矣安得復判採訪其曰判尚書者員外郎掌武
官選舉總判武部尚書所掌事耳舊書武部員外郎上有轉侍御史四字新書以再轉二字易之故萃編冒上採訪判官讀之因而致誤書駕部
郎中程浩撰夫子廟堂碑今存殘本七十一字爲華州王氏所藏其全文見元至正元年太平路總管賈度重摹本多寶塔碑
及是碑皆建於四月二十二日戊戌是載四月爲丁丑朔故二十二日爲戊戌二碑皆誤書作乙丑書自撰工部尚書郭虛己
碑河南府參軍郭揆碑
十二載癸巳四十五歲六月詔補尚書十數人爲郡守宰相楊國忠怒公不附
己謬稱精擇以公出守平原郡元宗宴公等於蓬萊前殿賦詩贈帛以寵其
行河南岑參作詩送之時河東節度安祿山逆節頗著公至平原以霖雨爲
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
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公自典校時即考五世祖之推與陸
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
句者廣而編之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名曰韻海鏡源至是與郡人勃海

封紹高篔族弟渾等修之成二百卷屬祿山作亂止具四分之一九月魯山
令元德秀卒公書其墓碑後人爭摸寫之與李華撰文李陽冰篆額及德秀
人品爲四絕趙氏金石錄謂是碑爲建中四年秋書其時公已爲李希烈所困安得爲德秀書碑據李華撰德秀碑云德秀卒於天寶十二
載九月則魯公書碑當在是載之後
十三載甲午四十六歲在平原二月書晉夏侯湛撰漢太中大夫東方朔像贊
并書自撰碑陰記碑在今陵縣署
十四載乙未四十七歲在平原公之爲平原在天寶十二載留譜於十四載下又云轉兵部員外郎公既以武部員外郎出爲
平原不得於此再轉兵部且兵部即武部也留譜誤十一月安祿山舉范陽兵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
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乎得平至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乃若
此祿山初尙移牒至公令以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
爲副公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士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
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濟
南太守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饒陽太守盧全誠景城司馬李暐
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
十二月十二日祿山陷洛陽殺東郡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
遣段子光來徇河北公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
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殮祭殯爲位痛哭人
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公遣甥盧逖至常山告
郡守從父兄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
史袁履謙謀殺欽湊擒邈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
共斬僞署景城守劉道元傳首平原公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
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公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軍威大振其附祿
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祿山方自率衆而西至陝虢聞
河北有變而還
十五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八日賊將史思明陷常山杲卿死之於是鄴廣平

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爲賊守公乃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乙巳以充本郡防禦使守城功詔加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三月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客李崿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公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公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崿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公奇之欲與之兵衆以崿爲年少輕慮必無所成公不得已辭之崿就館復爲書說公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公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人借之（舊書作一千從新書）崿將去公謂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吾子何以教我崿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嘟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其守將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嘟口之路出千里之兵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下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公然之乃移檄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賊帥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六月癸未朔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軍聲大振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公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公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公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公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公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時范陽節度使李光弼合汾陽王郭子儀之兵敗思明於嘉山平原之圍遂解

十五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三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元至德有賀卽位表初公聞李光弼下井陘卽斂兵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數遣使張雲子主簿李銑等以蠟丸裹書由閒道上表陳事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又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守平原時肅宗所致赦書亦以蠟丸達公公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劉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公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匹救河閒琳爲子奇所擒河閒饒陽景城樂安遂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十月祿山又遣騎將康沒野波攻平原公覺之兵馬旣盡人心危蹙不可復振公乃棄郡渡河沒野波緩策不追及聞渡河乃佯爲追躡是以得脫於難歷江淮荆襄與各道採訪使計會兵馬竟不可得而平原等郡遂盡陷於賊是載公次襄城時節度使魯炅保南陽爲賊所圍城中食盡中使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可公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仲犀乃以騎助之賊不敢逼日昇旣入城衆皆踴躍

至德二載丁酉四十九歲二月帝至鳳翔召公赴行在四月公朝鳳翔行至武當郡奉詔除憲部尚書（憲部卽刑部改名）有讓表六月加御史大夫有謝表（留譜云新書行狀月日不同今從家譜）八月弟允臧以監察御史還殿中侍御史公上表謝時仲兄允南遷司膳郎中奉詔給驛召至鳳翔與公相見當代榮之中書舍人崔漪帶酒容入朝公劾之貶右庶子又劾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且彈其不孝宰相房琯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十月元帥廣平王（卽代宗）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

王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
先王上馬公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
老將有足疾姑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公肅宗將還西京遣左司郎
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公謂禮儀使崔器曰上
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
公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旣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
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肅宗紀十月丁卯上入長安九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哭於廟三日據此則公之奏固已酌而從
之矣舊書本傳與紀異公扈從還京時允南還司封郎中允臧爲殿中公爲尙書兄弟
三人同時臺省公於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是月宰相爲崔圓李麟苗晉卿三人十
二月出爲同州刺史有謝表是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十一月尙無同州刺史之稱故新書本傳改爲馮翊太守
案公集謝表亦稱同州刺史與舊書合則公之到同州任當是十二月事道過郃陽有烈士左伯桃墓詩詩佚
三載戊戌五十歲二月肅宗改元乾元三月轉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謝
上表封丹陽縣開國侯舊書本傳無丹陽之封新書作丹陽縣子行狀作丹陽縣開國子案公書祭姪季明文及放生池表皆署
丹陽縣開國侯攷職官志上州刺史爵開國侯蒲上州也不應封子陽作楊侯作子皆史誤也四月贈祖昭甫華州刺史公
嘗手書其告有謝贈祖官表五月贈杲卿太子太保杲卿被害時張通幽譖
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至是公表其枉諡曰忠節公與兄國子司業允南表謝
九月書自撰祭姪季明文有草稿存十月戊申赴蒲州辛亥過華陰題名金
天王廟金天王華嶽神也開元元年十月封題名刻在周天和碑側公遣從子泉明至河北訪求血屬初
李光弼郭子儀收復常山出杲卿袁履謙及將吏等妻女數百人於獄轉徙
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公贍給久之資送歸里泉明又以公命購
其父杲卿尸於河北弟季明尸於洛陽杲卿失一足季明得其首公以杲卿
尸與張湊所歸髮葬於長安而以李明祔焉公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
史道過東京作祭伯父豪州刺史元孫文元孫墓在東京鶴店東北高村原
乾元二年己亥五十一歲公在饒州民苦盜公計擒首惡磔諸市四境肅然有
顏司徒碑銘六月拜昇州刺史江寧郡以元年改置昇州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
使有謝表擢權皐爲行軍司馬皐德權之子是年有與蔡明遠帖李侍御寫眞贊

有天下放生池碑銘
三年庚子五十二歲時揚州長史劉展將反公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
非短之明年十一月展果舉兵反峘與展戰於淮上敗績二月以杭州刺史侯令儀代爲昇州刺史
召公入朝爲刑部侍郎舊書本傳作刑部尙書今從新書閏四月肅宗改元上元公作朝議
大夫徐秀神道碑七月作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月宰相李輔國矯
詔還元宗居西宮公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又爲御史中丞
敬羽所誣貶蓬州長史公由嘉陵路出閬州新政縣作鮮于氏離堆記在今四川
南部縣
上元二年辛丑五十三歲是年九月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首歲公在蓬
州救災恤患民頌其德
元年壬寅五十四歲是年復以建巳爲四月改元寶應閏四月代宗即位五月
拜公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州城不得入詔赴上都七月以仲兄國子司業允
南官贈父惟貞祕書少監母殷氏蘭陵郡太夫人二告皆公自書有謝表案肅
宗以是年四月丁卯崩少監告身下於七月二十七日謝表批答當是代宗家廟碑作肅宗蓋率制在四月以前至七月始下告耳十一月允
南卒公爲撰神道碑十二月戶部侍郎劉晏以公文學正直舉以自代詔從
之以晏爲國子祭酒以公爲戶部侍郎有謝表
寶應二年癸卯五十五歲三月改吏部侍郎舊書本傳作戶部新書作吏部據放生池碑陰記蓋由戶部轉吏部
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有謝表七月代宗改元廣德八月荆南節度使李峴入
爲宗正卿拜公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舉壽
安尉殷寅爲推官未行以衛伯玉代之除公尙書右丞舊書本傳作左丞從新書十月吐
蕃犯京畿公扈從至陝州十二月車駕將還京師公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
還宮宰相元載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公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
者何罪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壞邪載深銜之有工部尙書臧懷恪神道
碑
二年甲辰五十六歲元年八月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拒命於汾州公請奉詔
召之是年正月癸未改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

州宣慰使未行公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於陝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擾去犬戎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河東節度辛雲京澤潞節度李抱玉及中官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留公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三月伯父元孫贈祕書監公表謝是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八月作和政公主神道碑（公主肅宗女降河東柳潭）十一月朝士以汾陽王郭子儀及其子先鋒晞破土蕃歸因爲與道之會尚書左僕射郭英乂詔事軍容使魚朝恩擠八座尚書坐其下公移書糾之有草稿存是月作伯父元孫神道碑作贈太保李光弼神道碑（碑爲張少悌書在陝西富平縣）書自撰贈太保郭敬之家廟碑（敬之子儀之父碑在陝西布政司）又有與李太保帖是冬兄幼輿卒於江陵

永泰元年乙巳五十七歲八月作刑部侍郎孫逖文集序作左金吾衛大將軍康阿義屈達干神道碑十月有與李太保帖

二年丙午五十八歲公在刑部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士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公上疏切諫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二月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書硤州帖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貶吉州司馬道出潯陽書舊作左伯桃墓詩於蒲塘客舍有蒲塘辨六月書東林西林二寺題名十一月代宗改元大曆

大曆二年丁未五十九歲在吉州著廬陵集十卷正月書自撰京兆尹鮮于向神道碑十月書祖關二大字於靖居寺有靖居寺題名書守政帖

三年戊申六十歲在吉州三月作井山華姑仙壇碑作南嶽魏夫人仙壇碑四月除撫州刺史爲神霄觀道士譚仙巖書馬伏波語十一月弟允臧卒於江陵（時允臧以江陵少尹受代徵入未行而卒）

四年己酉六十一歲在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取舊著韻海鏡源二百卷增廣之成五百卷四月作兄幼輿弟允臧神道碑歸祔幼輿允臧於上都時同生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作寶應寺翻經室記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壇記

五年庚戌六十二歲在撫州治陂灌田民賴其利公歿後州人建祠祀之宋曾鞏爲之記正月一日書逍遙樓三大字（碑在廣西臨江縣）三月作贈梁州刺史徐秀碑（碑爲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四月作舅氏曹州司法殷踐猷墓碣又書自撰踐猷子大斌令攝碑十二月作廣平相國宋璟神道碑（碑在直隸沙河縣）

六年辛亥六十三歲三月作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三月罷撫州事命左輔元編次臨川集十卷四月書自撰麻姑山仙壇記又書小字麻姑壇記書前道州刺史元結撰大唐中興頌（在湖南祁陽縣浯溪磨崖刻）八月至上元縣撰慈恩寺常住莊地碑（碑爲韓擇木八分書代宗篆額）十一月拜十三世祖晉西平靖侯含墓書自撰大宗碑（自含以後七世皆葬上元幕府山）作題虎邱清遠道士詩後詩（宋留元剛忠義堂帖有公書虎邱清遠道士詩及公自題詩款云大曆五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眞卿書案公爲刑部尚書不在此時大曆五年公在撫州不應題詩虎邱此詩當是六年公至上元時作題款及書皆僞託也）

七年壬子六十四歲五月至宋州書自撰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八關齋會記（碑在河南歸德府）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十一月自東京還母蘭陵郡君柩歸葬上都祖塋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六十五歲正月至湖州刺史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公務之隙招集文士前殿中侍御史廣漢李崿處士吳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范陽湯清河（文集誤作評事湯某清河丞據竹山聯句石刻訂正）太祝河東柳察長城丞潘述前梁縣尉河東裴脩常熟主簿蘭陵蕭存嘉興尉河南陸士修及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京兆韋介左興宗族人蔡（文集誤作祭）策金陵沙門法海等取舊著韻海鏡源五百卷刪煩補闕爲三百六十卷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建韻海樓於郡治至冬徙於州西南杼山之妙峯寺寺爲梁武帝所置公建亭其中以癸丑歲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成陸羽爲名之曰三癸

亭產丹青紫三桂桂下有支徑時殿中侍御史袁高爲浙西觀察判官巡部
至州適會於此因呼爲御史徑公有題杼山癸亭得暮字詩云歘構三癸亭
實爲陸生故又有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詩皆爲此亭作也寺僧皎
然字清晝謝靈運十世孫工詩辭公修韻海預其論著公有贈皎然詩云繕
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又云衞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謂袁侍御陸處士及
同游諸子也先是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范陽盧鍔江寧
丞京兆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及周愿沈殷李蕭族人渾暄等亦嘗同修韻海
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
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閱司議邱悌臨川令沈咸右衞兵曹張著兄謩
弟薦蕎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桓尼及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蒙裴繼兄
子超永穆丞峴公子頍顴等妙喜寺記云愚子頍顴案大宗家廟二碑皆無頍顴之名當卽公子頵碩原名也往來
山寺商搉古今爲一時文從之盛有聯句詩一卷其與聯句之會者尙有起
居舍人楊憑憑弟協律郎凝拾遺耿湋侍御皇甫曾推官康造同官主簿陸
涓李觀詹事司直房益長城尉裴循柳淡吳筠強蒙范縉王純王修甫史仲
宣裴幼清釋塵外族子粲從子須顗頊等皆杼山游侶也全唐詩聯句有李益乃沈益房益之
譌李益與李賀齊名在魯公之後又嘗遊峴山觀左相李適之石罇敘飲爲樂十二月有吳
與沈氏述祖德記
九年甲寅六十六歲在湖州正月書伯父元孫干祿字書於刺史宅之東廳院
韻海鏡源成作杼山妙峯寺碑三月作竹山聯句詩五月書自撰茅山道士
李含光碑碑在江蘇句容縣茅山玉晨觀八月書舊撰天下放生池乞額表并撰碑陰記碑刻
忠義堂帖作浪跡先生張志和碑
十年乙卯六十七歲在湖州八月魏博節度田承嗣將盧子期就擒於磁州十
一月承嗣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書近聞帖是年九月書自撰商州刺史
歐陽琟碑有元次山墓表時公子頵自河北歸頵以天寶十五載爲質於平
盧將劉正臣時年十餘歲至是始歸僧皎然有奉賀顏使君二十八郎隔絕
自河北遠歸詩二十八郎謂頵也其詩云相失值氛烟纔應掌上年久離驚

貌長多難喜身全然公撰大宗家廟元孫杲卿等碑皆謂頵死逆胡之難大
宗碑又謂頵工隸書太子洗馬家廟碑亦云頵工小楷洗馬而公撰高祖勤
禮碑則云頵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不幸短命蓋三碑俱撰於頵未
歸之前當常山被陷時傳聞頵已遇害故朝廷有五品官之贈所謂太子洗
馬鄭府司馬卽贈官也越十有七八年而頵始自河北歸其時年已三十內
外矣至建中元年公刻家廟碑後記但言男頵男碩而不及頵蓋頵歸在大
曆八年以後故公撰妙喜寺碑但云愚子頍顴卽頵碩原名而不及頵其卒當在
建中元年以前故家廟碑仍載頵之贈官而後記則不列其名也
十一年丙辰六十八歲在湖州著吳興集十卷四月作博陵崔沔陋室銘記書
自撰銀青光祿大夫康希銑神道碑初霅溪東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
南曲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剪榛導流作八角
亭及茅亭
十二年丁巳六十九歲公爲元載所忌斥外十有一年三月載伏誅四月作梁
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五月作項王碑陰述書自撰湖州射堂記書中書侍
郎楊綰撰李抱玉碑是月公以綰薦召入朝八月擢刑部尚書公自書其告
十一月以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於朝是月作友壻京兆尹杜濟墓
誌并爲濟撰書神道碑書自撰殷履直妻姑顏君碑碑在河南洛陽縣
十三年戊午七十歲正月三上章乞致仕不許二月奉使謁昭陵有過瑤臺寺
懷僧圓寂詩三月贈吏部尚書書自撰廣平相國宋璟碑陰記刻在沙河碑側
十四年己未七十一歲五月代宗崩德宗嗣位公以本官充禮儀使有請除禫
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公以高祖以下七聖諡號文字繁多乃上議取初諡
爲定兵部侍郎袁傪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然實妄奏不知玉冊皆
刻初諡而已七月書程浩撰馬璘新廟碑十月代宗神主將升祔太廟公以
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還於西夾室從之有議元皇帝祧還狀
建中元年庚申七十二歲三月奏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詔下議之初武后於
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於是議者有三一曰必

存其廟徧立羣主時饗之二曰建廟存主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不決而罷（舊書德宗紀及禮志但稱禮儀使奏未著公名時公領使職禮志又載會昌六年鄭亞等奏云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即此奏也）七月書自撰父惟貞家廟碑（碑在陝西西安府學）撰顏氏家譜一卷（新書藝文志載此譜未著撰人名公集有世系譜序撰於是年七月即此譜也）八月罷吏部事時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師（舊書作少傳從新書）充禮儀使如故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告有太后崇徽外家聯屬顧先勳舊方睦親姻等語考德宗母睿真太后爲吳興沈氏舊書后妃傳云妃父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震公撰吳興沈氏述祖德記云南齊徵士沈驎士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即其人也記又云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則公與沈氏爲世戚故是告云太后崇徽外家聯屬然公之高祖母爲殷氏曾祖母爲殷柳二氏祖母及母皆殷氏伯父元孫妻元氏從兄杲卿妻崔氏同母兄闕疑幼輿妻皆殷氏次兄允南妻陳氏公及弟允臧妻皆韋氏同祖姑二一適御史大夫張知泰一適錢塘丞殷履直從祖姑適劉氏其子同昇爲江南經略伯父元孫女適盧氏其子逖死杲卿之難公女適雒丞韋政其可考者皆非沈氏近姻惟公撰曾祖勤禮碑云君外曾孫沈盈盧逖竝爲逆賊所害沈盈不知何子之外孫顏沈之姻僅見於此所稱外家聯屬者當係晉西平靖侯含隨元帝過江徙居上元者凡七世時顏沈二家曾締姻好故記云江南婚姻之舊而告遂及之蓋太后以宮女得幸生德宗於宮避史思明之亂逃散及德宗即位訪求未得因母族單微故託顏氏舊姻以自重又爲起居舍人朱巨川兩書其告十月壬子以即位恩封公子右率倉曹頵爲沂水男祕書正字碩爲新泰男自李義府許敬宗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故開元禮及新舊唐書皆無其儀惟鄭樵通典載有元陵儀注蓋數萬言其行禮次第粲然大備然未著爲何人所定元陵者代宗之陵也代宗以是年十月己酉葬於元陵其時公爲禮儀使則是儀必公之手筆歷代國恤莫大於此經世文章亦莫大於此編公集者於小說殘碑多所搜採獨遺此文不加考訂而登之於集殊闕憾也今爲補編

十一月公奏郡縣主見舅姑請行執笲之禮幷請罷觀華燭仗倖障車下壻却扇及昏夕聲樂等儀又改擇地置帳行於堂室中禁子午卯酉年娶婦俗忌並從之

二年辛酉七十三歲九月太常博士陳京請以獻懿二祖神主祫享太廟詔公卿集議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竝昭穆闕東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二向得全其始宜以主祔德明廟公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於是還二主祫於廟如公議（議載舊書禮志及新書陳京傳詳略互異）屬左輔元編訂禮樂集十卷（新書藝文志云公爲禮儀使所定留譜誤作禮儀集）十月書自撰明州刺史王公德政碑（廣川書跋有王密碑當即其人）

三年壬戌七十四歲宰相盧杞專權忌公八月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杞諭公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公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先中丞謂杞父弈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東都被殺傳首至平原公禮葬之事見前）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痕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

四年癸亥七十五歲正月庚寅淮西都統李希烈反陷汝州甲午盧杞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往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使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公答曰君命可避乎初見希烈於許州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公將食其肉諸將叢繞慢罵舉刃以擬之公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公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己願罷兵公遣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皆爲杞所格不報每與諸子書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欲遣公還會李元平在座公責之元平慚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時幽州節度朱滔深趙節度王武俊魏博節度田悅淄青節度李納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公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

大宴逆黨召公使坐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公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慚亦呵止時滔及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公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公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不敢復言希烈乃拘公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云欲阬之公恬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興元元年甲子七十六歲作奉命帖題驛舍壁三月荊南張伯儀與賊戰於安州敗績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公公慟哭投地希烈令其將周曾王玠姚憺等襲汝州節度使哥舒曜曾等謀迴軍襲取希烈奉公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公於龍興寺公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與邠隴節度使曲環大破希烈之衆於陳州希烈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公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公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十二月希烈陷汴州自稱大楚皇帝僭僞號曰武成使人問即位儀於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希烈不敢逼

貞元元年乙丑七十七歲王師復振劉洽等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慮蔡州有變將挾公自隨正月五日先遣公自汝至蔡十九日書移蔡帖時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公先曰有敕使拜曰宜賜真卿死公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者何日從長安來曰從大梁來公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縊殺之時八月十三日乙丑也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於朝（新舊書本傳皆作興元元年八月十三日爲希烈所害通鑑綱目從之而舊書德宗紀又作貞元元年正月癸丑聞公之變案是年正月爲丁酉朔癸丑乃十七日公有移蔡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則非癸丑聞訃可知今從新書德宗紀作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八月爲癸亥朔丙戌乃二十四日也）明年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酖死淮西平朝廷命仙奇爲淮西節度十一月以公之喪歸京師德宗輟朝五日詔錄其功贈司徒諡曰文忠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喪制終所司超授官秩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公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頵得錄用及盧杞既廢德宗嘗謂李泌曰人皆言杞姦而朕不覺泌曰陛下能覺安致建中之禍李揆和蕃（事在建中四年七月）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文宗時以公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穆宗時授顏峴贊善大夫宣宗時授顏遐鳳翔文學昭宗時授顏蕘禮部郎皆公後裔也

顏魯公文集年譜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目錄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卷一 賦 表
象魏賦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附玄宗批答
讓憲部尚書表 附肅宗批答
謝兼御史大夫表 附肅宗批答
同州刺史謝上表 附肅宗批答
蒲州刺史謝上表 附肅宗批答
謝贈祖官表 附肅宗批答
謝浙西節度使表 附肅宗批答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附肅宗批答
謝戶部侍郎表 附代宗批答
謝吏部侍郎表 附代宗批答
謝荊南節度使表 附代宗批答
卷二 奏 疏 狀 議
請除禫服奏
請除素練聽政奏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
更定昏禮奏
論百官論事疏 附新唐書本傳所載疏
請復七聖謚號狀
論元皇帝祧遷狀
駮吏部尚書韋陟謚忠孝議 附博士程浩駮議
朝會有故去樂議
廟享議 附陳京傳所載廟享議
卷三 儀注
元陵儀注
卷四 判 牒 書 帖
對三命判
按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牒
與郭僕射書
與李太保帖九首
與御史帖
與盧倉曹帖三首
與蔡明遠帖二首
劉中使帖
與夫人帖
與緒汝帖
與澄師帖
廣平帖
文殊帖
寒食帖
中夏帖
修書帖
訊後帖
一行帖
南來帖
江外帖
草篆帖

奉使蔡州書
移蔡帖
卷五 序 記 述
孫文公集序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世系譜序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送劉太沖序
送辛子序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汎愛寺重修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鮮于氏離堆記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撫州南城麻姑仙壇記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湖州石柱記
崔孝公陋室銘記
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宋文貞公碑側記
家廟碑後記
家廟碑額陰記
謝公碑陰記
項王碑陰述
卷六 贊 頌 辨 題名 碑銘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李侍御寫真贊
永字八法頌
蒲塘辨
華嶽廟題名
東林寺題名
西林寺題名
靖居寺題名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廟碑銘
天下放生池碑銘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
銘
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銘
卷七 碑銘二
東莞臧氏糾宗碑銘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浪迹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銘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
銘
卷八 神道碑銘一

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祕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銘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諡忠節京兆顏公神道
碑銘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和政公主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
山南東道五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
神道碑銘
卷九　神道碑銘二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
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
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銘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
卷十　神道碑銘三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
道碑銘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
神道碑銘
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
道碑銘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
卷十一　表墓碑銘　墓誌銘　墓碣銘　祭文　殘碑　逸文存目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墓誌銘
杭州錢塘縣丞殷君夫人顏君碣銘
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横山廟碑
卷十二　古近體詩　逸詩存目
詠陶淵明
贈裴將軍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附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有作李德裕　追和太師顏魯公刻清遠道士遊虎邱詩皮
日休　追和虎邱清遠道士詩陸龜蒙　次追和清遠道士詩韻又補沈恭子詩
題杼山癸亭得暮字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作
贈僧皎然
登平望橋下作
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
五雜組擬作　附同擬五人作李萼殷佐明賁高陸士修蔣志
重擬五雜組　附同擬三人作張薦李萼僧清晝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　真卿　劉全白　裴循　張薦　吳筠　強蒙　范縉　王純　魏理　王修甫　顏峴
左輔元　劉茂　顏渾　楊德元　韋介　僧清晝　崔宏　史仲宣　陸羽　權器　陸士修　裴幼清　柳淡　僧塵外　顏顓　顏
須　顏頊　李萼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真卿　潘述　陸羽　權器　清晝　李萼　潘述

水亭詠風聯句 裴幼清 楊憑 楊凝 左輔元 陸士修 權器 陸羽 真卿 清晝 耿湋 喬 陸涓
溪館聽蟬聯句 楊憑 楊凝 權器 陸羽 真卿 耿湋 喬 裴幼清 伯成 清晝
送耿湋拾遺聯句 真卿 湋 真卿 湋
月夜啜茶聯句 陸士修 張薦 李萼 崔萬 真卿 清晝 士修
夜宴詠燈聯句 陸士修 張薦 真卿 清晝 袁高
三言喜皇甫侍御過南樓玩月聯句 真卿 陸羽 皇甫曾 李萼 清晝 陸士修
七言重聯句 真卿 皇甫曾 李萼 陸羽 清晝
送李侍御聯句 真卿 清晝 張薦 李萼
玩初月重遊聯句 張薦 李萼 真卿 清晝
重送橫飛聯句 李萼 真卿 清晝
竹山聯句題潘氏書堂 真卿 陸羽 李萼 裴修 康造 湯清河 清晝 陸士修 房夔 顏粲 顏顓 顏須
韋介 李觀 房益 柳淡 顏峴 潘述
夜集聯句 清晝 真卿
大言聯句 清晝 真卿 李萼 張薦
小言聯句 真卿 清晝
樂語聯句 李萼 真卿 清晝 張薦
饞語聯句 李萼 真卿 清晝 張薦
滑語聯句 真卿 清晝 劉全白 李萼 益
醉語聯句 劉全白 真卿 清晝 陸羽
斷句
卷十三 外集一
舊唐書列傳
新唐書列傳
全唐詩小傳
全唐文小傳
湖州府志名宦傳
舊唐書段顏合傳贊
新唐書段顏合傳贊
宏簡錄二顏張許合傳贊　明 邵經邦
卷十四 外集二
顏魯公行狀　唐 殷亮
顏魯公神道碑銘　令狐峘
卷十五 外集三
顏魯公年譜　宋 留元剛
卷十六 外集四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唐 李白
陪讌湖州公堂　耿湋
敭顏魯公送挺贇歸翠微寺　盧綸
送顏平原　岑參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聞顏尚書陷賊中　戎昱
奉酬顏使君真卿見過郭中寺寺無山水之賞故予述其意以答焉
僧皎然
奉酬顏使君真卿王員外圓宿寺兼送員外使迴
杼山上峯和顏使君真卿袁侍御高五韻賦得印字仍期明日登開元寺樓之會
奉賀顏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
同顏使君真卿李侍御萼游法華寺登鳳翅山望太湖
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奉同顏使君真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
奉同顏使君真卿袁侍御駱駝橋玩月
九日陪顏使君真卿登水樓

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春日陪顏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春陪顏使君真卿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同顏使君真卿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時會有詔徵赴京
同顏使君清明日游因送蕭主簿
陪顏使君餞宣諭蕭常侍
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同顏魯公泛舟送皇甫侍御曾
奉同顏使君真卿送李侍御萼賦得荻塘路
奉應顏尚書真卿觀元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
奉和顏魯公真卿落元真子舴艋舟歌
奉同顏使君真卿清風樓賦得洞庭歌送吳鍊師歸林屋洞
晦日陪顏使君白蘋洲集
新樂府青石激忠烈也　白居易
謁湖州顏魯公祠　宋 王十朋
題顏魯公畫像　徐俯
游湖州題顏魯公祠堂　童敏德
游麻姑山　劉涇
讀中興頌碑　張耒
題顏魯公像　朱翌
過平原　文天祥
顏魯公祠堂　謝薖
書磨厓碑後　元 郝經
謁湖州顏魯公祠　明 張羽
謁三顏祠於白石山　蔡道憲
韻海樓　本朝 吳綺
游杼山
題韻海樓玉樓春
坐韻海樓醉蓬萊
卷十七 外集五
授顏真卿監察御史制 天寶六載
授顏元孫滁州刺史制 開元二年
贈顏昭甫華州刺史制 乾元元年
贈顏惟貞祕書少監制 寶應元年
贈蘭陵郡太君殷氏蘭陵郡太夫人制 寶應元年
授顏真卿刑部尚書告 大曆十二年
授顏真卿太子少師告 建中元年
贈故太師顏真卿司徒詔 貞元元年
授顏峴贊善大夫制 穆宗時
授顏宏式同州參軍制 開成元年
授顏温鳳翔文學制 宣宗時
授顏蕘禮部郎中制 昭宗時
請贖太師顏真卿歸朝疏　唐 張薦
請表太師顏真卿忠節疏　嗣曹王皐
為淮西宣慰使鄭右丞祭顏太師文　穆員
為留守賈尚書祭顏太師文
移顏公詩記　唐 鄭薰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碎碑記　沈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 曾鞏
費縣顏文忠公新廟記　曹輔
魯公仙蹟記　米黻

離堆顏魯公祠堂記　黄庚
祁陽顏元祠堂記　許永
吉州顏魯公祠堂記　歐陽守道
浯溪書院記　元蘇天爵
卷十八外集六
顏魯公文集序　宋劉敞
顏魯公文集後序　留元剛
刻顏氏告跋
顏魯公文集序　明楊一清
顏魯公文集後序　都穆
重刻顏魯公文集序　趙焞
顏魯公文集跋　羅樹聲
重刻米元章魯公仙蹟跋　鮑觀光
卷十九外集七
顏魯公官階考　本朝畢沅
顏魯公著作考　黄本驥
顏魯公著韻海鏡源始末考
顏魯公湖州賓客考
顏魯公生卒葬地考
顏魯公祠廟考
卷二十外集八
雜紀
卷二十一書評一
總論
張仁蘊德政碑天寶元年
郭虛己碑天寶十一載三月
郭揆碑天寶十一載三月
多寶塔感應碑天寶十一載四月
夫子廟堂記殘碑天寶十一載四月
卷二十二書評二
東方朔畫贊幷碑陰記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咸寧孔子廟碑
逍遙樓讀御書碑額表乾元元年
祭姪季明文乾元元年九月
金天王廟題名乾元元年十月
卷二十三書評三
告伯父豪州刺史文乾元元年十月
與蔡明遠帖乾元二年
乍奉辭帖
顏勤禮碑乾元二年
題盧稜伽畫壁、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離堆記寶應元年五月
顏允南碑寶應元年十一月
顏惟貞幷殷夫人告寶應二年十一月
韋縝碑寶應二年
郭氏家廟碑廣德二年十一月
郭敬之墓碑
卷二十四書評四
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廣德二年十一月
顏元孫碑永泰元年
鹿脯帖永泰元年

乞米帖
朝迴帖
捧袂帖
硤州帖
東林寺題名 永泰二年六月
西林寺題名 永泰二年六月
顏顒甫碑 永泰二年
窪尊銘 永泰二年
左伯桃墓詩
龍溪二大寺
祖關二大字
鮮于仲通碑 大曆二年正月
鮮于氏里門記
靖居寺題名 大曆二年十月
書馬伏波語 大曆三年四月
顏喬卿墓碣 大曆四年四月
顏幼輿碑 大曆四年四月
顏允臧碑 大曆四年四月
顏處士殘碑
謝康樂翻經臺記 大曆四年四月
魏夫人仙壇碑 大曆四年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碑記
逍遙樓三大字 大曆五年正月
殷踐猷墓碣 大曆五年五月
殷攝碑
卷二十五 書評五
宋璟碑及碑側記 大曆五年十二月碑側記大曆十三年三月
張景倩碑 大曆五年
元子哲遺愛碑 大曆五年
律藏院戒壇記 大曆六年三月
麻姑仙壇記 大曆六年四月
卷二十六 書評六
大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六月蜀本附
臧懷恪碑
臧氏糾宗碑
臧氏故宅碑
顏含大宗碑 大曆六年十一月
顏含碑 大曆七年四月
書清遠道士詩及和作
虎邱劍池四大字
送劉太沖敘 大曆七年
八關齋功德記 大曆七年五月
劉中使帖
與夫人帖
卷二十七 書評七
天下放生池碑并乞御書碑額表及碑陰記大曆八年七月碑陰記九年正月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大曆八年十二月
謝太傅墳碑陰記 大曆八年
湖州石記
干祿字書
竹山潘氏堂聯句
卷二十八 書評八

顏杲卿碑 大曆九年
妙喜寺碑 大曆九年
歐陽琟碑 大曆十年十月
元結墓表
湖州石柱記 大曆十二年
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四月
浮玉二大字
柳惲西亭記 大曆十二年四月
湖州帖
項王碑陰述 大曆十二年
韻海
駱駝橋三字
橫山廟碑
永興寺額
文殊碑
文殊帖
祖亭碑
李抱玉墓碑并廟碑 大曆十二年五月
李元靖碑 大曆十二年五月
杜濟墓碑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
杜濟墓誌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
康希銑碑 大曆十二年
懷圓寂上人詩 大曆十二年十二月
顏默殘碑
卷二十九 書評九
殷君夫人顏氏碑
馬璘新廟碑 大曆十四年七月
馬承光殘碑
張敬因碑
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七月
卷三十 書評十
朱巨川告二 一建中元年八月一三年八月
自書太子少師告 建中元年八月
王密碑 建中二年十月
元德秀碑 建中四年
唐與寺主碑
張府君碑
守政帖
與柳冕帖
裴將軍詩
誌公像贊
開元寺僧殘碑
臨諸家法帖
華嚴經
小字華嚴經
黃庭經
摩利支天經
自江淮帖
送辛晃序
寒食帖
與澄師帖
皐陶帖

旌儒廟碑
元倂法師碑
霄漢閣石刻
天中山三字
真卿二字
訊後鄒游脩書廣平中夏五帖
別本麻姑壇記
元孫昭甫二告并魯公授刑部尚書制
御書南來草隸江外送書五帖
元宗老子像贊
奉使帖 與元元年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
忠義堂帖

顏魯公文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一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賦

象魏賦（以象懸國章道崇政理爲韻）

曰有唐之建都兮蓋法天而立象濬重門於北極聳雙闕以南敞夾黃道而嶷峙干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憑抑萬國之攸仰洎乎青陽戒節玉紀迴天萬戶闢漏以傳響百僚執贄而獻年遒人之木鐸既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渙發大號孚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真盛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爲用也叶古典布新章積非煙之疊疊羃佳氣之蒼蒼扣峻墉以龍峙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過而必肅子牟懷而不忘若乃盤礴國門巍峨穹昊覆瑤草於輦路接青槐於馳道亘玉斗而彌永半金城以處好既悅功於子來抑有符於靈造及夫霜天肅霽曙景涵風對嚴廊而隱轔映玉樹以玲瓏既岌岌以業業亦穹穹而崇崇縱黃金與紫貝孰並美而傳功童子何知謬膺邦政徒欲竭其鄙思諒難酬於嘉命且賦頌之作本乎情性雖杼軸而屢空聊高歌以爲詠亂曰巍巍雙闕兮岳立雲峙政令因斯以縣有兮黎元賴此以獲理敢頌美於一時庶流芳於千祀

表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至德元載七月）

臣真卿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腳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間行（一本無間字）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不勝感咽（一本無此四字）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上皇批答（常袞行）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於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曆爰靖妖氛今官軍益振回紇効款即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命兼以崇班宜有懋於深功（一作宮）　且用光於重守

讓憲部尚書表（至德二載四月）

臣真卿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辨陛下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凶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賡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兩番（一本兩作三）正臣等尅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爲歸罪闕庭愈於受擒賊手所以僶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帳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敕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在遂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

不得兵馬卽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惶懼陛下縱舍宏善貸不忍明刑在臣靦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爲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期屢遷示國無刑於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爲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於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悃之至

肅宗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蠭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躬自歸朝深副朕望允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至德二載六月）

臣眞卿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屢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慚惶靡據（中謝）臣孱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凶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己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於今稱爲副相東方朔擧自古聖賢以次百官乃以孔某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況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擧恐煩天聽僶俛就班候隙請閒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微軀聖恩頻繁固令卽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顚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詣閤門陳謝以聞倘天聽聽卑猶冀少迴恩命停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於畢力臣某云云

肅宗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藉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

同州刺史謝上表（至德二載十二月）

臣眞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同州刺史以某日至郡上訖受命祗懼伏增戰越（中謝）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命甘心斧鉞用儆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邱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叨幸何以克堪誓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福過災生涓塵莫效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慚魯衛之士槃水加劍未塞深尤禦魅投荒乃爲殊造陛下識其眉目矜其要領待罪猶忝於左馮翊官不離於本秩感念恩德淪於心髓木石知變況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戇愚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凶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尚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爲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幷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戀之至

肅宗批答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曳履之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舊勳遂從寬宥今左輔之郡凋敝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效所謝知

案舊書本傳云出爲同州刺史新書本傳云出爲馮翊太守至德二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公以是載十月自鳳翔扈從還京爲宰相所忌出貶同州其到任謝上當是十二月事應以舊傳爲是表標題及除臣云云集本皆作馮翊太守今從全唐文改正

蒲州刺史謝上表（乾元元年三月）

臣眞卿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瓆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祗承寵命伏增感傷（中謝）臣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凶未殄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撫幽幷之背既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墜履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

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奬無忘寢食但臣愚駑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鎭遏艱虞導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唯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爲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肅宗批答

卿簪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鎭藩翰克效忠勤況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於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贈祖官表（乾元元年四月一本標題脫祖字）

臣真卿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特爲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註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闕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苴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即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奬杲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祇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褒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謝以聞（一本謝作言）

肅宗批答

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乾元二年六月）

臣真卿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宏不遺簪履捨其罪戾假以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臣某（中謝）臣以爲全吳舊國分閫重權袁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與嗟甘從南北之限苻堅恃衆（一本恃衆作怙侈）爰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鎭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峘處分訖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肅宗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宏籌略爲朕緝綏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乾元元年七月）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慺慺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肅宗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必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愼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於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謝戶部侍郎表（寶應元年五月）

臣真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為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閒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纔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代宗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寶應二年三月）

臣真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為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閒殊澤洊至恭承寵命戴荷交馳（中謝）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深常恐上塵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既感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拜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代宗批答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握鏡懸衡鑒人倫而式敘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階鳴水蒼之雜佩佇聞密啓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荊南節度使表（廣德元年八月）

臣真卿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中謝）竊以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囊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深慚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代宗批答

卿明邁偉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顏魯公文集卷一

顏魯公文集卷二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奏

請除禫服奏大曆十四年六月

哀號在疚閑闢所無誠懇尙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卽吉屈己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冒犯宸嚴無任懇迫

請除素練聽政奏大曆十四年六月

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卽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建中二年

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

案是奏建中二年上見新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九年始置齊太公廟以漢張良配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十人爲十哲秦白起漢韓信蜀諸葛亮唐李靖李勣列於左漢張良齊穰苴吳孫武魏吳起燕樂毅列如右如文宣廟儀至是詔史館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越范蠡齊孫臏趙廉頗秦王翦漢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後漢鄧禹賈復寇恂馬援皇甫嵩魏張遼蜀關羽吳周瑜陸遜晉羊祜王濬東晉謝元燕慕容恪宋檀道濟梁王僧辯北齊慕容紹宗周宇文憲隋韓擒虎史萬歲唐尉遲敬德蘇定方張仁亶王晙王孝傑從祀東廡齊管仲田單趙趙奢李牧漢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後漢吳漢馮異耿弇段熲魏鄧艾蜀張飛吳呂蒙陸抗晉杜預陶侃前秦王猛後魏長孫嵩宋王鎮惡陳吳明徹北齊斛律光周于謹韋孝寬隋楊素賀若弼唐河間王孝恭裴行儉郭元振張齊邱郭子儀從祀西廡至貞元二年刑部尙書關播始奏定武成廟仍以張良配其十哲等名及諸將之祀皆罷

更定昏禮奏建中元年十一月

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笲之禮其觀華燭仗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墦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謂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亦非禮合於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

案是奏建中元年十一月上見杜氏通典唐初公主下降舅姑皆降禮答拜惟貞觀中王珪子尙南平公主奏行盥饋之禮物議善之顯慶二年申禁舅姑拜公主令所司隨事糾聞究未能定通鑑綱目載建中元年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則自公奏發之也景隆二年安樂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禁中帝及后御安福樓觀之此觀華燭仗之始也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從施敬本等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此擇地置帳之始也唐俗婦輿既發邀具酒食以爲戲樂上及王公廣奏音樂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所費過於聘財此又障車之俗也公奏並及數事上皆從之

疏

論百官論事疏永泰二年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毁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
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
（冊府元龜者上多誣字）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
而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
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
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治高祖諱）
（當作理）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
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
元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
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
也淩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
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當權宰相專政
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士賊
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
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
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
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
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
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
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新書事作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
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
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
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
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案疏據舊唐書本傳錄魯公原文也新書本傳載此疏字句多異史臣宋祁
節本也今以新書本附錄於後

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
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
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
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
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
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
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
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
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
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
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
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蔽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
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
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黨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挻
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痏未平
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
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
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
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
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
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狀

請復七聖謚號狀（大曆十四年七月）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
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

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一本太作大）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壼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臮元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敘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元宗悔既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謚（一本議作請）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尙浮華捨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顧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尙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與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爲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元宗爲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準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尙書省議定奏御夫文敝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大歷十四年七月吏部尙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元宗本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有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尙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通鑑）

論元皇帝祧遷狀（大曆十四年十月）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一本信作以）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饗祀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

合祧請遷於西夾室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舊唐書禮志）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代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新唐書禮樂志）

議

駮吏部尚書韋陟謚忠孝議（上元元年八月）

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已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尙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

博士程皓駮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孝於君則忠於國愛於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臣定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有爲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當問主赴君則無能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隨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爲孝舍親爲忠哉況忠孝侯之傳鵠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謚

舊唐書韋安石傳

上元元年八月吏部尚書韋陟卒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

朝會有故去樂議（永泰二年）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鄭註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宴今不宜懸宋書禮志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遏密懸而不作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尙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禮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案此議留元剛纂公年譜載於永泰二年考公以大歷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德宗即位充禮儀使至建中三年八月罷使事此議題曰朝會有故去樂有故者謂代宗三年喪制未終也亦應作於建中二年喪制將終之時公爲禮儀使時撰禮樂集十卷此議及請除禫服請除素練聽政二奏請復七聖謚號論元皇帝祧遷二狀廟享議皆禮樂集中僅存之文也

廟享議（建中二年九月）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取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舊唐書禮志無五年二字）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尙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祫祭太廟幷令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敕下尚書省百僚集議禮儀使太子太師顏真卿議曰云云　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嵘等議曰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部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未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　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舊唐書禮志

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還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還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譁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新唐書陳京傳

案舊唐書禮志所載魯公廟享議與新唐書陳京傳所載魯公禘祫議本一文也新書經史臣宋祁手刪潤而成故字句多異留元剛編公集誤錄爲二今以京傳所載附錄於後又公議禘祫是建中二年九月以太子少師充禮儀使時事元剛纂公年譜誤載於永泰二年二月貶峽州別駕之後並正之

顏魯公文集卷二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儀注

元陵儀注（大曆十四年五月）

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楹間去腳舒單簟置枕遷大行皇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焉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左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準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衰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衰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準遺詔其有勅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將沐浴內有司爲垼於殿西廊下累塊爲竈東面以俟煑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坎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瀋及湯各盛以罍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挋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衽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笲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粱飯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將小斂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衞各勒所部仗衞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郎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幃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之衣百二十稱及絞紟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衞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大長公主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牖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輴紼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官

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
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仰甍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
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卽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版書應入梓
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皇帝至位哭內外皆
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
止哭太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
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攀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
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尙饗（其後祝文大約準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
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寮
序出大斂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旒杠九仞旒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
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
下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爲粥盛
以八鬲冪以疏布懸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既
大斂內所由執龍輴左右紼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幷柏墼等升自西階
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
於西面壘之先以繡黼覆梓宮又張帟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爲四
阿屋以白泥四面塗之欑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欑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
儀侍臣捧衰裳冠絰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
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至
位哭內外皆就位哭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
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待於次太常卿涖卜服祭服祝及卜
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涖卜
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
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元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
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涖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
師開櫝出策兼執之執櫝以擊策進立於涖卜者前東面南上涖卜者命曰維

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爲考大行皇帝度茲陵兆無
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
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與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
之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於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
初儀啓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啓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啓太極殿
欑宮啓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大極殿之東間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
南爲上典儀設鄭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
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於承天門外
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
服初衰絰杖入就位晨哭諸王具衰絰去杖就位哭鄭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
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
亦衰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布巾喪馭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
客酋長及僧道分立於承天門外之位啓前二刻內所由設奠席及香燭於帷
門之外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太
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巾
陪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
下光祿卿具太牢之饌俟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
酌冪禮儀使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立於罇坫南爲位禮
官在禮儀使後啓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
等橫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帷
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衰絰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
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各入就位禮
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
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
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
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與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

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
上皇親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
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
執巾升自東階於欑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啓曰謹以吉辰啓欑塗告訖太尉哭
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欑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
宮覆以夷衾綃幕內所由周迴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
位禮官陪後皇帝衰絰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
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
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
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於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轜素
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葦障及階下凶庭弁版城少
府所由移旐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儀設羣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
挽歌席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北向相對
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
羣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
止二更羣官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準此其一日前
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罍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
光祿卿具太牢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奏外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
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
啓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
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
大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
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
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
帳唯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坐所以爲障蔽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轜車於西階下
禮儀使跪奏皇帝奉寧龍轜奏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轜前哭踊盡哀乃復

位執事者以纛旐及重先導禮官一人朝服贊尙輦奉御帥腰輿繖扇至神座
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
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
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諡寶又禮生二人亦以赤黃褥案進取諡冊附元陵諡冊文文曰
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合人道近暱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敘財成之業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人服八極以至道御
羣有以至化懷遠方登假於上數聞在下肇加元服頊昇儲闈生知之敏勳與神契承順元宗也齊栗之容著奉養肅宗也愛敬之禮深履蒸蒸躬翼翼不絕
恥道日朝寢門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道貴德躬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迪哲允恭之善斯又睿聖不測同
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當祿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律師之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阽危拯生靈於焚燎則乾維重搆宸極以安及史盜
間釁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明頑命乘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彊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不朝爲梟獍夕爲鯨鯢此高光之功
神武之略也自是肅勿羣后實延萬靈洿瀦鬱没之刑寢焚瘞懸沈之禮備衣冠育淪於脇從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闕於禋祀者秩而致享聖謨說求讜言扇
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將實丕冒日出罔不率俾猶復嚴恭寅畏顧省闕遺兢兢業業日昃不暇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洊至則
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戢櫜弓偃伯臻於太和告禪於石閭鏤功於金版遽承憑几之命奄遘綴衣之酷號天扣
地罔所依歸今龍櫬就啓蜃輅將駕採鴻儒碩生之義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盛德大業匪號謚莫宣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
曰睿文孝武皇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燕後昆嗚呼哀哉
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
置其舊寶冊準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轜南跪奏請龍轜降殿太常卿帥執翣
者升以翣障梓宮中官高品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轜降殿禮儀
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梓宮少府將作所由弁挽士奉梓宮登於龍
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
而從羣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轜幄之東
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轜幄前奉禮郎設罇坫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
罇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
向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俟於橫街之次北面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
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
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羣官哭又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轜之東南西
向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
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

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
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
羣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
退復龍輴後位禮官各贊羣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
祿卿帥齋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贊尚輦奉御帥所由以腰輿繖扇詣神
座前各以序立內謁者中官舁香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繖扇侍奉以
出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從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贊登車內所由進輿當
輅後繖扇分蔽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居
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內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
龍輴南跪奏稱請龍輴進發俛伏興退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
先建之於車轟次之公主內官以下應合乘車者並先升車以俟扈從前三日
所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
進玉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輿輦鼓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轀
輬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序列於轀輬車前奠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
羣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遣奠之饌以俟執事
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
稱請升轀輬車俛伏興司徒帥舁梓宮官及所由奉梓宮升轀輬車所司設奠
席於轀輬車東西向奉禮郎設罇坫於席東南設罍洗又於其南設太尉版位
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
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
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
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
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
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
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
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冊褥於

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羣
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
位舉冊者以授祕書監轉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
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轀輬車將發皇
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轀輬車發禮儀
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名再
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
轀輬之左以南為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轀輬車後帷中哭再
拜辭訖禮生贊侍中於轀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
駕備列訖尚輦帥腰輿繖扇入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
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等退就列中
官以衣箱傳授尚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
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如前禮生在供奉
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
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駕至吉帷宮迴車
南向尚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奉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
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
於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轀輬車靈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退
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
凶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
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舉音止各退
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
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
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
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轀
輬車前設罍洗篚於東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羣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

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輴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轀輬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輴俛伏興退昇梓宮所由乃奉還梓宮至龍輴昇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升拂夷衾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贊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引龍輴卽元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輴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幰弩素信幡大旐及翣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立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凶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還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出其押吉凶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元宮升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諡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舁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纁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案元衣纁裳周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爲幣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滯儒執古儀注復存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諡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升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升降自羨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禮儀使以諡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諡冊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幰弩素信幡翣等分樹倚於牆大旐置於戶內其趺笇燒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遞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升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升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舉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東以扈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𨫼閉元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帥作工續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鹵簿解嚴退散轀輬車龍輴之屬於柏城內庚地焚之其通人臣用者則不焚將啓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輿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仗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奏差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奉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獲親奠卽太尉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升設醴甒酒罇於帷門外前楹中閒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罇西實觶一杓一皆有冪設罍洗篚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冪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奉饌司徒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祝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觶酌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

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
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置神主遂閉帷門
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奏
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祔廟前二日告還其禮
如常告之儀宗正起科申牒所由祝文出祕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衛充后以中官充告訖大
尉先置代祖神主奉還於西夾室埳中鑠閉如式次腰輿還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
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奉帝主
復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還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還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還第六
室入第五室次還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二后昭成於前肅明於後次還第八室入第七室次
還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埳室皆鑠閉訖次所司移幄等物依次各還
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斧扆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
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鑠閉如式將還代宗睿文孝皇帝
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
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掃諸廟內外京兆府修路從
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
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享意出祕書省又申太極殿告
靈座料如前式其祝文出祕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
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黼扆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
并匱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
祝捧置於座上迺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
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
筆墨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
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
書訖以光漆重摸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
食與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幞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
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輦輅羽儀仗衛繖扇陳於玉輅前左右金

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
奏祔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
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次
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祿卿
帥大官良醞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
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
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寮等常服入就位禮生
贊衆官皆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
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
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徹饌
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腰輿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間侍中進跪
於幄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祔廟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置神主捧置輿上几
後扶持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
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
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奉匱升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
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敕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
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輿
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
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尚舍收拆殿上帷幄及板城等應合收者
與檢校使計會處置西宮內人衣襆其日並焚之其日太廟祔饗應緣齋官陳設罇彝酒醴
坫爵省牲告潔進署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舍奉
御設奉謁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
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
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
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
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

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
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啓匱
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啓匱出
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郎室長各於本
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罇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
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
帥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
匱置輿上几後遂舁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
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大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
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却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
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謁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主匱置几後禮官引
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
輿至廟門繖扇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中各退就本班（其侍中未退）
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
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
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置於輿（其匱蓋亦
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輿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東壁下祔位
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
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別有几其几留於腰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處向
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舁腰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
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太
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
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瓚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
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
引詣第三室以至第九室皆如上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
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
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詣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
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
九室奏保大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儀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
入室徹豆還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
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
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
主納於埳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舁匱置於輿
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
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寮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
儀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衰裳腰經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
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勾當）尚舍奉御設薄席於室
內內所由陳練冠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
內外及百寮俱服衰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經
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
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衰裳進內服訖內
外及百寮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準禮合除首經練入升布爲冠以
六升布爲衰裳今荆州布也其幞頭及衫袴等亦準此藏其所換初服以俟山陵時却服）通事舍人引百寮入就位立定近
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帷前太祝以爵
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
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
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所鍾攀號無及
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糜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
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祗薦祥事尙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
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祭前二
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紬幞頭帽子巾子大麻布衫白布腰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
祝版前一日之夕將作塗堊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

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幄前內外百寮俱服衰裳去杖至傳點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寮皆就次變服素服訖黑紗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哭伏與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出太極門其奉慰儀如常百寮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案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黑紗此即古之纖冠也案禮云禫而纖黑經白緯曰纖則宜施之於禫令於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其日百寮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布麻衫腰帶細麻鞋黑紗幞頭巾子等百寮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寮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黲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黲吉服淡淺黃衫細黑紗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準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寮亦純吉服自後朝謁如常儀其百官黲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

案唐自李義甫許敬宗以凶事非人臣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天子之喪禮闕焉故開元禮及新舊唐書禮志皆無其儀惟杜佑通典載有元陵儀注凡四千七百言於行禮次第燦然大備然未著爲何人所定元陵者代宗之陵也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十月己酉葬於元陵其時魯公爲禮儀使則此儀爲公之手筆無疑故殷亮撰公行狀云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禮儀使先自元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臨事徐創實資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篤於訕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惟搜禮經執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安之即謂此儀注也歷朝國卹莫詳於此經世文字莫大於此宋敏求留元剛諸家編輯公文小說殘碑無不甄錄獨於此文不詳加考訂登之集中可謂搜羅星宿忘羲娥矣文獻通考又載杜黃裳爲禮儀使太常丞裴瑾取黃裳所定大喪儀爲崇豐二陵集柳宗元爲之序崇乃德宗陵豐乃順宗陵皆在代宗之後宗元序中未及魯公有此儀注則宗元作序時此儀已不行於世矣千載而下獨託通典以存亦魯公之精爽有以護之也舊唐書藝文志載公爲禮儀使時著有禮樂集十卷行狀謂前後所定儀注令門生左輔元編此儀殆其一卷也又案通典元陵儀注外別有謚冊文一首今不能定爲公撰因用小註附載於取進謚冊句之下

顏魯公文集卷二

顏魯公文集卷四

長沙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判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案開元二十二年公以是判擢拔萃科其同擢者有馬銑一判載入全唐文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家偏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以來用爲佳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饘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於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案其妻曰云云江左數十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范攄雲溪友議）

牒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牒（據殷亮撰行狀增）

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鍛甲矯蒭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之靜言其功須有甄賞

案李華卽李崿前在清河乞師於公及堂邑戰勝見公讓功於賀蘭進明崿遂藏於民間至德改元公以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遂牒於路以求崿崿至爲畫收鹽置場之策軍用遂贍

書

與郭僕射書（廣德二年十一月）

十一月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烟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始當作實）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曁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敘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

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敘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
所淩尊者爲賤所偪（石本賤誤作賊）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
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
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
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石本誤重使字）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
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
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
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
欲顯過今者與道之會還爾遂非再謁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
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
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
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
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
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
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在於公
堂猲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僶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
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霆含怒責斅彝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
以對

帖

與李太保帖九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闕）不獲重捧袂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審太
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潋往謹
附狀不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張潋
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

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真卿悲疚何言蕃寇
推退爲憲之功忝沐深情俱增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入奏未聞
悲係無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
夫公閣下謹空

真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恕也真卿十五日離家
大小俱安沈沈病瘡少愈勿憂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勤參候不次刑部
尚書顏真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已領訖然尚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踈拙抵罪聖慈含宏猶
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恩貸實深兢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
保尊體何如所苦當轉勝也真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前進不得今日
始至藍田卽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何珍重珍重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
一日硤州別駕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遂馳謁謹勤參候不次
謹狀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檢得未帖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
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贊猶未獲望於文書內細
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
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春寒承美（闕一字）痊損更加保愛真卿有一二藥煩宜常服
謹令馳納少間借馬奉謁不次二十日顏真卿狀上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於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
未悟唯御史論高百寮振古未有雜事可置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

與盧倉曹帖三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

四日

盧八倉曹足下敘本甚是佳製耳（據留元剛忠義堂帖增）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悵然珍重珍重所欲拙書今勒送十餘紙望領之忽怪弱惡也不具不具真卿　盧倉曹足下（據章嵥忠義堂續刻增）

與蔡明遠帖二首

蔡明遠鄱陽人真卿昔刺饒州即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金陵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愆晷刻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慎不宣真卿報

聞鄉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真卿報蔡明遠

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聞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柰何痛當柰何凝寒惟動靜支適兒子等保侍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汴州已來專奉待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真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閣下　十一月八日　聞訊須翻蒙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案帖後所聞之訊杲卿之孫後爲兵曹參軍見公撰伯父元孫碑頌公親姪後爲清源尉封費縣男見公撰大宗家廟及曾祖勤禮三碑翻杲卿之姪後爲華原主簿見公撰大宗家廟勤禮元孫四碑

與緒汝書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奉呈充晝替之用可乎真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修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憒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真卿

訊後帖

真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真卿頓首

一行帖（據王宷汝帖增）

真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趨百里本期奉見以慰遠別疲於道路且止數昔但深攀仰耳

南來帖據筆樂忠義堂續刻增

真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尙爾奈何張貞□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真卿

江外帖據忠義堂續刻增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諸州水並湊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没溺顏劉尙書與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僅不可安耳真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草篆帖據忠義堂續刻增

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真卿白

奉使蔡州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顏魯公文集卷四

顏魯公文集卷五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永泰元年八月）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榷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綠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感歟年數歲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齎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凡公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奬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閱蓋存之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覩其筆力勖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顏刑部書家者流水鏡之辨許在末行（懷素自敘帖）

世系譜序（建中元年七月）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儀父字伯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蠋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裴盛盛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宦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茲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案唐書宋史藝文志皆有顏氏家譜一卷未著撰人名氏以是序證之家譜亦魯公自撰也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國家設觀察使卽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寃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江西貴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勤職務政績昭著陞福建觀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爲榮而以盡職爲貴福建大藩也其地東帶滄溟南接交廣居民若是其衆也政務若是其煩也職乎州郡者果皆循且良尙不能保其無一事之不舉矧未必皆循良乎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畎畝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爲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欲下之安其道難也故衆皆以位高爲寬仁喜予獨以盡職爲寬仁勉所以盡職者無他正己格物而已忠君愛民而已予與寬仁交久且厚予所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政事文字之閒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冊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案唐書方鎭表大曆六年廢福建節度使置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序當作於六年設使之後高寬仁科貫無攷舊集不載此序全唐文未知從何書採入

送劉太沖序

劉太沖者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尙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棣華龍驤驤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沖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勵哉之子道存何居魯郡公顏眞卿敘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隴西辛晃銳業班漢顓門名家十五而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拳拳不失慕回也之服膺袞袞可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卷問答稱爲大顏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帙名儒斟酌煩省掊摭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其發凡舉例晃序言之已詳惜乎困於縑緗不獲繕寫遂使精義沈鬱闇然未彰吁足歎也二月初吉金陵氣暖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方歡羣子賦詩以寵之

案鄆州使君顏游秦也祕書監府君顏師古也唐書藝文志有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

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天寶五載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儆宅憩止已一年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卽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言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散卻迴京師前請曰既承兄丈一本作九丈奬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元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眞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閒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一本健作鍵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闇過之謂乎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撃銳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

巧謂布置予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予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儻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成巧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案宋史藝文志有顏真卿筆法一卷即此記也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恆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寧諸寺無有無予蹟者既仕於崑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每至姑蘇恆止竹堂目予實信其法故爲張侈其事以惑沙氓則非知予者矣

案崑即今蘇州府崑山縣在唐爲蘇州吳郡屬縣記云既仕於崑又云每至姑蘇恆止竹堂攷公宦蹟未嘗仕於崑山惟十有三歲時侍母殷隨外祖子敬任曾至吳郡其時年幼不應栖止竹堂僧寺其後大歷六年三月罷撫州刺史事八月移寓江寧曾繞道吳郡亦不得云每至姑蘇此記疑非魯公所作全唐文不知據何本採入存之而附辨如此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揑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璲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有夏司經正字畢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駮蘚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案杜少陵集有寄韋有夏郎中五言六韻詩碑內朝城主簿即其人也

鮮于氏離堆記 寶應元年四月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欹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即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蕭豁洞

敞虛閣江聲徹見羣象人村川垻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首覆噴觴味醲渠股引迴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堂南有茅齋焉遊於斯息於斯聚賓友於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銑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盧焉亦可蔭而踆據矣其松竹桂榑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男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叔明至德二年十月嘗任尙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書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尙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勖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邵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於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於縣北表祔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冢子光祿寺丞昱匍匐迎喪星言泣血自沔泝峽湍險萬重肩橋足蹁扳竿引舳凡經幾年斁瘞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臬昱之季曰尙書都官員外郎炅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字闕二志反葬於茲行道之人孰不跂而真卿猶子曰紘從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舊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炅亦篤世親之歡真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寮亟與濟南蹇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我是用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游締歡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炅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大曆四年四月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瑍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咸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並自註之與隱士王宏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道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躡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少朴質不甚流靡品數疎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顧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宜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局不改棟宇具無真卿叨刺是邦茲用慨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巖同力增修指期恢復自見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不泯百里而遙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既崇斗藪之功斯懋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讖允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宏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郁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峋載悲徂謝曷踐音塵真卿愀然憫故執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敦慕予亦何人徒顧神交媿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大曆六年三月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

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尙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宏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傳法勵勵傳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傳雲一賓傳岸超慧澄澄傳慧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壼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於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清滌使法慧欽智度沖深神用高爽行無懽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師充東京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聳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於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刱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宏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大曆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尙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顒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與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宏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慧達泉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眦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允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皋脫俗歸真其名曰瓌綱爲稱首焉又欽比年以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法於變此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宏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矣復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兹能辨深嗟歎而贊美之請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海觀音道場請善宏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刱立戒壇以佇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欝興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蕪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大曆六年四月）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於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人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合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蹔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蹔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覲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蛘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即知經心中念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

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杷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丈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華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大曆七年五月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曆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己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宏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戎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並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於潤州斬平之還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州節度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來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還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於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宏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鷹犬之翫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咸懷歡欣睢陽之人踴躍尤甚乃咨於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於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卽皆死於鋒鏑入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於開元伽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列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仄塞於郊坰贊唄香花喧填於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聳而怵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靦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大曆八年十二月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驎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故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詁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元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機位四時地席元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

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書製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斷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焚碑首毀裂𣿫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仆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嶷如工造鬱若神化歆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德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與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諜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曆八年冬十二月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大曆九年七月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劄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讒粵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洎今上即位寶應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勅追赴上都爲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尚書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受代轉尚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曆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爾來十有六年困於疎愚累蒙竄謫其所置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苕霅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即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於是採而斲之命吏幹唐家僮鐫刻之建於州之駱駝橋東蓋以抒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既未立追恩莫遂客或請先帝所賜敕書批答中諸字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而齊暉時則有唐大曆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湖州石柱記

烏程縣舊緊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帝顓頊冢　吳大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皇后陵　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邱靈鞠墓　梁中書侍郎邱遲墓　梁司空康絢墓　陳五兵尚書康宗墓

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震澤　若溪　吳王夫概廟　陳景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宜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宏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璞金鐘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澗　乳竇　石膏　溫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衡山　帝顓頊冢　春秋鳩茲城

峴山　顏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宅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邱道祚禪幽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霅溪

白蘋洲

湖洲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
是宋次道集魯公詩文刊於金石者編成一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
知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二通記其一也所記山川陵墓
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五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次道編
集時殘闕未可知爾朱彝尊石柱記序

案石柱記本在湖州之杼山魯公修韻海時所刻又名吳興地記唐置五縣
記遺其二當係兩柱分刻僅傳其一康熙辛巳秀水朱檢討彝尊為補記二
縣歸安鄭君元慶為箋釋原記四卷補記一卷今以補目附錄於左

德清縣　市亭山　金鵝山　吳羌山　餘不溪　北流水　苧溪　餘不
亭侯廟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孝鵝冢

武康縣　防風山　武康山　七里嶠　前溪　阮公溪　郭先生祠堂
沈道虔石山精舍　吳太常卿姚信墓　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晉揚威將
軍東陽太守沈勁墓　宋吏部尚書沈演之墓

頃借書驅舫得宋槧石柱記載山川陵墓亡者三之一其存而不可信者亦
三之一竹垞先生惜其殘闕為補記二縣余乃一一箋釋證其所可信復辨
其所不可信鄭元慶箋註石柱記自序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

宅陋室銘記大曆十一年四月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於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祕書監
闕六字一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宏度以武幹稱景
儔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承恆為鼎族曾祖宏
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暟年未四十為庫部
員外郎因擇能吏為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
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即安平之次
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
師既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秀器異
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
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鼂郄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
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
暉宏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遷擢拜
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勅按鞫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
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
疏乞退薦瑯琊王邱太原郭潾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
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倖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
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還中書省舍人省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
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
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即真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
者以萬數內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元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
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
蕭隱之苑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璵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
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
移著作郎尋還祕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乃
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還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
侍郎出為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元宗東封知頓
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匹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匹明年入朝分掌
十銓公與王邱為選人所歌曰沔人澄明澈底清邱山介直連天峻時人韙之
還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寵慰無何徵
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
屢蒙錫以縑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
安平公及太君曰安平夫人駕還罷留守二十年春奉勅撰龍門公宴詩序賜
絹百匹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還祕書監修撰如
故屬耕耤田為居守賜絹百匹還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

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元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幙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宏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於榮親黔婁褊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戚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至於藥砭備物温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澣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温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飽聽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總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籍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齊形瞽目奮尊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並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明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烝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常足也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毒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竭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侍左右笑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於食菓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溉灌以申馨潔泉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東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於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瘦羸曰何不於廳前自觀餘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廝養者所以沈吟自媿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慚恧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汯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榱棟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赭堊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烝嘗資嫂姊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服衣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泉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陽屋遂崩圮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一本湮作煙）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譔探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恧時則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大曆十二年四月）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峯浮於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睽凥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暑信爲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惲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苕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間歲頗爲州僚據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以攄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湊迨乎二千種桑畜養盈於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堠吏廚有飧錢之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

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勵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參雋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與多爲廉使臧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聞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緊舊矣今詔升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真卿重違耆老之請啓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掣肘之患豈盡言子用刀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宜美豈徒愧詞而已哉大曆一紀之首夏也

案柳惲西亭故址在湖州府治西烏程縣治南六十步唐顏真卿作記其同游河東耿湋有詩至宋天聖間縣令方仲弓改建浮玉亭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大曆十三年三月）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兇懼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責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僝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膚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奬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尙書顏真卿記

家廟碑後記（建中元年十月）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頵封沂水縣男碩新泰縣男姪男頂丞縣男頌費縣男頎鄒縣男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無能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家廟碑額陰記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號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監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號州君居後堂華州君於堂中生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今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韋公肅爲太常博士太常卿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新唐書儒學傳）

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困學紀聞）

案以上二條皆言魯公家祭事附錄齋堂記後殷柳二夫人公曾祖號州君勤禮之配也

謝公碑陰記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尙稱謝公塘及還去郡人用懷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失於所在眷求蕪沒深爲愴然借舊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宏度蓋嗟歎之不足

述

項王碑陰述

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讎於吳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䰟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見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追真卿上都尅期首路竟陵是諗予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命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案西楚霸王遺蹟在湖州者卞山有項王走馬埒飲馬池繫馬石山有廟謂之卞王廟梁簡文帝有卞山楚王廟碑記江總有卞山楚廟詩又郡城有廟向在臨湖門子城內每郡守至必設幕於廳祀以軛下牛齊李安民奉佛法不予神牛梁天監末蕭琛還其廟於州治北楚帝橋下唐狄仁傑奏毀天下淫祀夢項王語之曰吾嘗以陰兵助國家征遼廟得不毀

顏魯公文集卷五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六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贊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嗚呼人方羅織我獨平反周來之徒殺人以媚人而卒亦不免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而何嘗親密乎行感闕俊臣慘刻吏柄鑿不相入當年公已矣民到於今稱遺直

案史務滋武后相新書附豆盧欽望傳

李侍御寫真贊并序

前殿中侍御史正議大夫行洛陽縣令隴西李構年三十七洛陽精堅強項稱賢粉繢圖出風規宛然睟容昭寫卓立神全舉板迎揖吾將答焉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兩李構一武后相元素之孫趙郡李氏也此則姑藏房元德之孫隴西李氏也

頌

永字八法頌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仿鬅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趞以遲移

辨

蒲塘辨

土俗所呼博淺水浦與敷音轉爾南有博陽山土人呼為濮陽山濮博聲訛水北有歷下村疑古歷陵也

案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在漢為歷陵縣屬豫章郡唐為江州潯陽縣地至五代吳順義七年始置德安縣歷代因之禹貢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漢書地理志云豫章郡歷陵縣有傳易山師古曰傳讀敷易卽陽字曰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源蔡傳云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新莽名曰蒲亭魯公所辨之蒲塘卽其地大中十二年鄭薰移魯公詩記云公轉廬陵郡道出宣州溧水縣南經古左伯桃墓作詩自題於蒲塘客舍則誤以桃墓蒲塘皆在溧水攷桃墓在同州郃陽縣辨見外集蕭記魯公經墓作詩是至德二載出為同州刺史時事其自書於蒲塘客舍是永泰二年二月移吉州司馬道過潯陽時事傳刻於溧水又不知何時事也蓋作詩一地也今陝西郃陽縣自書其詩一地也今江西德安縣刻石又一地也今江蘇溧水縣

題名

華嶽廟題名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真卿自蒲州刺史蒙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於華陰與監察刺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張澹華陰令劉暠主簿鄭鎮同謁金天王之神祠顏真卿題記

東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亮韋桓尼賈鎰同次於東林寺時則同愔熙怡二公惠秀正義二律師泉楊鶚在焉仰廬阜之鑪峯想遠公之遺烈升神運殿禮僧伽衣覩生法師麈尾扇謝靈運翻涅槃經貝多梵夾忻慕之不足聊寫刻於張李二公耶舍禪師之碑側魯郡顏真卿書記

西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疎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韋桓尼賈鎰楊鶚憩於西林寺有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卽律祖師志恩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緬懷遠見二公之遺烈導余躋重閣示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梟梁武帝壓線繡缽袋因寓題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陰魯郡顏真卿題

靖居寺題名

唐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聞青原靖居寺有幽絕之致御史韓公涉刺史梁公乘嘗見招欲同遊而不果大曆二年十月壬寅評事韋甫已使將歸乃與別駕李闕字二清河房澄同官主簿陸涓甫男七步真卿子姪蔡頔泚頤盱等同

宿於下坊明日及僧明則智清而登禮焉因覩行思天師經始雙泉之靈跡道契律師纂成闕路之祕藏徘徊瞻仰乃援翰而勒於碑陰

碑銘一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廟碑銘（開元二十六年）

天臨有周誕赫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闞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甥舅之國君親是私（一本誤作輔）統蜀制梁督隴莅茲天命假易奸臣不祇憑陵君德暴蔑京師我圖匡救三方奮糾綠巾始繫黃龍失守精貫天地義伏羣醜節著誠全死而不朽皇唐御曆景命有融賜縑改葬懋烈昭忠鄰有賢守是爲張公馨香明德乃建閟宮乃建閟宮有恤乃建豐碑豐碑有煎妖孽遂止幽明載色戩穀無虧享祀不忒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唐尉遲迥廟碑閻伯璵撰序顏真卿撰銘蔡有鄰八分書開元二十六年正月（金石錄目）案通志金石略云顏真卿周太師尉遲公廟碑在相州蓋誤以魯公撰銘爲撰序幷書碑也碑今在安陽縣銘第十句君親是輔輔乃私字之譌私與下茲秪師叶輔韻已見第二句不應重用

天下放生池碑銘（乾元二年三月）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闞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逋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唉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於昇州之

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暨鳥獸魚鼈咸若（一本無暨字）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陁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曆緯武戡亂經文御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虩虩遘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沈受獲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宏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幷序　廣德二年）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晉演慶於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惟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德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於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瘞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憎下位（石本憎作屑）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

清識澈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休稱（石本休作佳）道悠運促靡及貴仕垂於後昆沒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絜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蝟磔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遊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僊客肆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中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於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公之寶允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於王室乃下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孽胡稱亂黔首罹殃朕於是鬱與神武之師克掃欃槍之氣（一本氣作勢）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翦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君體含宏之素履秉沖邈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違於直方清白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閑於疎遠泛愛莫遺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人到於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瓌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於苑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於雲中破史思明於嘉山先帝之幸朔方赴行在於靈武擊同羅於河曲走崔乾祐於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回紇於扶風摧凶寇於汶水追餘孽於陜服長驅河洛弼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乂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哉（一本丕作豈不）徒觀其元和降精閒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於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繫物寬仁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沈謀祕於鬼神精義貫於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霆擊於雲雷之初鷹揚於廟堂之上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三聖而厥德維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尅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靡城撕邑得儁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虓虎生人麼庥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友于著睦讋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十（一本十作九）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奮號尊榮紅粟纔霑於萬石惲家全盛朱輪不出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矣於戲清廟之與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擲制於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堂有侐丕構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敘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禺若既無斁於永懷入室優然必有覲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讓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旂之祝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號土逮於後昆實守左輔從華陰兮（其一）源長流光施於司倉涼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其二）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其三）於穆令公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𣥺空簡帝心兮（其四）含一不二格於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暨貊德音兮（其五）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兮（其六）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炤亶居歆兮（其七）乃立高碑盛美奚敍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其八）廣德二年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建

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大曆三年）

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師於小有清虛真人王裒裒命中候上仙范邈爲立傳其略云夫人挺瓊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璞志逸雲霞明潔鮮蔚天才卓異元標幽拔少讀老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真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君幼彥生二子璞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苦盡逮子息粗立乃離隔室宇齋於別寢清修百日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清虛真人王裒來降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太

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曰清虛爾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於玉札子其勗哉青童又曰子不受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一本王作三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身大洞真經一本真作冥高仙羽元等書三十一卷手授夫人焉此皆王君昔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王方平於陽洛山所受之本經也山中有洞臺是清虛之別宮王君至是北向祝誓於夫人曰太上三元九皇高真虛微八道上清玉晨寔爲太帝所敕於魏華存王君又說太極白簡青籙金刻玉文有得見此三十一卷書者之姓名也凡此寶書起自清虛真人受太師西城王君紫元夫人從是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夫人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誦讀萬遍乃得洞觀鬼神此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鼓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語夫人向所授書存思指歸寶經節度行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凡二夕一日共會在曲靜之中自此之後王君及西城真人諸元君夫人互有來往或與隔壁共庭初不駭悟已而幼彥以暴疾殞世直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超羣先覺乃攜細小徑來東南及兒息各大並處官位至於守靜之思與日而進也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乃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靈藥兩劑使頓服之刻期會於陽洛宮夫人服藥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七日夜半太乙元仙遣飆車來迎夫人用藏景之法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而絕子璞時爲庾司空司馬遐時爲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故夫人自此隱化淪景須臾至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三天法師張道陵等凡四十七真人降教夫人於隱元之臺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幷分別登真祕奧道陵授以新出明威章奏入靜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故也夫人遂修齋讀經誦言萬過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靈太真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來迎夫人遂白日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真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於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日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禮珠暨諸衆仙幷降夫人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爲賓主焉神肴羅陳金觴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雲合節八音零粲於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餘真人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嶽神靈迎官並至虎旗龍輦激曜數百里中西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丸所謂穀仙方也夫人服之而仙夫人能隸書爲王君立傳事甚詳悉又述青精飿飰註黃庭內景經自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蒙使傳法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使許穆穆子玉斧並昇仙事具陶宏景真誥所呼南真卽夫人也初夫人既渡江徧遊名山至臨川郡臨汝水西立壇置精舍院東百餘步造冢壙又於石井山建立壇場往來遊憩歲深久榛蕪淪翳雖備載圖經而略無遺跡有唐女道士黃令微道行高遠八十而有少容蹀屣而行奔馬不及時人見其顏色殊異號曰華姑聞夫人靈跡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乃訊於洪州西山道士胡超超能通神明遙指郭南六里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首析其處是也姑與道流尋訪見龜在壇中央其下得尊像油甕鋸刀燈盞之類俄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獲之磚砌猶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開元初玄宗使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入室禮謁必須嚴潔不爾必有虵虎驚吼之異時時有雲如烏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不見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已而華姑肸蠁聞如有告者曰井山古跡汝須崇建俄聞異香從西南來姑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遲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建立屋宇屢聞仙

梵之響瓌壇數里有採斫及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鹿中箭來投華姑
姑爲拔之後每齋前則銜藕蓮以獻姑開元九年姑欲上昇告弟子曰勿釘吾
棺可以絳紗冪之已而雷霆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卵棺中惟有被覆木簡屋
上穿可容人座前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每至忌辰則風雨欝勃直入
室內玄宗聞而駭之覆視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二十九年春三月乙
酉使道士齎龍璧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冢閒而滅五色仙蛾集壇上刺
史苑陽張景佚以爲聖德感應立碑頌述天寶八載以夫人得道昇仙之所度
女道士二人見修香火大曆三年真卿叨刺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遂萑蒲震
驚女弱曹逃豺狼窟聚真儀如在壇殿巋然瞻仰徘徊愴焉若失有仙壇觀道
士譚仙巖者修真自遠法侶是宗請以男官黃道士二七人抽隸洞靈共申灑
掃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萃居壇院精力住持已久率勵往來增修觀宇從
之不日遹暨厥成仙跡之載崇師之力也敢備其本末而爲頌云銘曰
紫虛元君維魏夫人位列五嶽名高七真凝華台允奪志劉嬪太帝昭貌清虛
降神羣仙畢會玉笈斯陳服道日損精心益勤蛻形神劍託馭飈輪適抵陽洛
遄登隱元黃庭朗詠白日昇晨西降王母東過叔申傳法侍中許楊爲鄰伊昔
南渡爰居汝濱壇場處所埋沒荒榛實賴華姑諗於胡尊果獲靈跡烏龜之原
次尋井山實叶曩言嫣然簡解紗冪空存野鹿銜藕靈瓜吐根怪異昭彰不可
殫論二聖竦駭屢崇明禋于嗟女弱香火堙淪真卿刺州謁拜斯頻乃命仙子
增修鼎新華姑侍傍異代同塵曷表元德銘功翠珉垂諸來裔坱圠無垠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 大曆四年

華姑者姓黃氏諱令微撫州臨川人也少乃好道丰神卓異天然絕粒年十二
度爲天寶觀女道士年八十髮白面紅如處子狀時人謂之華姑躡履而行奔
馬不及聞魏夫人仙壇在州郭之南草木榛翳結廬求之不得長壽二年歲在
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訪於洪州西山胡天師天師名超能役使鬼神見其懇切
遙指姑所居南二百步曰烏龜原中有石龜每蹂踐田苗百姓患之乃鑿斷其
首卽其處也明日與姑登山顧望西面有池水焉天師謂姑曰池中有所見乎
曰無師遂舉左手令姑自腋下觀之四仙浴焉師曰爾有道分必當得之因留
與語數日既還至州虔誠尋訪遂獲石龜於壇中央掘其下得尊像及刀鋸各
一油甕五口燈盞數十箇天后聞之盡收入內姑嘗於旦夕精思想象之閒忽
有告曰壇南有九曲池汝可開之姑從而獲焉磚砌盡在他日有異香綵雲從
西南而來其夕夢有人謂姑曰井山道場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感疾姑悔
之曰得非違尊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聞異香而宿於谷口聞鐘聲遲明入山
果獲壇殿池砌餘址半峯有自然石井深可三尺闊丈餘故名井山天欲雨則
雲霧先起姑既置精舍時聞仙梵之音瓌壇五七里閒莫敢樵採姑遂灑掃修
葺極其力焉人或不潔不誠必遭蛇虎怪異之警迷不能出矣至今猶然有野
鹿爲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爲拔箭其後每至齋時卽銜蓮藕以獻姑前開元九
年欲上昇之際忽謂弟子曰不須釘吾棺可以絳紗冪之數夕有雷震電繞視
紗頂孔如雞卵屋穿容人棺中惟覆被木簡而已弟子奠瓜數日生蔓長數尺
結實二顆其大如桃姑同學弟子黎瓊仙恆服茯苓胡麻絕粒四十餘秋八十
齒髮不衰六七歲時親覩其事每至忌辰卽風雲欝鬱直入室內村野路人往
往見綵雲白鶴飛入洞口清齋行道時每有一朱鬃白馬在壇側逼之則奔而
出外捨之則隨而復來靈異昭彰不可談悉仙臺觀道士譚仙巖史元同左通
元等每至三元恆修齋醮大曆三年真卿獲刺是州明年春三月山下有女道
士曾妙行夢一女師令上七層華樹層層掇飡及寤猶飽因是不食嘗於觀見
黎瓊仙跪而拜曰夢中所見乃尊師也因請依之於今覺韶顏潤澤虔修香火
於此山遐邇駭慕焉嗚呼麻姑得道於名山南真昇仙於龜原華姑鶴翥於茲
嶺瓊仙妙行接踵而去非夫天地肸蠁從古以然則何以仙氣氤氳若斯感者
真卿幸因述職親覩厥猷若默而不言則來者奚述乃爲銘曰
綽約華姑真仙品徒芳蓮比色逸俊爭驅南郭從魏西山訪胡腋窺仙浴原獲
龜烏靈跡既儼曲池猶污鼎新廟貌煥然規模名曰井山終焉不逾鹿來藕獻
馬見鬃朱簡解空存紗穿上徂奠瓜吐實藹室雲趨妙行精持高真是俞勒銘
翠琬永播玄都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銘

粤以江南之地佳麗埀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余祗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地理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君壇存焉欣覩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壞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姪郭乃王之族弟也郭不應爲王之族弟族字疑誤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自玉笥山將之麻姑洞中道悅一山問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再煉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師曰吾師浮邱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有人疾苦暴亡往而告之即飛符以救之歲時大旱即致霖雨以濟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綵雲連晝仙樂喧風二真君乃驂鸞駕鶴冉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邱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旱若詣壇禱之則雲雨立應矣故事昭然仙蹤儼若雖遺史籍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別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利焚修尋差軍將以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廊不日而迴云工畢矣予德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沖天之日飛文染翰用貽終古之芳銘曰

玄牝之門澄心養神學則彌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真丹成岩谷道應穹旻綵雲色煥仙樂聲勻遲日初麗柳花正新驂鸞拔俗駕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辰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烝民浮雲世速好月生頻儼若聖祉永播清芬

顏魯公文集卷六

顏魯公文集卷七

寧鄉黃本驥仲昆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碑銘二

東莞臧氏糺宗碑銘

德有三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興化所自則曰侯其在矣死喪有恤嚖能亦莫吾聞鵲鴒於焉譬急難棠棣所以曷附萼糺宗綏族所貴因之誰其庶乎吾見之於臧氏矣爰自伯禽國魯公子氏彊魚略大諫於僖哀言聖兩垂於文武朗陵會吳而滅蜀東郡感張而絕袁建義而辭器歸高奮筆而陽秋與直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府君諱寵寵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咸懷忠良克績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闕三字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州刺史工部尚書懷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拜時迭將爲國虎臣朔漠之間峻風斯在其功庸志業各具三原縣先塋神道碑懷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真殿中監朔方經略副使希賓原州長史監牧副使希咄銀青北平太守仍充軍使希逸懷亮五子曰勝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廉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之左監門將軍敬此此字疑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闕州刺史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賓客希忱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愔壯武將軍左威衛中郎將贈秘書監希景雲麾麟寧三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魯國公希讓並稟訓義方丕從閥閱遭逢明盛備展材良能挺虓爛之姿學蘊韜鈐之略糅蘭玉而輝映階庭畫隼熊而光聯旗軾勳庸之盛當世無倫源長流深德盛祀遠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紆青紫佐麾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宁而諸孫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率瑗左清道率贈少府監彥佺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璟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幸早世銀青棣州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瑶特進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曷正議杭州別駕巽銀青鴻臚少卿渙鴻臚卿曉朝散明州長史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散洋州司馬叔雅符寶郎齊卿涇陽縣闕雲卿左金吾衛長卿千牛叔卿京兆府參軍叔清闕文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 大曆六年

公諱含字宏都瑯琊臨沂人其先出於郳顏公子友封於郳是爲小郳子爲魯附庸居於鄒邑因以命氏孔門達者八人曰路回辛驕祖噲僕何次有丁闔叔子率蹋秦有芝貞漢有肆異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瑯琊代傳恭孝故號所居爲孝悌里生欽字公若明韓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歷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葛繹貞子生默字靜伯晉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生公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死託夢當復生發棺而氣息甚微闔家營視母妻不能無倦公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次嫂樊氏失明須髯蛇膽尋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囊授公乃蛇膽也尋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元帝過江爲丞相祭酒東宮初建公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公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風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國子祭酒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時論者欲爲王導降禮馮懷以問於公公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或論少正卯盜跖惡孰深公曰隱伏之姦非聖不誅衆咸服焉郭璞嘗欲爲公筮公曰自有性命毋勞蓍龜桓温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因誡子孫曰自今任官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世家或問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二薨諡

曰靖三子髦謙約并有聲譽公喪在殯而鄰家失火髦與二弟抱柩號叫熛焰
垂至忽爾頓絶時人以爲孝感事見晉書髦字君道少纂家業惇於學行儀狀
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尚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黄
門侍郎以父老不就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
石光祿勳西平定侯事具約孫延之集生綝字文和騎都尉襲西平侯生靖之
字茂宗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治書
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奉朝請輔國江夏王參軍
生見遠字見遠方正不合於俗梁書云博學有志行齊治書御史俄兼中丞正
色立朝有當官之稱高祖受禪不食發憤慟哭而絶武帝恨之曰我自應天從
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生協字子和湘東王記室梁書有傳生
之推字介北齊中書舍人給事黄門侍郎平原太守嘗著觀我生賦云展白下
以流漣以靖侯已下七葉墳塋皆在故也生思魯愍楚集序思魯自作事見本
傳入隋生遊秦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隋司經校書長寧王侍讀
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講論經義臻屈服焉高祖入關率男師古相時勤禮育德
奉迎於長春宮授儀同秦王記室國史温大雅傳云大雅在隋與思魯俱在東
宮弟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并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
人物之盛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勤禮字敬幼而朗悟識量
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祕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歷校書郎著作郎與兄師
古相時俱以文學爲崇賢宏文館學士太宗使蕭鈞讚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
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譽龍樓委質終著作郎生昭
甫字周卿少聰穎而善工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
父師古所賞凡所注釋必令參定焉爲天皇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書
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識之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批答曰卿之乃祖
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二子元孫惟貞
元孫字聿修聰鋭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歷太子舍人專掌令畫元宗
讚之曰孔子亞聖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累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

書監五子春卿明經拔萃蜀縣尉舉茂才偃師丞杲卿字昕常山太守祿山反
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工草隸五言以文學直
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篤行頗好詁訓犍爲司馬惟貞字
叔堅有德行詞學尤善草隸屢登甲科太子文學薛王友累贈太子少保事具
陸據神道碑七子闕疑孝友仁讓專精詩傳杭州參軍允南孝悌聰鋭工爲詩
判屢入高等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爲侍郎席建侯所賞歷左補闕時真卿爲
殿中侍御史正至同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侍宴詩云誰言百
人會兄弟也霑陪累遷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友精晉史有吏道
富平尉真長清直舉明經幼輿仁和有醖藉精班漢左尉率府兵曹真卿進士
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清白名聞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兵部員外郎以平
原太守拒祿山凡五爲侍郎右丞三爲尚書四爲御史大夫七爲刺史二爲節
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允臧友悌有吏幹制舉縣令宰延昌拜監察充郭子儀
朔方衣資使還殿中太子中允江陵少尹再兼侍御史充荊南節度行軍司馬
公子謙安城太守約零陵太守孫綸廷尉熙散騎常侍顯護軍司馬曾孫系之
益州刺史延之金紫光祿大夫劭之領軍司馬根晉安太守元孫希之新安太
守師伯僕射師仲中書郎淩吏部尚書測臨淮太守奐五兵尚書微之散騎常
侍僧度給事中僧超徐州刺史來孫幼明征虜記室昆孫積中書郎翻廣州刺
史仍孫晉交州刺史挺山陽太守雲孫之儀周御正中大夫新野公之善隋葉
令侍讀十代孫昶寧仁令愍楚侍御史遊秦度支郎中廉州刺史見循吏傳著
班漢決疑頤隋汝南侯侍讀十一代孫千里工書殷王主簿師古祕書監宏文
崇賢學士相時禮部侍郎天冊學士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經史利
仁祕書郎有意沔州刺史博古博學延陵丞十二代孫中和渝州刺史楊庭蔣
王侍讀光庭博學注後漢書捗令趨庭職方郎中吉州刺史欣期著作郎益期
詳正學士敬仲仁孝吏部郎中平昌男康成進士太子舍人崇文館學士希莊
進士銀青和州刺史日損應制高第大基尉嘉賓少有俊才十三代孫大智并
州錄事參軍隱朝進士拔萃河北尉匡朝工五言朐山令元淑鄰幾景靈并校

書郎同寅明經昇庠有詞學富陽令恭敏有德行明漢書武功尉知微制舉伊闕丞十四代孫温之有志行舉方正司門郎中徵之澹之並明經晃有清節饒陽司士抱范縣尉允濟好屬文楡次尉振高陵丞播援挺據撰撰并明經挺有詞理萬年尉式宣清修進士殿中侍御史茂齊淳謹漢州司法舒俊才制舉長安尉說明經有才器渭南丞順孝悌進士評事勝進士左補闕怡好爲詩渾博涉有文太子通事舍人方僑進士宮門丞十五代孫逸好文武康令鏻長安尉廣成將軍泉明孝義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季明子幹詡沛頗及外甥沈盈盧逖祿山反死難並贈五品官翹敦敏通義令覿綿州參軍顥、闕一字西令慈明都水穎河南府功曹校書郎頵孝明經大理司直頔奉禮部頎江陵頌河中顗鳳翔參軍頡當陽主簿願千牛頂武功丞頫頫當是頫之誤工隸書太子洗馬頤顙並京兆參軍覬峴頡頡已見前當是項之誤顓須頻顒盈枝並未仕通明項城尉韶有才氣工詩策進士濮陽尉明華陽尉啓温江尉龔華陰尉亞邱守道不仕其餘枝派繁衍不可具載於戲吾祖以志行純粹感通神明貽謀子孫奕葉無改其後忠義孝悌文學才業布在青史粲然可知非夫德威流光何能若是眞卿小子懼不克荷頃自撫州代到獲展舊山雖碑版沈淪而邱封儼在敢揚不朽之烈庶竭罔極之思銘曰

鑠吾祖渡江浦孝通神明軼古凡七葉葬白下本支分源流溥世忠義疊規矩翬鸞皇炳龍虎文雎渙學鄒魯赫才明振區宇亘今昔難悉數嗟末孫慚下武揚耿光媿無取豐碑立百世覩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幷序大曆八年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宏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龜隱居以求其志徙於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愼著於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母瑯琊王氏賢明有德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羈丱好靜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穬麥而已封殖膳羞皆出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於王屋山傳受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奧旨元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賫璽書徵之既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浴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元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蹟蕪焉將墜眞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匹法衣兩副香鑪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眞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元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沖辭疾而退洎七載春元宗又欲受三洞眞經其年春之三月中官賫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遙禮先生爲元師幷賜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元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於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俾先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徧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眞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歷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

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於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爐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器識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為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元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為潔淨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元宗詔山人王旼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備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為能極於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為極但冥懷素樸妙味元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節度欽承至德結慕元微遂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於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悠遠洎大歷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求負借山之記而景昭洎郭閎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韋渠牟嘗接采真之遊緒聞含一之德敢強名於巷黨曷足辨於鴻蒙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啟元貞元門以彰乃為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效祥上士云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寶曰形解孰云坐亡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跡彌光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大曆九年春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元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温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按說文云宅蛇也上古患蛇而相問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歷七年七當作八真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土真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藂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為御史徑真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篔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具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擊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崿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冲評事湯衡清河丞太祝柳察舊刻魯公文集載杼山寺碑有評事湯衡清河丞太祝柳察二人留元剛撰公年譜引此條作湯某柳察檢湖州府志進士表代宗朝有烏程楊衡注云杼山集作湯衡字仲師大理評事又石刻竹山連句凡十有八人中有湯清河一人也而姓名互異一云湯衡一云湯某一云楊衡一云湯清河以杼山記文法論柳察既以太祝書其官則不應又加清河丞於其上則清河二字應是湯君之名故竹山連句適與之合然則碑內衡丞二字皆衍文也湖志所謂楊衡字仲師者當另是一人湯君之名偶與清河縣名相同傳寫者誤加丞字於下校公集者以評事下僅存湯姓因移為程楊衡之名以實之元剛撰譜知衡字有誤因以某字代其名今編公集仍從舊本而附辨於此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一本作顏察韋介左輿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

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萴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閬司議邸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碁弟薦蕎校書郎權器與平丞韋桓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賫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頍顧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煜味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況乎玆山深邃羣士嚮集若無記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蔵事銘曰

夏侯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挨寺牓攸詢形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宅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黄申二庚迢遞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羣彥惠臻韻海鏡源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麟幸托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銘大曆九年

士有牢籠太虛櫼腋元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閒而理窟肌分者其惟元真子乎元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逐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元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詣為作內解元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為宗觀者以為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史人嘗呼為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服徐氏聞之手為執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閑閎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真為敘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刱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為屐騣皮為屩隱素木几酌斑螺盃鳴榔杖拏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元真配為夫婦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裡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前御史李崿以縑帳請焉俄揮灑橫抪而纖纊霏拂亂搶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閒千變萬化蓬壺髣髴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覩轟然愕眙在坐六十餘人元真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於其下作兩句題目命酒以蕉葉書之援翰立成潛皆屬對舉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閒野夫之幸矣其詼諧辨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大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元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元真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辭其首唱卽志和之詞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尚續仙傳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閒辨捷類如此新唐書隱逸傳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建中元年七月

昔孔悝有彝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可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

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撰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㽞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於瑯琊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宏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持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弒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二十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二十篇冤魂志三卷證俗字音五卷文集三十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之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於後黃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温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時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温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讚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

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著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二十餘字舉朝莫識盡能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肅宗批答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聰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元宗監國專掌令書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試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温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爲察訪使魏奉古等所薦五邸初開盛選僚屬拜辥王友柱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利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亡手足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年七月才生明遘疾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濠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才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廷

旁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顔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曜卿工詩書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仁厚絶衆犍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逹奚珣薦爲左補闕真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真長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醞藉通班漢左清道率府兵曹真卿早孤蒙伯父泉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陟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質孝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濠州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翊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頤慈明都水使者顗好五言校書頵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喪九日不食頡河陽尉頲鳳翔參軍頍工小楷洗馬頎恭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覩並沒鑾襲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密標榜之翽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覿頗工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顒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男穎清介勤學侍郎蔣洌賞其判京兆兵曹襲金鄉男岫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淩儀尉頌清源尉頂幹辨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頵左率倉曹碩祕書正字類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頫好爲詩富陽尉禺好爲文常州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父羣從陽庭頤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仲大智温之繳之澹之播挺援撰温泳陵並明經康成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隣幾知微舒説順勝式宣韶並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播逸覿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温之以孝聞潤有風義晃鏻邀迢以清白稱其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勝代紛綸咸美遂舉集於君君能遵前人不敢失墜其志事以忝聿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真卿幸承遺訓叨受國恩既受無疆之庥敢揚不朽之烈

銘曰

系我宗邾顔公子封郳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蚍童鄰火斷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憤而終咨記室遊湘東嗟御正凜移忠泉黃門擅文雄三部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褒華州詁訓通小祕監威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職赤五褒崇登望苑友桂叢三超贈保儲宮流光感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顔魯公文集卷七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瓖維揚參校

神道碑銘一

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天寶九載五月）

夫騏驥千里之足跼於庭唐之內鴻鵠四海之志儕於壁滲之羽（一本儕作轂）此倜儻奇偉之士所爲歎息者也取之於人在於郭君矣君諱揆字艮宰太原人也郭本號叔之後春秋梟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目素絲作詠青溪招隱信爲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昶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道大總管涇鄜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荊州都督謚曰忠曾祖某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贈鄭州刺史父虛己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君生而聰明不爲戲弄之事長而清峻罔雜綺紈之流辯對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于氏之出故幼名封奴嘉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艮宰蓋取待封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顧行動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糟粕爲仁罕忘於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臺卿乃其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言於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於公庭賀大夫於私第美聲洋溢時莫與京授太常寺太祝加敬莅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詠潘河陽藉田之賦顏光祿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改授河南府參軍天寶五載大夫總渡瀘之師繄君奉循陔之養南中污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寖劇命訪秦醫太夫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強望父增歎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於安輿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秘書丞嗚呼斯人不起子丕未識亦可爲長慟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絜矩之道文章之絕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將培雄風單白石憐乎得二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即御醫坐門其亡即天使歸賵陳師境上推以雨露之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弔客多其文行操誄盡於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於首陽山大塋之側君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姿親疏行狀敘其參元之美歎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感伏滔受遇爲人父也若斯祈奚至公其知子也如此斯文未建頹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淩虛壁翼開緘悼心望汝絕歸來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以寄零落之哀銘曰

粲粲門子菲菲國香家傳玉樹人詠金相風流小褚才貌潘郎一經自達六義名揚聞於密啓實此周行爲子道備從親路長既銘絕壁亦奉垂堂霧露成病膏肓遂亡天向京兆墳歸洛陽江堙初流水毀寒霜茫茫蔓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文相質誰不沾裳

秘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乾元二年）

君諱勤禮字敬琨瑯琊臨沂人高祖諱見遠齊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不食數日一慟而絕事見梁齊周書曾祖諱協梁湘東王記室參軍文學有傳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隋東宮學士齊書有傳始自南入北今爲京兆長安人父諱思魯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仕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與沛國劉臻辯論經義臻屢屈焉學書黃門傳集序君自作後加踰岷將軍太宗爲秦王精選僚屬拜記室參軍加儀同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英童集呼顏郎是也更唱者二十餘首温大雅傳云初君在隋與大雅俱仕東宮弟愍楚與彥博同直內史省愍楚弟遊秦與彥將俱典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事具國史君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秘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義寧元年十一月從太宗平京城授朝散大夫勳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武德中授右領左右府鎧曹參軍九年十一月授輕車都尉兼直秘書省貞觀三年六月兼行雍州參軍事六年七月授佐郎七年六月授詹事主簿轉太子直監加崇賢館學士官廢出補蔣王文學宏文館學士永徽元年三月制曰君學藝優敏宜加獎擢拜陳王屬學士如故遷曹王友無何拜秘書省著作郎君與兄秘書監師古禮部侍郎相時齊名秘

監與君同時爲崇賢宏文館學士禮部爲天策府學士弟太子通事舍人育德又奉令於司經局校定經史太宗嘗圖畫崇賢諸文學士命祕監爲讚以君祕監兄弟不宜相褒述乃命中書舍人蕭鈞特讚君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譽龍樓委質當代榮之六年以後夫人兄中書令柳奭親累貶夔州都督府長史顯慶六年加上護軍君安時處順恬無慍色不幸遇疾傾逝於府之官舍既而歸窆於京城東南萬年縣寧安鄉之鳳栖原先夫人陳郡殷氏泉柳夫人同合祔焉禮也七子昭甫晉王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事具真卿所撰神道碑敬仲吏部郎中事具劉子元神道碑殆庶無恤辟非少連務滋皆有學行以柳令外甥不得仕進孫元孫舉進士考功員外劉奇特標榜之各動海內從調以書判入高等者三累遷太子舍人屬元宗監國專掌令畫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惟貞頻以書判入高等歷畿赤尉丞太子文學薛王友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德業具陸據神道碑會宗襄州參軍考楚州司馬澄左衛翊衛潤倜儻涪城尉曾孫春卿工詞翰有風義明經拔萃犀浦蜀二縣尉故相國蘇頲舉茂才又爲張敬宗劍南節度判官偃師丞杲卿忠烈有清識吏幹累遷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殺逆賊安祿山將李欽湊開土門擒其心手何千年高邈還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守陷賊東京遇害楚毒慘下詈言不絕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工詩書草隸十六以詞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允山令茂曾訥言敏行頗工篆籀犍爲司馬闕疑仁孝善詩春秋杭州參軍允南工詩人皆諷誦之善草隸書判頻入等第歷左補闕殿中侍御史三爲郎官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厚有吏材富平尉真長耿介舉明經幼輿敦雅蘊藉通班漢書左清道率府兵曹真卿舉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黜陟使王鉷以清白名聞七爲憲官九爲省官洊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允臧敦實有吏能舉縣令宰延昌四爲御史充太尉郭子儀判官江陵少尹荆南行軍司馬長卿晉卿邠充國質多無祿早世名卿倜儻伋倫並爲武官元孫紘通義尉沒於蠻泉明孝義有吏道又開土門佐其謀彭州司馬威明卭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翊泉明男誕及君外曾孫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俱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頤並早夭頍好五言校書郎（頍見後當是頍之誤家廟碑云頍好五言校書）頲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充張萬頃嶺南營田判官顗鳳翔參軍頍通悟頗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鄭王上闕一字）並不幸短命通明好屬文項城尉翹温江丞覲絲州參軍靚鹽亭尉顥仁和有政理蓬州長史慈明仁順幹蠱都水使者頼介直河南府法曹頔奉禮郎頎江陵參軍頡當陽主簿須河中參軍項衛尉主簿顒左千牛頤頫並京兆參軍頫須頫並童稚未仕自黃門御正至君父叔兄弟衆子姪揚庭益期昭甫強學十三人四世爲學士侍讀事見柳芳續卓絕殷寅著姓略少監少保以德行詞翰爲天下所推春卿杲卿曜卿允南而下泉君之羣從光庭千里康成希莊日損隱朝匡朝昇庠恭敏鄰幾元淑敏温之舒說順勝怡渾允濟挺式宣韶等多以名德著述學業文翰交映儒林故當代謂之學家非夫君之積德累仁貽謀有則何以流光未裔錫美盛時小子真卿聿修是忝嬰孩集蓼不及過庭之訓晚暮論譔莫追長老之口故君之德美多恨闕遺銘曰（銘闕）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謚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乾元二年正月）

公諱杲卿字昕京兆長安人也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之來孫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之元孫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贈虢州刺史諱勤禮之曾孫高宗晉邸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諱昭甫之孫濠州刺史贈祕書監諱元孫之第二子也公方正精敏有清識周旋有則進止閑詳起家江州司法轉遂州嘗爲刺史所責公守正不爲之屈時人稱之遷鄭州司兵開元與兄春卿弟曜卿從父弟允南俱從調吏部皆以書判超等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翰林拭目焉擢授魏郡錄事參軍當官正色舉劾無所迴避採訪使張守珪以清白聞還范陽郡戶曹安祿山雅聞其名奏爲營田判官光祿太常二寺丞又請爲節支判官兼攝常山郡太守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至槀城公與長史袁履謙同謁乃矯授公紫履謙緋因令崇州刺史李欽湊以兵七千人守土門公罷歸途中指章服諷履謙曰與公受他此

色如何履謙亦感激之士遂與公定謀翻之恐事洩潛使男安平尉泉明往來計議又使西通王承業北結賈循循敗族滅屬祿山使其心手高邈往范陽公使姪壻褒城尉崔安石密伺其歸以圖之冬十二月二十日以私號召欽湊未至會祿山害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傳首脇並海諸郡前二日真卿以平原太守斬其使令外甥盧逖以購祿山敕送於饒陽常山後二日逖至公悲喜不自勝猶未敢宣示其夕欽湊至公俾參軍李峻馮虔靈壽尉李栖默泉士人翟進玉縋於城南門密令驛長蔡行儀醉以酒而斬之履謙入告公與相持而泣喜其事之集也遂使峻栖默開土門又斬其副使潘惟慎是夜高邈迴宿浦城公命馮虔翟進玉崔安石馳捕邈縶其肘而縛之虔領赴郡俄頃醴泉驛候騎報何千年發趙郡安石以進玉馳襲而擒之如高邈遂紿以榮王琬哥舒翰官軍二十萬入土門告於列郡遂使郭仲邕詐爲先鋒以中官領御騎六十徇以南諸郡於是趙郡殺賊刺史馬道貞鉅鹿殺劉極廣平殺郭子昂曲州殺清河太守崔審交皆以其首至先是真卿守平原而饒陽前聞景城樂安博平清河七郡皆相與拒賊至是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鉅鹿廣平魏趙鄴與常山十郡皆卻爲國家守乃使張通幽以兄通儒相賊乞隨泉明以自雪至太原與尹王承業同惡竊爲己功留泉明等不遣承業從弟隨中官入奏皆蒙超奬拜公衞尉卿兼御史中丞追赴京以履謙爲太守深爲司馬泉明爲左金吾兵曹制書未至春正月賊使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寇諸郡思明既來攻六日城平糧井皆竭遂爲賊所陷男季明外甥盧逖皆遇賊遂以公履謙至東京祿山讓公曰我擢汝爲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職皆天子所與汝叨受恩寵乃敢悖逆吾寧負汝豈負本朝乎臊羯胡狗何不速殺我乃繫公於天津橋南柱令劊肉以自噉公詬詈不已遂鉤以斷舌問更敢爾否公猶慼氣含胡以應之還被支解而終觀者痛心焉楊國忠受通幽詭說賈深又不證明竟不蒙恤問乾元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肅宗乃追贈太子太保子姪爲賊所害者八人孫誕姪詡（詡當從家廟勤禮二碑作翊杲卿之孫從言旁名誕其姪不應亦從言旁蓋杲卿姪有名翹翽翮者其名從羽旁也）先質於賊皆被鋸殺至是贈季明詡左右贊善誕義王諮議姪子幹都水使者沛尙食奉御頗洗馬逖鄭王友從父甥博野尉（逖上脫盧字）沈盈大理正封夫人崔氏清河郡太夫人授泉明郫縣令男威明太僕丞姪男翹漢州司馬孫詛左內倉曹訊兵書諡公忠節從父弟國子司業允南洎真卿表謝蒙批答曰自逆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所迫脇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援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節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感烈既冠於當時寵名宜及於泉壤初公被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若哀其髮收謁元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發籍跳而前夫人方駭信之明年春正月葬於京城鳳棲原先塋西北禮也昔七代祖中丞府君慟絕於梁武五代伯祖御正府君抗疏於隋文而公精貫白日義形宗社今又繼之爲不隕矣嗚呼公與真卿偕陷賊境懸隔千里稟義莫由天難忱斯小子不死而公死痛矣哉銘曰

太保烈烈抗茲忠節殉國義形見危身殺元宗杖信售詐凶羯寵極災挻稱兵向闕河朔鼎沸潼關晝閉天下寒心王旅若贅虵豕十萬萃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土門披扶人知効忠國用不虓恩寵三座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詈不絕先聖感忠保儲贈揭刻諸金石思表墓綴遠莫致之留斯江溢日月有既徽猷無缺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寶應元年）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也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尤善五言詩深爲伯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之所賞愛開元十五年以挽郎選糊名考判入高第授鶉觚尉後與從父兄春卿杲卿曜卿調集皆爲吏部侍郎席建侯所賞重時論榮之尋授右武衞兵曹二十六年丁內憂以毀聞服闋轉右領軍錄事參軍與從祖姑子劉同昇齊名長又相善嘗寓書與之中書舍人孫逖見而驚歎曰古人之作尋爲同昇江南經略判官遷大理評事從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書判超等薦爲朝廷左補闕元宗嘗撰華嶽碑并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

夫王鉷打百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真卿王鉷法服於含元殿蹈舞而衣接焉朝覲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皆霑陪與諫議大夫鄭審郎中祁賢之每應制及朝廷唱和必警絕佳對人人稱說之俄遷殿中侍御史以忤楊國忠貶襄陽丞移河東司戶京兆士曹十五年長安陷輿駕幸蜀朝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琯李煜高適等數十人盡在中丞田良邱爲哥舒翰行軍司馬既敗猶自振矜因誦表云翰北行師未當挫衄蓋緣運數潛迫人神同棄職之人故匪翰之由衆皆默然君獨抗聲叱之曰公何得尙爲賊說徵祥乎峘等因欲毆擊魏仲犀與之同罪遜詞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壯之恩詔召拜尙書屯田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司膳郎中真卿至自河北元宗給君驛至鳳翔令相見從肅宗入西京遷司封真卿以尙書兼大夫弟允臧又爲殿中兄弟三人同時臺省當代無比時人欽羨焉尋封金鄉縣開國男累加正議大夫上柱國遷國子司業寶應元年冬十一月真卿自利州蒙召至上都君遇疾已革闕而泣曰吾忍得見汝因哽咽不自勝其十日傾逝於私第享年六十九嗚呼明日庚申葬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祔也二子頵頻皆好爲五言詩真卿使頻奏事彭原上文章蒙擢校書郎早卒頵簡直潔己以左衛兵曹選爲侍郎崔器所賞累授河南府士曹噫君幼而聰明長而美秀仁恕形於造次精識冠於當時善與人交篤於僚友故父執侍郎寇公泚相國陸公象先尙書韋陟陸公景融重君才名相見未嘗不移日也相國房琯尙書韋陟張倚皆篤忘年之契河南陸據彭城劉餗劉秩隴西李揆河東裴士淹特敦莫逆之歡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畢盡常僚之好非夫親仁誠物泛愛虛己則何以廣而能周久而益敬者矣家常有折脛鶴初真卿小年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毛羽奚不仁之甚歟其惻隱者如此真卿終身志之於戲以君之才之美之德之義方當翼亮盛時儀型宗國道之祝喪頓我遠圖悲乎痛哉真卿孩而不天太夫人蘭陵郡太夫人殷氏親自鞠育實賴慈訓粗茲有成至若發慮學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非仁兄之規誨曷暨所蒙且有師訓之資豈惟孔懷之戚布哀金石未究萬分銘曰

莊嶽熊渾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維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履愷悌是惇清識冰澈韶儀玉溫詞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體精詳政源爰初發跡屢振瑤琨尉邑何陋評廷不冤袞衣補闕繡服榮敦神州列掾會府掌屯司膳王封迴薄飛騫乃佐教冑載光儒門未登鼒鼎奄謝鴻鶱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花萼上潔晨飧微君教導曷惠拯援今既絕矣哀摧忍言何以寘懷勒銘弗諼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和政公主神道碑 廣德二年八月

詩美下降傳書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於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樂糺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古之所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照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於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三女帝女之崇於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妹也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石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遊官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於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卽能孺慕育於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嫕發於天姿肅雍形於鑒寐奉今上以悌道事韋如所生繇是特爲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繢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既望封和政公主降於河東柳潭既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冑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冑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尙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彜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

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伯姒宏農楊氏太真姊務華采公主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六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敘之內逈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梟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霜嫠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饘之事竭力供侍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噍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於己子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姑姊隱儭將迎唯恐不至糾逖疏屬撫循惸嫠絲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礿祠蒸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奠豈無婢使式燕孫謀姿性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寶書清閒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冊公主以潭為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與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闤闠臨視誅討駙馬率領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鬭於門中公主及寧國彀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詰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為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凶寇如振槁勞旋方及帑藏其空公主貿遷有無億則屢中闕贏優而數逾千萬懼不給悉畀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贍奉不已於旁帝有閼畫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章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還穸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邑入千萬潛羨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勤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荊南尉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匱乏乃命中使屢敕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必蕭給主以國用空罄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饕餮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賦於佛寺為主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膩囊襁負鱗次竭其闕斧親自贍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於傳置羣盜蝟起奄譁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人之死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數四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紃駙馬褻衣必親裁紩爰及子女罔衣綺紈綻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蠢迪檢押廣德二載春二月歸於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覲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為時經百罹粗略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蹶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圜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閒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殿乃悉索闕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員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怊惆不能弭忘時屬炎暍熱疾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於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耆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漣漣孔懷如失於臂曰余此妹國之鴻寶方期闕云如何痓祝降時喪天實為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招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齔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嗌而莫就其為酷痛曷愈於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轅軏主之薨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飫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見夢別墅乘之周麾偏勞慭遺俾屏不逮田客傔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於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於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於他時並受法籙

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勖者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恆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襚我以道服瘞我於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予若不諱我若沒身未亡灑掃塋隴出入窀穸奉君周旋噫嘻於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㬎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暈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㬎子三女等虔窆公主於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於戲風詠歌衣史稱彤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上下忠以導躬備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毋儀之訓訂之緜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於舊史少識前載歷考長代跂彼（疑）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壼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

穠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温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於柳猗那自久金石著明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噰噰喈喈福祿攸歸和樂既孺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違詠詔葬於河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案公主封號本作和政見唐書公主列傳而何氏語林趙氏因話錄江氏筆錄皆誤作政和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荊南山南東道五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廣德二年十一月）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干肇敏之業南威蠻荊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姿廓清河朔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郡開國公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果葉將邊憺威稜於幽碣公即薊國公之第四子也體渾元之正性秉宏毅之高躅天予純嘏生知禮度謨謀炳邃默識沖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爲與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下二都督府長史尋還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誚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遊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公八載還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韙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繹騷朝廷旰食聿求虓猘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中節度支度營田副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杲卿泉長史袁履謙殺祿山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腹高邈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杲卿履謙爲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駘藉於滹沲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口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令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於沙

河夏六月戰於嘉山大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於博陵窮蹙無計歸節於祿山祿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肅宗理兵於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載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絕我糧道衆咸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於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烟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乃歸於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於氾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遄至秋毫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迴避公獨與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懸坂公至石橋命秉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公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患爾爲逆虜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衆萃於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於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殺獲略盡贄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舞因歔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於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軍屯

於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北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義乘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躡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太廟仍圖畫於淩烟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痢增劇公知不起使使齎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於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匹錢三千貫鬻麥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爲公製服庚申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夕方蘇使開府魚朝恩就宅敦諭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闕二字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梟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泣而咨於王母虔窆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胡搆紛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銼銳於恆定祿山絕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罔冀破周贄於溫沇擒太清於覃懷走史朝義叛渙之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瀛莫皆意出事外慮墜計中天下有磐石之安國家無贅疣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兄遵直遵行仕至將軍衆弟光炎並不幸早世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以將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鉞

分閫闕二字　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師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曜君親入侍黼帷峨二貂乎泰階之上歸聯綵服頓雙節於高堂之下斯歡未劇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幷州同務烈於北齊賀拔行臺與兄雍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寥偏隅隘陋比之我族事則不侔真卿昔守平原困於兇羯緊公莅止獲保餘生束帶與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撰敢墜中郎之辭銘曰

羯胡猖狂俶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與王惟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罔我弗臧出入忠孝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珪璋天寶末造河朔恇攘天子命公經營朔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祿山震惶潼關勿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鹵於襄應變如神兇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驤淮瀆鎮定徐土翱翔服田蠖屈料瑒鷹揚不有神算疇戡暴強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愆此百祥素輀反葬白驥蹢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死哀身沒名揚渭水川上壇山路旁唯餘豐碑突兀連岡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顔魯公文集卷八

顏魯公文集卷九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神道碑銘二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自古遺聖明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丕搆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唯徐君乎君諱秀唐書宰相世系表作琇東海郯人也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國命氏焉厥後欒以文侍金門稱以禮優塵榻偃人寄傲於賢聖偉長首冠於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逵之司空羨之兄祕書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湛之湛之生黃門侍郎聿之聿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緄緄生陳五兵尚書君敕君敕生丹陽尹温自司空已還四爲上公五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祕書監諱恕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筠尚書生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昕宰相世系表云孝嗣生齊侍中緄緄生陳常侍君數君數生隋通事舍人榮榮生尚食直長恕恕生春官尚書枝江公筠筠生昕皆以盛德濟美垂於世家君即詹事第三子也幼而聰悟篤學能屬文事繼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姚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姚公奇之因謂納言狄公曰徐子珠華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耳年十五爲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幽都縣尉充相國尚書趙彥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蔡州參軍爲御史宋遙關內覆囚判官公銳精鞫訊多所全活宋公以爲言公正色謂之曰僕從祖父司刑卿天授中詳理寃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困於襄陵豈忍以東涇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或訟寃於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之爲也宋欲別白旌公公曰僕雖不材豈可藉人之過以爲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爲招慰南蠻判官奏課居最轉瀛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頤貞辟宣慰判官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丹陽三縣令天寶二載春二月加朝散大夫敕攝新安郡別駕採訪使齊澣梁昇卿並奏爲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淮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加朝議大夫十二載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於郡之官舍春秋七十公先世塋隴宅於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巡按河南薨於洛汭葬於緱氏縣西南大寇原公啓手足也顧命其子今侍御史縝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衆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虔祔先塋縝泣而奉之及其葬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飲乳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之曾孫袁州刺史文器之孫廬江太守季節之女仁孝柔明嫻於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碁中外孤弱躬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於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日爰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於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縝簪白筆於赤墀董材賦於巴漢是用有永錫之寵紆褒崇之命哀榮之盛不其至矣君凡四爲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績舉天下之政事莫不資折中焉性嗜清貧室無長物孤煢叢萃皆仰於君既嬰沈痼之疾緜歷三載縝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吉君曰闔門之資者寸祿也今疾劇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而沒識者哀之或謂君曰君奉養嫠姊用度萬錢闕一字粻諸姑纔纔五兩姑見君闕三字笑而不答退謂縝曰吾見其撫孤不見其怨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恬淡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叟於洞君齋心四日罙入其阻而後覿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覲也說魏時事歷歷可聽君稽首而蘄之叟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比迴顧則爲茅草矣初君上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徽猷莫紀留居論譔時日以成先德之不忘繄是舉也嗚呼君體聰穎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寬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絕莠言目無還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服子路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可以勵風俗宜克享胡耇荷天之龍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喪命不偶時屈輿驥於身前墮峴碑於沒後吁足歎也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於下士卑僚絕屬於天潢戚里豈比夫登台者

四世尙主者五人焜燿於數朝之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績懿文懋學峻節清標天寶末陷居賊中爲僞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爲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巴渝屬段子璋搆逆流輩十人皆被屠害以績高名欲留同惡期之以死承劍不回時諸道徵求人不堪命績至之邦必荷仁信如期而畢則闕三字將崇必復之矣寧止當朝之望碑銘功伐敢墜斯文辭曰

益爲帝虞偃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文或武或哲或儒休美後昆厥德不孤猗那都督克懋遠圖邦國四佐輶軒六徂樹聲長世與道爲徒爰覿幽光無寧集枯闕八字仁義都盡彭殤曷殊所嗟人紀莫展嘉謨馬鞍山北龍乳岡隅於焉崇祔先志靡渝豐碑崔嵬宰樹縈紆闕六字沾濡闕八字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銘

昔周武以二公股肱王室然而允釐西土師保萬民者其惟召公乎漢室以二傅羽翼儲宮然而亮采東朝儀型百辟者其惟蕭傅乎則九德之師六行之傅親賢既美亦何代無其人哉隴西公才爲國之垣翰位爲天子之喉舌德爲朝之元老行爲帝之信臣蓋所謂宗室之間生士林之傑出者也公諱齊物字道用隴西成紀人自若水導其靈源而聖人作高邱峻其層構而才子生元元爲宋帝之先興聖有勳王之舉盛德彌於百祀靈根固於千葉太祖景皇帝功高佐魏慶始封唐家崇八柱之勳地半三分之業亦猶殷人之祖契周室之宗文公卽景皇帝之五代孫也鄭王亮之元孫淮安王神通之曾孫淮安王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贈司空謍石開府介圭錫瑞成周之晉鄭西漢之勃平祖孝銳鹽州刺史父璟隴州司倉贈弘農太守並清白貽範仁賢繼軌連華公族濟美專城公稟乾剛之正性體坤順之中德爰自岐嶷特鍾美秀儼然王公之量鬱有台鼎之姿固已超等夷而出羣萃矣神龍初起家左右千牛備身歷尙輦直長許州司馬華州司兵時方振拔勢已飛騰此則江漢之濫觴華嵩之覆簣也丁太夫人憂公有至性毀瘠過禮扶杖於家哭不絕聲者累月倚廬於墓衣不解帶者終喪天子特降璽書就廬慰勉非常之澤近古未聞服闋授鴻臚丞除尙輦奉御遷北都軍器監事太原爲一都之雄鎭軍器掌五庫之禁兵故乾沒之贓一徵百萬繕完之利費省巨億少尹嚴挺之連奏課最擢拜長安令陸海殷湊五方浩劇公以威禁暴以恕用刑邑里之人陶然大化遷將作少匠殿中少監太府少卿懷陜二州刺史雖漢之宗室不典三河而周之懿親先分二陜惟艮之寄實在於公嘗以黃河經砥柱之艱有覆舟之患遂奏疏九派鑿三門屬役而堅冰大合與功而烈火潛熾不愆於素若有神焉人皆以公至誠之所感也又於石獲古銘曰平陸遂以名縣焉玄宗異之賜貂裘一領絹三百匹特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幷公之先隴州府君專城之贈上嘗賜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爲此賜識者知公必將金玉王度代天之工豈惟從容九列而已拜河南尹仍兼水陸運使屬左相李公適之尙書裴公寬京兆尹韓公朝宗與公爲飛語所中公遂貶竟陵郡太守時陸羽鴻漸隨師郡中說公下車召人吏告之曰官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駕蹶弛者未至之前一無所問而今而後義不相容數年間一境丕變熙然若羲皇之代矣哀孤重老有隱逸好道者常騎馬於里巷之中親自恤問量移安康卽日上道老幼遮擁不得發者三辰轉漢陽蘄春其政如一公虛中自牧接下愈恭與物盡推誠之心正身無氣燄之忌每上春行令大戶閱農輕裹餱糧重煩縣道化流江漢如時雨焉故郡歷數四課事第一去思之感人到於今稱之天寶末徵拜將作監重授鴻臚卿縱壑巨鱗還游舊浦淩風勁翮俄返故林時國忠包藏於內下闕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永泰元年

君諱元孫字聿修京兆長安人高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曾祖諱思魯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記室祖諱勤禮著作郎崇賢弘文兩館學士父諱昭甫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俱以德業才名相望史冊君卽華州之元子少孤養於舅殷仲容家身長六尺二寸聰銳絕倫工詞賦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年十歲時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益府法曹長史李孝逸

聞君少俊請與相見座中試安石榴賦君默綴少頃郎中聘而從之君授翰立就不加點寬孝逸大驚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牋盈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舉進士素未習尚書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旣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原本闕）屈從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動天下解褐鼓城主簿歷登封尉與弟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府君調選屢以高等同登甲科相代爲長安尉翰林偉之前是老吏好以婚田之不決者試新上官君悉堘階上研墨汁數（原本闕）操割凡百餘道不終夕而畢縣令隴西李綰才學士也覩（原本闕）駭命小吏分守寫之而通不給朝廷聳歎還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玄宗監國獨掌令誥當時以爲綸言之最嘗有命召或以次進（原本闕）今日非也聞公喚長舍人來遂御小殿賜食因出諸家書跡數十卷曰聞公能書可爲寡人定其真僞君分別以進上玄宗大悅因賜藤牋筆墨衣服等物嘗和遊苑詩御札八分批答云孔門入室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君一覽無遺兼該故實韋安石以宰相兼庶子特相禮重官務一以諮君事頗塡委從駕至（原本闕）以司直用事命坊官同遊石龕寺駐焉諸君有忌前者曰顏舍人必不行已而君辭以遽曰果爾何爲妄請君默然元宗登極同列皆選中書舍人君讓苑陽盧偁俄爲琚等所擠出爲潤州長史還滁州刺史按察使王志愔以淸白名聞拜沂州志愔娶於顏餘慶以男求婚君拒之遂誣奏請降階奪祿其初君與執事者因（闕字）一官有忤至是憾焉遂黜歸田里君屛私第儆然無悶者十年與陳郡殷踐猷上谷寇泚武功蘇晉吳郡陸象先友善相見未嘗不畢景起爲濠州刺史累加朝議大夫上柱國中書令張嘉貞深相器重方引知制誥（原本闕）右職屬罷相不行代到風疾停家開元二十年秋七月才生明薨於絳州翼城縣丞之官舍隨子春卿任也明年葬於東京鵶店東北高村原夫人新城縣君元氏故兆異穴而堋權也文集三十卷著干祿字書一卷竝行於世續祖父涉令光庭注後漢書常山之陷也沒焉廣德二年春三月二十有二日制曰故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爲文淸白著於家風閥望光於銓選久膺揚歷爰寄藩條政有其方績宣其用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艱難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儒官揚其盛烈可贈祕書監眞卿表謝今上批答云卿之先伯當代詞宗道蘊國經行推人表上宏祖德下獎門閥鄭國不亡臧氏有後雖雲雨之澤自葉流根然訓誨之方因父見子永惟盛烈式寵代官不朽者名斯爲極矣嗚呼君有五子皆有才名春卿聰銳無比早擅詞賦尤工表檄倜儻有吏能急人之急明經拔萃歷蜀縣尉長史蘇頲舉茂才異等未試充張敬忠節度判官轉翼城丞與弟杲卿曜卿從父弟允南調選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授偃師縣丞杲卿忠烈方正精敏有識累至魏州錄事參軍淸白名聞充安祿山營田及度支判官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誅其土門使及（原本闕）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陷詬詈爲賊所屠害乾元中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介直以信稱勤學好屬文工草隸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每選集必爲主司所賞擢歷城丞淄川司馬旭卿美姿儀善草書允山令茂曾仁恕和厚口無擇言頗屬文詞留心詁訓嘉陵司馬孫紘少好雜書疎財重義方義尉鮮于仲通節度劍南引爲判官同征閣羅鳳沒於蠻泉明穎悟孝義果銳嫺於吏道安平尉父敬保（父敬保字疑是太保之譌杲卿贈太子太保故云）將開土門使與長史袁履謙往來謀議授左金吾兵曹尋爲賊所執舉家見陷泉明到河北乞求贖先姑女而後己子行路哀之東京收復泣血求父屍獲焉時人以爲孝感所致拜郫令有能名爲崔光遠所擠終彭州司馬威明太僕丞邛州司馬季明惇敏有容止與君外孫盧逖同爲賊所害贈左贊善濬勤學好屬文早卒子幹剛銳強力公劉府果毅弟沛同遇賊害贈都水使者沛尚食奉御翹入道詡（詡當從家廟勤禮二碑作翊杲卿之姪也）與泉明子誕同質於祿山皆被鋸殺贈贊善誕義王諮議翩通義令覿漢州參軍靚鹽亭尉玥靚未仕曾孫證右內倉曹訊兵曹詔彭王參軍皆承謀翼不敢失墜爲君德盛才茂行周業廣文可以經國道可以致君而坎壈盛明不登弼亮其時歟其命歟眞卿越自嬰孩特蒙獎異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濡筆告哀不申萬一銘曰

琅琅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輔主周旋禮法精究訓詁行㮄珪璋文彪
龍虎高標天府震耀區寓前載(原本闕)千官欽覩王畿就列赤縣斯偃杖華交輝
灑翰如雨洛陽眦貳著作布武載筆龍樓(闕一字)光龜組元宗褒異(闕一字)發儔伍
不入掖垣翻飛江滸淮沂其乂典憲斯侮望閈爰歸優游不吐名公虛左濠上
爰撫方伕同昇遽從多祜一麾屢黜百牘奚補翼子多方教忠則膴吁嗟太保
爲國干櫓取義舍生悲今邁古皇恩自葉超贈祕府存沒哀榮幽明赫𥅆真卿
追痛銜恤靡怙牽綴銘功恨非覼縷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
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銘(永泰二年二月)

竭誠奉主之謂忠率義忘躬之謂勇忠勇不犯則名登於明堂子仕教忠之謂
慈戰陣能勇之謂孝孝慈有裕則道存乎方冊兼此四者其惟清河公之族乎
公諱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部
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墨啜可汗衛衙官知部落都督
皆有功烈稱於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正直忠鯁以信行聞爲國人所敬長於
謀略工騎射其弓十鈞年二十三爲阿史那頡佚施默啜等九可汗宰相秉心
顓一立言無二不吐剛以茹柔必蹈道而履義可汗每有過失未嘗不極言切
諫蕃落中重焉以比國家之丞相宋璟初默啜弟拔悉密時勸嘗擘藥弒可汗
公竊而藏之密持示默啜默啜大怒將誅之公以爲請但令歸於部落默啜知
公至忠繇是益加親信同列四人莫與公比其後公以孤直屢見疑譖遂請退
歸可汗察公非罪尋復追爲宰相先是毗伽可汗小殺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
小殺覺之盡滅其黨旣卒國人立其子伊然可汗無何病卒又立其弟登利可
汗華言登利猶果報也其母㜷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預國政登利從
叔父因左殺右殺東西分掌其兵馬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幷其衆左殺懼
及乃攻殺登利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擊敗之脫身遁走國中大亂天
寶元年公與四男及西殺妻子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
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
餘帳幷駝馬牛羊二十餘萬款塞歸朝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具以上聞(一本忠嗣作斛
斯)秋八月至京師元宗俾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仍賦詩
用紀其事拜公左威衛中郎將屬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潛懷異圖庶爲己用密
奏公充部落都督仍爲其先鋒使公既不得已僶俛從之四載以破契丹功遷
右威衛將軍俄拜范陽經略副使五載又破契丹功居多拜左武衛大將軍仍
充節度副使元宗嘉之璽書慰勉盈溢篋笥十四載冬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祿
山反范陽公以天子有命陷身凶逆舉家見質自拔莫由旣至東歸公泣血籲
天次於夢寐欲與諸子逃歸國家爲賊邢州刺史康節所告遂被收繫係奏被
誅者二十餘人公之四子各奔於外賊恐衆情不安貰之而後出至德二載閹
門二百餘口被安慶緒脅至安陽屬今上爲天下兵馬元帥統今尚書令汾陽
王郭子儀朔方之師諸節度回紇之衆東收二京公率四子及孫姪等十餘人
冒死南奔至汲郡爲從者所告家人殲焉二子沒野波英俊挺身行前二子屈
須彌施英正持滿殿後沒野波妻阿史那氏爲公控馬登於西山至高平界遇
賊蔡希德以精騎三百遮路邀擊沒野波英俊策馬奔之斬殺四十餘人生擒
四人冬十有一月七日投今上行營至焉先帝聞而嘉之欲以開府儀同三司
處公仍加實封公固辭乃受因以爲金吾衛大將軍加特進增封清河郡開國
公食邑三百戶策勳(闕十二字)衛大將軍(闕二字)卿(闕三字)射(闕四字)開府儀同三司太常
卿殿前衙前射生兵馬俄加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沒野波雲麾將軍左金吾
衛大將軍上柱國射生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武威大將軍兼鴻臚卿上柱
國殿前射生使清河郡開國公英俊等官秩各有差因留公及屈須彌施英正
供奉射生以沒野波英俊勇冠三軍並令東隨故太尉李光弼於太原後鄴郡
瓦窰陣官軍與安慶緒相逼王思禮爲其所敗賊勢旣盛太尉與思禮相顧氣
索沒野波英俊勃然奮怒遂直抵薄河當鋒擊之殺獲二千餘人賊衆方退太
尉諸公覩而駭之賞雜綵百匹並以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欣羨焉沒野波
居常謙謹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強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九節度之圍安
陽也史思明悉衆來救沒野波以十五騎過河逆擊之幷馬刺倒者數人生擒

數十人後擊懷州思明又自來救留爽之際侵軼柴籬沒野波領甲騎三十禦之賊軍五千人一時摧敗真卿之棄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緩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奔蹿是以得脫於難平原人至今稱之英俊瞪視眈眈姿氣雄果發勁矢持大槍疑然萬衆之中左右馳突無不辟易而退嘗隨太尉討思明於河陽賊驍騎萬餘於中闉城索鬬將莫敢應者英俊挺身奔擊之應槍落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頰貫喉而出擺首而去之猶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子妻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兄弟爲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當扈從公以體貌瓌碩難於舉動方與之死訣沒野波妻爲公介馬扶奔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累我兒子乎汝曹何不殺我衆人感懼叫然皆哭遂竭力舁公至於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宴喜上天不惠以二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感肺疾薨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親事左右莫不剺面截耳以哭初淩霄之難公實援立滻水之屯公親總統上之反正父子從焉帝疇厥功遂有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之贈夫人清河郡太夫人交河石氏左衛中郎將珍之孫左金吾衛大將軍三奴之女温敏淑惠柔明端雅有女師母儀之德克懋於家不幸遘疾以天寶十五載春三月八日先公而薨永泰二年春二月十日壬申與公合祔於萬年縣之長樂原禮也嗚呼公以沈果之姿抗英威之志降精昴宿炳粹天街忠肅表於生知義勇形於造次屬國家多難淪胥以痡壯一心而來事我君貫四時而不改柯葉義方懇到相攜於契闊之中臣節激昂三見於危亡之際天子感焉既受腹心之託禁旅資焉俱列爪牙之地勳庸克茂聲問攸歸叢綵衣於玉帳之前羅五戟於一門之內不其盛矣昔蕭相國舉宗佐命金日磾七葉珥貂望古儔今可謂同德其孤等窮人孺慕靡所寘哀聿求不腆之辭庶播無疆之美銘曰

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緬乎眇特進誕生兮實登邦政德不擾曒女滅國兮烏蘇不竟愠羣小三濱九死兮舉族致命丹心曒一門萬石兮彰厥誠敬皇恩曒生爲忠臣兮後有餘慶其不夭家有孝子兮嚴親翊聖王之爪乃立豐碑兮百代遺詠鴻名表忠孝之際兮於斯爲盛遠圖窅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永泰二年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於殷太師周武王封於朝鮮子仲食邑於于因而受氏漢有京兆尹褒褒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閤將軍武威郡公忠於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元孫匡贊隋冠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贊生士簡士迪並早孤爲叔父隆州刺史匡紹所育因家於新政士簡士迪皆魁岸英偉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之呼爲北虜士簡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儻豪傑多奇畫嘗傾萬金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梟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概相高不肯仕宦竟以壽終天寶九載贈遂寧郡太守廣德元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娛輕財尚氣果於然諾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絕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事鑿石構室以居焉勵精爲學至以鍼鉤其臉使不得睡讀書好觀大略頗工文而不好爲之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宥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畫幕中事一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郡收公月餘仍釋之俄令攝判使事監越嶲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護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秉操堅忮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宜從事公戮其尤害者數人蠻夏慴服山南盜賊舊多光火公察其名居悉傾巢穴人到於今賴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還也瓊以兩道採訪節度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澤使還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己代瓊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諝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元宗駭異之即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劍南行軍司馬既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鳴鼓而還及

郭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善乎初郭公對敭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公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丹誠射討吐蕃摩彌城拔之改洪州爲保寧都護府塹弱水爲蕃漢之界收戸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敕命召祗赴京師至臨皋驛上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遠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初善執事者後爲所忌十二載遂貶邵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娛賦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閤唯讀元經以自適不幸感疾以十四載閏十有一月十有五日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於新政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寶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並爲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拔身巴江之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凌厲沈浮若斯之速既而吉凶糺纏慶弔相隨天睠排於賊臣雄圖屈於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贈左金吾衛郎將昊隨公陷於西洱河（舊本洱誤作二）力戰而沒季曰前鄉貢明經晃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璧州刺史昱克篤孝行見稱衣冠公之捐館也萬里迎喪泝湍而皸瘃拔慜段子章之稱亂也閤門逃賊安親而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炅雅有父風頗精吏道肅宗之幸鳳翔也竭誠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庶僚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闥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還祕書少監尋又改牧巴州幼曰青城尉晏稚曰成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聞公弟晉字叔明敦厚溫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秉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寧國之如回紇也絕域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異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超還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卭南八州都防禦觀察等使真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允臧又與少尹同時臺省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以爲徂謝永久所存者徽猷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篆美敢墜所聞其詞曰

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繇派漁陽兮世掌漢歷子孫爲奕代有丕績梟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隋官不寧肇定疆兮嘉陵淼淼雲臺矯矯降生京兆爲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羣克懋鴻勳制惟梁兮既靖巴蜀既清輦轂日聞啓沃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彼飛蟲反予戕兮邵陽典午漢陽紆組孰云心苦坦行藏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湄亘其傷兮此令有裕教忠有素天介景祚熾而昌兮三世京尹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暐暐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朝請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荊南行軍司馬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大曆四年四月）

君諱允臧字季寧京兆長安人曹王晉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八子也孝悌惇敏有才幹局力所居以吏道稱解褐太康尉太守張倚採訪使韋陟皆器其親嚴與之均禮天寶十載制舉縣令對策及第授延昌令君悉心致理遠者懷而邇者安採訪判官賈至王倫言於使清白名聞會安祿山反遂止潼關陷太守李揖計未有所出君勸投靈武至寧朔屬同羅招六蕃府絕不得通肅宗聞君誠至德初追赴彭原行在所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遂承任使推劾不避強禦中官邢延恩等皆得罪焉尋充朔方兵健衣資使郭公子儀請爲判官清渠之衂也賊兵四合矢下如雨君挺劍躍馬奔之得出自武功知縣御史及吏人無敢住足君徐坐示暇於大逵然後少有至者因令具頓以候今上上大驚喜引之同食河東人郭俊邢韶翻城歸順郭公俾君先入郡以安恤之郭公既至軍郡之事一以咨君隨方決遣無不欣愜有郡人嘗爲賊將崔乾祐判官郭公欲加刑君領證左右以入救遂貰之二年秋八月還殿中侍御史真卿表謝肅宗批答曰卿昆季連擢才聲並振俱守寒松之操允執後彫之心久冒艱危大知難奪委以憲臺之長克申白簡之威厥弟之還亦爲官擇宜相勸勉各樹能名當代榮之京城收與崔禕銜

命宣撫都人大悅出爲櫟陽令錄事有奸犯者君立榜殺之豪強震恐一縣屏息還侍御史以當爲郎以兄在南省君遂撝揖牢讓轉大理正用法精詳或以賄財執事而妄訴者卿丞莫能止君獨召訊詰責立服衆皆爲君危之寶應中復拜侍御史兼太子中允廣德三年冬十月拜江陵少尹又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君清正卓立特爲軍州所敬既而代到屢詔徵入未得行大曆三年冬十一月五日乙亥奄忽感暴疾終於私第春秋五十九其兄真卿聞喪哀摧甚去手足乃命姪男前武功丞頂諗於其妻奉明縣君韋氏其孤前京兆參軍頍梟頫禺等以明年夏四月壬戌歸祔君於上都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禮也嗚呼君姿質瓌博襟靈沈粹心根德義躬服孝仁理以居家果於從政與人深一定之分臨事多獨見之明屢佐戎旃必聞忠益六登憲府皆推直諒信可謂朝之正人儒之君子未申殿邦之用遽齎入冥之恨知與不知孰不嗟悼真卿釁深祜薄門祚衰陵同生之人零落皆盡唯形與影相視不足豈圖不造永訣於斯長號立銘泣盡繼血其辭曰

嗟嗟予季特稟純粹曰孝與仁因心則至友由悌睦禮用和貴虵虵美言嶽嶽高義行絶枝葉心無頗詖經德秉彝拔萃出類環衛入侍牽絲作尉泛愛與人檢莊莅事一作象雷六爲天吏豪右宣威憲臺增氣羣公虛左天子思媚守挹讓郎得仁奚媿司刑棘寺理法昭賁儲闈載升亞尹斯位七德緊理萬人攸旣黃髮未登青雲方致云如不淑奄忽云諱國失重寶家摧脛臂以此思哀我生奚寄反葬何所先塋之次灞水東流終峯北聳勒銘金石威烈無墜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大曆四年四月）

君諱幼輿字令軌京兆長安人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六子也美容止有器度故小名粲焉孝悌仁和精詳禮法博涉史記漢書盡究其義理起家后土齋郎調補汝南郡新息縣主簿恪謹官次備閑修潔紀綱吏人罔弗畏慕太守趙國公王琚器君才名待以殊禮縣之庶務悉以見咨家素清貧從母之孀嫠者宗族之惸單者皆仰給焉君悉心奉養情禮彌篤哥舒之攻石堡城請君隨軍拜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恩敕賜緋魚袋不幸以天寶九載秋七月旬有三日遇疾而終春秋四十八即以其月窆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西北禮也夫人陳郡殷氏蘭陵郡太夫人之兄子充曹州司法麗正殿學士踐猷之元女高士永寧尉寅之女弟高士壽安尉亮之家姑也我伯舅聰明純粹博學稽古相國陸象先祕書監賀知章梟我世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友善呼爲五總龜龜千年而五總問無不知也太夫人以君四世殷之自出（原本闕）失其新命君娶之既而遂焉成先志也夫人含風孤映當世以廣德二年（廣德止二年舊本作三年誤）冬十月二十一日棄牀帳於江陵仲子鳳翔參軍顗梟季子頔不幸早夭大曆四年夏四月壬戌季弟真卿命君孟子前武功丞頂叔子左千牛頤度遠日而合祔焉嗚呼君以全德之姿丁休明之運宜其振翼層漢濯鱗清流而位不準才德淪於天吁足慟也謂之何哉銘曰

兵曹樂只於穆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溫溫體度嶷嶷容止非禮勿言唯德是揆人倫領袖宗廟簠簋佩服典常顓精文史汾睢歲事新息入仕忠益上官總持綱紀奉養從母必窮珍旨綏族糺宗羣居咸喜哥舒授律石堡俟倚命我翊戎寵章斯被鯤溟未運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遲安放安仰嗣徽昭美合葬既遵從周有斐于嗟窘東不獲躬視寫恨立銘告哀千祀

顏魯公文集卷九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神道碑銘三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於魯孝公之子彄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僖哀二伯既納忠於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迹子原抗節而舍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緒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寵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德（糾宗碑作善德）朝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咸務遠圖克開厥後恤允之慶世祀宜哉公卽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瀟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沖邈英勇冠倫友于兄弟謹爾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蒞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略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勳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玄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乂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軍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紿之曰我爲臧懷恪敕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於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刲羊以盟之杖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州悚慄讋敢不祗佴爲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於鄯城之官舍享年五十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愈謹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卽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於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在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材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公七子遊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使希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鬱虓闞之質而希讓識度宏遠器謀沈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勳勞懋於王室至德中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戴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羣從糺綏宗族吉凶贍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尙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年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候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大常卿懷恪秉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已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適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於逝晷而積善垂祐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於斯爲盛臧氏自驃驍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尙書既還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於今玆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於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常寮之歡故公之世家竊備聞見敢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魯史褒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諫納鼎以規沒貴言立時稱聖爲仁昭典墳知叶著龜世濟忠肅道光羽儀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鶚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妙窮金匱謀猷泉寫翰墨風馳儒勇是兼勳庸以位介馳戎馬猛奮虓虎絕漠

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諤諤連柱精貫雲日氣雄鉦鼓狄人義激僕固誠全眇漫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旋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邅幽扃是卽十城玉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大曆五年十二月

於戲逆鱗劘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闕二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儉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衞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於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鵩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絶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倐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閒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眞還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遊自免不圖要近驟至於斯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敕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諸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敕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淸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還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恙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粤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靑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鎭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靑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甦彼之風俗競趨苟簡茅茨竹檐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熛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勖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勖以將軍貴幸泣訴於帝帝嗟歎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還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年駕幸東都至三崤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舍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

其復職上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
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鳲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
道王化所宜玄宗說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
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
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
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凶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
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
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
如此十三年（新舊書皆作十二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
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因賜綵物二百匹明年
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尙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尙書王晙爲
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
上藥異味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慚退
二十一年（新舊書皆作二十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
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新舊書皆作二十二年）駕幸
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
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
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
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
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
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
公而卒昇尙書郎太僕少卿尙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
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
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乂或哲或謀克篤前
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
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

明玉立殿天子之拜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霆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
臨事而義形於色蠡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
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
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
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威美不遠求蒙以真
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
於方冊而豐碑勳銘表墓顯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郞盧僎所上行狀略陳
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
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恆衛閒氣
星辰降芒凝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夢鳥發祥通夕
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瑱瑱賦嗤梅豔篇美松長
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扆縣列繡裳遷跡天官如圭
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棱莫當志除凶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
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
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
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常恭之就第慚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
於襄兼剌貝邱朋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怍轉旆於杭既遷鄴城
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丞綰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
廢立謠詠翱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洊察冀方總督幽薊翩飛國庠
亞相烈烈尹京趪趪旋臨建德斂位南荒俚帥咸戢茅櫓是攘張公頌德儁詠
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卽裝略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入座抑揚兼監黃樞
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流狀狂豎
犯闕凶渠既戕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讜論泱泱每詭王君豈常矜莊
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醑孤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
淒涼市既罷賈舂仍絕粻乃贈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閭朝傾祖

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喤喤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堅碣萬古嘗相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大曆十年十月

使君諱琟字子琟渤海人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漢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並列儒林晉有堅石著名文苑賢達繼軌其來邈乎六代祖僧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頠陳山陽郡公高祖紇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襲山陽郡公功業並著於前史曾伯祖詢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率更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筆法孤標垂名不朽曾祖允年十七以名門子入侍見賞於太宗十八加正議大夫魯王傅奉使和突厥不拜虜廷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諶洛州鞏縣令父機漢州什邡令以休懿傳世著聞於家邦使君即什邡之第四子志尚恬曠顓精於詩易春秋尤明吏術所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大都護府參軍充陽集本作湯嘉惠節度推勾官外憂去職服闋補北庭大都護府戶曹參軍節度使蓋嘉運奏授金滿令仍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還請回授幼弟孤姪者三人教義者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戶曹參軍攝晉昌令轉張掖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贓罪罪人誣訟於使司百姓苗秀康順忠等三十人皆截耳稱寃節度使王倕駭焉奏與上考轉岳州長史時屬荒旱人多莩餧君以祿奉職田并率官吏食餓者千餘人凡月餘遂多全活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改衡陽郡長史賜緋魚袋天寶末羯胡作亂統江湖之兵先至南陽加賜紫金魚袋充魯炅南陽節度副使攝淮南郡長史充當郡防禦使時南陽爲賊所圍諸將選懦莫敢先救至德元載君以當郡防禦使至新野芙蓉鄉遇賊合戰斬其將犯圍而入炅壯而德之賊圍解加遊擊將軍左金吾衛中郎將兼南陽郡司馬還右驍衛將軍兼上洛郡太守充武關防禦使肅宗降璽書云卿以特達之姿抱殊常之略武關防守委卿一人屬賊陷商於復圍南陽君屯兵於淅川以保乂人吏逆賊悉力來攻六十餘日糧盡救絕遂陷賊庭賊將甘言怵君令至城下以紿炅君忠勇感激舍生徇義抗聲謂炅曰鳳翔諸將已收長安琟不能效死君前辱大夫所使願大夫保守忠義克終令圖賊以兵刃毆君君志氣彌厲因被執送洛陽今天子收復兩京僅得脫禍其事具向城令王灉南陽記炅又奏君充節度兵馬使君遂辭疾不行稅駕於鄭之別墅君所居以清白廉慎聞於朝廷祿俸之餘必賙親族之貧者先疇舊業悉畀羣從一簪不私於其身常持誦金剛淨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血者十年至是無儋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蓋澹如也識者高焉粵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公欽識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曆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終於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梟中子崙少子峯等銜恤允窮竭力襄事以大曆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合祔君梟夫人於滎澤縣廣武原遵理命也崙不遠千里泣而求蒙敢述無愧之詞式揚不朽之烈銘曰

猗那使君世挹清芬顓經飾吏休有令聞天子命我參卿西軍驟遷大縣克懋殊勳讓行親睦耳截寃分縻祿食餓馳師解紛孤城再色罷卒益振麾守商於移兵淅濆綢繆宸睠焜燿天文力盡寇多師陷身屯詭詞紿賊解路是羣脫禍歸朝義高天雲乞骸廷闕稅駕洧溱志敦禪誦茹絕羶葷處順齊終聊樂我云刻諸金石永永不泯

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大曆十一年

君諱希銑字南金其先出於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於康者遂以爲氏焉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孫魏强弩將軍權權生晉虎賁中郎泰泰生闕太守威威生蘭陵令奮節將軍翼隨晉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郎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真孟真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諤

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王府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錄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即長史府君之叔子也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祕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於政理舉拜洛陽河清令加朝散大夫涇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疆君以偏師抗之還海州刺史上功以敕書賜方岳繡袍一領雜綵二百段下車未幾詔擇政術尤異者察使奏公恩制褒異還濮州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轉饒州入爲國子司業以言事貶房州轉睦州還台州所至之邦必聞美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玄宗不許仍留三年請歸鄉敕書褒美賜衣一襲並雜綵等仍給傳驛至本州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遘疾薨於會稽覺允里第春秋七十一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聞禮之曾孫右清道率令德之孫洛州錄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睿宗先天二年封丹陽郡夫人公薨之年沒於東都章善坊私第春秋六十九嗣子朝散大夫婺州司馬襲汲郡公元瑛會稽縣男元瑾宣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會稽縣男元瑒朝議郎前獲嘉丞元環等虔以天寶四載七月四日窆於山陰縣籬渚村之先塋卜遠日而合葬焉禮也嗚呼君負不器之姿包周身之智寬仁且惠慤愿而恭金玉其相敬明其道文意麗藻二雅所祗政事優長百僚所則嘗撰自古以來清白吏圖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於世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侍御史弟爲偃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掃朝野榮之與狄仁傑岑羲韋承慶嗣立元懷景姚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餞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至於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歷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漢書（闕字）一十卷自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士顒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藏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姪祕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闕字）一元撰周易異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瓌著千祿寶典三十卷姪刑部員外郎璀男美原尉南華撰代耕心鏡十卷（闕字）六百二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君（闕字）五門頗盛美矣君之女曰辨惠盩厔縣令陝郡長史郜象錢之妻君之孫台州司戶參軍（闕字）三先歲而卒汾州司田參軍真弼德州平昌縣令輔文崇文學生曙懷州武陟尉憺宣州南陵尉渭鄉貢明經緯綸皆修身踐言敦詩說禮紹承餘訓克稟義方及君告老鄒自然陳光璧閭邱景陽陶暹送越州邑子謝務還僧陸鑒校書郎陳齊卿恆爲文酒之會論者休焉愜求舊之念崇乞言之禮天乎不憖其恨若何大曆十一年元瓌（闕字）九乞願言刊勒懼沒徽猷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顧爲末學曷足當仁銘曰

汲公恂恂德懋而淳濟濟多士東南有鈞緝熙代業詞章發身佐軍貔虎典校麒麟三擢昆玉再司（闕字）二鵬翔海汭驥展河滑驟貳嘉州錫命斯頻繡寵方岳榮加搢紳六登（闕字）一洽膠庠（闕字）六華墓表申（闕字）二見節文昭友仁懸車告老衣錦頤神連璧襲懿梓澤齊彬饋酳未濟舂濛遽淪朝廷惋悼遠近悲辛季子象賢恐懼鬱堙嘉猷鴻伐千秋不泯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大曆十二年十一月）

征鎮四出鑿門之寄崇邦畿千里內史之官最非夫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膂之謀光鈩箒之制者矣君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殷內監甘棠公懿之來孫隋符璽郎乾祐之元孫皇朝度支員外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知讓之孫高陵令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也器識通簡履懷坦易以文飾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舉無遺謀莅事而照有餘地早歲以寢郎從調書判超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爲山南西道採訪使引在幕下俄丁內艱終制轉許州長社尉楊光翽都督隴西奏公爲法曹皇甫侁採訪江西奏公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俄宰鄠縣

相國李峴尹京兆奏公爲渭南尉僕射裴冕爲劒南節度奏公爲成都令遷緜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屬徐知道作亂使裨將曹懷信招公公執以歸朝除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公善與人交於嚴武情均莫逆再充劒南節度爲武行軍司馬郭英乂之代武也矯宣恩命毀玄宗宮爲節度使宅公驚其異謀移疾不視事今司空冀國公崔寧既誅英乂請知使事公堅臥不起仍俾通泉令前殿中侍御史韋都賓密使家僮潛表事實大曆初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公爲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緜劒梓遂渝合龍普等州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馭戎寬明莅俗克念八州之地綏靖兩川之人朝廷嘉之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閱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又聞代到請尋醫於晉陵以大曆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於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曰平仲房州刺史景駿之孫禮部尚書琅琊王邸之外孫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精識高明正家柔克移天有幹夫之蠱宜室多綏族之仁六姻稱其壼則四德被於彤管生三子四女而公卽世夫人晝哭茹毒星言剷哀留子壻祕書省校書郎范陽盧少康梟二子匡陟緝寧家殘獨與子肅甯匐萬里以祇護喪櫬冬十一月至上都二十四日壬申虔窆公於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仍自爲祭文以抒意其略曰周旋吳蜀備歷艱危不陷寇難賴君攜持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詞理精婉才情懇到聞者傷愍焉於戲公以傑俊之材當艱虞之際伸其智略宣力盛時頡頏鴛鷺之閒總統龍犀之節旋登瑣闥驟陟尹畿方當焜燿高衢升凌台序而一麾出守鎩翮江皋竟吉往而凶歸齎此志而沒地吾道憯矣真卿何幸得忝維私未終倚玉之歡遽切據梧之恨吁足痛也銘曰

杜侯峨峨令聞猗那其用於世爲猷匪他理稱易簡政絕煩苛州縣發跡雲霄切摩化存江滸威肅岷嶓巴蜀靖謐精誠孔多瑣闥久拜亞尹遄過始陟京兆旋移浙河云如不弔遘此凶瘥哲婦哭晝護喪奔波祔於先壟映蔚條柯曷用

表德勒銘壙阿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濟爲高陵令惠之子此碑及墓誌皆云惠之第三子表闕其長次二子表又載濟五子匡陟緝寧揚集載此碑及墓誌皆云三子而以揚爲肅碑云梟二子匡陟緝寧家殘獨與子肅甯匐護櫬蓋緝寧家殘四字爲句緝和也寧安也用湯誓緝寧爾邦家語謂其妻韋氏留二子匡陟料理家事之殘缺而攜其季子扶櫬於常州也世系表據此碑錄入誤以緝寧爲二子之名故云五子全唐文據表改碑云梟四子匡陟緝寧則下家殘二字不成句矣今仍從集本訂正

顏魯公文集卷十

顏魯公文集卷十一

寧鄉黄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神道碣銘

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碣銘

君號真定瑯琊臨沂人北齊黄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孫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孫著作郎宏文崇賢學士勤禮府君之孫皇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錢塘丞殷履直之妻也聰慧明達發乎天性孝仁敬讓迥出人表精究國史博通禮經問無不知德無不備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壼儀其移天也六姻賴其任恤天后當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不遑顧復二弟曰祕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藐焉始孩頃隔怙恃君躬自誨育教之詩書悉擅大名皆君力也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府君爲酷吏所誣君率二妹宜芳令裴安期妻司業岑獻妻割耳訴冤因獲減死及誕男成己而左耳缺焉君有三子長曰武康丞嘉紹尤工小篆爲寸字飛白勁利絶倫紹子堉郎中柳芳今之良史芳子太樂令冕幼立威名次曰處士齊望有成人之姿幼曰晉州長史成己推善填書兼綜才藝鳴謙勇退不登清秩每與文士族祖濬武平一呂因李蝦陳齊卿族舅斥朝內弟曜卿允南姨弟劉璀族弟寅同賦詩多擅警絶之句六女長適李氏生安陸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淑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燕學士闕爲當代之冠次適顏昭粹粹女適司勳郎闕才器爲海內闕楊欽生濯季淮幼適我兄闕疑仁親友悌有闕度爲尼感殊闕慈明及女娉真卿童孺時特蒙君教言辭音剖闕延壽王孫賦崔氏飛龍篇江淹造化篇五都賦不幸開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有五日以隨牒終於成己尉氏尉之公館享年八十四粤以明年春正月合祔於東京萬安山之王寶原禮也嗚呼君全德內充慈仁外被才明可以升博士法度可以律母師雖偕老不俱無石窌魚軒之貴而長筵律慶多鏘鳳乘龍之歡於足云也真卿不敏夙承誨誘追深仁而莫逮謀不朽其庶兹銘曰

於惟我姑德威才膴受深倫育耳割冤蘇惠及疎賤仁涵朽枯子孫宴喜龍鳳相趨教我音辭王孫五都期頤未究人世俄殊刻石墳阿聲流八區

表墓碑銘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 幷序 大歷七年十一月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問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授學於宗兄先生德秀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及羯胡首亂逃難於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元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瀼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上大悅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歷賊境於是思明挫鋭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邱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璽書頻降威望日崇時張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爲奏聞特蒙嘉納乃真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帆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防禦使龐承鼎謀反並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辜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今上登極節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蒙褒獎

乃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於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於猗玕洞著猗玕子三篇將家瀼濱（石本瀼作讓）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闕八字）又以君漫浪於人間或謂之漫叜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闕二字）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闕二字）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歷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於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於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於九重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泰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衮皆作碑誌以杼君之德業故吏大歷令劉衮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興等感念恩舊皆送喪以終葬竭資鬻石願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蠹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藎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石本方直作直力）秉心真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允矣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泰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墓誌銘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墓誌銘（大歷十二年十一月）

九有無虞行師貴於衽席四方取則鈞鉅資乎浩穰誰其有之則杜公其人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皇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明堂令知讓之孫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姿度韶舉心靈敏達在家必聞既蘊睦親之志所居則化多稱不器之能解褐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引在使幕轉長社尉隴西法曹皇甫侁江西採訪奏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歷宰鄜渭南成都三縣綿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充嚴武劍南行軍司馬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以公爲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綿劍梓遂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中丞時寇盜充斥公示以威信八將之不隕公之力焉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閒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公務清簡庭落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於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沈敏精深高明柔克幹夫之蠱以懋厥家凡生三子四女而公卽世夫人星言晝哭躬護櫬槥與子肅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歸窆公於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嗚呼以公之志業才力宜其振揮鱗翮淩厲清浮而命迮成山功虧長世吁足恨也真卿忝居友壻亟接周行痛音徽之永隔感存歿其何已銘曰

藹藹禺禺時維杜公業光臺省政洽軍戎乃尹京兆乃麾江東帝方倚理命則不融內子護喪哀哀送終

墓碣銘

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大歷五年五月）

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蘊歟誰其兼之卽我伯舅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以孝見梁書高祖英童周御正大夫麟趾學士曾祖聞禮唐太子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祖令言校書郎淄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吳令累葉皆以德行名義儒學翰墨聞於前朝君卽吳縣之元子幼而聰悟絕倫長而典禮不易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

之博覽羣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說至於陰陽數術醫方刑法之流無不該洞焉與賀知章陸象先我伯父元孫韋述友善賀呼君爲五總龜以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君性方正志業淳深識理清遠人皆望而服之解褐杭州參軍刺史宋璟以相國之重簡貴自居無所推揖每見君必特加禮敬凡政事之議讞者皆咨決焉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祕書省學士尋改曹州司法參軍麗正殿學士與韋述袁暉同修王儉今書七志及羣書四錄流別銓次皆折衷於君璟與蘇頲既入相每引君詢以當代之務友于兄弟羣從宗黨必盡紏綏之恩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開元九年秋七月九日有叔父臨黃尉子元之喪哀慟嘔血終於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夫人蘭陵蕭氏司空瑀之元孫括州司馬宋國公與宗之女賢和齊肅秉修禮度能讀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捐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率然夫人躬甘菲糲勸勉桑穡晏息晨興以率勵僮僕行之數歲經費羨焉教誨三子撝寅克齊等皆克負荷撝大娍令克齊高平尉爲真卿河東覆屯軍試判官並不幸早世寅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於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永寧尉筆殺護吏貶移澄城丞久疾將歿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潛軆之及寅卒斷指翦髮實於棺中誓事太夫人不敢渝常日及有疾不脫衣帶者數年故白燕巢於苫楣乾元元年太夫人季女適於邠州司馬陸超板輿隨牒俄而遘疾三月朔日終於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龜筮未從因權殯於三水亮以校書郎還壽安尉爲真卿判南節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有二月與弟令滎陽尉丞衛留徒步力護雙櫬合祔君夫人於新安縣之龍澗原三子塋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服純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爲代元龜竟不得贊皇極而叶彝倫登泰階而儀百辟不其惜乎嗟乎仲尼聖者也終於魯司寇而君官與之比公明達者也年纔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豈聖賢之道有遭遇乎將運命之數有窮通乎茲小子所以獻疑而述報施也大歷五年夏五月真卿以恩宥刺撫於州採石刻頌用寄碣於墓左銘曰

殷之後昆奕葉儒門盛烈存兮君能濟美於穆不已明德尊兮運促道長身歿名揚教義敦兮合祔先塋述遵理命哀順孫兮高墳崔嵬龍澗之隈映鮮原兮斯焉窆止以望君子慰營魂兮

祭文

祭姪季明文（乾元元年九月）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於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爾挺生夙標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戩穀何圖逆賊閒釁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原仁兄愛我俾爾傳言爾既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既開凶威大蹙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爲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東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攜爾首櫬及茲同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方俟遠日及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乾元元年十月）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饒州諸軍事饒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敢昭告於亡伯故朝議大夫豪州刺史府君之靈曰日者羯胡祿山侵擾河洛生靈塗炭兵甲靡遺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義憤發首開土門擒斬逆豎挫其凶慝先蓋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孤援絕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褒贈太子太保甥姪八人季明盧逖第被賊害者並贈五品京官嫂及兒女皆被拘囚睿略昭宣宇宙清廓脫於賊手並得歸京真卿比在平原遭罹凶逆與杲卿同心協德亦著微忱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還工部憲部二尙書再兼御史大夫出爲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父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盡蒙國恩允南授膳部郎中允臧授侍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頍授太子洗馬頂授協律郎頵授祕書省校書郎賜緋魚袋泉明顯頵穎等並蒙遷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真卿時赴饒州至東京得申拜掃又方遠辭違伏增感咽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以伯母河南縣君元氏配尙饗

殘碑

橫山廟碑

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道形如白馬

案此橫山廟殘碑也橫山未詳所在考湖州府志府城南十六里有衡山古衡橫字通用吳興掌故云諸山中惟此山橫列故名則此碑亦大歷中公在湖州時撰第所云神居武陵云云則碑無上下文可證不知何所謂耳

逸文存目

劾滎陽鄭延祚停母喪三年不葬疏

奏金吾將軍李延素召蕃客內宴引駕仗不報疏

薦安陵處士張鎬疏

奏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狀疏

奏安祿山反范陽至洛陽疏

招河北太守賀蘭進明討賊書

上靈武蠟丸疏

再上蠟丸疏

論宰相元載奸狀疏

上所著韻海鏡源表

上選舉利害事宜疏

右見殷亮撰行狀

乞致仕第一疏

乞致仕第二疏

乞致仕第三疏

右見舊唐書德宗紀

請修東都太廟祔主疏

右見舊唐書禮志志云長慶六年吏部郎中鄭亞等請修祔主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眞卿所奏事同

遺表

自祭文

自爲墓誌銘

右見新唐書本傳

梓材賦

右見留元剛撰年譜公二十六歲試進士時作

文殊師利菩薩碑

右見公書文殊帖僧皎然有觀立此碑詩

江州祖亭記

右見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臨川自沈碑

右見沈顏碎碑記

湖州射堂記

和州刺史張敬因碑

右見集古錄

工部尚書郭虛己碑

富平尉顏喬卿碑

大斌令殷攝碑

顏默碑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慈恩寺常住莊地記

右見金石錄

元宗賢妃盧氏墓誌銘

華州刺史顏顒甫碑

右見寶刻叢編

撫州刺史張景佾清德頌

禪林寺智者禪師畫像讚
廣德軍横山廟碑
撫州元子哲遺愛碑
右見輿地碑目
題大聖慈寺盧稜伽畫壁
右見益州金石記
元武湖記
旌儒廟碑
東莞臧氏故宅碑
右見古今石刻碑目
魯郡太守張府君碑
右見古今碑錄
與柳冕帖
右見梁溪集

顏魯公文集卷十一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十二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古近體詩

詠陶淵明

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不肯就。舍生悲搢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與逐孤雲外。心隨還鳥泯。

贈裴將軍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凌何壯哉。將軍臨八荒。烜赫耀英材。
劍舞若游電。隨風縈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雪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名雄震雷。
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案裴將軍。裴旻也。新唐書李白傳云。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
書爲三絕。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
迎刃而斷。奚驚引去。其事在睿宗時。見新書突厥傳。王右丞維贈旻詩云。腰
間寶劍七星文。臂上琱弓百戰勳。見說雲中擒黠虜。始知天上有將軍。維與
魯公詩皆美其北伐事。又岑參有裴將軍宅蘆管歌。亦爲旻作也。魯公此詩
當是上元元年入爲刑部侍郎時作。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朅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王厭勝辰。
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
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
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跡異心寧間。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揖光塵。

附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寺有作

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峯
翫。近峯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眺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
凌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
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余鬼神。忻
君共幽贊。

附　追和太師顏魯公刻清遠道士游虎邱詩　趙郡李德裕文饒

茂苑有靈峯。嗟余未遊觀。藏山在平陸。壞谷爲高岸。岡繞數仞牆。巖潛千丈
幹。乃知造化意。回斡資奇玩。繆騰昔虎踞。劍沒嘗龍煥。潭黛入海底。崟岑聳
霄半。層巒未升日。哀狖寧知旦。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冥搜旣窈窕。回望
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共扣哀玉音。皆
舒文繡段。難追彥回賞。徒起興公歎。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爛。

附　追和虎邱清遠道士詩并序　襄陽皮日休襲美

虎邱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於近代。抑二
千年末。以鬼神自謂。亦神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
字。若奪若摶。彼建安詞人。儻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師愛之不暇。遂刻
於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
和之。顏之敘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并一時之寡和。太玄曰。大無方。易
無時。然後爲鬼神也。噫。清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
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

成道自衰周。避世窮炎漢。荊杞雖云梗。煙霞尚容竄。茲岑信靈異。吾懷愜流
玩。石澀古鐵鉎。嵐重輕埃漫。松膏膩幽徑。蘋沫著孤岸。諸蘿幄幕暗。衆鳥陶
匏亂。巖罅地中心。海光天一半。玄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蟾蜍生夕景。沆瀣
餘清旦。風日采幽什。墨客學靈翰。嗟予慕斯文。一詠復三歎。顯晦雖不同。茲
吟粗堪贊。

附　追和清遠道士詩韻　蘇州陸龜蒙魯望

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況茲邁古士。復歷蓄厓竄。辰經幾十萬。邈與靈壽
玩。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漫。羸僧下高閣。獨鳥沒遺岸。嘯初風雨來。吟餘鐘
唄亂。知何鍊精魄。萬祀忽欲半。寧爲斷臂憂。肯作秋柏散。吾聞酆宮內。日月

自昏旦左有脩文郎縱橫灑篇翰斯人久冥漠得不垂慨歎庶或有神交相從重與贊

附補沈恭子詩（幷序）　陸龜蒙

案淸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旣爲神怪之儔得非姓氏諡得恭子若趙宣子韓獻子之類邪恭子美諡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闕其文以爲恭子之恨乃作一章存於編中亦補亡之義也

靈質貫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怨寡儔我亦小國裔易名慚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遙游攜手桂枝下屬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落日倚石壁天寒登古邱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翠缺月隱衰紅淸露愁覽物性未逸反爲情所囚異才偶絶境佳藻窮冥搜虛傾寂寞因敢作雜珮酬

案魯公詩及淸遠道士原作摹入宋留元剛所刻忠義堂帖後有大曆五年十二月刑部尙書顏眞卿書十七字永泰二年魯公以刑部尙書貶爲峽州別駕至大曆十二年始復爲刑部尙書大曆五年公方爲撫州刺史題銜書前刑部尙書撫州刺史可也不應仍署刑部尙書銜其時公在撫州亦無由得至吳郡唐避國諱改虎邱作武邱詩題不應仍稱虎邱魯公書虎字皆缺末挑帖本不缺詩中旦字及珉字偏旁之民皆唐代廟諱帖亦直書不避諱此帖爲魯公書則種種可疑然其詩則確爲公作而書與款蓋後人僞託也此詩之作應在大曆六年罷撫州事移寓江寧時繞道吳郡而作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公卒於貞元元年年七十七歲逆推至大曆六年公年六十三歲又逆推而上五十年爲開元十年公年方十有四歲公撰舅父殷踐猷墓碣云父子敬太常博士吳令公母蘭陵郡太夫人爲子敬長女公幼而孤其至吳郡蓋侍母氏隨外祖子敬之任故知此詩確爲公作淸遠道士及沈恭子不知爲何時人魯公詩曰悠然千載後則以爲秦漢仙者以詩體而論蓋亦唐人也今以李文饒及皮陸和作彙錄於後以見一時追和之盛

題杼山癸亭得暮字（原注亭陸鴻漸所建）

杼山多幽絶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紓勝引曾是美無度欻構三癸亭實爲陸生故高賢能揔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遇巍峨倚修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蠹山僧狎猨狖巢鳥來枳椇俯視何楷臺傍瞻戴禺路遲迴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案湖州府志杼山妙喜寺有晉吳興太守何楷釣臺又州東北十八里有戴山譙郡戴禺嘗遊此魯公詩云俯視何楷臺傍瞻戴禺路謂此癸亭卽三癸亭見公所撰杼山妙喜寺碑記以下詩三首皆大曆八年公在湖州時作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作

羣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蕊含素萼采折自逋客忽得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

贈僧皎然

秋意西山多別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趾趾（一作流趾）鄰什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啓高致（一作誅）誅榛養翹楚鞭草理芳穗俯砌披水容逼天掃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一作煙）異倚石忘世情援雲得眞意嘉林幸勿翦禪侶欣可庇衞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龍池護淸澈（一作澈）虎節到深邃徒想嵊頂期於今沒遺記

案此詩一作皎然詩題爲奉和顏使君眞卿與陸處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異者惟疏誅煙澈四字第九聯衞法大臣過作魯公詩當是指浙西觀察使袁高巡部過寺佐游羣英萃則指同修韻海諸生也作皎然詩則衞法大臣指魯公言然以作皎然詩爲當以舊載公集仍之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蒹葭色終朝鳧雁聲近山猶（一作全）髣髴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案平望驛今在蘇州府震澤縣唐時其地屬湖州烏程縣湖州天寧寺有唐刻斷幢題曰大唐國浙西道湖州烏程縣澄源鄉宜陽里居平望驛南弟子芮文琛云云可證此題作平望橋詩云際海蒹葭色卽其地也此詩亦魯公

刺湖州時作

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幷序)

真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醴泉亟過瑤臺寺圓寂上人院秩滿還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去(一作離)此寺大曆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尙書謁拜昭陵慨然有懷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萬法元無著(一作靈法盡無染)一心唯趣禪忽紆塵外軫遠訪區中(一作世間)緣及爾不復見支提猶歿(一作歸)然

五雜組擬作

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與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附 同擬五人作

五雜組盤上組往復還頭嬾梳不得已罾裏魚(李崿)

五雜組郊外蕪往復還櫪上駒不得已谷中愚(殷佐明)

五雜組酒與肉往復還東籬菊不得已醉便宿(袁高)

五雜組闤闠往復還門上關不得已鬢毛斑(陸士修)

五雜組繡紋線往復還春來燕不得已從征戰(蔣志)

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鹹醋往復還烏與兎不得已韶光度

附 同擬三人作

五雜組四豪客往復還阡與陌不得已長沙謫(張薦)

五雜組五辛盤往復還馬上鞍不得已左降官(李崿)

五雜組五色絲往復還回文詩不得已失喜期(僧清晝)

案五雜組及聯句各詩皆魯公刺湖州時修韻海招集名流而作想見政餘清暇賓從唱酬之樂此作同擬者七人李崿字伯高後改名華趙郡廣漢人擢制科官終廬州刺史是時以殿中侍御史辟爲防禦使殷佐明官正字袁高字公頤東光人時爲浙西觀察使陸士修河南人嘉與縣尉蔣志秘書郎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官至工部侍郎與兄謨著弟蕎皆從魯公游清晝詩僧皎然也時居杼山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尊(真卿)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白)榛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裴循)叔子向遺德山公此迴軒(張薦)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吳筠)藹藹賢哲事依依離別言(强蒙)嶇嶔橫道周迢遰連山根(范縉)餘烈曖林野衆芳揖蘭蓀(王純)德暉映巖足勝賞延高原(魏理)遠水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甫)陪遊追感美撰德欣討論(顏峴)器有成形用功資造化元(左輔元)流霞方泔淡別鶴遽翩翻(劉茂)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暾(顏渾)醉後接䍦倒歸時騶騎喧(楊德元)遲迴向遺跡離別益傷魂(韋介)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釋清晝)懷賢久阻謝贈遠空攀援(崔宏)入座欽懿躅高明播乾坤(史仲宣)松深引閑步葛弱供險捫(陸羽)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權器)森沈列湖樹牢落望郊園(陸士修)白日半巖岫清風滿邱樊(裴幼清)旌麾間翠幄簫鼓來朱轓(柳淡)聞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塵外)萍連浦中嶼竹繞山下村(顏顓)景落全谿暗煙凝半嶺昏(顏須)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項)登臨繼風雅義激舊府恩(李崿)

案峴山聯句凡二十九人其可攷者劉全白評事後爲膳部員外郎守池州裴循長城縣尉吳筠字貞節華陰人待詔翰林時爲道士强蒙處士善醫王純字德素萬年人魯公外甥後避憲宗諱改名紹官至寧武節度魏理評事顏峴魯公從兄之子丞穆丞穆宗時授贊善大夫左輔元撫州秀才魯公門生劉茂魏縣尉顏渾魯公族弟官太子通事舍人韋介京兆人陸羽字鴻漸竟陵人拜太子文學權器時爲校書郎官至戸部員外郎柳淡字中庸河東人洪府戸曹參軍釋塵外自號北山子顓須項皆魯公族姪其不可攷者惟范縉楊德元史仲宣裴幼清四人而已四人中惟楊德元見於杼山記寰宇通志云峴山在烏程縣南五里本名顯山以避唐諱改之晏殊類要云唐開元中李適之爲湖州別駕峴山有石觴員可貯酒五斗適之每挈所親登山酣飲望帝鄉時時以醉士民呼爲李相石罇顏真卿及門生弟姪多攜壺觴檝以遊作李相石罇聯句詩敘云因積溜漱石嵌爲罇形公貯酒其中結宇環飲之處吳興掌故云魯公聯句者二十有九人公之二子亦與焉內劉全

白先以評事游湖後貞元爲守吳筠入嵩山爲道士來此李崿先任殿中侍御史公辟爲防禦副使左輔元先因公刺撫州增廣韻海五百卷至是來湖三教俱集且不遺後進公之襟度如是真可謂之雅集矣案李適之以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故稱左相卽杜少陵飲中八仙之一也據類要此詩尚有序今不傳峴山本顯山改名張薦詩叔子尙遺德山公此迴軒用襄陽峴山相比也峴顴須項皆魯公從子吳興掌故以爲公之二子與焉非也公之二子妙喜寺碑云愚子頍顧家廟碑云男頵男碩顴碩當卽頍顧改名公之子又有名頗者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爲質於平盧將劉正臣僧皎然詩有奉和顏使君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云相失值氛煙纔應掌上年久離驚貌長多難喜身全卽謂頗也其歸正公刺湖州時然此會則三子者皆未與也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鞞迴應云夜半樂 真卿奉潘丞 詩教刻燭成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 述奉陸三 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 羽呈權十四 何煩問更漏但遣催弦索共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 器呈然公 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歡禪心肯拋卻 清晝上侍御 一宿同高會幾人歸下若簾開北陸風燭焯南枝鵲 崿奉潘十五 文場苦叨竊釣渚甘漂泊弱質幸見容菲材誠重諾 述

案此詩魯公及潘述陸羽權器清晝李崿六人聯句之作潘述時爲長城縣丞湖州府志云水堂在州治南館驛河上舊名南堂爲一郡勝槪

水亭詠風聯句

清風何處起拂檻復縈洲 裴幼清 回入飄華幕輕來疊晚流 楊憑 桃竹今已展羽翣且從收 楊凝 經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 左輔元 直上青蘋末偏隨白浪頭 陸士修 山山催雨過浦浦發行舟 權器 動樹蟬爭噪開簾客罷愁 陸羽 度弦方解愠臨水已迎秋 真卿 涼爲開襟至清因作頌留 清晝 周迴隨遠夢騷屑滿離憂 耿湋 豈獨銷煩暑偏能入迥樓 喬 王風今若此誰不荷明休 陸涓

案楊憑宏農人字虛受官至京兆尹弟凝字懋功官至兵部郎中耿湋字洪源河東人右拾遺大曆十才子之一也陸涓吳人陽翟令此詩與下溪館聽蟬詩皆有以喬字署名者疑係魯公第三兄喬卿爲富平尉者

溪館聽蟬聯句

高樹多涼吹疎蟬足斷聲 楊憑 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 楊凝 晚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 權器 危湍和不似細管學難成 陸羽 當數附金重無貪燿火明 真卿 青松四面落白髮一重生 耿湋 向夕音彌厲迎風翼更輕 喬 單嘶出迥樹餘響思空城 裴幼清 嘒嘒松間坐蕭寥竹裏聲 伯成 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 清晝

案詩內名伯成者失其姓

送耿湋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新 真卿 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 湋 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 真卿 顧盼情非一睽攜去亦頻吳興賢太守臨水最殷勤 湋

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邀客坐代飲引情言 陸士修 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 張薦 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 李崿 御史秋風勁尙書北斗尊 崔萬 流華淨肌骨疏瀹滌心原 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菽繁 清晝 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 士修

案此詩作者六人惟崔萬無考杼山記有後進崔密崔萬卽其人及其兄也

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釭照客情 陸士修 詎慚珠乘朗不讓月輪明 張薦 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 真卿 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 清晝 顧以慚微照開簾識近汀 袁高

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玩月聯句

喜嘉客闢前軒天明淨月雲昏 真卿 雁聲苦蟾影寒閒裛浥滴檀欒 陸羽 歡宴處江湖閒 皇甫曾 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 李崿 高駕動清角催惜歸去重徘回 清晝 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 陸士脩

案皇甫曾字孝常官監察御史

七言重聯句

頃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真卿 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珂皇甫曾 萬井更深空寂寞千方霧起隱嵯峨熒熒遠火分漁浦歷歷寒枝露鳥窠李崿 漢朝舊學君公隱魯國今從弟子科只自傾心慚煦濡何曾將口恨蹉跎陸羽 獨賞謝吟山照耀共知殷歎樹婆娑華轂苦嫌雲路隔衲衣長向雪峯何清晝

送李侍御聯句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真卿 東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清晝 歡會期他日馳驅恨此身張薦 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李崿

玩初月重遊聯句

春谿與岸平初月出谿明張薦上十二老丈 璧彩寒仍潔金波夜轉清李崿 孤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真卿 望望隨蘭棹依依出柳城清晝、

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李崿上十二兄 出餞風初暖攀光日漸西真卿 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清晝

案張薦字孝舉橫飛當是薦之別號此詩因送薦出郊而作前送李侍御詩薦句云歡會期他日馳驅恨此身是其留別語也既送崿又送薦故云重送

竹山連句題潘氏書堂

竹山招隱處潘子讀書堂真卿 萬卷皆成帙千竿不作行陸羽 練容飡沆瀣濯足詠滄浪李崿 守道心自樂下帷名益彰裴修 風來似秋興花發勝河陽康造 支策曉雲近援琴春日長湯清河 水田聊學稼野圃試條桑清晝 巾折定因雨屐穿寧爲霜陸士修 解衣垂蕙帶拂席坐藜牀房夔 檐宇馴輕翼簪裾染衆芳顏粲 草生還近砌藤長稍依牆顏顓 魚樂憐清淺禽閑憙頡行顏須當作頏 行空園種桃李遠墅下牛羊韋介 讀易三時罷圜碁百事忘李觀 境幽神自王道在器猶藏房益 晝歡山僧茗宵傳野客觴柳淡 遙峯對枕席麗藻映縑緗顏峴 偶得幽棲地無心學鄭鄉潘述

案連句即聯句也裴修前梁縣尉康造會稽人推官湯清河大理評事房夔河南人顏粲魯公族人李觀字元賓趙郡贊皇人洛陽丞遷太子校書郎房益河南人詹事司直湖州志作武康人官監察御史此詩全唐詩未載據石刻本補錄

夜集聯句

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清晝 茲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真卿

大言聯句

高歌閬風步瀛洲清晝 燀鵬爚鯤餐未休真卿 四方上下無外頭李崿 一啜頓涸滄溟流張薦

小言聯句

長路迢遙吞吐絲真卿 蟭螟蚊睫察難知清晝

樂語聯句

苦河既濟真僧喜李崿 新知滿座笑相視真卿 戍客歸來見妻子清晝 學生放假偷向市張薦

饞語聯句

拈鎚舐指不知休李崿 欲炙侍立涎交流真卿 過屠大嚼肯知羞清晝 食店門外強淹留張薦

滑語聯句

雨裏下山蹋榆皮真卿 莓苔石橋步難移清晝 蕪荑醬醋喫煮葵劉全白 縫靴蠟綫油塗錐李崿 急逢龍背須且騎益

案詩內有名益者全唐詩作李益案李君虞貞元末始以詩名於時不應大曆初即與魯公詩會所謂益者當是河南房益竹山聯句中人也

醉語聯句

逢糟遇麴便酩酊劉全白 覆車墜馬皆不醒真卿 倒著接䍦髮垂領清晝 狂心亂語無人並陸羽

洪邁容齋三筆云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石心腸人而亦風流豔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

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饞語醉語云云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句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書奉使帖後）

逸詩存目

庫詩

案留元剛撰年譜云公二十六歲試進士賦此

過皎然郭中山寺　同王員外圓宿皎然寺　同袁侍御高皎然上人登杼山上峯　同李侍御崿皎然上人游法華寺　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開元寺經藏院立文殊師利菩薩碑　同袁侍御高駱駝橋翫月　九日登水樓　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同皇甫曾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　清明日同皎然游因送蕭王簿存　餞宣諭蕭常侍穎士　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泛舟送皇甫侍郎曾　送李侍御崿　觀元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元真子張志和也）　落元真子舴艋舟歌　清風樓送吳鍊師筠歸林屋洞晦日同皎然集白蘋洲（以上諸詩皆魯公在湖州作僧皎然集皆有和作）

經古烈士左伯桃墓下作（墓在溧水縣見鄭薰記）

和元真子漁父詞（公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張志和漁父詞共二十五首今惟志和詞存見續仙傳）

送挺贇上人歸翠微寺（見盧綸詩目）

案魯公爲吉州別駕時有廬陵集十卷爲撫州刺史時有臨川集十卷爲湖州刺史時有吳興集十卷見於唐書藝文志及行狀墓誌然則公之詩亦甚夥矣歷年既遠而所存止此蓋不及什之一也今并以見於他人詩目者載於卷後以俟能詩者爲擬作之資亦廣微補亡之意也

顏魯公文集卷十二

顏魯公文集卷十三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外集一

舊唐書列傳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爲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崿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崿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崿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毋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載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咸拜王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明所搆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還戶部侍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陜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

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眞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眞卿上疏曰（文入公集不重錄）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諡號繁多乃上議請取初諡爲定袁傪以謟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眞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眞卿候杞於中書曰眞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眞卿不敢以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眞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眞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眞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眞卿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己願罷兵馬累遣眞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眞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眞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慚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眞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眞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眞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阬顏眞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眞卿眞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眞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眞卿於龍興寺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詣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眞卿眞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眞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眞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眞卿先曰有敕眞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眞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諡曰文忠贈司徒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超授官職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眞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頵得錄用文宗時以眞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

新唐書列傳

顏眞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眞卿曰柰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洌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

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暐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崿來乞師崿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使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崿曰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崞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崞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皓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絶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崿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虚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梐枑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巽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毁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預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還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先請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毁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文見集中）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袁傪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幷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

執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痛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始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泰侯希逸王元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宏式爲同州參事

全唐詩小傳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長安人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忤宰相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明皇大喜即拜戶部侍郎肅宗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至德二年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還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馮翊太守改蒲州刺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史旋拜浙西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銜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戶部侍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尋除檢校刑部尚書迨盧杞當國益惡之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杞遣真卿往諭拘脅累歲不屈而死贈司徒諡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詩一卷。

全唐文小傳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累官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加戶部侍郎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代宗朝封魯郡公爲刑部尚書加改太子太師盧杞惡之奏使諭李希烈希烈脅之不屈遂縊殺之年七十七贈司徒諡曰文忠

湖州府志名宦傳

顏真卿字清臣臨沂人開元進士歷殿中侍御史守平原討賊有功肅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魯國公爲李輔國元載等所忌數遭貶黜出入中外大曆八年爲湖州刺史辟李崿爲防禦副使權器楊昱爲判官德政洽於千里公暇招致名儒七十餘人考集羣書成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又著吳興地記十卷凡山川陵墓古蹟皆入記刻之石柱因名石柱記十二年元載誅以楊綰薦擢刑部尚書去郡建中初楊炎當國以直不容盧杞益不喜李希烈陷汝州乃奏遣真卿往諭之既見希烈脅之再三真卿不屈節遇害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案魯公在湖州所著有吳興集十卷見行狀墓誌及唐書藝文志其石柱記僅記山川古蹟名目無十卷府志誤

舊唐書段顏合傳贊

每思先軫免冑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謂段秀實）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以仁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沒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

訓

新唐書段顔合傳贊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邪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反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案新舊唐書以段顔合傳故論贊皆合言之今止錄顔傳而贊論不可分錄故不系於傳後而別錄於此

宏簡錄二顔張許合傳贊

唐已中葉烈士未聞時未可誣史忍闕文堂堂魯公一代幾人聯輝並耀（謂杲卿）方稱同仁天以完節克付遠巡

顔魯公文集卷十三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外集二

顏魯公行狀

陳郡殷　亮

公姓顏名真卿字清臣小名羨門子別號應方京兆長安人也顏氏乃春秋小邾子之苗裔昔帝軒轅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曹姓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曹姓國於邾春秋邾武公爲魯之附庸國武公名儀甫字顏公故公羊傳云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子孫以王父字爲姓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代代事魯爲卿大夫故先賢傳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其八則顏氏之儒學可知也若顏無繇字路顏回字子淵顏辛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噲字子聲顏之僕字叔顏何字冉是也至公之十六代祖魏青徐二州刺史諱威自魯國居琅琊臨沂縣西七里十二代祖晉侍中諱含自琅琊居丹陽五代祖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自丹陽居京兆長安高祖秦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曾祖蔣王文學著作郎諱勤禮祖曹王侍讀諱昭甫父薛王友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即祕書監師古之曾姪孫也公以家本清貧少好儒學恭孝自立貧乏紙筆以黃土掃牆習學書字攻楷書絕妙詞翰超倫（案以黃土掃牆習字據家廟碑乃公父惟貞事公幼孤隨母育於外祖殷子敬吳縣令署不應乏紙筆之具）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博學文詞秀逸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醴泉縣尉黜陟使戶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聞授通直郎長安尉六載遷監察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扞簡之職俾佇埋輪之效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凡閱舉紏士伍紓慘之情事理無不必當七載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郡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甘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八載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有滎陽鄭氏兄弟三人或居令長或尉京畿劇任往年母亡殯於太原佛寺空園之內經二十九載未葬公乃劾奏之敕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左金吾將軍李延業素承恩渥曾召蕃客內宴引駕仗不報臺公責之延業憑恃權勢於朝堂喧憤公奏之出爲濟南太守朝廷憚焉不敢不肅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以私怨爲御史吉溫崔珪所誣告謫賀州公謂珪溫曰奈何以一時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由是與二人不平宰相楊國忠初黨於溫亦怒公之不附己令吉溫諷中丞蔣冽奏公爲東京畿採訪判官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提綱目鋤苛細武調者多感而懷之十二載國忠以前事銜之謬稱精擇乃遂出公爲平原太守其實去之也公至郡訪孝義名節之士皆旌其門閭或蠲其戶役安陵處士張鎬多才博識隱居公詣其居與之抗禮因廉使巡察乃薦焉其後鎬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祿山鎮幽州十餘載末年反跡頗著人不敢言公亦陰備之因歲終式修城乃浚濠增堵壞環垣立植本內爲禦敵之計外託勝遊之資及兵興果賴其固而城得全十四載祿山禍謀將發公遣子至范陽啓祿山以今年冬合當入計祿山猜之不許公既不得離郡乃遣親客前漢中長史蹇昂奏其狀狀留禁中不報十一月祿山反於范陽衆號十五萬長驅自趙定而南趨洛陽散牓諸郡莫敢枝梧祿山乃牓公令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時使平原兵參軍李平乘駟奏之平至東京見封常清云吾得上旨凡四方奏事者使開函而再封之平聽焉常清遂倚帳操筆寄書於公論國家之事詞意甚切並附募捕逆賊牒數十封至平原令堅相待公從之使親表及門客密送於諸郡因此多有而常清乃尋自敗績焉有敕賜死於陝州竟不接聲平之未至京師也元宗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人向國乎及聞平至遣中使五六輩迎之兼敕平奔馬直至寢殿門然後令下奏事畢元宗大喜顧謂左右曰顏真卿何如人朕兼未曾識而所爲乃爾祿山之發范陽也時平原郡有靜塞屯平盧鎮兵三千五百人並已發赴鎮在路未達公悉追迴更追諸縣武舉及獵射人兼召募精勇旬日至萬餘人遣宗子

平原郡錄事李擇交統之驍勇之士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分押營伍皆千夫之長樂以義舉腹心無阻而爲其將帥焉聚兵後數十日公大饗將士於子城西門之外辦吏四人舉酒食所約五十萬廝役之流無不飽飫公躬自撫巡舉酒下淚言國家之恩戮力死節無以上報衆皆激憤勇思致命焉時饒陽太守盧全誠與司馬李正舉兵據其城河間司法參軍李奐殺祿山所置長史王忠於濟南月餘日清河義兵復歸本郡濟南太守李隨下遊奕將訾嗣賢渡河得博平爲太守馬冀據其郡各有衆數千或至萬人相次於平原共推公爲盟主公三辭後聽焉諸郡諮稟指揮告敗尅日數十至信都郡武邑縣尉李銑來投本縣令龐宣遠拘留銑母公以私錢十萬募人劫迎之故士衆歎感無不願效者果遂羣意兼斬龐宣遠首而攜迴十二月祿山陷東京害留守尙書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鞏縣尉蔣清等因使以三人之首來徇河北且以脅降諸郡逆使者段子光至初拽入門子光大呼曰僕射十三日入東京遠近盡降聞河北諸郡不從故令我告之公若損我悔有日在遂歷指三首各言其人公識其是恐搖人心乃謬謂諸將曰我審此三人皆非也遂命腰斬子光潛令收藏三首誌其處數日稍定取憕奕等首澡潔仍縛蒲爲身棺斂發哀致祭城外殯之哭三日舉聲下淚受文武弔慰左右無不出泣涕者自此義合歸者益多矣斬段子光之日滄州清河縣兵五千攻常山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擁兵最近不時出救常山遂陷諸郡頗有貳者元宗乃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仍與節度使李光弼計會招討公以景城長史李暐爲副李銑賈載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是月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時清河郡寄客李華（後因獻封事睿宗有敕改名蕚）爲郡人來乞師於公曰竊聞公高義首唱河朔歸順之人皆依倚以爲聲氣洪贍人心可用若不倦於聽則僕請言之公曰何如華曰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爲日久矣相傳爲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河北租調絹七十餘萬當郡綵綾十餘萬累年稅錢三十餘萬倉糧三十萬時討默啜甲仗藏於庫內五十餘萬編戶七十萬見丁十餘萬計其實足以三平原之富料其卒足以二平原之彊若因撫而有之以兩郡爲腹心脣齒其餘乃四支耳安敢有不從者哉彼要僕爲行人以造公之壘僕明見其可同心也取命於屏戟之外惟公圖之公曰所合之衆未曾知戰自死且急安有恤鄰之暇哉雖然諾足下之請則可爲乎華對曰清河遣僕致命於公者蓋欲稟義（闕一字）大賢以濟謀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強寇也瞻仰高意未有決詞定色與濟清河也安敢言爲哉時華纔年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追於衆情未（闕一字）許耳華乃就館操書以達其意意者略言清河去逆就順以全實之資上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納而疑之卽僕迴轅之後清河必有所託系與他人與公爲西面之難無什日之期耳公及噬臍乎公覽而驚之遂排羣議獨仗其決借兵六千人兵既出平原次於竟上華將把公手而歸公曰兵既行矣可以言吾子之意否華曰近聞朝廷遣程千里統精兵十萬自太行東下擬詣崞口助河北諸軍討滅叛逆而崞口爲賊所守千里兵不得東出須先伐魏郡袁知泰（泰祿山所署僞太守）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開崞口出千里之軍因令討鄴郡以北直至幽府已來未順城邑平原清河率同盟諸將以十萬人直指河陽分效兵巡河而悉制其奔衝之路計王師東討洛邑必不減二十萬河南諸郡義師西向臨之亦不減十萬公當表請堅壁勿戰不旬月而賊有潰敗相圖之勢矣公然之遂移牒清河等諸郡並遣人將宗子李澤交副將平原令范東馥偏裨和琳徐皓等十餘人促兵清河合勢以便宜從事華復命於清河因兵合之際修永濟渠引水遶州城上大修守戰之具旬日而畢又以清河四千兵與平原連蹤而西時博平亦義兵千人來合於是三郡之師屯於博平郡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麾下將白嗣深乙舒蒙等率二萬人來拒戰三郡之兵盡日苦鬭遂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一千餘人馬一千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其日魏郡城東南面女牆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去郡邑百里戰日而崩所以爲異）知泰走投汲郡於是自魏郡以東至堂邑百餘里莫不攜壺漿於道側以候官軍公聲益震境內稍安初平原之師既西合清河時賊將史思明圍饒陽恐平原救之仍遣遊奕兵來拒前鋒去舊縣十里公懼不敵乃遣驍將刁萬歲

以三千兵逆之堅壁不戰又以書遏河招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兵五千
來助公陳兵而迎之相揖哭於馬上悽慟三軍宴犒甚厚進明遂屯平原城南
息養士馬公每事咨謀之自是兵威之重稍移於進明矣而公不以爲嫌進明
未有所之李擇交兵入清河尋又破於堂邑而因公以有功禮遜於進明加河
北招討使擇交東馥徵進官級其清河博平有功不錄一人時論進明必有後
敗未期果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以全乃公護之
也君子曰竊人之財猶爲之賊況竊人之功乎進明之不死幸也然公亦過於
寬厚矣三月河北節度使李光弼以朔方馬軍三千步軍五千初出土門將討
定河朔公乃抽兵歸幷放博平清河等軍各歸本郡斂戢以待光弼之命俄而
光弼拔平山郡敕改常山爲平山續有詔遣郭子儀以萬軍助之兩進兵又拔趙郡史
思明方守博陵以自固仍將兵來拒於是兩軍與思明三萬人對陣於嘉山大
戰思明敗績徒跣入博陵城兩軍斬首萬餘虜獲不可勝計時平山趙郡已拔
劉正臣本名客奴歸順於平原平盧等十七郡公先據之於是橫截賊路人往來幽
府皆以精騎偷路又多被官軍殺之其賊將士父母妻子及曳落河種族並質
在范陽絕懷震恐時方盛暑公知光弼子儀禁斷侵掠將士少衣服乃送十五
萬帛爲三萬人裝以遺人至饒陽屬潼關不守兩軍却入土門遂留不行然河
北諸郡公始復指麾征討之事肅宗之在靈武也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
軍張雲子以蠟爲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內潛至靈武奏事有詔以公爲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又於丸內奉敕書及即位
改年赦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御史鄭昱奉赦書宣布河南
江淮所在郡邑風從不疑而王命遂通則公之力也而河北諸郡稟公之命粗
爲安肅公以兵興半年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未得其略先是清河行人李
華自堂邑戰勝後又覩公辭權而不有之遂藏於人間不及見公再三盟約號
令諸郡及以文牒求之曰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
墉浚隍鍛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人靜言其功須有甄賞仍牒之於路以
求焉華於是復詣平原與公相見公因問以足用之計華遂與公數日參議定

以錢收景城郡鹽沿河置場令諸郡略定一價節級相輸而軍用遂贍時北海
郡錄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北覩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
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絕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祿山遣其將史
思明尹子奇等並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
所存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潰叛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
平原渡河由淮南山南取路朝肅宗於鳳翔行在初公之將過河也乃謂判官
穆寧張澹曰賊勢既爾若委命待擒必爲其快心辱國之命也今將徑赴行在
公以爲何如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則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如復從
事以責後效則業不朽矣寧澹與諸將皆贊之策馬發至朝廷除公爲憲部尚
書初劉客奴以漁陽歸順時史思明與光弼子儀相持於趙定之間客奴遣使
越海與公計會公使判官賈載將男頗爲質信泛海以軍糧及戰士衣服遺之
時頗始年十歲餘公更無子息三軍懇請留之不從及載等迴公乃與漁陽聲
勢相連尋又使人迎其軍比至公已棄平原歸於行在竟不及事然自肅宗已
來河南及諸道立功大將如王元忠田神功董泰侯希逸李正己許杲卿等初
皆是公自北海迎致之者終無私謁焉至二年正月又除御史大夫未幾因忤
聖旨貶馮翊太守乾元元年三月又改蒲州刺史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
子食邑一千戶是年爲酷吏唐旻所誣貶饒州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史充
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都防禦使劉展反狀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
訓卒緝器械爲水陸戰備都統使李峘以公爲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追未
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劉展舉兵渡淮峘敗績奔江西淮南遂陷於展議者皆多
公而怨峘焉上元元年秋時御史中丞敬羽狙詐險慘班列皆避之公曾與之
語及政事遂遭誣貶蓬州長史公樂道自怡不以介懷寶應元年八月代宗有
詔除利州刺史十二月拜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德元年又加
金紫光祿大夫充荊南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遲留未行爲密近所誣遂罷前命
代宗幸陝公扈從至行在除尚書右丞宰相元載與公不叶公亦面數之不爲
之屈及鑾駕還宮公曾建議先謁廟然後即安宮闕事竟不行時載方在於立

班吏顧公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公怒而進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乎然朝廷紀綱豈堪相公再破除也載自此銜之而不忘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載又疑公因使奏對言其短尋罷前命惟知刑部尚書事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載自與公有隙常侯公闕公亦獻書直奏其奸狀代宗俱容不罪之也永泰二年春差公攝職謁太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載譖公以爲訕謗時政貶峽州別駕代宗爲罰過其罪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編爲廬陵集十卷於大曆三年還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爲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曾暫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粤爲本州防禦副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墾草闢田之務於粤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器昱等而境內晏然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鴻漸顏祭朱弁李莆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互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餞別之文及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案昱刺湖州在貞元元年)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十二載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經年公以前後頻典刑憲密啓辭焉乃上選舉利害事宜數十條代宗善之人莫知也遂改吏部尚書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禮儀使先自元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臨事徐創實資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篤於訕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惟搜禮經執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委之山陵畢授光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前後所制儀注令門生左輔元編爲禮儀十卷今存焉三年八月遷太子太師四年淮寧節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襲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歸蔡州朝廷詔公爲淮寧軍宣慰使公乘驛馳至東京河南尹鄭叔則勸公曰反狀已然去必陷禍且須後命不亦善乎公曰君命也焉避之至許州與希烈相見宣傳詔意未畢逆賊使其大將軍王玢周曾詬公以醜詞劫公以白刃又令鄰境同惡所遣使者四人於希烈之前拜舞伏稱誣訴國家之事勃慢凶豪詞所不忍聽也又令親兵五千人號爲希烈養子人各持一刀逼脅於公如欲剸食之勢公位不移定色不撓懼希烈覩公辭色不變謬爲驚駭以身蔽公兵人既退方揖公就館前後詐爲公表奏自說其強盛以請汴州者數十今上知而寢之希烈雖窮凶極惡然亦感公文義大陳設燕會將欲送公於朝廷先爲賊所擒汝州刺史李元平時在座公指引叱責之元平羞慚而起書其奸意坐上潛通希烈意變罷宴後遂拘公於官舍令甲卒十人守之仍穿一阬於廳之前以脅公公乃直言指希烈云死生有定何足多端相侮哉但以一劍見與公即必覩快事無多爲也希烈慚謝焉自後不敢無禮於公也後數月賊於安州城下破官軍得獲將士以頭連誇示於公公大聲叫呼自牀投地憤絕良久乃蘇從此更不復與人言語及哥舒曜收復汝州擒檢校刺史周晃已下百人希烈乃遣周曾康秀林等領二萬人來襲哥舒於汝州曾秀林行至襄城乃謀翻兵殺希烈奉公爲節度使以歸順希烈押衙姚澹亦爲內應先期一日事洩希烈乃遣驃子軍三千奄至襄城殺周曾等收其期兵而回因送公於蔡州龍興寺居焉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心又就希烈請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爲文祭周曾已下爲賊所害者無不歔欷其十二月希烈陷汴州僭逆稱號爲慘酷之具以逼公意欲其屈禮公憤然而無求生之意賊以止焉貞元元年河南王師復振賊慮蔡州有變乃使其將辛景臻於龍興寺積薪以油灌既縱火乃傳希烈之命若不能屈節自即裁之公應聲投地臻等驚慚扶公而退希烈審不爲己用其年八月

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明年三月希烈
爲麾下將陳仙奇所殺淮西平仙奇遣軍將嘗送公神櫬於京師嗣子櫟陽縣
尉頵次子祕書省正字碩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攀號屢絕毀裂過不自
勝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棲原之先塋有詔贈司徒諡曰文忠賻
錢五十萬粟二百碩中使弔祭儀仗送於墓所朝野莫不哀傷公蹈忠節之苦
古今無類焉公平居之日自卑有井介之操而能容衆有潔己之方不以疵物
與道合歲寒者終始無渝變況君臣大義名教大節而得造次焉可奪求生而
害仁者於戲淮寧之難豈止天不慭遺蓋亦有無良之人以怨報德投之於無
存之地也悲夫初遭難後江西節度嗣曹王皋上表云云（表載後卷）公之密親懿友
動相規用以成其務者即今給事中殷公亮吏部員外郎柳公冕探其謀猷分
以休戚者今吉州刺史李公舉重其器悅其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楊公昱故
戶部員外郎權公器其餘顧盼曾假吹噓成名布於詞場及內外之列者不可
勝紀李公舉吉州以小子久趨於欄戟定以使言將存刊刻用防逸墜尙實去
飾庶無愧焉其故同事之人先後存亡錄之於左謹狀

案新唐書藝文志云殷亮顏氏家傳一卷杲卿殷仲容顏氏行狀一卷真卿
仲容亮之從曾祖也魯公之祖昭甫爲仲容姊壻公父惟貞少孤育於舅氏
仲容教以筆法至公卒時仲容年已百餘歲不應尙存宋史藝文志云殷亮
顏杲卿家傳一卷又顏真卿行狀一卷則杲卿家傳與此行狀皆亮撰也新
書誤著仲容之名耳亮爲公母之從子公嘗辟爲荊南節度使推官又嘗從
公於撫州公在湖州亮又與修韻海知公行事甚悉故公卒爲操筆撰狀宋
人避太祖父宏殷諱留元剛編公集載此狀作因亮撰避殷爲因也而關中
金石記尙仍之何耶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神道碑銘（原題作墓誌銘今改）

太原令狐峘

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修撰上柱國晉昌縣開國男令狐峘述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制動
行諸己而馭化其惟聖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奉大順爲元
功建大節爲至忠以安横流以紐頹綱秉是一心祗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
月三日蹈危致命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日
嗣子櫟陽尉頵祕書省正字碩銜恤奉喪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原皇帝徹懸震
悼乃冊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弔祭贈錢五十萬粟
三百石令太常考行誄德諡曰文忠凡厥士庶泉方侯伯識與不識希聲想形
莫不惕然創焉感慕思齊爲人子者益孝爲人臣者益忠爲人弟者益順爲人
吏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型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
門人曰回好學知機道亞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爲海內
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冤魂志及文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儒行仕
我太宗掌記秦府列於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宏文館學士祖昭甫晉曹二王
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葆冲是感間氣用集於我
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元遠節行不羣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訓育公
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
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尤工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
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甲科作
尉醴泉又以八使表能遷於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洊承詔旨巡撫河隴曾至
五原有冤訟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悅服時方炎亢而甘澤澍焉巷俗謠
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斁於名教者朝臣有侮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禮
法憲綱震肅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宰臣楊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附己
者出爲平原太守公性本宏裕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寬
征徭以勸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數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祿山豕突蟻動逆
常干紀徵師矯命自薊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
竭節龔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內舉武藝
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內
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

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畬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元宗每朝以薄俗罪己及得公表大悅稱歎者久之顧謂左右曰眞卿何如人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戶部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義憤激於衷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於闕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漁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於公鄴郡太守王燾被祿山移攝河間燾俾掾吏李奐斬僞署河間長史杜暮睦以河間衆歸於公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祕其謀清河詞客李㟧少年有志獻奇於公以通鄰好增補軍實前殿中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澹清河尉賈載各抒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衆同甘苦莫不畢力能公之役賊帥袁知泰恃衆犯我聊城之西公二鼓而破之獲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進兵二十萬橫絶燕楚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於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賊之本根欲堅其意乃割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遣軍資十有餘萬俄而寇陷京師駕在靈武往來傳置梗圮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蠟丸內俾健步宵行夜伏四遠以聞因奉詔肅宗卽位之初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通繄茲是賴又還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等以勁兵十萬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如決防公內無兼月之蓄外絶同盟之援度勢量力義無幸給不敢委身待擒貽國之恥遂與麾下歸於鳳翔有詔還憲部尚書尋兼御史大夫西京干思復舊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久留出爲馮翊太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爲酷吏所搆貶饒州刺史還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時劉展在於睢陽反狀已萌公乃飭偏師利五刃水

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爲過防駭衆肅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陷江淮李峘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怒峘之沮計焉御史中丞敬羽詐佞取恩惡公剛直以謗語陰中之天威赫然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卽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進封魯郡公食邑二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政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擿將如規之載心銜色忿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公以祭器不修啓於宰臣載因奏公誹謗時政貶峽州別駕未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尚清淨長孤養耆徹備浚隍式廉明進吏事特責大旨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釋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華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著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並行於代大曆末姦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袞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拜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於集賢書院及祕閣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榮上愛其才還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祇護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爲相爲權臣所忌還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豺狼方熾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慢罵不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久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叛臣李元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廷公於座上數其背恩厲氣斥責叛者慚赧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穽於側或積薪於前或紿以瘞壙或許以焚爍虐毒萬計期公毀節公謂之曰頤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汝州是時公幽

辱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爲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常以安君厚俗爲務獎善伐惡爲志言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幾於心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正也莅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具美行乎至儉強暴莫敢衝千飈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醨公還之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己下士不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鶉衣必與抗禮在平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間鎬位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甥姪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靜而無悶動而有光便於己希權倖不爲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圖報國不圖生故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於雅什僉以爲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德充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賾儒府述古立言文經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觀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𡸣乃刊石建碑旌於不朽以峘嘗忝公會府公卿之末備位史臣俾讚丕烈永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巖峙玉鎭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偘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於德賊爲豺虺流毒下國公飭王旅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飆半爲淳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全我庶人入奉宸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孫保茲明哲用啓土宇俾侯于魯式是百辟彝倫攸敘亂靡有定盜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履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緝惟熙昔在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尙播聲律矧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節貫雪霜煥乎立言歿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此碑原題作墓誌銘案唐書魯公本傳及殷亮撰公行狀卽令狐峘此文皆云公爲希烈所拘自爲墓誌然則公葬時其子穎碩當以公自作之誌納於壙何事更乞銘於峘此文於公之兄弟七人公次第六妻韋氏太子中舍迪之女女適京兆韋政皆未之及非誌體也且其文曰故吏廬州刺史李𡸣刊石立碑旌於不朽則峘所撰者公之神道碑也以傳刻失實耳及閱留元剛魯公年譜其末條辨正公卒之年亦引此文作神道碑益知愚論爲不謬因改題曰神道碑銘峘令狐德棻之元孫官終祕書少監

顏魯公文集卷十四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十五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外集三

顏魯公年譜

宋 永春 留元剛 茂潛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公生於是年其先瑯琊臨沂人晉侍中西平靖侯含之十四世孫含以孝義儒學名家居丹陽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始爲京兆長安人高祖思魯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唐太宗爲秦王拜記室參軍曾祖勤禮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祖昭甫晉王曹王侍讀華州刺史父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

四年庚戌六月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景雲三年壬子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傳位元宗改元先天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逖下進士及第試梓材賦庫詩

二十四年丙子公年二十八平判入等授朝散郎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天寶元年壬午公年三十四舉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十月授醴泉尉後黜陟使王鉷以清白名聞轉通直郎遷長安尉按本傳及神道碑天寶初以制策甲科作尉醴泉考唐會要所載諸科如文詞秀逸皆謂之制舉通直郎自武德定令爲從六品朝散郎從七品

五載丙戌公年三十八是歲有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六載丁亥公年三十九正月還監察御史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

七載戊子公年四十是年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

八載己丑公年四十一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劾奏朔方令鄭延祚

八月還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爲御史吉温崔珪誣告謫賀州公面折之楊國忠黨於温怒公不附己令温諷中丞蔣洌奏公爲東都採訪判官按史傳温性陰詭詔事貴官以訊獄深虐李林甫才其爲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又媚附楊國忠安祿山高力士爲國忠謀奪林甫權誣奏京兆尹蕭炅及渾逐之皆林甫所善林甫不能救後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温自副總留事拜鴈門太守以母喪解表爲魏郡太守國忠當國引拜中丞十三載祿山薦爲武部侍郎國忠與祿山爭寵温轉厚於祿山國忠忌之發其贓狀遂斥死宋渾之謫當是温兼侍御史時也家譜以公還殿中在五月今從行狀

九載庚寅公年四十二十二月還侍御史

十一載壬辰公年四十四三月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

十二載癸巳公年四十五楊國忠以前事銜之謬稱精擇出公爲平原太守按十三載有東方畫贊碑陰記云去歲拜此郡則以是年出守明矣

十三載甲午公年四十六十二月有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十四載乙未公年四十七轉兵部員外郎時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大喜顧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謹按公嘗爲殿中侍御史與仲昆左補闕允南同列臺省每朝賀宰相已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公與允南二拱法座於含元殿朝覲宴集必同行列夫以拱承天辟執憲殿中久賜清問參陪左右不爲疏遜者矣平原出守才三年耳已有不識之問元宗末年怠荒蠱於妖嬖昏昧至是安得不稔胡雛之禍哉

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公年四十八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三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平原郡太守河北招討採訪處置等使有皇帝即位賀上皇表有修書帖十月史思明尹子奇圍河間公遣和琳往救思明逆戰擒之河間陷又使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公謀於衆賊銳不可抗乃渡河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公年四十九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有讓表六月兼御史大夫有謝表新史行狀月日不同今從家譜九月丁丑廣平王俶平西京十月壬戌平東京癸亥肅宗發鳳翔丙寅入西京太廟爲賊所焚肅宗素服向

廟哭三日按本傳兩京復公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
毁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宰相厭其言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有謝上表
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公年五十三月除蒲州刺史有謝上表四月有謝晉
王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表按通鑑杲卿姊妹及泉明之子流落河北是年
公守蒲使泉明往求之九月有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十月除饒州刺史
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豪州按通典春秋末鍾
離子之國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爲鍾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北徐州北齊
爲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
改爲郡若州者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郡國志案國
當作縣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晁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間州
印豪字亦不從水元和二年御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爲州名三年八
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考之濠州乃開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豪也今
舊集作濠誤當從碑本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顏司徒碑銘六月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
兼江寧軍使有謝表江寧郡以元年改置昇州兼浙西節度觀察使是年有
與蔡明遠帖李侍御寫真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池碑陰記及碑銘
所載皆在二年湖州碑陰記後乃書作二年三月攷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
年冬任昇州刺史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奉進乞御書題額以
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奉進特乞
聖恩俯遂前請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擘窠之本在於次年故繫以
改書之年月耳藝文類聚有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
非也
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公年五十二時劉展將反公豫飭戰備李峘以爲
生事非短公二月追爲刑部侍郎有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月貶蓬
州長史按離堆記以言事忤旨本傳云上皇還西內公率百官問起居李輔
國惡之行狀神道碑又謂爲御史中丞敬羽所誣然二事皆在公貶貳之時
也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首歲
元年壬寅復以建巳爲四月改元寶應是月代宗即位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鮮
于氏離堆記拜利州刺史屬匡賊圍城不得入追赴上都十二月劉晏讓爲
戶部侍郎有謝表有顏司業碑
寶應二年癸卯七月改元廣德公年五十五三月改吏部侍郎有謝表八月除
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未行授代十月轉尙
書右丞有臧尙書碑銘
代宗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正月以檢校尙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
汾晉等六州宣慰使招諭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
一月有與郭僕射書郭公廟李臨淮碑銘按郭英乂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
郡王驕蹇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以久其權明年嚴武死以英乂爲成都尹
充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有所憚崔旰反英乂奔靈池普州刺史
韓澄殺之是月又與李太保帖
永泰元年乙巳公年五十七八月有孫逖文公集序閏十月有與李太保帖有
顏祕監碑銘
二年丙午十一月改元大曆公年五十八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
代宗曰羣臣所奏多挾私讒毁請自今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
可否然後奏聞公有百官論事疏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二月
貶峽州別駕時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佐吉州道出溧水有
弔烈士左伯桃詩六月有東林寺西林寺題名歐陽公脩集古錄按唐書公
爲元載所惡貶峽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尙書而不言其再
貶至新史始載本末蓋攷諸碑陰記及題名也
大曆二年丁未公年五十九正月有鮮于少保碑銘十月有靖居寺題名守政
帖盧陵集十卷
三年戊申公年六十五月除撫州刺史按魏夫人麻姑華姑仙壇記乞御書題

額恩勅批答碑陰記並在是歲家譜誤作二年當以記爲據有書馬伏波語
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四月歸祔季弟少尹於上都時同生十人零落皆盡惟
公獨存有寶應寺翻經臺記魏夫人華姑壇記碑
五年庚戌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墓碣銘十二月有宋開府碑
銘
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三月臨川代到四月
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是年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又有左輔
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
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
東京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正月至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按杼山妙喜寺碑云
大曆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土遂立亭於東南
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曰三癸又云自典校
時著韻海鏡源未遑刊削壬子歲叨刺於湖公務之隙與沙門法海李崿陸
羽褚沖湯某柳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修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湯涉顏
祭韋介左與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兹山來年春
遂終其事考之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公七年秋九月歸至東京起
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己亥蒙
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與羣士討論於
州學冬復徙於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曰三癸嶙峋又曰紛吾
著書羣彥惠臻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既大曆七年蒙刺是邦癸丑
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
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春也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是
年有題三癸亭酬陸處士折青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元靖李先生碑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多攜壺機
檝以遊峴山觀左相石罇聯句序謂因積溜漻石嵌爲罇形酌酒其中結宇

環飲
九年甲寅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刺史宅東廳院又有韻海鏡
源公天寶中守平原與封紹高質族弟渾修成二百卷屬祿山作亂止存四
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左輔元等增廣成五百卷至是刊削繁辭纂而成文凡
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撫筆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是年有乞御書題
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妙喜寺碑贈僧皎然詩
十年乙卯公年六十七有元次山表墓碑銘歐陽領軍碑銘
十一年丙辰公年六十八四月有崔孝公陋室銘記初霅溪東南有白蘋洲梁
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翦榛
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書惲詩於上有康使君碑銘
十二年丁巳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柳惲西亭記吳興集十卷元載誅楊綰薦公
四月召於湖州五月有項王碑陰述八月爲刑部尚書
十三年戊午公年七十正月三抗章乞致仕不允二月有過瑤臺寺懷圓寂上
人詩是年進吏部尚書按家譜以十二年十二月爲吏部尚書充禮儀使孜
舊史記及詩序今年正月乞致仕二月謁昭陵猶爲刑部尚書不應十二年
已除吏部今參之行狀神道碑史傳所載先後進吏部當在今年充使乃代
宗晏駕之後也
十四年己未公年七十一五月代宗崩德宗即位充禮儀使七月奏列聖謚繁
有請復七聖謚號狀時袁傪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傪蓋妄奏不知
玉冊皆刻初謚而已又有論元皇帝祧遷狀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年七十二七月有顏少保碑銘時楊炎當國公以直不
容八月爲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有左輔元所編禮儀集十卷
三年壬戌公年七十四上方倚以爲相盧杞忌之八月改太子太師罷其使
四年癸亥公年七十五正月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爲宣慰使往諭之
公卿失色李勉密表固留不報既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交刃脇公後
又囚於官舍守以甲士掘方坎於廷傳將坑之期公毀節公謂希烈曰死生

有定何多端一劍見與卽覩快事希烈不敢逼

與元元年甲子公年七十六有奉命帖題驛舍壁會周曾等謀襲汝州奉公爲

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拘送公於蔡州

貞元元年乙丑公年七十七正月有移蔡帖時公已幽辱三載矣度必死乃自

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吾殯所也八月希烈使閹奴與辛景臻

等縊殺公於龍興寺

二年丙寅四月希烈爲牙將陳仙奇所殺蔡州平十一月奉公喪歸葬於萬年

縣之鳳棲原公之死也舊史記云貞元元年正月始聞廢朝贈謚傳乃謂死

於與元元年八月新史記以爲貞元元年之八月神道碑前書日月同舊傳

後又云貞元初遇害希烈之誅新舊史記作今年四年舊史傳復云貞元元

年仙奇護公喪歸孜之遺蔡帖貞元元年自汝移蔡行狀及嗣曹王皋柳珵

常侍言旨並云是年八月賊命辛景臻等於蔡州龍興寺縊公明年希烈死

仙奇歸喪則舊史記傳不但書公之死先後失次而平蔡歸葬之年亦復差

互令狐峘固自戾其說而通鑑復取諸舊史何邪恐他有所據新史當必見

行狀與移蔡之帖也新史公年七十六舊史七十七按大曆十三年公年七

十爲刑部尚書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

顏魯公文集卷十五

顏魯公文集卷十六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環維揚參校

外集四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唐隴西）李白（太白）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笑語未了風吹斷聞君攜伎訪情人應爲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濆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與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案此詩乾元二年太白流夜郎中途遇赦還憩漢陽時作王琦太白年譜注云肅宗時尚書而顏姓者惟魯公一人則所尋之顏尚書必魯公也唐書乾元元年顏真卿由工部尚書出爲饒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饒州刺史爲昇州刺史充浙西道節度使此詩應在六月以前魯公在饒州時作故以彭澤陶令相況韋冰元珪之子後爲鄮令者也

陪讌湖州公堂　（河東）耿湋（洪源）

謝公爲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重門奧儒源積浪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末至才仍短難隨白雪吟

敷顏魯公送挺贇歸翠微寺　（河中）盧綸（允言）

挺贇惠學該儒釋袖有顏徐真草迹一齋三請紀行詩詣我垂鞭弄鳴鏑寺懸金榜半山隅石路荒涼松樹枯虎迹印雪大如斗閏月暮天過得無

送顏平原（幷序）　（河南）岑參

十二年有詔補尚書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宴於蓬萊前殿仍贈以繒帛寵餞加等參美顏公是行爲寵別章句

天子念黎庶詔書換諸侯仙郎授剖符華省輟分憂置酒會前殿賜錢若山邱天章降三光聖澤該九州吾兄鎮河朔拜命宣皇猷駟馬辭國門一星東西流夏雲照銀印暑雨隨行輈赤筆仍在篋鑪香惹衣裘此地鄰東溟孤城弔滄洲海風掣金戟導吏呼鳴騶郊原北連燕剽劫風未休魚鹽隘里巷桑柘盈田疇爲郡豈淹旬政成應未秋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馴鷗蒼生已望君黃霸寧久留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一作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聞顏尚書陷賊中　（荆南）戎昱

聞說征南沒那堪故吏聞能持蘇武節不受馬超勳國破無家信天秋有雁聲同榮不同辱今日負將軍

奉酬顏使君真卿見過郭中寺寺無山水之賞故予述其意以答焉　（湖州）僧皎然（清晝）

州西柳家寺禪舍隱人間證性輕觀水栖心不買山履聲知客貴雲影悟身閑彥會前賢事方今可得攀

奉酬顏使君真卿王員外圓宿寺兼送員外使迴

魯公邀省客貧寺人過少錦帳惟野花竹屏有窗篠朝行石色淨夜聽泉聲小釋事情已高依禪境無擾超遙長路首悵望空林杪離思從此生還將此心了

杼山上峯和顏使君真卿袁侍御五韻賦得印字仍期明日登開元寺樓之會（案袁侍御高也）

道情寄遠岳放曠臨千仞香路延絳騶華泉寫金印日斂諸天近雨過三華潤留客雲外心忘機松中韻靈嘉早晚期爲布東山信

奉賀顏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

相（一作自）失值氛煙纔應掌上年久離驚貌長多難喜身全比信尚書重如威太守憐滿庭看玉樹更有一枝連

同顏使君真卿李侍御崿游法華寺登鳳翅山望太湖

雙峯開鳳翅秀出南湖州地勢抱郊樹山威增郡樓正逢周柱史來會魯諸侯緩步凌彩蒨清鏡發飀飀披雲得靈境拂石臨芳洲積翠遙空碧含風廣澤秋

蕭辰賛麗思高論驚精修何似鍾山集微文及惠休

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外學宗碩儒游焉從後進恃以仁恕廣不學門闌峻著書裨理化奉上表誠信探討始河圖紛綸歸海韻親承大匠琢況覩頹波振錯簡記鉛槧閱書移玉鎮曷繇旌不朽感美流歌引

奉同顏使君真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

萬國布殊私千年降祖師雁門傳法至龍藏立言時故實刊周典新聲播魯詩六銖那更拂刦石盡無期

奉同顏使君真卿袁侍御駱駝橋翫月

山中常見月不及共游時水上恐將缺林端愛落遲烏驚憲府客人詠鮑家詩永夜南樓望裴回若有期

九日陪顏使君真卿登水樓

重陽荆楚尙高會此難陪偶見登龍客同游戲馬臺風文向水疊雲態擁歌迴持菊煩相問捫襟愧不才

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借賞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春日陪顏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爲重南臺客朝朝會魯儒暄風衆木變清景片雲無峯翠飄簷下溪光照座隅不將簪艾隔知與道情俱

奉陪顏使君真卿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峴首千里情北轅自玆發煙霞正登覽簪筆限趨謁黃鶴望天衢白雲歸帝闕客心南浦柳離思西樓月留賞景不延（一作不延景）感時芳易歇他晨有山信一爲訪林樾

同顏使君真卿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時會有詔徵赴京

漢日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一作宮）發花思御苑開羊公惜（一作昔）風景欲別幾遲迴

同顏使君清明日遊因送蕭主簿（案蕭主簿存也）

誰知賞佳節別意忽相和暮色汀洲徧春情楊柳多高城戀旌旆極浦宿風波惆悵支山月今宵不再過

陪顏使君餞宣諭蕭常侍（案蕭常侍穎士也）

江濤凋瘵後遠使發天都昏墊宸心及哀矜詔命敷恤民驅急傳訪舊枉征艫外政藩條最中朝顧問殊文皆正風俗名共溢寰區已事方懷闕歸期早戒塗繁笳咽水閣高蓋擁雲衢暮色生千丈秋聲入五湖離歌猶宛轉歸馭已踟躕今夕庾公意西樓月亦孤

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諸侯崇魯學羔雁日成羣外史刊新韻中郎定古文（魯公著書依切韻起東字脚皆列古篆）菁華兼百氏緣（一作雅）素備三墳國語思開物王言欲致君研精業已就欉宴惜應分獨望西山去將身寄白雲

同顏魯公泛舟送皇甫侍郎曾

維舟若許暫從容送過重江不厭重霜簡別來今始見雪山歸去又難逢

奉同顏使君真卿送李侍御崿賦得荻塘路

落日車遙遙客心在歸路細草暗回塘春泉縈古渡遺蹤歎無沒遠道悲去住寂寞荻花空行人別無數

奉應顏尙書真卿觀元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案元真子張志和自號也）

道流迹異人共驚寄向畫中觀道情如何萬象自心出而心澹然無所營手援毫足蹈節披縑灑墨稱麗絕石文亂點急管催雲態徐揮慢歌發樂縱酒酣狂更好攢峯若雨縱橫掃尺波澶漫應無涯片嶺崚嶒勢將倒盼來方知造境難象忘神遇非筆端昨日幽奇湖上見今朝舒卷手中看興餘輕拂遠天色曾向峯東海邊識秋風暮景颯颯容翻疑是真畫不得顏公素高山水意常恨三山不可至賞君狂畫忘遠游不出軒墀坐蒼翠

奉和顏魯公真卿落元真子舴艋舟歌

滄浪子後元真子冥冥釣隱江之氾刳木新成舴艋舟諸侯落舟自兹始得道身不繫無機舟亦閑從水遠逝兮任風還朝五湖兮夕三山停綸乍入芙蓉浦繫汰時過明月灣太公取璜我不取龍伯釣鼇我不釣竹竿嫋嫋魚簁簁此中自得還自笑汗漫一遊何可期後來誰遇冰雪姿上世初聞出堯世今朝還見在堯時

奉同顏使君真卿清風樓賦得洞庭歌送吳錬師歸林屋洞（案吳錬師吳筠也）

名山洞府到金庭三十六洞稱最靈不有古仙啓其祕今日安知靈寶經山中錬師栖白雲道成仙秩號元君（安知高仙者有元君次有夫人元君有秩比左仙公）三千甲子朝玉帝世上如今名始聞吐納青牙養肌髮花冠玉舃何高潔不聞天上來謫仙自是人間授真訣吳興太守道家流仙師遠放清風樓應將內景還仙去且從分風當此留湖之山兮樓上見山冥冥兮水悠悠世人不到君自到縹緲仙都誰與儔黃鶴孤雲天上物物外飄然天自匹一別千年未可期仙家不數人間日

晦日陪顏使君白蘋洲集

南朝分古郡山水似湘東堤月吳風在蘋裾楚客同桂寒初結旆蘋小欲成叢時晦佳游處高歌聽未終

新樂府青石激忠烈也　下邽 白居易 樂天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載運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爲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如石屹不轉死節如石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訶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諡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爲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慕爲人勸事君

謁湖州顏魯公祠　宋 樂清 王十朋 梅溪

卞山苕溪高且清魯公祠堂貌如生言言千古英雄在吉吉一點仙丹成姦臣必欲置之死天下不敢呼其名當時節義誰可並常山太守公難兄

案湖錄云十朋又有懷忠堂放生池二詩幷刻放生池上今未見

題顏魯公畫像　分寧 徐 俯 師川

公生開元閒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絶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盡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愞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

游湖州題顏魯公祠堂　臨川 童敏德

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羿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麒麟

遊麻姑山　陽安 劉 涇 巨濟

石鼓埋入地荊璧飛上天嗚呼魯公碑風雨三百年愛字不愛石磨滅安得傳不敢手觸之謂是甘棠篇

讀中興頌碑　柯山 張 耒 文潛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洒濯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案自宋以來遊浯溪題詩詠磨厓石刻者甚夥大抵贊美元顏二公之行誼文字或評論元肅兩朝時政非專爲魯公作也今採文潛此詩以概其餘其專爲魯公作者於元代採郝伯常一首餘不備錄

題顏魯公像　舒州 朱 翌 新仲

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卽此身

過平原　廬陵 文天祥 宋瑞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城盟賊聞失色引軍退不敢長驅窺帝京明皇西狩靈武立中興遂起勤王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舌可裂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仗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何能遽殺公范陽奸相陰相軋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顏魯公祠堂　臨川謝薖幼槃

上皇御宇無長策牧羊奴子孤恩澤銀莬分印屬兒曹二十餘州齊陷賊常山死守平原拒公家兄弟聲名赫平原白首列班行忠義凜凜真嚴霜歷事四朝惟一節當年舌舐中丞血豈知丞相面如藍貌雖夷易心巉巖老臣何罪死虎口到今誰為袪其銜臨風志士長悲咤矧瞻遺像嚴祠下未能立草迎送詞一奠椒漿淚盈把

書磨厓碑後　元陵川郝經伯常

汝南昔曾謁公祠霜日皜列森英姿乃今江館坐牢落奪目忽覩中興碑神明煥若還舊觀義烈凜凜生見之滯氣激起天宇豁快意發冢揮金鎚生平每為魯公惜以技掩節如義之不阿桓温止殷浩遺世脫屣終遊嬉平原突兀杲卿死李唐中業公能持政令我公書不工隻字片楮尤當奇矧其超出二王上冠冕百代書家師坡翁論書至公正此本於公又奇至正書篆玉藏李斯出筆存鋒兼漢隸古硬陵轢瘞鶴銘韻勝韜扶蘭亭記離堆雄駿僅能亞畫贊沈深還櫛比書法至此為絕塵頓覺諸家異端異恢宏正大極遒緊馳騖剛方窮壯麗幾年似者希滄海遺珠亦奇絕酒酣對酌虎賁郎況乃摩挲是明月斷畫嶄嶄萬古千秋討賊心二十四城忠義氣惜哉歲久頗殘缺苔蝕潮衝寖磨滅去國岌斷金偃彊常山筆端舌中間剝泐尚含糊慘淡中丞面餘巉載看激烈壯士肝意苦時危將泣血置書勿論撫膺歎更有何人似公節忠貞端不負巡遠文字尤令重元結只今誰識段文昌世上焉知李希烈終南太華皆可磨後人竟莫墮嵯峨惟餘浯溪青天一片石照耀邃古馳江河誰能與世建此不朽業湯攘邪穢蠲妖疴再扶元氣攄澆訛踵武至德肩元和九原起公吾其歌

謁湖州顏魯公祠　明潯陽張羽來儀

昔聞天寶時搆禍始胡羯大駕方蒙塵妖氣暗金闕逆虜肆長驅州縣皆瓦裂君能嬰其鋒正氣不可奪弟兄收散卒義師同時發賊勢若牽制遂成中興烈投老陷姦臣萬死能一決元龜乃自棄朝野氣騷屑茲郡昔來守千載有遺轍登堂拜君像瞻望仰奇節英靈共血食終古豈磨滅

謁三顏祠於白石山　晉江蔡道憲江門

立馬踟躕荒路口青是苔深紅葉厚悲風數里穴松杉頹顏能傾虎豹走白石當顛如拳貌吳工新琢水晶鈕其下古貌塑三顏魯公之左常山守季也孝子亦須眉案有黃雞村白酒我問此山廟何為屢易斷碑神已久水有蛟龍陸有盜吾民賴公伏九醜當時古柏有二株大者自燒雷火吼嗚呼戎馬暗天時已辭臣身名何有天子不知何如人多謝老翁今為壽

案白石山在直隸元氏縣以山有漢白石神君碑得名縣在唐隸常山郡顏杲卿為太守死安祿山之難士人祀之以真卿及杲卿子季明祔名曰三顏祠

題韻海樓玉樓春詞并序　本朝江都吳綺園次

韻海樓在湖州郡治內顏真卿守是土延諸名士作韻海鏡源一書於上朱甍畫棟宏敞壯麗為一郡大觀今其書不知猶有存否名人所至自有可傳豈千載下遂無有聞而興感者乎作玉樓春

名流當日知無數此地曾為欣賞處珠簾一片挂春雲畫棟幾番經暮雨人間傳舍無長主一卷能留千萬古焚香掃地更何人悵望神仙歸紫府

坐韻海樓醉蓬萊詞　吳綺

問南朝多少朱戶雕梁亂蓬殘甓此閣巍然記平原遺蹟惜賞高雲留歡晴月好句莓苔碧銷夜圖書試春簾幙坐人百尺晨鼓初闌葛巾無事縱覽湖山盱衡今昔魯國當年未罵淮西賊韻海新繙鏡源初就慷慨尚書筆大節千秋危樓幾代倚闌長息

韻海樓　吳綺

危樓臨廢圃猶是昔年餘官舍俱爲客前人獨著書牕分山翠入幔卷晚雲舒魯國英靈在憑闌或啓予

遊杼山　吳綺

望嶺陟岧嶢沿溪入蒽蒨遂至夏王村復越黄蘗澗三癸溯遺蹟登高足忘倦清流繞芳原晴陽疊層巘山谷乃不殊雲嵐時互變東南煙華生城春了如見遙思顔平原夙與開士善高唱苕花間塵外有遐羡

顔魯公文集卷十六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十七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外集五

授顏真卿監察御史制（天寶六載）

勅長安尉顏真卿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著埋輪之效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授顏元孫滁州刺史制（開元三年）

仰並早升清要特擅風規往牧黎人宜榮刺舉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贈顏昭甫華州刺史制（乾元元年與嚴方約等同制）

門下有後之慶諒存乎義方飾終之典用彰於錫類故利州司功參軍嚴方約等早申嘉績夙負奇才名器重於當時聲（闕）著於遺烈雖舟壑已謝久淪過隙之期而子孫皆賢實積高門之祉屬恩加令嗣澤及先臣宜優表贈之禮俾洽（闕）榮之命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贈顏惟貞祕書少監制（寶應元年與崔璩同制）

門下悼往之義必在於懷賢飾終之典允資於錫類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崔渙亡父贈貝州刺史璩等才業貞修風襟淳茂或文儒著稱早踐於周行或幹用馳聲備更於歷選或量才未適或稟命不融永惟過隙之悲是得承家之美教忠斯在行慶攸歸宜覃泉壤之恩式叶哀榮之命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贈蘭陵郡太君殷氏蘭陵郡太夫人制（寶應元年與韓擇木母張氏同制）

門下禮厚飾終義殷錫類永惟泉壤諒在哀榮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昌黎郡開國公韓擇木亡母贈南陽縣太君張氏等柔順壼儀慈和家範含章內備純德外昭遽從還壑之悲空聞擇鄰之訓顧其令嗣光我搢紳或已及追封或未從表贈載覃渥澤爰洽幽明宜宏休命俾協彝典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授顏真卿刑部尚書告（大曆十二年）

門下昔舜命咎繇（曰女作士）明于五刑惟刑（克允重）華聖帝也（遠人來格）庭堅理臣也（象刑惟）明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前（湖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含和毓靈（經德秉）義繼文儒之（業）宏亮直（之）風執禮（鳴謙敦詩）變雅揚名四（極流譽）三朝夙著嘉（猷聿）形大節既茂玄公（之）績（宜褒）越石之勳詢（謀僉同）堪登右序矯枉（過）正亦會左遷知進退而（終始）一心交榮悴而（用捨）（一致）今載舉遺典重（理）庶獄以遵舊服其教在（明可）刑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案告見留元剛忠義堂帖缺五十二字今按詞義補成全文仍加方畫以別原本

授顏真卿太子少師告（建中元年）

國儲為天下之本師導乃元良之教將以本固必由教先非求忠良何以審諭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立德踐行當四科之首懿文碩學為百氏之宗忠讜罄於臣節貞規存乎士範述職中外服勞社稷靜專由其直方動用謂之懸解山公啓事清彼品流叔孫制禮光我王度惟是一有實貞萬國力乃稽古則思其人況太后崇徽外家聯屬顧先勳舊方睦親賢俾其調護以全羽翼一王之制咨爾兼之可太子少師依前充禮儀使散官勳封如故

贈故太師顏真卿司徒詔（貞元元年）

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慚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喪制終有司奏超授官職

授顏峴贊善大夫制（穆宗時元稹行）

敕安邑解縣兩池榷鹽巡官監察御史裏行顏峴古者公卿之子代為公卿所

以貴貴也況賢者之後死政之孤寧繫班資以礙升獎惟爾峴嘗與從父太師深犯蜂蠆毒螫之下太師沒焉爾之不回幸而能脫終超逆地來謁奉天列聖念功訪求太師之後有司昧蔽不以爾聞今朕將建東朝深思贊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道如爾峴吾何患焉可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

授顏宏式同州參軍制（開成元年）

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歎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宏式實真卿之孫永爲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

授顏溫鳳翔文學制（宣宗時與宋郁授廣東尉黃去惑授臨安主簿同一制中書舍人李褒行）

勅太宗文皇帝論學書骨力諭政化根源朕既達微言則思觀真蹟（謂宋氏）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謂黃氏）存忠烈之家以勵風俗（謂顏氏）三者皆吾夢想也而宋郁等進獻論列有以副焉丞（郁）簿（去惑）文學（溫）用酬其意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授顏蕘禮部郎中制（昭宗時中書舍人錢珝行）

勅前合州刺史顏蕘昔太師魯公拘在寇廷渠魁有危迫之問對以諸侯朝覲之禮奮發直言不屈端凝守正而沒理合之戒家廟爲先賢哉鉅人可謂忠而知禮矣今蕘行高學茂洪緒有承因太師之所爲遂以禮曹郎命爾用昭遺德且勉令修

請贖太師顏真卿歸朝疏　唐陸澤張薦（孝舉）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詬羣凶遂令脇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回舊穴蓋真卿義氣所激也真卿遠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戟之下吁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欲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恡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

案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爲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上疏云云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新唐書張薦傳）

請表太師顏真卿忠節疏　嗣曹王李皐（江西節度）

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璨王仕禹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埋於羅城西道南里幷立碑臣聽之未畢涕泗交流三軍對臣亦苦鳴咽且臣死王事子復父讎人倫常經不足褒異所悲去古日遠澆風蕩浮多苟偷生曾不顧節使忠孝寂寞人倫憔悴昨段秀實奮身擊泚首今顏真卿伏縊希烈庭皆啓明君臣發揮教訓近冠青史遠紹前賢夫日月麗天幽明向燭忠烈曜世回邪革心伏請陛下降議百寮退布九有刻石頌德告廟圖形使元壤感恩皇風澤物

爲淮西宣慰使鄭右丞祭顏太師文　穆員（與直）

維年月日某使某官某奉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顏太師贈司徒魯公之靈嗚呼天有晦明人有理亂當其厄運則有盜臣至乃憑寵肆凶竊權搆逆蛇吞虎噬擇肉中州天子思所以解將燎之焚拯方割之墊道開景命銷遏亂源惟公道冠四朝位先百辟望安社稷名動神祇期以日照天臨風清雨滌受命以出視途如歸嗚呼肇有君父孰如堯舜臣惟共驩子亦朱均稟沴而生雖聖匆化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矧夫禍亂之與蓋乘中否天之方稔公若之何獨立虜庭卒致君命激昂大義潛革寇心全道爲全天年非天期頤非壽得死爲終惟彼凶殘殲我明哲罪均僭逆怒發天人否閉未通鬱翳茲久上帝厭亂忠臣應期坐使鯨鯢化爲葅醢膚非精爽達於明神幽贊元勳昭蘇宿憤詔旌大節追冊上公寵以飾終禮惟加等某肅將密命敷播皇猷慰拊瘡傷勞勉忠義拜手天闕躬承德音命以觴牢備茲俎豆發於聖旨斯謂馨香公其降靈歆我明德尙饗

為留守賈尙書祭顏太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故太師贈司徒顏公之靈天寶季年幽都首亂生人流血中夏爲夷公守在一麾援絶千里居鯨之腹而刳其腸履虎之尾而拊其背率先大義以集中興歷事四君匪躬一致全德邁俗正詞與邦堯朝孔門兩造其極羿浞閼鬻東南不開帝謂師臣予厭征伐往以至化勝其凶殘於時公請老未獲蓋三年矣曾不俟駕豈公安車惟物之生善惡有性豺狼犬馬罔克相還天能生之而不能化況彼元惡逆成膏肓鍼藥靡攻仁智何及奉命所在顧身如遺奈何明神孤我積善帝念忠烈國思典刑棟折將壓哲萎安放嗚呼哀哉昔者仰挹重名退跂明德邈焉當代如望古今敬慕高風感歎大節卓爾不朽凜然如生巨猾殲夷幽魂招奉靈車歸路千里同悲永惟忠勳宜在祀典況臨執紼矧敢廢蘋蘩嗚呼哀哉尙饗

移顏魯公詩記　鄭　薫 子溥

顏魯公既用貞鯁爲元載所忌由刑部尙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概交感卽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詞韻淒激點畫斬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洎於大中之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宇敻閒局勝不固久爲飄暴薪牧所困一挑半剔往往洿缺余作鎭到此有客謂余者惜之立召工將王少儒領其部匠礱坦復匣移置於北望樓之西隅且以爲郡居之勝絶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之意無忽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宣歙池觀察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薫記

案地志謂左伯桃羊角哀皆燕人赴楚而死於郃陽郃陽屬同州過墓作詩當是至德二載十一月爲同州刺史時事鄭薫此記謂公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南經桃墓而作留元剛撰公年譜從其說謂永泰二年三月移佐吉州道出溧水有此詩愚謂桃墓應在郃陽是時公過潯陽書舊作於蒲塘客舍溧陽人傳刻之非一地也 辨見文集蒲塘辨

弔九江驛碑材文　晉江 歐陽詹 行周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何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 案魯公未謚忠肅當是文忠之誤 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昭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采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挐躍償與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游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階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采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坯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己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游江州稅於玆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卽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有文曰情違乃傷理悖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騭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名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覿於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碎碑記　德清 沈　顏 可鑄

乙巳歲（案是歲爲僖宗光啓元年）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久愆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小渚之間垂舟之介揭厲而獲碑爲介者異而告發而眎之字殘闕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內史（案臨江隸撫州魯公爲刺史非內史）顏魯公之文識者以爲公之牧臨川日所沈碑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輒碎敗而已會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碑也必將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沈之今予既不能文而補之寫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潛流俾後人覩是碑者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予亦敝人之善歟不然胡碎之而已余曰吁秦嬴政初併天下天下大定海內一統於是出行郡縣登諸名山刻石記功德焉及其仁政不修後之人語及秦嬴政者咸以爲虐君也堯舜無爲而治巍巍蕩蕩俾鑿井耕田者不知帝力歷於萬紀厥道愈光今之人語及堯舜者咸以爲聖君之至若峴首之碑睹者墮淚斯乃荆之人感羊公之德化故泣而思之設使羊公之德化不及於荆人則是碑也不能感荆人之泣矣且魯公之德業史傳載之矣遺俗傳之矣夫德業者病不著於當世豈病揚於後世乎苟魯公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魯公德業於後世夫如是碎之何傷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南豐曾鞏子固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將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布於市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公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費縣顏魯公新廟記

曹輔

唐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室宇庳陋歲月將圮祀典弗著神不顧享元祐六年洪農楊君元永爲邑之二年也建言於州曰按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蹟其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守杲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爲金城可謂能捍大患矣其後爲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賊手可謂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芘風雨願聞諸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祠知軍州事安定梁侯彥深下車未久起廢更弊州既以治睹是舉也而樂之即具以聞太常議典禮以上春官氏曰宜如請公之遠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於琅邪之臨沂孝悌里故今子孫之在琅邪者衆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言縣謂廟地僻左荒棘跨嶺谷

絶河澗者六七而後至祈自出緡錢買地祊河之東以徙置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曰史氏稱顏公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其信然今廟碑將立無文以刻之懼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夫子其毋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邾武公之後武公字顏其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孔子之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回以殆庶幾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祗悔之義以爲門人之冠其後衣冠不絶間出聞人然則公之知義明信道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之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君子處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權其義之輕重而已若夫義有重於生則不必幸其生生有重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魯公者學行內外充衍閎肆以發見於事業非獨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拒希烈之命不惑於死生之際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謂真知輕重大丈夫者哉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亂臣逆夫將消縮摧沮不復牙孽於其心矣楊君欲發明公之義烈以詔後世不諉於文學之士而猥以見屬豈以余爲知言哉乃爲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奥問博涵演擴充孝友施家發爲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讒口㹇貐往齒其鋒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於崑岡沸於百川杯水車薪勢且莫抗屹屹魯公忠誠是仗大義凛然奮袪首倡一清土門殺斬僞將十有七州同風順嚮力窮功隳英聲獨暢屹屹魯公不戒於剛婉孌媢嫉假手虎狠公在虓頑得困之義有嚴分守卒遂吾志屹屹魯公風於百世太山之祊魯廟翼翼孰作新之守令其職禋祀苾芬子孫是食惟廟暨孫有圮有息屹屹魯公與山無極

魯公仙蹟記

襄陽米黻元章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懾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於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氾水悦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於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冢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邪元祐三年九月余游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凛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於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迕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於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頹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吾又以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公之仙與不仙也孫承澤庚子消夏記

魯公爲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因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爲仙去之語以攄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爲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僞傳有旨公神色不變徐問旨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平生頗溺佛老常時或從陶八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偵矣王澍竹雲題跋

魯公之死希烈盧杞實主此議論者皆深罪杞此衆人愛魯公之意則可若論大義即非盧杞自必遣魯公當時廷臣公忠無若公者杞對德宗之言雖是小人害正然執議侃侃自是正論無論反與不反其不辱命一也衆人但

知愛公而不知公意正不如此故聞命即行既飲且躍上梁跳擲非輕也素位之理安其所當行便無入不得公於此時行乎患難而意實安之故遇險如夷而處之若素耳吾嘗論境無險易惟義所在義之所安雖險亦易無死生一也欲擇意所適雖易亦險亦無死生一也然則險易之間當何如曰視乎所擇（虛舟題跋　案虛舟二跋持論甚正既斥米氏神仙之說則後跋聞命即行下當節去上梁跳擲等語易之曰絕無顧慮）

唐書顏真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瑯邪臨沂居關中遂爲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故吳興人爲公立祠（案吳興之祠以大曆七年魯公拜湖州刺史在任三年人懷其德非以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之故也）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游吳與据此記是因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州今此搨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新廟記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年所刻据費縣志云真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瑯邪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君建言於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王昶金石萃編）

案魯公先世自十六代祖感以上居瑯邪葬臨沂縣西七里見殷亮撰魯公行狀十二代祖含遷居丹陽以下七世皆葬上元縣見公所撰大宗碑五代祖之推遷居長安則葬亦宜在長安其可考者公撰曾祖勤禮碑云歸窆於京城東南萬年縣寧安鄉之鳳栖原先夫人陳郡殷氏臬柳夫人同合祔焉撰兄允南碑云葬於萬年縣鳳栖原先塋之北撰兄幼輿碑云窆於萬年縣鳳栖原先塋西北夫人陳郡殷氏亦合祔焉撰弟允臧碑云歸祔君於上都萬年縣鳳栖原先塋之北撰從父兄杲卿碑云葬於京城鳳栖原先塋西北公父惟貞母殷夫人葬地雖無可考亦應祔葬鳳栖先塋其別葬者惟公撰伯父元孫碑云薨於絳州翼城縣丞之官舍葬於東京（今河南洛陽縣）鶴店東北高村原夫人新城縣君元氏故兆異穴而堋然則魯公先塋其地有四一臨沂一上元一萬年一洛陽而未聞有偃師先塋之說米記所謂歸葬偃師北山之先塋未知爲何代之塋也令狐峘撰魯公墓誌銘云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塋無葬偃師之說殷亮撰魯公行狀云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栖原之先塋據此自蔡州還柩時雖權葬河南亦襄城非偃師也公不應有葬偃師北山之事然廣輿記載山東費縣曲阜縣河南偃師江蘇句容縣皆有公墓而陝西之咸寧即唐之萬年反無公墓夫公墓之不應在費縣曲阜句容固不待辨而明矣獨偃師一墓僅見於元章此記

國朝乾隆十四年
高宗純皇帝巡省中州凡
鑾輿所經附近
御道之前代名臣忠烈先賢祠墓遣官致祭偃師之墓亦奉
特旨開列一體致祭而公墓遂定於偃師矣

又案後晉李石續博物志云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授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有厄如言即吉後爲盧杞所陷縊死希烈敗返葬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於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蠶頭鼠尾真得仙也此條爲米記所本蓋後人託爲仙者以神魯公不知公之足以千古者不在於仙不仙也南宮此記亦淺之乎視魯公矣

離堆顏魯公祠堂記

丹棱黃庚（子西）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二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型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二年予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予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公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

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之古之尙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之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名書之所載而祠之此昔人尙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遺跡而味其生平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元符三年春正月望日記

右宋馬存氏魯公離堆祠記也離堆有祠以公書在巖壁慕其忠節而立也巖故有石室爲二鮮于所居公與之游爲之書又志其墓其賢可知今數百年石室與巖刻猶存獨慨祠廢爲老氏居久矣分巡劉僉憲成德請復之進仲通叔明以並祀焉題曰忠賢祠俾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其爲風教助不小也正德戊寅中秋日監察御史吳郡盧雍謹識

案此記宋文鑑作唐庚撰明盧雍刻之於蜀其跋以爲馬存撰存字子才鄱陽人與庚同爲哲宗時人今從文鑑離堆在今四川南部縣唐宋新政縣地也

祁陽顏元祠堂記　許　永

大抵江山之勝必託諸偉人然後名顯而人樂之蓋江山雖人所樂而所樂非江山也祁陽浯溪湖外江山之勝者也有顏元遺蹟在焉士大夫過之未有不游游而未嘗不得所樂者以此紹興二十一年予守永州夏四月過祁陽乃始盡得所謂浯溪之勝者遠眺晴碧邇聆清瀨游倏往來文禽上下殆非人間世也道旁之碑屹然中立雄文妙畫焜耀心目徘徊而不能去者久之已而復謁二祠上兩旁風廟貌傾委懼將壓焉乃屬縣宰劉獬易而新之未幾獬罷去復以宰李和剛董其事事既告休以書抵予曰願有述也謹按唐天寶安史之亂河北諸州皆陷魯公以平原烏合之衆獨攖其鋒事雖不成其志有足嘉者晚節不幸爲姦臣所擠寧殞賊手不肯爲不義屈天下之人聞其風者皆曰吾魯公也而不敢名元次山與公同時以討賊功累遷水部員外郎代宗朝爲道州刺史疏徭賑乏道人懷之至爲立祠頌德後世稱次山者亦曰元道州而不忍名嗚呼是二公者皆千載人也使當時所植之草木尙在猶宜欽慕之況文章字畫之工乎自晉宋以來以書名世者多矣而魯公書尤爲世所愛重蓋忠義之氣感人之深者也次山之文無慮數萬言而中興頌獨傳天下亦魯公字畫有助焉耳由是言之字畫必資忠義而後顯而文章必託字畫而後傳其勢然也昔曾南豐爲魯公祠堂記取其名節而怪其溺於神仙之說謂不能概於聖人以予考之自古忠臣義士死必爲神仙若比干屈原伍子胥之徒皆爲列仙見於傳記次山雖於傳記無聞而舊說以魯公爲仙以是知懷義秉忠之士雖死而實未嘗死無可疑者故併書其說以告遊觀者使知此然後可以盡浯溪之勝不然未足以樂乎此也紹興二十二年十月日記

吉州顏魯公祠堂記　廬陵　歐陽守道 公權

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郡開國顏文忠公廬陵去長安二三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名猶可考然名賢罕有至者獨司馬公有名到於今稱使公不以謫故屈臨於此三百年鉅公大人吾州竟不一見邪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爲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始以僻遠爲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爲君子過化之邦天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相爲之也魯公未至吾州王朝故罕以名賢出使而士生於此土者亦不見其有人仕於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輩出文物彬彬矣是豈無故宋咸淳之四年古勳孫君洙爲州通判創公祠堂於廳事之西慨然謂某曰今通判唐司馬也洙聞州治自唐至今承平之地官府民居無遷改焉則魯公之爲司馬或者出於此矣西有古柏十二株洙選勝而建公祠焉蒼皮黛色與廟貌宜公平生勁直之氣其肯棲神其間也子爲我記之且自洙來此州人士每有談先賢者自歐公以下輒有若自奮而與齊者洙固願來者之如今然撥厥攸先此州諸君子皆魯公之遺風流俗也魯公事君有犯無隱慍於羣小之死不回此州諸君子之立朝不如此乎魯公遠謫所至安之流落復歸終不懲艾此州諸君子之去國不如此乎諸君子固無一不與公同者而公以八十元老殞於賊手高風勁節誰其儷

之乃有誓爲趙鬼折首剖心於金賊犯鄴都故相奉降款之時者天子聞而哀之面諭大臣直以唐某爲比夫綱常大義天下所同何公所屈臨之州特有此人若合符節也洙讀唐藝文志見公有廬陵集十卷又聞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留題在焉願一往觀而無暇夫公以謫來言澤有不得下於民者矣而徜徉山水遊戲翰墨士必有得侍公之杖屨書策者公聲名在天下想輿臺卒伍猶得以事公爲喜況爲士者乎況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湘水之南而忠潔之廟過者式之與起感發者不特以讀離騷而已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建祠以報而又永其勸也子記之某正襟斂容而對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古人所事之君父非有親愛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之忠臣孝子則泣下交頤古人所亡之家國非有痛切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亂臣賊子則髮上指冠是心何從生哉天理民彝無古無今發於卒然不自知其然也公之留吾廬陵甫兩年而去雖微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者在人目中人固忠孝之天見公矣況君又肖公之像凜然如生乎太史公書最喜言名節士平生經行之地每聞其人遺跡輒徘徊悲歎而不能去君於魯公如此其亦有以知君之心也祠既成宜有歌詞以迎饗送神某既奉命書歲月而又爲之詞曰公免豸冠兮出專城朝野熙熙兮寢五兵海波晏然兮伏長鯨斗柄無光兮搖欃槍羣飲熟寢兮公心驚密戒不虞兮寂無聲大廈瓦解兮一柱擎黃河以北兮我主盟我力不競兮敵愈勍歸見天子兮涕交橫終消惡運兮復兩京覆車不懲兮趨險傾誰塞言路兮蔽天明陛下孤立兮勢已成存亡一決兮臣常爭九關有虎兮邪可攖巴峽再徙兮廬陵行於撫於饒兮歲幾更天爲宗社兮留耆英白首召還兮非公榮有拂吾膺兮又屢鳴元老進退兮國重輕汝蔡難作兮詔公征婉愉勁折兮仗忠誠頑不我聽兮吾無生大罵希烈兮訶元平平生許國兮今結纓九泉相見兮常山兄精誠在天兮秋日晶下車惡逆兮春霆轟高風勁節兮照寰瀛何獨廬陵兮留公名儒者立志兮逮孺嬰我作廟祝兮因人情廟與古柏兮俱崢嶸公駕飛龍兮揚霓旌薦不敢瀆兮屏酒牲瓣香再拜兮酌以青原山水公以嘗味之深清公不留兮使我耿耿至夜魂營營

案誓爲趙鬼謂州人楊邦乂也邦乂爲建康通判金人陷城守臣率官屬迎降邦乂大書其衣曰寧爲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死之諡忠襄

浯溪書院記 節錄

元　眞定　蘇天爵　伯修

嘗讀元道州中興頌曰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顏矣人臣不可不知節義也夫食人祿而忘其君曾犬彘之不若矣當天寶全盛時中外公卿將吏可謂衆矣一旦遭值變故死封疆者僅杲卿盧奕等數人其不受僞官者則惟魯公一人而已何忠臣義士之難致歟魯公以區區之平原倡義討賊而河北諸郡復爲唐有賊不敢急攻潼關唐卒賴以中興者惟公倡之於其先也其在朝廷數進讜言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首率百官問起居元載請奏事者先白宰相又極論其壅蔽屢忤大姦而不少悔卒爲所擠以死嗚呼天之生材足周一世之用四方無事人材或不克顯及臨大節決大事則忠義材能之士始表見焉然則士可不以節義自重有天下者可不以賢材爲務乎

顏魯公文集卷十七

顔魯公文集卷十八

寧鄉黄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外集六

顔魯公文集序

宋新喻劉　敞原父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秖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尙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顔魯公文集後序

永春留元剛茂潛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己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渺然無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爲節義發而爲文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凛凛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餘事彷彿一二幾於晝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木自然之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則敬慕不能已者蓋重其所先略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矣觀其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陵熖勢抗言不忌上僕射爭坐之書詆英乂朝恩而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悌憤發萬世而下頽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俛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受替歸北幾至餓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固不如屬厭富貴者之適欲而公論則有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馥歿且不朽迺輩聲名與糞壤俱腐禍福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死非死公也乃擠唐於亡也以公之所試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寖尋不復振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所以識者未爲公恨而深爲唐恨也予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於此本朝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澤滲漉悠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以砥礪生民而家無藏本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乃以史傳諸書碑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捃亡補失其涉於公之筆而無攷則不敢及焉故書遺亡網羅未備尙俟後人按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有廬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爲禮儀使有禮儀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

刻顔氏告跋

留元剛

右顔氏告世傳魯公親筆或謂顔禺輩所書英風誼氣千載不磨所以興起人心爲世所重者要之不專以字畫論也華州刺史太子少師告舊刻於永嘉郡齋沂陽有薛王友蘭陵夫人告巴陵有刑部尙書告今以墨本合而模之勒於樂石

顔魯公文集序

明巴陵楊一清石淙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與衰端必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恆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夫節義苟歉文雖工君子無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弗若也節義弗若也當祿山亂作豺豕哮噬前無堅

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爲合之衆嬰賊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逡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從容狩蜀靈武受禪郭李卒成收復之勳要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其正色立朝公言直道屢斥屢復百折不屈以戕其軀公之節義炳炳震盪若是隻片語固當見重於世而況其高文大冊典則沉厚真足以昭示無極乎公之文初輯於宋人沈氏劉原父序之留元剛氏又續爲搜輯刻之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民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概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於公之存沒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公之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時國步雖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定國使究其用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播辱獨奈之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久且專蓋楊炎元載盧杞輩媢嫉於上而一二羣小又搆毀於下以成其私公徒抱孤忠躑躅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盧杞爲之也而唐之亡亦胚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於戲是固有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序公集而請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默顧是集未經較訂訛譌至不可讀誠得知言者釐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言

吳郡　都　穆元敬

顏魯公文集後序

顏魯公集有二予家舊藏本凡十五卷人間所傳又有宋東嘉守留元剛本視予家者十五而闕其三前有劉原父序云輯於吳興沈侯而不書其名字考之館閣書目謂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爲十五卷及觀元剛之序則云原父所序卽敏求集其刻於金石者而乃止十二卷何也按公行狀謂其佐吉州有廬陵集刺撫州有臨川集刺湖州有吳興集幷韻海鏡源爲禮儀使有禮儀集今墓碑所載惟禮儀集而新舊唐書列傳於公著述皆不載此殆作史之體然耶元剛復謂公所著書逸而不傳而其本有公文補遺及年譜行狀皆予家所無而予家本自和政公主碑至顏夫人碑十首又元剛之所未有此又何也舊本皆以詩居首今僭爲編訂以奏議第一表次之碑銘次之書序與記又次之而以詩終焉若補遺諸作則各從其類卷仍十五以符舊集之數而年譜碑狀列傳諸文別爲繕寫以附於後其間字之譌謬復爲校讎損壞不可讀者姑且闕之維公精忠大節皎如日星不俟贊頌予獨怪夫歐陽永叔曾南豐皆世之大儒君子永叔謂公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南豐謂公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而不皆合於理則又似知公之未盡者夫公之屢遭斥逐困於小夫其視人間真若有不足居而欲逍遙乎埃壒之表則神仙浮屠乃公之藉以游戲而欲釋其憤鬱不平者也世或又傳公死而爲仙以予觀之公之忠節固將與天地相爲久永神仙浮屠果足以累公也哉毗陵安民泰欲梓公集少傳石淙公既爲之序而復求予言予久用心於此因民泰之請不覺躍然遂爲書之

重刻顏魯公文集序

平原　趙　焯

平原古原郡轄也邑侯劉君來令是縣履封懷古遂購魯公文集重刻之嗚呼柳子曰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而況支覆障瀾崎嶇一節老死而不渝如魯公哉則其精貞義烈卽片言足遺太呂固不可使先生之手澤泯泯於棠愛之鄉也公之義績肇自平原鑄鼎唐祚人知唐業之中折復振不亡者爲郭李之精英有以留之而不知使羯胡鼓笳漁陽長驅河朔直擣隴蜀智不暇謀勇不暇斷則唐之爲唐豈可知哉唯公以一旅扼其吭喉使黠虜不敢捨公而西然後郭李得收之兵行之間則雖謂神堯之天下公以平原還之誰曰不然然當時之所以撫循敎督其民又可信矣至於今原人之諭及君父猶嘖嘖義形於色安知非公風化浸漬者深哉渺乎由之而不知所從來矣彼平時滋蠹荼漁獵之政而望臨難有仗節砥柱之貞載籍以還未前聞也則季世之守是已吾乃今然後知公精忠大義不止一連兵孤城而閒牘政模皆爲正氣威靈之貫注惜也吾不得炙公於儀模猶幸得聆嘉言於斷簡則公雖身陋希烈而義色昌詞今讀之尚凜凜如昨日事固足以廉立萬世之頑懦然則是編之刻也劉侯重有意乎余也生爲公之遺民亦厠民社之寄嘗思事無巨細靡非臣子之靖獻黽焉行不愧於公流風而惕乎恐墜而不前也日夜念之矣今

劉侯之屬余序也遂據吏書之亦以見願有執鞭云爾

顏魯公文集跋

麻城　羅樹聲

顏魯公忠義節烈大都聲稱自平原起至夫竟蹈白刃赴湯火以死靡非卒斯業耳故志士仁人道說魯公輒稱爲平原太守云乃平原故有魯公祠歲久傾圮過者欷歔山海劉侯思誠來遂捐俸拓基別開廳事一切爲之增飾已又蒐得魯公文集屬余查訂舛譌付剞劂氏以藏祠中使與尸祝共久鍥完復屬余以右史余謂文以足志倘浮於人徒飾羽耳魯公謝去年代遐遠而所爲剩語斷篇猶令人寶愛若麟角鳳尾然初宋敏求購爲十二卷益以元剛之補綴都公之家藏然後爲卷十五及覽劉原父留元剛暨楊太傅都少卿序言莫不仰止景則幸睹其手澤之遺而互有散亡蠹落之憾此無異以彼忠義節烈萬古如生讀其文想見其人眞足以磨頑而勵鈍矧忠節天植者有不曠世相感耶若乃尚友意微而諦取其餘唾則伭之禹而優之敖矣余謹按其重鍥之故而附以臆如此

重刻米元章魯公仙蹟跋

歙縣　鮑觀光伯達

陳眉公刻含譽帖有米元章書顏魯公尸解一段顏魯公若從兄顏常山皆海寧人五代時吳越武肅王遣官立廟於治南額曰雙仁祠光承乏茲土方重新廟貌得此帖不啻拱璧購佳手摹勒上石謹按常山公祿山賜紫袍退語長史袁履謙何爲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既而六日城陷賊殺其子其族二十餘人不屈賊縛公天津橋詈不絕口賊斷其舌含胡死魯公事載碑中祿山濁亂肅宗中興雖李郭翊運然而公與睢陽實維砥柱而許睢陽若兩公皆產海寧猗歟盛哉海寧勁氣鍾於若人卽魯公染翰一節亦復超絕一世憶癸丑萬曆四十一年北上遇徐碩菴先生向余稱魯公眞蹟有僧手唐箋一幅闊可尺三寸直尺七八寸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初看如絲不能識認諦視則筆法勁遒精神橫溢書尾記年月日積書十載則魯公筆也此碑元章手筆超絕前人王弇州先生稱其神妙如子路初見孔子氣象卽此一段纖細亦足想見乃公精神則其握拳透爪八十一猶然兩公顧可易及哉光伭佪遺象考唐書不能已已他日將別有刻也爲之銘曰唐室陵遲妖星頻猒二難撐之白刃不變我鐫斯文千秋如見凡百有位視茲靖獻

案魯公之先世爲琅邪人後還關中非海寧人其卒年七十七歲非八十一歲皆鮑氏誤記此跋刻於天啓四年在海寧雙仁祠記之陰

顏書編年錄序

黃本驥

書一藝耳無足爲魯公重魯公卽不能書一字之存猶足爲儒林墨寶況工書如魯公者在唐人中別樹一幟歐虞褚薛裴柳諸家石刻之存於世者皆不若魯公篇幅之巨碑版之多是可無一編以聚之而忍令其剝蝕於風霜榛莽之地敲火礪角之餘乎偶檢行篋得石刻如干種案年編次題曰顏書編年錄取昔賢跋語稍爲刪補以便觀覽此外石本未及目見者皆不備登俟博雅君子得是編而續成之以爲顏書全帙則石刻之存亡無足爲念而一藝之傳未嘗非論世作忠之助有石泐而文存者補註其旁以便快讀其文爲他人所撰及文爲公撰而非公書者皆不錄以是編專爲顏書而作也編成幷繪公像於卷端以志景慕又爲官履攷及世系書碑二表以備攷證云

顏魯公文集卷十八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十九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外集七

顏魯公官階考

本朝鎮洋畢　沅秋帆

唐書本傳載魯公遷轉官爵多誤今以行狀神道碑銘及家譜年譜與本傳互攷附載家廟碑之後

舉進士以新唐書本傳爲主下並同案本傳以此爲在開元中令狐峘神道碑銘云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等授秘書省校書郎殷亮行狀云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入高等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碑銘云天寶初行狀云天寶元年舉博學文詞秀逸科試上第授京兆府醴泉縣尉案碑銘行狀下並云授通直郎長安尉傳缺者非也留元剛年譜云唐會要所載諸科如文詞秀逸皆謂之制通直郎從六品朝散郎從七品年譜並載在天寶元年還監察御史本傳遷監院後公使河隴行狀云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蓋先使河東後使河隴其使河東爲天寶六載使河隴則七載也本傳於此下又云復使河東則八載更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也還殿中侍御史爲東都採訪判官八載之八月也魯公家譜以五月非是從行狀再轉武部員外郎行狀還殿中侍御史後九載又還侍御史本傳缺故云再轉年譜云判南曹出爲平原太守公之爲平原在天寶十二載年譜於十四載下又云轉兵部員外郎公既以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原不得於此再轉兵部且兵部即武部也年譜誤拜戶部侍郎碑銘云再領平原行狀云元宗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加河北招討採訪使　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碑銘云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授憲部尚書還御史大夫家譜云肅宗至德二載四月授憲部尚書六月兼御史大夫行狀云至德元載授憲部尚書二載正月兼御史大夫其日月不同年譜從家譜出爲馮翊太守　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行狀云改蒲州刺史充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貶饒州刺史碑銘行狀云乾元元年貶饒州二年拜昇州本傳不及昇州誤拜浙西節度使行狀云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都防禦使年譜云充浙江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江寧乾元元年爲昇州召爲刑部侍郎碑銘云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貶蓬州長史起爲利州刺史不拜還吏部侍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碑銘云移利州刺史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使行狀云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其移利州在寶應元年五月戶部十二月改吏部二年三月除江陵尹充荊南節度使八月轉尚書右丞十月傳敘次不甚明白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行狀云廣德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尋罷前命唯知刑部尚書事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碑銘云食邑二千戶稍異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還撫湖二州刺史行狀云大歷三年遷撫州七年除湖州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充禮儀使年譜云大曆十二年八月爲刑部十三年二月進吏部家譜以爲十二年十二月進吏部換太子少師領使行狀云授光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改太子太師年譜云罷其使薨贈司徒諡文忠碑銘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十一月歸葬冊贈上公諡曰文忠行狀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年譜從行狀本傳云年七十六年譜云年七十七異者傳用碑銘不從行狀故也案公以大曆十三年爲刑部尚書時年七十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薨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傳非也

顏魯公著作考

黃本驥

顏魯公著作舊唐書經籍志有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代宗紀云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上於朝至宋時已失三百四十四卷故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皆云十六卷宋避太祖祖敬嫌名改鏡作鑑又有禮樂集十卷真卿爲禮儀使所定殷亮撰公行狀云令門生左元輔編是集久佚杜佑通典載有代宗儀注一卷即十卷之一也又新唐書有定武成廟釋奠奏通典又有更定昏禮奏及今存文忠集所載請復七聖諡號狀論元皇帝祧遷狀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全唐文所載請除禪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皆是集中之僅存者顏氏家譜一卷宋史藝文志同云不知作者全唐文有公撰世系譜序建中元年七月作則是譜亦公所撰也宋史藝文志有歷古創置儀五卷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歷古創儀注又有顏真卿筆法一卷公撰張長史十二郎意筆法記今存集中其詩文集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有吳興集十卷公爲湖州刺史時作又廬集十卷公爲吉州別駕時作行狀作廬陵集臨川集十卷公爲撫州刺史時作行狀云左元輔編劉原父序云顏魯公文集十五卷公集至北宋皆亡吳興沈氏採掇遺佚編爲是集館閣書目云顏真卿集十五卷嘉祐中沈本又亡宋敏求編爲是集留元剛序云顏魯公集十二卷補遺三卷年譜一卷嘉定間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失其三卷因爲補之附以年譜宋史藝文志有顏真卿集十五卷即元剛本也元剛又集公書刻石爲忠義堂帖八卷越三年東平章嶸又續刻二卷今存者惟孫退谷所藏殘本至明代則有魯公裔孫永祚刻本錫山安國刻本其卷數皆依沈宋之舊而卷次則吳郡都穆重爲編訂又有山海劉思誠刻本

本朝康熙四十七年以公詩一卷聯句詩十九首編入御定全唐詩乾隆四十七年增採公文十有一首就安氏本編爲文忠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錄入

欽定四庫全書嘉慶二十四年復採輯遺文分爲八卷編入

御定全唐文他人表揚魯公書目宋史藝文志有殷亮顏真卿行狀一卷唐書藝文志誤作殷仲容辨見行狀後遂初堂書目有顏魯公歷官狀未詳作者

本朝鎮洋畢沅有魯公官階考顏氏世系表皆載關中金石記

顏魯公著韻海鏡源始末考

黃本驥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顏真卿以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上於朝（舊書代宗紀）

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顏真卿撰（舊書經籍志）

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為紙筆之資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鴻漸顏祭朱弁李萼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為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司詔所司藏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殷亮魯公行狀）

公轉湖州刺史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撫華撮要罔有不備為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令狐峘魯公墓誌銘）

真卿自典校時卽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篔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具四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崿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丞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輿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萼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魯山

杼山妙喜寺碑）

蕭存字伯誠賴士子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新書文苑傳）

顏太師真卿典吳興纂文編韻延納以修述之任（待載撰蕭存墓誌）

僧皎然字清晝姓謝湖州人靈運十世孫居杼山顏真卿為刺史集文士撰韻海鏡源預其論著（新書藝文志）

顏魯公著書依切韻起東字脚皆列古篆（皎然東溪泛舟詩自注）

案皎然有春日陪顏使君皇甫曾西亭重會韻海諸生詩奉和顏使君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詩奉和顏使君修韻海畢州中重宴詩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詩

顏魯公書韻海　右開大字朱書魯公作小字他人作蘇騊云在其父刑部尚書處（寶章待訪錄）

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真卿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非古法也（海嶽名言）

大曆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正月至湖州刺史任按杼山妙喜寺碑云大曆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士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之曰三癸又云自典校時著韻海鏡源未遑刊削壬子歲叨刺於湖公務之隙與沙門法海李崿陸羽褚沖湯某柳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脩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湯涉顏祭韋介左輿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茲山來年春遂終其事考之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公七年秋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己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已與羣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於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曰三癸嶙峋又曰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旣大歷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為壬子當終事於甲

寅之春也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留元剛魯公年譜）

顏真卿韻海鏡源十六卷（崇文總目）

顏魯公爲韻海鏡源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來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困學紀聞）

顏真卿韻海鑑源十六卷（宋史藝文志）

案韻海鏡源本三百六十卷至北宋時已失三百四十四卷故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皆就僅存之卷著錄藝文志鏡作鑑係宋人避太祖祖諱敬字嫌名所改元史官因之耳

韻海樓在湖州府治後因唐顏真卿得名按真卿著韻海本在杼山後人慕其事而名此樓耳（湖州府志）

案留元剛撰年譜云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府志謂後人慕其事而名之者非也

顏魯公湖州賓客考　黃本驥

袁高（字公頤東光人浙西觀察使）　陸羽（字鴻漸竟陵人太子文學）　李崿（字伯高趙郡人時爲湖州防禦副使終盧州刺史）

褚沖（字士和長城人國子助教）　湯清河（大理評事案湯君名所傳各異辨見文集杼山碑內）　柳察（太祝）　潘述（長城丞）

裴循（長城尉）　蕭存（字伯誠蘭陵人穎士子常熟主簿）　陸士修（河南人嘉興尉）　殷佐明（字正）　劉茂（魏縣尉）

盧鍔（括州錄事參軍）　韋寧（江丞）　朱弁（壽州倉曹）　裴郁（起居郎）　蔣志（秘書郎）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時爲大理評事終潭州刺史）

魏理（大理評事）　沈益　劉全白（膳部員外郎池州刺史）　沈仲昌　陸向（攝御史）　沈祖山　周闐　邱悌（司議）　沈咸（臨川令）　張薈（陸澤人）　張著

韋衛（著弟右衛兵曹）　張薦（著弟字孝舉終工部侍郎）　張蒍（薦弟）　權器（蘇州人時以校書郎爲湖州判官終戶部員外郎）　韋桓尼（與平丞公之妻弟）

楊遂初（以下皆魯公後進）　崔宏　楊德元　胡仲　湯涉（杼山碑云南陽人魯公行狀云吳人）　韋介　左興宗　周愿（汝南人終兵部員外郎）　沈殷　李莆　房夔　崔密

崔萬　竇叔蒙　裴繼　皎然（字清晝湖州謝氏子杼山僧以下方外二人）　法海（上元人殷氏子殷亮撰魯公行狀作智海）

顏渾（太子通事舍人以下魯公族人）　顏粲（魯公靖居寺題名作粲公之從子也）　顏策　顏暄　顏超　顏峴（永穆丞超峴皆公從子）　顏頗（公長子家廟碑作頵）　顏顧（公次子家廟碑作碩）

右五十八人見杼山寺碑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待詔翰林時爲道士）　強蒙（處士善醫）　范縉　王純（避憲宗名改紹魯公字之曰德素萬年人時爲武康尉終寧武軍節度使）

王修甫　左輔元（撫州人秀才）　史仲宣　裴幼清　柳淡（字中庸河東人洪府戶曹參軍）

楊憑（字虛受宏農人終京兆尹）　楊凝（憑次弟字懋功終兵部郎中）　耿湋（字洪源河東人右拾遺大曆十子之一）

陸涓（吳人陽翟令）　皇甫曾（字孝常監察御史）　裴脩（梁縣尉）　康造（會稽人湖州推官）　李觀（字元賓贊皇人終大子校書郎）

房益（武康人監察御史又滑語聯句有李益按李君虞貞元末始以詩名於時不應大曆初即與魯公詩會當即房益或沈益之譌）

釋塵外（自號北山子）　喬（缺名）　（缺姓）伯成　顏顓（以下三人魯公族子）　顏項　顏須

右二十四人見聯句詩

裴澄（江東人與修韻海）

右一人見殷亮撰行狀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隱士自號元真子作漁父詞）　徐士衡　李成矩（二人與魯公和志和漁父詞共成二十五首）

右三人見續仙傳

顏魯公生卒葬地考　黃本驥

魯公生年今無可考當據卒時逆推然公之卒年記載各異舊唐書德宗紀云貞元元年正月癸丑始聞太子太師魯郡公顏真卿爲李希烈所害新書紀云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新舊二書魯公本傳皆云與元元年八月三日希烈使閹奴等縊殺之新舊兩史既已傳聞異辭令狐峘撰公神道碑以當時人書當時事其說似可憑信前云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於蔡州之難後云貞元初希烈陷汝州公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卽令狐氏一人之說已前後互異貞元改元在興元之後既以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卽不應於貞元初遇害於汝州宋留元剛忠義堂帖有公書移蔡一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其帖爲正月十九日書若公歿於興元元年不應書是帖於明年正月則兩書本傳及神道碑皆誤矣貞元元年正月爲丁酉朔癸丑乃十七日是帖書於十九日不應十七日已訃聞於朝則舊書本紀作正月癸丑亦誤矣殷亮撰公行狀云貞元元年王師復振賊慮蔡州有變其年八月二十四日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貞元元年八月爲癸亥朔二十四日爲丙戌行狀所載與新書本紀正合則其卒當爲貞元元年八月

十三日乙丑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訃於朝也舊書德宗紀與元元年十一月劉洽曲環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初公爲希烈所留置於汝州至是挾以之蔡故自汝移蔡爲貞元元年正月事趙德甫金石錄云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遇害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歿於興元元年疑新史誤按公實卒於貞元元年趙疑新史誤不知舊史及德宗實錄作興元元年者皆誤也惟留元剛魯公年譜最爲精確其說云考之遺蔡帖貞元元年自汝移蔡行狀及嗣曹王皋柳珵常侍言旨並云是年八月賊命辛景臻等於蔡州龍興寺縊公明年希烈死陳仙奇歸公之喪則舊史紀傳不但書公之死先後失次而平蔡歸葬之年亦復差互令狐峘固自戾其說而通鑑復取諸舊史何邪新史當必見行狀與移蔡之帖也其年壽新史及神道碑皆云七十六舊史及行狀皆云七十七按大曆十三年公年七十爲刑部尚書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由貞元元年逆推而上七十七年則其生當在中宗景龍三年其歸葬之期當以神道碑所載貞元二年蔡州平冬十一月旬有三日歸葬爲得其實顏氏族葬之地在京兆萬年縣今陝西咸寧縣寧安鄉鳳栖原見於魯公所撰碑記者自曾祖勤禮即葬其地其妻殷柳二氏祔焉公兄允南弟允臧皆祔於其北兄幼輿及幼輿妻殷氏亦祔其西北公父惟貞之卒曰葬地公撰家廟碑皆未及載公弟允臧生於開元二年則公父之卒在二年以後其時爲薛王友卒於京師則其葬亦當在關中祖塋公母蘭陵郡君卒於開元二十六年其時公兄允南爲右武衛兵曹公爲校書郎皆京職其母當卒於京師而葬亦當祔惟貞之墓神道碑云嗣子碩奉喪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原即鳳栖原祖塋地也今傳公墓在河南府偃師縣偃師在唐隸東都公卒於蔡州何以不歸葬關中而乃別葬於偃師墓誌又云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道中謁者弔祭則公葬萬年祖塋爲確偃師之墓據米元章所記南海寄書事甚荒誕不知何以流傳至今而關中之墓反湮廢失傳乾隆十四年
高宗純皇帝巡幸過此遣官致祭而偃師之墓遂爲中州掌故矣又按宋史禮志元祐六年詔以沂州費縣顏真卿墓載在祀典而廣輿記又載曲阜句容皆有顏魯公墓是魯公不應有墓在費與曲阜句容其說皆不足據也

顏魯公祠廟考

黃本驥

顏魯公祠廟所在有山東之沂州府郯城縣費縣平原縣江蘇之句容縣河南之汝陽縣陝西之同州府浙江之湖州府永嘉縣額曰懷忠江西之撫州府南城縣廬陵縣又建昌府之麻姑山四川之蓬州又南部縣之離堆額曰忠賢又江西之鄱陽縣有顏范祠以公與宋知饒州軍州事范仲淹合祀湖南之祁陽縣有元顏祠以公與唐道州刺史元結合祀浙江之湖州府峴山有三賢祠以公與宋州守蘇軾王十朋合祀後增入晉王羲之謝安梁柳惲唐杜牧宋孫覺明陳幼學爲九賢祠又霅溪上有四賢祠以公與羲之安軾合祀海寧縣有雙仁祠以公與常山太守杲卿合祀直隸之元氏縣白石山有三顏祠祀杲卿以公與杲卿子季明祔其沂州府郯城縣費縣及曲阜復聖顏子廟東廡
國朝各設奉祀生以魯公後裔一人承祀

案宋人魯公祠廟碑記惟曾鞏記在撫州曹輔新廟記在費縣黃庚離堆祠記在南部許永元顏祠記在祁陽歐陽守道記在吉安今皆採入集中其在湖州者尚有嘉祐七年知州事澶淵張田字公載所撰祠堂碑北山程俱所撰懷忠辭三章及開禧三年知州事王炎續撰懷忠辭一章今未見

顏魯公文集卷十九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外集八

雜紀

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兇張巡姚誾之守城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舊唐書忠義傳序）

漢諸葛忠武侯唐杜工部顏文忠公韓文公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朱子王龜齡集序）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謟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朱子跋程沙隨帖）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憾切骨是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己或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憾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貞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洪邁容齋隨筆）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王應麟困學紀聞）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爲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同上）

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幷力可也咎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相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胡三省通鑑辨誤）

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常伯謂尚書魯公爲工刑兩部尚書）會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同上）

案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三年正月魯公嘗三上章乞致仕不許其時公年方七十則非戀職者可比此論似尚未確

真卿守平原首倡討賊之義應之者相繼而起唐之不亡真卿之力居多（陳仁錫鑑評）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往往擯棄偏方閑地及其亂也忠良獨受其害彼容身取位者皆鳥獸散矣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致死乃其所不識之人及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至丁亂亡始憐而惜之夫復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秀實死真卿尚無恙也徒惜秀實不及用而於真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何孟春餘冬敘錄）

奸人之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爲不根之言無對之謗以相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辨之惟陽託公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

無以自白此奸計之所以易行也盧杞之惡張鎰也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顏真卿也謂三朝舊臣名重海內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其惡李揆也謂諳練故事會盟吐蕃則他人不敢辭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爲之出且爲之死矣何其術之巧而易也噫非明君其孰能悟之德宗之愚而弗覺也無怪已（同上）

寫真堂在杼山唐顏真卿建（湖州府志）

顏真卿於杼山上起謝臨川寫真堂（晏殊類要）

謝靈運官臨川內史嘗游寓吳興相傳謝村福田寺其故宅也僧皎然自稱靈運十世孫想寫真堂魯公爲皎然起耳（石柱記箋釋）

東還館在湖州府城東六十里本名太湖館唐開元中刺史張景遵建大曆中刺史顏真卿以其在舊東遷縣地改今名（湖州府志）

霅溪館在湖州府治南梁太守蕭琛改與國寺爲白蘋館唐開元中刺史韋明敭改爲開政館大曆中刺史顏真卿改今名（同州上）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采白蘋因以爲名也前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年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爲刺史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

案白蘋洲之有亭始於魯公其分建五亭曰白蘋曰集芳曰山光曰朝霞曰碧波則始於開成三年刺史楊漢公自記爲楊而作也今節錄其文附入顏集以志斯亭所自始

芳菲亭在湖州府治東南刺史顏真卿建（湖州府志）

白蘋洲上有顏真卿芳菲亭（太平寰宇記）

温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新唐書温大雅傳）

魯郡公顏真卿守平原温佶杖策往謁雲風類隨忠氣合發（牛僧孺撰佶神道碑）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新唐書韋丹傳）

韋丹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韓愈撰韋丹墓誌）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韋丹父政雖丞丹爲魯公甥孫則政乃公之壻也

王紹京兆萬年人舊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焉顏真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舊唐書王紹傳）

王紹少以厚實爲士友所重顏魯公守湖州時特器之表爲武康尉（李絳撰王紹墓誌）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少精史傳顏真卿一見歎賞之（舊唐書張薦傳）

權皐德輿父也顏真卿表爲浙西行軍司馬（唐書卓行傳）

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韋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舊唐書韋陟傳）

案新唐書杜甫傳云會宰相張鎬救解甫得免死然則魯公訊斯獄與甫無恩甫稱詩史於祿山事言之甚詳獨平原喧赫之功無一語及之

穆寧河內人攝東光令初佐採訪巡按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反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閒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爲衞君乎更無他辭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亂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追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控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舊唐書穆寧傳）

唐幽州復舜廟頌貞元十二年韋稔撰顏頵正書并篆（金石錄）

顏頵書畫端莊殊有父風（王惲秋澗集）

案頵魯公次子也

唐鄧州文宣王廟碑顏頩書（墨池編）

案頩魯公弟允臧第二子

唐晉祠新松記元和元年令狐楚撰顏禺正書（金石錄）

案禺允臧第三子

唐河中府鸛鵲樓記顏防書（金石略）

貞元四年麟德殿宴羣臣詩顏防書（金石錄）

案防魯公族子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

原书缺此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璦維揚參校

書評一

總論

聖祖仁皇帝御論云史稱顏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咸曰魯公而獨爲權奸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竟被賊害觀其赴火罵逆何其烈也平生善正草書宋祁稱其筆力遒婉今披閱遺蹟凝重沈鬱奇正相生如錐畫沙直透紙背覺忠義之氣猶勃勃楮墨間朕重其人益愛其書不啻逾於球璧矣（佩文齋書畫譜）

顏真卿少有詞藻尤工書（舊唐書本傳）

顏真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新唐書本傳）

後人論書歐虞褚皆有異論至張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新唐書張旭傳）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李肇國史補）

公貧乏紙筆以黃土掃牆學書字攻楷書絕妙（殷亮撰行狀）

案以黃土掃牆學書魯公父惟貞與伯父元孫事也見公撰家廟碑豈公亦嘗效之邪

公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令狐峘撰墓誌銘）

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懷素自敘）

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彤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旭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顏公於是倘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豎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顏公脚唱歎久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無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也（陸羽懷素傳）

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案魯公未嘗爲太保保當是太師之誤）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陸羽論徐顏書）

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常接游䢵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魯公贈懷素上人序）

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魯公自書帖）

真卿嘗作筆法十二意盡備師資之學其正書足以垂世　顏真卿忠貫白日識高天下其書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頴元魯山銘之深厚種種不同　御府所藏顏真卿書二十有八旌節勅（以下正書）顏允南父惟貞贈告顏允南母商氏贈告潘丞竹山書堂詩朱巨川告踈拙帖爭坐前帖（以下行書）爭坐後帖送文殊碑文帖頓首夫人帖與李光顏太保帖蔡明遠鄱陽帖劉太沖帖劉中使帖開府帖盧侯帖瑤臺帖篆籀帖中夏帖湖州帖送書帖乞米帖乞脯帖縑緗帖馬病帖送辛晃序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祭姪季明文（宣和書譜）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

顏太師以書自娛晚年嘗載石以行鑿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鑱石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於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世或謂公以書流傳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大抵於其所嗜必傷至其所甚蔽則賤理之必然者也（廣川書跋）

唐人書有神品妙品能品神品三人顏真卿楷張長史草李陽冰篆（朱長文續書斷）

魯公嗜書石大幾徑尺小亦方寸碑刻遺蹟存者最多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頴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點如墜石畫如夏雲

鉤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　鍾張羲獻之徒以奇筆唱士林天下獨知有體勢豈知有原本惟顏魯公作字得其正爲多雖與說文未盡合蓋不欲大異時俗耳墨池編

魯公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

魯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集古錄跋尾

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難復措手　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化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蘇東坡論書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耳九方皐得千里馬於沙邱衆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牝而驪者也　顏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　書法自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爾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乂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季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爲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爲第一　按瘞鶴銘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　瘞鶴銘惟顏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黃山谷論書

顏真卿書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弓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撆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書出於褚也夫真蹟皆無蠶頭鼠尾之筆與郭知運知運當作英乂知運英乂父也爭坐帖有篆籀氣頗傑思也米元章論書

案此條亦見張邦基墨莊漫錄

顏魯公真行書鋒絕劍摧驚飛逸勢呂總續書評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沈作喆寓簡

余少時喜學曹孟德書時劉共父方學顏真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誚之共父正色謂余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嘿然亡以應是則取法不可不端也朱文公語

案曹孟德書是隸字世無傳本朱子從何處學來朱子書傳世者亦無隸體此不學者託以風世耳若云說本朱子余不謂然

友人林思源近得顏魯公真蹟一卷其文前後脫落字尚完整持以示予予曰此非魯公不能書也其用夫隸書灑進法乎今之人但求形似之美譬如美女徘徊花月之下遇者孰不歎稱其視頎然古君子高情古貌放浪蒼松喬柏間知之者幾何人哉思源其謹藏之伺識者然後出焉林右公輔集

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真書耳唐人所謂經生字也王肯堂鬱岡齋筆麈

魯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而筆正者世人乃欲以塵埃婑媠之姿追蹤紙墨之間遠矣晁補之雞肋編

唐張顛觀飛蓬驚沙公孫大孃舞劍器懷素觀雲隨風變化顏公謂豎牽法折釵股不如屋漏痕斯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雷簡夫江聲帖

顏魯公平日運筆清活圓潤能兼古人之長米海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

失以孔門方之真有回路二子之別 吳寬評書
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西臺輩以行爲真 姜夔續書譜
二王顏坡之中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况於工乎二王書之經也
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 郝經論書
勒字顏法也描字虞永與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右軍法也 李君實記米元章對徽宗語
案墨莊漫錄載米元章對徽宗語云蔡襄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刷字也此君實記語所自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　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也 王世貞藝苑巵言
案書家曰顏筋柳骨語本范文正祭石曼卿文
唐賢之資褚柳標幟論乎學力陸顏蜚聲 項穆論書、
童子八歲至十歲學楷書其法必先大而後小如顏魯公大唐中興頌東方朔碑按此二碑當薄紙鉤出填作墨字稍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 豐道生學書法
朱文長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魯公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擘窠大書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遒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今人竭力倣者但得其遒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楊慎丹鉛錄
藁草書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疎密隨宜如顏平原坐位祭姪二帖是也 趙宧光論書
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藴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
張長史旭傳書法於顏平原真卿真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 解縉書學傳授
顏真卿書五丁鑿路柳公權書一夫開山 解縉續書評
米元章稱顏柳挑踢用意大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嶽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 懷麓堂集
顏魯公每游名山必刻己姓名一置高山之巔一投深谷之內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爲真正此見書終以楷爲重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故袪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乎宋人謂魯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深知魯公者也宋人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爲極則也 庚子銷夏記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美雙傷在人自擇耳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有詩於子美書於魯公非虛語也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豬當之皆成偃筆癡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能解也　書法惟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 畫禪室隨筆
自宋以來倣顏書者多以雄厚勁健求之此但得顏之貌耳東坡元章皆謂顏出於褚以褚法求魯公乃得神解魯公書宋廣平及郭太保廟碑於褚法流露爲甚二碑皆魯公極烜赫有名之書余此書取郭太保三分宋廣平碑七分令其寬平駘宕無魯公平時方勁拙滯宿習亦不令其圓熟落佐史氣格以此倣魯公或亦微有契耳 虛舟題跋
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無佳處正如乂手並足如田舍郎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真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

右軍之後一人而已墨池璅錄

案自來論魯公書者毀譽均過其實譽之者以爲得自義獻父子或以爲師法褚河南毀之者以爲乂手並脚如田夫或以爲肥重似蒸餅卽米元章一人已倏毀倏譽迄無定論推其致毀之由因學公書入手者多學之不善遂致癡肥板重臨摹數日皮毛盡得滿紙俗塵其遒婉處白首不能神似也余既歷徵各家心得之言而以墨池璅錄所引訾議之說附錄於後爲學書者戒非於公書有異議也況公以書傳書以人重豈一藝擅長者所能幾及哉趙松雪書非不佳至謂爲右軍以後一人而已則非臨池公論也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爲開歐虞之體碑陰則顏書所自出也此語未經人道附識於此

張仁蘊德政碑

第七百七十二周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齊處仲撰顏真卿正書長壽三年四月金石錄目

右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顏真卿書按魯公雖嘗爲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爲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金石錄跋

案年譜魯公以天寶元年十月授醴泉尉重書此碑當在是時年三十四歲魯公宦跡所至如德州之東方朔畫贊亦舊碑重書者然有文記其年月此碑無記故趙德甫以有姓名同者致疑若謂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公罷醴泉後始與張長史旭講求筆法至天寶五載作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書學始大進此書作於未師長史之前宜其筆法與他書不類也

郭虛己碑

第一千三百唐工部尙書郭虛己碑顏真卿撰幷正書金石錄目

郭虛己太原人官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幷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諡曰獻魯公文集

郭揆碑

第一千三百一唐河南府參軍郭揆碑顏真卿撰幷正書天寶十一載三月金石錄目

郭揆字㠯宰虛己子也官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天寶八載卒年二十四魯公文集

多寶塔感應碑

第一千三百三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正書天寶十一載四月金石錄目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晝蹟尙如新也金石錄跋

多寶佛塔碑極言建塔光怪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主崇信之篤賜予寵賚之隆魯公又爲大書而深刻之今千有餘年家畜人有其見重於人蓋不但如予之所取以魯公之大節名書而已佛之道果足重無窮哉葉盛菉竹堂稿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碑今在陝西西安府學金薤琳琅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弇州四部稿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澀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苦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賞邪余故聊爲淵泉道破必且能爲我下一轉語也蒼潤軒碑跋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於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稍遜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石墨鐫華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收置一本庚子銷夏記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畫禪室隨筆

有宦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爲然所以經久不模糊此是魯公最匀穩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真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腕著案書案亦大有力倚此爲牆壁則旋折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率師此亦以其有牆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書畫跋跋

魯公書前輩多推宋廣平碑與爭坐位帖而楚金感應碑則在所痛貶余謂廣平爭坐未嘗不佳然求其始終一貫無一懈筆則莫有過楚金者以魯公全力所在故也當世善本惟金子見素家所藏宋搨宋裝號爲第一此雖不及金本然魯公全力所在絲毫不失而紙墨亦舊是亦余家顏碑第一矣子孫其寶之毋失鐵函齋書跋

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神便足爲二王繼別得見真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刓弊之懼壇長所藏尚有風神是百年舊搨宜珍視之予所覩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宋搨本而外未有過此也　書至陳隋如智永丁道護漸趨匀整入唐而歐虞加之嚴肅非天下由分裂而之太平魄兆於人文者乎褚公趁姿媚而少跌宕然永徽之後又可覩矣顏出於褚而仍還匀整不可謂之不善變也況豐碑與小字不同上下左右必如造陵雲臺稱平衆木使輕重無錙銖偏負乃成章法邪米顛横議至云公真書便入俗品自歐虞以下悉謂其安排費工由是恣爲傾欹楷法蕩盡又云開元以來始合時君所好字體肥俗虞書今已不見唐刻歐書體方固未嘗瘠也丁道護書多肉顏公頗與之近長短肥瘠如質文相循環豈容舉此一碑爲顏公早年書世人猶有以米顛論獻疑亦未折其衷矣近歲撲搨日刓且惜工價木強無神明壇長二兄所收乃祕閣散出宋本結字之血脈用筆之收放纖毫不失本真平日窺尋所得必有愈出不可窮尚勿靳爲我告之何義門題跋

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徧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孔子廟堂碑亦同時書斷蝕已久僅存數十字矣此碑書法腴勁最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爲工獨此碑腴不賸肉健不賸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姿媚含變化正其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王元美論此碑謂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使之恨是則固然然近世學顏書者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潤導之正須從此覓指南車爾有明內庫所藏宋本亦嘗見十許冊大約皆同時搨字畫風神纖毫不失惟以墨法老嫩之間微分優劣爾如此本之墨光如漆古香滿紙向之所見無第二也嶰谷吾友遘此殊絕過吾九龍山齋出以示我獨不畏見者豪奪乎嶰谷慎之虛舟題跋

魯公之書模楷百代獨此碑後人尤嗜之幾於家有一本矣康熙中石斷缺佛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七字損歸我無空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予所藏者尚是百餘年前搨本較之近時搨者鋒穎猶存真可寶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多寶塔碑書者顏真卿結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兵部尚書一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元年改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曰武部此碑正立於十一載四月則其時新改夏官爲武部也尚書上加判字史志未詳其制据兩唐書顏真卿傳則其時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是所謂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尚書也新書傳真卿被害在興元元年年七十六舊傳云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三年是書此碑年已四十四虛舟以爲少時書者約略之詞耳金石萃編

案是碑及夫子廟堂記殘碑皆徐浩以隸字題額金石萃編誤爲篆額引新

唐書浩署府時辨篆符之妄以爲兼工篆書之證蓋未見是額不知其爲隸也天寶三年始改年稱載碑中天寶元載二載蓋撰文者追改非朝令也碑首題曰西京千佛寺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改雍州京兆郡曰西京卽今西安府治也石墨鐫華謂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長安志興平爲西京屬縣其地無千佛寺亦不言有是塔移立之說未足據末記建碑之日爲四月乙丑朔二十二日戊戌是丙戌之誤當以夫子廟堂碑爲正魯公署銜曰判尙書者以武部員外郎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金石萃編疑之誤矣萃編謂是時公爲東都採訪判官當云判採訪此碑何以云判尙書不知天寶八載公以殿中侍御史爲楊國忠所忌出爲東都採訪使蔣冽判官此外官也十一載再轉武部員外郎則入爲朝官矣安得復判採訪邪又魯公書碑時實是四十四歲其卒則在貞元元年八月年七十七歲萃編謂卒於興元元年者亦誤也

夫子廟堂記殘碑

夫子廟堂碑唐程浩撰顏眞卿正書徐浩篆額碑在杭州文廟古而妙碑頗小尙無恙宋釋夢英重寫刻石於西安學字徑寸碑帖紀證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顏眞卿書又有云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可知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鉤磔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以俟考石墨鐫華

此文載於唐文粹爲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曆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元刻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邪又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邪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金石文字記

此文浩以大曆二年作於扶風魯公曾書此於湖州華州有之非也疑後人僞作關中金石記

此碑文凡五百四十餘字今存者連銜名祇七十一字文存十之一耳檢唐文粹刻本有此文錄補成篇文粹載此文題曰扶風縣文宣王廟記撰人爲程浩今碑題與程浩名俱不存但存顏眞卿書及徐浩名徐浩必是篆額者也顏眞卿結銜存員外郎三字以本傳考之眞卿之爲武部員外郎在天寶初年此後未嘗官員外郎然此文末題大曆二年文粹所載要非無據未敢斷以爲誤也文云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則此文專爲扶風縣之文宣王廟而作魯公不應又書之於湖州至湖州之無臨安縣與杭州臨安縣之見無魯公書此皆夢英之誤記又不足深論總之此碑文爲程浩作固無可疑其書碑結銜與作文之年不合當必有傳刻託名之誤而碑在華州則或是殘石易於轉徙未可知也金石萃編

案此碑程浩撰文顏魯公正書徐浩題額建於天寶十一載四月原石久裂僅存華州王氏所藏殘石賴有元賈度重摹本尙存當日碑式碑高僅二尺廣僅一尺五寸連題款十有七行行二十五字首行題夫子廟堂記五字二三四行皆低四格書駕部郎中程浩撰爲一行朝議郎判尙書武部員外郎瑯邪顏眞卿書爲一行朝散大夫檢校尙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爲一行第五行另起書浩文二百四十六字第十六行文末接書唐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二日丙戌建金石萃編所載諸家考辨皆未見賈度摹本故以唐文粹所載大曆二年扶風縣文宣王廟記爲眞而疑華州殘石爲僞今案是碑凡有四刻一唐天寶十一載刻卽程浩撰而魯公書者一大曆二年扶風縣學刻文宣王廟記前半篇卽用此文亦題程浩撰正書無書者姓名增入扶風古縣也以下二百八十七字文筆與前半篇絕不相類程浩於天寶十一載與顏徐同爲部官至大曆二年相去十有六年矣不應仍以駕部郎中題銜則此文後半係扶風人增入文粹則據碑本採錄也又寶刻叢編引集古錄目有大曆十四年七月立馬璘新廟碑亦程浩撰魯公書浩銜題曰禮部郎中魯公銜曰吏部尙書可見大曆二年立碑程浩仍署駕部舊銜之爲僞託矣又金石萃編謂徐浩未嘗爲都官郎中豈未見多寶塔題銜邪又偃師學有貞元十五年張式撰徐浩神道碑云遷金部員外郎轉都官郎中正在天寶時並正於此一宋太平興國七年釋夢英重書浩文刻於西安府學一元至正元年太平路總管賈度重摹魯公書刻於所部今扶風西安二本及賈度摹本俱存惟魯公原刻未見据夢英跋云此記元刊在湖州臨安縣湖州無臨安縣固

夢英誤記即碑帖紀證云在杭州碑尙無恙又豈可盡信邪天寶十一載程浩與顏徐二公同官京師撰書此碑不應遠刻於杭州今杭湖二州皆無是碑而斷石乃出於華州土中則此碑當在華州卽殘石易於轉徙亦應在長安爲近是夢英所見賈度所摹皆華石未斷時拓本也碑帖紀證則据傳聞而載之非目見也扶風人增入之二百餘字其云浩自帝鄉薄遊鳳翔亦託名浩作以自重耳其實浩文止魯公所書之二百四十六字也關中金石記疑華州殘石爲後人僞作今以賈本校之行格正合作僞者不能如是之不謀而合石墨鐫華云字法雖嚴正而鉤磔處不及魯公他碑今以多寶塔碑校之字體大小正同而神氣亦無稍異賈本載勒石年月二十一字與多寶塔碑全同可見二碑書於一日惟多寶塔碑廿二日丙戌誤作戊戌此碑作丙戌爲是金石萃編引通鑑四月是丁丑朔非乙丑朔其說亦誤附正於此幷摹賈刻於後以存碑式華石存字正寫賈刻原文旁注

夫子廟堂記

駕部郎中程浩撰

朝議郎判尙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尙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夫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用和鬼神以饗道不可筌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禹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捨之而亡昔吾於宗周今泰

於

皇唐不然何耀袞而裳垂珠而王者矣唐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二日丙戌建　此本得之冀寧廟學至正改元三月吉日正議大夫太平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賈度摹勒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二

寧鄉黄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二

東方朔畫讚幷碑陰記

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廟在縣北四十里唐大曆中刺史顏真卿重鐫夏侯湛讚碑見存太平寰宇記

案碑今在濟南府陵縣在宋爲安德縣屬德州天寶十三載魯公爲平原太守重書是讚非大曆中

東方朔畫像讚臨川志云晉夏侯湛作初碑在德州天寶十三載平原太守顏真卿作大字勒之他石全碑在宜黄富民家凡爲石六丈高一丈五尺輿地碑目

案碑在陵縣並無遷徙王象之列於撫州云在宜黄富民家當係傳聞之誤云凡爲石六丈當作石廣六尺則傳寫之誤也

唐東方先生畫贊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唐平原太守顏真卿書初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以贊刻於朔廟後真卿爲太守文已殘缺遂以天寶十三載十二月重立此碑　唐畫贊碑陰記顏真卿撰幷書及題額真卿既易舊碑因記其事迹年月刻於畫贊之陰集古錄目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校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幷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載真卿始别書之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三百二十六唐東方朔畫贊上第一千三百二十七東方朔畫贊下夏侯湛撰顏真卿正書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第一千三百二十八唐畫贊碑陰記上第一千三百二十九畫贊碑陰記下顏真卿撰幷正書金石錄目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此言也東坡集

東方曼倩畫贊昔顏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刓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誇朱墨而印於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邪公之幸今猶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廣川書跋

案東坡評此書氣韻類王逸少廣川則斥爲待詔書更數百年必爲見者唾笑一毁一譽皆未得其實

天寶十三載甲午魯公年四十六十二月有東方朔畫贊碑陰記魯公年譜

東方朔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卽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摩泐然其峭骨遒氣瀹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弇州四部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摩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蒯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性情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沒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於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墨鐫華

此碑久毁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字視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爲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蓋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像捏素爲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爲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閣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

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節兆又相參錯可爲有國之永永鑒公所爲揞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墨林快事）

此贊在山東陵縣書法校他刻更嚴整予以曼倩生平極詼諧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贊者使曼倩見之當爲骨竦（庚子銷夏記）

右記晉夏侯湛撰顏真卿書唐諱御名凡書行文至無可避處往往缺一筆以存其意魯公於此記民字一見則缺末筆世字三見宏字一見皆不缺且此記載昭明文選中集古錄云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按選本曰神交造化此云神友選本云棄俗登仙此云棄世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矣此則改前文以犯諱何也（金石後錄）

案宏高宗太子名卒後追謚孝敬皇帝改宏農郡爲恆農宏文館爲昭文開元七年復至魯公書碑時久不諱矣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靖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修書東方朔畫贊修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期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棄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寶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戸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修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於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郎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於此千百載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於罵賊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竹雲題跋）

碑陰記云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等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同遊茲廟舊唐書安祿山傳引平冽李史魚在幕下以此記推之又有閻寬宋響二人與平李並無判官則祿山包藏禍心壁後置人蓋其夥哉曜卿見杲卿傳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拔萃超等者畢燿見酷吏敬羽傳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又叛臣喬琳傳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宰相世系表曜侍御史今碑作燿不從日按唐書畢構傳子炕世系表炕與曜爲一格疑皆從火碑所書爲正杜集存沒口號畢曜仍傳舊小詩曜一作燿亦燿之轉（授堂金石跋）

案杜少陵集有寄韋有夏郎中詩潘淳曰顏魯公東方朔碑陰有朝城主簿韋有夏殆斯人邪今碑作韋夏有當別是一人否則杜集誤也

東方朔畫像贊云大夫諱朔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二百里故厭次城在今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攷漢志無厭次蓋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起於楚漢閒後省後漢明帝始更富平爲厭次非朔之里居也唐志以厭次移屬棣州樂安郡卽後漢富平故去祠轉遠其厭次故城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者是爲朔之故里而廟亦隸焉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祠在縣東四十里唐刺史顏真卿重鐫夏侯湛贊見存于欽齊乘東方朔墓在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城北祠在墓南顏魯公書畫贊立碑祠下今碑移州署顧

炎武云今在陵縣署內顏公云去安德二十二里欒史于欽云四十里小參差碑陰記云其像則捏素爲之以兩細君侍焉按朔傳注以細君爲朔之妻又宋當陽妻龍氏輔女紅餘志序稱爲細君今言有兩細君則爲妾矣又玉臺新詠云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則細君似亦通稱峨述編

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按太史書無東方朔傳褚少孫附益史記滑稽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清白士集

往在京師陳孝廉對初寓齋見舊搨像贊及碑陰記不忍釋手嗣後每過對初輒求觀之甲申秋寓張中丞日涉園忽於敗簏中得此雖不及對初本然亦順治間搨也魯公書廣平碑側記而外卽當以此爲最而趙子函以其無物外姿態謂不如汾陽家廟豈以弇州之言而云然邪　三山林同人得畫贊四紙歸舟觸建溪石爲水所壞後於故家購得一本而無碑陰每以爲恨余茲並得於日涉園雖不及陳對初家搨要亦可以傲同人已鐵函齋書跋

右碑在今陵縣大字徑三寸許方整奇偉不減家廟碑金石續錄

東方朔畫像贊碑陰記其云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也平冽李史魚二人名見唐書祿山傳碑建於天寶十三載季冬其明年祿山亂作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畫贊文凡二十二行碑陽十八行和而不同棲遲至碑陰四行下位聊以從容起後刻記文十四行陵縣志載東方先生祠在神頭店卽漢之厭次縣也顏書八分惟見此額山左金石志

案是碑係四面旋刻畫像贊二十二行陽面十五行側面三行陰面四行碑陰記十四行陰面十一行側面三行山左金石志僅載陰陽兩面非也

碑在濟南府陵縣今之陵縣在唐時謂之安德縣隸德州平原郡屬河北道兩唐書顏真卿傳但言爲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太守而不詳何年据此碑云去歲拜此郡則是天寶十二載也此碑立於天寶十三載在祿山反之先一年正魯公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之時而完城浚池等事亦卽在此一年之內傳所謂祿山密偵之者殆卽碑陰所記平冽諸人乎設使此碑不書則過此一年遂不及作矣古今名蹟之傳誠有數存非偶然也金石萃編

碑陰記所謂東平王者安祿山也平冽李史魚皆祿山幕下之人當是時忠與逆尙未分一朝失足千古同恨觀是碑者可不懼哉金石文鈔

咸寧縣孔子廟碑

唐咸寧縣孔子廟碑顏真卿書天下金石志

案此碑未載撰人姓名亦無建立年月疑卽天寶十四載四月程浩所撰之文而魯公書之也然無確據未敢遽斷攷咸寧係京兆附郭縣天寶七載改萬年縣曰咸寧乾元中仍名萬年魯公自天寶十二載出爲平原太守至肅宗至德二載十月始由東京扈從回京十二月又出爲同州刺史至乾元二年二月始徵爲刑部侍郎八月又貶蓬州長史計公在京之日甚少宜無書碑之暇此碑以咸寧標題仍附於天寶之末以俟詳攷

請御書逍遙樓詩碑額表

唐元宗御製登逍遙樓詩幷分書太常卿姜皎書年月蒲州刺史王璵以詩刻石請御書碑額表一蒲州刺史顏真卿書答詔肅宗書以乾元元年立集古錄目

第五百八十唐太宗登逍遙樓詩長孫無忌楊師道行書貞觀十二年二月明皇八分書詩顏真卿正書王璵表附金石錄目

案魯公以乾元元年三月除蒲州刺史所書請御書逍遙樓詩碑額表乃前蒲州刺史王璵所撰逍遙樓在蒲州太宗元宗嘗幸其地皆有登覽留題之作璵既刻詩於石復請肅宗題額而屬魯公爲書其表

祭姪季明文

魯公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黃山谷集

第一千三百五十七唐祭姪季明文顏真卿撰幷行書乾元元年九月金石錄目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五十按通鑑杲卿姊妹及泉明之子流落河北是年公守蒲使泉明往求之九月有祭姪贊善大夫季明文魯公年譜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如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

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爲威德君子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痕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兄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廣川書跋）

右唐人摹顏魯公祭姪文真蹟一卷公節偉矣日月有蔽蝕山河有隤決而一門之金石英烈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爲終窮是帖蓋當時奠祝之文片言所存皆足以對越無愧數百世而下讀之尚使人凜凜有生氣也嘉定乙酉歲十一月高安倅沈君鏜馨甫得之訔上名卿家明年二月書來緘以見遺筆法蓋雙鉤摹體紙亦唐世物贊曰當天寶之季歲騰紫宮之長彗駭漁陽之駃騠將道洛以飲渭以十五萬衆鼓行之勇涉二十四郡無人之地偉顏門之競爽獨舍生而取義有常山以爲之兄有魯公以爲之弟合羣從而死難慟三軍而雪涕蓋將谿百世而開曠矇澄六合而蕩氛翳手締絕紐躬支橫潰射羿日之並出扶杞天於將墜斯文也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又豈止於區區之一酹於虜誤主有人效忠何罪胡大僇之正不至於林甫之流而所遺之慘乃及於泉明之輩予持此評氣洶心痗豈徒贊八體之書抑以代千載之誄（岳珂寶真堂法書贊）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字畫雄秀奄有魏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予嘗見公爲叔書告身一通楷法嚴甚（案叔當作伯謂元孫告也）聞公行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文稿一紙詳玩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爲文而於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其工邪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夫如公之忠賢使不善書千載而下世固愛重況超逸若是尤宜寶之撫卷三復敬歎因題其末吳郡陳深識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爾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恐字右旁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褙紙縫合自爾既至天澤逾五行殊鬱怒真屋漏迹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行沈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禊敘稿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摧字如泰山壓而砥柱鄭末哉字如輕雲之卷日饗字蹙衄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此見真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杲卿爲公之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也季明杲卿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已天寶末杲卿爲范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爲平原太守遣甥盧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內邱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元宗不識真卿爲何如人而顏氏兄弟子姪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自來邪元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至遂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執刃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漭之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栖原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櫬惟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邪兄弟子姪駢首就死豈易易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邪吳與陳繹曾書

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而黃山谷謂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者蓋嘗屢見而祭姪則聞而未覩今寶章錄可考宜其並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爲劇致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

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二帖皆一時稿草未嘗用意故天真爛漫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彝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爲鑒定後有陳深繹曾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字伯數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跋語考訂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黄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補二陳之遺云長洲文徵明書(停雲館帖)

續閱顏書祭姪文稿定當以鮮于樞張晏跋尾本爲真蹟云　新都吳氏藏顏書祭姪文真蹟後有鮮于樞張晏跋而無停雲館刻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中間顏書神妙其結構與石本微有不同當亟購之冀爲三公解嘲夫二陳與文世所稱博雅士也乃稱破罐爲黄花真賞之難如此(清河書畫舫)

海鹽張黄門靜之藏顏魯公祭姪文丈爲予說(都穆寓意編)

今世所傳石本卽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戲鴻堂亦有此帖筆畫絕異而似稍佳豈書畫舫中所謂真蹟卽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屬僞迹邪慨真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爲詳悉第謂泉明購屍洛陽杲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按舊唐書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卽日與履謙之屍各爲一柩護還長安其文明白因錄於此不使滋後人之惑云(金石文鈔)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絕蓋泉明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屍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淚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横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正復不減今不傳耳明季墨迹在吳太史用卿家刻餘清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毫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脚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竹雲題跋)

肅宗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是安祿山反遣其將蔣欽湊等以五千衆守土門公從兄常山太守杲卿起兵討賊以計殺欽湊開土門之路并擒其將高邈何千年遣子泉明械送京師公所謂土門既開兇威大蹙者也泉明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攘爲己功留泉明不遣及告急承業又擁兵不救城遂陷杲卿死之并幼子季明等皆被害公所謂賊臣不救父陷子死者也承業既欲攘功乃厚遣泉明還而陰令翟喬賊於路翟以情告得免遂客壽陽又爲史思明所獲裹以革送幽州所謂泉明比者再陷常山者也泉明既獲免乃歸公時公刺蒲州令泉明往河北購杲卿等尸杲卿失一足季明僅得一首所謂念爾遘殘首櫬同還者也元陳繹曾謂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同葬長安鳳栖原誤也又舊史不載季明之死新史則云兵加季明頸以脅杲卿杲卿不屈遂被殺今觀此文乃知季明歸櫬惟首而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乾元元年改公蒲州刺史封丹陽縣開國子而公所自署乃云開國侯蓋行狀及史之誤當以公所自署爲正　杲卿歸髮事舊史不載新史但記其略云杲卿被殺殉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又魯公所撰杲卿碑云公初被殺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箱跳而前夫人始駭信之此事怪甚然以杲卿之忠烈其精誠直可貫日月薄蒼穹雖骨化魂銷千載以下血當成碧況及身之膚髮乎箱跳而前固無足異且魯公非妄語者其爲杲卿作碑應更無誑故新史亦因之特語少簡耳此碑唐元和中已亡宋趙德甫金石錄特據公甥盧佐元所重書者詳錄其事恐久遠湮沒故牽連書之著於祭姪稿後(虛舟題跋)

金天王廟題名

第一千三百五十九唐金天王廟題名顏真卿正書乾元元年十月(金石錄目)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五十十月除饒州刺史有華嶽廟題名(魯公年譜)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遒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弇州續稿)

歐陽文忠集華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魯公二石每見人妄

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終託人以傳耳（庚子銷夏記）

案華廟唐人題名見存者凡七十二段不止魯公一人魯公題名在周天和碑側亦無二石而王弇州亦謂謁廟題名後另題行筆當是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者也所稱奉命來此云云即世所傳奉使帖也今奉使帖刻在同州府乃宋靖康元年知州軍事唐重重摹非魯公原刻今據弇州退谷所記則奉使題名原刻當在華廟或明季尚存而今佚之邪存以俟攷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自馮翊太守改刺蒲州尋爲御史唐文誣搆即於是年十月改刺饒州道經華陰乃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等同遊華嶽題名金天王祠當是時公內忌於宦官外誣於酷吏連遭貶斥罷於奔命殆無虛日而從容暇豫題名華嶽如無所事者然蓋公之義命自安不爲威武所屈貧賤所移此可見矣（虛州題跋）

金天王華嶽神也舊史元宗紀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嶽神爲金天王

案新舊兩傳皆謂魯公始爲楊國忠所忌出爲平原太守既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所謂宰相者未實指其人以宰相表攷之其時爲崔圓李麟苗晉卿三人不知忌者爲誰然公實未嘗爲宦官所忌也虛舟謂當是時內忌於宦官此語似未實

顔真卿題記以唐書本傳及留元剛年譜攷之公以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三載三月除蒲州刺史十月又除饒州刺史其貶饒州爲御史唐文所誣殷亮行狀曰天寶十五載元宗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公以景城長史李暐爲副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是年秋祿山遣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併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湯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者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人心潰亂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取路朝肅宗於鳳翔初公之未渡河也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既爾若委命待擒必爲所快心今計徑赴行在公以爲何如寧澹與諸將然之遂行朝廷除公爲憲部尚書令狐峘神道碑曰時前殿中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丞李銑清河主簿張澹各抒器能參贊成務此王延昌穆寧張澹等與之偕所自來然攷穆寧傳寧以明經調鹽山尉祿山反寧募兵斬僞景城守劉道元聞真卿拒祿山即馳謁謂曰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寧言以至此帝異之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擢殿中侍御史與行狀寧澹然之之說有不合則當以史爲正者矣（關中金石記）

顔魯公文集卷二十二

寧鄉黄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瓖維揚參校

書評三

告伯父豪州刺史文

顏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案叔當作伯父真蹟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攜至京寶章待訪錄

第一千三百五十八唐祭伯父濠州刺史文顏真卿撰并行書乾元元年十月金石錄目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五十十月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豪州按通典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爲鍾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北徐州北齊爲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爲郡若州者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郡縣志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晁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閒州印豪字亦不從水元和二年刺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爲州名三年八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攷之濠州乃開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豪也今舊集作濠誤當從碑本魯公年譜

長安安氏富蓄法書顏帖數種此其一也觀其筆法圜勁初不用意實爲奇蹟又歎魯公之義烈而曾不得少容於朝廷至逐爲饒州刺史迄不免淮西之行則時事可知矣元祐九年甲戌四月會稽公穆父題　紹聖初載九月八日上御集英殿策賢良方正陳暘等三人臣京臣緫臣執中臣服臣古臣陶臣卞同待詔殿門同觀此書卞記　右唐顏魯公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稿真蹟宣德八年秋九月丙申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太子賓客致仕胡儼拜觀謹題

右顏魯公祭其伯父豪州刺史公文稿一通觀其出爲饒州刺史眷眷朝廷之恩以一門生死哀榮告伯父於地下略無怨望非上之心真可謂懷忠之士也當明皇寵祿山公固知其必反張九齡亦知其有反相人主蔽錮已深而不之知及反公以平原太守起兵討之明皇歎曰二十四郡都無一人義士獨不識顏真卿何狀而能若是嗚呼其真不識也邪苟識之無能閒之者先與從兄杲卿同心戮力摧挫賊勢杲卿死於賊真卿亦不容於朝九齡隨罷祿山猖獗幾覆唐祚可勝歎哉公歷仕三朝數爲憸邪所搆累斥而卒至縊死嗚呼悲夫天乎人邪徒起萬世之下扼腕而已撫爲過化之邦祠而祀之宜也其手澤之留於撫者人知寶之代歷兵燹翰墨猶新重若拱璧兼金其有以夫宋元祐中錢緫紹聖中蔡卞題其後皆可以爲奇蹟觀其字體有快戟長劍龍跳虎臥之勢可謂發諸心畫者也撫郡李楙德氏藏之累世屬書副本乃爲錄之如右并題其後觀者當知其忠烈之不磨也宣德九年龍集甲寅春二月朏文淵閣秘書校正豫章進賢包彥孝書　此顏魯公祭文草也公自蒲州刺史封丹陽縣侯乾元元年御史唐文詉劾貶饒州至東京作文以祭伯父及其一門之親約可三百餘字雖改攛塗抹然字字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觀生平碑刻正書其峻聳如山嶽鋒利若戈戟其嚴毅莊重如端人雅士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則小行書也剛勁而圓熟與爭坐位帖大略相似予未敢以伯仲評之也爭坐石刻此則墨蹟尤爲可寶自乾元迄今已近千年楮墨完美筆畫爽朗而其精神英發雖在草草之閒正氣凜然史稱其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非虛語也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至太子太師李輔國惡之盧杞嫉之屢遭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雖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景泰四年秋七月既望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前翰林侍講史官陳敬宗謹題　顏魯公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舊在長安安師文家安氏別有魯公書草五紙米老嘗盡得之然獨以此祭文爲天下奇書今從毗陵陸諭德廉伯借觀累日信米老之言不虛也感慨之餘敬題其後吳郡李甡應禎　萬曆庚戌二月八日人以此卷來質錢至八月八日贖去歷閏月凡留清樾堂中百八十日閱二旬又復來歸遂獲永寶日華式古堂書畫彙考

案卞氏所錄七跋內陳敬宗一跋與秋碧堂刊行虎邱清遠道士詩陳繼跋語意全同卞刻在先虎邱詩跋疑是後人僞託

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
小似不及也末有緇郎題名弇州四部稿
案弇州所見亦墨蹟也云末有緇郎題名今式古堂所錄七跋無緇流名或
者最後一人題曰華而不著其姓卽弇州所謂緇郎歟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
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
則祭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尙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
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
兩稿筆意臨之未知果與魯公真蹟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
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因流落
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櫬
及茲同還之語尋爲酷吏唐文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以骨肉
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濠州刺史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也祭姪時刺蒲州故
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縣開國子而
兩稿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爲正竹雲題跋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刺蒲州尋改饒州至東京以一門卹贈及戚屬還京告於
濠州伯父因有告祭以成禮以非特祭故敘而不文世稱祭伯父者非也祭季
明稿心肝抽裂不能自忍故其書頓挫鬱屈不可控勒此告伯文心氣和平故
容夷婉暢無復祭姪奇崛之氣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情事不同書法亦隨
以異應感之理也按史常山城陷杲卿爲賊所執械送東都杲卿宗子近屬皆
被害杲卿妻女及長史袁履謙等妻女數百人賊皆繫之獄及郭子儀李光弼
自土門東下收復常山乃破械出之給遺周厚會泉明求訪戚屬亦至乃悉以
歸蒲州於時魯公刺蒲州也告文云脫於賊手並得歸京蓋既歸蒲公隨所歸
資送之故並得歸京也告文云甥姪季明盧逖等八人皆被賊害舊史載杲卿
幼子誕姪詡新史顏春卿傳載杲卿甥博野沈盈幷此季明盧逖凡五人而亡
其三家廟碑乃有子幹沛及頗頗者公之子劉客奴以漁陽歸順公遣泛海爲
質者也於是八人始全又按史公以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加戶部侍郎
後朝肅宗於靈武授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至德二載四月
公朝鳳翔授憲部尙書官位次第與此文不合當由史誤或云公欲約言之故
不復計其先後歟又家廟碑後敘魯公子有沂水縣男頵新泰縣男碩此文無
之意爾時尙幼未有所立故不之及而此文有華亭丞袁衡家廟亦無之豈作
家廟時袁衡已早逝歟所未詳矣虛舟題跋
案舊史載杲卿幼子誕姪詡云云誕泉明之子杲卿之孫也非幼子詡杲卿
之姪孫也非姪被害八人中沈盈盧逖皆杲卿之甥幹沛皆季明之子杲卿
之孫也頗則魯公之子也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爲質於平盧將劉正臣旋
復歸依杲卿及常山陷傳聞頗死賊中故亦蒙卹贈至大曆八年公刺湖州
頗始自河北生還蓋從死者止七人而頗之得免公祭伯父時尙未知也大
曆九年公撰湖州妙喜寺記云愚子頵顧家廟碑載公子顧碩皆無頗名疑
撰家廟碑時頗已先卒故仍書贈銜而顧碩則頵顧之改名也此文所載允
南公同母兄允臧公同母弟威明杲卿子泉明之弟季明之兄也賴允南之
子頂公兄幼輿之子頍頵顥頲皆公之兄子所敘子姪皆以蒙恩還秩得書
故公子不備列非若大宗家廟二碑歷詳族系也虛舟謂此文有華亭丞袁
衡家廟碑亦無之今所存祭文稿內並無袁衡之名魯公子姪見於碑集者
不下四十餘人亦並無其人且袁姓也衡名也卽有其人亦應是常山長史
袁履謙之子姪不知虛舟何以闌入此文跋內　又案魯公草稿傳於世者
止祭姪祭伯父爭坐位三種而已道光四年丹徒包祥高又得謝贈祖官謝
兼御史大夫讓憲部尙書三表草稿刻於漢上其文皆見魯公集中其書則
臨坐位稿者僞作也贈祖官表內刪去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
式序二句此乃公撰宋廣平碑語移置於此廣平爲有唐賢相固足當之魯
公之祖昭甫僅王府屬官以杲卿死事推恩贈華州刺史固不得謂天下倚
平三光式序況臣於君前自譽其祖有如是者乎蓋作草稿不能不有塗改
欲自作又恐不類魯公語氣卽竊取魯公他文以售其欺而不知敗露處卽

此一端已無庸置辨矣又讓憲部表云殞身碎首何以報上初寫作何以上報上字另行抬寫乃塗去上字添注於報字之旁若係魯公自改則應於何以下添報字塗去另行報字則上字仍係抬寫此定理也上報之上輕報上之上重豈有塗去尊重之字而旁注者乎其餘塗抹之字皆係後文所有而故書於前者所謂心勞日拙作僞者固不能自掩其僞也今不錄其書而附辨於此

與蔡明遠帖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集古錄跋尾）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邵伯埭謝安石廟中題碑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傅師北面（山谷評書）

第一千六百五十唐顏魯公與蔡明遠帖行書（金石錄目）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與蔡明遠帖（魯公年譜）

顏公惟蔡明遠序尤爲沈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　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畫禪室隨筆）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漏痕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卽江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竹雲題跋）

乍奉辭帖

此帖疑卽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卽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埭者卽過邵伯南埭也悃然珍重者卽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尙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與公爲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已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於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竹雲題跋）

案是帖集本標題作與盧倉曹帖乍誤作昨

顏勤禮碑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幷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元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尙書左僕射梁國公元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尙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元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塋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塋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脩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四十六唐顏勤禮碑上第一千五百四十七顏勤禮碑下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幷書元祐閒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爲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金石錄跋

顏勤禮字敬魯公之曾祖也官祕書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顯慶六年卒葬萬年縣鳳栖原夫人殷氏柳氏祔魯公文集

案是碑文載公集無建立年月文中魯公自敘官履至洊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止公以乾元二年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浙西節度觀察使碑當作於是年

題盧稜伽畫壁

乾元初盧稜伽於大聖慈寺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顏真卿題時稱二絕益州名畫錄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顏母陳夫人碑顏真卿草書在鄧州內鄉縣碑藪

案陳夫人公次兄允南妻也公撰弟允臧碑幷敘其妻奉明縣君韋氏撰兄幼輿碑幷敘其妻陳郡殷氏獨爲允南撰碑未及其配以陳另有碑故不具爾允南卒於寶應改元之十一月陳先允南而卒當在天寶十五載以前允南貶襄陽丞時襄陽與內鄉鄰近故權葬於此其後允南卒於上都卜葬萬年縣鳳栖原先塋之北而夫人遂未及還祔也公撰此碑未知年月附於乾元之末

離堆記

第一千三百八十一唐離堆記上第一千三百八十二離堆記中第一千三百八十三離堆記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寶應元年金石錄目

寶應元年壬寅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鮮于氏離堆記魯公年譜

唐顏魯公磨崖記在新政縣離堆崖下歐陽公集古錄唐顏真卿撰幷書碑以寶應元年立在閬州輿地碑目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型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黃庚顏魯公祠記

離堆山磨崖記顏真卿書在南部縣東南古今碑錄

案魯公撰書鮮于氏離堆記在四川保寧府南部縣唐閬州新政縣地也上元元年公貶蓬州長史道過新政爲成都兵曹鮮于昱之父故京兆君向作此記全文見魯公集中今石已摩泐止存殘文五段可辨者僅五十餘字以行格推之除前後題識共三行外文凡三十九行行十八字此記據輿地碑目及古今碑錄皆云摩崖刻於縣之西南石壁閒而魯公自記則云刻於州序之左右當是州序左右卽石壁所在此記分刻兩壁殘文卽右壁之餘也今據文集推照原刻行格摹式於後字之存者正寫缺者旁注

・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
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歆壁峻竦上崢嶸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
是之謂離堆東南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
廣輪丈餘豁洞敞虛閒江聲傲見群象人村川塡若指諸掌堂北磐石
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首蹙噴鸛咮釃渠股引迴坐環溜若有旵
朋以傾醉酎堂南有茅齋焉遊于斯息于斯聚賓友于斯虛而來者實而
歸其齋壁閒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銑之等美
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踐據矣其松竹桂樽冬青
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南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
叔明至德二年十月奮任尙書司勛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
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書不云乎沈潛
剛克君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
弱冠以任俠自喜尙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愁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
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勗以實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
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使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
楊國忠貶邵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大守冬十有一月終

于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于縣花表祔先塋禮也君之葬
也冢子光祿寺丞昱匍匐奔喪星言泣血自沔泝峽嵐險萬重肩高足躝
扳笭引紬凡經幾年皷琢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晨昱之季日尚書都
官員外郎昃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口口志反葬于茲行道之人孰不忮
而真卿猶子曰紘從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舊不遺
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昃亦篤世親之歡真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寮亟
與濟南蹇昂李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
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我用是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
歲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
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
覲遺我乎賓州之朝留游綿歡信宿陸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
時刺商州昱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
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序之左右

顏允南碑

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還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還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頹頻頻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頻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頹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集古錄跋尾

寶應元年壬寅公年五十四有顏司業碑魯公年譜

唐國子司業顏允南碑寶應元年立在使廳寶刻叢編引京兆金石記

顏允南字去惑魯公之仲兄也官正議大夫行國子監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寶應元年卒葬萬年縣鳳栖原魯公文集

顏惟貞幷殷夫人告

魯公書顏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黃山谷集

案二告皆刻忠義堂帖公父惟貞母蘭陵郡君皆以仲兄國子司業允南官贈祕書少監蘭陵郡太夫人一寶應元年七月下一二年十一月下

第一千三百八十四唐顏惟貞幷殷夫人贈告子真卿正書寶夜二年十一月金石錄目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殷氏蘭陵郡太夫人告一卷乃允南之第四弟司徒魯公真卿所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還尚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告命往往令工書者爲之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曜卿李林甫朝士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匹餘官二百匹其愛重之意可見公尤號能書者故所受刑部尚書馮翊太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世猶或傳之不特此卷而已也然寶應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崩己巳代宗卽位明年七月壬子改元廣德使此告下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寶應二年今乃在十一月之一日是屬於廣德之元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況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上不應經一歲之久至是而始降下也又以裴遵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月亦微有不同豈或二年之二乃元字之訛乎且書告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書名令史則兼書姓元載時秉鈞軸而書其姓亦似史筆之誤此姑寘之竊意告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真耳然改元重事史家亦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字去惑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告之下當不及見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議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幷及之至若字畫之美精神飛動當爲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贊也宋景濂跋

韋縝碑

唐贈太常卿韋縝神道碑獨孤及撰顏真卿書寶應二年立寶刻叢編引京兆金石錄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縝魏王府長史慶植第八子頊之曾孫魯公娶中書舍人迪之女迪則慶植長子瑤之曾孫也公以婦族爲書其碑

郭氏家廟碑

第一千三百八十六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顏真卿撰幷正書廣德二年十一

月在京兆府（金石錄目）

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十一月有郭公廟碑銘（魯公年譜）

郭敬之廟碑顏真卿書在咸寧縣郭莊（古今碑錄）

案碑自前明趙子函所記已在陝西布政司治此云在咸寧縣郭莊不知何時移置司治則鐵函齋書跋云司治卽汾陽府第碑在下庫卽家廟舊基亦未足爲據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幷書敬之汾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遝之所雖巋然壁立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石墨鐫華）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絕（庚子銷夏錄）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罷前命但以公檢校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從容翰墨而爲此碑當時以魯公自書告雍容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爲其晚歲極深到之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略同而朗暢處更出自書告上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虛舟題跋）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卽汾陽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上（鐵函齋書跋）

此碑今在陝西省城布政使司署下庫司署在西安府府城東鐘樓西陝西通志云相傳爲秦穆公故府唐爲尚書省亦爲于志寧郭汾陽宅鐵函齋跋云司署卽汾陽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然攷之長安志尚書省在皇城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在京城丹鳳門街南親仁坊是尚書省與汾陽宅有皇城京城之别不可謂尚書省卽汾陽宅也至于志寧宅與汾陽宅相連則長安志原云于宅在郭宅之西也長安志於親仁坊載汾陽宅於大通坊載汾陽園而總不云有郭氏家廟則宋氏略也家廟之制唐書禮志云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四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廟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又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几筵此皆唐時家廟之制也據此碑乃汾陽爲其父立廟不在四廟之例而碑文亦專敘其父太尉之事蹟及汾陽勳業文云刱製於舊居永圖而觀德殆卽親仁坊宅爲廟而以太尉爲始祖也（金石萃編）

顏魯公郭氏家廟碑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石墨鐫華）

郭氏家廟碑陰雖無魯公題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父金石錄斷然目爲魯公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卽此尚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爲足高出一切而已（虛舟題跋）

碑陰行書精勁神采煥發不著書者姓名而趙子函謂非魯公不能書余嘗於延津周子礎公家見魯公祭姪季明文與此酷肖近人搨碑多缺碑陰如此碑所載汾陽官閥及其兄弟子孫真足補史家之漏何可闕也（金石續錄）

郭氏家廟碑陰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鐵函齋書跋）

案郭廟碑陰金石錄目止載正碑爲魯公正書未及其陰亦無跋尾虛舟謂趙德父金石錄斷然目爲魯公書豈誤犯趙子函石墨鐫華爲趙德父金石錄邪卽趙子函亦云未審云似非皆疑辭非斷然之決辭也四家之論以鐵函齋爲當今富平有李光弼碑爲魯公文張少悌行書亦立於廣德二年少悌既能書魯公之文獨不能書此碑之陰邪則虛舟誰敢續貂之說又不足據也又長安崇聖寺經幢亦少悌行書其筆蹟與郭廟碑陰絶相類則碑陰亦少悌書也虛舟謂卽此尚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亦未見少悌他書而爲是無稽之言與

郭敬之墓碑

唐郭敬之墓碑顏真卿書在咸寧縣郭莊上（古今碑目）

案郭忠武王子儀陪葬肅宗建陵其父敬之墓未詳所在然汾陽故里在華陰縣東路旁子孫世居其地此云在咸寧縣郭莊上豈咸寧亦有汾陽故里邪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四

與郭英乂論坐位書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東坡集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閒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爲佞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眞行草法皆備也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肅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 山谷集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尙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閒稱譽朝恩尙數千言大半於行閒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邪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立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石門文字禪

顏魯公郭定襄爭坐位第一帖　右楷紙眞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字字意相聯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世之顏行書第一書也縫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安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句當官攜入京欲褙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寶章待訪錄

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捶熟紙韓退之以生紙錄文爲不敏生紙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閒添註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槪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允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析八百千衆乃許取示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閒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諭之乃云世家收久不以余言爲然 米氏書史

第一千五百五十七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行書 金石錄目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坐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廟其肯逢君之惡乎 金石錄跋

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十一月有與郭僕射書按郭英乂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以久其權明年嚴武死以英乂爲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所憚崔旰反英乂奔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 魯公年譜

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跡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

顏魯公爭坐位書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眞蹟縫中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米元章所謂詭形異狀得於意外定爲顏書第一者是也宋時與季明文鹿脯帖俱藏安師文家後來季明文歸聶氏文待詔題識極誦其妙余不及見曾見吾友項又新所藏坐位帖神色秀朗微似宋人摹本要亦書家甲觀矣近來墨刻陝本漫漶不足目戲鴻堂所勒宋搨亦未能精且行款割裂不無失古

人縱橫徐疾之勢不若此本筆筆生動位置儼然信可寶也（陳萬言鈃園集）

爭坐帖陝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石此顏書之烜赫者（容臺集）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撫不能得其仿佛者蓋其書鬱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迹可求故令人自遠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其背曰得之矣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庚子銷夏記）

馬主事抑之藏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爲元人袁文靖公物（都穆寓意編）

西安府學顏魯公坐位帖得之按察使李俊此帖與北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剝不若北京本之精好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又得二石始爲完物然余所得於洪常秀才者亦四幅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菉竹堂稿）

元章待訪錄云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今此石刻中禿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有元時袁文靖桷跋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與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與皆陝中地名今石在陝中豈即安氏原石邪抑永與重摹者邪又謂安氏分析時剖此帖爲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處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邪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橫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尚覺屈彊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蹟外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賣腴產矣袁跋又云常得坡翁搨本無毫髮失真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尚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沒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尚能存否內尊者爲賊所偪當是賤所偪又別置一榻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書畫題跋）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右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金石文字記）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於大曆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硾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龕存梗概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與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摸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龕存梗概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析產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滅不比戲鴻堂草卒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

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卽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竹雲題跋

書稱英乂挫師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乂留守東都史稱其無束撿御衆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城並無抗扼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爲孔子危行言孫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乂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祭姪爲先告伯父次之論坐最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絕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爲蘭亭後勁也 虛舟題跋

米海嶽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遍故其臨摹之際往往逼真此顏公坐位帖元袁文靖公定爲海嶽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旣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鮑鈖家藏集

跋爭坐帖云爭坐帖米海嶽定爲魯公書第一袁文靖稱其運筆清活圓潤能兼古人之長余謂魯公指實腕懸實得右軍筆法故其不經意之書皆能蒼勁若此真所謂綿裏裹鍼也李後主以魯公書爲失於粗魯豈未見此本與祭姪文邪　又跋云此本圓活堅勁雖魯公得意書然不宜臨摹譬之陶靖節李青蓮詩非不妙絕千古而取而學之不粗則淺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講求筆法寢食於聖教序數十年則不求其似而無不似矣　涵萬樓舊搨爭坐跋云此西安府學搨本也孫氏書畫鈔云真蹟在京兆安氏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與謂其未盡筆法因再刻一本然則此本之爲京兆爲永與未可知而清活圓潤從容中道則誠有如袁文靖王弇州所稱者余向有西安搨不甚舊癸未冬見姜學在宋搨忽忽如有所失甲申正月過禾中觀譚書兩涵萬樓藏帖書兩有何敬仲之風以十餘種相贈而此與焉精彩雖不及姜然比序本則稍舊昔蕭翼紿辨才蘭亭敘詐稱賣蠶種人榮資道買永與廟堂碑與錢五十萬余乃不費一文而以無意得之勝於蕭榮遠矣　跋新得爭坐帖云爭坐帖余幼時有一本得之表伯駱叔夜家及長移家吳門遂失所在因別購一本不甚精甲申正月得涵萬樓譚氏本差舊今此本得之福州故家雖多蛀眼然又勝譚氏本林同人親至碑洞與印工對搨二本自謂與董宗伯宋搨本不相上下余往者借得比較猶之林搨之與董本也第未審與駱氏本又何如耳 鐵函齋書跋

米元章重顏魯公行書而不重真書董文敏云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髣髴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今之學公書者獨效其觚稜斬截乃鈍漢也爭坐位帖與祭姪文同法天真爛然於二王神契故當出唐諸家之上 王砥齋題跋

顏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而張書郎官碑不見稱顏平原大小楷碑版照四裔而後人尤重草稿皆未尋其源不能心知其意者也正書不熟烏能作草郎官壁記乃狂草築基魯公惟從心不踰矩故草稿有天真爛漫之趣但學者未見善本芒鋩全無則筆外之意無從領會安得若此初拓本爲刮眼金箆俾八法頓開覺路也顏魯公忠義大節唐代冠冕豈復存作書之見於胸中而規矩悉合蓋學力精熟故也余論書以立品讀書爲始本此 金石品

又唐顏魯公與郭僕射英乂書世所謂爭坐位帖此其草稿也世人重公名節故併重其書故草草之筆亦摹刻之人其可以不立德邪 金薤琳琅

此因菩提寺行香及與道之會郭代公指麾坐次先魚朝恩於尙書而移書爭之也米元章云真蹟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在宣教郎安師文處此刻不知何年上石亦不知係摹勒真蹟否然所謂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者猶可識也山谷云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文之妙惜未之見也 金石續錄

大丈夫平生節概只視其氣如何胸中磊落如萬丈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

便可如真金美鐵百鍊不回若無主宰爲物所奪則瞬息間已冰消霧釋不能復振顏平原在唐人知其死希烈之難不知此老平生自許者不必待此只如爭坐位時咬釘嚼鐵便有上鋸時氣勢元自信此則此帖潦潦草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祭姪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　魯公坐位帖本無意於書而天真爛然學者可以知作字寫畫無意於佳而自佳者乃誠爲佳矣　凡臨書摹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坐位帖譬之孫之於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脈自是一派若使他人爲之吾恐其優人爲項羽在場時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終只是凡夫耳（元牘紀）

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　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並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顏平原爭坐帖與祭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　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皆倣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家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此宋搨精好者刻之戲鴻堂中　新都汪太學孺仲以宋搨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奕字形較陝本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譌字乃知是米海嶽所臨米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真跡入石者邪（畫禪堂隨筆）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帖所稱興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德二年信矣此書前一段言魚朝恩階雖開府官止監門將軍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衞大將軍之次卽欲別示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坐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史之例不當列於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尚書並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尚書使在下坐所云裴僕射者左僕射裴冕也尊者爲賊所逼賤誤作賊唐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英乂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爲三公三師非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爭坐位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一曰京兆安氏刻本（長安安師文見東坡集）一曰吳中復重刻本（中復守永興再摹刻見清容集）一曰米襄陽臨本（見寶章待訪錄）一曰北京本（見葉竹堂稿）一曰戲鴻堂本（見畫禪室隨筆）一曰嘉善魏氏本（卽半村錢旃摹本嘉善魏學濂正之學濂字子一號內齋忠節公大中子明亡殉難著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蓋帖爲錢氏手摹魏氏校正而觀妙齋金石考略定以爲魏氏摹刻）一曰關中本（見竹雲題跋）今在西安府學碑林者卽關中本也昶藏本南宋時搨　國初爲無錫錢陸燦湘靈所藏字畫端勁湘靈嘗書其生年甲子並科分事實於下則其寶貴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寓書改爲謹奉書不其感矣改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宰相一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等字文武之左右添注不論二字苟以悅軍容爲心苟以下添取字竊見閒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等字深入佛海下添注況乎收東京至豈獨有分於僕射哉等字兩省官自爲一行兩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供奉六字十二三師三公十二下添注衞大將軍次之六字未嘗參錯下添注至如軍將至振古未聞等字不亦可乎下添注聖皇時至亦不聞別有禮數等字蓋不然矣下添注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等字此外尚有數處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直書之中仍委曲詳盡非率意爲之也文云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新唐書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乂（舊傳作知運季子）字元武代宗卽位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於陝東都平權知留守以功實封三百戶（舊傳作二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文云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魚朝恩傳云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文云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衆郭子儀傳云子儀次子晞復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之文云苟以取悅軍容爲心軍容之爲人淸修梵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而不言其修梵行殆由當時宮禁尙沿崇佛之舊習朝恩亦嘗奉之而史家所宜從略耳文云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

云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右肅宗詔鋭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即此事也攷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郭英乂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真卿亦不爲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即有硤州別駕之貶然則英乂得此書其以真卿之言爲是與否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既爲陰事元載之人則真卿之被貶未始非英乂陰爲之譖已 金石萃編

案漢書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猲良民師古曰恐猲以威力脅之也此書云再猲八座尚書再於公堂猲咄當伯二猲字皆當作恐猲解是帖金石萃編云摹本凡七種以余所見有西安安氏本襄陽本嘉興本武定本國學本沂州本戲鴻堂本海昌本濮州本　本朝乾隆中
御刻墨妙軒本孔繼涑玉虹鑒真本謝希曾契蘭堂本凡十有二本乾隆中又
命大學士彭元瑞撰爭位考證載　恩餘堂經進稿尤爲墨林盛事

顏元孫碑

永泰元年乙巳公年五十八有顏祕監碑銘 魯公年譜

唐顏元孫碑姪真卿撰并書 天下金石志

顏元孫字聿修杲卿之父魯公之伯父也官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開元二十年卒葬東京高村原夫人元氏故兆 魯公文集

鹿脯帖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藏顏魯公鹿脯帖 周密煙雲過眼錄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 卽鹿脯帖 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責硤州別駕縫印一同 米氏書史

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一月又有與李太保帖永泰元年十月又有與李太保帖 魯公年譜

鹿脯帖真蹟與宋搨本不惟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　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 畫禪室隨筆

顏魯公鹿脯帖真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爲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 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

鹿脯帖今在王辰玉家非真蹟與祭伯父濠州刺史文並屬一手書云 清河書畫舫

帖有三本字形大小不倫其文亦小異一云爲天台謝奕修養齋浩所藏一云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一云有王沖隱題跋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無跋崇禎癸酉春三月二十五日余獲觀鹿脯帖於金閶旅舍無題跋并覩懷素客舍三帖俱爲項元度物漫誌之以俟鑒定 珊瑚網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沈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每觀張長史真蹟氣韻古岩此帖無不一一宛合魯公言累代書法皆手傳口授以至長史公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而爲之哉 庚子銷夏記

乞米鹿脯二帖顏魯公書舊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尚存否 牟巘陵陽集

案忠烈廟當是宋留元剛所建之忠義堂

古人遺帖有明是僞作却居之不疑而具五官之哲公爲所惑全不一思遂容其以黑爲白令真白者反自疑其面目良可痛恨此帖原文藥須鹿肉恐鹿肉艱得乃思及於鹿脯中新好者如今之不得鮮薑用乾薑也今云藥要鹿脯矣何以又云新好者文理不通不可以欺下里乃羣然尊信幾至奪真好奇喜異固恆情乎其字不過於原帖中翻轉移易大段不及舊者遠甚 墨林快事

鹿脯帖墨跡與宋搨本不惟字形不同文亦小異故董宗伯有宋搨不足據之語然墨跡駘宕宋本古雅正自不容軒輊矣 虛舟題跋

案鹿脯有二帖第一帖亦有二本一墨蹟一宋搨皆見戲鴻堂帖魯公以廣德二年爲刑部尚書此帖與爭坐位郭家廟皆書於十一月其再入刑部在大曆十三年其年三月即進吏部十一月已不在刑部矣故知此帖爲廣德二年書第二帖亦見戲鴻堂書於二十日而無年月乞脯二帖一云十一月一云二十九日此帖爲謝脯作謝在乞後非十一月二十日矣帖有春寒字今定爲永泰元年正月書

乞米帖

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已罄

乏寶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余亡友王子野家子野生於相家而清苦甚寒士嘗模帖刻石遺於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 集古錄跋

唐太師顏真卿乞米帖真蹟在朝請郎蘇澥處序支郎中舜元子也得於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搨本此卷古玉軸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閱 寶章待訪錄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藏顏魯公乞米帖 周密煙雲過眼錄

予觀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賤爲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體無以異也 黃裳溪山集

案魯公書不聞有乞醋帖疑誤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嘗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猶薄歟 困學紀聞

第一千五百五十八唐顏魯公乞米帖行書 金石錄目

常州顏魯公問李太保乞米帖并范仲淹題跋在延陵季子廟中 輿地碑目

顏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詩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真蹟耳非爭坐帖比大抵顏柳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淳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筆氣鬱結不條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唐功臣也 寶晉英光集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有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道園學古錄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是逆旅所書余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輕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爲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爲刑部尚書時光顏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光弼傳稱代宗卽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爲光弼無疑也光弼爲國元老盡力王室與魯公爲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於煩矣　按乞米鹿脯馬病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略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硤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 竹雲題跋

朝迴帖 一名馬病帖

顏魯公馬衲帖高宗題簽喬達之贊成號中山所藏 周密煙雲過眼錄

案朝迴帖真卿緣馬病朝迴此作馬衲疑誤

第一千五百五十九唐顏魯公馬病帖 金石錄目

右唐太子太師贈司徒魯郡顏文忠公真卿字清臣朝迴帖真蹟一卷文與祕閣帖相似而小大不同公忠節貫穹壤筆法冠古今胸中所存凜凜不屈筆下是似言言如生百世而下尚可拜而仰也贊曰公之素守日烈霜嚴公之大節斗揭嶽瞻筆勢所存心畫可占八法具體匪柔匪銛庶彙流形如鶱如潛坱圠是似端倪孰覘人以藝進公以德兼凜其高風氣壓萬鐵公神在天公書在奩繫贊以藏震於壬愉 岳珂寶真齋法帖贊

捧袂帖

顏真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溆二帖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爲楚州山陽主簿 寶章待訪錄

案與李大夫奏事卽捧袂帖也此帖及二月十四日一帖皆有張溆名魯公與李太保凡八帖此錄其二

硤州帖

顏真卿疎拙帖　右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顏硤州別駕此顏

第一帖也（寶章待訪錄）

潤州蘇氏家藏硤州別駕帖真字云踈拙抵罪也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遠依邇其字類糾宗碑清甚（墨莊漫錄）

東林寺題銘

第一千三百九十六唐顏魯公東林題名正書永泰元年六月（金石錄目）

案東西二寺題名年譜皆是永泰二年六月此作元年誤

西林寺題銘

江州唐顏真卿題名在道場碑文之上道場碑歐陽詢撰在西林寺（輿地碑目）

第一千三百九十七唐顏魯公西林題名正書永泰元年六月（金石錄目）

永泰二年丙午公年五十八六月有東林寺西林寺題名（魯公年譜）

顏顯甫碑

唐贈華州刺史顏顯甫碑孫男真卿撰幷書永泰二年（寶刻叢編引京兆金石錄）

案顯甫魯公祖也名避中宗諱改顯爲昭大宗家廟等碑皆稱昭甫墓碑不應仍書舊名此文不載集中家廟碑云昭甫字周卿工篆籀草隸書與殷仲容齊名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官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魯公爲遠祖舍曾祖勤禮祖昭甫伯父元孫父惟貞從兄杲卿同懷兄允南喬卿幼輿弟允臧皆有墓碑一門懿行紀載無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宜其名節巍然光昭千古掘坎賊庭信非取辦於臨時也

窪尊碑銘

唐元結作銘顏真卿書窪尊在道州城外湖東報恩寺西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窪尊刻銘其上（格古要論）

案次山窪尊銘今在道州者乃永泰二年瞿令問篆書非魯公之筆當係吉水王佐誤增入曹昭格古要論者然魯公嘗書次山中興頌或亦曾書此銘而佚其石邪存以俟考

左伯桃墓詩

顏魯公爲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卽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堂之客舍大中丁丑歲余作鎮到此召工匠移窨於北望樓之西隅（鄭薰移顏魯公詩記）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唐顏魯公宣州殘碑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大曆元年丙午公年五十八三月以硤州別駕移刺吉州道出溧水有弔烈士左伯桃詩（魯公年譜）

龍溪二大字

吉安府永新縣秋山上有七十二峯崖間溪水清澈顏真卿題曰龍溪（廣輿記）

永新縣禾山寺旁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二字每年輒徙下今離地不二尺矣（池北偶談）

案黃山谷青原山詩魯公大字在筆勢欲傾摧卽謂龍溪二字也

祖關二大字

古禮關二字顏魯公八分書寺舊有魯公題名今惟存此二字耳青原志載汪舟次與寺僧書云祖作禮非傳寫之誤必有原委寺僧答云祖古作禮八分取以相配若二字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款此山光千丈矣据此則今所傳木刻後有天寶十四年平原太守款者訛也天寶稱載不稱年且如果是天寶年題則寺僧與舟次札內何以云欲落永泰年款乎其爲後人妄加可知也但此二字實出魯公手魯公八分惟見東方贊題額未有如此之大者誠至寶也祖字作禮漢宗俱孔謙曹娥諸碑皆如此至如魯公題名年月則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題名吉之淨居寺大曆二年十月題此其確可據者故爲考其大略而系以詩西江魯公題石二其一丙午匡廬陰此題明年孟冬月大書尙記黃李尋八分岌嶪更雄峙勁勢獨出無古今後題不存存僅此始覺禪境尤清深少陵雙峯得門否曹谿一滴誰嗣音後來姚江講學派亦假題識青嶔崟宣城老子執陳迹未會松竹高邱吟亦如寺僧與汪子商略補刻爭摹臨世閒忠孝真仙佛正氣耿耿留精忱森然魄動仰星斗何必更訪東西林區區歲月那足較兩字已重於球琳旌旗歌舞照千載文山黃李猶同岑嘉客來遊偶

然記雲泉相印太古心松門風起衆山響天籟聲答文山琴（翁方綱題）

青原志云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款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大曆二年十月題此舊唐書顏真卿傳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不載吉州別駕之官新傳則云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真卿之刺撫州在大曆三年則改吉州司馬當在二年若永泰年其時宜初貶硤州未改吉州似寶刻類編較確也惟吉州別駕或寶刻傳譌當從傳作司馬耳祖之作⿰礻虘漢碑多有之孔謙碣⿰礻虘述家業正與此同司空宗俱碑⿰礻虘父司隸校尉筆法大同小異顧藹吉云玉篇⿰礻虘與詛同碑以爲祖字孝女曹娥碑其先與周同⿰礻虘亦以⿰礻虘爲祖蓋有自來也然則汪舟次與寺僧問答之語似亦所見之不廣矣（金石萃編）

案祖詛等字古文多變且作虘說文閞音卞門欂櫨也漢唐人多借作關此書作閞又小異耳

鮮于仲通碑

第一千四百五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上第一千四百六鮮于仲通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二年正月（金石錄目）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幷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爲劍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爲諱之再薦爲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劍南節度制及爲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爲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卒以利敗理固然也（金石錄跋）

大曆二年丁未公年五十九有鮮于少保碑銘（魯公年譜）

閬州鮮于氏神道碑二一在二教院崖上一在墓其文與書皆出顏魯公又有奬諭仲通碑亦在墓田非魯公之文亦魯公之筆也（輿地碑目）

鮮于氏里門記

金州顏魯公書碑刻魯公爲蓬州長史在蓬四年往來新政縣鮮于氏家爲書離堆記今在縣之西南崖石間又書鮮于仲通里門記復以小字書之磨崖碑廣數尺又以大字書之皆在崖石間自書崖石故書體尤爲精妙（輿地碑目）

案今四川南部縣有鮮于氏里門碑乃大曆二年韓雲卿撰韓秀實書非魯公筆王象之所記當另有大字小字二本爲魯公磨崖書

靖居寺題銘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曆二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集古錄跋尾）

大曆二年丁未公年五十九十月有靖居寺題名（魯公年譜）

吉州顏魯公題名在廬陵之青原山靖居寺（輿地紀勝）

書馬伏波語

大曆三年戊申公年六十五月除撫州刺史有書馬伏波語（魯公年譜）

案此帖留元剛刻入忠義堂帖款云大曆三年夏四月書此云五月除撫州刺史則四月尚在吉州不應預書撫州刺史銜則除官非五月矣

顏喬卿墓碣

第一千四百二十八唐富平尉顏喬卿墓碣弟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四年四月（金石錄目）

案喬卿官富平尉魯公第三兄也此碑公集不載其事蹟無考公撰大宗碑云喬卿仁友精晉史亇吏道曾祖勤禮碑云喬卿仁和有吏幹父惟貞家廟碑云喬卿仁厚有吏材所可知者如此而已

顏幼輿碑

顏幼輿字令軌魯公第六兄也官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天寶九年七月卒祔葬萬年縣先塋大曆四年四月以夫人陳郡殷氏祔（魯公文集）

顏允臧碑

顏允臧字季寧魯公同母弟也授朝請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荊南行軍司馬上柱國大曆三年十一月卒四年四月祔葬萬年縣先塋（魯公年譜）

案幼輿允臧二碑皆見魯公文集未詳書者姓名公於第二兄允南第三兄喬卿碑皆自撰自書則二碑亦公書也魯公年譜云大曆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歸祔季弟少尹於上都時同生十人（幷姊妹計之）零落皆盡惟公獨存故於允臧歸祔時幷碑喬卿幼輿之墓

顏處士殘碑

第一千五百五十一唐顏處士殘碑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南康軍唐處士顏君碣黃太史記海昏縣齋觀智顯寺竹林中所得顏家龍斷碑魯公大字清勁秀發者也（輿地碑目）

案魯公先世自十七世祖盛以下皆有官位不得以處士稱公同母兄弟七人仲兄允南第三兄喬卿第五兄幼輿弟允臧公皆撰有墓碑惟長兄闕疑第四兄真長無之闕疑判杭州參軍亦非處士惟真長無官早世家廟碑稱其清直則是碑當爲真長作也喬卿幼輿皆以大曆四年四月允臧歸祔萬年縣先塋同爲立碑則闕疑真長二碑當亦同時所作而闕疑碑則佚之也輿地碑目云是碑得之海昏縣竹林中顏家龍海昏晉以上縣名卽今南康府建昌縣也碑出於此或真長隨魯公至江右而卒遂葬建昌獨未歸葬上都與

謝康樂翻經臺記

大曆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有寶應寺翻經臺記（魯公年譜）

撫州謝康樂翻經臺記顏魯公撰幷書今碑已重刻（輿地碑目）

魏夫人仙壇碑

大曆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有魏夫人仙壇碑（魯公年譜）

撫州魏夫人仙壇碑晏公類要云在壇側唐大曆四年立顏真卿文（輿地碑目）

華蓋山王郭二真君碑記

顏魯公寶蓋山記在撫州崇仁縣（輿地碑目）

案魯公文集有華蓋山王郭二真君碑記在崇仁縣此云寶蓋當係華蓋之誤

逍遙樓三大字

顏魯公逍遙樓三大字正書在廣西臨桂縣（金石萃編）

案此三字又刻於四川劍閣大字粵本作遙蜀本作遥款云大曆五年正月一日顏真卿書蜀本小字劣於粵本蓋粵刻在先蜀係重摹者逍遙樓在山西臨漳縣後趙石虎所建唐太宗元宗幸此皆有詩魯公嘗爲蒲州刺史王璵書表此三字則公刺撫州時追書也

殷踐猷墓碣

第一千四百四十唐麗正學士殷踐猷碑上第一千四百四十一殷踐猷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歷五年五月（金石錄目）

殷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魯公之舅氏也官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開元九年卒廣德二年葬新安縣龍澗原（魯公文集）

大曆五年庚戌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墓碣（魯公年譜）

殷攝碑

第一千四百四十二唐大斌令殷攝碑顏真卿撰幷正書（金石錄目）

案踐猷三子攝其長也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五

宋璟碑并碑側記

第一千四百六十九唐宋璟碑一第一千四百七十宋璟碑二第一千四百七十一宋璟碑三第一千四百七十二宋璟碑四顏真卿撰并正書大曆七年九月（金石錄目）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尙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尙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尙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還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二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與（金石錄跋）

大曆五年庚戌公年六十二十二月有宋開府碑銘（魯公年譜）

第一千四百七十三宋璟碑側記顏真卿撰正書無姓名大曆十二年三月立

附（金石錄目）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軓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又云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吐蕃入寇陷於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淸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并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金石錄跋）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於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雖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畫別刻於石庶久其傳邢爲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皆湮滅於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尙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於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之祖贈邢州刺史爲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於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直墓田俾耕以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余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云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公吐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優游自免碑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政通同碑作與執政通開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威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表葬官供碑表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

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還鄭城碑還作還集本云汗洽流衍碑流作如其不同
者又如此此趙氏之所未及也金薤琳琅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篆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眞
足三絶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
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
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證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
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弇州山人稿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
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實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
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嘗謂
魯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
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歸震川集
顏魯公書法出於褚河南此宋文貞公碑瘦潤圓勁尤得神髓然細玩數千言
無筆不似而絶無一點褚家習氣所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金石品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爲可寶余以崇禎己卯于
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尙可撫摩因搨一紙置輿中共晨夕者
經年近霍少司馬達搨贈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庚子銷夏記
按年譜顏公以大曆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曆七年九月除湖州刺
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
大曆十三年公由刑部尙書改吏部尙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
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還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
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曆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
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
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
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曆二年至十三年
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

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
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
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
復先公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
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
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於此
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
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
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尙書舊史作贈邢
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
兼檢校幷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幷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
碑云四年還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
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
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
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
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
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
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
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
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玄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
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
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修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
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
碑云母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佴公而歿集作
躡公而歿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
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

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公威氣詰之碑作威色今碑正作威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旣還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以見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端自生瘡痏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俱是疏忽（竹雲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卒諫止用竇孝諶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辥三思獨揖公住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橫公執奏之及碑側所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閒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倉皇欲起遽令之出者新史曰姚璹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逸其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碑爲久遠然過公之里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與起者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欷歔長太息也（金石後錄）

蕭蟄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惟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嗣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諱炎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邢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絕弘治間南和令朱銳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蟄菴震記（來齋金石刻考略）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後人或有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丁敬評觀妙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尙書左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爲真宰相開元元年改尙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雖名丞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尙書右丞相非再入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逸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纂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石俾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八子獨全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八子而於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爲傳刻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尙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還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尙書左丞與復爲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余又以碑按璟之歷官方其始也調上黨尉以後轉王屋主簿又轉合宮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官員外郎然後爲鳳閣舍人新書但於自上黨尉而下即書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

新書四年還吏部兼侍中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還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省文誤也舊書四年還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與碑次序符合而新書遂於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則中間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卽稱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新書删弱冠二字較舊史爲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亦摹勒有失眞邪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泰山則爲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於幸東都蓋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爲一此大不可也新舊書並以璟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僎所上行狀宜可據璟之子復先璟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馬檢校左散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飲俳嬉而碑云或肅或文或悊或乂克篤前烈以休令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言渾怨尙坐貶皆書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授堂金石跋

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琳琅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於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於宋梁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周書商紂庶兄始見宋微世家國名子爵見尚書孔傳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魏卽微玉繩按魯世家伯禽之孫爲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曆志仝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作微而殷紀微子索隱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名啓見書微子之命序又左傳僖六年哀九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荀子議兵又見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國於宋爲上公見微子之命亦曰殷公見周書玉會解要之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於宋誤矣碑云七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据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畿洽徙廣平利人畿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卽弁後魏吏部尚書襲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子元節元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子元撫卽璟父也是欽道爲璟之五代祖今碑云祖已脫五代二字矣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襲利人子碑又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爲不同据魏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人者爲璟之十世祖今璟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代還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作榮國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弁長子維維弟紀字仲烈還尚書終北道行臺卒於晉陽是爲璟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碑與表但云黃門侍郎璟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表贈參軍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互異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廣人度材陶旊以弭火災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言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剴切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載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七年與碑同而碑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爲十七年八月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惟於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爲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通鑑亦與新紀同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云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緯舒此爲

環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感事光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環告老後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據本紀後段環有蒲津迎駕詩云云十四行本與此段相接刻者誤分爲二今正之)

環有蒲津迎駕詩知其迎拜之地爲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詩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鄄徙王榮後諡靖恭太子也環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詆其飲謔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麄險据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相之子以馳馬盡室護歸使其果麄險何能感動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欲別加超奬且命待制於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唐書代宗紀大曆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曆二年沙門乘如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卽右銀臺門之類也記爲環之孫儼所請者儼爲環第七子華之子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金石萃編)

案大曆六年六月魯公書中興頌於撫州刺史上加前字其時已解撫州任矣年譜云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金石錄謂是碑書於九月而仍題撫州或書時尚無湖州之命然行撫州刺史上應加前字此碑當如年譜云五年十二月在撫州時所書至七年九月環孫儼始摹勒上石爾竹雲題跋校正史集與碑文異同處甚詳金石萃編據文集補碑字據金薤琳琅補碑側記亦有譌誤如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思誤作司明年駕幸洛陽洛陽誤作東都行不得前行誤作騎兇渠既戕戕誤作滅豐碑揭豎揭誤作碣今幷正之銘詞獨用陽韻到七十五字無一泛及他韻者此爲刱見

張景倩碑

撫州張景倩清德碑在州城東三十步大曆五年建顏真卿文幷書篆額時景倩爲刺史(輿地碑目)

元子哲遺愛碑

撫州元子哲遺愛碑在崇仁縣南五步大曆五年準爲尚書考功符建立刺史

顏真卿文今存見晏公類要(輿地碑目)

律藏院戒壇記

撫州律藏院戒壇記唐顏真卿撰幷書院壇皆僧智融所立在州之寶應寺(集古錄跋)

大曆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魯公年譜)

麻姑仙壇記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三里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於此刺史顏真卿按神仙傳撰仙壇碑備詳其事(太平寰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幷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幷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書法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五十唐麻姑仙壇記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六年四月第一千四百五十一小字麻姑仙壇記附(金石錄目)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幷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己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己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僞云(金石錄跋)

大曆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四月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魯公年譜)

唐麻姑仙壇記顏真卿撰幷書碑以大曆六年立在建昌軍南城縣　唐小字麻姑仙壇記顏真卿撰幷書石刻年月與前碑同而字甚小(輿地碑目)

元豐閒封麻姑爲清真夫人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宣和加上真寂沖應元君徽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魯公碑魯公塑像祠堂中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與頌參較當知予言爲信（周必大廬山日記）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幷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真而復以爲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己嘗見黃魯直言此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金薤琳琅）

顏碑刻於唐大曆六年魯公篹文紀山迹也石膩書工艮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蘄州衛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於府遂什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謝士元跋）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建昌碑隨入公廨聞爲一守槖之歸而命俗工摹一碑於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廣訪宋搨命艮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明藩益王重刻碑跋）

仙都觀壇卽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當時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啓視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爲之慨然偶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因併刻之（季膺跋）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樵豎於澗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遘輒珍襲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刓裂觀者每爲悵怏茲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入石（羅汝芳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祕惜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曆中人僞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爲楷模誤矣杭州姜匯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庚子銷夏記）（余集附案云陸放翁云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尙冀其一存耳據此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竟信也）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既閒驥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文遺集序遺余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蓋臨川舊石毀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是也（帶經堂集）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爲玉版可入懷袖唐顏魯公真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報魯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圮吳道士擕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綏東平間明永樂中爲蘄州衛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鞏李說書覯劉郎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贄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於神仙釋老之說余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於二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卽此碑石既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如麻姑者狡獪於其間乎（金石錄後）

家藏麻姑壇跋云余生平所見麻姑壇有四種其一右從弟石公所其一在陸其清齋一肥一瘦較石公本稍大宋搨其一則此本也大小在石公其清閒金陵瑣事云萬曆間華亭季膺守建昌麻姑碑久爲庫吏所壞召工章田重刻田病目有神人來治之乃愈是建昌已有前後二本矣今此帖之爲原本爲章田本皆未可知然奇古遒逸寬綽有餘實有如四友齋所云者癸未十月屬石公

裝而藏之　跋石公斷本麻姑壇記云金陵瑣事云麻姑碑爲建昌府庫吏所
跌萬曆間太守華亭季膺召工章田重刻則今日行世大抵皆章本也此本古
逸寬綽與陸氏家搨同而斷痕猶在其爲跌後本無疑無怪乎省吾之寶之也
臨摹一過跋數語歸之　別本小字麻姑記跋云小字麻姑碑歐陽公黃魯直
趙明誠都元敬顧亭林輩皆云後人補刻而通志金石略及陸放翁田衍又確
指爲魯公書聚訟紛紛迄無定論而所見搨本亦復肥瘦不一未知何者是南
城原本此本得之慈仁寺下所謂奇古遒逸寬綽有餘者庶幾近之昔人云大
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今此本字細於陰符而有中興頌虎邱劍池之勢
諒非魯公不能辦此亦何庸此紛紛者爲　京師龍安寺麻姑記跋云小字麻
姑壇記余舊所見者其一在從弟石公所一藏吳門陸氏皆不知所從出一在
余家爲北京龍安寺本然皆非建昌此本得之張平州中丞家相傳爲其尊甫
澹明方伯官豫章時所搨而斷痕猶在則真建昌原本矣何以秀潤有餘奇古
未足翻出陸氏本下邪尚有待於世之知之者　再跋建昌小字麻姑帖云壬
午春見孔東塘家小字麻姑記碑陰有趙松雪臨衞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歐陽
詢薛稷李邕六人書東塘曰此益王所刻建昌府碑也今此帖得自建昌又帖
尾有褚書其爲益王本無疑然比之孔本則又缺衞虞歐薛李五種書而多一
柳豈別有故邪抑裝搨之不全邪　舊搨建昌麻姑壇記跋云此建昌原石非
萬曆間章田重刻本也而紙墨亦舊丁亥夏六月得之金陵吳氏小字麻姑記
余家有四本原無出此本之右者子孫其寶之（鐵函齋書跋）
魯公書麻姑壇記元作大字今有拓本而石亡其小字者乃別本後人補刻非
初碑也（金石文字記）
魯公麻姑仙壇記在江西南城縣有大小二本魯公平生得陶入八刀圭之術
雅好攝生故於神仙之事每津津道之如華姑壇元靖先生碑及麻姑記皆其
所極矜練書故刻一碑未已又刻一碑既書大字又書小字蓋於此事實親切
有味故不憚煩複如此陸放翁謂用羊叔子峴山故事未爲知魯公之深者也
觀公死李希烈難後猶有羅浮札書寄小顏郵之事則公之得力於餐霞之術

可知特以公忠義貫日月勳業蓋天地故不以此爲公異耳公之作此書蓋以
退筆因其勢而用之轉益勁健進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碑不知毀自何年吳
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寖失其真嗚呼豈書到
妙來天地亦復忌之邪　碑書於大曆六年四月公時年六十有三顏公書碑
必稱官伐獨此碑僅書名姓按公以大曆二年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臨川
代到七年九月至東京始除湖州刺史則六年四月公雖未去撫州而已不復
刺撫故不稱撫州刺史也昔羲之事五斗米道自下稱民謝安石亦自稱道民
公作此碑時蹔得解組心便翛然濁世浮塵不復一毫羈絆區區官伐脫然何
有旣不外張亦無自貶與王謝風規固有同塗異轍者矣　顏公作書體合篆
籀不肯一筆出入此碑獨不然來字蹔蓬萊字皆書作來旣而自覺其誤復改
從來閒字篆法門中從月徐鍇曰夫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有閒隙也無從日字
者碑書閒字作日乃是俗字後來人閒字從日誤從此始小字刻覆本不可一
二數大字本絕少十五年前曾見一本於京師爲義門何太史所藏欲從借模
不可得也今年五月初新建裘魯青從歸安鄭芷畦借得一本寄余以其難見
絕人事精模一本然後還之　趙德甫金石錄謂小字本世亦以爲魯公書驗
其筆法殊不類故陳正字無己謂余嘗見黃魯直言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
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己不能記也而歐陽公集古錄言此記遒勁緊結尤爲精
悍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放翁
亦云魯公麻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仙
壇記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
刻無復當時筆意則小字本當時已毀今世所云皆覆刻本形模雖是神彩頓
殊矣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裘魯青所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搆無毫髮
異惟見鞭著經背作具鞭疊字皆作二爲小異耳　顏魯公書大者無過中興
頌小者無過麻姑壇然大小雖殊精神結搆無毫髮異熟玩久之知中興非大
麻姑非小則於顏書思過半矣（虛舟題跋）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

樵豎偶於山間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曆閒學佛者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不喜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爲定論也碑題撫州南城縣攷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小字麻姑仙壇記筆力遒勁實累黍而有尋丈之勢非魯公不能作此此雖翻刻摹勒尚佳惜碑陰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昶兩至江西竟無從訪得也（金石萃編）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五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六

寧鄉黄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環維揚參校

書評六

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黄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耳（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五十五唐中興頌上第一千四百五十六中興頌中第一千四百五十七中興頌下元結撰顏真卿正書大曆六年六月在永州（金石錄目）

永州大唐中興頌在祁陽浯溪石崖上元結文顏真卿書大曆六年刻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潛溪熙寧間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遒勁魯公筆畫雄偉皆有以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夫家而浯溪之名因大著稱（輿地碑目）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薜封莓固遠望雲煙外至者仰而翫之亦天下之偉觀邪（廣川書跋）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爲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爲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蕖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郝經陵川集）

磨崖碑高八尺五寸闊九尺許其文爲元次山大唐中興頌顏魯公所書也字大四寸七分爲平原生平第一得意書亦次山之文有以助其筆力故與山水相映發耳（錢邦芑語溪記）

天下佳山水多矣大半埋沒於荒郊僻野不得表見今浯溪幽異甲於瀟湘然非元顏二公之文字節義照耀前後崖石奇古生人敬仰亦安得流傳至今動往來之憑弔哉（錢邦芑重游語溪記）

弇州山人曰中興頌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爲魯公書法第一余向列宋廣平碑側記第一而以弇州之言爲未然丁亥六月得此本於金陵承恩寺前古勁深穩雖欲不以第一推之其可得乎弇州不以書名而評書十得六七豈四部藁法書苑等書成於衆手與呂覽等邪不然何以能中其肯綮也因跋帖尾并附及之（鐵函齋書跋）

磨崖碑爲魯公書絕作泰華尊嚴使人不敢仰視（金石品）

中興頌之雄偉如驅千金駿馬倚邱山而立（王惲玉堂嘉話）

魯公諸碑無大於此者歐公云摸打既多石亦殘闕世人所傳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故予函疑王元美所獲恐是褁刻余所見亦完好只缺一字耳訪之曾遊此地者皆云崖石如故不知歐公何以云爾（金石續錄）

唐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剝裂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書法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邪余獲一紙恐是褁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下一證之（石墨鐫華）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爲三絕碑曰元漫郎頌顏平原書并祁陽石爲三絕殊可嗤恨石何足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爲三絕耳（畫禪室隨筆）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爲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爲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爲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竹雲題跋）

中興頌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關齋記上（元牘紀）

頌撰於上元二年碑題大曆六年夏六月刻是元結撰頌後十年真卿官撫州刺史而後書且刻也碑頌肅宗中興即位靈武收復兩京上皇還京等事唐肅

宗本紀至德二載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則撰頌又在還京後四年頌磨崖在祁陽縣浯溪結判荆南時寓居於此其刻峿臺銘在大曆二年浯溪銘唐亭銘俱在大曆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頌獨遲至大曆六年也（金石萃編）

案中興頌大字左行刻於大曆六年六月其時公已解撫州之任故題銜云前撫州刺史元結是記撰於上元二年其時結以水部員外郎佐荆南節度使呂諲爲判官至大曆六年結已遷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矣此刻結銜仍題水部員外郎及荆南節度判官蓋公用見銜結則仍用舊銜也

資州唐顏魯公書中興頌二　一在東崖一在西崖（輿地碑目）

劍州中興頌紹興初攝州事吳盱摹刻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吳省欽白華前稿）

案以上二條記蜀中中興頌別本附錄永州評跋之後

臧懷恪碑

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撫州刺史顏真卿撰幷書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官至右武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碑以開元十二年立在三原（集古錄目）

案開元十二年懷恪卒年非立碑之年此碑當立於大曆初年公刺撫州時詳見後記

第一千五百四十八唐臧懷恪碑上第一千五百四十九臧懷恪碑下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案碑無立時年月金石錄編於大曆諸碑之後

臧懷恪字貞節太原人官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魯公文集）

廣德元年癸卯公年五十五有臧尚書碑銘（魯公年譜）

右唐臧尚書墓碑顏魯公撰幷正書尚書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閒少傳余向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忱希愔希景希晏希讓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爵與此不同（金薤琳琅）

臧懷恪碑顏魯公撰幷書懷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姪勛賢閒出自天寶距於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皆韓秀弼書額希讓胄士也而能爲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弇州山人稿）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穎都具墨寶也（庚子銷夏錄）

右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不見立碑年月趙氏金石錄以爲大曆中立顧氏金石文字記據碑文載廣德元年十月贈官詔書因系之廣德元年余以魯公署銜之而知德甫爲可信也魯公麻姑仙壇記云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其撰李含光碑云大曆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今此碑題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則必在大曆三年以後矣寶刻類編以爲開元十二年立則但據其卒之年月並未讀其全文尤爲疏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新唐書室韋傳惟載開元天寶閒凡十朝獻其後貞元四年與奚共寇乃見於傳證之碑則開元初已內侵而史蓋失錄又碑下文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今檢突厥部落無此名（通鑑聖曆九年九月改默啜爲斬啜當時武后憤其倔彊故漫爲此號而魯公亦襲用之）然懷恪應變紿敵功不爲細乃卒不附突厥本傳亦其疏也又所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身遁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案之唐書皆不合傳載懷恩鐵勒部人則懷恩父亦舊屬鐵勒矣又云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則傳言父蓋名乙李啜今碑乃云懷恩父設支則又名設支矣至云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設支又自有部落及開元初來歸始爲唐臣亦非世襲都督者疑此數事史文皆未悉並當以碑爲據且足補突厥室韋二傳之闕則是碑之傳益可寶也（授堂金石跋）

右碑題云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撫州刺史顏眞卿撰并書李秀巖篆額懷恪字貞節東莞人以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其贈尚書則以第七子希讓貴蓋薨於開元十二年而碑立於廣德元年之十月全錄詔書示優異也都少卿穆云臧氏糾宗碑所敘七子與此不同駱天驤糾宗碑跋云自靈州君寵而下悉載於碑據此云祖君寵皇通議大夫靈州長史曾祖滿隋驃騎將軍既曰糾宗曷爲遺曾而錄祖豈止敘本朝不及隋以上也邪糾宗碑亦魯公撰書不應互異惜不得橅本證之碑敘臧氏僖哀二伯文武兩仲其下列丈人子原義和榮緒諸人按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李軌云臧地名也則丈人者乃臧之釣叟非即其姓況下距魯隱公殆四百年不得以爲公子彄之後世民二字至高宗時及非連及并諱之而虎字則諱於貞觀中或全去此字或缺一筆凡碑皆然此曰世祀宜哉又曰猛奮虓虎竟弗之避何也金石後錄

碑文歷敘臧氏曰子原者乃漢臧洪原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作子源金石文字記

魯孝公子彄字子臧他書不見惟春秋左氏傳孔穎達正義言之是承杜預公子譜舊說耳今碑亦云又文苑英華載李邕左羽林大將軍臧公神道碑文云其先派於后稷演於周公洎魯孝公子臧因而氏焉說亦與此同懷恪少隸戎級起官拜勝州都督府長史轉左衛率府左郎將再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充都知兵馬使河西軍前將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開國侯薨贈右領衛大將軍又贈魏州刺史三贈太常卿四贈工部尚書有七子長曰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次曰希昶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三曰希忱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五曰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六曰希晏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七曰希讓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官最顯父以子貴故得贈工部尚書也懷恪有二兄文中所稱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未知居何行也又稱兄子謙亦未知爲何人之子又元和姓纂以希讓爲懷亮子據碑可證其誤關中金石記

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之顏眞卿結銜考之碑題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新唐書眞卿傳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還吏部侍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眞卿上疏載以爲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別駕遷湖撫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舊傳略同帝自陝還者代宗本紀廣德元年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丙子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十二月甲午至自陝州是也元載爲宰相乃寶應元年建辰月之事元載之誅乃大曆十二年事眞卿之爲撫州刺史傳雖不詳何年玩其敘次在載誅之前据麻姑仙壇記大曆三年已刺撫州則不出三年至十二年矣集古錄目載顏眞卿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碑并碑陰記大曆中眞卿爲湖州刺史建於州之駱駝橋東以大曆九年立據此則眞卿之刺湖州在九年其刺撫州又在九年之前今据其子希晏大曆五年立碑則此碑必與同時所立因列於其前碑載懷恪以開元十二年二月薨十月窆乾元三年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贈太常卿廣德元年贈工部尚書自是又踰數年而後立碑蓋距其薨四十餘年矣碑云祖寵父德据魯公文集東莞臧氏糺宗碑銘祖寵與此同而父作善德金薤琳琅載此碑父善德與糺宗同而祖作君寵蓋金薤譌也碑云斬啜八部落又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金薤琳琅譌作設之新唐書僕固懷恩傳父乙李啜舊書傳作乙李啜拔似新書脫一拔字啜拔卽碑云啜八皆部落之名至碑所稱設支雖無可考然以其爲部落之名亦可無疑以臆度之猶漢時郅支之遺也疑懷恩之父本未有名卽以部落爲名故啜拔設支皆可隨稱而乙李啜拔又蕃語繁簡之不同也糺宗碑載懷恪有兩兄懷慶懷亮而懷慶已書贈官是已先卒故碑但書懷亮碑書恪七子官與糺宗碑不同者長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糺宗作右衛中郎將贈□州刺史次希昶與碑同次希忱以下贈官俱同所不同者希忱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糺宗作左驍衛中郎將次希愔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糺宗作忠武將

軍次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紇宗作左威衛中郎將次希晏紇宗贈左街使餘同次希讓紇宗但書魯國公不書官位前六子皆有贈官則立碑時皆已先卒惟希讓在矣碑云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敦伯仲之契所謂兄子謙者不知是兄字子謙抑或是兄子名謙据紇宗碑懷恪兩兄既無子謙之稱懷慶五子希古希真希賓希朏希逸懷亮五子敬廉希莊敬之讓之敬此此疑有譌亦無謙名再据碑懷恪以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其生在總章二年則其兩兄當生於龍朔麟德之間史稱真卿以與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二年少於懷恪兩兄之年四十餘則早歲所與敦契者爲兄子無疑特不知謙爲何人之原名耳真卿撰此碑當與紇宗碑同時而文有不同者如此所未詳也金石萃編

案碑云疇敢不秖佴秖佴猶敬慴也爾雅佴貳也不與慴通公撰宋璟碑云佴公而歿文集作躡公而歿彼以佴爲躡此以佴爲慴皆自公碑始也鬱彪斕之質與郭氏家廟碑鬱龍虎者十人皆用班固答賓戲鬱龍虎之文句文選注鬱被也謂被龍虎之衣以譬其文采之盛也此云彪斕用毛詩闞如彪虎句斕開險貌與瞰通郭璞江賦瞰如地裂即詩闞如之義毛詩訓闞爲奮怒此借開險之斕爲奮怒之闞不用彪虎而以彪斕對上句蘭玉蓋唐人避虎字諱有此替換用法公文前曰方虎之才後曰猛奮彪虎兩用虎字皆缺末挑而不諱其字此句獨用斕字代虎當是偶襲時人替換法無深意也自天寶岠於開元岠去也爾雅岠齊州以南岠與距通銘詞光允羽儀二光字連用極言文采之盛也金石萃編以上光字作空方字實未泐蓋疑之也碑前李秀巖十二字非魯公所書末二字殘缺金石萃編謂是題額二字察其泐痕似是校勘非題額也秀巖當是刻是碑者

臧氏糾宗碑

臧氏糾宗碑顏真卿書在三原縣古今碑目

臧氏故宅碑

臧氏故宅碑顏真卿書在三家村古今碑目

案臧氏糾宗故宅二碑不列歐趙諸錄今三原亦無是碑糾宗文見集中亦魯公撰也此云故宅碑在三家村疑是三原縣之誤

顏含大宗碑

顏含大宗碑含十四世孫撫州刺史真卿撰幷書真卿罷撫州過含墓因敘含而下十五世子孫名字事迹立此碑以大曆六年十一月立集古錄目

第一千四百六十唐顏含大宗碑上第一千四百六十一大宗碑中第一千四百六十二大宗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六年十一月金石錄目

大曆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含大宗碑魯公年譜

大宗碑顏魯公撰幷書在建康府學輿地碑目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顏真卿書在應天府學碑數

顏含碑

顏含碑晉江夏李闡撰傳曾孫宋金紫光祿大夫延之撰銘十四世孫唐前撫州刺史真卿書含字宏都瑯琊臨沂人東晉官至光祿大夫封西平侯謚曰靖此銘舊有刻石大曆七年四月真卿重建集古錄目

第一千四百六十三唐重建顏含碑上第一千四百六十四重建顏含碑下晉李闡傳曾孫延之銘十四代孫真卿正書大曆七年四月金石錄目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文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其事而不書小字容齋隨筆

顏府君碑顏魯公書在建康府學輿地碑目

西平晉侯顏府君碑顏真卿書在應天府學碑數

書清遠道士詩及和作

平江府顏真卿虎邱詩刻唐詩紀事二十四卷吳門有清遠道士周恭子遊虎邱詩其詞自商周歷近代近二千年來矣鬼神邪莫能測也辭藻健拔魯公愛之刻於巖際輿地碑目

大宋開寶七年太歲甲戌四月二十日錢俶將錢十七貫得於懷州濟源縣前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軍州事潞國公文彥博　元豐壬戌仲

春望日增中溥薛昌諤同觀　大觀己丑四月初八日賜顏真卿楷書詩卷一卷勅余深　顏公忠正公直著聲一世今見其書如見其人其忠毅之氣猶勃勃紙上非尋常能書者所得託而有也不可不寶大觀三年四月日賜到中書侍郎臣深謹題　顏魯公法書一變晉人獨開生面筋力渾厚不入狂怪怒張洵有唐一代書家之冠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夙著勳猷卒成忠藎蓋其精神所發一於書而寓之此二詩爲清遠道士而作筆致遒勁尤見經營慘淡而謂因人而益重者其斯蹟之謂歟梅山拙逸題有志忠徽印　右魯公正書詩跡與多寶塔競是一體惜不刻石以永其傳至元二十四年獲於金陵書肆甲午三月同神龍蘭亭命工重裝於錢塘金城郭畀天錫審定真蹟祕藏於快雪齋中　顏魯公書晏至得多見乞米祭姪文尤烜赫有名者最後見劉中使帖益歎奇絕今又得見此二詩晏何修而獨與魯公有緣也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三月八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延祐己未仲秋得見魯公二詩真蹟拜觀文潞公題識末學小生五百年後親覩先賢手跡至幸至幸是月二十八日員嶠真逸河東李倜謹記　唐顏魯公詩筆高妙今古豈俟余言而此卷固不可得也況宋元名賢題識詞翰又妙絕尤不可得也以二不可得言之非寶而何哉洪武辛亥三月馬生持此卷來余深愛之以置諸左右又一年壬子秋八月二十又七日松雲生南州徐達左謹書耕漁軒中　此顏魯公爲清遠道士而作書卷時大歷閒爲刑部尚書年已六十有餘然字字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觀生平碑刻正書其峻聳如山嶽銳利若戈戟其嚴毅莊重如端人雅士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卷與多寶塔相似余未敢以伯仲許之多寶石刻此則墨蹟尤爲可寶者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太子太師李輔國惡之盧杞嫉之屢遭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雖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宣德七年四月二日翰林院國史檢討廬山陳繼敬識　天順八年歲次甲申冬十月之吉歸田前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官淳安商輅拜觀　大明正德十有四年太歲在庚辰長至後六日壬戌甬東豐坊觀於復古堂石刻題跋

魯公以正書書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韻冲夷求之碑版中徵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於此求之思過半矣庚子銷夏記

案是詩原題大曆五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真卿書據年譜大曆五年魯公尚在撫州刺史任不應至虎邱題詩亦不應書刑部尚書銜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公撰舅氏殷踐猷墓碣云父子敬吳令蓋公幼孤隨母育於外祖子敬吳縣任內曾到虎邱詩當作於大曆六年公罷撫州事至上元謁顏含墓復至吳郡游虎邱時大曆六年公年六十三逆推而上五十年爲開元十年公生於景龍三年其時方十四歲故追憶舊遊而作此詩公書虎字皆缺末挑此帖虎字凡兩見皆直書不避後有陳繼跋與卞氏所錄祭伯父文內陳敬宗跋語意全同疑此書是後人僞作今編於大曆六年顏含碑後俟博雅者正之

虎邱劍池四大字

虎邱劍池四大字顏真卿書在虎邱劍池畔碑藪

虎邱劍池四大字蔡襄真書相傳爲顏魯公書今查舊虎邱志訂爲蔡公書無疑金石林時地考

虎邱劍池顏真卿書又蔡襄書在觀音殿又元周伯温書在虎邱崖下古今碑目

真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鄭子經碑學篇

案虎邱劍池四字唐宋元書者凡三家據碑藪顏魯公書在池畔據古今碑目蔡襄書在觀音殿周伯温書在崖下金石林時地考謂魯公四字即蔡襄書誤也魯公書無年月當即公罷撫州刺史由上元至吳郡時與清遠道士詩同時書也

送劉太沖敘

右顏魯公帖缺字一番本乃送劉太沖敘也併及其仲氏太真缺字一舊唐史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塘神市人月有祭禱必應溧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度撰蔣潼書昔曾易置缺字一廨旋轉縣齋援到官初得之縣庖下僅存缺字一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

兼經從相與起（缺一字）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缺二字）廳壁敘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缺二字）纂云宣城陳留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表其先世也平原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缺一字）蹉跎卑位悼其窮也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貶顏夷陵別駕後還廬陵刺史道出蒲塘有左伯桃詩第序腦亡太沖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翦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太息也或謂密爲王銑購去（米芾書史）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真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渭南南氏錄（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真蹟奇宕爲遼東李帥所藏（董其昌容臺集）

顏魯公送劉太沖序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敘者豈當時不甚流傳邪真蹟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祕閣續帖亦有刻（畫禪室隨筆）

送劉太沖敘墨蹟舊在中書趙士楨家後歸之關中南宗伯宗伯沒其邑中舉人東蔭商得之後復歸之南氏余從東君借臨月餘今國學所摹印卽趙氏本也覩紙墨文字及書法俱小異豈世不止一本乎（庚子銷夏記）

劉太沖宣城人其弟太真唐書文藝有傳敘中云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者漢劉繇字正禮繇兄岱字公山也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癸卯秋邂逅楊聿修於秦淮客邸出漢校官碑及此敘相贈余觀董思白戲鴻帖中所刻其精彩較勝於此意董從真蹟鉤摹而此則後人據拓本而翻刻者也（金石文鈔）

右敘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按宣城戴援跋云得劉太真墓碑於縣庖下同郡李兼經（案援跋云李兼經從謂李兼字經從也非李兼經）因出顏公送太沖真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蓋刻於慶元閱趙氏已不及見然真蹟猶藏於陝西東氏吾邑宋閔仲遇東孝廉於京師獲見之紙碧如玉墨黝於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沖彭四字與刻本合沖弟太真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既不爲太沖立傳而太真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沖幾湮沒無聞矣米元章書史云此敘碧油牋書王欽臣家故物也華陰王宏撰云此敘真蹟爲渭上大宗伯南子與先生故物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卽東孝廉也邪（金石錄補）

劉太沖帖碧牋書宋時爲唐坰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密爲王銑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叔所得故流傳至今邪又米氏書史稱坰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九字翦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遒古此敘獨秀潤有恣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此敘不記所作之年按敘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敘與送蔡明遠敘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案魯公以廣德二年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此敘款云魯郡公顏真卿敘則非乾元二年作矣戴援跋引鄭薰記謂公由夷陵別駕遷廬陵刺史時作則事在大曆三年然由硤州至撫州並不取道江寧其說亦有未確此蓋大曆七年春公罷撫州事至江寧時作也）又敘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案石刻作清）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沖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案史作蕚）不及太沖非有此敘則太沖一段謀略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敘關係太沖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敘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竹雲題跋）

此敘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沖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沖彭三字爲完沖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尙闕三字則不知爲何字矣吾謂唐人善鉤摹此敘必有別本卽此可見世稱顏公書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

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鐵圍故能爲右軍適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　顏公盡絶變化然比右軍猶覺有意所以不及右軍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故知龍跳虎臥真是規矩之至（虛舟題跋）

八關齋功德記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鎔塑繪刻堂閣殿宇關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遺御史覆視之州縣震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太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爲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立石袤丈而圍幾再尋程材巨異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折遂鏨鑿缺敗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於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有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壇壤之下瘢痍壞失文義乖絶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慕習魯公書法纔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蹤湮沒遂命攻治其傷殘補續其次雖真贋懸越貂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敘（宋州刺史崔倬記）

第一千四百七十七唐八關齋會記一第一千四百七十八八關齋會記二第一千四百七十九八關齋會記三第一千四百八十八關齋會記四第一千四百八十一八關齋會記五第一千四百八十二八關齋會記六顏真卿撰并書崔倬補書大曆七年立（金石錄目）

大曆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魯公年譜）

右八關齋碑顏魯公書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唐書神功傳亦概見其事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進士尹崇高奉使河南爲余致此本而每行下缺四字蓋打碑時爲夏潦所渰也（東里續集）

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爲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有烜耀於此者今皆澌滅而田公之事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顏碑者最爲奇偉蓋以其氣森嚴而又不窘束故爾（蒼潤軒碑跋）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猾裨媚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緍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修羅帝釋爲證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弇州山人稿）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翩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侯方域壯悔堂集）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余向年官汴城於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犖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庚子銷夏記）

案此碑止邦鬱以下至無回是初刻宋拓比今但多四十餘字不復完好矣退谷言得不斷本及尚完好者皆欺人語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爲詳此所謂事增於前者也碑下段多闕爲擇甚灼然可知者稍補之以順文理而皆志之以圈蓋不欲以一人之私見愚天下耳目耳神功忠勇有功於唐雖爲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以一眚掩至慕光弼之所爲待下以謙羣帥感之祈禳報德亦其宜也而趙子函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從叔肖岩自歸德府歸拓此本見示較之家藏舊本又闕數字因歎金石之堅有時而泐而余愈不能已於集錄也（金石文鈔）

右碑題云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後題篆書云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信都王者田神功也神功傳事母至孝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襲南德信討劉從諫攻敬釭及所歷官爵皆與碑合又謂神功寢

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者卽此記也記云八關齋會者公疾良已之所建也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破其黨而有造於州人不資齋明何有報德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萬設大會飯千僧於開元寺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百姓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按代宗大曆中王縉元載杜鴻漸等喜飯僧徒以福業報應熒惑上聽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州郡將吏尤而效之故雖魯公之賢忘其習俗之陋而爲此記良足慨已齊武帝永明元年五月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註云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謂八關明以禁防爲義也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於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卽第八戒之意乎金石後錄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昭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虜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嘗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陽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乘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祈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真卿撰弁書田悅篆額大曆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昫唐書田神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明趙崡以神功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於會昌刻於大中者也倬寶重刻而非補書寶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隋義同鄜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太和六年四月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縣令田說書其篆至劣寫徐爲徐汳爲汴度爲度儀爲儀爲儀唐人之不通篆學如此汳州以水名卽水經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濉水地理志滎陽卞水在西南亦但作卞徐鉉注說文云汳今作汴非是或說隋煬帝避反字故改汳爲汴然則猶飯作飰之屬也今依隸造篆不成字體若从地里志作卞亦當篆作㝉字不應下加・也悅卽神功族子通鑑大曆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卽悅是也後爲田緒所殺贈太尉見劉昫唐書德宗本紀中州金石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文字滅沒闕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闕持節宋州字徐向等下闕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闕事兼御史字之所建也下闕公名字起下闕孝字安安八務在於撫下闕柔況字緝熙下闕故能殿天字佐今下闕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闕臣圖已令公字公斬下闕德信走從諫遂弁其字副元帥李下闕光弼請公字又討敬釭下闕釭歸順焉史字封信下闕都郡字每食宿下闕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闕汴宋節度使遷兵部大曆二字妻信安下闕王褘女爲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闕左右閱讀史書或時疾字二寺下闕以新福祐三年字功下闕既高字忽嬰熱下闕疾沈頓字是卽下闕我公字入於煎下闕熬矣字徐君悅下闕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下闕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爲下闕一字者壽百姓張下闕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臬文武將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釭集作六年淸河張氏集作淸州則又集本之譌也元年拜戶部尙書集作戶部眭於姻黨集作親黨不茹葷集作茹暈禮讖不絕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爲正也首題顏真下當闕卿撰字篆尾唐下當闕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竹雲題跋

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時爲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較略惟遷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尙書爲兩傳所無又淄靑節度使兩傳作淄靑似係碑偶筆誤也傳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褘女褘爲太宗八子鬱林王

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其敘舉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爲七年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曆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爲何年撰碑者顏真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爲大曆七年九月立此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可知而湖州之命即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未刺湖州中閒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同時列於宋璟碑之後爲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里明正統閒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千僧既而苗藏實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三十萬飯千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曆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於服成寺八月修一萬僧齋於慈恩寺爲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此即碑後載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所記重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於土則寺亦在折毀之數崔倬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即唐時此碑所立之舊址矣金石萃編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七

劉中使帖

右唐太師顏真卿書劉中使帖真蹟著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生平見真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書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右顏魯公劉中使帖徵明少時嘗從太僕李公應禎觀於吳江史氏李公謂魯公真蹟存世者此帖爲最徵明時未有識不知其言爲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閱顏書屢矣卒未有勝之者因華君中甫持以相示展閱數四神氣爽然米氏所謂忠義映發頓挫鬱屈者此帖誠有之乃知前輩之不妄也帖後跋尾六通首王英孫次鮮于太常又次張彥清白湛淵田師孟最後亦彥清書蓋此帖曾藏於彥清所後易於英孫考觀跋語可見英孫所跋歲月宜在後不知何緣出諸公之前初疑裝池之誤欲令改易而張公鈐印宛然不可拆裂姑記於此以俟博識嘉靖九年庚寅菊月望日徵明識　鮮于伯機題祭季明文天下書法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傳得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書畫題跋記）

魯公書存世常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毋商氏贈誥昭甫誥幷此八本觀於此書可謂鉤如屈金點如墜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冬十月二十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瀛洲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生平獲見真蹟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迂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代況筆精墨妙若是邪昔桓伊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翦擒之快亦知夫唐燼未息與史侯處厚尚義士也曠歲月而得之非尙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尙哉白珽題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少師顏真卿字清臣劉中使帖真蹟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真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蹟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誥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毋誥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闓捷慨然效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淨几展玩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常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齋張彥清重題（鐵網珊瑚）

史丈新收顏魯公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白湛淵鮮于樞田師孟跋是嘉與物盧廷璧藏（都穆寓意編）

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弘治中歸之史明古嘉靖壬辰復在華中甫家而文徵仲爲之跋至甲子歲爲茂實府君所購後歸檇李項氏（清河書畫舫）

按盧子期之擒在大曆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敘希光降於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爲主帥史歸之功各就其人言之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爲王武俊

所擒舊書王武俊傳又云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獲之何其異邪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帖所謂舍利將軍者亦不舉其姓氏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希光後從朱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 金石文鈔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恨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檇李項氏康熙閒錫山秦公子樹豐見於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遒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所刻戲鴻堂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臨之未知有合否耳 竹雲題跋

與夫人帖

顏魯公頓首夫人帖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寶章待訪錄

魯公與夫人一帖當是其嫂今在王詵家 米氏書史

魯公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 黃山谷集

大曆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人帖 魯公年譜

顏魯公與李夫人帖在宋次道家見之墨池編按李夫人者魯公嫂也亦頓首夫人之例或云與李太保誤爲夫人非是 清河書畫舫

案魯公幼孤撰仲兄允南神道碑云開元二十六年丁內憂時魯公年三十歲此帖云奉承十四日還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則是還母蘭陵郡太君殷氏柩與父惟貞合葬而與其夫人韋氏書也留元剛刻入忠義堂帖其撰公年譜編入大曆七年時方卸撫州事至東京又新授湖州之命距母沒已三十八年至是始得還祔故言之哀慘若此米元章所記乃其墨本因帖首有真卿頓首四字帖後又有真卿頓首夫人閤下八字疑與夫人帖不應恭謹如是遂云當是其嫂墨池編從而和之又於夫人上加李字遂與頓首夫人帖歧而爲二攷魯公同懷兄凡五人長闕疑娶殷氏見公撰殷履直妻顏氏碑次允南娶陳氏見碑藪其第五兄幼輿亦娶殷氏見公撰幼輿墓碑惟第三兄喬卿第四兄真長所娶無考魯公之嫂其可考者皆無李氏蓋墨池編未見是帖臆揣懸度因有是說而清河張氏所謂於宋次道家見之者確是與李太保書非與李夫人書也與夫人書曰真卿頓首夫人閤下可見古人無處不敬即唱隨之際其致敬如此若云與嫂則與嫂叔不通問之禮相背矣

天下放生池碑幷乞御書碑額表及碑陰記

唐放生池碑昇州刺史浙西節度使顏真卿撰幷書肅宗乾元二年使驍衛郎將史元琮詔天下自山南至浙西七道臨江置放生池八十一所真卿爲天下放生池銘上之碑以大曆九年正月立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表顏真卿書批答肅宗御書表以上元元年上真卿時爲刑部尚書碑以大曆九年立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碑陰記顏真卿撰幷書初肅宗既許書額未及下而真卿貶碑不果立至大曆中爲湖州刺史始追建於州之駱駝橋東集批答御書字以爲額又序其事於批答碑陰以大曆九年立 集古錄目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顏真卿書批答肅宗御書表以上元元年上碑以大曆九年立先是乞御書批額以被貶碑不果立至大曆中爲湖州刺史始追建於州之駱駝橋東集批答御書字以爲額又序其事於批答碑陰 集古錄跋尾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東坡集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唐放生池碑上第一千四百九十八放生池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九年正月　第一千四百九十九乞題放生池碑額表肅宗批答附

第一千五百放生池碑陰記 金石錄目

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三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於此(金石錄跋)

案放生池碑原刻已佚今僅於忠義堂帖見其摹本得金石錄所記亦可想見碑後題款之式湖州府志職官表所引此碑僚屬姓名僅二十二人曰團練別駕盧暈元自勵徐自然劉抗司馬張彥弼黃持志姚執玉烏程主簿李翼長城令朱自勉主簿張退慶杜勉陳宗之賈嶸楊渙趙珙安吉丞楊齊光康造主簿盧勝武康令李汧主簿孫秘葉迅德清令范銛其餘則不可考矣金石錄載長城主簿一人尉五人湖志載張退慶等凡六人皆爲主簿蓋杜勉等五人乃尉之誤也金石錄載武康丞三人湖志亦少一人

勅天下放生池碑舊在湖州文宣王廟今在魯公祠唐顏真卿撰幷書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自山南至浙西臨江置放生池八十一所真卿爲天下放生池銘上之碑以大曆八年立　顏真卿集肅宗御書批答字題放生池碑額又附其事於碑陰表以上元元年上碑以大曆九年爲湖州刺史時立(輿地碑目)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池碑陰記及碑銘皆載二年湖州碑陰記後乃書作三年三月攷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進乞御書題額以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奉進特乞聖恩俯遂前請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擘窠之本在於次年故繫以改書之年月耳藝文類聚有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也　三年二月有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大曆八年正月至湖州任七年追建放生池碑銘

九年有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魯公年譜)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詞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遜志齋集)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大曆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魯公年譜)

沈氏述祖德碑幷碑陰記碑下一半缺不見書撰人名氏大曆八年十二月立(復齋碑錄)

梁沈氏祖德碑立金鵝山後裂爲十六段藏之縣帑宋元祐中太守林希刻石記其事(德清縣志)

德清縣金鵝山上有沈氏述祖德碑記梁天監癸未春三月系孫麟士述唐大曆癸丑冬十二月刺史顏真卿撰碑陰記(石柱記箋釋)

謝太傅塘碑陰記

安吉州晉謝太傅塘碑　舊碑在謝公鄉顏真卿取舊史遺文刻石而書其陰今碑在墨妙亭(輿地碑目)

案謝公塘在湖州西四里不在安吉

謝公塘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詵書大曆七年十月十一日龍興寺沙門皎然建(復齋碑錄)

案魯公記卽刻於此碑之陰公以大曆八年正月始至湖州復齋碑錄云此碑大曆七年十月十一日建則公未至之前三月杼山僧皎然所建也公書碑陰應在八年正月以後攷湖志郡守表魯公以前刺湖州者有永泰二年蕭定無裴清之名則志闕也

湖州石記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集古錄跋尾)

湖州石記碑字殘缺不見年月及書人姓名驗其字畫蓋顏魯公書也(輿地碑目)

干祿字書

唐干祿字書濠州刺史顏元孫撰湖州刺史顏真卿書初元孫以字書分四聲定爲正通俗三體真卿以大曆九年正月刻石於湖州（集古錄目）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絶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

魯公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書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仍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譌缺遂不復傳獨余家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沈摩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五十九唐干祿字書顏元孫撰真卿正書大曆九年正月（金石錄目）

大曆九年甲寅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湖州刺史宅東廳院（魯公年譜）

案以上四條論湖州原刻本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刑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宦曾牧兹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閑錄干祿字樣鑴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親姪禹（案禹魯公同母弟允臧之子）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忝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俸成禹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永時用開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楊漢公重刻記）

唐重模干祿字書開成四年楊漢公以舊本譌缺重模刻石并爲記附於碑後今其本比顏魯公所刻差完可以備用（集古錄目）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譌闕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并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九十六干祿字書模本（金石錄目）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穩勁媚殊得顏真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東觀餘論）

案以上五條論湖州重刻本

干祿字書碑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輿地碑目）

案在墨妙亭者原刻本也在魯公祠者重刻本也二本今皆不傳惟蜀本行世

干祿字書宋時已無善本黄伯思云刻者爲衣食計搨者多也仲父得之董文行者頗舊（碑帖紀證）

此本宋時已磨糊近世搨者絶少丙戌於同年友呂無黨編修處見之云以千錢市得但不知是楊漢公模本否（金石續錄）

案湖州原刻歐陽公後無及見者以上二條皆云舊搨當是楊漢公模本

柳公權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雖公權時以筆□□□書法理固如是□□□魯公筆蹟乃知公□□言不妄魯公忠正□□功名事業列於國□□全德偉行英風義□□映千古文學之外□□隸書大小二體筆□□勁如服介冑如冠□□凜凜乎若諍盧杞□□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與暇隙書干祿字樣鑴刻於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爲精詳於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刓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頖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既望成都句詠記

顏魯公干祿字書碑在金州郡治之蓬萊堂（輿地碑目）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祕監于祿字書益信蓋祕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爲臨池指南書曰干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弇州山人四部稿）

此顏魯公干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余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余所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邪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謬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髣髴者邪（鮑翁家藏集）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東里集）

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書類有科舉氣習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也（姜堯章書譜）

干祿字書一卷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真卿之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曆九年真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　本朝楊州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誤以爲真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附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復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官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啚圖商商涷凍截然兩字而云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韭之作韮㒳之作𦯀䕌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顏魯公干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刓缺至歐陽公爲集古錄稱楊漢公樵本並多漶漫此蜀本勒石於紹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庚二韻而後頗多淩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郴陽本近日吳門鏤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淆紊略無是正豈開成楊刻印已譌誤邪抑誤自紹興邪又何以蜀楚兩本並誤邪至蜀刻凡脫戌几蚌丰從丰及注中並上小誤或由傳摹失真觀此則其於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慕齋閣學鐵識前後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尙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稼軒宦蜀歸曾以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搨慕齋宜善藏之恐後此並不多覯也（汪由敦松泉文集）

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稱姪男）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曰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言姪也）春秋傳曰姪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限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並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　史記武安侯傳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金石文字記）

金石文字記收得此本證其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推明姪男爲當時俗稱語不爲無据然魯公臨書亦少有譌舛證之說文繫傳云此書釐字改未爲牙冡字轉冂爲向鄰正體也而謂之譌隣俗謬也反謂之正益爲病矣蓋徐氏所訂已如此惜余未覯全本爲一詳攷也又徐氏謂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其從孫真卿書之於石案序旣云第十三姪男家廟碑又云生我伯父諱元孫則從孫殆從子之譌傳鈔者不及審也爲附正於此（授堂金石跋）

按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齋漫錄駁之且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齊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而唐初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結銜稱滁沂豪三州刺史豪不從水旁石刻分明可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鍾離國隋改爲州廣韻本於孫愐愐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名不從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閒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焉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潛研堂金石文）

跋尾

魯公書石遍天下其存蜀者僅武連逍遙樓三字至南部縣離堆磨厓記已泯建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攝州事吳盱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予惟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譌缺世所傳者乃楊漢公摹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石厚尺餘穴兩旁如貫縴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缺）州職官志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峒成都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閎中粹中虛中迭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即是跋所云府尹龍圖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留遇害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足本再考之（吳省欽白華前稿）

顏元孫干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樣非也元孫杲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杲卿傳碑首題朝議大夫滁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此云滁沂豪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則劉歐兩史略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書考家廟碑敘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思魯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彊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七子是元孫爲真卿之伯以杲卿兄弟雁行數之真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尙有諸兄早殤廟碑所不及也此碑序云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者即顏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祖耳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又云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既出之後較師古延業所著特爲詳審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閒皆爲著族以簪紱世家至開天時更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覃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載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略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有淵源其討論之功非止旦夕元孫字書繁簡得中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而注上俗下正者㓛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躬躳之類是也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俗中下正者聦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兹玆之類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津逮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將勸學飛龍諸書尙存採擇既博說或不同未可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原碑爲魯公刺湖州時所書刻於大曆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寖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其跋

玩謬懃棠陰獲覩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句詠跋稱府尹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輿地碑目稱干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干祿字書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輿地碑目所云卽楊漢公宇文時中所摹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宇文摹本爲在湖州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宇文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中爲兄弟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與碑悉合而不言其嘗刺湖州且時中身爲刺史留心古蹟如此當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幷郡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尚存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者信非虛語而鮑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頗類則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已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蘭孫亦嘗以是書雕板尚存於世近楊州馬曰璐所刊干祿字書卽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　四庫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已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昶嘗手錄其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冀復顏氏之舊焉（金石萃編）

案　本朝魏裔介刊有干祿字書二卷載入　四庫全書小學存目類卷端加以考證其題炎午案者當爲顧說亦有不標名者疑卽裔介所加也

竹山潘氏堂聯句

大曆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有潘丞聯句（魯公年譜）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顗須者於公爲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眞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頡頏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實載之目錄而考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熙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鑒定按緝熙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宛然能無邯鄲子輿之感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盌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光堯懸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拆洗去之小米能別書不能別所以或爲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祕殿章識耳此事與楊少師神仙起居法極相類晉府圖書則當見收於恭王以永樂之籍入紀綱手而後佚之如高克明雲巖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既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八法定眞贋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爲黃長睿也（弇州續稿）

絹本原屬大幅跋裝冊子正書字大如小拳結字端嚴運筆格如有天然沉着之氣非諸刻本光硬板實者比誠爲至寶宣和書譜所載復經紹興內府所收前宋綾隔水宋紙標籤書顏魯公竹山聯句詩帖上上品字亦古雅本絹上下角鈐紹興連珠大璽鈐縫押緝熙敬止朱印又一古印莫辨詩前書竹山聯句題潘書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魯郡公顏眞卿敘並書下押珍祕及希世之寶子孫寶之皆明晉府藏印詩後書會大曆九年春三月字下有一舊印模糊難辨上下鈐紹興連珠大寶宋綾隔水鈐押御府之印晉府圖書二大印又鈐張氏珍玩容齋清玩二印後紙米玄暉題右顏眞卿書竹山書堂詩眞跡臣米友仁鑒定恭跋並王元美昆仲二跋此本爲眞定相國家藏曩曾有人來售索價甚昂未幾聞已轉入宛平相公家矣以爲不能復覩相去三十餘年復得一見是知與翰墨有緣也（雲泉安氏記）

蠶頭鼠尾碑（卽竹山聯句碑）顏魯公書在明月峽峽中唐宋名人石刻最多惟此碑尤大州縣數來摹搨土人憚費擊碎之（卞山志）

按公以大曆七年秋九月除湖州刺史九年三月與處士陸羽等十八人聯句於潘氏竹山書堂時公年六十有六年譜載聯句於大曆八年誤也先是公以天寶中作韻海鏡源屬祿山亂中止乃刺湖州乃以大曆八年與沙門法海李崿陸羽等十八人增修於陸處士之三癸亭九年春遂終其事上之其聯句於一十八人內同者處士陸羽廣漢李崿河東裴修河南陸士修京兆韋介顏粲潘述幷公凡八人蓋增修韻海之暇春和景明集燕於潘氏書堂聯句爲樂碑銘所謂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著也時公與元載不協加勤於政而公務餘閑仍

復優游擄適如此不特可以見公之政治并其不畏強禦不懼禍譴胸次浩落亦可見矣此卷宣和御府所收康熙間歸真定梁相國刻秋碧帖中顏楷之存於今唯此及自書告朱巨川告三種而已宋人論魯公書原本登善觀其大凡無毛髮似處余悉心臨寫恍然有契乃知褚顏兩家非徒用筆不殊即其結體亦無一不合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古人精鑒信非兒童輩所能望見鼻孔也虛舟題跋

案此詩摹入秋碧堂法帖劉宋時謝世基齊謝朓皆有連句詩其曰連句即聯句也曰題潘書當是題潘氏書堂脫氏堂二字也曰顏真卿敘并書謂衆人各爲一韻公爲次敘之并書也全唐詩錄公聯句詩二十一首未載此詩會者十有八人姓名見全唐詩石尊聯句者十一人詩中喜作憙頡頏作頡行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七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八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八

顏杲卿碑

第一千五百四唐顏杲卿殘碑顏真卿撰并正書大曆九年 金石錄目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顏司徒碑銘 魯公年譜

唐贈太子太保顏杲卿碑從弟真卿撰并書大曆九年立至貞元十八年傾倒石折元和元年十月外甥盧佐元重書孫男證建立 寶刻叢編

顏杲卿字昕魯公之同祖兄也以光祿寺丞攝常山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天寶十五載死逆胡之難贈太子太保謚忠節葬萬年縣鳳栖原 魯公文集

妙喜寺碑

大曆九年甲寅公年六十六有妙喜寺碑 魯公年譜

案妙喜寺在湖州杼山僧皎然駐錫地也處士陸羽建三癸亭於此魯公招集文士修韻海書成作記文載集中無書者姓名然此碑爲勝游而作必公自書也當與放生碑石柱記同爲郡守黌地具矣可勝慨哉

歐陽琟碑

唐商州刺史歐陽琟碑顏真卿撰并書琟字琟勃海人仕至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去官不仕而終碑以大曆十年十月立 集古錄目

右歐陽琟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諶墓誌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校又問於呂學士夏卿世稱博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譌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琟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兖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氏及諶銘皆云允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琟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琟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系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集古錄跋尾

案歐陽公云銘闕末數句今集本銘三十二句皆全

第一千五百八唐商州刺史歐陽琟碑上第一千五百九歐陽琟碑下顏真卿撰并正書大曆十年十月 金石錄目

大曆十年乙卯公年六十七有歐陽領軍碑銘 魯公年譜

歐陽琟碑顏真卿撰并書在滎澤縣 天下金石志

歐陽琟字子琟勃海人官游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上元二年卒年六十有五大曆十年冬葬滎澤縣廣武原 魯公文集

元結墓表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於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五十五唐元結碑上第一千五百五十六元結碑下顏真卿正書 金石錄目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褘未知孰是也 金石錄跋

大曆十年乙卯公年六十七有元次山表墓碑銘 魯公年譜

按史龐承鼎以申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碑言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邪 金石文鈔

此元公次山墓表也墓在魯山青條嶺泉陂原故吏大曆令劉袞江華令瞿令問等樹碑撰書皆出魯公手元公自是唐家賢臣而魯公亦贊揚盡致所謂忠烈義激文武直清信非溢美碑四面環書字大徑三寸許深厚穩重蓋魯公得意書也按碑公以道州刺史轉容州都督兼本管經略使丁內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曆四年拜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使如故公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春朝京師四月薨於永崇坊旅館蓋公既宅憂節度使以百姓請留具疏故以本管使加拜金吾將軍御史中丞及陳乞詔許遂去官服闋入朝卒於京師碑所云四年七年者語自明悉而新唐書云會母喪人皆詣節度使府請留加金吾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於公矢死懇請優詔褒許皆略而不書而於加金吾將軍下贅以民樂其教云云若公遂奪情留任者然且云罷還京師者亦不合此皆記載之謬急宜釐正者至於兼御史中丞之漏猶其小者也公父延祖移家魯縣故公葬焉碑近移置學宮（金石續錄）

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曆下闕一字據魯公行狀稱大曆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而碑云褒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而碑云歷魏城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在青條嶺余近所見搨本蓋魯山李居來家所藏持以贈余者字閒有剝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傳乃作寧塞令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僅云再調春陵丞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於傳書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僻澀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況乎成一代之史以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真與碑載次山起家為道州刺史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今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舂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戶纔滿千真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所本與殆亦詩人靡有孑遺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授堂金石跋）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曆□年十月立其文與新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即據此為之惟碑云祖利貞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史作西道碑云猗玕洞史作猗玕洄碑云將家讓濱史作瀼濱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碑云葬君於魯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三十里青嶺俗名青條嶺也（中州金石記）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幷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事惟附於嚴郢傳方士申泰芝（舊唐書作奉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閒以妖幻詭衆姦贓巨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誌銘符舊唐書呂諲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至長沙縶之遣使奏聞輔國黨奉芝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据是則泰芝不過指承鼎為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贓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而新舊史皆於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事亦見來瑱傳（魯山縣志）

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碑云高祖善禕集作善椲曾祖仁基朝散大夫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卿杲破朕憂（傳集同）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威望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濱集作瀼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集見重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感激者不能不為之歎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直方集作方直秉心真淳集作真純賚志莫申集作素志莫伸凡

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書傳俱同（舊書無傳）惟禮部侍郎楊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傳作西道將家讓瀆傳作瀼瀆（與顏集同）陽浚湯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爲西道參謀矣讓瀆作瀼瀆据九江志瀼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瀼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作瀼爲是然碑則云讓溪後云讓瀆兩皆作讓或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云云高曾祖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据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封常山王考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於晉咸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魯縣本隋大業初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與詩商餘山有太靈古洞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教授於商餘之肥溪据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於此不必拘於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於宗兄先生德秀此即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爲宗兄也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既爲同姓即可稱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即此源明駭之之證碑云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聞招輯率衆歸附正見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虔葬君於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魯山縣志歇馬嶺又東南爲青嶺在今縣治北三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爲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此碑則故吏劉袞等竭資礱石而立之唐書楊炎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曆七年（金石萃編）

湖州石柱記

石柱碑字殘缺不見年月及書撰姓名驗其字畫顏真卿書也凡湖州諸縣皆記其山川前古陵墓（集古錄目）

湖州石柱記舊在烏程縣西南三十里之杼山今在墨妙亭又斷碑二亦載顏真卿書（輿地碑目）

記中所記陵墓頗多舛錯且唐有五縣而記遺其二以石柱殘缺故也因商之朱竹垞先生悉爲辨證而梓行之（湖錄）

魯公宦轍所居多冥搜勝蹟如麻姑碑華嶽廟石幢不可數記大抵忠孝人必具真性情所值山川人物未有浮雲過眼者雖間有譌誤亦如子瞻以赤鼻爲赤壁借以張所寓之邦不足深辨也（張希良石柱箋釋序）

顏文忠公泐吳興山川陵墓古蹟於石柱樹杼山年遠剝落孫萃老取而貯之墨妙亭更六百餘禩竟歸銷滅鄭子莚畦搜得真本補亡訂譌箋釋盡善（蔣國祥石柱箋釋序）

案留元剛撰魯公年譜載公自大曆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八年正月至任十二年四月內召八月入爲刑部尚書所敘刺湖事蹟甚詳獨不及石柱記故不知其作於何年考之唐會要烏程縣大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新陞望公記烏程注云舊緊今望則知其爲十二年二月後所作也時公膺召尅期進都猶

留心郡事勤之貞石用垂久遠更數百年風雨剝蝕薶沒荒山非孫華老力爲收貯幾乎不與蠶頭鼠尾碑胥歸銷滅也邪謹識之見魯公用意之深且以補年譜所未逮云鄭元慶箋釋

凡境內山川陵墓古蹟皆入記刊之石柱又名吳興地記吳興志

案　本朝歸安鄭元慶芷畦著有石柱記箋釋四卷附注朱彝尊竹垞補記一卷稽考甚詳採入　四庫全書茲不具錄

射堂記

唐射堂記顏真卿撰并書碑石缺譌文理斷續其事迹不可考大歷十二年四月立集古錄目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缺每爲之歎息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十九唐湖州射堂記撰人姓名殘缺世傳顏魯公正書大曆十二年四月金石錄目

射堂記在湖州墨妙亭顏真卿撰幷書碑石殘缺不可考以大曆十二年立輿地碑目

射堂記孫克洪許光祚俱以爲在長興屠隆考槃餘事亦仍其謬湖錄

射堂在歸安縣白蘋洲西唐貞元中刺史李詞建顏真卿爲記湖州府志

案湖志郡守表李詞以貞元十六年爲刺史距魯公之歿已十有五年魯公何能作記蓋射堂作於魯公而李詞重修之也

浮玉二大字

浮玉山在府城南碧浪湖中怪石礧砢出於蒲葦之中入郡第一景也湖州府志

浮玉二大字左方有真卿二字款正書無年月

案浮玉山在湖州府城南湖州有兩浮玉山其在孝豐者爲大浮玉此山在歸安爲小浮玉此浮玉二字魯公刺湖州時所書也湖州府志及金石家皆未載蔣伯生因培遺余搨本紙墨甚舊不知碑在何所道光二十一年浮梁黃瑜命工摹刻於黔陽之芙蓉樓前款一行則余從放生池碑陰記中移置也

柳惲西亭記

初湖州霅溪東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汀州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大曆十一年公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書惲詩於上十二年丁巳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柳惲西亭記魯公年譜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顏真卿撰并書湖錄

湖州帖

湖州帖一名江外帖宣和書譜所載牙色紙本質堅厚墨氣如新行草八行字大如小拳後款真卿白用筆與劉中使帖絕相類二帖皆宋宗室趙與懃所藏之物也此帖前黃綾隔水有內省齋白文一印青綾標籤金書顏魯公湖州帖六字上押一寬邊朱文小印本帖前有宣和紹興內府書印下角鈐稽察司半印後政和小璽紹興連珠大璽機暇清玩之印又紹興連珠小璽及張氏珍玩北燕張氏寶藏二印後紙有秋壑圖書歐陽元印卷多項墨林家藏印余收有魯公自書誥並裴將軍詩書誥有蔡忠惠米元暉董思白跋裴將軍詩曾經王弇州所藏有曹武惠跋二卷世稱名跡今皆無存然裴將軍詩不無疑議云雲泉安氏記

案湖州帖宋東平鞏嶸增入忠義堂明董思白摹入戲鴻堂　本朝乾隆中奉
詔摹入三希堂安氏所記則舊傳墨蹟也

項王碑陰述

唐項王碑陰述顏真卿爲湖州刺史重建項羽廟舊碑以大曆七年五月刻記於碑陰集古錄目

項王碑陰述唐大曆十二年顏真卿撰幷書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六十六唐項王碑陰述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七年四月金石錄目

大曆十二年丁巳公年六十九有項王碑陰述魯公年譜

項王廟碑陰集古錄云顏氏殘碑顏真卿書并項王碑陰記附殘缺不全而事述可見碑陰真卿重建項羽碑以唐大曆七年刻輿地碑目

案項王碑陰述集古錄作大曆十二年集古錄目及金石錄皆作大曆七年四月項王廟在湖州魯公以大曆八年正月到湖州刺史任十二年八月擢刑部尚書其七年四月不得遽書湖州之碑以集古錄所載爲是又輿地碑目云項王廟碑大曆七年刻碑陰真卿重建則七年所建之碑非魯公書魯公書者乃其碑之陰以十二年公將去湖州時刻也

韻海

顏魯公書韻海　右聞大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騊云在其父刑部尚書處寶章待訪錄

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真卿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非古法也海嶽名言

駱駝橋三字

駱駝橋在湖州府治東南霅溪上舊有顏真卿所書駱駝橋三字後傳刻失真湖州府志

橫山廟碑

廣德軍顏真卿橫山廟碑碑載自梁天監五年至唐天寶中以祈禱感應始贈水部員外輿地碑目

案全唐文是碑僅存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導形如白馬凡十有九字湖州府志烏程縣有衡山衡橫字通用廟祀其山之神

永興字額

鹿苑寺在湖州城南梁處士夏份捨宅建後廢唐大曆間僧明晝重建賜名永興寺刺史顏真卿篆額湖州府志

文殊碑

僧皎然奉同顏使君真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詩云萬國布殊私千年降祖師雁門傳法至龍藏立言時故實刊周典新聲播魯詩六銖那更佛劫石盡無期全唐詩

宋潤州蘇氏家藏有顏魯公進文殊碑張邦基墨莊漫錄

文殊帖

蘇子才收碧箋文殊一幅魯公妙蹟米芾書史

案魯公自大曆八年正月到湖州刺史任至十二年八月入爲刑部尚書在湖五年所書碑版不知凡幾至宋熙寧五年孫莘老築墨妙亭時搜羅殘佚尚得三十二通後爲郡守填黌聽事一無存者今據各家記載名存石佚者在湖所書僅得十餘種惟放生池表及碑陰記文殊湖州二帖見留元剛忠義堂摹本干祿字書見字文時中潼川摹本竹山聯句見梁相國秋碧堂摹本雖非原刻尚得窺其遺式餘則無從查考矣

祖亭碑

江州顏魯公祖亭碑事見祖單廟下輿地碑目

案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曰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祖將軍廟在焉公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記之輿地碑目云事見祖單廟下者單祖將軍名也王象之有輿地紀勝祖單廟載其書內

李抱玉墓碑并廟碑

第一千五百二十唐李抱玉碑楊綰撰顏真碑正書大曆十二年五月在京兆府長安金石錄

唐李抱玉墓碑顏真卿書在墓前又李抱玉廟碑真卿書在長安縣杜永村古今碑目

唐李抱玉墓碑并廟碑顏真卿撰在杜永村墓下天下金石志

右鳳翔澤潞行營副元帥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楊文貞綰撰顏文忠真卿書見趙明誠金石錄余得之乃一舊拓本最精好而終缺兩處幾二百許字蓋成帖後脫落見殘非石泐也楊公銜稱贈司徒當是文成而卒於位其家乞顏公追書之故耳大曆中名臣無如二公者而一撰文一書冊在涼公誠幸也第公

起邊將中興名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介弟承之又大開方面勳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辭司空辭左僕射以視僕固懷忠輩不天壤哉然則微二公公故不朽也非幸也（弇州續集）

李元靖碑

第一千五百二十一唐元靖李先生碑上第一千五百二十二元靖李先生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十二年五月（金石錄目）

大曆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有元靖李先生碑銘（魯公年譜）

建康府唐元靖先生碑顏真卿書大曆二年又云在紫陽觀大曆七年（輿地碑目）

右唐元靖李先生碑顏魯公撰幷正書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爲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金薤琳琅）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書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鬱浡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閒閒氣象不無小乏（弇州山人稿）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扶起之（蒼潤軒碑跋）

茅山元靖先生碑一顏魯公楷書幷文一唐柳識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茅山（考槃餘事）

右碑在茅山玉晨觀中顏真卿撰幷書碑云先生諱含光廣陵江都人從司馬鍊師盡得其道元宗詔居王屋後請居茅山元靖其賜號也按傳法世系自元靖上溯陶隱居凡五葉其升元先生爲王遠知體元先生爲潘司正正一先生爲司馬子微史家皆爲立傳惟元靖無傳耳余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坐墓慨然有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靈芝甘露固不可復得卽紫陽之東鬱岡山上齋壇仙院亦改舊觀惟穹碑屹峙聲施至今使非魯公之書恐亦不能久遠如是故古之銘碑樹碣者必託諸大手筆也歟碑云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此俗吾吳尤甚凡子女晬日率召親戚筵宴設書冊刀帨果餌之類以試之窮鄉委巷皆然讀此碑而思先王緣情制禮所謂三千三百者朝廟猶存其略至於家人之禮蕩然無遺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之意歷年不變然後歎父母愛子之情最爲真摯也夫（金石後錄）

魯公以大曆六年罷刺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二年爲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元靖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靖死又八年而公爲之作碑留元剛年譜系碑於大曆八年誤也是年春三月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余在京師時得一本球圖視之　昔人稱此碑筆法與家廟碑同余按魯公晚年所書碑趺宕莫如宋廣平蕭括莫如家廟碑此碑風格正在廣平家廟之間信是魯公極筆（虛舟題跋）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余云向游茅山至玉晨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尚存二十餘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幷出游山記示余余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余諄諄者蓋以拾殘補缺爲守土者責也余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搨越日來報言此石見存觀中半屬疊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居民家供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竪並郵到搨本六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九字計共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賈人挾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神采尤爲煥發余且喜且驚豈知余相需之殷來索重賈邪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也乃償賈人直付姚東樵以缺字鈎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觀

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玆因工竣而爲之記汪志伊記

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曰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江寗府志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已山皆以形似名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艮常秦望諸山以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之三茅峯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九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茅山山以三茅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玉晨觀在大茅峯下舊傳高辛氏時展上公於此得仙其後周有郭真人巴陵侯漢有杜廣平東晉有楊真人許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靖南唐有王貞素俱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圻續文獻通考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統紀惟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平崇元二觀合一百戶並蠲免租差科汞充修葺洒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據碑則紫陽觀側近是二百戶續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考碑敘元靖先世二十一代祖宏不見於漢書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文疑陳書無傳桂陽王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王國侍郎者蓋即佐史之屬也碑云先生以大曆己酉歲遁化己酉爲大曆四年道家辭世謂之遁化始見於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二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略諸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籀隸書客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無其名碑云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唐官稱無浙江西節度据唐書顏真卿傳是浙江西道節度使此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搨本見有缺字因於浙字下妄增江字耳金石萃編

案李含光本姓宏以孝敬皇帝廟諱改姓李孝敬皇帝高宗第五子初封代王後立爲皇太子爲皇后武氏所酖高宗爲書叡德紀者也上元二年改宏農郡爲恆農宏文館爲昭文至開元七年復故魯公書碑仍用本字又案是碑今已殘泐汪稼門制軍摹本筆意失真惟何子貞紹基所藏一字不損最爲舊搨余亦近得一紙乃是碑四面旋刻之前一面存者纔五百六十九字亦明搨也又得小楷全文一本是集帖所摹後有晉府圖書白文印御府之印朱文印

杜濟墓碑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幷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麤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二十八唐杜濟碑上第一千五百二十九杜濟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十二年十一月金石錄目

杜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官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大曆十二年卒年五十有八葬萬年縣少陵原夫人太子中舍京兆韋迪之女濟與魯公爲友壻魯公文集

右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沉著端重真可入木八分友人曾三異無疑寶藏之按六一先生集古跋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粲然可讀得非摹拓有先後邪濟蓋魯公友壻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有跋云顏撰而不云書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世頗以爲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碑詳而誌略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仕明堂丞誌則云令碑以濟爲惠第二子誌作第三又碑與誌並歷涓南宰而文集於碑中乃以爲尉皆傳寫之誤當以此碑爲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必大書平園集

杜濟墓誌銘

唐杜濟墓誌刑部尙書顏真卿撰字畫亦類真卿而不著名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官至梓州刺史碑以大曆十二年十一月立（集古錄目）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三十唐杜濟墓誌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十二年十一月（金石錄目）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真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以謂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俟識者辨之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爲真蹟而尙疑此誌何哉（金石錄跋）

康希銑碑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唐台州刺史康希銑碑上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康希銑碑下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十二年（金石錄目）

大曆十一年丙辰公年六十八有康使君碑銘（魯公年譜）

唐台州刺史康希銑碑顏真卿撰幷書大曆十二年立在越州離渚官遣匠摹搨爲村民擊碎（寶刻叢編引諸道石刻錄）

紹興府康希銑碑在山陰蘭亭其碑顏魯公撰幷書（輿地碑目）

康希銑字南金會稽人官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開元三年卒年七十一天寶四載葬山陰縣離渚村（魯公文集）

懷圓寂上人詩

第一千五百三十三唐懷圓寂上人詩顏真卿撰幷正書大曆十二年十二月（金石錄目）

大曆十三年戊午公年七十二有過瑤臺寺懷圓寂上人詩（魯公年譜）

顏默殘碑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唐顏默殘碑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穎川人家以其石爲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回容季見而識其爲魯公書因模本以傳深父爲文以記之默仕晉爲汝陰太守故大曆中魯公追建此碑於汝陰焉（金石錄跋）

案顏默字靜伯魯公十五世祖魏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晉西平靖侯含之父也公書含碑爲晉江夏李闡文則默碑當亦重書舊文非公自撰也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八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環維揚參校

書評九

殷君夫人顏君碑

右誌在河南舊府治門內掘土得之委弃糞壤學博齊君懷瑜言于當事移置關將軍廟中剝落殊甚其可識者篆額唐錢塘縣丞殷(餘缺)首行錢塘縣丞府君夫人(缺三字)側書弁序二字第二行十三姪男金紫光(缺四字)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真卿撰弁(缺)誌云君號(缺)定瑯瑘臨沂人也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之曾著作郎宏文(缺)賢(缺)之孫天皇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以下文字益漫漶不可句昭甫魯公之祖夫人蓋魯公之父同產也書法類家廟碑而稍大歐公跋魯公斷碑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後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余於是誌亦然(金石續錄)

金石補遺云四面環刻字徑三寸碑書第十三姪男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撰文弁書年月缺在河南府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起者按道居寺乃玉虛觀道紀司也字音訛耳(河南府志)

右杭州錢唐縣丞殷君夫人顏氏碑首云君號□定瑯邪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著作郎集賢學士勤禮府君之孫文中又稱祕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自父祖以上皆稱府君而直書其名所謂臨文不諱也篇中不稱夫人而稱君亦變例也稱曾元而去孫字與漢尹宙碑同唐書殷踐猷傳族子成己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為酷友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讀此碑乃知卽魯公之姑其二妹者一為宜芳令裴安期妻其一則殘缺不可辨矣殷君之名殘缺不見寶刻類編載顏魯公書有殷履直夫人顏氏碑開元二十六年立在洛陽疑卽此碑也夫人以開元二十五年卒明年正月祔葬此碑乃魯公為湖州刺史時追立蓋在大曆間(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略載真卿書獨遺此碑寶刻類編有顏真卿書殷履直夫人顏氏碑卽此碑四面書字多磨滅其稱殷君云皇朝秦王記室(缺二字)府君之曾真卿稱第十三姪男蓋其姑也金石補遺云在河南府學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出者按此碑已見寶刻類編則非新出(中州金石記)

碑四面鐫字半已損滅其序夫人號(缺一字)定而不書諱字蓋婦人不以名行雖表墓之文亦不輕布如此又言夫人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季女與魯公之父為同母而生者宜魯公臨文之慎也(授堂金石跋)

此碑兩面兩側回環刻今搨本失兩側非全文也顏魯公集不載此文無從校補矣額題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夫稱殷君而夫人稱顏君橫題碑首他碑未見文內殷府君名泐不可見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唐錢唐縣丞殷履直云見寶刻類編當卽其人前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真卿撰弁書兩唐書顏真卿傳真卿之封魯郡公在代宗嗣位之初其官湖州刺史在元載當國之日此碑文內雖云開元廿六年合祔而立碑當在大曆末年也碑直敘夫人事文內於殷府君不甚詳則此碑為夫人作蓋是府君先卒已葬而夫人以開元廿五年卒明年乃合祔也自開元廿六年至大曆末相距四十年而後立此碑則碑為諸孫所立矣碑敘夫人不稱諱某而云號□定亦例之變下述夫人先世卽真卿之先世而文亦不避祖諱可以見當時臨文之體文多缺泐以真卿撰家廟碑攷之云黃門侍郎者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也云皇朝秦王記室□魯府君之曾者秦王記室諱思魯也云著作郎□□□賢(下闕)乃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勤禮也云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者卽真卿之祖本名顯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也曹王諱明太宗第九子此先世之可攷者也碑又云太夫人殷氏据魯公文集載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云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曾祖聞禮祖令言父子敬君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此碑所稱太夫人殷氏似自敘其母然則顏與殷累世迭

爲婚媾矣碑此下叙姓名有稱内弟者有稱姨弟者稱謂多他碑未見又夫人生六女適某某皆列其姓名亦始見此碑後云開元廿五年卒於□尉之公館公館二字亦𠒷見中州金石記謂此碑已見寶刻類編而疑河南府志新自地中掘起之說爲非蓋寶刻類編撰於宋時此碑當自宋以後入土至近時新出也（金石萃編）

案是碑殘泐已甚金石萃編未見兩側所繹陰陽二面僅得二百八十八字自全唐文出始得暢讀家廟碑額陰記所謂高祖妣殷夫人是思魯之妻此碑所謂太夫人殷氏是昭甫之妻萃編謂公自敘其母非也公母亦殷氏踐猷之妹見公撰踐猷墓碣此碑云君六女幼適我兄闕疑則思魯昭甫惟貞闕疑既四世娶於殷矣夫人爲殷履直之妻碑又云曜卿允南皆其子成已之内弟則履直成已亦兩世娶於顏矣

馬璘新廟碑

唐贈司徒馬璘新廟碑禮部郎中程浩撰吏部尚書顏真卿書太子中允翰林待詔韓秀實分書題額馬璘字仁傑扶風安定人官至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贈司徒碑以大曆十四年七月立（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四十唐馬璘新廟碑程浩撰顏真卿正書大曆十四年七月（金石錄目）

案唐書馬璘傳璘卒於大曆十一年此碑作於十四年七月故題曰新廟

唐涇原節度使馬璘廟碑顏真卿書（天下金石志）

馬承光殘碑

馬承光殘碑在甘肅涇州

案是碑僅存上下兩段計二十五行每行缺者不知幾字原籤題曰馬璘新廟碑案趙氏金石錄載馬璘新廟碑程浩撰顏真卿書大歷十四年七月立此碑標題一行存翊陝二字第二行存京兆杜知泰撰六字而泐書者之姓名其筆迹甚類魯公而撰人則非程浩以爲顏書則可以爲馬璘碑則非也舊唐書璘傳扶風人祖正會父晟璘官至檢校右僕射封扶風郡王而未嘗爲衛尉少卿亦未嘗以御史中丞充河東馮翊等五郡節度使皆與碑中存字不合碑云公諱承光字（原空二格）蓋顓頊氏之裔（缺）後爲馬氏高祖諱行感（下缺）初敘諱字次敘姓源次敘先世則碑爲馬承光立也承光之名不見於新舊史而碑中有天寶字則與璘爲同時人卒年雖不可攷其立碑當亦在大曆間也

張敬因碑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書尤奇甚可惜也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四十四唐張敬因碑上第一千五百四十五張敬因碑下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唐贈和州刺史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在許州爲後人擊碎歐陽公復求得之缺一角（天下金石志）

顏氏家廟碑

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六十八唐顏氏家廟碑上第一千五百六十九顏氏家廟碑中第一千五百七十顏氏家廟碑下真卿撰并正書李陽冰篆建中元年七月（金石錄目）

顏惟貞字叔堅魯公父也官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魯公文集）

建中元年庚申公年七十二七月有顏少保碑銘（魯公年譜）

顏真卿之隸書李陽冰之古篆二俱奇絕也好古之士重如珠璧自唐室離亂其碑倒於郊野塵土之內更慮年深爲牧童稚叟之所毀壞且夫物不終否能者即與有都院孔目官李延襲者真好古博雅君子也特上告知□郎中移載入於府城立於　先聖文宣王廟庶其永示多人流傳千古乃命南嶽夢英大

師秉筆書記時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廿九日移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頏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柱國李準重立

此唐顏氏家廟碑爲魯公真卿撰幷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況此額爲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絶何可缺邪匏翁家藏集

陸士衡有言文以述祖德爲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爲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延襲記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於郊野延襲告於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於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爲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爲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畢世之後欲圖不朽者可以思矣蒼潤軒碑跋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移置之結法與東方朔畫像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蹴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寧獨書哉弇州山人稿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筯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真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敘始知爲公之裔孫播於茶陵者因擧以歸之弇州山人續稿

顏氏家廟碑宣和書譜則稱之曰莊重弇州則曰風稜秀出精彩注射趙子函則曰結法與東方贊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予則以爲魯公楷書自當以宋文貞公碑側記爲第一其次則文貞碑又其次東方贊其次中興頌其次郭敬之家廟碑又其次乃此碑耳余在京師得一本在閩又得一本皆非今時搨也林同人云額陰尚有公書高宗記室君云云八十五字字差小人不知搨余實未之見也當令入秦者搨之　魯公書米海岳僅取郭英乂書其餘皆極醜詆蘇黃兩公則又推崇不遺餘力或云與杜詩並傳或云與王中令雁行非歐虞褚薛所及予亦以爲醜詆誠非而推崇亦未免過當觀其下筆如此肥重無論歐虞懸絶卽登善亦未易言蓋字之肥瘦由乎指之虚實指實則下筆自然瘦勁觀登善聖教等碑可知今魯公碑版無不肥重則指不盡實而借力於紙豈可與登善較優劣邪此碑余向列郭敬之下而搨頗舊故略書鄙見如此若蘇米之論則未嘗分左右袒也鐵函齋書跋

此碑大書深刻歷年雖遠字畫完好足貴也真卿爲惟貞第七子碑中直書祖父名所謂臨文不諱者然乎今之人文與書遠不及魯公偶述其祖父行略而輒令他人填諱者又何也金石續錄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庚子銷夏錄

碑文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幷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騭字成騭范陽方城人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也首曰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宏嗣太樂卽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生祖湯生皇考迴君卽迴之第二子也並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尙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温公諱鍠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之父李翱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者也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文有云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卽顏淵也避唐高祖諱金石文字記

魯公書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云云共八十五字人不知摹搨塵土風翳予拂拭摹出碑前後皆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左右旁皆六行每行五十字字比前後面略小額字又差小來齋金石刻考略

自秦造分隸以至東漢增減後任意譌舛相錯篆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於是而開然未能有所是正曁乎六朝喪亂之餘譌以滋譌遞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宗相繼右文書學漸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延百餘年顏元孫作干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扢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篆籀吻合無敢或有出入匪唯字體用筆亦純以之雖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蓋自斯喜來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寧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遒厚又爲家廟立碑挾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穆之意故其爲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正士冠裳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於永興郊野宋初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襲者始告於殿中侍御史師頏知永興軍府事李準移植學宮書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較清朗然比於元刻氣味今古迥絕意其棄擲郊野時經樵夫牧豎毀壞李延襲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未之詳耳元本兩側字形略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便觀覽又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詳敘立廟規則知而搨者絕少余幷臨於後文闕四字據都穆金薤琳琅補足之於是家廟碑由篆額以迄碑陰都二千八百二十八字無一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幷李延襲篆跋亦夢英所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九月廿有五日乃完卽日晚書其後　陸士衡云文以述祖德爲美此碑爲魯公述祖德之書讀其文不獨見顏氏世有令德兼且世篤忠貞自子淵來族望之盛未有如顏氏者所以獨最聖門足與孔氏媲美也吾嘗說天之生材爲力有限旣生孔子必不能更生顏子故顏子不免早折然雖早折而天意未盡故世世流衍至於無窮理勢然也此碑文字蕪蔓頗不中程律然樸茂之中自有風義弇州謂風稜秀出精采射注勁節直氣隱隱筆墨間信是定論魯公書碑滿天下及其末也盡於此碑若固知其必死而詳述祖德以正其終者述祖德孝也死希烈忠也忠孝之至通於天命嗚呼豈苟然哉　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魯公少孤故於勤禮昭甫兩世不稱諱則不諱王父母之義也其於父則稱諱者則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不諱乃自欽至思魯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服絕於高祖廟制親盡則祧以親而言思魯爲魯公高祖親未盡宜稱諱則勤禮昭甫於公爲親尤宜稱諱而碑不稱諱若執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旣不諱自祖以上概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魯公徒以思魯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合又意在行文不及校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錯出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直書名而加諱字蓋未詳察之故若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爲不合於臨文不諱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　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其書名每作冰說文冰魚陵切凝本字徐鉉云今作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陽冰不冶之義故字少溫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監爲陽凝有讀仌者便以爲誤實則當爲冰凍之冰若云陽凝則於少溫之義無取其所以書仌者以仌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皆從冰猶主字篆當從　獨書不成文故皆從鐙主之主也今魯公家廟碑書冰作冰幷於冰省一筆其非凝可知不然不應以目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虛舟題跋

案家廟碑前後二面皆是原刻虛舟第一跋謂其後一面毀壞李延襲以舊本重刻蓋意揣之詞今延襲題記在首行之下但云移立並無重刻事虛舟

之言不足據也

右贈太子少保顔惟貞廟碑唐書稱真卿爲師古五世從孫以此碑證之魯公乃崇賢學士勤禮之曾孫師古與勤禮爲親兄弟則魯公於師古爲從曾孫不得云五世從孫也廣韻顏姓出瑯琊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然則瑯琊顏氏出自姬姓與曹姓之顏源流各別碑稱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魏有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於瑯琊臨沂孝悌里與廣韻異魯公自云官階勳爵並至二品予以史證之太子少師官也光祿大夫階也皆從二品上柱國勳也魯郡開國公爵也皆正二品　又顏氏家廟碑陰額上題字凡十行八十五字亦魯公所書記改堂爲廟室神廚之事爾雅四達謂之衢謂交道四出者今俗所謂十字街也然北史李庶傳劉家莊七帝坊十字街南此碑亦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則十字街之名亦古矣號本从孚今從乎亦體之別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魯公自敘歷譜其世系所出以逮子姓號爲詳備然載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顧亭林案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注曰顏鬷皆姬母姓（當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於邾之說本自圈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莒之犂比公豈必爲犂彌之祖乎案魯公當承其家學如師古註急就篇顏氏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著族又顓頊之後封邾邾武公名夷父字顏公羊傳謂顏公其後遂稱顏氏故魯公臨文不檢已爲後人所詆而世尤妄爲牽附乃於已之所祖而肆誣焉抑何惑歟又碑敘之儀則謂黃門兄今北史云之推弟之儀魯公去隋未遠又上書不過五世此必有所據史載之推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碑作愍楚敏與愍音同故通用之若之儀碑載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北史於之儀拒命下云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較碑頗詳而進爵亦稍有先後此尤可互見乃足覯其全者

故亦不可不兼取資也（授堂金石跋）

此碑魯公爲其父立廟而建碑以紀之也子爲父立廟而碑題曰顏君文中亦多稱君又金石之一例也文實正書而夢英記乃謂之隸書古人楷字多謂之隸書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八分石經碑用之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惟其爲楷書始可用於表奏文疏也東魏時有文覺寺碑楷書也而題曰隸書夢英之語同其例也文敘先世云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通志氏族略顏氏曹姓顓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安安裔孫挾周武王時封之於邾爲魯附庸至於夷父字顏公羊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爲氏據圈稱陳留風俗傳及葛洪要字皆如此云但謂顏爲武公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篨始有爵謚武公之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氏焉真卿尙書譜云未知儉何所憑故當依圈葛二家及舊譜爲定据此知魯公已自不主王儉出自伯禽之說鄭氏復不檢左傳齊侯娶魯顏懿姬之語而皆專主顏氏爲曹姓也但氏族略以安爲祝融之孫顓頊元孫之子据碑則安爲顓頊之元孫據史記顓頊生子窮蟬又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即祝融）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姓則與鄭氏合然曹姓是吳回之孫非祝融之孫又不同也碑云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孜孔門弟子之顏姓者曰顏回（字子淵）顏無繇（字路）顏幸（字子柳）顏之僕（史記云字叔家語字子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史記云字冉家語云字稱）顏高（史記云字子驕家語云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顏祖（史記云祖字襄家語云顏相字子襄）凡八人又据李錯尙史引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濁鄒左傳作顏庚）齊大夫初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是涿聚亦孔門弟子之姓顏氏者而史記弟子列傳無其人此碑但云八人涿聚亦不在其列矣碑云戰國有率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戰國策有顏斶齊宣王見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按顏斶春秋後語作王斶萬姓統譜併合爲顏斶）未見有所謂率燭者芝貞異肆亦無攷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見前漢書儒林傳碑云魏

有斐盛盛卽詳本碑斐見三國魏志附倉慈傳云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注引魏略云斐字文林有才學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遷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碑云盛生欽欽生默默生含含生髦欽默皆附見晉書顏含傳而事蹟不詳含在晉書孝友傳云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死復活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兩兄繼歿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髯蚺膽無由得之有青衣童子持青囊乃蚺膽也童子出戶化成青烏飛去此碑銘詞所謂侍兄疾感蚺童者指此然云兄疾與傳異含後歷官累遷光祿勳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含喪在殯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碑所謂事具孝行傳者如此碑云髦生綝綝生靖之靖之生騰之騰之生炳之炳之生見遠見遠生協協生之推之儀之善之儀爲之推弟碑云黃門兄者疑碑經重刻致誤梁書顏協傳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鎭荊州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博涉羣書工草隸世祖鎭荊州轉正記室吳郡顧協亦在藩邸府中稱爲二協卒世祖爲懷舊詩傷之云宏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傳與碑參攷互有詳略又傳云協撰晉仙傳五篇碑作三篇爲異北齊書顏之推傳云之推九世祖含据碑當爲八世祖梁書協傳云七代祖含則於之推爲八世祖此云九世者誤也父協梁湘東王繹鎭西府諮議參軍梁書傳作總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名與官彼此互異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鎭西墨曹參軍繹自立以爲散騎侍郎累官平原太守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碑不序大象之官傳不載寃魂志證俗音字二書各有略也周書之儀傳字子升官爵與碑同有文集十卷碑所略碑云之推生思魯君之曾祖思魯生勤禮君之祖勤禮生昭甫君之父思魯兩唐書附見思古傳勤禮昭甫俱無攷碑所載國史稱温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游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二家兄弟者卽謂思魯與弟愍楚遊秦温大雅與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今檢兩唐書顏温諸傳俱不載此國史語蓋史家略之矣碑云昭甫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又云君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殷仲容爲君之舅則爲昭甫之妻兄弟而上文有內弟之稱儀禮舅之子注云內兄弟也爾雅姑舅之子爲內兄弟昭甫稱殷仲容爲內弟則昭甫之子不當稱爲舅矣据碑陰稱高祖妣殷夫人是思魯之妻夫人之兄弟勤禮當稱舅兄弟之子勤禮當稱內兄弟兄弟之孫昭甫當稱內兄弟或者昭甫更娶殷夫人兄弟之孫則君當稱仲容爲舅也又魯公之母亦殷氏見前殷君夫人碑若然則顏氏三世娶於殷矣書小史載顏元孫少孤養於舅殷仲容家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篋盈几輒令代遣元孫爲君之兄是兄弟並育於舅氏而書法並爲舅氏所授矣碑云君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唐書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唐書地理志越州永興縣儀鳳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屬會稽郡碑稱會稽者從郡名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肅宗爲太子授祕書監善草隸殷踐猷卽仲容從子字仲起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授祕書省學士陸象先蘇州吳人元方子尤知名元宗朝累官太子少保源光裕相州臨漳人乾曜族孫亦有名由中書舍人累官鄭州刺史崔璩博陵安平人元暐子官終禮部侍郎惟寇泚無攷碑云豪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豪州者卽元孫官滁沂豪三州刺史長子春卿次杲卿唐書傳春卿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轉蜀尉蘇頲在蜀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櫻檻賦自託頲遽出之据碑則頲爲春卿舉主也春卿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真卿主其昏嫁是春卿有子而碑未晰也杲卿字昕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据碑則同日試超等者尚有魯公之兄允南也杲卿後死祿山之難自旭卿以下羣從俱無傳碑云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凡七子而真卿爲第六子此碑立於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半年而結銜尚云充禮儀使殆猶未解此職也碑書哉生明爲才生明崇班爲崇斑或是借用或重刻之譌唐書宰相世系表不列顏氏故關中金石志特据此碑及晉北齊唐諸顏氏傳攷定爲魯公世系列於志中而攷證未備茲故縷述之金石萃編。

案顏氏在唐無宰相故世系表不載於新書魯公此碑爲禰廟而作其實公之家譜備載於篇公十世祖見遠爲齊治書侍御史碑避高宗諱改治爲持十一世祖協爲梁鎮西記室高祖思魯爲秦王記室故碑稱思魯爲小記室伯祖師古伯父元孫皆爲祕書監故銘稱元孫爲小祕監皆加小以爲別也碑書河南源光裕誤裕作俗崇班班漢二班字皆誤作斑公讓憲部尙書表有姪男永王府典軍康成石尊聯句詩有顏渾公族兄顏現公族姪竹山連句詩又有顏粲顏顓顏須皆公族子此碑僅及康成渾知顏氏子姪繁衍碑未盡載也碑末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卽子淵避高祖諱改謂回與含也巴陵記室之書翰謂騰之與協也特進黃門之文章謂見遠與之推也祕監華州之學識謂師古與昭甫也見遠以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故稱特進昭甫贈祕書監爲碑所未及銘云亞孔聖浴沂風謂顏曾同學也刺青徐給事中謂盛與欽也護營柳渡江楓謂默與含也默爲護軍故用細柳營事含隨晉元帝過江故云渡江侍兄疾感蚍童卽含事見晉書孝友傳鄰火斷珥貂重謂含子髦也附見含傳施七葉傳孝恭謂盛至綝之子靖之爲七世武騎都尉司從謂綝爲武騎都尉也便尺牘繼魚蟲謂騰之也慟君難憤而終謂見遠也事具梁書子協傳咨記室游湘東謂協爲梁湘東王繹記室嗟御正謂協子之儀泉黃門謂之推也泉本作洎及也顏碑皆作泉或作息皆洎之變三韶長事東宮謂思魯與弟愍楚遊秦韶美也謂思魯以三美之長爲東宮學士四穆叔史牢籠謂勤禮與兄師古相時弟育德如魯之叔孫豹者凡四人皆有史才也褒華州謂昭甫贈華州刺史小祕監謂元孫贈祕書監也惟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褒崇謂公父惟貞爲長安尉乃畿輔赤縣五爲觀察使所薦也登望苑友桂叢謂爲薛王友如漢開博望苑故事又如小山叢桂爲淮南之友也薛王睿宗第五子業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三超贈保儲躬謂由祕書少監國子祭酒三贈而至太子少保也碑稱惟貞得筆法於舅氏殷仲容以草隸擅名長安有蕭思亮墓誌爲惟貞撰文無書者姓名金石錄補云惟貞書武承規墓誌與此誌相似則此誌當亦惟貞所書也

惟貞之卒碑未載爲何年但云御史大夫張知泰妻卒之秋七月前云五邸初開盛選寮屬拜薛王友薛王以景雲初封則卒當在景雲元年七月公以景龍三年生其時纔周歲耳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十

朱巨川告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玩然如徐告觀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米芾書史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卽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蓋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玩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尙龍集辛亥仲秋朔喬簣成題停雲館帖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尙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室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吏部尙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祕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書亦有朱巨川誥今卷中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宗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旣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邪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真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真中世以後藩鎭節度多授中書令故勅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尙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尙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判郎中滋者劉滋也案滋當是袁滋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亦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閒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蹟尙裝爲祕玩況真蹟邪宜何如其寶愛也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右爲魯公真蹟予始見摹本頗怪其神采未遒及是與仲醇同觀如探驪得珠爲之一快萬曆壬辰二月三日錫爵書　壬辰元旦後三日展此計大字一百八十一小字百四十一通總三百二十二字書譜唐神品三人篆李陽冰草張長史楷顏平原褚虞歐柳皆列精品中不得與公駕寶顏堂居士陳繼儒志

余不知書嘗妄論古人具妙莊嚴質卽疾趨僂行神觀偉如今人似束芻戴冠纓能仰不能俯古人如俊鶻搏鴳鸗瞑目納爪盤飛虛空今人如下劣拳師口中叱叱時作乙勢古人如造淩雲臺雖攲斜欲墜却自銖兩適均今人如百衲錦采色爛然絲理却絕比仲醇出顏魯公朱巨川誥觀之其頂足縣而相抱鬚鬣怒而不張以斜表正以拙布巧以緩運遒與前所云三法皆合此不待陸全卿校勘其的的爲魯公無疑然持以示人疑信參半蓋字學之衰久矣其法蓋盡壞於長洲之文氏字取勻美圓淨而止其頓挫抑揚用而不盡用之際多所未講卽如此誥一經模勒便塌拖如肉鴨都無可觀驊騮氣喪豈不惜乎姑爲拈出紙尾歸仲醇藏之以待識者辰玉王衡式古堂彙考

魯公此書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

者仲醇得此自題其居曰寶顏堂昔米襄陽得王略帖遂以寶晉名齋顏書固不減右軍王略而仲醇鑒賞雅意又不獨在紙墨閒也壬辰春二月董其昌題

書畫題跋記

唐世官誥皆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 畫禪室隨筆

顏書朱巨川誥真蹟有二卷皆絹本前後紹與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蹟後有鄧文原喬簣成二跋者向爲陸全鄉太宰所寶跋千餘言今藏予家予故有寶顏堂印 陳繼儒祕笈

顏魯公書誥一黃紙上所書略無毫髮動名蹟也即停雲館中所刻朱巨川誥

文嘉嚴分宜書記

告身在絹上幷鄧喬二跋有瑯琊王士騏鑒定孫克宏范允臨僧鴻恩諸留名

珊瑚網

魯公書朱巨川告身卷白麻紙本款式官印與徐季海書誥略同亦唐朝絲綸典制也大字一百八十一細書一百四十一墨濃筆勁妙得入木五分之勢故劉巨濟從南宮得補紙裝爲祕玩耳宣和曾載書譜卷中無璽印痕止有高宗乾卦印紹興璽前後騎縫陸太宰完辨之甚詳思翁謂眉公得此遂以寶顏名堂殆一故實也 大觀錄

朱巨川告絹本米海岳以金梭從朱氏孫所易得者董文敏稱其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也然此告後自書告三年宜其風骨更老乃筆力翻覺小劣何歟豈爲人書與其所自書固不能無閒歟余參以自書告筆法令就古澹歸於雄渾庶不致遺恨佐史耳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小楷真蹟董文敏極稱之每舉以爲學者楷法刻戲鴻帖中摸搨凡下殊失魯公手意余稍參以多寶塔筆法追摸一本老目眵昏不能及其萬一然六十老人作如此蠅頭細書乃能不用眼鏡亦一奇也 虛舟題跋

告身之制通典載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既試而銓身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今驗建中元年告身內有吏部郎中王定上字給事中崔容讀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省字侍中闕當有某人審字此行之次有聞字次有被旨奉行字皆與通典合朱巨川於建中元年官行起居舍人三年守中書舍人而告並階朝議郎唐六典朝議郎正六品上起居舍人從六品上中書舍人正五品上凡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巨川在元年階朝議郎而官行起居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從六品上官是階高擬卑也故曰行至三年仍階朝議郎而官守中書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正五品上官是階卑擬高也故曰守階官皆與六典合兩告中惟三年勑典掌王言云云是顏書其元年告列真卿行吏部尚書銜名三年告不列蓋已在閑局矣元年告凡數目字作壹貳等字而年月皆作一二是元宗先天時詔改之制也唐書百官志王言之制七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四曰發勑授六品以上用之制有詞勑無詞此二告元年者無詞授六品以上也三年者雖亦六品以上而仍謂之勑雖曰勑而有詞殆中書舍人之官異於常格歟朱巨川兩唐書無傳元年告銜名有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希逸者即侯希逸也舊唐書傳希逸平盧人寶應元年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私覲去職大曆十一年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新傳則云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兩傳不同据此告希逸列銜是左僕射非右僕射在建中元年非永泰元年且永泰紀元在寶應廣德之後大曆之前非大曆後舊傳誤 金石萃編

案朱巨川兩告乾隆中
命合刻爲卷
御筆書其端云其人乃因書以傳此墨池掌故也

自書太師告

高宗純皇帝撫顏真卿自書告身因題四絕句云　漫將筋骨議前賢朱誥裴詩只廓填却笑劉涇珍紙背豈知徐娭得真傳　端莊流麗兩兼之審定分明

識虎兒立德踐行人喜道如言行者復奚誰　舊稱乞米鄰寒儉乍撫將軍訏宕雄何似告身垂正大黄庭遺得舊家風　吉光片羽總堪珍三百驪珠一串陳虎帳幾餘披几研對題心喜得佳鄰（御製詩二集）

右顏真卿自書告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恭覽審定　魯公末年告身忠賢不得而見也莆陽蔡襄齋戒以觀至和二年十月廿三日　官告世多傳本然唐時如顏平原書者絶少平原如此卷之奇古豪宕者又絶少米元暉蔡君謨既已賞鑒矣余何容贊一言董其昌　右白麻紙書在予館師韓宗伯家其昌（石刻題跋）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容齋隨筆）

徐容齋族子方所藏顏魯公自書行（案行下脫吏字）部尚書告迺紙書不可曉（周密煙雲過眼錄）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魯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縚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尚書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黄晉卿滑書後）

顏魯公自書吏部尚書誥黄麻真蹟建中元年所書後有蔡襄米友仁跋在韓存良太史家今歸猶子誕嘉處唐世誥勅例用麻紙或以顏告不用絹為疑豈未會降麻之文邪此卷向為宋思陵故物有紹興小璽亦曾入韓侂胄家有丞與軍節度使印又入賈丞相家有曲脚封字印云丑按季宗元就賈團練家得

顏魯公自書告見陸友研北雜誌其自書刑部尚書告乃大曆十二年物舊藏徐容齋所見煙雲過眼錄中則其別本也（清河書畫舫）

白麻紙本高九寸長六尺三寸正書三十二行每行八九字徑寸大豐肥古勁雄偉之氣奕奕已刻入戲鴻堂細書職銜十四行小楷遒整前後年月及牒到符到奉行計五行鈐大方官印每行各五顆內一行缺一顆計二十四顆前宋綾隔水墨筆行書唐顏真卿之誥六字理宗筆也下壓宋印接紙處有內殿祕書之印鈐縫又紹興方璽紹興小長璽曲脚封字印後宋綾隔水亦宋印拖尾宋印尚多模糊不辨麗箋上米敷文奉詔審定行楷二行蔡忠惠大楷六行米書挾扛鼎之筆力盡拿欹之韻度蔡書端謹秀勁如垂紳搢笏揖魯公於前而氣象復舒泰兩跋貴重似不下告身一等矣董宗伯題亦佳跡（大觀錄）

按唐史大曆九年代宗崩德宗立以公充禮儀使明年改元建中八月加公太子少師時盧杞忌公切骨公以直不為所容名雖尊之實遠之也是時公年七十有二去公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有七不過五年此後惟有朱巨川告耳然風力不及此遠矣　臨顏書者當得其澹古之韻但以雄厚求之皮相耳此自書告與臧懷恪碑正相類乃顏書之絶清瘦者余斂其浮情不令脈與血作然後臨之乃覺小有契耳　魯公自書告董文敏稱其奇古豪宕為魯公書所絶少余前臨此告以為奇古不難須得其淳淡之趣乃佳宋人論顏書謂出自褚顏之與褚了不相似而以為體源一同此可謂知書者矣　臨古而不得其髓終日鹿鹿徒勞脚板耳折盡骨肉自現清淨法身乃為得之余此卷猶有愧於斯語　魯公自書告為真定梁相國所藏往在京師曾一見之白麻紙書墨光如漆遠出朱巨川告上蓋魯公絶矜練作也時余責授吏部竟日承事　乾清門未暇模取雍正二年太保年雙峯入覲還過真定購之以西逾年余南還與蔣拙存遇於二泉則魯公告已摹取來矣武陵漁人再入花源欣快無比兩年來每喜為人臨寫不可數計此卷亦其一也筆力遒古頗不失魯公手意右軍嘗自題其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僕於此卷亦云　八月九日為稻兒生日以此卷付之魯公老骨如鐵子子孫孫一門忠孝千載以後談顏氏者齒頰猶香至於名位壽考皆居最盛老夫之望汝特餘事耳（虛舟題跋）

王密碑

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浙東觀察判官李舟撰太子少師顏真卿書國子監丞李陽冰篆額王公名密德宗初自明州移爲湖州刺史州人潘瀾阮津等請立遺愛碑以建中二年十月立并勅書同刻勅徐浩所書也（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七十二唐明州刺史王公德政碑李舟撰顏真卿書李陽冰篆建中二年十月（金石錄目）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絕藝太師名德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出於天性今人不得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於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耳（廣川書跋）

元德秀碑

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舊唐書李華傳）

唐元魯山墓碣監察御史李華撰太子太師顏真卿書（字缺二）院學士李陽冰篆額魯山名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嘗爲魯山令碑以建中四年秋立（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七十七唐元魯山墓碣李華撰顏真卿正書李陽冰篆建中四年秋（金石錄目）

案魯公以建中四年正月使淮西爲李希烈所困是秋安得爲德秀書碑蓋集古錄目及金石錄目所書皆立碑年月非書碑時也

唐興寺主碑

第一千五百五十唐唐興寺主碑撰人姓名殘缺顏真卿正書（金石錄目）

張府君碑

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顏真卿書在孔廟（古今碑錄）

守政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云云此是獨赴譎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容齋四筆）

與柳冕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鋼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爲人柳冕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概云（梁溪集）

案柳冕之六世從祖宰相奭爲魯公繼曾祖母之父則魯公與冕之祖太子文學彥昭爲同輩冕之父集賢學士芳爲魯公同祖姑殷夫人之孫壻則魯公亦與冕祖爲同輩直呼冕名非倨也

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劍舞疑爲裴文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具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攻媿集）

右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文文劍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爲開元第一公於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文豈亦錦韉紫膜盤馬跳躍爲驚雷掣電狀邪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弇州山人稿）

顏魯公送裴將軍詩一錫山安氏藏本其家已刻石行世怪怪奇奇前無古人矣蓋魯公劇蹟也（文嘉嚴分宜書紀）

顏真卿裴將軍北伐詩西川南充陳氏所藏白麻紙宋名人跋（書畫銘心表）

新史突厥傳裴文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文舞刀立馬上矢四集

皆迎劍而斷則此裴將軍正文也北代奚人矢迎刃而斷詩則謂將軍臨北荒烜赫耀英才者也文善劍舞唐文宗謂以李白歌詩裴文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絶詩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者也文以龍華軍使守北平一日射虎得三十一詩所謂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者也則公此詩蓋字字實錄絶無一語溢美而詞氣踔厲筆力雄偉驚心動魄如此蓋由裴公奔雷掣電之奇與魯公忠義激昂之氣兩相激發故不覺詞翰縱逸不可逼壓後世讀其詩觀其書法尚足廉頑立懦則當日公之忠肝義膽爭光日月爲可知矣書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絶一世余題爲魯公第一奇跡不虛也此書流傳絶少惟見兩卷而字跡微有不同豈公當日有兩本邪董思白言婁江王弇州所藏與余後見一本互有同異而後本差勝如思白言則公曾書兩本信矣　米海嶽論爭坐稿謂其字相聯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黃山谷云奇傑秀拔奄有魏晉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拘豈若魯公肅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二公之推許論坐如此余謂特未見此書耳此書詭異飛動出論坐外蓋自右軍來未聞此境其心目中不復欲存右軍一筆蓋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義鬱勃之氣發於筆墨之外未由臻此不求其本而但倣其面目亦未爲善學者也欲學古人不可不知此語　虛舟題跋

誌公像贊

誌公像贊今靈谷寺有石刻吳道子畫李白贊顏真卿書世稱三絶舊刻已壞此重刻者不復見書法之妙矣碑陰有趙松雪篆書甚佳然余未之得也　東里續集

開元寺僧殘碑

第一千五百四十四唐開元寺僧殘碑顏真卿正書　金石錄目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之爲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爲賦詩今其石尚藏汶上長文家云　金石錄跋

臨諸家法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　集古錄跋尾

案魯公有臨王右軍二帖刻入甲秀堂帖未知即歐陽公所見否

華嚴經

宋搨顏魯公書華嚴經卷首有羅氏世家印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魯公華嚴帖如萬鈞之弩一發沒羽余稍添以劉太沖蔡明遠等敘令就疏宕力不足故不免態勝也　虛舟題跋

小字華嚴經

憶癸丑萬歷四十一年北上遇徐碩菴先生向余稱魯公真蹟有僧手唐箋一幅闊可尺三寸直尺七八寸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初看如絲不能識認諦視則筆勢勁遒精神橫溢書尾記年月日積書十載則魯公筆也　鮑觀光重刻米書魯公尸解事跋

黃庭經

右黃庭別本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　集古錄跋尾

摩利支天經

此經與東方朔贊家廟碑政是一輩書耳勁拔嚴重如入宗廟中循牆皆禮樂器而秀媚流利有翩翩欲飛浩然獨往之趣公生平拒祿山詣盧杞叱希烈直氣塞天地至與陶八八游得尸解之術證位上真又有浮游埃壒之表者其扶人紀而闡元風皆可於公筆札中見之昔謂筆爲心畫可以觀人於公尤足信也康虞善鑒字且善鑒人其以余此言爲何如　顧起元嬾真草堂集

魯公正書摩利支天經咒硬黃真蹟乃公奉敕書也字體與麻姑壇記無異特差大如通行錢耳　清河書畫舫

自江淮帖　即一行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沖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爲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爲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無不沈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

聊復書之以麗於寒食帖後竹雲題跋

案江淮帖汝帖絳帖皆有摹本

送辛晃序

唐太師顏真卿書送辛子序　右真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温處前後爲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字其中幸不合縫鑒非鉉筆甚累墨寶芾佐寶文於潭屢經賞閱寶章待訪錄

寒食帖

顏真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勰處世多石本寶章待訪錄

與澄師帖

澄師帖刻戲鴻堂帖內幸周副者周當作閻摹刻誤也

臯陶碑

臯陶碑顏真卿書在臨汾縣古今碑錄

旌儒廟碑

唐旌儒廟碑顏真卿書在臨潼坑儒谷古今碑錄

元㑹法師碑

與唐寺元㑹法師碑無撰人名氏顏真卿書寶刻叢編

霄漢閣石刻

霄漢閣石刻顏真卿書在順慶府廣安州治西古今碑錄

天中山三字

天中山三字顏真卿正書無年月明人重刻寰宇訪碑錄

真卿二字

唐太師顏魯公書名兩字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綾告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處寶章待訪錄

訊後帖　鄒游帖　脩書帖　廣平帖　中夏帖

訊後鄒游二帖見忠義堂第一冊脩書廣平中夏三帖見忠義堂第二冊

別本麻姑壇記

此帖亦見忠義堂摹本字大如中指介在大字小字二本外別成一種末有令姚兔三字

顏元孫告　顏昭甫告　魯公授刑部尙書制

元孫昭甫二告及魯公此制皆摹入忠義堂帖留元剛云或係穎碩輩所書不必皆魯公手蹟也

御史帖　南來帖　草隸帖　江外帖　送書帖

五帖皆東平鞏嶸續入忠義堂帖

案以上一十四種皆係宋刻未經前人論定彙錄各碑之後又魯公碑刻見於金石家記載而集中無文者有顏允南妻陳氏碑顏顯甫碑顏喬卿碑顏處士碑殷攝碑湖州射堂記文殊師利碑祖亭碑張敬因碑凡九種又文見集中世無石本并金石家亦無記載者有崔沔陋室銘記華姑仙壇記顏幼輿碑顏允臧碑張志和碑李光弼碑李齊物碑清河康公碑徐秀碑鮮于向碑和政公主碑妙喜寺碑以上十二碑雖未必盡爲公書而撰書皆出公手者必多存目於此以待搜訪

元宗老子像贊、

姑蘇天慶觀道士馬大同得吳道子畫太上混元黃帝聖像乃元宗皇帝四言御贊十有六句題爲臣顏真卿書寶慶元年刻於石正書徑五分字不類顏附錄於此

奉使題字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皃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皃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室俾觀者有考焉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祕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書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

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夫石墨鐫華

公使逆藩逼以僞相羈囚憤懣甘死待日內無可屈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卽遙訣君父痛哉未嘗不百拜展卷淚涔涔承睫下也坐令逆徒兇焰頓化敘崇則此象此字之傳固人心天理之不容泯亦造物之呵護引延留爲血氣之類置榜樣也夫上可以格之天下可以感逆賊及數百世之人之遠而一堂之近平生合姓之忠義不足以信之君而破奸相之謀公何遇之不幸也然丁此遇而後完大節於八十之年公卽無心以自表暴而天若有以就之又何恨乎墨林快事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元年唐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以峭直爲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痛恨於青蠅之詩也金石文鈔

歐陽文忠公跋公殘碑有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此公使李希烈時書靖康初唐重爲勒石於蒲者其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對之令人慨想當年幾欲泣下裝潢什襲又寧獨玩其書法而已哉王砥齋題跋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僞號問儀於公公不爲屈八月希烈縊殺公於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此帖所謂秖緣忠勤無有旋意中心悢悢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爲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以身殉此其心跡真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僭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希烈之陷汝僭號等反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於使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尚可留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竹雲題跋

右顏魯公像并奉使蔡州書在同州府宋靖康元年七月秘閣修撰知同州唐重所刻題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徒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節氣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寘之祠室俾觀者有攷焉案魯公以貞元元年乙丑爲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六則乾元元年戊戌年止四十九故二像鬚眉不無壯老之別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建炎初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與金人戰城陷死之蓋忠義得之性成宜其有慕於魯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上刻顏魯公奉命帖下刻像中則宋唐重跋也云觀此筆跡不題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至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踰二年案魯公以興元元年奉使貞元元年八月廿四日死難唐書本紀以爲八月丙戌獨行狀以爲興元元年者非跋爲靖康元年七月作關中金石記

案唐重字聖任自署爲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攷重以右諫議大夫疏斬蔡京父子遷中書舍人言宰輔當先補外爲相所惡落職知同州傳不載其爲秘閣修撰當是略也是年金兵破晉絳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金疑其有備不渡河而返尋擢天章閣待制卽其時事矣後爲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爲金將婁室所攻城陷殉節攷欽宗本紀金破晉絳乃是年九十兩月事也婁室破永興軍乃高宗建炎二年正月事也重在同州繪公圖像刻置祠堂是其忠義之氣根於天性觀此圖者不特使真卿英靈千載不沫重之氣節亦於是乎可見矣關中金石志

此碑据魯公年譜以爲興元元年書据魯公碑銘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之難行狀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新唐書本傳不書薨日舊傳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與碑銘同公之奉使新書本紀及傳皆不書年月舊傳本紀特書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午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軍是希烈之陷汝真卿之奉使皆在建中四年唐重以陷汝州在建中

元年關中金石記以奉使在興元元年皆誤也兩書傳載真卿先爲袁傪所排次爲楊炎所惡最後爲盧杞所忌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李勉密表固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就館希烈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宅語希烈屢遣人或說或脅皆怒叱之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定何多爲張伯儀敗齎旌節首級至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拘送真卿蔡州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縊殺之真卿之書此帖當即與作遺表墓誌祭文同時真卿前以直道取忌於小人後以忠貞被拘於逆賊所遇之境艱苦備嘗千磨百折而不變節帖中所謂中心悢悢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數年中情事盡在此四語中後人可以想見也傳載真卿被害在興元元年王師復振之後則其書此帖自在興元以前既不能確定其時祇可系於被害之年（金石萃編）

移蔡帖

按留元剛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七殷亮行狀亦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峘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末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又云年七十七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爲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竹雲題跋）

忠義堂帖

宋人有忠義堂祀顏魯公嘉定間留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嶸跋予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顏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庚子銷夏記）

忠義堂帖宋人所刻不知幾卷予得二大帙俱顏魯公書東林西林雁塔題名家廟碑北墨白綿紙刻亦清勁惜乎不全（碑帳紀證）

案近日鈎得忠義堂帖即孫退谷藏本凡六冊又另冊二內無東西林及雁塔題名亦無家廟碑豈孫氏本不全邪抑四明范氏所見即孫本之所佚邪

忠義堂帖宋人所刻有奉命帖移蔡帖葉少蘊避暑錄話曰顏魯公真蹟宣和間存者猶有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馬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貿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與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真序（當作太沖）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今忠義堂所刻已上諸帖皆有之又有送辛晃序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邱寺詩末題大曆五年十二月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顏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四月顏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顏惟貞贈祕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郡太夫人告身一通大曆十二年八月顏真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顏真卿太子太師告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跋嘉定乙亥留元剛刻石（金石文字記）

附忠義堂帖孫退谷藏本目次

第一冊　移蔡帖　爭坐位帖　奉命帖　與蔡明遠帖　寒食帖　鄒游帖　朝迴帖　乍奉辭帖　鹿脯帖　乞米帖　捧袂帖　峽州帖

第二冊　脩書帖　守政帖　廣平帖　中夏帖　與夫人帖　華嚴帖　文殊帖　一行帖　鹿脯後帖　書馬伏波語　訊後帖　送劉太沖序　送辛子序

第三冊　裴將軍詩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麻姑仙壇記

第四冊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第五冊　郭公廟碑銘上

第六冊　郭公廟碑銘下

另冊一　顏昭甫贈華州刺史制　顏元孫制　顏惟貞贈祕書少監制

蘭陵郡太君殷氏贈蘭陵郡太夫人制　顏真卿太子少師告身（有蔡襄題記）

顏真卿刑部尙書告身

元剛有跋在各告之後所見裱本首元孫制次昭甫制次少師告次刑部告次惟貞告次蘭陵告其次蓋爲裝者所誤又惟元孫制有前題目餘皆無亦裝者失之也

御史帖　南來帖　草篆帖　江外帖　送書帖

五帖爲嘉定丁丑東平鞏嶸所續嶸宋史藝文志著有邵陵類考二卷

另冊二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幷御書批答原刻御書批答本在放生池碑之後觀標題可見所見裱本誤以御書批答冠於諸制告之前元剛跋但言刻諸告身而不及放生池碑則此碑及批答蓋亦鞏氏續刻也並正之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

原书空白页

顏魯公文集補遺

卷十二古近體詩

詠陶淵明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見廬山記集不載困學紀聞　案廬山記陳令舉撰王伯厚云集不載者蓋伯厚見本乃宋次道所編之魯公集也　本朝全唐詩所載又不知從何本採入詩中苦不作不肯舍生悲拖紳作含生悲搢紳與與孤雲遠作與逐孤雲外辦隨作心隨與伯厚所載異者數字何義門云此詩已非全篇玩其詞意實止於此何說非也

贈裴將軍

唐李冗獨異志云吳道子善畫鬼神開元中將軍裴文居母喪詣道子於東都天官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文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文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道子生平所畫得意無出於是案裴文舞劍唐人所記曲盡其妙魯公此詩刻入忠義堂帖所謂劍舞若游電隨風縈且迴適與電光下射之語相合豈亦濡毫吮墨時親見彎弓盤馬之狀有以助其筆力耶不然此詩此字何神肖至此宜其與道子之畫並傳千古也

峴山石尊聯句

今峴山有李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爲刺史蓋史失之也避暑錄話

大言小言等聯句

江鄰幾雜志云宋次道集顏魯公文爲十五卷詩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會聯句詩公必在其閒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饞語醉語案次道宋敏求字也是集見館閣書目今已佚而不傳補在容齋三筆條後

卷十六外集四

顏魯公畫像　朱翌

結纓續體祭中丞鬼質何爲苦見嗔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卽此身賴有區區張孝舉直言驚倒漢廷臣案新仲此詩前刻從宋說部採得中四句今據灊山集鈔補

書左善舉秀才乞米圖　宋贛縣曾幾吉甫

乞米魯公書作帖睎顏處士繪爲圖若教渾似侏儒飽還有流傳翰墨無補在朱翌詩後

讀顏魯公碑　李無悔

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書名書原作詩　明仁和郎瑛改案圖回二字亦疑有誤補在曾幾詩後

卷十七外集五

贈顏元孫祕書監制廣德二年

故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爲文清白著於家風聞望光於銓選久膺揚歷爰寄藩條政有其方績宣其用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艱難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儒官揚其盛烈可贈祕書監補在寶應元年贈蘭陵郡太君殷氏制後

顏蘇二公祠記　宋鄞縣袁燮和叔

自古人才有卓然關繫世道者其惟節義之士乎蓋水必有防防決則水不可制屋必有棟棟折則屋無以立惟人亦然必有節義之士確乎不可奪者爲之標準則人心興起而公道著明不然者反是其所關繫豈不甚大哉嗚呼若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蘇長公履險蹈難終其身未嘗少屈眞節義之士乎安祿山之變顏公忠憤奮發首唱大義興起一時士大夫之心卒能摧折姦兇再安唐室李希烈之使心知其危冒死而不顧其剛毅特立有如此者蘇公力爭新法遂以忠鯁顯名羣邪娼疾投諸散地元祐閒與羣賢並進志稍伸矣仍不得久安於朝紹聖元符之際遠謫窮荒而氣不懾其砥節礪行無愧於顏公故至今論人物者兩重之初吳興廟祀顏公而祀蘇公於其廡前守陳侯汶始立寶積院之祠以祀顏楊侯長孺始立黃龍洞之祠以祀蘇而祠遂分二公皆此邦艮牧人心所不能忘也今守趙侯希蒼至顧黃龍之祠地勢爽塏思前人建立之

艱圖所以永久勿壞者輪奐之美功力之堅有加於往日則合顏蘇二公共爲一祠前臨震澤波瀾浩渺廣吞三郡旁揖卞山形勢嶒崒雄鎮一方登堂遠望蒼翠之色泓澄之輝上下交映使心形俱泰以二公之賢血食於此真不忝矣發爲讜論同一肺腸行乎正途同一軌轍此侯所以合而祀之也嗚呼周公管蔡不相爲謀禹稷顏子可以同道是心一差雖同父所生未免乖戾是心無間卽先後曠世自爾合符二公節義其時異而心同者與表前賢之懿行爲後進之師資使苕霅士民則而象之洗濯其背公營私之習振發其守節徇義之心則雖後二公而生其堅正不回之操必有能繼之者矣傳曰有爲者亦若是尙論古人謂之善友此侯之所望於郡人者貽書屬爲記之是舉也實關風化余何敢以不文辭

案湖州府志歸安縣尊經閣左有魯公祠祀唐顏真卿烏程縣峴山有三賢祠祀真卿及宋蘇軾王十朋鎮雲樓下有四賢祠祀晉王羲之謝安及真卿軾

本朝吳綺於峴山之祠增入羲之安及梁柳惲唐杜牧宋孫覺明陳幼學改爲九賢祠而黃龍洞顏蘇合祀之祠闕焉黃龍洞在卞山蘇軾在郡僅九十日嘗禱雨於此志云淳熙中烏程令蕭德藻因爲軾建專祠卽此記所云嘉定中郡守趙希蒼改建顏蘇合祠之地也攷記中舊祀魯公祠在駱駝橋東陳汶改建之魯公祠在杼山寶積院黃龍洞之蘇長公祠始於嘉定中郡守楊長孺而不始於蕭德藻皆可訂湖志之誤（補在歐陽守道吉州祠堂記後）

書顏魯公逸事　明長洲陳仁錫明卿

魯公宦跡家世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卽愈因謂之曰子有青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沈於宦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脩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吭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還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僕往鄭州徵莊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覩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十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濟家匱仍遣速歸勿與人說如家內乏闕卽再來僕還雍述其事家衆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案唐李石續博物志云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授以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卽吉後爲盧杞所陷縊死希烈敗返葬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於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蠶頭馬尾（馬當作鼠）真得仙也明卿所書與米襄陽仙迹記小有異同蓋皆本於李石之說以仙視魯公不知公之自有千古者正不在金丹幻術也揆厥所由皆以平日文字喜與仙佛作緣故後世之惡盧杞而恨希烈者欲藉此以抒其不平之氣亦如諫佛骨之韓昌黎偶與文暢大顛輩以詩文投契遂指爲釋氏華宗此雖細人愛人不窺其大其實皆二公有以自樹之的也魯公爲復聖後裔數百年來議禮諸臣不克躋於兩廡之祀正爲仙迹所累特識於此以俟千百世之具隻眼者（補在元蘇伯衡浯溪書院記後）

雜紀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爲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非同上補在困學紀聞第二條後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遭願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潞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真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尙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賣備餘談補在前條之後

顏杲卿真卿各以一郡起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千載矣義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爲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終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賊百世下如聞其聲真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爲唐室增光豈小哉朱軾名臣傳論補在餘冬敘錄第二條之後

卷二十二書評一

總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尤且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粗云蘇東坡文集補在集古錄跋尾條之後

楷字無出顏柳柳雖有骨似疎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魯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干祿帖與麻姑壇記干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遒峻緊潔似非一手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有工拙耳及觀多寶座位等碑則筆意又迥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也殆如公之爲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邪媚歐公云杜濟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謂是耳七修類稿補在懷麓堂集條後

卷二十四書評四

與郭英乂論坐位書

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公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閒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此帖見之而都元敬乃謂草草之筆亦爲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摹入戲鴻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亡多矣石墨鐫華補在都穆寓意編條後

顏元孫碑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劉奇牓曰銘賦音律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鶴店今作曜字江鄰幾雜志案鄰幾所載卽元孫墓碑非墓誌也文見顏集其曰考劉奇牓乃考功郎劉奇標牓之八字之脫文商氏刻雜志入稗海錯落甚多非鄰幾原誤也補在天下金志條後

乞米帖

顏魯公帖曰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杜預云餬粥也粥乃貧家所食魯公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敬齋古今黈補在寶晉英光集條後

左伯桃墓詩

魯公以永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州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曆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青原寺題名便稱大曆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州刺史己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書麻姑壇記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攷之是歲八月次上元縣迺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溧水實爲鄰邑今皆隸昇州當時溧水則隸宣城公題詩烈士墓在六年或是此時與記合然鄭薰移顏

魯公詩記謂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溧水蕭唐人不應謬誤如此文苑英華辨證補在魯公年譜條後

卷二十六書評六

臧懷恪碑

魯公此書偉勁而骨稍瘦於家廟諸碑皆可重也王元美云臧懷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至工部尚書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貴而希讓至尚書節度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開元至於天寶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史不爲傳故聊載之石墨鐫華補在弇州四部稿條後

書清遠道士詩及和作

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邱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兹雅麗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眺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徹光彩交淩亂白雲蓊欲歸青山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許彥周詩話補在輿地碑目條後

八關齋功德記

此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頃疾愈作齋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爲撰爲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遒勁不減旻倩讚家廟碑石墨鐫華補在弇州山人稿條後

卷二十七書評七

天下放生池碑

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誤也固序兩都賦曰皐陶歌虞奚斯頌魯按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廟者非作頌之人也敬齋古今黈補在魯公年譜條後

干祿字書

此本模刻最多此亦模本也故魯公面目十失八九攷歐公集古錄開成中已有楊漢公模本矣漢公謂工人爲衣食業故摹多速損歐公云公書爲世楷模而此字書辨正僞謬尤盛傳所以損爾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眞本以不完遂不傳然則眞本不知在否但得漢公本似猶勝木本也又讀王元美跋乃謂無一筆縱緩藏之爲臨池指南元美好古或宜有眞本耳抑亦漢公本耶石墨鐫華補在弇州山人四部稿條後

卷二十八書評八

湖州石柱記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邱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兹至於衡山者也今謂之橫山或疑顓頊都帝邱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避暑錄話補在輿地碑目條後

卷二十九書評九

顏氏家廟碑

顏氏家廟碑李陽冰篆額顏魯公撰幷書石四面環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讚正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石墨鐫華補在弇州山人續稿條後

卷三十書評十

定慧之閣四字

鍾弱翁案弱翁名傳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鏤刻工匠十數輩然自書不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字徑八寸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眞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卽令刻石傳者以爲笑墨刻揮犀此條原刻所無補在天中山三字條後

余編顏魯公文集三十卷道光甲辰湘陰蔣君維揚刻於長沙近日偶檢舊
書又得宋明名家論魯公行事書法凡若干條爲前稿所遺殘璧斷珪皆足
以資考訂不忍棄置另編補遺一卷附於全集之後丙午仲春本驥謹識

顏魯公文集補遺

跋

顏魯公宗聖裔孫有唐元老壯歲遏祿山之燄義激丹心晚年陷希烈之庭志
甘白刃固已名垂竹帛氣作山河揭日月以常行共乾坤而不朽夫豈類丁真
永草特一藝以成名亦安在柳骨顏筋作千秋之定論然而書因品貴技以人
傳本之於義膽忠肝發而爲銀鉤鐵畫況公世工篆隸學有淵源近承長史之
親傳遠接山陰之嫡派絕去經生習氣鼠尾蠶頭居然大雅風流蒼松喬柏即
云妙墨價本無雙矧屬名臣品居第一宜其手蹟之流傳定有明神爲呵護者
矣長沙黃虎癡二丈藏富墨林奧窮筆陣秦漢之桓碑彝器盡入鑑題晉唐之
樂石祥金都歸品藻就中獨嗜厥有公書經搜訪者三十餘年萃精華於五十
九種或豐碑或斷碣細大不捐或拓本或雙鉤精神悉見蓋先生客中游覽每
具氈椎暗裏摩挲便題蠹白訪古於長安肆上探奇於故紙堆中率更觀索靖
之碑因而駐馬李約見子雲之字取以名齋故能極希世之珍藏爲專門之賞
鑒裝池以出臨風色煥縹囊韞櫝而藏入夜光騰芸案景行斯在拱璧何加啓
瑞入鄴侯之書廚曾蒙見示慕米家之畫舫從乞借觀正笏垂紳展視而神皆
煥若忠臣烈士臨摹而意便肅然因畫沙印泥之難能知立德踐行之未逮然
而小子竊有慨焉夫美男擁後則正士失姿姹女當前則高人寡色誰見茂猗
之蹟格競簪花伎談急就之章書不及草以莊勁彊直爲惡札以睢盱側媚爲
名家是謂瞽談厥由心害又或筆真似虎墨更如猪活句不參而觚稜透露藏
鋒雖貴而波磔糢糊此更誤入迷途適足滋夫訾議者也先生志存尚友愛書
而實重其人物貴窮源不學而能通其義費半生之心血存百代之典型因於
趙璧之還聊附蘭亭之跋狂言肆意敢云結翰墨因緣敘股漏痕願永作弓裘
世業時
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孟冬上澣桂林龍啓瑞謹跋

陸宣公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朕歷觀古來士之逢時遭會建功立業為社稷之重臣當國家之大任所抱負者甚鉅展布者非常豈取辦於旦夕者哉必其平日讀書論世於古人之著作經國之良模講貫而熟復之明體達用然後遭大投艱足以勝任而有餘川陝督臣年羹堯才猷敏練學識明通

聖祖皇帝畀以股肱心膂之寄自蒞官秦蜀以來諳邊疆之形勢念民力之作苦每有章奏皆指畫詳明敷陳剴切其惓惓忠愛之言時流露於行墨之間固素所蘊蓄者然也既又以所刊陸贄奏議

進呈考贄之在唐以忠鯁結主知中外號為內相宋儒稱其學問純粹其經緯事功具載文集有補于當時可傳於後世乃歷年既久陳編故繁漫漶已多舛譌不少此本校訂精核魯魚無誤朕披覽數過深為嘉賞因序其大凡弁諸首簡亦以督臣之言欲凡為人臣者朝夕諷誦見諸躬行踵其事以守官資其議以敷政體國經世之謨安上治民之略悉於是乎在其為功顧不偉哉

唐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

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觀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埽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獷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宋進呈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臣自少讀書酷嗜唐陸贄奏議迨通籍以後久置篋衍去年在關中退食之暇檢閱舊本蠹粉散落字畫缺訛重加校訂雕刊成帙今春入覲
天顏對揚殿陛指陳西陲風土舉措事宜荷蒙
温綸採納恩典頻頒異數殊榮罕有倫比臣隨以新刻陸贄奏議進呈比塵
睿覽即膺褒奬臣拜手謝
恩星馳旋陝於八月十二日
巽命重申日邊啣出臣焚香恭接懽忭開緘
御製敘文俾冠首簡大文炳蔚榮光燭天臣伏地莊誦神悚心惕竊惟臣謬沾雨露職守封疆籌策未諳片長莫展祇以致治之道酌古所以準今馭世之規觀前即以示後陸氏一集所言皆切治平懷此葵忱敢用上獻詎期重以
宸章微言提要金泥芝檢日麗星輝非獨臣渥被
寵光力圖報効即陸贄身後邀榮亦感勒於九原矣臣謹即付剞劂用裝錦軸家藏珍重傳之世世子孫更廣為傳播遠至山陬海澨家家誦習切墨引繩行見羣工式序庶績咸熙陸氏遺編得
王言而增重竟成一代之新書永作千秋之金鑑也已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臣年羹堯恭紀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目錄

卷第一

制誥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卷第二

制誥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卷第三

制誥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幷招諭淮西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吏幷授陳仙奇節度詔

重宥淮西將士詔

卷第四

制誥

賑䘏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優䘏畿內百姓幷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

議減鹽價詔

賜京城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卷第五

制誥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加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幷招諭朱滔詔

招諭淮西將吏詔

招諭河中詔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不許諸軍侵擾勅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卷第六

制誥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冊嘉誠公主文

冊蜀王妃文

冊杞王妃文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告謝玄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制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制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制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第二表
答第三表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卷第七
制誥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渾瑊侍中制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太師制
姜公輔左庶子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卷第八
制誥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普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卷第九
制誥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朝臣振武節度使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馬燧李皐賜實封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等制
李叔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卷第十
制誥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與回紇可汗書
賜吐蕃將書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三

卷第十一
奏草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卷第十二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卷第十三
奏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卷第十四
奏草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卷第十五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荅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荅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卷第十六
奏草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卷第十九
中書奏議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卷第二十
中書奏議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卷第二十二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中書奏議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增輯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唐陸宣公集目錄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上赦宥

奉天改元大赦制平朱泚後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于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宏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祗益懷慚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于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幷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

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胔禮典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徵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幷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興行故人知恥格教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暴亂不作古先哲后莫不由斯國家受命百七十載八聖儲慶敷佑下人邁種寬大之德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懵於理亂之本溺於因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齊衆而犯命愈甚興戎以除害而長亂益繁賊臣蓄姦乘釁竊發九廟乏祀兆人靡依猰貐肆其呑噬豺狼穴於宮闕歲未云半載罹播遷仰慚穹昊俯愧臣庶敢愛覃越苟全眇躬誠懼益縱寇讎重辱宗社忍恥誓志庶補前羞賴億兆宅心不忘先德諸帥戮力恭行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祜總乾綱於既紊復天柱於將傾言旋鎬京不改舊物宗祧有序朝享有期責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以撫人也君苟失位人將安仰朕既不德致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兇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於法網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撫人以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己之誠含垢布和之義滌清汚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即與量移未復資者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藩鎮効力並即放還亡官失爵放歸不齒者量加收敘未復資者更與進改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傍連譴累特加錄用勿以為負不有忠者誰復社稷不有勞者誰從巡狩連帥之重所以殿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共理也方鎮將校勤奉戍役中外寮吏恪居官次國有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

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司徒兼中書令晟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定皇都一匡天下推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一子五品正員京官侍中瑊沉邃忠厚服勞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憝嘉乃茂績次于寵章宜與一子六品正員京官鎮國軍潼關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駱元光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尚可孤邠寧等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韓遊瓌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戴休顏咸秉大節著于艱難同勳叶忠翼我興運宜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諸道節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馬使興元扈從左右金吾大將軍金吾六軍大將軍等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諸道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應諸軍赴上都收復將士等俱以純誠奮其勇節連年帶甲百戰摧鋒有忘身以効命有滅親以徇義誓平國難如復私讎競揚貔虎之雄克清梟獍之孽策勳行賞傳嗣榮親播乃功名與國終始自去年冬已來未經甄敘者即與超八資改轉已經甄敘者更與超三資進改三品已上祖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與致仕官及邑號亡者並與追贈四品已下父母在先無官封者亦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其賞錢委所司即依元勅支給應扈從將士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並賜勳其祖父母官封追贈並準收京城將士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父母封贈並準收京城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四品已下更加一階若常參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諸州刺史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陪位者更加一階其奉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使即定名聞奏所司各準元勅優賞其諸道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仍準今年正月一日制速與甄敘成德淄青魏博等節度并諸軍應歸順將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歲暫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勳是資宴犒俾洽王澤宜委所司即約額支計各賜錢物賞設仍委本節度準前後勅速條疏甄敘其朔方并諸軍應在河中管內及同州將士等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酬報雖遭脅制情有可矜應到行營未經甄敘者並準元勅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患尫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所尚況忠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尉秀實天授貞烈沮茲姦邪蒼黃之中獨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兇謀既虧吾事果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宜即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府縣護其喪事緣葬所要一切官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戶嫡子正員三品官諸子授正員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即準元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委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即與褒贈仍以在身官爵授其子孫內外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於所司陳牒勘實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烈衆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尙齒養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典以興化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閭京兆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刺史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侍字疑）老耆壽亦各與板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歲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頃屬多難人流俗弊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賦役繁起農桑失時哀哉瘽人汔可小息然以國計猶歉軍實靡充未盡復除良增愧悼應天下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放免百司及諸軍諸使

舉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者亦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其供頓官吏委京兆尹類例具名銜聞奏量與優獎古者計戶以署吏因時而建職既不乏事亦無冗員今田畝汙萊版圖凋耗齊人編戶託庇官曹貪吏猾胥誘爲囊橐啓奸墮業爲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委御史大夫即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見所掌事之閑劇定額聞奏仍校名送中書門下務從減省副朕憂人以後應須署置並定名先奏仍永爲常式今年正月一日赦書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行之赦書或有不該即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中　赦宥

貞元改元大赦制（興元二年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斁禮物廢隳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羣情俯抑誠願郊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饉困窮殍餒轉死邱墟關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爲而致兵戎之後餘祲尚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于人爲之父母實用愧恥今元陰已謝春日載陽勾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準勅令量移收敘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詿誤棄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待以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準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敘如有因危効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翻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準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劫制久爲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憫惘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其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準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閭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柬髦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判求人務騁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爲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敘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贓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爲褒貶其內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黠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鄰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額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姦哀我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點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基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稟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家尙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祿及俸錢

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參詳定額聞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勳臣實用增愧應準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準元勅處分諸軍行營并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冬至大禮大赦制 貞元元年十一月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繼業于祖宗致其誠心惟敬與孝違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黷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凶逆神人乏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于地違虧敬孝罪由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勠力同心誅大憝而都邑廓清翦逋寇而關河底定茲再與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威容脩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圜丘陳謝罪愆告雪憤恥感慕慚惕若無所容上帝顧懷再新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赦天下自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處流人及藩鎮效力並即放還應有痕玷禁錮前後恩赦節文未該及者亦宜洗雪勿以爲累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勅待以不死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効者當別抽擢若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貫天下百姓去年十二月已前欠負官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外文武官見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二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天下諸使諸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白身人賜勳三轉自頃兇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憑陵甸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元年扈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百官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考限聽敘其五品已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追贈應平河中將士即準元勅速與甄獎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即具名銜事跡聞奏諸道有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勳以輔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參袞職者其德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爪牙尹京實賴於肅清主計尤資於辦集所頒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四品階諸道副元帥與一子六品正員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節度使及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多難以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戎臣或節著艱危或勳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功亦賴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裔嗣諸道大將功業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即詳定錄名聞奏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各十人如大將

子孫之中有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
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以充侍衛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尚父
子儀先朝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爲國節冠古今宜令與
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使大將有忠烈績效著明
其後淪翳者所司即條錄聞奏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應在賊
中潛奉神主頃已甄賞宜便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
加一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勵精勤
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事無愆素人不告勞拯于凶災厥
有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關畿之內連歲興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
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憫然痛心宜令度
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
荒饉如山路險阻車乘難通仍召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脚價務於
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
恩明教化之本況荐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睦之情有加常典大長公
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
出身應陪位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已上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
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散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未
出身人量授文武散官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名聞奏當
別獎任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
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
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
宜各修議狀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
漢爲吏或長子孫蓋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
日者制度廢隳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寮何以懲勸
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其餘非在職績効殊尤亦
不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在任

年考已深者即量才効用與改中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
廣聞見或慮懷才抱器輸忠納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永言於
此夢想不忘應諸色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任具陳所見詣所居
之州委刺史略與討論觀其旨趣但有裨治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
遞送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百年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戶口
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度支即折衷條理以卹困窮
古者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儲畜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
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即宜準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
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
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即
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觀察使逐
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必資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
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刺史令長考課
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
子使就農功天下應荒閑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當管節度使觀
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史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
管佃如部署精當收獲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屯田等節度優賞
如是逃戶田地本主復業即却給還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
難爲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
兩縣每季各先支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應
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幷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對給價錢季終
之後申度支勘會所是和市和雇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
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省治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
其人自頃制勅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所宜然委御史臺
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壅朕命南郊太清宮太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
攝將軍中郎郎將及留守副留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各賜爵一

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長上流外灼然要職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節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監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酅公各與一子官如無子孫賜物一百匹神策六軍殿前左右射生英武威遠皇城左右金吾街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

天災作沴深儆予衷跼蹐憂惕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廪食俱闕既無賑恤又復徵求財殫力竭繼以鞭箠弛征則軍糧乏贍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令尚食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飛龍廏馬從今已後至三十日已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科百姓及和市和買等諸色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理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赦宥下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人懼不克承夙夜祗畏緬懷前烈致于昇平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存於致理志常在於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慼焉疚懷一夫罹殃惻若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己利人誠無所恡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況乎長自深宮安於近習損益之理寧免過差幽遠之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悔往修來燭理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日慎一日于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誠五稼屢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寧邊壘繕完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既荷於元功禮有昭於大報矧惟霜露之感永切孝思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壇朝享于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赦天下貞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於官辯對者亦並放免官人犯入己贓不可令其却上已後勿以爲累左降官及流人並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其階爵竄謫遐裔冀速沾恩比者準制量移所司比例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既甚淹遲且不均一宜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移勅旨比類元犯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外文武見任及致仕家居幷諸軍諸使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應百姓自置義倉仍準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處分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洎乎方岳列藩保乂皇家交修庶績竭節之效既昭乃誠榮親之恩宜洽國典內外文武清望職事官幷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略等使父在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各封邑號父母亡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者更與改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既存於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疇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爲臣之節其或年代未遠利澤猶存祠宇已變於荒墟裔嗣不編於仕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奠享乏主而不加省錄者乎興滅國繼絕代所以禮先賢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追孝也化俗歸厚此其大端應九廟配享功臣及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祔于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義贓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長吏以禮致祭書敘明目達聰垂拱而理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納諫如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鴻緒追慕聖猷書之座隅常自儆勵朝夕翹想庶聞嘉謀夢寐勞懷思得賢士凡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陳便宜者各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冤滯政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者所司執奏以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徵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應緣大禮掌職行事仗內引駕攝將軍中郎郎將留守副留守幷諸道表狀陪位法駕三引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一

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其郊壇宮廟行事官仍各賜勳兩轉皇親諸親應陪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選日優與處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各賜勳兩轉親王大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各有差鄰公介公各賜物若干段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勞可減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策一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官直長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行綱考典兩京耆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并量留十月番人等各賜勳一轉鴻臚番客共賜物若干神策六軍英武威遠皇城金吾街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衞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疋天下耆老百歲已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八十已上及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委刺史縣令各加優恤應緣大禮加階及賜勳爵等申報敘奏期限並準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勅處分餘依常式所司不須更作條件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亙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痒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漁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殍餒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行停減以救荒饉仍限十日內具元額及所釐革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內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慰撫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絶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壅瘞咨爾卿佐實惟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脅君朕用再遷幾危宗廟洎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命復官封志期全貸而乃昏迷不返悖慢逾彰殘害使臣侵敗畿甸密邇京邑人愁無聊諭之不悛乃用致討上帝悔禍元臣協謀克集茂勳以夷大難渠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雖事非獲已義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己蓋以信誠未著撫馭或乖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克敵寧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掛於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干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之勳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彝章庶旌往効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宜以懷光一男爲嗣賜莊宅各一所聽住京城仍還懷光首級及屍任便收葬其妻及諸子孫在室女等並遞送澧州委李皐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放應先陷河中將士等皆嬰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方舊人素蘊忠義幷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從收京之時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足矜況能協力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効咸與惟新宜一切洗雪勿爲瑕纍先有官爵實封者並許仍舊其中首謀効順

事績著明者委副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奬河中及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久屯軍骨肉流離生業廢棄與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奉先美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運杼軸既繁流亡頗衆委京兆尹卽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存河中保義軍保寧軍節度使幷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河中保寧等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鬱爲時傑奉上勵匪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略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感激而服叛徒嘉謀屢聞能事畢備朔方河中同絳陝虢汴等州及管內諸軍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寧郡王瑊鑒識精明宇量宏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陳必勝之略輯睦士旅安慰流庸威德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奬王室有崇讓之美有禁暴之能元惡旣除全城底定是加寵命以答崇勳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幷階餘並如故瑊可檢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幷階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鎭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僕射幷華州刺史上柱國武康郡王駱元光邠寧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瓌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伐鎭于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義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于眞封且延榮於蔭子可各賜實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幷五品階餘並如故應諸道諸軍同討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歷歲時被服干戈略無寧息賴茲勤効是有成功宜並賜三十萬端匹以充宴賞仰度支卽般次送赴並各放歸本道仍令所司敍錄卽超資與改轉其中大將及功効殊尤者委所司速具名銜聞奏先與處分其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賜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準條合給賞者度支卽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紀于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于懷今二孽既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爲匪人其帥不龔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之甚詳罷征討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流禍及於天下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殃寧我忍恥今勳賢列鎭疆理有經縱未偃戈足以保境況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豈令是邦猶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淮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仍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待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並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皆仍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甄升以示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準前勅處分朕思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宥朗然明信彰示兆人期爾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遐邇咸使聞知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幷授陳仙奇節度詔

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李希烈蔑義背恩窮姦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與比法實難容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端本過實在予不忍烝黎重相攻戰屢施詔命務欲懷柔抑羣帥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逐之勢不憚屈己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悛心益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既盈自底夷滅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漳郡王陳仙奇忠勇有餘沉毅能斷攄闔境受汚之憤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附廓清氛祲殲戮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既乂役戍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奇爲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頃迫兇威遂從脅制既誅元惡俱是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準前後赦勅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盧或久鎭淮右素推忠義累著勳庸果能叶志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

仙奇即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議同斬希烈人等宜並條録聞奏節次褒賞比年以來有潛圖效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為賊屠害者亦當審加訪察具事績以聞如有子孫仍並録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夷退想凋殘實足哀憫除供當道軍用外宜給二年應被希烈差點兵馬及團練子弟並即放散其本額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幷借貸種糧優給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丞鄭叔則充淮西宣慰使嗚呼往欽哉自希烈叛命于今五年上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敷我惠和以慰疲瘵滌清汚俗咸與惟新底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汚脅士衆殘虐烝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己爲人受恥不忍加兵惟兹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詢於衆情就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德俾人不寧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擾以兹節效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惟新其有先請受莊宅財物者各以見管爲主將士衣賜節料幷家口糧賜等一切並準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先令優與賞設亦準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加曉諭各委知悉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優恤賜功臣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畜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或弛征散利務穡勸分徙有以均無因豐而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戍役繁興兩河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為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饉荐臻歷河朔而至于太原自淮沂而被于洛汭蟲螟為害雨澤愆時稼穡卒痒烝黎重困然猶徵賦不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于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沴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兢兢惕畏不敢遑安庶蠲下土之災用答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宋亳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恆深趙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碩所司即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尚歉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惸或未周贍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斂之術且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碩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於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實朕股肱卹患分憂與朕同體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各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精必詳用稱朕意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鑒之不明事或乖當百度多闕四方靡寧傷夷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賦斂彌繁人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蝗旱蕩無農收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儆予衷跼蹐憂惕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疲繼以鞭箠弛征則軍莫之贍厚斂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宜令尚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宜減五百碩飛龍廏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已前並減半料京兆府百姓應差科徵配及和市和糴等諸色名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收百司非至切之務如追擾百姓及追勘徵收等色府縣並不須承受其尋常訴訟非交相侵奪者亦不得為理百姓及諸色人等如能力行仁義均減有無賙貸貧人全活數衆者府司具事跡聞奏朕當授以官秩蠲其征徭如縣令勸導有方流庸克濟至夏初已來類例勘會但戶口無減田疇不荒亦以狀聞量加優獎百姓有迫於荒饉全家逐食者其田宅家具樹木麥苗等縣司並明立簿書印記令所由及近鄰人同檢校勿容輒有毀損及典賣填納差科本戶卻歸使令復業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甸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蠹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疲甿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烝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

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倉可檢
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
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
賜者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準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
韋滌潔己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
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
允叶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幷賜衣一襲絹
百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咨乃庶尹其惟欽哉朕聞爲
君者必擇人而官爲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理不繫於時升降
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教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
待能者彰善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旋殷會日費旣廣州閭杼軸歲計其空東
作妨時西成罕望雖黽勉從事人不告勞而憫悼積衷子實知愧昨
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汔用小息洎鑾言旋軫躬履畏途
絕硼縈迴危棧綿亘時經霖雨道阻且修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靡幼
靡耋莫獲寧居而又齎負糗糧供備頓舍涉于千里餫我六師居人
露處以罔依宿麥過時而不穫覩茲妨奪彌增感傷前所復除未足
酬卹式敷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除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
州全放今年稅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修道路閣橋州縣官將
士等並委嚴震類例功効具名聞奏量與甄獎嗟乎古先哲王東征
西怨顧予不德重以勞人補費錄勤是有申命長吏明加優諭稱朕
意焉

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寖微強霸爭騖於是
設祈望之守與榷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

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
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乃專
煑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榷價
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
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夭札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
緒遐覽前王之典旣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
深疲甿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幷峽內榷鹽宜令中書門
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
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
異於是迫以荒饉愁怨無憀有離去井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
於死亡鄉閭依然煙火斷絕種餉旣乏農耕不興若東作愆時西成
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俟盈
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碩同華州各
賜三千碩陝虢兩州賜四千碩委州長吏即於度支計會請受差公
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
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尹即差官逐便般載
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惸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朕
德之不敷誠之不感上帝降割丁寧厥躬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思欲
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
以育疲瘵佇聞良術稱朕意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宇內自武德迄于天寶百四十載海內無事崇
德廣化澤浸生人時洽和平俗登富教鰥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魚
鼈亦罔不寧凡今有生實賴亭育羯虜伺間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

保性命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域再造億兆再康室家離析而復安子孫煦嫗而相長勞來安集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澤深矣朕以寡昧祗膺寶曆常恐不克負荷罔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羣情壅而不達大信鬱而不彰兩河之間羣盜連禍朕務除大患靡憚暫勞是以興有征之師問干紀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汝郊失於撫綏致使潰叛朱泚乘釁因構異圖肆其狠心誘我蟊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悖無所愧畏朕失守宮闕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駭內省思咎外顧懷慙罪實在予不敢自蔽意者宗社降祐大儆于朕躬夙夜殷憂庶乎有補實賴股肱心膂勵從戎之節方岳將校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堅貞勵操何日忘之平巨猾者必仗羣雄賞茂績者不限彝典保勳庸於帶礪傳爵邑於子孫崇功美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等並與全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絕如有能梟擒朱泚者即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實封二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擒賊大將已下并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實封應梟擒人所有田宅財物亦使賜之其餘立功應合授官給賞並準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為功臣之家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知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望州詔

自昔多虞順時而動古公避狄兆永祚於岐下高帝徙蜀建雄圖於漢中王蹟所興子孫是奉覩還居於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為家不常厥邑王者所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烝庶煩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人皆競勸物以豐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大憝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駕展敬園陵眷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古者天子省方則問耆年卹百姓以頒慶賜以茂勳勞用宏布澤之恩式慰來蘇之望宜改梁州為興元府其署置官資望一切與京兆河南府同南鄭縣升為赤縣諸縣並升為畿縣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本資處分耆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已賜緋並賜紫典正等各賜勳五轉百姓除先減放稅錢外更給復一年洋州宜升為望州見任州官亦並令終考秩并諸縣官等各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各加三階應山南西道節度下將士除扈從迎駕已經改官者餘並即與甄敘嗚呼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重于勤人撫心咎己良增愧歎宣示有衆明知朕懷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後學介春書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　慰勞招撫處分事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之時尚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不敏肆于人上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寇盜繁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于匪人顧兹田疇鞠爲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于鋒刃繼以死傷煢嫠無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厚取於人罔率厥典科條互設誅斂無常農工廢業其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營日益閭井日空凋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嗷嗷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迨今六年連兵不解已踰四稔雖本非獲已義在濟人而事乃重勞敢忘咎己皆以朕之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在於此予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中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反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未周于庶務誠感未達于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鄂岳荆南江西淮南浙江東西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嗚呼往率乃職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冤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乎編甿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予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準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奏悉與甄敘其殊功勁節超越常倫別條狀續當特優獎百姓除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勸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切須處分者即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合便宜其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詳省以擇厥中宣布遠邇咸使聞知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虔恭惕厲罔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平小信未孚衆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君臣之間鬱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己興戎猶昧於省躬期靖亂以濟人反勞師而黷武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齎送之勞四海騷然靡有寧處京輦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遣戍殆盡略內以勤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間竊發豺狼穢于宮闕士庶陷于塗炭作威肆戮仇視我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殞踣以抗節有脅從以假命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朕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既不克覆育又從而咎之其心愧恥一食三歎退舍內訟介于梁岷庶乎有瘳以答譴戒皇天悔禍宗社降靈腹心爪牙奮謀宣力元惡稔慝脫身逃遁餘黨歸誠率衆款附掃氛沴而闢閭闔翦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寧室家相慶非將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戡定大難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綏烝黎招輯流亡慰安反側朕續整飭法駕擇日還京告謝于祖宗請罪于天地策勳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朕纂奉丕業託于人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頌聲蔑聞暴亂運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於

初師旅一興緜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受汚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糴翔貴兵氓餒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爲邱墟遺骸遍于原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自昔勞師靡有不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虜矧乎德猶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己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新殊死必宥然尚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胄忠雖爲國咎實在予君人若斯寧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其誠心奮發武威慎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誅烝黎方致於安寧役戍永期於休息懋官以旌善錫宴以勞旋賞不踰時式遵彝典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從一宜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鄭滑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尚書曲環檢校戶部尚書李皐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都防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盧元卿兼御史大夫張建封等並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咸遣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真納滉宜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緒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將士等宜共賜物三十萬端匹以充賞設度支即約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都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即條錄功第名銜聞奏並與甄敘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列同寅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勳當井賦之賜聿應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恆州諸軍事守恆州刺史充成德軍恆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邪郡王王武俊秉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渠魁即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上柱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精外朗智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攸利謀猷屢告規益孔多皆勠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吸之際決策於指揮之間并鑾載馳執桴親鼓兇徒殄殪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姦慝阻南侵之計時乃同德厥功茂焉敷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真實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抱真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惟理亂在庶官矧惟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欽承朕嗣位不明輕費尚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烝庶流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經播遷歷山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恨盈懷追遠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爲重而不憚屈身以百姓爲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宏濟蒼生蠲省徭賦含垢忍恥予無難焉朱滔受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封秩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釁喪而歸既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愛人實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明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掩釁錄勳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招諭淮西將吏詔

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艱耳聞鼙鼓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既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歲有再赦事有屢言務於撫綏不憚煩冗兾朕之誠信日布兾人之患難日除每議用兵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煽禍滔天虐用其人仇視厥衆狠心多忌梟性無親以芟伐立威以猜刻爲志朝爲昵比夕爲仇讐肆其芟夷蔑若草芥馮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湊郊積骸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彼妖氛發爲災癘蕭條千里無復人煙朕哀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拯物不難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忠良遭罹脅制雖欲却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汙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逞誠足痛傷宜令諸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令所致討唯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效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以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效節級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詔

朔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勳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言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汚脅忠良朕頻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嚴凝屢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沾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今年春冬衣賜並準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錢物宜令所司并許計料別收貯待道路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有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實封一切準元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瀆又侵滎汴兇威所及罔不脅從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衆庶銜冤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爲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横遭脅汚興言憫悼思惻深衷今王師四臨所至剋捷將士百姓款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捐其家族脫身効節良有可嘉特宜撫綏以奬誠効應淮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糧仍各具名銜聞奏當與甄奬并給遣衣賜其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即配與死戶田宅使營生業若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得止遏所至之處準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効順即是平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

沮勸二柄國之大綱奬善懲違固不可廢頃者賊臣構亂京邑震騷惟茲士人奔竄無所或從其誘脅遂染汚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豈朕意焉應在京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年十月三日見在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受逆命并諸色前資官被僞署官爵頻遭迫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史臺訪察勘覈其事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具名銜事跡聞奏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不拘考

例聽集其未得資被替非時放選仍稍優與處分如已喪亡者並與
追贈使恩加存歿以稱朕懷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朕自還越旋於京師將欲請罪祖宗告謝天地所司擇日行有期矣議者多以大盜之後人勞匪居懼愆歲功請俟農隙若俯順羣議則私懷不安將祗率典章又疲甿重擾夙夜憂惕罔知所裁宜令中書門下與常參官卽詳議折衷聞奏

不許諸軍侵擾勅

李希烈阻兵淮右虐害烝人朕哀憫無辜横遭脅制若興師行伐則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忠勇之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以一夫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是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抄深害農功一方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勅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不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悉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道所有擒獲淮西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道其投降人等權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從所適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寧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烝黎冀遂安輯今諸夏岳牧咸能撫封九姓可汗荐克敦好寰瀛之內其謂小康愛人雖發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藩輔豈惟菲薄所致於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尙勞師旅備禦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鎮遏彼奔衝數年以來邊境寧謐乃眷靈武實惟雄藩扼東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鍵軍懸寇邇地遠勢孤雖無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朕屢慮於此殆今累年晨思廢餐暮想忘寐征兵益戍則憚其勞師移人實邊又念其離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不忍中懷結鬱罔知所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憤今朕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我同其慮哉此乃忠臣盡規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宏良算必有其人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情願重設賞科仍須精選驍雄薄閑武藝便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超資與官至鎮便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心方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 冊命 祝冊 祭文 策問 答表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于中而尊加于外德修諸己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壼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純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于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稟于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孝敬祗事先朝承事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嘉自持喜慍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嘗屬艱迍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頗資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劍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于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丁亥下闕朔字

冊嘉誠公主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祗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敏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勉持節冊命爾惟欽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孚于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蕃嗣實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賢必有象鍾慶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駙馬都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叶美好逑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親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冊杞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冊命某官竇侊第若干女爲杞王妃曰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盤石刑閨門以御家邦詳求惟難歷選茲久時乃之擇得于舊姻柔婉稟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祗膺嘉禮欽率內教淑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不慎歟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淩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閒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

庶品兾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告謝玄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祖考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神人無依臣懷忝圖不敢自棄忍恥含憤迨于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慚惕幸賴烈祖遺澤感深于人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宗廟之積慶再復于鎬京在臣愆尤曷云有補豈敢自蔽以重于厥辜頃以寇孽在郊禮物未備久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閟宮引慝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一元下疑落大武二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考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奸魁乘釁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勵己誓心期刷大恥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澤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禍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纘服今祇率百辟見于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薦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纘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于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祭于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功于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顧以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于今古道寧間于幽明雖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己竊有所希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沴氣鬱結降爲凶災邦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間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嗷嗷烝人俟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于克誠庶答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于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乾乾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忝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

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廪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明今古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于玆矣國制多缺朕甚恧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褎然充舉咸造于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雜霸道紛綸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尚赤義例頗乖永言於玆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于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玆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沴廪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韜鈐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而行

荅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乏主禋祀曠時感憤積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修賴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因心致享未展於孝思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違其如至誠難抑所宜參會羣彥更擇近期無

或因循以增不德

荅百寮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墜失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展敬郊丘迫以羣情俟于獻歲今滌牲擇吉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亘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實乖昭事之意朕志先定期於必行卽斷來表也

荅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所宜嚴奉以達至誠況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嗣守馴致寇戎淪陷國都震驚園寢幸憑元祐再續鴻休播越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跂及上春庶乎天地靈祇以歆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尙執疑謀出既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之慕何心自安宜潔乃誠以祗所奉副予懇切勿復頻煩

荅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之上計祗率嘉話夫豈不懷永言思之固亦難抑進退慚惕罔知所裁中宵求衣當饋忘食且聿修祀事所貴專精苟未至誠則如勿祭今近期甫及當齊潔敬之心而輿誦紛然猶執異同之論禮既虧于嚴奉事奚展於孝思以義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亘深

荅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珍木呈祥允符靈貺顧惟不德何以當之朕聞人事聿修天休乃答今則兇渠尙在戎役方殷虐旱妨農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嘉瑞而復臻所冀公卿大夫交匡不逮覩茲稱述益用懷慚

荅宰臣請復御膳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費是朕素懷況大兵之餘繼以荒饉軍儲國計資用皆空凋戶疲甿膏澤已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予內懷憂慚躬自損貶今兇渠殘滅粟麥豐成皆祖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之內餒殍尤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己增修猶懼辱守寶圖罔荅元祐豈宜暇逸以厚厥躬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顧惟虛缺非所宜然

荅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雨澤愆期蟲蝗爲害朕以銷災謝譴莫大於修誠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顧慚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之憂上以荅昊穹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宿麥方成元兇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覽表章過爲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戒愼不忘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除授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傅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于衷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玆播遷郊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胄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賜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爲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違如旱爲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荊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己宏物體方用圓爲邦必表其理能及霤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荊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體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愨有恆累更委任多所宏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位罔鰥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還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煩人散匡弼寡昧屬于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化佐予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

營田押蕃部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軍行營節度副元帥杜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于興運爲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奸慝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蔑恩養寇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巴梁時乃弁鑾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大節以誓羣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摧兇靡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闢氛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變之讓能耿弇之殄寇總是二美瑊其有焉足以銘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祇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宏宣理本俾予從乂時乃輔臣屢踐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彝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撓貞方自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有恆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沖用無竭貞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鑾車載駕薄狩于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罄勵匪躬之節交修不逮庶績其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參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宜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而百工式敘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動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擇清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散官封賜並如故

賜金魚袋之下有闕文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況茂勳有舊崇德日新翼戴勵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略敦獎之道時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隴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垂秋備塞克著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間者心懷險阻誠義鬱堙旋能歸款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宋服填壓浚郊嶷如長城作固東土嘉乃率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袞司載董戎翰元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勳俾爾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

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平事皆釐飭奸盜衰息禮義興行惠兹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讎納餽糧以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贍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懋哉繼于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宏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倣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敘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撝抑俾尹宮坊可太子左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惟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既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閑俾遂頤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于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于暮齒可太子賓客勳賜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 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乂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恆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莅之郡靄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宜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荊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宏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柬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歷數有嗣纘于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禍干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旻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子之非辜爲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誠於內羣帥爪牙宜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漢上游建瓴制寇亘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慾無咈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傅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還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

已哉李懷光擢自軍侯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跡既盈醜蹤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違遠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效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憝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宏濟艱難懋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蹙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汚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遐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淩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亳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閫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殪羣兇於宛邱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燮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

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潁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 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宏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尙書行在左都虞候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坰偪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緜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緜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尙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原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緇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闥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于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祗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尙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遘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尙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痼是嬰臥護邊軍已淹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前檢校兵部尙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尙書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乂勤䘏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乂江甸永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涖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皐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荊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皐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蘄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于國存功于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皐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宏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涖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愼終尤難

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崎嶇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痟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鎭以爲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準式官供仍以澄讓表宜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宇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勳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邱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續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丕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制誥鐵券慰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死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惸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纛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輿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勳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埸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閥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旻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

頁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宏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畯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卽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尙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尙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鎭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旣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疋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悋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卽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疋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卽發遣往令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勅尙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弈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馳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旣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觀事跡唯務侵淩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絶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卽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勑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宏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威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閒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于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佇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謬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竊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蹋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

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兹再稔竟不交鋒量
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
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
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鋭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
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
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
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兹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
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
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
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
憂勤矣海内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
摇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
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
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
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
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
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
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
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
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
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
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悦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悦
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違惑内外防虞所以
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

衝幷汾洺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
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
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
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
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
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
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
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
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
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
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
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
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
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
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
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
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
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
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
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鋭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
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
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
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悦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
塞其辭曩之田悦寶臣皆蓄鋭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悦喪
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
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

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玆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竇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彊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尙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玆昆夷猶肆毒蠆舉國來寇志吞崏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贄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

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閒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効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卹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䘏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衞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籍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惘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慼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闕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閒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衞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衞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袄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虧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

烝黎安反側旣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温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洊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

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尙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

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吝奏迨玆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愼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

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尅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曁于周隋其閒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愼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猒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閒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讜之咈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

規或議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絶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絶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聽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還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愼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

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尙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爭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勑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

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僞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旣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旣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愼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秪以伺罪釁興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覩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効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

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蕭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而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蕭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敻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

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竊用甲兵竭取財賦旰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譴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盡盜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剪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恧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討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雖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覥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𢥞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

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悋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遺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曾任金吾將軍　孫成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

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已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闕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憫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慚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慚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二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聽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淩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

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阽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遺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擬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恆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愼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愼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愼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愼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愼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

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顧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秖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絶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

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蹙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漵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慮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險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己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皥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喁喁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糺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玆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

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
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
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衞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
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
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
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
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
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
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
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
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
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
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
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
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
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
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
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
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
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
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

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
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
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
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
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絶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
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
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知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
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
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
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
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
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心無梁岷之遊矣
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
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㺄迭居關輔
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
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
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
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
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
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
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
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
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
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
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瞑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衞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

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覬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秖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

衞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愼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惷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傲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閒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還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

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暬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濫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衆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諠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宮為急損之又損

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淸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愼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愼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尙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鎭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頁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巓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蒼黃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尙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漈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僂僂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

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駮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閡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遺懼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污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污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污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威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

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定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豬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蔕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漵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今欽漵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漵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陰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遑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蠡結以拒討狠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貔貅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貯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稍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闥褻猶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蔕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

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己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己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愿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宜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

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
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
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
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
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
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
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
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
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
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
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
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與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
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
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愼之區區
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
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柬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嘗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幷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

得其人愼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愼柬寮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人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

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考實下似闕者字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怨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僶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聽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頗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曰

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恤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寃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惕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絶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絶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尙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宜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

論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冏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憃愚曲加奬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宜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奬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奬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奬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絶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

忘顧私家本寠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絶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慚況乎公卿大臣之閒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慚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絶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

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買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蟊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絶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于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潔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閒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饋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

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威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絶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禆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擬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斂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古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皐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艮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披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艮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

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隙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

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庫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

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
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絶野蕭條無所
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
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
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
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
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
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
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
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
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
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
也而尙曰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
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
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
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
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
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蠱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
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
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
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
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
恆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
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
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
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

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
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
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
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
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
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
安錢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
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
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
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
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
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
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絶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
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
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甿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
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
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
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
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
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
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
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
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
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
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

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糶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絶糧及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

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二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

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閒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鬭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疑三字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

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糞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

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

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

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宜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強者乃二字衍文一本無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聽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

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論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險詖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勑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擬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

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淅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途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蹎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絶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絶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絶窺覬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達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

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己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廐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甸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犂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若以軍廐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幷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兇災度支謹守恆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闕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于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擬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别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三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竆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刻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讉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憸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于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藴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兹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

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絶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絶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曠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原书空白页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粱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掊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戸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勑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絶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謟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

理須辨鞫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羡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録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敓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細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兹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憸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羡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倒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

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稽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薉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斗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勑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蠹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饍塡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闤闠衢巷列居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斁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

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内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
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
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
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鞫其姦贓
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
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
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
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朝廷有失
容之慢則淩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
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
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
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
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
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
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愼選庶官以貞百度内選則股
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鎭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
齡率加毁呰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
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誣匹夫見淩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
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
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靦於麾下懫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
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
兇懷氣吞等夷隸畜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
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毁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

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
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忽烋禮義之府穢汙清明之朝此又罪
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
軍既有番遞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
修減其蒭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
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
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
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内及諸司使蒭藁薪炭等除稅
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恆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
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
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蒭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
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莝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
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麋損官錢不啻累倍聯
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
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
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
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
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
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
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
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
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
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
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
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

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宜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己者之資耳尙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

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尙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淩風飆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蟊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還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

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挐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棸楀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總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詔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怍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浮沉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扆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阸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爨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聽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斵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尙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

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是以大道每𡨚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𡨚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咎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纇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

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

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陻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愚慮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駮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

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痷是皆可
懲曷足為法夫擧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
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
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
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
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
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
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
國之任則非有威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
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
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
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
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
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
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
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
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
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
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
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
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
茂暢而奬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
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
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
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
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
有虞聰明之德以數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
感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
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
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
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
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
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
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
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
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
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
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
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
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敺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

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
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
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
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
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
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
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
支況復亟繚棼絲重傷宿痏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
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
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
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
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刓而人未甚瘁及總
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
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
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
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
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
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
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
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
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
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
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
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
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
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
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
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
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
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
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
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
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隣
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於大
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
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
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
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
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
知何嘗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
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
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
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
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
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
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
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
百姓稅錢因軍與每貫加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
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

中十綫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絶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綫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綫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尙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

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輪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須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牸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御府之錢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覆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責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

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眞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剌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旣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夐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斂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吏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

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者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祗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糇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畜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惏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

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
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
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絶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
公賦今京畿之内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
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
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
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
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
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
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
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
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
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
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
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
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
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
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
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
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
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
億兆幸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奏請從祀原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前四川學政吳　傑

奏爲請
旨酌增從祀事竊惟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名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功彪炳而
又言純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旣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聖代以表前賢而勵後學伸公論而慰人心臣伏考唐臣陸贄貞元
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如丹青
宋儒楊時謂贄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
事法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
以贄之奏議有稱爲仁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其純粹精微實能
上宗鄒嶧而契洙泗之心源特贄年少得君出入帷幄值師旅
倥偬之際未遑講學著書臣案從祀諸人如諸葛亮范仲淹歐
陽修等原不必皆有講學之名而贄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
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
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媿矣贄謫忠州別駕卒於任所祠墓俱
存臣前督學四川按試忠州閭邑士民熙熙然景慕前賢咸以
未列從祀爲憾伏見我
皇上廣運弁包
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
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遇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與典謨接軫厥
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贄奏疏至三十九篇之多蘇軾
等又請校正贄奏議進讀以爲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
世於贄備極推崇而從祀闕如蓋千百年彰微闡幽之
鉅典實有待於
陛下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訓示施行謹
奏三月初九日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

禮部議奏原疏

禮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傑奏請以唐臣陸贄從

祀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名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功彪炳而

又言醇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既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聖代臣伏考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如丹青宋儒楊時謂贄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以贄之奏議有稱爲仁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其純粹精微實能上宗鄒嶧而契洙泗之心源特贄年少得君出入帷幄值師旅倥傯之際未遑講學著書臣案從祀諸人如諸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等原不必皆有講學之名而贄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媿矣贄謫忠州別駕卒於任所祠墓俱存臣前督學四川按試忠州閭邑士民熙熙然景慕前賢咸以未列從祀爲憾伏見我

皇上廣運弁包

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

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遇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與典謨接軫厥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贄奏疏至三十九篇之多蘇軾等又請校正贄奏議進讀以爲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世於贄備極推崇而從祀闕如蓋千百年彰微闡幽之

鉅典實有待於

陛下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淹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大學在東廡元儒趙復之次道光二年三年五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以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本年復遵

旨議奏以明臣呂坤從祀西廡各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廷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裨學術人心始堪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唐書本傳陸贄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弘詞授鄭縣尉以書判拔萃轉渭南簿累官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平章事旋罷政事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權德輿序其集謂贄從德宗幸奉天時書詔旁午灑翰即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詔下武夫悍卒皆揮涕激發贄自以年少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在相位推賢讓能舉直措枉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等語至我

朝

御選古文淵鑑稱其燭理於微論事舉要深識遠慮忠悃之情溢於
楮墨
欽定提要稱其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足為萬世
龜鑑是贄之有功正學不愧醇儒似無遺議惟恭查雍正二年
禮部等衙門遵
旨議奏從祀諸儒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先儒從祀
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爾等所議從祀諸儒雖
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
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乎有間至如唐之陸贄宋之
韓琦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
表章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務期至當不易等因欽此嗣經各
衙門再議贄與琦俱未獲
從祀臣等伏思漢唐以來賢臣甚衆而贄與琦獨廑
聖念稱為千古名臣是贄學術精粹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特以事關巨典是以復加咨訪臣等竊考贄當日近
參帷幄遭時多故機務填委日夕不遑貶後又以避謗不復著
述故其生平制詔章疏而外別無明道詁經之書然觀其奏議
諸篇請罷兵則述論語修文德之語諫聚財則引大學戒悖入
之言闡周易否泰損益之象發詩書補闕改過之旨以及履信
思順舍己從人等語皆本於孔孟而散小儲以成大儲一言本
義引之以釋渙之九五此外凡所敷納無非根據經術發為昌
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為遠契心傳直窺奧窔再查
現在從祀先儒如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等均無講學之名亦
無釋經之作祗以學行精純俱得列於兩廡今贄文章道德實
無愧於諸人綜厥生平正以守己忠以事君綜天德王道之全
無術數權謀之襍行之當世有實效傳之後代無間言使與七
十子并世當在德行政事之科擬諸三代下賢臣實超蕭曹杜
房而上應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隋臣王通之次庶明體達用之儒遇雖詘於當時道大
光於
聖世且俾海內士子知砥廉隅而懷忠藎勉德業而勵修能於學術
人心不無裨益所有臣等擬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四庫全書提要

翰苑集二十卷內府藏本

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案藝文志載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處厚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牓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牓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裒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帙而今世刊行贄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贄議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贄文校正進讀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贄尚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贄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繪句之末矣

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臣宗室耆英跪

奏爲敬繕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進呈

御覽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惟居安不可忘危有備始能無患方今諸務底定通市如常邊圉靜謐相安無事然而制禦之術時宜講求措置之方亟須籌畫臣按之當今考諸往代伏見唐臣陸贄奏議內有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一疏於理兵儲餉再三致意蓋兵不練者見敵必怯食不足者固守無資舍此不謀徒事外飾即使營壘修整勝負有難必之虞飛挽攢催餽餉有不繼之患古之善用兵者推恩義以懷之申號令以一之練其膽使之敢於進練其技使之效所長登躡練於山涉行練於水搜伏練於林麓巷戰練於街衢而復暘雨風霆練其時寒暑晝夜練其苦於是結之以信感之以恩訓習既精悉能用命是誠無敵於天下也雖然食或未足兵未可用昔晁錯安邊之謀要在積穀趙充國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或設廣惠之倉或立和糴之法因豐凶而計出入乘緩急以備轉輸是以軍實常充士氣自倍否則戈矛雖利不足恃其強城堞雖堅不足據其險然則貞以師律聚以軍儲實安邊之本源爲講武之根柢此卽陸贄所謂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鬬者也亦卽所謂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者也至其洞達難易長短之勢指畫八利六失之規雖云今昔異宜要皆議論深切臣反復熟誦不覺感發奮興有所資益伏思陸贄奏議自宋臣蘇軾錄進元祐世已流傳迨我

朝雍正年間經川陝督臣年羹堯恭繕進呈蒙

世宗憲皇帝

御製敘文弁諸首簡所期臣工則效者至周且備而是篇曲盡防邊要領尤屬至理名言臣簡練有心觀摩未得竊謂敷陳剴切冀

邀
俯賜覽觀雖非賢
聖之同時或有芻蕘之可採謹將陸贄守備事宜狀敬繕恭
進合無仰懇
敕下海疆諸臣咸錄一通置諸座右庶於制禦之術酌古可以準今
措置之方觀前即以示後斟酌以求其當變通以適其宜於籌
策邊防不無裨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奉
硃批留覽欽此

宣公真像

載三才圖會

陸宣公集增輯目錄

卷第二十三
賦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
東郊朝日賦
傷望思臺賦
月臨鏡湖賦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
登春臺賦
鴻漸賦
詩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
禁中春松
賦得御園芳草
逸句
卷第二十四
年譜集略
舊唐書傳贊
新唐書傳贊
論贊二則
陸宣公傳
宣公廟記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三

後學介春耆英增輯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賦七篇見全唐文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以題爲韻次用

於穆我皇受天明命與乾坤而合德配唐虞而齊盛成功斯著射中九霄之禽文教已宣道應千年之聖想彼禽矣雝雝可珍配玉帛於前禮齊山木於至人棲必擇處翔無失倫候律南徂洞庭之芳草猶碧順時北向上林之繁花已春苟應弦以啓聖同殺身以成仁爾乃雲收遠天水落上苑風蕭蕭而勁夕日杳杳而低晚於是聖人悅年豐修武功有直斯矢有弨其弓因肅殺之候遊苑囿之中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遙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絕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覿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舍拔而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怍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爲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寥廓雁以遠而矢發矢既發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摶空之逸翰尙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閒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鷃固將威九垓而淸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東郊朝日賦以國家行仲春之令爲韻

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則困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於是載青旗儼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既誠而望睽倏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啓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淸卷餘靄於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榮光分輝於千品萬類煙熅瑞色均燭於四夷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爲父日爲兄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淸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春事既用夾鐘律中登觀臺而瑞集覩芳甸而農衆東爲陽位故出拜於國東仲居時中乃展禮於春仲既而盛禮畢陳錫鑾回輪家有罄室巷無居人備禮服之燦燦殷游車之轔轔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配朝日而長新伊茲禮之可持歷前代而修之漢拜庭中成煩褻之細事魏朝歲首失禮經於舊時國家欽若天命率由時令矯前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俾伯夷之掌禮侔軒后以作聖恭承命於春卿遂覩光而興詠

傷望思臺賦

桃野之右蒼茫古原草木春參風煙晝昏攬予轡以躊躇見立表而斯存乃漢武戾嗣勦命地也然後築臺以慰遺魂吁自古有死胡可勝論苟失理以橫斃雖千祀而猶冤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耄及浮誕之士疊至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競入忘嗜欲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因將搜蠱以滌災縱庸瑣之奸臣言何微而莫雠冤雖毒而奚伸搆儲后以掛殃矧具寮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充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姦邪之是誘俾冢嗣而罹咎彼傷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有嗟爾戾嗣盍入明以見志遽興戈而自棄諒君父之是叛雖竄身其焉寘嗚呼一失其理孝慈兩墜不其傷哉夫邪不自生釁亦有託信其讒與利則妖作恣鬼神之愆變實人事之紛錯故子不語於怪亂道亦貴乎淡泊蓋爲此也水滔滔而不歸日杳杳而西馳時徑往兮莫追人共盡兮臺隳榛焉莽焉俾永代而傷悲

月臨鏡湖賦以風靜湖滿輕波不動爲韻

月配陽含虛而明湖止水體柔而平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淸可以鑒因取鏡表名月包陰以成象水稟月而爲精兩氣相合實不入而疑入二美交映伊本淸而又淸色皎潔而秋天愈靜波演漾而宵風

乍輕類泗濱之磬見疑合浦之珠明至明洞幽至清無垢同元澤無遠不遍等達人以虛而受滿不可恃望之足戒以虧盈形或未分鑒之則辨其姸醜輕靄不起纖塵莫過沉璧彩而爲鏡碎金輝以成波皓質未判空聞田鶴之唳香風乍度暗傳蓮女之歌萬象皆總湛清光而不動極望靡窮凝虛皓而如空照同心千里之外洞游鱗百丈之中櫂影乍浮如上天邊之漢桂華不定多因蘋末之風白晝誠窮殘夜將短臨遠峯而欲落沉餘景而猶滿月之德也朗而迴水之性也柔而靜照有餘暉光無匿影滿而將缺顧兔自殊於太陽導之則流無禽豈同於舊井原夫德無不應理必相符湖以柔而藏月月因朗而彰湖不私其明明則有裕無逆於物物乃不孤異投珠而按劍等藏冰而耀壺惟水月之叶美與君子而同塗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以文德光宅天敬萬壽爲韻

樂自上古兮和洽是聞日至南極兮陰陽肇分名太和而順氣取初陽而配君則知天授聖而正曆聖應天而放勳惟至也去陰就陽惟樂也偃武修文八佾初陳雜鸞鳳而容裔九奏既畢降佳氣之氤氳爾其順元辰體乾德赫容衛之森肅儼宸位之恭默班禮樂於千品陳贄幣於萬國濟濟皇皇威容孔彰望北辰以列位指南山而獻觴慶雲協符榮觀臺之加麗太陽臨照煴魏闕而增光於是太常導千羽而前曰八音自設千古靡隔所以賞諸侯之功暢聖君之澤失其度則淲滯寢興適其儀則上下咸格清淨順氣而不擾和樂自心而來宅可以導情欲可以滌煩劇既而箾韺齊列笙竽互傳偕肅肅而合雅亦啾啾而同元備以四夷識四海之無外成於九土知九德之咸宜崇易簡豈同於濮水務德化寧比於鈞天既損之而又損蓋斯焉而取焉故所以移風易俗發號施令周天地而不流匝寰宇而無競斥鄭衛而不御暢柔和而全正羣黎足蹈而手舞百僚儀肅而心敬則知一人作則萬邦維憲來遠人以干舞播聲頌而吹萬則鄭之細晉之思不可以勸湯之放武之伐而猶有怨豈比我照二儀形九有舒太和之至德居盛陽之元首咸有典而有則固可大而可久明明我后於斯萬壽

登春臺賦以晴眺春野氣和感深爲韻

春發生以煦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和氣登可樂也暢怡怡之遠情觸類斯感衆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俛視平皋傍臨遠嶠窮漢苑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巒彩翠浮佳氣於遙天宮觀參差麗飛甍於夕照望莫若兮望遠感何深兮感春登其臺則歷階而至極應乎律故陰滲而陽伸令行斯順澤布惟均視雖微而必審思何遠而不親懿夫情之誘人人罔或舍時之感物物莫能假臺有春而必望春何情而不寫條風始至散灼灼之紅桃穀雨初收潤萋萋之綠野天何言哉生衆彙人有靈兮感元氣既望春而可樂亦升高而足貴賞同沂水聊舞雩以詠歌登異觀臺寧覩蜡而增欷周望既極含情則多媚遲日之末下愛清風之屢過目眇眇以心遠野悠悠而氣和可以樂芳時之景物壯皇室之山河豈比夫羈士登樓而作賦碩人在軸而爲歌者哉春無物而不滋臺無遠而不覽豈老氏之或論伊潘生之所感稽其趣時之規遠創意之義深春非臺而何樂臺非春而罔尋故望春者惟臺是履登臺者惟春是臨繫在物之可用必從時之所任儻自下而可託庶升高而至今

鴻漸賦以鴻漸路適之爲韻

深不測者道大無疆者空空非羽而何適道匪人兮孰通通於道者是謂君子適於空者莫如漸鴻故聖人託象以明義務勤以飭躬將自邇而圖遠必因卑而致崇始其素卵新化青春戲融一之日乳哺衡陽之曲二之日翱翔彭蠡之中且爰居以樂水亦從正而養蒙毳毛其成洞庭之芳草初綠弱羽云就武陵之繁華已紅而見其進未知其終美夫姿淑偉麗飛鳴有檢動靡求棲遊皆遠險思奮志於寥

廓且藻容於蔆茨昇不越次先冒履木之危進而得中孚及于磐之漸漸如何其往有攸措方去渚而戾止俄躋陵而退顧風水遙輔於羽毛煙雲未通於道路嗈嗈相召驚月夜而亂趨肅肅連行拂天池而徑度信梁燕之莫儔豈谷鶯之足慕亦猶九層起於累土千里始於投迹琢玉者日就其功爲學者月將其益皆自微以成著固何求而不適異夫出陸摶空驤首矯翮順寒暑以攸往亘山川而罔隔以言乎鳥也尚不忘進以言乎人也如何勿思思者所以志道進者所以修辭誠既往而莫返冀將來而可追蒙亦有望於斯漸敢不肅然而勉之

試律三首（見全唐詩）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

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迷處絲桐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禁中春松

陰陰清禁裏蒼翠滿春松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正（一作濃）高枝分曉日（一作月）虛吹（一作靈韻）雜宵鐘香助鑪煙遠形疑蓋影重願符千載（一作歲）壽不羨五株封儻（一作長）（一作幸）得迴天眷全勝老碧峯

賦得御園芳草

陰陰御園裏瑤草日光長靃靡含烟霧依稀帶夕陽雨餘萋更密風暖蕙初香擁仗緣馳道乘輿入建章溼煙搖不散細影亂無行恆恐韶光晚何人辨早芳

逸句

遶堦流淲淲來砌樹陰陰（任江淮尉題廳見語林）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四

後學介春耆英增輯　萍鄉文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年譜集略 按留餘堂刻本載宣公年譜臚列箋註間有未合謹依鑑史文集訂正如左

按公諱贄字敬輿姓陸氏唐吳郡嘉興今屬浙江人曾祖諱敦信高宗時拜左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諱齊望代宗時爲秘書少監明一統志人物並古迹父諱侃以蔭補溧陽令母韋太夫人權序元宗天寶十三年甲午公一歲誕生五月三十日辰時或云誕生十一月初八日子時

代宗大曆六年辛亥公十八歲

刺史張鎰與語奇之贈錢百萬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辭不受領新茶一串而已是年登進士博學弘辭科授鄭縣尉又以書判拔萃科調渭南尉尋改監察御史權序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說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時皆韙其言詳載本傳

八年癸丑公二十歲

試禁中春松詩

十四年己未公二十六歲

德宗卽位以春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卽日爲學士數問公計策

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三十歲

是年八月兩河未平時朱滔據幽州盧龍軍李納據平盧淄青王武俊據鎮州成德軍田悅據魏博天雄軍帝命河東節度馬燧河陽節度李芃昭義軍節度李抱真暨神策軍李晟朔方節度李懷光先後討之逾二年未有成功又淮西李希烈寇襄城希烈據淮西彰義軍帝詔河陽都統李勉救襄城又詔行營節度哥舒曜神策將劉德信將兵三千繼進詔問公計將安出公上兩河淮西利害狀指陳得失瞭如觀掌惜帝不能用各狀年月俱查對御製歷代年表

又上關中事宜狀時禁兵俱出四征畿內寡弱民窮思亂故公連上奏不省隨有涇卒之變乘輿播越十月涇原兵變朱泚反公從幸奉天上還幸之由狀時公艱難扈從啓沃謀猷特見親信德宗閒以事詢公惟呼行輩而不名厚愛之至也然公絕不自恃恩寵小心精謹未嘗有過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公爲之操紙立就無不曲中事情同職者莫能復有所助惟拱手嘆服而已

十一月上當今切務狀時李懷光戰敗朱泚先是十月泚逼奉天帝以逆賊雖退京城未收以切務問公公因上奏

又上荅奏未施行狀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仍申前二奏之議

十二月上赦書事條狀草興元大赦詔詔下兵民感泣諸叛藩皆自去僞號先是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楚朱泚僭帝位國號大秦時平賊者賴有李晟渾瑊馬燧等諸將而居中調度實惟公是賴德宗克復天位再續唐祚公之力也讀公諸奏狀則了然矣東坡稱爲智如子房術過賈傅不其信歟

又上尊號加字二狀此狀依允

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興元元年甲子公三十一歲

正月論蕭復宣慰狀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薦袁高等狀

二月出使懷光營因權賜不均上李晟所管兵馬狀

奏李建徽揚惠元兵馬狀慮二帥爲懷光所併帝猶豫竟不及救

三月李懷光叛公從幸梁州梁州卽山南上瓜果擬官二狀重名器也

山南道險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能得公者賞千金及進謁太子諸王皆賀其一時見重如此

上撫巡李楚琳狀初楚琳使屢至皆不得見狀上帝乃召見

四月帶本職拜諫議大夫論解姜公輔二狀

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論解蕭復二狀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五月上結贊回軍狀帝惟恐軍回公則深幸謂京城不日可復果
不出公所料雖有宰相主大議公常居中參決可否時人號爲內相
又上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上替換李楚琳狀
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此狀依允
論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狀狀上帝遂不復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論還宮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七月從車駕還長安
以公爲中書舍人
貞元元年乙丑公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吳中原註失攷帝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皆爲之置
驛鄉里文士咸榮焉八月馬燧等平河中懷光自縊死河中平上
請罷兵狀且論希烈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希烈果神魂失據明年
四月爲其下陳仙奇所殺攷此下六年內二年在憂服之中餘則俱無一言胡致堂曰陸公自李泌相後
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爲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
五年己巳公三十六歲
丁韋太夫人憂去職營葬於洛帝遣中使監其事又遣中使護溧
陽之喪會葬河南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蜀帥韋皐因布
衣友善每月致餽公奏而後受之
七年辛未公三十八歲
服闋覲見天子改容敘弔復入翰林權知兵部侍郎中外屬意旦
夕俟其爲相被竇參等忌嫉解內職八月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
貢舉取韓愈等二十二人時號龍虎榜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八年壬申公三十九歲是年春竇參黜

四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長官薦舉狀
論改轉倫敘狀
奏請均節賦稅狀六條
七月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時權文公爲左補闕亦曾參奏延齡
八月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遭水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九月上京東水運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論嶺南市舶狀
九年癸酉公四十歲
三月上竇參等三狀時謂參死由公乃小人好論議之過
五月上密旨宣事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十二月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十年甲戌公四十一歲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狀
論左降量移三狀
論邊城貯備狀
十一月論裴延齡奸蠹狀
十二月罷爲太子賓客被延齡等羣小讒忌而帝亦好諛惡直故
也
十一年乙亥公四十二歲
四月貶忠州別駕禍幾不測賴陽城張萬福等救免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

敎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從此名重天下　初公守正疾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既放常閉戶不出郡人稀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多瘴厲祗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篇）行於世時李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故公所貶也不修怨於公且結好更以宰相禮事公吉甫固不可及抑公之威德有以致之後帝亦稍思公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劍南節度韋皋屢表請以公代己帝不從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五十二歲

順宗立特詔起公詔未至公卒贈兵部尙書謚曰宣葬忠州屏風山（又名翠屏山）玉虛觀南（今屬四川重慶府）祠祀在州治之南又嘉興府北府學西南有祠有司歲時致祭子一諱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官兵部郎中

晟按陸氏出自嬀姓爲田完之後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氏焉通謚曰元侯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臯臯生邕邕生漢大中大夫賈萬生烈爲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爲吳縣人烈之孫曰閎爲穎川太守閎之孫曰康（見萬姓統宗）曰續（見陸氏譜系）懷橘之陸續（鬱林太守）康少子也遜抗機雲康之族裔也續爲楊州別駕生三子曰稠曰逢曰褒稠爲荆州刺史次子肅丹徒令號丹徒枝其後曰敦信（稠十五世孫）相高宗曰耽（敦信從孫）涇原節度使檢校尙書曰威（耽之子）兵部侍郎　褒之後曰玩（褒十一代孫）晉侍中司空贈太尉號太尉枝其後曰元方（玩十一代孫）相高宗曰象先（元方子）相元宗曰景融（元方子）工部尙書曰審傳（景融三世孫）工部侍郎曰希聲（景融四世孫）相昭宗　褒之後曰瓘（褒十一代孫玩胞弟）晉中書侍郎號侍郎枝瓘五世孫文威齊散騎常侍生宣猛梁宣威將軍宣猛生陳吏部侍郎潯潯九世孫齊望爲祕書監生八子泌左散騎常侍灃主客郎中潤左司郎中淮兵部郎中侃（一名灊）溧陽縣令（一作兵部郎中）滙戶部郎中渭戶部侍郎灃侍御史侶生宣公相德宗灃生師德侍御史滙生則杭州刺史渭生賞監察御史宣公生簡禮屢辟使府（譜系作兵部郎中）師德生墠監察御史墠生扆相昭宗

舊唐書傳贊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唐書傳贊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自一作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論贊

胡致堂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

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論諫本仁義諳練多學更純粹宣公奏議數卷論說事極盡纖悉便是經濟之學識

唐名臣陸宣公傳（國朝朱高安相國蔡聞之尚書博採諸史爲歷代名臣傳所載宣公傳較新舊唐書尤賅謹錄於左）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弘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鎰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還鑒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不能越軼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寇則饟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番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竅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慮非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贄言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

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懾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日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知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善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言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不納則應之以悖令不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帝頗采用其言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況今喪亂尤非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贄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詔書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惜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緣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并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於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贄言天子

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藏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陛下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鑾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卽命去其榜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翦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既移二人孤弱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帝曰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贄曰爵位須宜愼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以官則彼突銛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贄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還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贄奏言宮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有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阬秦卒防虞已甚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知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愼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君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邱展禋祀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徽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河中平上問贄今復有何事宜亟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希旨生

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諭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釁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革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已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最多爲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既相益以天下爲己任面論數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賢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

然而課責嚴進退速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淆僞冒混真吏因得大爲奸弊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梘吏奸天下便之贄又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時與趙憬盧邁買躭同相上嘗使人諭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

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懔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絶其意乎至是懔反疑贄排己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滅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埸寧謐矣帝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竄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含悽念亂或起於兹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但在明監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爲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內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搖心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墮壞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實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又大曆中供軍進奉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迫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資皆以贄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於路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裴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奸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贄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贄譖毀百端十年罷爲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奏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生平權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爲文誥俾狡猾者嚮風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絶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得幸於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爲陸九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居忠州十餘

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憬而謀略更優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爲忠與孝也學爲明理而察物也學爲理國而安民也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贄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贄悲夫

唐陸宣公廟記

明 薛瑄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宏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抵蹶拔矣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復豈徒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即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志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循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於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四